清稗類鈔

第十五册

中央社会主义学
图书馆

74096

瀛鑒類圖

（清）張英 王士禎等纂

北京市中国书店

第一五册

田一

釋名曰土已耕曰田田填也五穀填滿其中心也　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詩曰倬彼甫田　又曰秭於桑田　又曰大田多稼　又曰徹申伯土田　又甫田疏曰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書無逸曰即康功田功　禮記月令季夏曰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周禮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注不易歲歲種之地也一歲再易休一歲謂薄地也一易休二歲謂薄地也）　漢書東方朔曰汙隆以東商洛以西厥壤肥磽瀇淫以西涇渭之地此天下陸海之地貧者得以家給無飢寒之憂　後魏書曰高允爲著作郎太武問萬幾何者爲先時多禁封良田允因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地方一里則爲田三頃七十畝萬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亦如之損益之率爲粟二十二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帝善之除田禁　元史宋陳靖疏曰復業請佃者其田驗肥瘠爲三等上田人百畝中田人百五十畝下田人二百畝　呂覽任地篇曰上田棄畝下田棄畛五耕五耨必審　貞山子曰田疇不修男女矜飾家無斗筲鴻琴在室　盛弘之荊州記曰桂陽郡界有溫泉其下流有田恒資以浸灌常十二月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溫液所周正可數畝過此水氣輒冷不復生苗　豫章記曰郡江之西岸有磐石下良田極膏腴者一畝二十斛稻米之精如玉映澈於器中　唐文粹歐陽詹文曰田疇將植而求實必分其畦壟嘉穀由是乎生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時餘民應募或治閒田或治私田計畝出粟　又曰金時民田業各從其便　又曰元太祖時無牛可耕張楫議差官於瀘溝橋索軍回所驅牛十取其一以給農民得數千頭民大悅

田二

家語曰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則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以其所爭爲閒田　漢書

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術有田三十畝與伯居伯常耕縱平使游學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禹年老家貧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又曰張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灌溉極膏腴　又曰汝大才當晚成公奏穿渠引涇水溉四千五百餘頃因名白渠民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擧鍤為雲涇渠洊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注水停淤泥可以當糞詳涇水　又曰貢禹上書曰臣良工不示人以朴且從所好　原華嶠後漢書曰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於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自所耕漁不食　潛蜀志曰初諸葛亮自來成都有田十五頃子弟食自餘饒　晉中興書曰郭翻少有志操居貧無業起往古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將敦有認之者翻悉推與之縣令聞以稻歸翻翻不受　齊書曰王騫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田在鍾山八十頃與諸兒及故舊共佃之嘗謂人曰我不如鄭公蒙有田四百畝而食常不周以此為媿　唐書曰盧羣為義成節度鄭滑觀察營田使羣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時人稱美　明皇雜錄曰上命宇文融為拓田使融方恣睢諸不附己者因密奏盧從願廣置田園有地數百頃上素器重願欲倚為相者數矣而又族望官婚鼎盛於一時故上亦重言其罪因目為多田翁　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七年漳州守臣呂頤浩修復馬氏龜塘田萬頃　元史曰福寧人王薦好義有鬻田於薦而死者貧不能葬薦即以田歸之

田三　美田　增田　土宜　瘠土　附

原沃墝　肥磽　西京賦處沃土則逸處墝土則勞此繫乎地也　羅畝肥磽　既臧不腆　詩我田既臧傳曾謂我子駒支曰我

浚渠　漢書陳平有負郭田浚渠為雨　多稼　有廬　大田多稼中詩　田有廬俱詩

悉種秫　三吏稻本傳陶潛曰令吾酹於酒足矣妻子　不易　有期　上詳敘事　給授有期

牽牛以蹊　操豚而襫　傳齊人之田而奪之牛　周禮公田稼不善則罪民　私田稼不善則罪吏

歲取十千　畝收一鍾　詩甫田章　史畝鍾之田注一畝收一鍾

罪民罪吏　一易再易　周禮公田私田

詳審封洫疆界三壤咸則庶土交正等田又書溝澮脈散畛繩綺分錯 補公畦野田孔帖杜甫詠懷詩塹抵公畦綾又韋應物經武功詩茫茫野田綠請佃給種上詳敘事函史以江淮兩浙稍是時秔稻穀畦壟分孔帖韋應物襄武館詩景前一秔稻穀西望盡田疇詳前無易仕不侵畔母以權子函史明安如山為大量法命區長驗區畛命又戚為母稅為子算人制戚分因區定畝用先疇之畎畝則有肥磽輸當年之井稅寧均沃瘠美田原陸海周原膴膴詳井田又李翰屯田紀績頌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善地西都賦土則九州之上腴焉史陸賈以好時地善往家之美業沃野後漢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周天下良田美業劉祐為司農移書所在依科役人桓帝怒之沃野經界可正守望相支詳井田戚定於區畝賜寧王奏從願又寧王為雍州牧賜上田三十頃多田前事注詳前一安時自饒

上腴

千里 補大田美產孔帖李翰屯田紀績頌嘉禾大田二十七屯廣輪曲折千有餘里善地西都賦土則九州之上腴焉史陸賈以好時地善往家之美業沃野後漢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周天下良田美業劉祐為司農移書所在依科役人桓帝怒之沃野經界可正守望相支詳井田戚定於區畝賜寧王奏從願又寧王為雍州牧賜上田三十頃多田前事注詳前一安時自饒

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關口疇野彌望時謂地瘠公畎山雜譜曰蘄州人麗安時饒於田又太平公主田園徧近甸皆上腴

又太平公主田園徧近甸皆上腴

宋錢公濟山雜譜曰蘄州人麗安時饒於田於利元史楊景行判會昌州勸民斥腴田以膳士

於利元史楊景行判會昌州勸民斥腴田以膳士

耳易史記鄭襄公曰君王賜不毛之地何休曰磽确不生五穀曰不毛注詳前一

再易史記鄭襄公曰君王賜不毛之地何休曰磽确不生五穀曰不毛注詳前一

土瞰民勞禮土瞰則草木不長注地簿無力國語聖人處民必擇墳土墳則思善

土瞰民勞禮土瞰則草木不長注地簿無力國語聖人處民必擇墳土墳則思善

沃土之民逸則思不善故沃土之民不才而淫磽陋爲鹵上見漢書耿地爲鹵墝埆蕃殖難墾

故沃土之民逸則思不善不才而淫磽陋爲鹵上見漢書耿地爲鹵墝埆蕃殖難墾

景行膳士宋錢公濟山雜譜曰蘄州人麗安時饒於田於利元史楊景行判會昌州勸民斥腴田以膳士幾輔深厚豫章膏腴俱詳前塍田原

不毛再易史記鄭襄公曰君王賜不毛之地何休曰磽确不生五穀曰不毛注詳前一

耕地薄而賦多混成大田牧之上李司徒書澤潞南州全居山內土塉而地狹又景略拜豐州刺史言窮塞苦寒而地實塉鹵

耕地薄而賦多混成大田牧之上李司徒書澤潞南州全居山內土塉而地狹又景略拜豐州刺史言窮塞苦寒而地實塉鹵

混成大田撫之不暇孔帖柳宗元文汚萊墝鹵之地混成大田又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崔僅言陝土塉而民墝山居多塉塞地實寒杜

混成大田撫之不暇孔帖柳宗元文汚萊墝鹵之地混成大田又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崔僅言陝土塉而民墝山居多塉塞地實寒杜

京路卑濕沔漢汚萊函史宋范仲淹言京東西路卑濕而積潦又宋孝宗時漢沔

京路卑濕沔漢汚萊函史宋范仲淹言京東西路卑濕而積潦又宋孝宗時漢沔

雨潦所鍾大川為蝕熙寧中其土田汚下雨潦之所鍾積大川之所齧蝕者令修築隄堰防之上蕪下沒稊長苗稀明高季迪田家行上田蕪

之間汚萊蹋望下曰沒中田有禾穗不長元黃鎮成秋瞽集詩土薄良苗稀稊稗日以長

穫斯至空嗟似磬之懸 土宜原五土九穀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五土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所宜以舉事也注云土地所宜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十二分野十二邦也土繁十二次各有所宜注索法也疆治土也詳前

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土地宜東墻東墻似蓬草實似穭子至冬十月穀

山澤平地九穀桑稷麻麥之屬辨物宜墻周禮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二土名物以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五土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育草木以任土所宜以舉事也注索法也疆治土也詳前

土事地理周禮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事也禮地理有宜

度山林辨京陵鳩藪澤聚藪澤以簡獵處大阜曰京絕高曰陵別之

規偃豬町原防偃豬下多少隰之地規度其受水偃防間地不得方正

霜早氣遲宋史食貨志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東早稻課令種之八

為冢墓

如井田別為小頃町地也

地財土訓周禮五穀異種九土殊宜 補霜早氣遲宋史食貨志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東早稻課令種之八

凡即數　寒溫以宜　墳衍則大唐文粹李庾西都賦曰土厚地中寒溫以宜又柳宗元武功縣丞記土地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荏菽之宜　動物毛物宜羽元稹白氏長慶集序前州之地洲渚濕墊其動物宜翹羽　酌民衆寡　量地肥磽宋陳靖疏　定地則原隰陂池　辨色以黑墳赤淤史宋熙寧中立方田法命縣令佐分地計量以地及色參定肥瘠分爲五等以定稅　陂塘聯絡　畎澮縈紆元郝伯常宣撫江淮言自南鄙入新野渡泌河及河陽入於春陵陂　非無沃壉之差　實有封疆之異唐李吾　地荀異於寒溫　農遂殊其早晚唐韓榮秀　旬

曠土　宋鄭隙地　虞芮閒田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虞芮之間田有餘而人不足君

州也田紀績頌擇封內閑田荒壤人所不耕者爲其君碑銘序蔡穆之地半爲荒曠公曉諭歸本流亡盡復　言念地征　罕臻藝極五代周世宗詔　膏腴坐廢

子恥之注爲多曠土　地廣不治　田萊多荒禮地廣大而不治也詩　曠土　游民　念編户之民　散成梗汎　歎先朝之閑田　荒域唐文粹李翰蘇

敷五溝之不樹唐李暄　女桑不樹見戴勝之徒飛　夫田無征望窮脂而何啄　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　荊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宋蘇軾

田四

在田易經見龍在田　甫田詩無田甫田　版田詩瞻彼版田

一廛周禮一夫田一廛注百畝曰廛　廣輪之數周禮縱橫也　華離之地形方氏掌正封疆無有華離之地注華邪也離絕也　石田不腆之田腆厚也　不食之地　上膏東方朔曰鄧鄧鎬之間上膏畝一釜　服

汶陽之田左傳齊人歸魯汶陽之田　廣斥書海濱廣斥注謂斥鹵　土所宜禮月令詳農門　一成左傳少康有田一成

田五

延稼盈疇　惜工力又曰儲光羲詩田家惜工力　積玉唐人賦情田玉心水含珠　珍畝毀文選畛陌中也畝毀兩陌間道也　縣延孔帖韋應物西園詩縣延

詩晉陶潛雜詩曰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梁劉孝綽報王永興觀田詩曰重門寂已暮棨牘罷塵輕涼生筍席微風起扇輪浮瓜聊可貴溢酒亦成珍復有寒泉井兼以營心神瞻彼忘言客閒居伊洛濱願崇明德無謂德無鄰　唐儲光羲田家雜興詩曰種桑百

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親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穉子解趨走日暮閒園裏團團蔭榆柳酌酎乘夜歸涼風吹户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甕猶未開明朝能飲否　又同王十三維偶作詩曰我念天時好東田有稼穡浮雲蔽川原新流集溝洫徘徊顧衡宇僮僕邀我食臥覽牀頭書坐看機上跡　又張谷田舍詩曰縣官清且儉深谷有人家一往入寒竹小橋穿野花碓喧春澗漫梯倚綠桑斜自說年來稔前邨酒可賒　丘爲題田父廬舍詩曰東風何處至已綠湖上山湖上春色早田家日不閒溝塍流水處耒耜平蕪間薄暮飯牛後歸來還閉關　杜甫暫往白帝復還東屯詩曰復作歸田去猶殘穫稻功築場憐穴蟻拾穗許鄰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廩慰飄蓬　耿湋贈田家翁詩曰老人迎客處雞落稻畦間鑿屋朝寒閉田家晝雨關門閭新蕪草蹊徑舊語山自道誰相及邀余試往還　王維渭川田家詩曰雉雊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相見語依依　韋應物觀田家詩曰微雨衆卉新一雷驚蟄始田家幾日閒耕種從此起丁壯俱在野場圃亦就理歸來景常晏飲犢西澗水　章孝標長安秋夜詩曰田家無五行水旱卜蛙聲牛犢乘春放兒孫候暖耕池塘煙未起桑柘雨初晴歲晚香醪熟鄰邨自送迎　宋歐陽修田家詩曰禾穗滿青山　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　金趙元田間秋日詩曰禾穗纍纍豆角稠崧前邨落太平秋熙熙多少豐年意都在農家社衆頭　又姚孝錫邨居偶成詩曰土瘠稅租隨力辦年豐禾黍過時收樂春曰日月底天廟陽燁土脈生習習協風來顒顒衆整驚農人服厥畝薄言事春耕鼓隄流瀧瀧灌木鳴嚶嚶白扉颺青帘緑野明丹英鑿婦喜盈色牧豎歌傳聲天隨野色遥山與吟懷清向來慳一際今者幸四并徜徉谷萬事秋毫輕　夏曰北陸展修晷熏風薦微涼麥波浩無津細路如橋梁溪光林樾潤雨氣桑麻香春聲破幽寂人影來微茫缺垣誰所居紅碧相低昂翁媼老瓦盆兒女前奉觴我亦適見之亦覺心樂康昔聞太古俗今歷華胥鄉向令早知此詎使田園荒迷途諒非遠淑景良未央於焉遂平昔孤陋庸何傷　秋曰黃雲亘郊野農力今有功茲乃民之天治理根其中我雖未及粒已覺飢腸充田頭父老過擊壤今歲豐自媿無

寸積坐享雍熙風秋成統如彼況對菊與楓氣澄天宇高心寂塵累空木落山獻體波縮沙留蹤遐興何悠悠迅景何惠惠俯仰田舍底或能保初終　冬曰歲晏日南至場圃靡所勞告成三務功盈耳康衢謠鴈飛嶺外陂虹斷林邊橋將期養疎拙詎厭居寂寥負暄坐晴檐煦煦春滿袍對山闕吾書懷古酌彼醪此樂天所嘉何幸及草茅雖非鹿門龐或庶彭澤陶爲詩寫幽尚刊落華與豪集以貽知音悵望心遥遥　明袁凱早出田所詩曰嫗無經濟術徒有茂異名行游三十年不見有所成歸來得荒地俛仰始學耕方春多雲氣甘雨亦時行大澤含澄瀾溝澮皆滿盈清晨出門去露與煙霧并庶幾望秋實敢懷勤苦情日午有濁酲揮汗且復傾　高啓田家詩曰古田同井今各門啓蔡邨田家詩曰田中耒聲歇煙火西林起獨立候歸人柴門夕陽裏　陳獻章新年田家詩曰同邨同坐杯盤到子孫合是田家愛元日白頭拄杖拜人門

【宋】晉陸機大田議曰臣聞隆名之主不改法而下治陵夷之世不易術而民怠夫商人逸而利厚農人勞而報薄導農以利則耕夫勤節商以法則游子歸

【宋】論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嘉故仰伺星辰以審其時俯耕藉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帛野積踰冬蓄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所以競之於閉藏也先王藉田以力任力以夫議其老幼度其遠近種有常時耘有常節收有常期此賞罰之本種不當時耘不及節收不應期者必加其罰苗實踰等必加其賞也農益地辟則吏受大賞也農損地狹則吏受重罰也夫火之焚人也甚於怠農慎火之力也輕於耘秬通邑大都有嚴令則火稀無嚴令則燒者數非賞罰不能濟也

【宋】判唐傅昇卿祈田判曰常藉爲重躬青耜於靈壇終畝維勤法朱絃於御典候鳥星之仲月闕龍鱗於上腴援枹而進聲坎坎於田郊嘉粟斉登福穰穰於歲報　又姚重成前題判曰國家風雷順動黍稷惟馨野雞五色先呈必稔之期銅鵲再鳴即告將豐之驗千箱萬庾實所荷於聖人土鼓汁尊徒有祈於田祖　張璜田中有樹判曰乙有嘉樹森乎甫田上舍煙飈下潤溝洫擢本抽榦豈彭澤之五柳負陰向陽等江陵之千橘縱使

詩唐杜甫夔州歌曰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　杜牧弄水亭詩曰滕泉落環珮畦田差纂組

宋蘇軾詩曰波光碧繡畦　明高啓詩曰貧爲湖田長半沒拙因世事本多疎

記劉公非七門廟記曰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一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則漢羹頡侯信始基而魏陽州刺史實修其廢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

疏晉杜預疏曰既以水爲田當恃魚菜螺蠃而洪陂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及荊河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百姓不出境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

井田一

黃帝以八家爲井井開四道分八宅而鑿井其中　詩徹田爲糧注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書殊厥井疆　禮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注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公羊傳曰什一天下之中正貧富兼并雖皐陶不能使彊不凌弱故聖人制以口分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食父母妻子五口爲一家公田十二畝半　漢書食貨志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　魏志曰司馬朗以爲宜復井田往者民各有累世之業難中奪之今承大師之後宜及此時復之　函史宋廣州教授林勳上本政書請倣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一井十六夫爲什一之稅東陽陳亮以爲考古驗今世爲井地之學者莫能加也　又曰元虞集言遺知民事之人相地宜修城郭春秋爲興發補助則經界可正守望相支三代之民復見於空虛之域矣　宋張子欲買田一方畫爲數井地有坳垤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以爲準中間地雖不平與民無害　二程子則曰地形不必方只用算法折計唐陸贄奏議曰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太康中力耕公田不輸稅

賦此公田制也

井田二

原 殊井疆 注詳一 爲溝洫 周禮匠人爲溝洫 制強弱 注詳一 合巧拙 八家九頃共爲一井一無泄地氣二無費一家三同風俗四合巧拙五通財貨因井田爲市

增 制遠業 唐牛僧孺賢良策周人井田之制遠而不可復李翔平賦書古者說井田之法以安其業 度廣狹 修阡陌 俱詳阡 軍賦所由

租庸著令劉黃策古者因井田制軍賦 下詳一 標竿畫井 折算授民 注詳一 俱 林勳本政 注詳一 椿年經界 孟史紹興中左司員外郎李椿

年上言經界不正其害有十考亭朱子見之因言經界最民間莫大之利 自公田而及私田 俾我疆而豐我理 唐康元懷判

井田三

增 議唐白居易井田阡陌議曰先王度土地之廣狹畫爲夫井量人户之衆寡分爲邑居使地利足以食人人力足以闢土邑居足以處衆心足以安家故臣請斟酌時宜參詳古制人稀土廣者且修其阡陌户鄉繁狹者則復以井田使都鄙漸有名夫家漸有數夫然則丘井之居有亡相保相維比閭族黨之間生業著於土矣井邑之地衆寡相維比閭族黨之間所取相保則游惰者何所容如此則庶乎人無浮心地無遺力財產豐足役賦均平市利歸於農

買賣田 換田 永田訟附

原 操書致 契書也 起冢墓 禮獻田宅者操書致書致契書也 後漢崔寔父卒賣田宅起冢墓 益子孫 爲商賈 漢書疏廣爲酒飯以召鄉里子孫謂鄉中老人曰子孫賢又府君以賜金爲子孫立產業宜從事人勸買田宅廣曰有舊田廬子孫勤力足以供衣食增益之但令不如人便爲商賈也 不鬻 不私 禮田里不鬻王莽令天下田名王田不得賣買 賑人 償債 吳志天下亂魯肅盡散家財以賑給鄉里歸心 何自污 實憲賤直 史或謂何曰上有疑君之心君何不多賤買人田以自污何從其計上大悅民懟道上言相強賤買民田宅數十上謂曰君自謝民後漢竇憲恃宮掖聲勢遂以賤直請買沁水公主田園公主不敢言帝知乃切責憲以田還公主

禁賣 孔帖高郵生平不治田產有勸營之者曰唐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帖田 剔屋 又曰李嶠云臣計天下編户貧弱者衆有產者標勢乘急令少其畝賦之數以爲券故田多稅少貧者急於售田利一時之得而忘其患故田去稅存而貧富益以不均 又曰狄仁傑疏比緣軍興調發頃重至有剔屋賣田者 售產存稅 史明魚鱗冊日久浸漶買賣推收虛僞日滋有實產者以券題詩 自官給契 明皇甫庸近峰聞略曰元僧雪嵓工詩嘗題其買田券云賣與買人耕春雨鵓鴣啼 續文獻通考宋熙寧中立方田法如有

典賣割移官給以契

換田 原 彷易 辭假 傳鄰佰以太山之彷易辭假許田非假也諱易也天子在上諸侯不敢以相與注彷徙也許慎說文

彼此去取 疆場之地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各以所利多不相傷去彼取此 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傭以耕 求田 原 田蚡勢奪 王翦自固 史田蚡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曰老僕雖廢將軍雖貴可以勢奪乎 不爲版籍 或借民庸 孔帖揚炎言於帝曰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田畝換易 唐食貨志

版圖 聽 宋鄭盟曰勿有是鄭人後城邑戈錫宋向巢伐鄭鄭敗宋師以土地之圖斷 叔魚稱理 漢書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 質厥成 唐柳宗元雅善蕭俛乃貽書曰買土一廛以作耕畦 函史宋杜五郎初有負郭田五十畝使耕就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 田訟 原 爭尋常 唐柳宗元與兄同耕治追兄娶婦度耕不足贍舍之賣藥自給及後子能耕歸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

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傭以耕所利多不相傷去彼取此 疆場之地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各以所利多不相傷 唐食貨志

蚡怒曰魏其何愛數頃田也 秦王翦伐荊始皇送至灞請美田宅上怒曰君何不遂請武庫 漢書王立使客因南郡守李尚占上書願入縣官詔平田與直有費一萬萬孫寶按發勳奏尚下獄 漕 田野自甘 饘粥粗給 史田蚡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曰老僕雖廢將軍雖貴可以勢奪乎 不爲版籍 或借民庸 孔帖揚炎言於帝曰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田畝換易 唐食貨志

使使請美田宅園地甚衆至軍又不信人故請業自固也 請地 占田 蚡爲丞相治第宜近市以廣其道 漢書田蚡傳

相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請武庫 漢書王立使客因南郡守李尚占上書願入縣官詔平田與直有費一萬萬孫寶按發勳奏尚下獄 漕

墾草田數百頃 唐食貨志

魏曹植表曰乞賜城內及城邊好田臣雖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宋蘇軾乞常州居住表曰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 柳子乞廛 杜郎句畎

唐柳宗元雅善蕭俛乃貽書曰買土一廛以作耕畦 函史宋杜五郎初有負郭田五十畝使耕就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 田訟 原 爭尋常

與兄同耕治追兄娶婦度耕不足贍舍之賣藥自給及後子能耕歸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不足 唐柳宗元

宋鄭盟曰勿有是鄭人後城邑戈錫宋向巢伐鄭鄭敗宋師以土地之圖斷 叔魚稱理 漢書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 質厥成 唐柳宗元

前不有也 周禮凡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也 盟 正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頡丘王暢邑戈錫六邑 延壽思過 傳邢侯與雍子爭鄐

依周禮小宰聽閭胥以版圖決之也 盟 正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頡丘王暢邑戈錫六邑 延壽思過 傳邢侯與雍子爭鄐

宋鄭盟曰勿有是鄭人後城邑戈錫宋向巢伐鄭鄭敗宋師以土地之圖斷 叔魚稱理 漢書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 質厥成

依周禮小宰聽閭胥以版圖決之也 盟 正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頡丘王暢邑戈錫六邑 延壽思過 傳邢侯與雍子爭鄐

前不有也 周禮凡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也 盟 正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頡丘王暢邑戈錫六邑 延壽思過 傳邢侯與雍子爭鄐

田訟 原 爭尋常 唐柳宗元與兄同耕治追兄娶婦度耕不足贍舍之賣藥自給及後子能耕歸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 柳子乞廛 杜郎句畎

唐柳宗元雅善蕭俛乃貽書曰買土一廛以作耕畦 函史宋杜五郎初有負郭田五十畝使耕就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不足 唐柳宗元

與兄娶婦度耕不足贍舍之賣藥自給及後子能耕歸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 田訟 原 爭尋常

宋鄭盟曰勿有是鄭人後城邑戈錫宋向巢伐鄭鄭敗宋師以土地之圖斷 叔魚稱理 漢書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 質厥成

依周禮小宰聽閭胥以版圖決之也 盟 正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頡丘王暢邑戈錫六邑 延壽思過 傳邢侯與雍子爭鄐

前不有也 周禮凡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也 盟 正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頡丘王暢邑戈錫六邑 延壽思過 傳邢侯與雍子爭鄐

彼此去取 疆場之地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各以所利多不相傷去彼取此 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傭以耕 求田 原 田蚡勢奪 王翦自固 史田蚡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曰老僕雖廢將軍雖貴可以勢奪乎 不爲版籍 或借民庸 孔帖揚炎言於帝曰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田畝換易 唐食貨志

蚡怒曰魏其何愛數頃田也 秦王翦伐荊始皇送至灞請美田宅上怒曰君何不遂請武庫 漢書王立使客因南郡守李尚占上書願入縣官詔平田與直有費一萬萬孫寶按發勳奏尚下獄 漕 田野自甘 饘粥粗給 史田蚡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曰老僕雖廢將軍雖貴可以勢奪乎 不爲版籍 或借民庸 孔帖揚炎言於帝曰開元承平久不爲版籍田畝換易 唐食貨志

使使請美田宅園地甚衆至軍又不信人故請業自固也 請地 占田 蚡爲丞相治第宜近市以廣其道 漢書田蚡傳

相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請武庫 漢書王立使客因南郡守李尚占上書願入縣官詔平田與直有費一萬萬孫寶按發勳奏尚下獄 漕

墾草田數百頃 唐食貨志

魏曹植表曰乞賜城內及城邊好田臣雖生自至尊然心甘田野性樂稼穡 宋蘇軾乞常州居住表曰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 柳子乞廛 杜郎句畎

唐柳宗元雅善蕭俛乃貽書曰買土一廛以作耕畦 函史宋杜五郎初有負郭田五十畝使耕就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不足 唐柳宗元

與兄娶婦度耕不足贍舍之賣藥自給及後子能耕歸鄉人匄田三十畝使耕 田訟 原 爭尋常

宋鄭盟曰勿有是鄭人後城邑戈錫宋向巢伐鄭鄭敗宋師以土地之圖斷 叔魚稱理 漢書韓延壽爲左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爭田者 質厥成

依周禮小宰聽閭胥以版圖決之也 盟 正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頡丘王暢邑戈錫六邑 延壽思過 傳邢侯與雍子爭鄐

前不有也 周禮凡地訟以圖正之注地訟爭疆界也 盟 正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曰彌作頡丘王暢邑戈錫六邑 延壽思過 傳邢侯與雍子爭鄐

孔帖張仲方爲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 又曰段秀實爲營判官涇大將焦令謀取秀實署牒往訴秀實署牒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往訴秀實署牒入令謀曰我知旱也責之急農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五

孔帖馮道退耕於野有荒其田不耕與力不能耕者道夜潛爲之耕其人後來媿謝道殊不以爲德　續文獻通考元成祖謂省臣曰東南民多貧瘠若撫田皆細富人之田道

農一

增 說文曰耕也　闢土殖穀曰農　易曰不耕穫不菑畬　又繫辭曰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　詩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　書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又曰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周禮太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山農澤農平地農也　又地官下曰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又考工記曰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　禮記月令孟春曰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　孟夏曰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於都　季夏曰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　季秋曰乃命家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　孟冬曰是月也勞農以休息之　季冬曰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有司出土牛以送寒氣注出猶作也　左傳曰庶人力於農穡注種曰農斂曰穡　又曰譬如農夫是穡是穡之艱云亹有九種春亹鴡分鳲秭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是蓺雖有饑饉必有豐年　又曰九亹爲九農正正義云亹有九種春亹鴡分鳲秭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夏亹竊玄趣民耘苗者秋亹竊藍趣民收斂者冬亹竊黃趣民蓋藏者棘亹竊丹爲巢驅鳥者行亹惜惜晝爲民驅鳥者宵亹嘖嘖夜爲農驅獸者桑亹竊脂爲蠶驅雀者老亹鶉鶉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以九亹爲九農之號設一人爲九農正而責以數事令隨其宜以教民使民自爲勤作也　史記曰神農教民耕農故號曰神農　漢書武帝曰農者天下之本也　又曰以貧求富農不如工　唐六典曰肆力耕桑者爲農　增 又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　增 唐六典曰肆力耕桑者爲農　原 管子曰先王爲民興利除害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者也　增 又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鎒一耨一鉏然後成農也　又曰一農之量包百畝也　又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饑者一女不織民有寒者　原 尸子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共耕而王所以勸耕也　呂子曰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於農民農非農精於田不可爲農師　又曰良農不爲水旱不耕　增 孫卿子曰

徒爲地利也貴其志也民農則朴朴則易用民農則重重則少私　明郁離子曰水泉動而治其畝靈雨降而播其種滌除曠蕩舉不違時然後可以望有秋　董生書曰禹見耕者五耦而軾　賈誼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　唐韓愈曰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　陸龜蒙曰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余在田間一日呼耕耘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里之庭受播種之法因書爲耒耜經以備遺忘　宋蘇軾曰農末之相傾平糴之法不立　續文獻通考曰遼之初年農穀充羨賑饑恤難旁及鄰國　元虞集曰田疇之廣袤阡陌之羅絡因荒易以察其勤怠

農二

增 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　原 韓子曰歷山農者侵畔舜往耕暮年讓畔　史記曰棄爲兒時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穀者耕稼穡之民皆法則之　增 管子曰北宅處岷山之陽曰鄆有田一壚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　原 漢書曰楊季官至廬江太守元鼎間避仇火燒照下管仲入賀桓公曰吾田野闢農夫必有百倍之利也　東觀漢記曰樊重世善農稼好貨殖後遨江上處岷山之陽曰鄆有田一壚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

增 漢書曰龔遂爲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曰何爲帶牛佩犢乎　後漢書曰王丹每歲豐時輒載酒穀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情者自勵　魏略曰常林帶書耕鋤其妻嘗自擔餉餽之雖在田野其相敬如賓　晉孫盛作南蕃令敎曰且欲先婚配境內然後督其農業　蘇軾讀陶潛懷古田舍詩曰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非予之世農亦不識此語之妙　元史世祖初平大理即以姚樞爲京兆勸農使敎民耕植　函史明太祖嘗命世子行田間還諭之曰汝嘗知吾農民之勞苦至此乎夫農樹藝五穀身不離泥塗手不釋耒耜國家經費又所從出故令汝知之

農三 開墾 耕耘 收穫 倉廒 附

原 候天駟　出土牛國語農祥晨正天駟星也立春見于南陝以興農事故曰農祥也　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北斗牛以送寒氣　權節　嗣歲計權量時節以務農事　詩以興嗣歲　五種　一曰穀二曰菽三曰麻四曰麥五曰黍　稼政書舍我穡事　注詳一　土膏起　地財生　土膏脈起謂與農時地生財　少習不遷　作苦而歎　管子曰旦暮從事於田農身衣被

沾體塗足暴其髮膚少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
史陳涉作田苦輟耕而歎又楊惲書曰田家作苦
南畝詩 平秩東作書 稼穡艱難 手足胼胝書不知稼艱 食哉惟時書 農之有畔傳
力耘耔 必資人力 以長地財 趨以天時 務其歲計 苟能敦業 必是厚生 朝疲夕倦 春作秋
成 美鄭白之沃 忘沮溺之勞 服勞於銚鎛 敦業於田疇 趨三時之務 三時就緒三時務農
必資四體之勤 乃穫千箱之利 增就功 肆力 孔帖唐裴潾上言今東作 詳前 待雨 詳前一
時旋參深居上京恩人以農農 淺種深耕 把鉏荷臿 柳宗元龍城錄曰子度高鄉道逢老叟年少於路左講明樹藝 及時 孔帖張說
庶彼千倉 唐莊 若納 勤以朝夕 滋之糞土 唐柳宗元 深樹國本 克阜民天 梁沈約 杏花舊葉耕穫不愆 清明 勤其四體
長谷眞逸農田餘話曰陸伯翔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占候晴雨率多可驗俗名爲農家占候 耕桑交跡 柳文耕桑交跡吏不呼門 輔 鼓吹行田 肩輿看種 梁張仲子詩好坐肩輿看種秧 忘四體之勤
太平御覽梁記曰黑水有魚池池上立臺臺下四周有水左右則良田數頃以美農爲名 農夫之務去草爲先 周禮刊木菑草 刊木 傳如 農美爲名 田家作志
庶齊王 耕鑿之利 敦帝力于嘉 謨 稼穡之難 動天心于睿覽 唐柳宗元 開墾去草 刊木 傳如 稼穡耕穫不愆 清明
耕鑿之利敦帝力于嘉謨 稼穡之難動天心于睿覽 開墾去草 刊木 傳如 稼穡耕穫不愆 清明
庶彼千倉 唐莊 若納 勤以朝夕 滋之糞土 唐柳宗元 深樹國本 克阜民天 梁沈約 杏花舊葉耕穫不愆 清明 勤其四體
長谷眞逸農田餘話曰陸伯翔先生嘗著田家五行志占候晴雨率多可驗俗名爲農家占候 耕桑交跡 柳文耕桑交跡吏不呼門 輔 鼓吹行田 肩輿看種 梁張仲子詩好坐肩輿看種秧 忘四體之勤
太平御覽梁記曰黑水有魚池池上立臺臺下四周有水左右則良田數頃以美農爲名 農夫之務去草爲先 周禮刊木菑草 刊木 傳如 農美爲名 田家作志
時旋參深居上京恩人以農農 淺種深耕 把鉏荷臿 柳宗元龍城錄曰子度高鄉道逢老叟年少於路左講明樹藝 及時 孔帖張說 及時 孔帖唐裴潾上言今東作 詳前 待雨 詳前一
必資四體之勤 乃穫千箱之利 增就功 肆力 孔帖唐裴潾上言今東作 詳前 待雨 詳前一 力耘耔 必資人力 以長地財 趨以天時 務其歲計 苟能敦業 必是厚生 朝疲夕倦 春作秋
成 美鄭白之沃 忘沮溺之勞 服勞於銚鎛 敦業於田疇 趨三時之務 三時就緒三時務農 南畝詩 平秩東作書 稼穡艱難 手足胼胝書不知稼艱 食哉惟時書 農之有畔傳 服勤畎畝 懋
天子祈穀 巡狩視稼 禮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 周禮 俶載
開墾 唐文粹韋珩爲宣州大農陂記 開墾去草 刊木 傳如 開墾 唐文粹韋珩爲宣州大農陂記 開墾去草 刊木 傳如
萬 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惠公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荊棘以來事晉 萬 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惠公賜我南鄙之田我諸戎除翦其荊棘以來事晉
對 韓宣子曰昔我恒公與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芟夷薀崇之蔓延蓄而共處之 對 韓宣子曰昔我恒公與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芟夷薀崇之蔓延蓄而共處之
郭翻立表 注詳田二 李尚占壟 詳前求田 相以丘陵 芟其草木 增開蕪 開廢 唐文粹韋珩爲宣州大農陂記 開墾去草 刊木 傳如 開墾 唐文粹韋珩爲宣州大農陂記 開墾去草 刊木 傳如
郭翻立表 注詳田二 李尚占壟 詳前求田 相以丘陵 芟其草木 增開蕪 開廢 唐文粹韋珩爲宣州大農陂記 開墾去草 刊木 傳如 開墾 唐文粹韋珩爲宣州大農陂記 開墾去草 刊木 傳如
曰虛坦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 訓導以術 賣馬給貧 又曰陸宣公奏議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因利乃興 漢光武詔曰墾田管子地之不闢非吾地也 墾田嘗 美土疆 注詳田一
曰虛坦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 訓導以術 賣馬給貧 又曰陸宣公奏議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因利乃興 漢光武詔曰墾田管子地之不闢非吾地也 墾田嘗 美土疆 注詳田一 郭翻立表 注詳田二 李尚占壟 詳前求田 相以丘陵 芟其草木 增開蕪 開廢
賣所乘馬分給貧者勸以墾田 又曰李大亮有文武才幹爲土門令屬百姓饑荒大亮 又曰劉昌在邊凡 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實詳田制 漢光 前荊棘 斬蓬
歲因大檢太宗下書詔褒美之 徐申募人 劉昌身率三鴈斟諸工計所廣受粟有差 又曰李大亮有文武才幹爲土門令屬百姓饑荒大亮 又曰劉昌在邊凡 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實詳田制 漢光 前荊棘 斬蓬
賣所乘馬分給貧者勸以墾田 訓導以術 賣馬給貧 又曰陸宣公奏議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因利乃興 漢光武詔曰墾田管子地之不闢非吾地也 墾田嘗 美土疆 注詳田一 郭翻立表 注詳田二 李尚占壟 詳前求田 相以丘陵 芟其草木 增開蕪 開廢
歲因大檢太宗下書詔褒美之 徐申募人 劉昌身率三鴈斟諸工計所廣受粟有差 又曰李大亮有文武才幹爲土門令屬百姓饑荒大亮 又曰劉昌在邊凡 武時天下墾田多不實詳田制 漢光 前荊棘 斬蓬 曰虛坦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 訓導以術 賣馬給貧 又曰陸宣公奏議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因利乃興 漢光武詔曰墾田管子地之不闢非吾地也 墾田嘗 美土疆 注詳田一
十有五年身庫士墾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勅懷孟牧地聽民耕墾 等 充 田三年而軍有羨食 灤州免賦 牧地聽耕 續文獻通考遵聖宗統和中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賦 灤州免賦 牧地聽耕 續文獻通考遵聖宗統和中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賦 十有五年身庫士墾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勅懷孟牧地聽民耕墾 等 充
國之大閑時興歲足 類信臣之廣闢每咏豐年 唐李暄 荊榛疆土皆入于版圖 顚沛流民盡安于畎畝 明周 羹
弘 謨 耕耘區種 火耕 後漢劉般上言鄢郡中牛疫犁耨亦服 耕 趨耦 周禮趨其耕耨 待時雨 耕乙地 深耕疾耨以待時雨 曝背而耕 千耦其耘 三日于耜 夏 夏良胤 綿綿其蕉 或耘或耔 不敢告勞 耘除草耔附 根 植杖而耘 犢牛 孔帖韋由 耘 區種 火耕 後漢劉般上言鄢郡中牛疫犁耨亦服 耕 趨耦 周禮趨其耕耨 待時雨 耕乙地 深耕疾耨以待時雨 曝背而耕 千耦其耘 三日于耜 夏 夏良胤 綿綿其蕉 或耘或耔 不敢告勞 耘除草耔附 根 植杖而耘 犢牛 孔帖韋由
史民貧無牛 耘 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充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 又曰耕桑偶記云青徐間遇春耕則鵲牛以天麻餅仍用錦纏繫牛角上 象耕鳥耘 慶 簑圖笠 爲永州刺 爲民也而吏 以 爲 服

山堂肆考唐陸龜蒙曰耕者行端而除深耕者法之故曰象耕耘而畏晚烏之啄會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烏耘事文類聚葉正則曰農簑圖笠共談曦畝間 兔園遺冊

龜蒙負畚山堂肆考五代馬道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道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行數步必反顧所誦也故岳舉以誚道 又詩曰遺下兔園冊耳兔園冊者鄉校里儒教田夫牧子之所

懷新 帶星有輒 喚曉惟雞 明高啓詩帶星耕處輒耕人 望杏敦耕 瞻蒲勸穡 順陽和而肅事 映秋霜以畢力 將植油油之苗 冀獲芃芃之稼 唐張璪

收穫登穀 斂穡 月令七月農乃登穀 詩此有不斂穡 務納 肯穫 無不務納收也 書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之秭 趣民斂如寇至 月令仲秋趣民收斂如寇盜之至注促遽之甚恐風雨所損 兵至刈麥 為臺妨農 宓子賤為單父兵至請出人刈麥詳

縣令 傳宋皇國父平公築臺妨於農收 滌場 詩十月滌場圃場滌也 得穫 趨刈穫 孔帖柳文實之堅好也得其穫 又曰宇文融凡農月州

縣常務一切罷省使趨刈穫 獲百千 收十二 又歐陽詹德勝頌無磽塉與良疇獲十一于千百同州時秋斂未訖劉仁軌諫曰今潦澤沾足百穀蠭茂收纔十二少延一

旬使農圃畢勞六飛徐驅公私交泰 百斛可穫 萬穗何秭 又權德輿杜岐公淮南遺愛碑瀕海棄地艾芻填泥一夫之勤百萬穗秭也萬乘即滯穗也萬乘稀一千 將俟農收 方明績用 唐元稹

不有遺秉即滯穗也萬乘稀一千 既望穀艾草褰 史記力耕數耘 百物既阜 三農已登 唐蘇頲

萬穗秭一某豈遂當其一千 仆鼓決漏 蔫載 晉州遠景樓記七月既望穀艾草褰則仆鼓決漏蔫載萎也 宿麥既登 秋種

而茂 宋仁宗詔 穀艾草褰 仆鼓決漏 買羊酒禮作樂醉飽而去 土石之性 趣民斂如寇至 注促遽之甚恐風雨所損 書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之候 我稼既同 則田祖斯饗 爾酒既旨 故壽夫載 馳唐鄭岑 不有耕者祭無盛 不樹者葬無槨 罰屋粟 報鹵莽 周禮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有屋粟罰以勸人務農莊子耘而鹵莽之則鹵莽而報予滅裂則滅裂而報予 刑上功

鞭賊稻 周禮以刑上功糾察也力勸也 足田則甚蕪 必懲浮惰 以勸作勞 惟見蓬蒿 徒云種稚 地有遺利 晉陶侃字士行為荊州守出游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大怒曰汝既不佃而戲賊人稻乃執而鞭之是以百姓皆勸力農 力惟不

五 稼寧望于十千 苟蒿萊之不除 何黍稷之能藝 農祥罔候 既失天時 穡事罔勤 又其穫之時不能儲種 四體不勤 既力虧于東作 八月其穫 獨無望于西成 或耘或耔則冀十千之賦 不耕不穫胡取三百之廛 察不勤 按末作孔帖唐百官志巡按州縣察農桑不勤者又曰唐治州都督下令諸縣有游手末作者按之 拱手曳裾 游閑浮食 又白居易曰方今人多游心地有遺

力安得聽拱手而曳裾　又曰唐李叔明傳彭偃云天生蒸人必俾有職所以閑浮貪王制所禁使無怠惰　農師察民　里老致罰　漢史宋太平興國中命農師察民飲博怠不耕桑者白州縣論罪　又曰明太祖洪武中命及時服田其惰者里老罰之以茲游蕩　意絕歸耕　宋陳靖疏　闢四井之菑畬　廢五溝之種藝　委臺笠于中田　閉蓬門于故里　耕灌不修　桑檿靡樹　曝背拘牛屢空于畎畝　績麻治絲無問于窒巷　梁丘遲　播植務農實案盛之備　貿遷變業非禮節之宜　唐敬括　執耜暫行慆則如懸比室　乘機或惰則無褐終年　梁沈約

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袂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番墜　宋蘇軾和陶勸農詩曰天不假易亦不汝匿春無遺勤秋有厚冀雲舉雨決婦姑畢至我良孝友袒跣何愧　又曰逸諺戲侮博逸頑鄙投之生黎俾勿冠履霜降稻實千箱一軌大作爾社一醉醇醪美　陸游岳池農家詩曰春深農家耕未足原頭叱叱兩黃犢泥融無塊水初渾雨細有痕秧正綠綠秧分時風日美時平未有荂科起買花西舍喜成婚持酒東鄰賀

原 **躬稼**　增 **芟柞**　詩曰載芟載柞其耕澤澤芟除草柞除木將耕故先治之也　勞書傳農自安不昏作勞昏強也　擊土敺以樂田畯　勤稼穡必有豐年　原 **飭田事**　學稼論語樊遲請學稼　不勤不分又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　不治禮記曰地廣大荒而不治　原 **是刈是穫**　詩不耕而穫　服田力穡書詳前一　不昏作書詳前一　不耕禮記俱詳前一　增 **歛豳雅**　周禮冢宰章几國祈年于田祖歛亦雅周有黍稷不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　原 **長兄去弟**　呂覽曰善耘者長其兄而去其弟不善耘者長其弟而去其兄　蘇子瞻文百畝而地力竭矣　原 **不償漢書**　龔遂鉏漢書借父耦鉏慮有德色　艾草把土　採木闢土　增 **鉏**　艾相尋于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　原 **教牛耕**　漢王景字仲通爲盧江長百姓不知牛耕地力有餘常食不足界有孫叔敖所起種田景乃率人教耕墾邑遂豐稔　買牛給　魏謝顗字伯儒請置使者　原 **苦戀本元**　又劉禹錫和州壁記男夫尚苦戀本元無即山近鹽之逸　農者以田爲業　唐史薛仁貴賀

兄嘉禾也　弟荼蓼也　不能償種言所收不能充種子也　盬賣鹽以其直益市盬牟有歸民以給之　增 **農國之本**　孔帖李渤言農國之本立而太平可議也　不勸而耕　唐史韓琬上言正觀永徽之間農不勤而耕者衆　以田爲業　唐史薛仁貴賀

生子誰言農家不入時小姑晝得城中眉一雙素手無人識空村相喚看繰絲農家樂復樂不比市朝學奪惡宦游所得眞幾何我已三千發東作　元趙孟頫題耕織圖詩之一曰良農知土性肥瘠有不同時至萬物生芽蘖由地中秉耒向畎畝忽徧西與東舉家往於田勞瘁在爾農春雨及時降被野何濛濛乘茲各布種庶望西成功培根利秋實仰天望年豐但使陰陽合自然倉廩充　明高啓看刈禾詩曰農工亦云勞此日始告成往穫安可後相催及秋晴父子俱在田札札鑣有聲黃雲漸收盡曠望空郊平日入負擔歸謳歌道中行烏雀亦羣喜下啄飛且鳴今年秫豐私廩各已盈如何有貧婦拾穗猶悽悽

【補】賦　唐人觀農賦歲起于東丁壯就功杏花毓樹蒲葉抽叢美夫原隰底績溝塍刻鏤耒耜交橫烟雲輻輳田畯至喜室家相歡揮鉏去莠築壅澆蘭野餉曉持于斜徑舂鋪暮荷于層磴憐近山之樹密悅臨流之地寬且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欲抑末以敦本在用天而分地八政之中食居一四人之裏農爲二故土爰稼穡含靈是資歲稔則家知禮讓食足則國贊雍熙迹忝門人得承規于孔父心將詣學恐貽責于樊遲

勸農　勞農　餞餉　附

【原】驅游食　出夫布　賈誼曰今驅人歸農使游食之人轉而緣南畝王莽時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不能出者穴作縣官衣布之　復耕織　晉劉毅曰今天下多者復其身怠而貧者舉爲奴　史漢武帝時富人致闌雜走狗亂齊民選良矣株根本也送引也　徙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良矣株根本也　盡地利　鑄田器　李悝作盡　温嶠宇太真上疏曰今驅人歸農使游食之人轉而緣南畝王莽時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不能出者穴作縣官衣布之　復耕織　懲惰游　衛鞅變法民戮力耕織　以此知聖人于五穀重麥與禾也今關內不好種麥是失春秋所重宜勸種麥也　注詳農二　務本抑末　勸農勉人　潛　均功　董作孔帕唐太宗木鐸云徇里胥均功　勸農務　董仲舒曰春秋麥禾不熟成則書之　蔡揆勸郡國　温嶠置　又曰唐李翰源云是又曰朝巡夕課既飭又曰展器授方田事　朝巡夕課　趨其時也　裴清勸墾　又唐六典刺史每歲巡屬縣其孝弟力田者具以名聞　又唐裴清歷信州刺史勸　展器授方　諭蒙　張儉教營　又唐張儉教營田至二萬畝又曰張儉教民墾田歲收穀數萬斛　自咨雨暘　有驗者必躬自咨之　鹿囿賜農　龍岡觀稼　續文獻通考金太宗天會中以京西鹿囿賜農　自獨龍岡步至淳化門謂侍臣曰朕不愿田畝久適見田者冒烈暑

而耕心惻然憫之不覺徒步至此　匪雞則鳴已驅人于里巷　白駒未照方執芻于疆場唐傳懷海　有司皆闢土勸耕之張堪黨正屬人飲酒正盡位詩云朋酒斯饗禮記孔子問子貢視蜡曰一之澤非爾所知夫也楊惲書曰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煮羔斗酒自勞太褒命曰赦酒詳二　加階敘勞孔帖唐德宗貞元四年增戶墾田者加階又李輸屯田紀績頌曰下稽功事達之於上上制祿食復之於下以敘勞也　息勤休老休力息勤勞事勸農禮記休老勞農注休息老物　勞酒載肴月令天子親載耒耜耕帝籍反執爵于太寢命曰勞農孟冬休息蜡日狂樂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謂十月農功畢黃冠而祭斗酒自勞禮記黃衣黃冠而祭息田之詳水田　聚百物以饗息人大義爲一日之黨自餉姑明高啓詩犬隨行饁女東菑白居易詩婦姑荷簞食童穉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犬隨饁女婦自餉姑新婦餉姑翁補兒田中啼烏自四時催人脫袴著新衣　饁伊黍其甚詩嗟資士攸反衆飲食饗又載筐及筥其饁伊糾注筐筥盛黍稷豐年物賤賤猶食黍饁有餘是不知地利也注詳水田　蜡非賜能知唐陸贄據又曰五代張全義爲河南尹披荊棘勸耕植躬載酒食勞民於田畝之間又柳宗元禮耕危穫苟以食今之哀斯民之蜡勞　其穫耕田畝之間又柳宗元禮耕危穫苟以食今之哀斯民之蜡勞　而民足食　長令皆植桑訓織之純仁而民足衣明黃

爲蠶絮　增廣志曰有原蠶有冬蠶有野蠶有柞蠶可以柞棉　仲長子昌言曰均之蠶也寒而餓之則引日多温而飽之則用日少此寒温餓飽之爲修短驗于物者也　嵇康養生論曰火蠶十八日寒蠶三十餘日裹頷崇有論曰蠶以無胃而盲　原元中記曰大月氏有牛名曰日及割取肉一二斤明日瘡愈漢人入國示之以爲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蟲大如小指名曰蠶食桑葉爲人吐絲外國復不信之　增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蠶一曰蚖珍蠶三月績二曰柘蠶四月初績三曰蚖蠶四月績四曰愛珍五月績五曰愛蠶六月末績六收取種繭必取居簇中者近上則絲薄近下則子不生按五行書曰欲知蠶善惡常三月三日天陰而無日不雨蠶主大善蠶繭腰小者雄蛾大者雌蛾桑葉濕不可飼蠶雨中採至必拭令乾恐有傷也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蠶過小滿則無絲　莊綽雞肋篇曰鄜陵蠶出獨早常以端午充貢　續文獻通考金太宗天會中錦州野蠶成繭詔賞其長吏　明顧元慶簷曝偶談曰元楊廉夫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而蛾蛾而卵卵而復繭神也此六德也

蠶二

增疏仡紀黄帝元妃西陵氏是始爲蠶　謝承後漢書曰南陽范克爲吳桂陽太守教民植桑養蠶民得利益東方朔別傳曰武帝求神仙朔言能上天取藥上知其謾即遣方士與朔上天朔曰當有神仙來迎我後方士畫臥朔呼曰吾方從天上還方士以聞上謂面欺下朔獄泣曰臣幾死者再天公問臣下方何衣朔曰衣蠶衣蠶何若曰啄啖類馬斑斑類虎天公以臣爲謾繫臣司空使使下問還報有之乃出臣令陛下以臣爲詐願使使上問上曰齊人多詐欲喻我止方士也　司馬徽別傳曰人有瞞蠶求徽蔟者徽便以與之自棄其蠶　續齊諧記曰張成見一婦人立宅東南角曰此地是君蠶室正月半日可作白粥膏泛于其上以祭之當令君家蠶利百倍成如其言果得大蠶　女仙録曰園客美姿貌常種五色香草忽有五色蛾集其上客收之生花蠶焉有一女自來養蠶以香草飼之得繭百二十枚大如甕繰訖此女與園客俱去濟陰今有華蠶祠焉　唐書

曰大曆中太原府清源縣人韓景輝養冬蠶成繭諸給復終身　合璧事類曰唐尹思貞爲青州刺史所治州有蠶一歲四熟　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歎曰是非善政致祥乎表言之　五代史張全義督民蠶桑人言公見聲色未嘗笑惟繭良則笑也

蠶三　採桑　附

貢 蠶縣　頒絲吳都賦曰鄉貢八蠶之絲六測記曰一歲八蠶出日南　中琴瑟　覆雪霜　禹貢厥篚檿絲注詳二　角以雪霜覆之則爲繭五色絲織爲文錦入水不濡　季春既登　八月載績　禮記月令季春蠶事既登　詩注詳一　蠶事懋而既登　繭稅收而先定　遵乃修之文器宜合禮　趨既登之日事必及者不臬不衰所以聚不勉注詳二　合璧事類曰眠時不食桑眠者有四眼者　食蠶　飼柘　山堂肆考蠶食桑葉以柘葉飼蠶其絲作琴　繰絲　滿箔　孔帖李白詩云蠶老客未歸白　不臬　既蠶　周禮庶人不蠶

時 **蠲** 四熟　絲清明響亮異于凡蠶　氷繭　火蠶　山堂肆考蠶出炎洲桑長七尺卵大如燕　又曰自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女嫁之馬跑父怒被殺之曝皮于庭皮蹶然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栖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九宮仙嫗矣無復憶念也　又曰自蜀有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十謂父母曰太上以兒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嫗矣無復憶念也　扶桑卵　南詔繭　又曰扶桑蠶長七尺卵大如燕　南詔繭至滇池食桑蠶以柘蠶生閱二旬而繭織錦縑精緻　馬頭娘　苑廟　孔帖干寶曰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而歸母告之故父曰安有人而偶非類乎馬跑父怒射殺之曝皮于庭皮蹶然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栖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九宮仙嫗矣無復憶念也　又曰自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女嫁之馬跑父怒被殺之曝皮于庭皮蹶然卷女飛去旬日皮復栖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九宮仙嫗矣無復憶念也　繰絲　滿箔　孔帖李白詩云蠶老客未歸白　不臬　既蠶　周禮庶人不蠶

絲吐爲忽　注詳二　合璧事類曰蠶始吐絲爲忽　蠶自作錦　民取爲繒　注詳二　明王圻曰蠶始吐絲爲忽　蠶周則桑柘俱空　稅入而杼機倚壁　李白五月東魯　蠶婦則笑　絲吐爲忽　注詳二　明王圻曰蠶始吐絲爲忽　蠶自作錦　民取爲繒　注詳二　明王圻曰蠶始吐絲爲忽　蠶周則桑柘俱空　稅入而杼機倚壁　李白五月東魯　蠶婦則笑

以自明　列女傳秋胡妻採桑秋胡子見之曰力桑不如逢郎　遵微行　爭邊邑　詩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秋胡之妻　古今注邯鄲美人姓秦氏春秋楚邊邑名甲梁其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桑而傷陌上趙王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　採桑　併入秦氏之女　顧惟蠶婦自供一身　元稹織婦詞織婦何太忙舊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　採後園　採東郭　司馬德操躲採桑後園龐士元見之因與談世廢與如神　列女傳齊女傳秋胡妻採桑秋胡見之曰力桑不如逢郎　遵微行　爭邊邑　詩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秋胡之妻　古今注邯鄲美人姓秦氏春秋楚邊邑名甲梁其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桑而傷陌上趙王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作陌上桑之歌　採桑　併入秦氏之女　顧惟蠶婦自供一身　元稹織婦詞織婦何太忙舊經三臥行欲老蠶神女聖早成絲　採後園　採東郭　司馬德操躲採桑後園龐士元見之因與談世廢與如神

採後園　沃若　詩猗彼女桑又有帝女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百姓盡觀　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曰受教觀王王曰此奇女聘之　倚彼　詩猗彼女桑又有帝女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十畝　百株　詩十畝之間桑者閑

閒 諸葛亮成都有桑八百株

無或失時 季春無伐 蠶月可條 月令季春無伐桑柘 又詩曰無伐我樹桑 下詳一 奉種于川且宜合禮 執筐于陌

午日不鉏 五月始斬 唐吳融俞宗本種樹書曰午日不得鉏桑園 又曰五月九焦在卯天火在子地火在酉斬桑 又

衣 孔帖 視欽明曰禮家說文言后以蠶事勸天下 李籍 蠶書謂子孫曰河內千樹桑樹之可以衣

上指 綠葉多枝 織初上指 高啓 蠶飢妾欲去 五馬莫留連 妖鬧岐路 窈窕高柯 胡詩曰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佳人從所務窈窕攜高柯 素手青條 紅妝白日 又李白詩秦地羅敷女採桑綠水邊素手青條上紅妝白日鮮 奉車以采 河內可

娛 黨人私據 元許衡詩曰五畝桑麻舍前後兩行花竹路西東 南史頌胡季父非理據奪人桑 蒲邑求治時令尹下明私評之胡乃私出己蠶慣之其訟遂息然使終身不之知

蠶四

禁原蠶 周禮禁原蠶注原再也蠶與桑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爲傷馬也 掌絲 又曰典禮掌絲入收而稅之也 蠶婦 注詳一

蠶妾在其上 桑于南陌 蠶于南郊 熟二月 孔帖南蠻莊蹻之裔正月蠶生二月熟 飼池中 又曰大軫圍以五色石甃池塘採桑小姑把蠶試新浴素翎蜨婦細于蟻蟻葉織成黃日暮畏蠶飢 舍後自

蠶五

詩古詩曰羅敷善採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繩桂枝爲籠鉤 唐王建蠶蔟詞曰蠶欲老箔頭作繭絲皓皓場寬地高風日多不向中庭瞻萬草神蠶急作莫悠揚年老爲爾祭神桑但得青天不下雨上無蒼蠅下無鼠新婦拜蔟願繭稠女漉桃漿男打鼓三日開箔雪團團先將新繭送縣官已聞鄉里催織作去與誰人身上著 宋范成大繰絲行曰小麥青青大麥黃原頭日出天色涼姑婦相呼有忙事舍後煮繭門前香繰車嘈似風雨繭厚絲長無斷緣今年那暇織綃著明日西門賣絲去 金元好問秋蠶詩曰室人筐中無寸繭一箔秋蠶課諸女朝來飼却上馬桑隔族仍聞竹間雨阿容阿瑋墨滿面晝徹灰成前致語上無蒼蠅下無鼠作繭直須如甕許東家追胥守機杼有桑有麥吾猶汝官家却少一鉤絲未到打門先自舉 明高啓養蠶詞曰東家西家罷來往晴日深窗風雨響二眠蠶起食葉多陌頭桑樹空枝柯新婦守箔女執筐頭髮不梳一月忙三姑祭後今年好滿簇如雲簡成早簷前繰車急作絲又是夏稅相催時

弘優成天子之衮冕著皇后之盛服昭五色之元黃作四時之單複是以王者貴此功焉使皇后命三宮之夫人及世婦之吉者親桑于北宮二月初吉遂布令于天下百辟兆民使咸務焉是以仲春之月吉日庚午既差我馬惟蠶之祖編使童男作以童女溫室既調蠶母入處陳布況種柔和得所晞用清明浴用穀雨爰求柔桑不居粤名夫役築室于房于房伊何在庭之東東愛日景西望餘陽既酌以酒又挹以漿壺餐在側脯脩在旁切若細縷豈止得時燥濕是候逍遥徊仰進止自如仰似龍騰伏似虎趺員身方腹列足雙俱昏明相推日時我鄰我黨我助我康於是乎蠶事畢矣大務時成閑紆卷簿洒埽官庭蠶母須飾從容自寧再宿三日乃開閤啓房是瞻是觀方者四張圓者紆盤縱者相屬橫者交連分薪柴而解著薄絲互而相攀競以拏攫載笑載言惰者悅而忘懈劣者勉以爭勤是月也天子以太牢之禮獻薄于寢廟皇后親繅三盆然後布于夫人世婦至于百辟卿士下及兆民咸趨繅事蘭乃絲如凝膏其白伊雪以爲衣裳冠冕服飾禮神納賓各有分職以洽百禮罔不斯服夫功也起于緜緜成于翼翼頌之難周論之罔極殷斯勤斯如何勿憶

疏云今吏士之家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績織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唯所服用禁綺繡無益之飾此富國之本業也　墨子非樂曰使婦人爲之廢紡織績紝之事　莊子曰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　淮南子曰一婦不織有受其寒者　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績織　沈約高士贊曰取足落毛寧懷組織

宋莊綽雞肋篇曰定州所織刻絲不同大機以熟色絲縣經於木椿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以小梭織緯時先疏其處方以雜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視之如雕鏤之象　又曰涇州能櫼蕡毛爲線織方勝花一疋只十四兩　又曰單州成武縣織薄縑修廣合於官度而重才百銖望之如露　又曰涇州能櫼蕡毛爲線織方勝花一疋只十四兩　又宋方勺泊宅編曰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海南織爲中巾疑作上出細字雜花幷尤工巧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二十八年九月命尚衣局造無縫衣　元史明方域志四川有織作染練之饒

織二

戰國策曰曾參母方織人告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人也織自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曾子母懼投杼踰牆而走　列女傳曰孟子母方織見軻學歸母問學所至軻曰未能博習母以刀斷機曰子之廢學若子之斷機也孟子後遂勗勵成天下之名　又曰樂羊子遠遊一年來歸妻問其故樂羊子曰久行在外懷思無他妻乃引刀趨機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寸累寸不已遂成丈疋今若斷之則損前功積廢時日當日知所無以就懿德羊感之七年不返　韓子曰吳起示其妻以組曰爲我織組令如是妻織異善起曰非詔也歸之　博物志曰近世有居海渚者每八月有浮查來此人乃立于查上忽忽不覺晝夜至一處有城郭屋舍望舍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於渚次飲之驚問此何處荅曰君可詣蜀問嚴君平　後漢崔寔字子真爲五原守土宜麻枲而民俗不知織績寔爲作紡績織紝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於寒苦　魏志曰中山恭王袞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儉約敕妻妾紡績織紝習爲家人之事　南史曰齊孝宣陳皇后家貧少勤織作或止其勞后終不改　又曰梁武帝丁貴嬪少與鄰女月下紡織諸女並患蚊蚋而貴嬪弗覺也武帝鎮樊城時常登樓以望見漢濱雲氣五彩如龍下有女澣洗則貴嬪也

帝于是賜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孝子傳曰董永性至孝父死賣身以葬詣主人時路逢一女自云能織願爲永妻永不得已與同詣主人主人曰必爾者但令爾婦爲我織縑百疋不見　唐傳奇曰足主人大驚即遣永夫妻出門妻謂永曰我天之織女以卿至孝天使我爲卿償債耳言已不見　唐傳奇曰太和處士蕭曠于雙美亭遇女稱織綃娘子蓋洛浦龍王之處女善織綃于水府臨別出輕綃一疋贈曠曠甚寶之　元史晉陵秦閏夫繼室柴氏秦病且死以前妻子爲託柴爲辛勤紡績撫二子有篤恩遺就學教之

織三　績附

女事　婦工　周禮任婦以女事貢布帛也　又云絲枲以成之謂之婦工注謂成布帛　**投杼**　下機注詳二　史記蘇秦歸妻不爲下機　**承筐**　弄杼織紅古詩新人工織　**牽挺**　杼軸也　列子云牽挺機杼軸其空　**公儀**　詩杼軸其空注詳二　**中數中量**　載元載黃公儀休焚機去織婦曰欲使女工織素五丈餘　**風驚蟋蟀聞織婦之鳴機**　古詩注詳二　**投梭折齒**　陳仲子避兄離母處于於陵身織屨妻辟纑以　**霞開**　孔帖柳宗元郭橐駝傳蚤繰而緒蚤織而繭粹陸龜蒙論文書曰譬猶織也經而不緯可成幅乎　又唐文　**女不**

織四

弄機杼　明高季迪詩照雪紡時燈　**鸞隨春令**　杼秉秋成　**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　**夫有安世之貴則猶紡績**　周庾信

戰士大布製裘婢爲之則續織以事姑　注詳二　**投梭折齒**　**桂壁成龍**　晉書

又曰張志和常欲以織圖詩曰天寒催刀尺女學紡纑　元趙孟頫耕織圖詩可無替敎女學紡纑寒足疾且輕　**杼弄日長**　紡燈雪照　又曰七月暑尚熾長

又曰謝鯤鄰家有美女鯉挑之女以梭投鯉折其兩齒偃常捕魚得一梭還插著壁角頃雷雨梭變爲赤龍從壁而躍起　異苑曰陶

易食績麻曰辟纑陳仲子

莒婺婦託于紀郭紡纑詳報讐　**婺不恤緯**　母猶勤績　傳曰婺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注緯少寡婦之所宜憂　國語公父文伯退朝其母方紡績文伯

止之母歎曰使童子備官魯其亡乎　**冬夜相從**　**餘光以振**　負貨志曰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注一月又得夜半爲十五日　戰國策貧人女一月得四十五日謂富人女曰願以

餘光相振　**寒催刀尺**　**女學紡纑**　**杼秉日長**　**紡燈雪照**　又曰七月暑尚熾長

鸞隨春令　**杼秉秋成**　**子有文伯之尊無忘機杼**　**夫有安世之貴則猶紡績**　周庾信

原化理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七曰嬪婦化理絲枲嬪亦婦人之稱　化財又曰方進母織履縑出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　女修文選女修織人生小家勤織紝　女務耕耘

織五

原詩古詩曰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纖纖擢素手札弄機杼　梁簡文帝詠中婦織流黃詩曰翻花滿階砌愁人獨上機浮雲西北起孔雀東南飛調絲時繞腕易躡乍牽衣鳴梭逐動釧紅妝映落暉　劉孝威在鄭縣遇見人織寄婦詩曰妖姬含怨情織緯起秋聲度梳環玉動踏躡珮珠鳴經稀疑杼澀緯斷恨絲輕蒲萄始欲罷鴛鴦猶未成雲棟共徘徊紗牕相向開牕疎眉語度紗輕眼笑來朧朧隔淺沙的的見妝華鏤玉同心藕雜寶連枝花紅巾向後結金簪臨鬢斜機頂挂流蘇機旁垂結珠青絲引伏兔黃金繞鹿盧詭采裙邊出芳脂口上渝百城交問遺五馬共踟躕直爲閨中人守故不要新夢啼漬花枕覺淚濕羅巾獨眠眞自難重衾猶覺寒久憶凝脂緩彌想横陳歡行驅金絡騎歸就城南端南端稍有期想子亦勞思羅襦久應罷花鈿堪更治新妝不整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蕭詮賦婀娜當軒織詩曰東南初日照秦樓西北織婦正嬌羞綺窗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梭續斷絲簷前初月出洞戶未垂帷弄機行掩淚彌令織素遲　陳徐陵咏織婦詩曰織織運玉指脈脈正蛾眉振躡開交縷停梭續斷絲簷前初月照悤猶垂翡翠幌半上珊瑚鉤新妝入機映春牖弄杼鳴梭挑織手何曾織素讓新人不掩流蘇推中婦三日五疋未言遲衫長腕弱繞輕絲綾中轉踊成離鵲錦上迴文作別詩不惜綺素同霜雪更傷秋扇篋中辭

增唐李賀染絲上春機詩曰玉罌汲水桐花井舊絲沉水如雲影美人懶態臙脂憁春梭拋擲鳴高樓綵線結茸背復疊白袷玉郎寄桃葉爲君挑鸞作腰綬願君處處宜春雪　又無名氏皎人潛織詩曰珠館馮夷室靈機杼隔林幽夢覺江湖憶舊遊滿地月明凉似水數聲柔艣過揚州　明高啓古詞曰妾刀不斷機郎行當早歸還將機中錦作郎身上衣

原 賦 後漢王逸機賦曰帝軒龍躍庶業是昌俯覃聖恩仰覽三光爰制布帛始垂衣裳於是取衡山之孤桐南岳之洪樟結靈根於盤石託九層於巖旁性條暢以端直貫雲表而剖良儀鳳晨鳴翔其上怪獸羣萃而陸梁於是乃命匠人潛江奮驤踰五嶺越九岡斬伐剖析擬度短長勝復迴轉尅象乾形大匡澹泊擬則川平光爲日月蓋取昭明三軸列布上法台星兩驥齊首儼若將征方圓綺錯微妙窮奇蟲禽品類獸物有其宜兔耳跲伏若安若危猛犬相守竄身匿蹄高樓雙峙下臨清池游魚銜餌瀺灂其陂鹿盧並起纖繳俱垂一往一來匪勞匪疲于是暮春代謝朱明達時蠶人告訖舍罷獻絲或黃或白蜜蠟凝脂纖纖靜女經之絡之爾乃窈窕淑媛美色貞怡解鳴佩釋羅衣披華幕登神機乘輕杼覽牀帷動搖多容俯仰生姿 晉楊泉織機賦曰伊百工之爲伎莫機巧之最長似人君之列位象百官之設張立匡郭之制度如城隅之圓方應萬機以布錯實變態之有章是以孟秋之月首殺庶物工民呈材取彼椅梓貞幹修枝名匠騁工美乎利器心暢體通膚合理同規矩盡法因事作容好無不媚事無不供於是乎女工就素絲輕貫綜紀簡蘇清纖女揚暈美乎如芒麗姿妍雅動有令光足閑蹈曜手習檻匡節奏相應五聲激揚濁者含宮清者應商和順成柔慷慨成剛屈申舒縮沈浮抑揚開以厭閒闔以高梁進以懸魚退以俠疆氣變相應陰感乎陽倕倪不及進郤頡頏事物之宜法天之常既合利用得道之方 增 孫得施維車賦曰惟工藝之多門偉英麗乎創形擬老氏之轉轂應天運以迴行秉轉屈以成規不辭勞以自傾故其用同造物功參天地軒轅垂衣因之以濟衮冕龍旂用康上帝制以靈木絡以奇竹才藝妻妾工巧是嘉或成錦組或疋綾羅舒皓腕于輕輪摛擬景乎鏡華象蟋蟀之鳴戶類寒蟬之吟家之眾婦績以相從素緒霜凉共紛如于永漏紅光炎上俱省費于餘輝故令風俗翕習宜家室乃宜太師典樂允被克諧之恭按察觀風何爲失職之禁

鍼 一

原 說文曰鍼綴史也 增 禮記內則曰鍼管線纊以執鍼百人 管子曰先鍼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鍼不可以成衣鍼成幕貿成城 增 荀子曰亡鍼者

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目益明也眸而見之也 原淮南子曰女必一刀一鋮然後成爲女 又淮南萬畢術曰首澤浮鋮 原抱朴子曰彈鳥則千金不及丸泥縫緝則長劍不及數分之鋮 又曰結巾投地而兎走鋮綴丹帶而蛇行 魏武上雜物疏曰中宮雜物象牙管鋮筒一枚 宋劉義恭啓事曰聖恩賜金銀鋮七色絲縷以協嘉辰 開元天寶遺事唐宮中故蘇載物類相感志曰磁石引鋮 元掖庭記曰七夕宮女登九引臺穿九孔鋮

鋮二

莊子曰支離疏挫鋮治繲足以餬口 列子曰詹何以鋮芒爲鉤引盈車之魚 漢劉向說苑曰客因孟嘗君寄于齊王而不用客反見孟嘗君曰不知君之過臣之罪孟嘗君曰夫縷因鋮而入不因鋮而出 拾遺記曰魏文帝美人薛夜來妙於鋮工雖處深閨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因號爲鋮神 又曰吳主趙夫人嘗刺繡作列國圖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主時人謂之鋮絶焉 原吳書曰虞翻年十二有客詣翻兄不過之乃與客書曰磁石不受曲鋮之嘗悅一鄰女挑之不從乃圖其形於壁以棘鋮釘其心女遂患心痛愷之因致其指女從之遂密去鋮而愈 又曰姚興以妓女十人逼鳩摩羅什受之諸僧多欲效之者羅什聚鋮盈鉢謂諸僧曰若能見效食此者乃可畜室因舉匕進鋮與常食不別羣僧愧服乃止 原宋書曰傅剡爲山陰令賣鋮賣糖老姥爭圍絲來詣剡剡樹圍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唐馮翊桂苑叢談曰鄭侃女采娘七夕祈于織女夜夢織女遺一金鋮長寸餘綴于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告其母母啓視之鋮迹猶在已空紙矣采娘尋卒母逾時生男子乃後身也 宋蘇軾仇池筆記云道人徐問眞能以指爲鋮元史隆興翟榮妻段氏榮卒諸父汶利其田宅逐之段乃引鋮刺面墨漬之終不貳

鋮三

浮花 宛署雜記燕都女子七月七日以盌水暴日下各自投小針浮之水面視水底日影或散如花動如雲細如線鉤如椎以卜女之巧拙 試醉 曲論曰劉表子弟好酒設大會自旦及夕醉狀者輒刺驗其醉醒 九孔 元掖庭記 數分 抱朴子詳前一 引魚 詳前一 賭射 後魏書曰太后常幸西林園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皆自拔鬚中大小鋮面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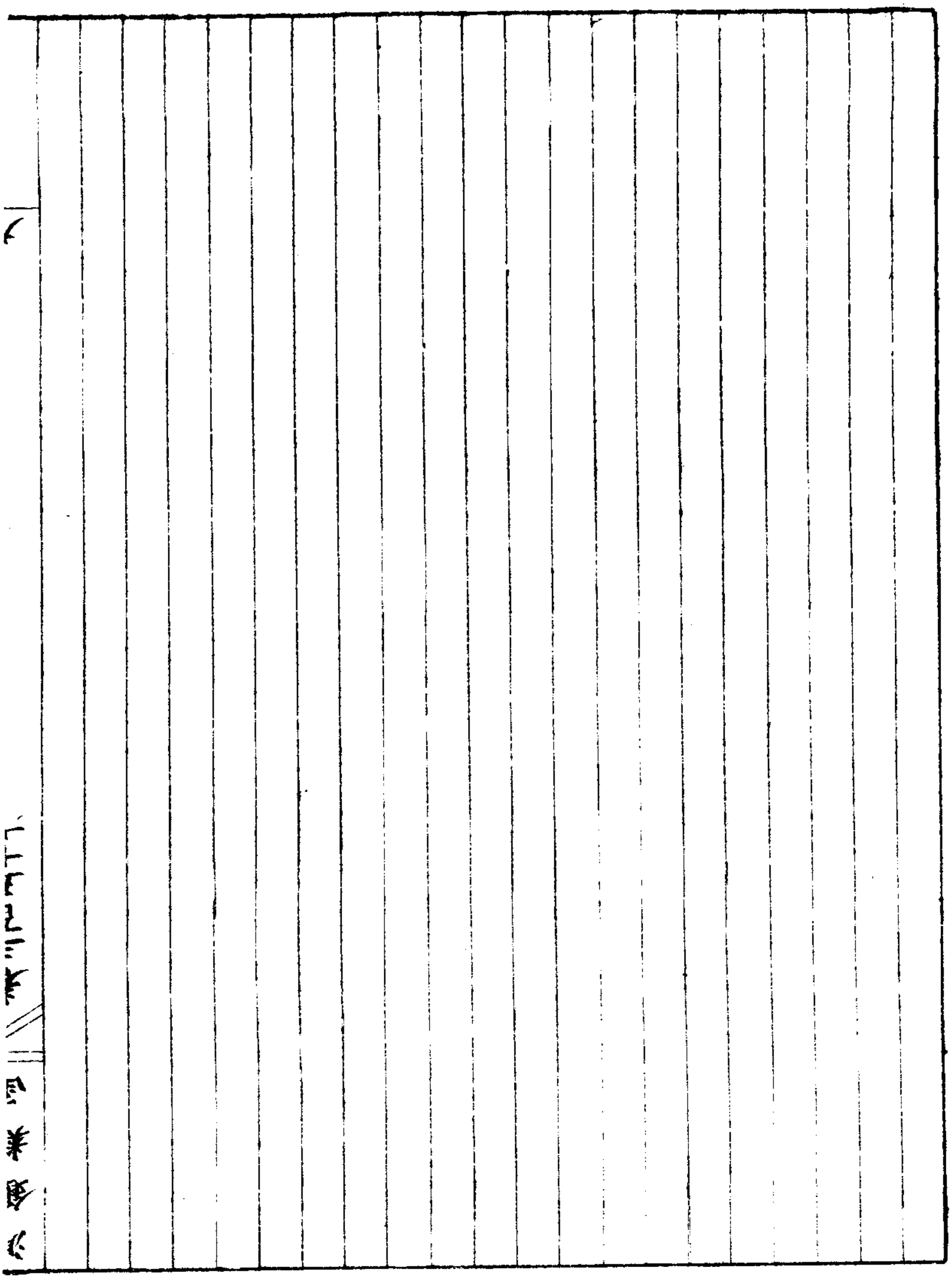
刺足 嫩煌實錄曰張存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以針縮奴脚欲使則針解之

鍼四

增詩 唐杜甫詩稱子敲針作釣鉤 李商隱詩小來兼可隱針鋒 元孫蕙蘭詩慈親教婢迴金剪嬌妹嗔人奪繡針 又曰小牕今夕繡針閑

原賦 楚荀況鍼賦曰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功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已能合從又善連橫下覆百姓上飾帝王 漢曹大家鍼縷賦曰鎔秋金之剛精形微妙而直端性通遠而漸進博庶物而一貫惟鍼縷之列迹信廣博而無原退逶迤以補過似素絲之羔羊何斗筲之足算咸勒石

淵鑑類函卷三百五十六



說文曰市買賣所也　原風俗通曰市恃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匱也　又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所鬻賣者二十畝爲井因井爲市故云也又市巷謂之闤市門謂之閎市中空地謂之墨見鄭元周禮注一云市宅也　市樓謂之旗亭張衡西京賦云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薛綜注云市樓立亭於上　其市名曰有花市焉　香市述異記南方有香市　虛市南越謂野市曰虛吳賢良云市之所在有人則滿無人則虛嶺南村市柳子厚童區寄傳逾四十里至虛所賣之　海市宋蘇軾云予聞登州海市舊矣以不見爲恨乃禱于神廟明日見焉　婦市亥市荊吳之俗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謂之亥市　原易繫辭云神農氏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噬嗑卦名也設法以合物也一曰祝融作市見世本宋衷注曰祝融炎帝之後市王立市陰陽相成之義　司市掌市之治教刑政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平　以商賈阜財而行布以量度成價而徵賈徵召也物有定價買者則來也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書保物要還也司農云質劑平言也　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又曰司虣掌禁屬游飲食于市者司稽掌巡市察其犯與不物者肆長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禮又曰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　禮王制曰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　又曰有圭璧金璋不粥于市命服命車不粥于市宗廟之器不粥于市犧牲不粥于市兵車不中度不粥于市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亂正色不粥于市錦文珠玉成器不粥于市衣服飲食不粥于市五穀不時果實未熟

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獸魚鱉不中殺不粥于市　左傳齊景公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公曰近市識貴賤乎　原史記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

在湖里　越書曰國豐市五日一會　隋書曰天弁九星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闌闠若市籍之事　原老子曰

又曰玉櫝出于崑山明月之珠出于四海傅賣于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　越絶書曰吳市者春申君所造

美言可以市　列子曰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問之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增管子曰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得　又曰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五十餘里　原魯連子曰孟嘗君逐于齊譚裕子曰富貴則就貧賤則去此物之必至而理固然也願君勿怨請以市論市朝則盈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存故往求亡故去勢使然也　增論語比考讖曰從善繹繹襍貢而歸市　桓譚新論曰扶風邠亭部言本太王所處其人有會日相與夜市如不爲期則有重災害　西京雜記曰長安市人語各有不同有葫蘆語鏁子語紐語練語三摺語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筐磬器物相與買賣雍容揖讓或議論槐樹下　原漢名臣奏曰太尉屬應劭等議以爲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爲羣無君長帥廬落之居又其天性貪而無信故自漢興于茲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吏民創禁不與交關唯至互市乃來靡服非畏威懷德實欲中國珍異之貨耳　戴延之西征記曰洛陽舊有三市一曰金市在宮西大城內　增隋唐嘉話曰洛陽南市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掘得一冢中有銘曰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于斯見矣考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也　唐六典曰以二物平市以三賈均市　又曰諸市令建標立候陳器辨物　宋祁得翁古杭夢游録曰自大內和寧門外新路南北寶玉珍異花果時新鮮味奇品悉集於此其夜市則撲賣奇巧器皿百物與日間無異其早市則朝馬將動復起開張如遇元宵尤盛排門私貨民居作肆觀玩鱗次不可勝記　蘇軾曰士如良金美玉市有定價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詔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　又太祖神冊中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　又曰太祖置南京城北有市東平郡中置看樓分南北市日中交易

市北于漏下交易市南　又曰金章宗昌明中詔罷西北路蝦蟆山市場　又曰天德二年更市買司爲市買局　又曰元世祖至元中立回易庫于諸路掌市易幣帛諸物　虞集文曰徑寸之珠不粥于三家之市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中立管市司三日一次較勘街市秤尺併依時估定其物價　劉基文曰百廛之市不畜噬犬　帝京景物略曰大明門左右日日市曰朝前市東華門外歲燈節十日市曰燈市東華門內月三日市曰內市正陽橋日昃市曰窮漢市城隍廟月朔望二十五日市曰廟市

市二

史記曰司隸校尉解光曰王根縱橫恣意大治室第中立土山而立兩市殿上赤墀戶下青瑣　又曰哀帝謂鄭崇曰君門如市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書曰楚王戊與吳通申公白公二人諫不聽衣之赭衣使杵臼椎舂于市　後漢書曰張楷字公超能作五里霧學者成市因號曰公超市　東觀漢記曰樊重治家產業起廬舍高樓連閣陂地灌注竹木成林閉門成市　華嶠後漢書曰宋登爲汝陰令爲政能明號稱神父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肆閱所賣書魏書魏時衣冠無不遊市華歆爲吏休沐出府闔門自守　譙子顯齊書曰帝于芳樂苑中立市大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貴人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判決　神仙傳曰李何者蜀人也世傳見之不老常乞於成都市所得隨以與貧者夜去朝還市人不知其宿處　鑑誡錄曰唐賈島初赴名場日以八百舉子所業悉不如已高吟鬧市旁若無人　山堂肆考曰唐杜佑爲司徒嘗言致仕之後必買小駟跨之著粗布欄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　宋魯應龍括異志曰嘉禾有橋四角刻石孩兒歲久爲怪夜月遊嬉于市　元史孝友傳東平王閏父食必須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無闕　又曰永平龐遵母病欲食魚遵求于市弗得歸途歎恨忽有鯉魚躍入其舟　宋濂鄭氏孝友傳元鄭太和性正方子孫化之不識廛市嬉戲事　又王毅傳元王先生毅六歲知好書家單不能致每借市中一誦輒能記憶　又孝子丘鐸傳至正時孝子丘鐸賣藥市中以給親歡然忘其貧　楊循吉吳郡往哲記曰明王仲光先生志不願仕居無妻子髮髻布袍游行市中

市三

殷大 開場 上詳前一 班固西都賦曰九市開場貨列隧分 殷室 春宮 太公六韜曰武王伐殷得二美人問曰殷國將亡亦有妖乎其有妖乎曰殷君喜修宮室大者宮室九市 戰國策曰吳王闔廬有女怨王先食蒸魚乃自殺闔廬痛之葬於一人曰春秋宮中七市 鶴舞 狼入 吳越春秋曰吳王四年狼入咸陽市門又入咸陽市門又入咸陽市門又

蟻萬貨叢集百工填委紛紛沓沓何可勝記　貨盈則盈　貨散則散　又曰晏子對曰貨盈則盈貨散則散賢愚並留或庶時雖是亦非工如善事雖賤必貴誰主宰　所資錐刀　以營升斗　續文獻通考宋理宗嘉禧中蜀帥桑萬晦吳鑑萬杞東海魚鹽南海寶貝及此而耗其誰主宰　所資錐刀　以營升斗若皆以官價強取之終日營營錢本乾沒　部車赴集　常價依民　又曰遼聖宗統和中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小官赴集開奇峰路通易州市　又曰宋孝熙中詔諸路州縣市令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常價　早休　暮宿　杜甫詩山縣早休市李白詩曰暮宿淮陰市　爭米　買薪　杜甫詩曰小市常爭米薪米買東薪百用資之市　蘇軾　鬻蠶　貨釵　訪臼唐蔣防霍小玉傳王夤用事之絕令信媒即花市事詳前一　擔花　暗確類書蠶器于市因作樂歌觀之謂之蠶市也　即花市事詳前一　貨釵　訪臼唐蔣防霍小玉傳王夤用事之絕令信媒即花市事詳前一　擔花　暗確類書蠶器于市因作樂歌觀之謂之蠶市也　叙一雙託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之乃其小時上頭釵也　唐裴航經藍橋驛遇雲英願納廚厚禮為娶毋曰昨有神仙遺藥一刀主須玉杵臼搗之有得之者始許此女航至京畿日于坊曲閒市訪所謂王杵臼者竟得之而還　看樓　塌房　遷大宋事詳前一　續文獻通考明　劉基語詳前一　乘駟入　得酒　還杜佑事詳前二　還僮僕來城市賒中　杜甫詩曰　得酒還　白羊遊　絳衣過　晉衛玠傳曰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觀咸曰謝家寶樹人于是家門頓異號為壁人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　商貨物　三家　百廛　元虞集語詳前一　乘駟入　得酒　還杜佑事詳前二　還僮僕來城市賒中　杜甫詩曰　得酒還　白羊遊　絳衣過　晉衛玠傳曰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觀咸曰謝家寶樹人于是家門頓異號為壁人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　商貨物　三家　百廛　元虞集語詳前一　明劉基語詳前一　乘駟入　得酒　還杜佑事詳前二　還僮僕來城市賒中　杜甫詩曰　得酒還　白羊遊　絳衣過　晉衛玠傳曰玠少時乘白羊於洛陽市觀咸曰謝家寶樹人于是家門頓異號為壁人　華陽國志曰王長文　商貨物　三家　百廛　元虞集語詳前一　明劉基語詳前一　續文獻通考明　

西南舊多虎一名虎市　夜市　燈火記當年東京繁華之處夜市　宮市　孔帖韓愈上疏極論宮市貶山陽令

曰開市以夜爲市自掩其面　燈火最盛　麥利國以夜市多淫巧　多淫巧　崔融瑣

又曰馬燈行火記當年

貿賣

道微不就　貴賤辨履　貿賣條

衆歸其德　貴賤縣倫　貿賣條

後漢書曰羊公字雍伯　子頵　又曰吳漢字子顏王莽末

性孝本以賣薪爲業　亡命漁陽以販馬爲業

貿賣

貨財莫其價貨人注貨平也　司市　詳前

貿賣

貨財周禮賈師定物價各掌次物有貴賤縣倫其餘利比于千乘之

貴後漢書曰羊公字雍伯　子頵　又曰吳漢字子顏王莽末

性孝本以賣薪爲業　亡命漁陽以販馬爲業

貿賣

道微不就　貴賤辨履　貿賣條

衆歸其德　貴賤縣倫　貿賣條

貿賣

貨物照例投稅之後任從發賣　貿賣條

貿賣

貨物多虛僞故以名實其憲　貿賣條

貿賣

貨物照例投稅之後任從發賣　貿賣條

貿賣

貨物多虛僞故以名實其憲　貿賣條

貿賣

貨財周禮賈師定物價各掌次物有貴賤縣倫其餘利比于千乘之

貨財莫其價貨人注貨平也　司市　詳前

貿賣

貨財周禮賈師定物價各掌次物有貴賤縣倫其餘利比于千乘之

貨財莫其價貨人注貨平也　司市　詳前

市五

原詩 梁庾肩吾看放市詩曰旗亭出御道游目暫迴車既非隨舞鶴聊自索枯魚 一作入看書 縣籠識季主牌酒見相如日中人已合黃昏故未踈 陳張正見賦得日中市朝滿詩曰雲閣綺霞生旗亭麗日明塵飛三市路蓋入九重城竹葉當壚一杯 作滿桃花帶綬輕唯見爭名利安知大隱情 宋范成大燈市詩曰吳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影燈戲春前臘後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市不待三五迎東風兒童種麥荷鉏倦偷閑也向城中看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常如正月半災傷不及什之三歲寒民氣如春酣儂家亦幸荒年少始覺城中燈市好

原賦 晉戚伯陽平樂市賦曰惟市之由興自炎帝之所創聚財貨以利用等廝事之莫尚爾乃列巷千所羅居百族街衢相望連棟接屋則有目語額瞬動額塞鼻談智于尺寸之間窺睿於分毫之利 增 明楊愼藥市賦曰負局磨鏡之翁箍桶講易之叟扶龜牀于行阿策鳩杖於林藪嚴遵之芳乳平分王烈之香膏共剖是月也江波錦落火井星還楓瑟瑟而鳴籟菊英英而綴斑訪名迹于古昔啓藥市於重關被開明廣都之野帶杜宇天隩之山

原箴 晉戚伯陽成公綏市長箴曰貿遷有無市朝有處人以攸資貨以攸敘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曹參相齊清淨以義

原傳 晉陶侃千鐘薪藁千車船長千丈大千章竹竿萬个敷布千匹馬歸曠千牛千千足羊騾千雙童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漆千斗藥麴鹽豉千合蠟千斤蜜八斛蘇木千斤皮紙千張筆千管白毫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干事牛車千輛木器漆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干事車百乘

〔晉教〕晉王旅之整市教曰古人同市朝者豈不以衆之所歸宜必去行物近檢校山陰市多不如法或店肆錯亂或商估没漏假冒豪強之名擁護貿易之利凌踐貧弱之人專固要害之處屬城承寬亦皆如之　梁建文帝移市教曰臨淮作守白鹿隨而忘返蕭令解綬黃雀從而不歸況復德總鄒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趾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閱書之處遠出之客況復德總鄒周聲高梁楚希風慕義之士舉袂成帷趾轍反車之流摩肩相接遂使王充閱書之處遠出荒郊石苞販鐵之所翻臨涯岸聖德謙虛未忘喧湫欲令吹簫舞鶴還反舊鄽賣卜屠羊請辭新閘而交貿之衆難遣

〔晉文〕唐劉禹錫觀市曰由命士已上不入于市周禮有焉乃今觀之蓋因也元和二年沅南不雨自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盡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雩遂徧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達余得自麗譙而俯焉肇啓其列區榜揭價名物象外商之貨馬牛有羣集作私屬有閑在市筒者緘文及素焉在几閣者彫雕及質焉在篋笥者白黑巨細焉業於酒者舉酒旗潦杯盂而澤然鼓刀之人設高俎解豕羊而赫然華實之毛畋漁之生交蜚走錯水陸羣狀顆名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負挈而求沽者乘射其時者奇贏以遊者坐賈顧行賈遑遑利心中驚貪目不瞬于是質劑之曹較估之倫合彼此而騰躍之易良苦于巧言數量衡于險手杪忽之差敲舌僨諼欺相高詭態橫出鼓鬻譁空烟埃奮糲腥疊巾履噬而合之異致同歸雞鳴而爭赴日午而駢闐萬足一心恐人我先交易而退陽光西徂守犬烏烏樂得腐餘是日倚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尋也故著于篇

〔明劉基〕市隱齋記曰賈君性之居越之蕭山築室一區在闤闠中高其垣而不觀車馬之塵深其宮而不聞閭閻之聲以其徑路宛轉戶庭清謐而不與鄙俗者接也王君子充過而命之曰市隱而賈君僤子記夫隱于市者以其卑賤混濁足所以全身遠害也市者商賈所集爭利錐刀之所也故士不樂居焉而古人乃有隱于市者以其卑賤

以自穢而泯其名也今賈君居于市而不與市人同其行事得無異于古之隱于市者乎

商賈一

增 白虎通曰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也商其遠近通四方之物以聚之也賣之爲言固也固有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　詩曰如賈三倍君子是識言利三倍非君子所宜識也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注行曰商處曰賈阜賄布帛貨金玉也　又曰任商以市事通財貨　又曰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人謂之商賈　禮記月令孟秋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注易關市謂輕我以來通商旅　春秋傳曰賈欲贏而惡知乎　史記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注貪賈未當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利廉　又曰夫用資求富工不如商　漢書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　又漢高祖令賈人不得衣綵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　唐史韓琬上言往者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　管子曰處商就市井合羣萃而別其郡之貨以知其市之價負任擔倚以周四方料多少貴賤以有易無是以奇怪異珍以時而來旦夕從事于此以教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故商之子恒爲商　又曰商人通賈倍道兼行以夜續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　韓子曰楚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橫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翠羽鄭人買其橫而還其珠此可爲善賣橫也未可謂善鬻珠也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心不一也　唐譚子化書曰賈所以務財　明郁離子曰躁叔商于汶上必相貨之急于時趨之無所往而不與人爭比得而趨者畢至輒不獲市反謂之善賈者收人所不爭時來利必倍此白圭之所以富也弗聽十年而大困　唐六典曰屠酤興販者爲商　又曰以三賈均市精爲上賈次爲中賈粗爲下賈　崔融疏曰商賈藏于篋　韓愈原道篇曰爲之賈以通其有無　房魯上節度使書曰夫賈居閭壓藏其貨物候有求者雖巨人必恭然而請價人言其直必高之曰若干乃得求者率不能小減而市矣及其人持物貨歷戶而自唱曰某好物某好貨其將市雖小兒童則色然視之問其直幾何誠金玉其物貨秖以盜有而竊置爲疑然何以至是彼不求此望售也　宋蘇軾上曾參政書曰鬻千金之璧者不之于市而之于家

則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耶律隆運爲大丞相請平諸郡商賈價從之　又曰金正隆中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　又元成宗元貞中諸使外國者不得爲商　又英宗至治中置市舶司于泉州慶元廣東三路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禁子女金銀絲綿下番其餘並無所沮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立燕京平準庫以均平物價　又曰明世宗時凡販鬻之徒賣物以貴買物以貴爲賤者杖

商賈二

左傳衛文公通商惠工　又曰鄭桓公與商人俱出自周斬蓬蒿而共處盟曰爾無我叛我無彊貨爾有利市寶貨我勿與知　又曰晉荀罃囚于楚鄭賈人將寘諸楮中以出　又曰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　史記呂不韋陽翟大賈以販賣爲事家累千金　漢書桑弘羊賈人子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注心計不用籌算　論衡曰揚子雲作法言蜀富賈人齋錢十萬顧載于書子雲不聽　魏志曰王烈字彥方辟公孫度長史以商賈自穢　齊書曰范雲爲始興內史撫以恩德罷去僞爲商賈治生輒得倍值或行長江卒遇暴風及劫盜者若貸晚錢多獲免濟也　孔帖唐崔陵爲湖南觀察使商賈流通貨物益饒　又曰徐申進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船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　宋元懷拊掌錄曰紹興中河南往來客商攜長安秦漢間碑刻求售于士大夫多得善價　續文獻通考金泰定中御史辛鈞言西商鬻寶動以數千萬計請節其費　元史劉濬戰死子健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爲工商入賊中以復父讎　馬有漁者以舟往救之賈人曰救我與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與十金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簿于石又覆漁者在馬人曰盍救之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立而視之遂沒

通賄　用資俱詳前一　欲贏　自藏俱詳前一　百族　三倍　商賈列百族下詳前一　市事　賈區　上詳前一　漢書胡建爲軍正丞監軍御史寫

軍壘垣爲賈區建斬之注賈區立廛道考賈物

刀 操奇贏 倳詳一下

桓公與盟 荀營將出倶詳二

五之 國語言賈人也詳一

射利通天下之財 以有易無趨日中之市 沒農工以生利宜招損 急開市之貨 有十倍之價 乘時

流通 上詳一下詳二

萬商往來 四海縣歷孔帖李白任城壁記 坐賈顯顓 行賈遑遑詳前劉禹錫觀市 萬船繼至 百貨錯出唐文粹權德輿

貴糶計息 得錢立本合璧事類俗傳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糶之資夜宿糶中心計曰此糶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吾得倍息遂可販二糶自二化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

杜岐公淮南遺愛碑 盡無窮遂喜而多其本日取餅償之後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子對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

貿遷 利以貿遷 通五都之貨 有十倍之價 乘時

點商 愚賈孔帖唐李嶠曰今道人私度者幾數萬點商大賈詭名僞度者幾數萬又曰劉元子云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貨殖 通有無 均上下倶詳

通珍異 上詳市一下詳前一 開市無索 貨財不匱月令季春索不禁察

前一斜不中尺度物

市之商 兼人之利 政貴得中 法惟經久 縱則不可 無之亦難 關市之征必專其利 商賈

闌良雜苦良善也苦惡也 專利奪人 急商緩農 去末反本 乘堅策肥睨其邊鄙 履絲曳縞 專

用 開市之征 素封之富周禮司關掌貨賄之節以聯門故有關市之征注謂稅商也史諸富者無秩祿爵邑之人與封君比者命曰素封 無衣錦 不躡斜上詳

弱而歸田 有籍不官 經任解黜有市籍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亦不得官 諸官人身乃國籍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不得任其舊經職任自解黜以有市籍者不得任其舊經職任自解黜必有事用者三年之後聽

有市籍及家皆不得名田 調謫戍邊 令相糾告漢發七科謫戍邊身有市籍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者皆調商賈自相糾告非身力所得以贓罪告者如此則力

孝惠弛律 秦時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漢高重租稅以困辱 詳前一 量遺溫湯 禁商海外 金正隆中事詳前一金成宗事詳前一 有禁金銀 不鬻子女 贖文

漢高重稅 不得爲吏 不得名田漢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吏漢書賈人

汝礪疏 曾不昏于作勞 徒乘時以射利唐人判 惟斂出入之商賈 不稅往來之行人唐崔融疏 抑商市籍

馬藏篋 倶詳一 託資閨閫 徇彼盈虛唐人判 巨人請償 主人無言 倶詳一 河南售碑 曲江陳貨上詳二明馮

必藉美言 爰資善價 化其小大 是等精粗 顧惟遷貨 何必守株倶唐人判 商旅轉販 有無相易金高

汝礪疏 曾不昏于作勞 徒乘時以射利唐人判 惟斂出入之商賈 不稅往來之行人唐崔融疏 抑商市籍

漢高重稅 不得爲吏 不得名田漢孝惠高后時市井子孫亦不得爲吏漢書賈人

孝惠弛律 秦時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漢高重租稅以困辱 詳前一 量遺溫湯 禁商海外 金正隆中事詳前一金成宗事詳前一 有禁金銀 不鬻子女 贖文

馬藏篋 倶詳一 託資閨閫 徇彼盈虛唐人判 巨人請償 主人無言 倶詳一 河南售碑 曲江陳貨上詳二明馮

必藉美言 爰資善價 化其小大 是等精粗 顧惟遷貨 何必守株倶唐人判 商旅轉販 有無相易金高

貴糶計息 得錢立本合璧事類俗傳有貧人止能辦販隻糶之資夜宿糶中心計曰此糶賣之若干其息已倍矣吾得倍息遂可販二糶自二化而爲四所得倍息其利

杜岐公淮南遺愛碑 盡無窮遂喜而多其本日取餅償之後過其戶絕不聞歌聲呼至問曰何輟歌之遽子對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

貿遷 利以貿遷 通五都之貨 有十倍之價 乘時

點商 愚賈孔帖唐李嶠曰今道人私度者幾數萬點商大賈詭名僞度者幾數萬又曰劉元子云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貨殖 通有無 均上下倶詳

通珍異 上詳市一下詳前一 開市無索 貨財不匱月令季春索不禁察

前一斜不中尺度物

市之商 兼人之利 政貴得中 法惟經久 縱則不可 無之亦難 關市之征必專其利 商賈

闌良雜苦良善也苦惡也 專利奪人 急商緩農 去末反本 乘堅策肥睨其邊鄙 履絲曳縞 專

用 開市之征 素封之富周禮司關掌貨賄之節以聯門故有關市之征注謂稅商也史諸富者無秩祿爵邑之人與封君比者命曰素封 無衣錦 不躡斜上詳

弱而歸田 有籍不官 經任解黜有市籍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亦不得官 諸官人身乃國籍大功已上親自執工商家專其業不得任其舊經職任自解黜以有市籍者不得任其舊經職任自解黜必有事用者三年之後聽

有市籍及家皆不得名田 調謫戍邊 令相糾告漢發七科謫戍邊身有市籍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父母及大父母有市籍者皆調商賈自相糾告非身力所得以贓罪告者如此則力

孝惠弛律 秦時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漢高重租稅以困辱 詳前一 量遺溫湯 禁商海外 金正隆中事詳前一金成宗事詳前一 有禁金銀 不鬻子女 贖文

則匱于財　上將乏用　民　平準平物　並唐人判

作　示禁淫利　用貨求富猶或慕于工商　化有遷無詎均勞于蘧蒢　罔愆五口之商　俾齊三倍之賈

商賈四

擇利而行　放利放于利而行　喻利小人喻于利　趨利　權貴賤貨殖論貴上極則賤下極賤取如珠玉　與時俯仰貨殖傳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嚴田田關韋家栗氏其章章尤異者也皆與時俯仰獲其贏利　雍樂之業貨殖傳賈氏先梁人也以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于南陽因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孔氏之雍容　算緡漢書武帝又曰宛孔氏之通商賈之利有游閒公子之名然其贏得過愈于鐵嚴致富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而雍伯千金　南陽行賈初算緡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二千錢者則出一算一算者百二十錢賈人有貲末作貿居及商賈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二千錢者則出一算一算者百二十師古曰謂儲積錢者計其緡賈而算之也　族代之蠻文選商修

所蠲　均利唐陸贄田賦曰均利占商賈以均利　金珠貝甲修牙文犀劉逵蜀都賦注曰南海崔尚書書南海實覓搉之地有金珠貝甲修牙文犀之貨

商賈五

詩北周庾信江中賈客詩曰五兩開船頭長橋發新浦懸知岸上人遥振江中鼓　陳後主估客樂曰三江結儔侶萬里不辭遥恒隨鷁首舫屢逐雞鳴潮　唐李白賈客樂曰海客乘天風將船遠行役譬如雲中鳥一去無棄轉化日已盈徼福禱波神施財遊化城妻約雕金釧女垂貫珠纓高資比封君奇貨通倖卿趨時雖刀既無迹心計析秋毫摇鈎侔懸衡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　劉禹錫賈客詞曰賈客無定遊所遊惟利并眩俗雜良苦乘時取重輕心計析秋毫摇鈎侔懸衡去無踪跡　劉禹錫賈客詞曰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鷁鳥思藏鏤鎩盤龍形大艑浮通川高樓次旗亭行止皆有樂闌梁自無征農夫何爲者辛苦事寒耕　張籍賈客樂曰金陵向西賈客多船中生長樂風波欲發移船近江口船頭祭神各澆酒停杯共說遠行期入蜀經蠻誰別離金多衆中爲上客夜夜算緡眠獨遲秋江初月猩猩語孤帆夜發瀟湘渚水工持楫過暗灘直過山邊及前侶年年逐利西復東姓名不在縣籍中農夫稅多長辛苦棄業長爲販寶翁　劉駕反賈客樂曰無言賈客多無墓行舟觸風浪盡入魚腹去　黃滔賈客詞曰大舟有深利滄海無淺波鯨齒上路何如少經

★ 書藏 ★

百工一

增說文曰工巧飾也　書曰工執藝事以諫（諫失常也）　又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周禮智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百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注審察五材方面形勢曲直之宜以治之）　又曰審曲面勢以飾五材以辨民器（注謂治之也）　又曰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五曰百工飾庀八材（注謂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飾庀謂治之也）　又曰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四者然後可以爲良　禮記曲禮曰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革工典制六材　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以蕩上心必功致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春秋傳曰五雉爲五工正主工之官　又曰少府鈿鏤之工教以四年車轄樂器之工三年平墁刃削之工二年矢鏃竹箭之工九月　又曰工匠四月至七月爲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爲中功十月至正月爲短功　元史百官志凡工匠以州縣爲圍五人爲火置長一人　又曰凡造弓矰之工教以三年弓人取幹之道六材既具巧者和之以九和然後合三材既具巧者糅之然後可以語規矩指以物化而不以心稽　又輪扁對齊桓公曰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應之於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文子曰規矩繩墨者巧之具　韓愈原道篇曰爲之工以贍其器用　又進學解曰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樽櫨侏儒椳闑扂扅各得其宜以成宮室者匠氏之能也　又祭柳宗元文曰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就閒　宋姚亮西溪叢語曰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按要術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然則熟紙匠者乃打紙工也　宋蘇軾思治論曰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資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然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爲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竹葦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財役夫若干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當則規矩之先定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裁

造署掌造龍鳳等所用物　又曰元兩都有宮殿鬃漆之工又有諸殿裝鎏之工　明王世貞觚不觚録曰吳中陸子剛之治玉鮑天成之治犀朱碧山之治銀趙璧之治錫馬勲治扇周治治商嵌及歙呂愛山治金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皆比常價再倍也

百工二

列子曰周穆王巡守有獻工人名偃師所造能倡者趨步俯仰信人也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與盛姬内御並觀之伎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欲誅偃師　莊子曰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去之匠石運斤成風盡堊而鼻不傷　雜俎魯般燉煌人于涼州造浮屠作木鳶以窺宋城　拾遺録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珍木天下巧工有二人皆虚騰緣木運斤斧于雲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故云子午臺也　後漢書申屠蟠家貧爲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北史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用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　元宗記虢國中堂既成名圬墁孔帖閣立德父毘隋殿中少監本以工藝進故立德與弟立本皆機巧有思　元史耶律楚材傳曰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帝每自矜約錢二百萬虢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嗤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其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唐張鷟朝野僉載曰洛州殷文亮性巧刻木爲人衣以繒綵酌酒行觴皆有次第又作木伎女唱歌吹笙皆能應節　又曰將作大匠楊務廉甚有巧思常于泌州市内刻作木僧手執一椀自能行乞椀中錢滿關鍵忽發自然作聲云布施市人競觀欲其作聲施者日盈數千矣　歸田録曰都料預浩工于造塔每臥則交手于胸爲結構之狀如此逾年撰成木經三卷行於世　元史耶律楚材傳曰夏人常八斤以善造弓見知于帝每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尚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帝聞之甚喜

百工三　考課

原　聖作　巧具俱詳　運斤　居肆上詳二論語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辨器詳一　飾材　貢器上詳一周禮曰任土以飾材事貢器物　六工　盡變態上詳一西京賦命班輸之匠巧盡變態乎其中注公輸班並巧者　勤樸斲　足財用上詳一禮記百工則財用足　材美工巧　事勤功倍上禮材

美工巧然而不良不得天時地利也

藝成而下　業在其中　離婁督繩　公輸削墨　雖漆繪元事詳前一　雕木銷金　殿香閣營繕之事詳前一　作簫　熟紙　簫傷手流涕　宋姚寬語詳前一　機巧有思　造作無程　闔立德事詳前二　孔帖唐林元穎　規模先定　為劒南西川節度使百工造作無程　州縣為圖　營繕必諮　唐百官志詳前一　孔帖姜確有　巧匠旁觀　梓人傳詳前後五　韓文詳前一　裁造龍鳳　掌造金

日省月試　效功案程　中膚日省日試餘廩稱事所以勸百工　註詳前一　就于官府　掌其工正　管子曰聖人必就官府羣萃而州處相良辨其工苦工堅也苦濫也　下詳一　考課　考成　稽器　上詳前一　稽考也　獻藝　百工

依于法爰考否臧　作巧蕩心　詳一　執技論力　技以事上　業在其中　工

教　以月論功　唐史俱詳前一　監督有官　牢固無罰　續文獻通考金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眞實而賣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及月試之時且聞獲戾　計年為

奇巧　棘猴　木鳶　燕王好徵巧人曰臣能棘刺之端造木猴王請其削而觀之術人卻逃也　下詳二　楮葉　雲梯　列子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成雛之諸葉中不辨列

子曰使造化三年而成一葉物之有葉者鮮矣　墨子公輸班造雲梯而攻宋　木人　俱詳前二　目巧　大巧　禮目巧之室則有奧　老子大巧若拙　智憂心

匠　上莊子巧者勞而智者憂　創造欹器　施巧鴨欄　周廟欹器上帝嘉歎之　東漢魏在至漢之末不復存形制遂絕杜預創意造成奉陸邁字伯言時建昌侯慮子嘗遊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

巧遁乃正色曰君侯宜覽經典用此何為慮即便毀撤之　窮妙　極巧　騁巧　嘗巧　禮　物貴考成　器惟致用　諫未聞于執藝

巧自見于蕩心　苟于功之不審　則雖巧而何為　圖畫　鏤雕　孔帖唐張元素上書太子所施與者皆圖畫雕鏤之人　錦繡官

金玉琢　孔帖元宗貴妃楊氏諸姨凡充綉官及治琢金玉者大抵千人　錦　絕世之巧　凝神之伎　宋周邦彥賦　唱歌吹笙　行觴酌酒　殷亮事

詳前二　木僧執椀　刻獺取魚　楊務聰事詳前二　而出蓋獺口中安餌為轉令　有美　不禁　周禮材有美而工不可出　瑪瑙三升玉縫之貶格古要論曰書有象牙圖綠一箇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故謂鬼工綠或云宋內車西域鬼作也鬼作即世謂之鬼工

發則浮出矣　樣各有異　價倍于常　續文獻通考元器皿織造剌綉朝野僉載郴州刺史王琚刻木為獺為轉關以石縋之則沉魚取其餌關即發口合則飾魚石

造塔　續博物志曰漢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髣髴百色　二玉鉢相盛可轉而不可出　玉縫之貶格古要論曰書有象牙圖綠一箇中直通一竅內車二重皆可轉動故謂鬼工綠或云宋內車

七輪扇一人運之滿堂寒戰　歸田錄曰預浩造塔詳前二　二鉢相盛　一球可轉　明曹世昭筆曰魏元韶家有

度之　詩伐木檮矣　詳百工　丁丁　坎坎　詩伐木丁丁下並伐木聲　破斧　既破我斧既缺我斨又破我斤　斧斤入　繩墨陳　禮記

中伐　時斬　禮記材不中伐不斬于市　周禮仝萬民時斬材有期日言順時斬也　抱器　既抱我器又抱我斤　器材木　陸深春風堂隨入山林而攝材材不禁不拘其日也　椅矣

草木蓊鬱然後斧斤入山林 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 斬季材伐遠揚 服郝尚柔物 下詩以伐遠揚 伐社樹 伐社樹或止之修曰若社而為樹伐樹則社移樹而為社 掌木屑 種梓木 晉陶侃字士行在荊州時造舫以後正會積雪始晴乃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代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周密皆此之類 禮記為宮室不斬于丘木注廣茲鬼神 後漢樊重貲殖作器物先種梓木人皆笑之積歲月皆得而用向之笑者咸求假焉資貨具備 木陰木 火之水之 閔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又柞氏掌攻草木夏日至令剝陰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陽木而水之 匪斧不克 遵繩不頗 詩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 下楚辭 不材見棄 朽木不雕 山林以不材見棄 論語朽木不可雕也 斃無不標 本實先撥 害本實撥 入山行木 隨山刊木 月令季夏樹木方盛乃命有司入山行木無有斬伐為木未堅固 下書 勿剪勿伐 詩 是斲是遷 斲而遷之 掄材 相材 無枉物性 不違天眞 巨川舟楫 大廈棟梁 擁腫之材 雕鏤之力 藝有所長 物不可棄 始因斧克 終以功成 審輪轅於曲直 定枘鑿於方圓 即山求 填溪伐 孔帖五代羅紹威亭記即山求材蟹 孔帖劉禹錫洗心亭記填溪伐木 高孚虛被虹蜺聲振連巒梯填層漢丁丁登登硉矹峻峻 柳宗元晉問 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 刃 魏材梁取 遷木運斤 孔帖五代羅紹威梁太祖即位于魏威取魏良材為五亭記 將都洛陽給威梁宮室若給威 拉風摧雷 穿雲 李華賦勢動連煙拉風摧雷倒勁梢于窮谷軸巨抵于昭回 柳宗元晉問 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 刃 豫章大木 同州 異材 孔帖張元素上書臣嘗見隋家造殿伐木于豫章二千人拽一材以鐵為轂行不數里輒壞裂令數百人奮轂自隨終日行不三十里一材之費已數十萬工 又曰裴延齡同州佛祠須材 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千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嘗得也 唐文粹李華賦 蔽日 唐文粹李華賦 浮河而上立之 涼師太祖歎曰吾聞議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給威張元素上書 斧斤 物宗元文獻通考元時凡山採提舉司掌採伐木植 斧 千人乃引 物宗元文獻通考元時凡山採提舉司掌採伐木植 根絞怪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柏同色 敵 傾丘壑之紅藻凌噴坑之杪 孔帖劉禹錫洗心亭記即山求材蟹 孔帖曰則天時巨木一章率千人乃能引 乃會稽風俗賦 採木有司 受材置使 續文獻通考元時凡山採伐木植營造宮殿材木 並宋王十朋又曰木場大使副使掌受給營造宮殿材木 方為矩圓為規 大為杗細為桷 上明劉基語下晉稽康語 直木不可以為輪 曲者不可以為桷 生而成形也取以為屋室行者欲圜者取以為規欲方者取以為矩居者取以為舟車柔之為弧矢屈之為格棬惟其有是也 唐韓愈詳前一 採斧斤者萬人 擇一幹于千木 徵般石之匠 下荊陽之材 唐李華賦 原膠皮 夷服 戎衣 書曰島夷皮服 禮記西方曰戎被髮衣皮 寢處 斂獻 州綿指石綿郭 最曰二千者譬如鳥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周禮天官掌皮秋斂皮冬入司裘給用也 漆林 周禮掌皮供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 周禮地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 漆身 膠柱 上豫讓下鼓瑟 虎豹 鞹 鳳麟膠 論語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東方朔十洲記鳳喙麟角合煎成膠名曰續絃膠 供毳毛 征漆林 比之千乘 又云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注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 食貨志屠牛羊 無或不良 不能止濁 禮記脂膠

丹漆無或不良　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　蟹唐柳宗元書問曰吾為善師一酒陽雜俎善蒐國士百定蟹長也民四鏊煎為膠謂之鏊膠又曰祠部歲會牲之有無輸皮于太府　角膠　割蛟革而連丞　劇兕觥以為弭宋周邦彥賦

漁陽白膠　薊州鹿角　唐書漁陽郡貢白膠宋太平寰宇記薊州土產鹿角

紅甸　白硝　續文獻通考元奇文又曰明內官修理年月例曰硝山羊皮八十張　百選膠　九尺

百工四

原　為刃　考工記鐫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　國工　周禮謂之國工注國之名工　儗工　儗巧也　攻木　周禮攻木之工七輪輿弓廬匠車梓　度木　左傳詳前一　執

斲　傳庄人以化材　執技以事　伐技　傳曰小人伐其技以陵君子言矜伐以凌上也　代斲　老子謂前一　成器　詳一　剞劂　雕鏤　材　以工能彙苑詳注　用高曾之規矩　西都賦工用高曾之規矩　問工焉取則　輿師是供　柳宗元嶺南饗軍記　締構必堅　縝面勢必周正　元虞集文

百工五

詩　元陳旅贈萊州石工詩曰落星猶帶天河濕絕勝丹丘鬼血腥琢作大尊休載酒萊山柏露照人青

傳　唐柳宗元梓人傳曰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龜斲之器問其能曰我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祿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若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皆視其色佞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慍焉畫宮于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于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唐韓愈圬者王承福傳曰圬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鏝衣食餘三十年舍于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圬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饑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

也其他所以生養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養之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操鏝以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又曰功大者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

產業部四　守業　屠　漁　釣　牧　網罟　陷阱　治陶　負擔　舂　磴磨附　財利

原巧述　代守　上詳百工一下左代守其業　不變　不貳傳工賈不變不貳敬事謂兼他業　篤守　相高　篤在守業下以知　肯堂構　修族

代書願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肯構下詳前商賈四　不可遷　不可雜管子曰四人者國之石人也注士農工商各守其業不可雜處雜處也如今之杜下石也四人各業不可遷也如今之杜下石也　不見異物管子曰聖人必就官府權節其用比其器相語以利相示以功則其事象　相示以功　不見異物能知器用事相高又曰旦暮從事于此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工之子恒為工

業惟善守　仕則不稼　田則不漁禮　商農不移　工賈不變傳　利不並行　苟能爭利　安可惡賤傳

子弟之學　相語以利用高曾之規注詳百工四　得朝夕之求利宜相示　修族代之職業貴不遷　遵代守之文不失其業　及日省之際乃多其功　增學箕　為裘禮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署書濟美　為醫世守

唐張巡署書題閣判曰甲絕輸深規代濟其美元虞集醫說贈易晉曰有醫師之良曰易小雅氏故儒家仕族也小雅之子四人世守其業

苗木懷新非子之世農不識此語之妙詳田農　明劉基曰藝能時習然後不為徒勞也　鑿田不改　為蓋無成又劉基郁離子曰鄭之鄙人學為蓋三年皆傷于潦人謂之宜浚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年乃大旱無所用則又還為蓋蓋為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越有善農者鑿

梓又三年藝成而大雨梧梓無所用則又還為蓋蓋為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越有善農者鑿

梓謝子見而嘆之曰是殆類漢之老郎藝事由己之學雖失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越有善農者鑿

田以種稻三年皆傷于潦人謂之宜浚水以樹黍弗對而仍其舊年乃大旱無所用則又還為蓋蓋為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欲學為兵則老矣時在命而不可盡謂非已也故越有善農者鑿

運三歲計其獲則償所鑿而贏焉故曰旱斯具舟熱斯具裘天下之名言也　顛沛于是　克荷良存　諒無隕于前搆　偶垂裕于後昆　撫韋家之宿事徒想欽承　語王氏之門風深違祖述並唐張巡判

屠

原解牛　屠狗　賈誼曰屠牛垣一朝屠十二牛而芒刃不頓所排擊剝劇皆中理會屠狗又史記樊噲以屠狗為事　刲羊　殖傳屠牛羊羣千皮比千乘之家　遊刃　莊子庖丁解牛若然騞然莫不中音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折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操刀　莊子庖丁解牛若然騞然莫不中音曰臣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折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

中殺　莫尸　禮記詳市殺者朱亥賢而世莫知隱于屠耳意不顯名也戰國策聶政殺人避仇與母如齊以屠為事曰政乃市井鼓刀者可以久養親戚之歡甘旨不及遠矣乃自皮面毀容以絕人識其母又何以用我為哉遂自殺　賈鐘　反肆孟子齊王見牛之未忍也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之見王�atan然見牛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王曰牛何罪哉是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曰吾將安擇哉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

嘯齋書曰王敬則少時屠狗賣販備于三吳後為吳興太守從市過見屠者析肉數曰是我少時在此作也名故人設飲飲平生　桓子新論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壯健　淮陰少年　周書曰太祖常遊上林有市屠壯健突出多人畏憚太祖以氣凌之常醉命屠進几割肉小不如意即叱之　史記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辱信者曰汝雖長大好劍中情怯耳

肉知牛　皷皮適市　尸子曰屠者割肉知牛長少又曰紹興間行都有三市井人盜子顱齋書曰帝于芳樂苑使官人屠酤明王世懋二酉委譚曰甘州一山洞中有元化神女名某母其旁屠者進几割肉小屠乃市肉者尹昌乃儒書者　苑裏屠酤　洞中蹲化云初屠者旦見一女子買豬肝三片疑之乃緻踪其所往至一山洞中屠者就見焉女為說法因各化去皆異身也

皷皮者適市反呼曰公皷皮屠者遽收其皮　宋人有公

屠龍盡巧　市肉談書　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于支離

漁釣一

說文曰漁捕魚也按尸子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其後堯使人水處者漁又舜漁于雷澤蓋因修其法也　文子曰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獵　漁之為事也有釣網罟筌罶罩之類各以用之得魚一也　淮南子曰釣者靜之智者謂以獨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于百仞之川汨流之中綸不絕竿不撓因水勢而施舍也　已上魯人釣見列子　或有以桂為餌銀碧垂翡翠之綸　已上魯人釣見闕子　網罟者結繩以為之易所謂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也筌者以竹為之　廣雅曰筌蒼是也　莊子曰筌所以取魚得魚而忘筌也罶大網也詩曰施罶濊濊鱣鮪發發罶者曲梁也又曰魚麗于罶魴鱮紛紛是也罩者以柴樓為之爾雅曰罩謂之沙　所諫反郭璞注云罩今之柴樓罟　罩者編細竹以為之爾雅簀謂之罩　簀祖賊反　涔者積柴木于水中以為之爾雅曰梘謂之涔是也罾者樹四木而張網于水車輓之上下　說文曰罾魚網又楚辭曰罾何謂兮木上是也筍者曲竹以為之廣雅曰罾謂之樓梁其魚唯唯蟹者以綸為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已上魯人釣見闕子　筍畢網黨也算取鰕也箠取蟹也銛取黿鼉也　見何承天纂文云銛

皆漁之器用也此近世為之故詩人所不載淮南子曰聖人以道德為竿綸以仁義為鉤餌投之天地間萬物孰非其有哉張天下以為罷因江海以為罶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網網不若象此亦漁釣之義也　唐陸龜蒙漁具詩序曰罾曰罩曰罭圓而總含曰罩挾而升降曰罔緡而竿者總謂之網罟之流曰罛曰罾曰罭曰罩曰罔緡而竿者總謂

之筌筌之流曰簡曰車橫川曰梁承虛曰筍編而沈之曰算矛而卓之曰猎棘而中之曰又鏃而綸之曰射扣而驗之曰椹置而守之曰種列竹于海涯曰簏錯薪于水中曰篛所載之舟曰舴艋所貯之器曰笭簞其他或術以招之或藥而盡之皆出于詩書雜傳及今之閭見可考而驗之不誣也今擇其任用者作十五題以諷噫試魚之具也如此予既歌之矣矢明之具也如彼誰其嗣之鹿門子有高漉之才必為我同作　皮日休添漁具詩序曰天隨子為漁具詩十五首以遺余凡有獻以來術之與器莫不盡于是也噫古之人或有游于漁者行其術而不能言用其器而不能狀此與澤助之獻者又何異哉如吟魯望之詩想其致則江風海雨楓槭生齒牙間真世外漁者之才也余昔之漁所在洞上則為菴以守之居嵬下則占磯以待之江漢間時率多雨惟以篹笠自庇每伺魚必多俯篹笠不能庇其上由是纖背逢以障之上抱而下仰字之曰背逢今觀魯望之十五篇未有是作因次而詠之用以補其遺者漁家生具獲足于吾屬之文也　原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增又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　又曰三星在罾　又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　禮記月令季冬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周禮獻人掌以時獻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鱻美以共王膳羞　春秋公羊傳公矢魚于棠公羊曰公如棠觀魚登來百金之魚而張之注云張網罟也登來美問大得也　原論語曰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增焦贛易林曰曳綸江海釣挂鮪鯉王孫利得以饗仲友　禮樂志曰明帝時下令禁人二業劉毅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人資漁採以助口食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為田除害有助穀實無關二業也　晉書曰翼莊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且夫貪餌忘釣豈我哉　管子曰漁人入海深百仞就波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水也　原墨子曰釣者之恭非為魚也餌鼠以肉非愛之也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引魚于千仞之下餌香也　增孫綽子曰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有魚巔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圍三萬尋直上千里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木為策短不可支釣魚為鮮不足充饑　傅子曰劉子貴楊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之則無不得也　抱朴子曰金釣玉餌雖珍不能制九

淵之沉鱗　桓範世論曰水則有波釣則有磨我欲更之無如之何　又曰釣巨魚不使嬰兒輕預非不親力不堪也　原楚辭曰以直鉤而爲釣維何魚之能得　增謝元與兄書曰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鱸魚一出水釣得四十七枚又與書曰昨日疏成後出釣手所獲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朝之與庾安牋曰此間蔦頃江湖撓之不濁澄之不清而有投一綸下一筌者皆奪其魚器不輸十疋則不得放不知漆園吏何得持竿不顧漁父鼓枻而歌滄浪也　宋莊綽雞肋篇曰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知魚之中鈎韓退之釣魚詩云羽沉知食駛則唐世蓋浮以羽也　使遼錄曰北人打圍一歲各有庾所五月釣魚海上于水底釣大魚　演繁露曰遼俗釣牛魚以其得否占歲好惡近世周茂振使金金主賜之魚曰手所親釣者亦用遼制也　明宋濂元竹溪逸民傳曰逸民閒私謂其友曰吾于世味愈孤矣將漁于山樵于水矣其友疑其誕逸民曰樵于水志豈在薪漁于山志豈在魚是無所利也無所利樂矣　劉基集曰聲壑之魚穿于一絲之溜　又曰釣鯨鯢不適兩盈之溝

漁釣二

原說苑曰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老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刳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望知當貴呂氏春秋曰太公釣于滋泉文王得而王　增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以釣于漢水之上楚王使二大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又曰天子乃釣于河觀姑繇之木　莊子曰莊子釣于濮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見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　又曰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燀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五山焉曰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而龍伯之國有大人一釣而連六鼇于是岱輿員嶠二山沉于大海　劉向新序曰楚人有獻餘魚于王者曰今日獲魚食之不盡賣之不售棄之可惜故來獻王也王曰漁者仁人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常以季秋之月泛檝瀛靈鵲之舟翦綵繼夜釣于臺下以香金爲

鉤霜絲爲綸丹鯉爲餌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珍祥也命大官爲鮓肉紫骨青味色香美　劉向列仙傳曰陵陽子明好釣釣于旋溪得白龍子明解釣拜謝放之後得白魚腹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龍來迎之　葛洪神仙傳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曹公座公曰今日高會珍饈略備所少者吳江鱸魚耳元放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盆貯水以竿餌鉤釣于盆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會者皆驚　祖沖之述異記曰漆澄豫章人有志幹絶倫常乘船釣魚得金鎖俄頃盈舟既而有物出水麋鹿鱗黑色長如十丈不見頭尾闔船驚怖澄獨色不變　宋書曰王弘之性好釣常垂綸于上虞江石頭北過者不識因問漁師得魚貴否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又曰文帝常以羣臣臨天井池帝垂綸良久不獲王景文越席言曰臣以爲垂綸者清故不獲貪餌衆皆稱善　又曰太康孫緬爲潯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輕舟凌波隱顯一漁父神韻瀟灑垂綸長歌緬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竿盧忘餌志憂于是悠然鼓棹而去　山堂肆考唐時楚江有漁者換酒飲醉輒自歌舞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見而問之曰君之漁隱者之耶漁漁者之漁也殊不知不釣其魚釣其名耳　合璧事類唐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又曰陸龜蒙高放舟設蓬席中齋書冊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甪里先生自比浩翁漁父江上丈人　函史宋仙居呂徽之家深山中樵漁自給偶雪中詣富家易穀方集客分韻賦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徽之寒因失笑衆知其能詩邀入坐賦有蛺蝶飛來妙過滕之句坐客歎服問姓字不荅與之米不受刺船去雪霽共往迹之深谷草屋一間閒無人呼之米桶中有人聲乃其妻也因天寒坐其中問翁安在荅曰方捕漁溪上至溪見之隔溪遥謂曰諸公先至舍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後去不知所之　夷堅志卓彦恭常過洞庭月下有小漁舟過其旁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其人鼓枻高吟曰八十滄洲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宋二老堂雜志曰周樞密麟之充金哀謝使金主愛之享以所釣牛魚　明郁離子曰察人漁于淮得符文之玉

漁釣三

玉璫 金鑲 尚書大傳曰周文王至磻溪見呂望文王拜之尚父望釣得金鑲玉璫刻曰周受命呂佐昌德合于今昌來提 金鑲詳二 竿 桂餌 並詳前一 坐茅 倚柳 太公曰呂尚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政呂尚曰魚求于餌乃牽其緡人食于楯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小釣釣川而擒其國諸侯 宋玉釣賦曰左挾魚罾右執桑竿立于清汙之涯倚于楊柳之間情不離乎魚嗥思不出乎淵 濮水 滋泉 上詳二 酈善長水經注曰滋泉偶有石室蓋太公所居水次盈太公垂綸處也 芳餌 香鉤 徐廣釣賦曰投芳餌于繳繳 下詳前二 翠綸 魚方餌 上詳前一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衛人釣于河得鯉魚焉其大盈車子思聞之曰鯉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 白龍 子虛賦 汴溪 浩水 列仙傳曰呂尚釣于汴溪 益部耆舊傳曰呂尚明郁子語有老翁釣于浩水自號浩翁 玉符 金印 上詳前二 綱琅瑯釣紫貝 上詳前二

待時礙楫新蘆復隱舟靜言念終始安坐看沉浮素髮隨風揚遠心與雲遊逆浪還極浦信潮下滄洲非爲狗
形役所樂在行休　岑參漁父曰扁舟滄海叟心與滄海清不自道鄉里無人知姓名朝從灘上飯暮向蘆中
宿歌竟還復歌手持一竿竹竿頭釣絲長丈餘鼓枻乘流無定居世人那得識深意此翁取適非取魚　沈佺
期釣竿篇曰朝日斂紅煙垂竿向綠川人疑天上坐魚似鏡中懸避楫時驚透猜鈎每誤牽湍危不理轄潭靜
欲留船釣玉君徒尚徵金我未賢爲看芳餌下貪得會無筌　宋建炎御製曰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
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傍我眠　又曰無數菰蒲閒藕花雨裏綠簑衣紅稻美錦鱗肥漁笛閉拈月下吹　又
三兩家　金密國公璹漁父詞曰楊柳風前白板扉荷花雨裏綠簑衣紅稻美錦鱗肥漁笛閉拈月下吹　又
曰釣得魚來臥看書船頭穩置酒葫蘆煙際柳雨中蒲乞與人間作畫圖　李節漁父詞曰舉世從誰話獨醒
短簑輕箬寄餘生半篙春水世塵遠一笛晚風山雨晴稗乳滿船生事簡魚鰕到市利源輕旁人莫怪機心少
曾與滄洲白鳥盟　元郭鈺漁詩曰子何爲漁碧海之丘長虹爲綸月爲鈎六鼇昂首相向愁眼看海水不揚
波扁舟穩繫珊瑚柯避逅徐家兒與女拔劍屠龍共君煮煙淡淡雨疎疎人間彈鋏食無魚吁嗟歸來乎吾與
爾漁　明高啓捕魚詞曰後網初沉前網起夫婦生來業淘水忽驚網重力難牽打得長魚滿船喜不敢持賣
去南津且向江頭祭水神願得年年神作主無事全家臥煙雨不論城中魚貴賤換得酒歸儂不怨

恩賦　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鉤
屬鉅甘餌垂芬衆鯉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鈎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飇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
警策蓋已獲其數十且夫燔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芳異氣隨心適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鱗
電剖星流芒散纖解隨風離銙連翩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鹹酸調適齊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唐周鍼釣魚盈舟賦曰傍遙汀依極浦下纖鈎而任運念紅鱗而必取綸抽獨繭鈎屈芒針綴香餌半粒裹荊
條數尋迂萬頃之闊投百丈之深不爭之以手而爭之以心躍濤戲瀨掉尾揚鰭入其口挂其頤據洪津而曾
不暫驚靜宜勉也恐巨力而難乎運制動必隨之度晴空而引耀隨驚波而乍緊遂潛流而曳引時駭騖而如見忽漂搖而將盡美夫綸之良裏浮川浩浩疑空

外之游絲胃波中之弱藻斯綸也異圃客之功斯釣也得詹何之
振錦鱗而雲霞煥若獲玉璜而篆籀略然皎皎霜潔淨亭亭月懸表蒼兕之期功鄰造化騰白虹之氣理契先天
所以耀川靈所以誇漁者臨清流而素彩熒煌昭白日而祥光上下
文唐駱賓王釣磯應詔文曰余以三伏辰行至七里灘此地即新安之江口也有嚴子陵釣磯焉澄潭至清
洞徹見底往往有羣魚歷歷如水上行耳舟人有釣者試取而投或有游而不顧之者或有含而輒吞之者引
竿而舉因以獲焉其始出也掉尾揚鬐有若恃力而自免其少退也即鼓鬣濡沫有似屈體而求哀嗟乎勢牽
於人道窮乎我將欲以下座而歌馮子又安能中轍而呼莊周哉余乃祝之曰猛獸搏也拘於檻阱驚鳥奮也
繫於籠樊素龜濡也被髮阿門白龍神也挂鱗置網何不泥潛而穴處何故吞鉤乎於是放之江流盡其生生
之理也時同行者顧詰余曰夫至人之處物也擬跡而後投隱心而後動始終不易其業悔吝不生其情而吾
子沈緡於川登魚於陸烹之可以習政術羞之可以助庖廚曩求之將何圖今舍之將何欲余笑而應之曰聖
人不凝滯於物智士必推移於時知微之謂神含生之謂道殷乙聖也囚於夏矣孔丘賢也畏於匡矣以明哲
之資尚罹幽憂之患況乎鱗羽之族能無弋釣之累哉故曩吾有心也恐求之而不得今吾無心也既得之而
亡求夫求與舍不亦雙美乎寤與羞不亦兩傷乎況療饑者半菽可以充腹爲政者一言可以興邦亦奚必因
小鱗而後明三異之規勳大命而後寄一餐之飽捨而不殺可不謂仁乎獲而不饗可不謂廉乎且夫垂竿而
爲事乎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之善釣
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王制六合爲鉤懸四履爲餌薦之於清廟投之於巨川一引
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疇會稽而沈犂者鮑肆之徒也據滄溟而負鼇者漁父之事也斯並眇小
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釣哉

牧一

毛詩曰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尚書曰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
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禮記月令季春曰是月也乃令累牛騰馬遊牝于牧　周禮司校人祭先牧　又曰

牧人掌牧六牲以蕃其物　又曰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班之孟春焚牧　元史董文用傳右丞盧世榮建議立法治財歲當增倍而民不擾文用問曰此錢取于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於民耶牧羊者歲嘗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世榮不能對

莊子曰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所事不同其于亡羊均也　列子曰初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何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而驅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亦不能前之矣　符子曰漢王聞宋縢子方牧羊於巨澤鼓而歌南風之詩使者進曰漢王聞先生之賢使使者致命于先生委國政焉宋縢子矍然曰是何言歟令漢王待四海之士與十羣之羊其于職司也奚以異乎而大王廢其牧羊之任委以四海之政是錯亂天位不願為也乃逃于陰山之陽　唐

次山子曰元子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人之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友眞子曰穆王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閑內外之廄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廄食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廄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為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盬于官牧以造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甘心焉　唐張說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頌德碑序云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匹上顧謂監牧張景順曰我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福也仲之令也臣何力之有焉　宋蘇軾策曰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敖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廄長廄長立而馬益瘠　續文獻通考曰遼初諸牧監北面有西路羣牧使司有倒塔嶺西路羣牧使司有洋河北諸郡縣限于長江馬至京難又滁介江淮多山山下故多曠土饒薦草水泉可牧

馬羣司有漠南馬羣司有漠北滑水馬羣司　又曰金羣牧所掌檢校羣牧畜養蕃息之事　又曰明初江北

增史記公孫弘淄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禮記　又曰卜式入山牧羊十餘歲羊致千餘上名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羣上以式爲奇拜爲郎　後漢書曰承宮年八歲爲人牧豬鄉里徐子盛明春秋授諸生數百人宮過其廬下見諸生講好之因亡其豬　晉書曰張華少家貧常以牧羊爲事　前燕錄曰李景少貧養于叔父常使牧羊見其叔子講讀羨之後從博士乞得百餘字牧羊之暇折草木書之叔乃悟曰此吾家千里駒也　續文獻通考遼聖宗時蕭浦奴幼孤貧傭于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嘗見蒲奴熟寢有蛇繞身異之教以讀書聰明好學不數年涉獵經史習騎射仕終奚部六大王蓋龍種也　宋濂王冕傳曰元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亡其牛或牽牛來責踐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　又王先生小傳先生名叔字剛叔父機命牧牛挂書牛角而讀之隨牛而東西行日入忘歸

牧三

增飯牛　牧豕　淮南子曰齊桓公郊迎客夜開門寗戚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叩牛角而疾爲商歌曰南山粲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生不逢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暮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公孫弘詳前二　稱爲天師　知其君子　莊子曰黃帝問途于牧馬童子曰黃帝問爲天下小童曰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也　山堂肆考百里奚始爲人牧牛秦穆公聞有賢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相之　博塞亡羊　戰國策曰臧與穀二人俱亡羊問臧奚事挾策讀書穀奚事博塞而遊俱亡其羊　荷箠而隨　乞字以牧　續文獻通考金殿檢校續會要宋駕部司凡內外監牧孳產登耗租入多寡皆檢察焉　諸路羣司　滁州水草　前都提點掌調習牧養以奉其事　孳産　前都提點掌調習牧養以奉其事　蕃育　調習　前都提點掌調習牧養以奉其事

牧四

增詩唐儲光羲牧童詞曰不言牧田遠不道牧陂深所念牛馴擾不亂牧童心圓笠覆我首長蓑披我襟方將憂暑雨亦以懼寒陰大牛隱曾坂小牛穿近林同類相鼓舞觸物成謳吟取樂須臾間寧問聲與音　張籍牧童詞曰牧牛遶村四面禾黍稠陂中饑鳥啄牛背令我不得戲隴頭入陂草多牛散行白犢時向廬中鳴隔堤吹葉應同伴還穀長鞭三四聲牛羣食草莫相觸官家截爾頭上角　僧巒牧童詞曰牧童見人俱不識盡

著芒鞋戴蓑笠朝陽未出衆山時露滴蓑衣猶半濕二月三月時平原草初綠三箇五箇騎羸牛前村後村來
放牧笛聲繚一舉衆稱齊歌舞看看白日又西斜各自騎牛又歸去　劉駕牧童詞曰牧童見客拜山果懷中
落晝日驅牛歸前谿風雨惡　元周權牧童詞曰我牧不憚遠牧多良苦辛所幸牧已狎馴擾無敗羣平原濕
春煙碧草何披紛大牛隱重陂小牛飲芳津旦出露未晞及歸景常曛時復扣角歌歌俚全吾眞取樂田野間
世事非所聞歌闌臥牛背仰見天際雲　明高啓牧牛詞曰爾牛角彎環我牛尾禿速共拈短笛與長鞭南隴
東岡去相逐日斜草遠牛行遲牛勞牛饑惟我知牛上唱歌牛下坐夜歸還向牛邊臥長年牧牛百不憂但恐
輸租賣我牛

網罟

原伏羲作　成湯祝　易云伏羲作網罟詳田獵之矣乃去三面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　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曰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嗟盡之矣　安所施　鴻則離　淮南子說山訓鴻則離之設則離之無情故也　夫魚不可勝食也　宋蘇軾賦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之曰今水深深網罟設今水深網罟設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吉今山幽幽網罟設今山幽幽網罟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得乎　又杜甫麂詩麂羅自合虛施巧孔帖唐元稹制策施衆網以加一禽尚不能得況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得乎　又杜甫麂詩麂羅自合虛施巧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　韓愈順宗實錄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有張羅網于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

近之輒曰汝驚供奉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去孔帖唐張直方好馳獵往往設置罘罳于道

羅

原伏羲作　成湯祝　易云伏羲作網罟詳田獵之矣乃去三面祝之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及禽獸　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曰上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嗟盡之矣　安所施　鴻則離　淮南子說山訓鴻則離之設則離之無情故也　夫魚不可勝食也　宋蘇軾賦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皐二客從之曰今水深深網罟設今水深網罟設伏羲能易人取禽獸之勞吾人吉今山幽幽網罟張一目以羅萬品而望其得乎　又杜甫麂詩麂羅自合虛施巧者走者大者小者盡出乎其間其可得乎　韓愈順宗實錄貞元末五坊小兒張捕鳥雀痛毆之出錢物求謝乃有張羅網于門不許人出入者或有張井上者使不得汲水

數罟不禁　罟網如雲

明郁離子曰今夫涔澤之間數罟不禁罟網如雲明大誥云小人生事將有司　衆網何加

人多結網　即謂

陷阱

原 驅納 杜欽禮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秋蹇周禮雍氏掌凡害于國稼者春令爲阱擭秋蹇阱杜注蹇之莫之知避也書杜乃擭欽乃阱鞏鼓大面鼓也歐使趨阱擭也律云于深山作陷阱者須明立標幟恐陷人也猛獸求食猛獸在于陷阱又曰唐文粹劉禹錫聽作檻穽射鴞等則搖尾而求食鷙獸禁暴擭獸利人除害犯暴孔叢子唐吳武陵信州人吳少陽子元慶少連命蹇陷阱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又曰唐顧少連自投誘入孔帖李翰五等百里若拘二州去暴孔帖唐吳武陵遺以書曰數百里之內拘又曰唐李紳還除壽二州刺史不能止紳至則盡去之虎不爲暴濟叛武陵明劉弊蕃以草扼害操機劉明鏡茶者病之治機阱民誤蹈之射發不中其肯扼其害操其機而運蔑不從矣

增 射窩 塞阱孔帖唐開元令諸有猛獸之處聽作檻穽射窩等補登封主簿邑有虎民患之少連命塞陷阱移文嶽神虎不爲害吳武陵遺以書曰數百里之內拘

猛獸在檻 出柙史虎豹在囊檻論語虎兕出於柙柙檻也 龜在櫝 春爲杜欽禮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書杜乃擭欽乃阱鞏鼓大面鼓也歐使趨阱擭也律云于深山作陷阱者須明立標幟恐陷人也 靈鼓歐 明幟標又曰冥氏掌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驅之注

染

原 元黃 朱綠詩載元載黃禮記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注謂三宮世婦所獻繭之絲染之以爲君祭服 元纁 緇白書厥篚元纁論語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陽以湛丹詩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周禮冬官鍾氏以朱湛丹秫三月而藏之注湛漬也染羽所以飾旌及王后之車也 三纁 五色又云三入爲纁七入爲緅注云染纁三入而成又再入深以黑則成緅復再染以黑乃成緇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又曰緇衣羔裘爾雅曰三染謂之纁禮記水無當于五色不得不彰 掌絲帛 采綵雜帛周禮天官染人掌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冬獻功掌凡染事注暴練練其素而暴之元纁天地之色以夏爲祭服夏五色謂之夏者其所謂色以夏爲式也書曰羽畎夏翟月令命有司染綵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無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爲旗章以別貴賤等級之度 紫奪朱 白受采論語下禮記

中大怒 花葉 莖實唐六典織染令凡染大抵以草木而成有以花葉有以莖實有以根皮出有方上采時月皆並其時而修其職焉 水碧 鶵黃末蔡絛鐵圍山叢談江南李重光染帛多爲天水碧天水碧天水國姓也未幾王師累下江南美成意難忘詞曰衣染鶵黃再三勸以先天下

于監 局改爲司 織文獻通考金有尚方職染署令一人丞二人又曰元綾織錦染局至元中改爲提舉司 掌錦羅 綺綾帛唐百官志織染署令一人丞二人堂染錦羅紗穀綾綢絁絹疋 使號通經 織染人歲籍所染綾帛丈尺寸爲簿合圖陳泛覽悉記之 署隸 詞洪武壬寅鄉貢進士今爲織染局使云 所名雜造 織文獻通考明宋濂曰東虞孫君贊通經而能文

冶

原範金 型土 上鑄金爲器 下鑄鐵模 善鍛 案程晉書秩之夏月居下鍛鍾會往省之不與言鼓鍛不輟 程器人小

爲器 爲裘周禮鍾氏注謂金錫之屬 攻金之工 修火之利 周禮攻金之工 金錫之節 黑白之氣 又曰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氣竭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

爲下齊 冶氏執上齊 少錫爲上並周禮 銅冶 鐵爐 孔帖唐李聽爲荊州刺史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民盜鑄不禁聽乃開五爐官鑄錢十五萬人無犯者 唐柳宗元文永州北郭有步十鐵爐步蓋常有鍛鐵者居其人去其爐毀者不知幾年矣 銀州 金俑 續文獻通考唐太祖於渤海扶餘城得金佛像銀州孔帖唐文懿公毛葬冶金爲俑陪葬千計實

大售商賦重秉爲兵器會師旅戰陣其售又倍前也今四海將奉之理吾之業必壞武王聞之于是包乘秉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器數千少府監然後供之又唐陸龜蒙曰武王既伐商有泣牧野之師再易其鎔範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勸農事治家子孫也數十年之間再易其人其人曰吾治家以器鬻官室臺榭修其售倍民間力窮士木中輟吾易之以

祖之舊 大鹵金 棠谿工 柳宗元晉問大鹵之金工火化水淬器備以求充 禁中名鍛 開采聽民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乾道中有以銀鑄獻者上命守臣詢究且將名冶五物禁中鍛之 銀州 金棲霞 又曰元世祖中統中令益都濟籍戶四千每戶輸金歲四錢又二

著令一人 璃塗飾玉作銅鐵人采而官收以稅 邊州不置 署令一人 唐百官志邊州不置鐵冶器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求充 又云掌冶器 冶銀望雲 淘金登州棲霞縣有

原陶 陶器并入 陶 陶瓦陶器并入 周禮有虞氏上陶注貴質 傳齊宣公四年置望雲銀冶 陶人 埴器 冬官考工記陶人爲瓦 弄瓦 詩乃生女子載弄之瓦 鼓盆 運壁 周禮半寸唇寸七穿下注易 鼓缶 詩坎其擊缶 瓦棺 上注禮有虞氏瓦棺 又 爲甑 用缶 周禮半寸唇寸七穿下注易 變瓦 易曰王仲舒徙蘇州隄松江爲路變瓦屋 又曰楊

不苦 陶器必良細濱器不苦窳 而歌 甕牖 甕大於缶而歌 建瓴 鑿坏 塼埴之工 瓦旅之事 周禮二注塼柏也埴粘土也塼音義不入市注髮音括壓損傷也薛音百破裂也 又曰凡瓦旅之事髮 戴盆望天 毀瓦求食 以況司馬遷書曰戴盆何以望天 下注孟子 盜飲甕間 晉郭璞甕間盜飲 毀方瓦 圓

合 鴛鴦瓦 飢 甄官 陶工續文獻通考金甄官掌劉石及塼埴之事 埏泥 屑石 孔帖李珏牛僧孺埏泥塼屑石堅屋潤如玉 又曰西域拂菻無陶瓦屋皆平賦 韋丹聚材 宗室教作 唐韓愈韋丹墓志江南民不知爲瓦屋觀察使韋丹聚瓦材于場召工教爲陶度其費爲佔人能爲屋者受材于官免其半賦 孔帖宗元零陵亭記陶土以埴不斧削而墉 又湘水涯乃得石 埴于側 陶于水涯 柳宗元在署側人無勞力 又湘中多竹可以爲器 禮 必良 周禮疑土以爲器 凝土 合土 周禮疑土記範金合土 詩乃生女子載弄之瓦 調陶器也

斧板瓦 續文獻通考明司禮監修理經廠板瓦六萬斤白城塼二千斤斧刃塼三千斤 庳廟碑陶埴于水涯乃得載 韋丹墓志江南民不知爲瓦屋觀察使韋丹聚瓦材于場召工教爲陶度其費爲佔人能爲屋者受材于官免其半賦 孔帖宗

室復轉嶺南節度甕中退筆瓶裏著書唐劉禹錫嘉話録右軍孫智永住永興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使教民作陶瓦

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寶架列置滿中前請生采集其數萬宋楊文公談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類投甕倒取之抄取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名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謂同類曰必蒸我于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李

事詞類奇云鄭泉字文淵臨

陶甎注云頗讀如甫旋讀如故明劉基小窗洪鐘必以上

陶色淡皆爲世所貴任各有宜鑄必以土宋蘇眞子録龍右詩云旋大甑甕小所任各有宜考工記云埏埴

型藝精誕埴猶土型之德進埴乖柳宗元進磁器表

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

陶二

甕中退筆瓶裏著書 唐劉禹錫嘉話録右軍孫智永住永興寺積年學書後有筆頭十

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寶架列置滿中前請生采集其數萬宋楊文公談苑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類投甕倒取之抄取成書故其所記時代多無次序

名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以釜湯沃之謂同類曰必蒸我于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爲酒壺實獲我心李

事詞類奇云鄭泉字文淵臨

陶甎注云頗讀如甫旋讀如故明劉基小窗洪鐘必以上

目作茶神 幸爲酒器宋惠洪生陶爲陸羽之像置于煬器家

金碧相鮮 純粹如玉

陶色淡皆爲世所貴任各有宜鑄必以土宋蘇眞子録龍右詩云旋大甑甕小所任各有宜考工記云埏埴

陶甎注云頗讀如甫旋讀如故明劉基小窗洪鐘必以上

猶土型之德 進埴乖柳宗元進磁器表

制合規模 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 合太和以融結克保堅貞 且無瓦釜之鳴 是

陶二

記曰夫人繅三盆 周陶正 左傳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

陶復陶穴 詩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室家 昆吾作陶

瓦合之

衆

負擔

任力 息肩 說文曰擔任也力所勝任也 傳

鄭靖恭肩于晉注以負擔喻也

代擔 傳明年國中有父老負擔者以告烈使問之乃昔

東甌吳之外徼謂之蔣凡以驢馬駱駝物者謂之負他亦謂之擔

擔爵 負書

負荷 麻旅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荷蓧 負薪 論語遇丈人以杖荷蓧

弛負

小人之事 擔石之儲 易負也者

子通相代 元

郎官步擔

王子自負 縣後漢書曰馬成爲劉玄上將軍破鄧獲其神乎乃與妻荷擔入蜀也

負樵 擔春 唐韋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明高啓賣花詞陌頭擔得

彦自勞 孔帖以百數秀年八十衆欲代之負擔秀曰吾氣猶足自能勞人之事也

擔石之儲 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爲田太將軍舍客籍欲附孝爲郎每告歸常白太將軍言家貧親老願得

負荷 麻旅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騰擔也齊楚陳宋之間曰擔自關而西隴

荷蓧 負薪 論語遇丈人以杖荷蓧

方言曰贏荼荷

弛負

小人之事 擔石之儲 易負也者

子通相代 元

郎官步擔

王子自負 縣後漢書曰馬成爲劉玄上將軍破鄧獲其神乎乃與妻荷擔入蜀也

負樵 擔春 唐韋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明高啓賣花詞陌頭擔得

彦自勞 孔帖以百數秀年八十衆欲代之負擔秀曰吾氣猶足自能勞人之事也

擔石之儲 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爲田太將軍舍客籍欲附孝爲郎每告歸常白太將軍言家貧親老願得

負荷 麻旅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騰擔也齊楚陳宋之間曰擔自關而西隴

荷蓧 負薪 論語遇丈人以杖荷蓧

方言曰贏荼荷

弛負

小人之事 擔石之儲 易負也者

子通相代 元

郎官步擔

王子自負 縣後漢書曰馬成爲劉玄上將軍破鄧獲其神乎乃與妻荷擔入蜀也

負樵 擔春 唐韋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明高啓賣花詞陌頭擔得

彦自勞 孔帖以百數秀年八十衆欲代之負擔秀曰吾氣猶足自能勞人之事也

擔石之儲 漢書曰趙孝字長平父爲田太將軍舍客籍欲附孝爲郎每告歸常白太將軍言家貧親老願得

負荷 麻旅 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騰擔也齊楚陳宋之間曰擔自關而西隴

荷蓧 負薪 論語遇丈人以杖荷蓧

方言曰贏荼荷

弛負

小人之事 擔石之儲 易負也者

子通相代 元

郎官步擔

王子自負 縣後漢書曰馬成爲劉玄上將軍破鄧獲其神乎乃與妻荷擔入蜀也

負樵 擔春 唐韋應物白沙亭逢吳叟歌明高啓賣花詞陌頭擔得

舂 礎磨 附

原 爲臼杵 供米物 易曰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周禮天官凡米事 梁賃 漢歌 東觀漢記曰梁鴻于皐伯通家賃舂爲事歸其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 米賚客共其盛之米賚食供其食米掌其牢醴之米凡饗食 服爲傭爲吳佑賃舂與語大驚遂定交杵 史漢文叙淮南王人歌曰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變服 赭衣 漢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乃變服爲傭爲吳佑賃舂與語大驚遂定交杵 後漢書曰劉毅字伯興上書云郡國禁二業致使畎者不得漁今江濱海潮

增 除芒 落杵 唐杜甫詩曰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 宿舂 婢舂 唐劉禹錫上杜司徒書北距澶浦資宿舂而後舂作婢舂黃粱 雲母 杜牧杜秋娘詩珊瑚破高舂作雲母 雄 鄰女舂 唐李白詩水舂雲母又鄭女夜舂寒 舂雲 雄泉 元周權詩舂斷舂堤多積雨溪深野雄自舂雲又曰野雄舂泉分澗急山鐘送曙出雲遲 聲似砧 唐劉商有過拍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秋砧之悽不能比其劉澆也 不中程 不相杵 漢江都王羣人以鉛杵舂有喪舂不中程輒掠 禮鄭玄秦百里奚死舂者不相杵 光同玉粲 唐劉商有過拍聞于數里雖思婦之巧秋砧之悽不能比其劉澆也 連檣 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稻粱敲磕糟舷詩曰舂稻粱兮實玉粢 元耶律楚材詩檣兩邊約排十杵男女間立以舂稻粱敲磕糟舷元耶律楚材詩曰舂稻粱兮實玉粢

礎磨 原 馬磨 石礎 許靜爲許劭排擯以馬磨自給 訪文磨石礎也 費棹食湯餅索筆作麥賦 衛瓘爲太子少傅詔賜田園水碓有妨民田灌溉者以遠制論 續文獻通 轉快年豐 運遲歲儉 縣杵以舂 衛風而磨 元耶律楚材詩 洛陽 礎不妨民 碾碡致水 文獻通考宋神宗熙寧記曰吳梁吳均齊諧記曰吳興故樸縣東三十里有梅溪山山根直豎二石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間屋大其上復有盤石圓如車蓋恒轉如磨聲若風雨土人號爲石磨轉快則年豐運遲則歲儉 洛陽 劉頌爲京兆太守郡界漢水有公主碓二十餘區所在塞流水輒爲侵害上表封諸水碓獲便利也 董德之礎 漢水公主之碓 既搖迴蟻之輪 還破鳴鳩之麥 並舊判 增 礎不妨民 碾碡致水 文獻通考宋神宗熙寧 董德之礎 漢水公主之碓 既搖迴蟻之輪 還破鳴鳩之麥 並舊判 費棹食湯餅索筆作麥賦 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衛瓘不受 魏舒使守 晉衛瓘魏舒字陽元少遲鈍雖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不介意 辭不受意儉約耳 劉頌爲京兆太守郡界漢水有公主碓二十餘區所在塞流水輒爲侵害上表封諸水碓獲便利也 洛陽

郡人資漁採且以閑月無關二業　管子曰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不盈　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探籌使廉士守財不如閉戶　呂氏春秋曰白公愛財若梟之愛子　潛夫論曰富貴而交者上有稱舉之用下有貨財之益　陸贄奏議曰趨小利者昧遠圖　續文獻通考宋乾道中陳良祐奏今生財乃所以病民願取見一歲所入之賦其取于民者已過則從而捐免之以寬民力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參知政事梁肅論生財輸用八事　又曰元仁宗初即位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民給軍旅自今雖一繒之微不言于朕毋輒輕以與人

財利二

漢書曰疏廣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老人即以閑暇時爲廣言此計廣曰吾豈老誖不念子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于是族人悅服　後漢書曰樊重三世共財　孔帖唐蕭嵩家饒于財　又曰姜義姑者字道真以貲雄于鄉　明敖英東州往會之之望數以軍興費廣爲言朝廷令勸民戶獻納之望因是親至梁洋諭豪民使之輸財焉　元史史天倪傳天倪永清人曾祖倫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于財　又曰姜義姑者字道真以貲雄于鄉　明敖英東谷贊言曰曹月川洛中名儒也里中常有二叟訪之一叟劇談世利紛華一叟略談尋幽弔古月川評之曰一叟胸襟是黑風暗月一叟胸襟是青山白雲

財利三

原　兵農　民同　兵者財用之蠹　孟子文王之囿與民共之謂與民同利也　藩身　生孽　左傳曰貨以藩身子何愛焉　多怨　子罕言利　八政　九兩　並詳前一　無禁　自封　公無禁利謂與人專利自封也　厲禁　發身　周禮謂山野之林遮禁也　禮記仁者以財發身　錮　小人喻于利　小人喻　雞豚不察　布帛露積　禮記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于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　晉平原王幹雖有爵祿若不在己秩俸布帛皆露積爲兼利也　漢張禹上疏欲令諸曹侍中以上皆得賜產業　趨利如水　漢張禹上疏欲令諸曹侍中以上皆得賜產業皆露積爲兼利也　正德以幅員晁錯云趨利之民禁二業　仕無販賣　上注詳前一

人如水走下　晏子曰人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　凶荒無禁　侵奪不赦上注詳前一月令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有司教導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而不赦　惠而不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亦惠而不費乎　積而能散禮　地材　邦禁　衆庶所資　職司是掌　物既阜蕃　國寧之用　道存利物　政在養民　公不害私　利惟和義　與衆共之　禮不獨有　將思佐賦　曾不卹人　惡其棄于地　不必藏之已並詳前二運禮　國有四人業惟區別　職無貳事利不兼并　爲邦以禮財則有餘　作法于貪人將安仰　禁彼山林苟以利之爲利禮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嚴其厲禁豈曰仁而愛人增鏡財　趨利上詳前二下詳前一　無厭　不訾孔帖曰江安王元祥性廉吝所至營財又曰外戚獨孤懷恩居財不訾　裒貨　居賄又曰齊澣爲西道采訪使裒貨財遺謝貴幸又曰裴曲死流北庭無復名檢居賄二年至數萬　築大庫　走絲毫上詳前二坦書走絲毫之利　之望諭輸　梁肅論用上詳前二下詳前一　足以養民並詳前一　義姑雄貲　里鬼謀利　仁無貪貨　義有通財白居易疏　不足則取　量出以爲入　定額以給資　年進月進之名　正制三節之獻俱唐元稹議　名勝于利則偷競　日銷　利勝于名則貪暴滋起唐薛登疏　利爲民得則源博而有益于官　利爲官專則源狹而有損于民明太祖語　財利四

原聚人詳前一　奪人專利奪人　不回不爲利回　不盡詳前一　不殖書不殖貨利　悖入禮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盈厭　國禁　野禁增司出入關司貨賄之出入　比財尸子曰商賈比財　狗財莊子曰夫狗財　爭財風俗通曰沛中有富豪家資三千萬小婦子是男又早失母其大婦女甚不賢公病困恐死後爭財兒不得全國呼族人爲遺令云悉以財屬女但之兒後大姊不肯與劬兒乃詣官訴之司空何武王舜武原情度事得其理背服謂事五曰罷權酤以利于民　財計歸司續文獻通考宋建炎中趙開言財利當出于一切以一劬與男年十五以付力足也女及婿溫飽十五以利與民金梁肅生財舒用八祖

宋蘇軾策曰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于其庭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而山澤不禁取于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于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

火部一 火 燧 煙 烽 燧

火一

【原】釋名曰火化物也亦言燬也物入即皆毀壞也　說文曰燻蒸火也煨盆中火也熛火飛也煩燸火光也元命苞曰火之爲言委隨也故其立字人散子者爲火　易曰離爲火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又曰火就燥　又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增】又曰天與火同人山下有火賁澤中有火革木上有火鼎山上有火旅火在水上未濟　詩曰叔在藪火烈具舉　又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原】尚書曰藻火粉米畫爲火形也　又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言火燔玉也　又曰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火炎不可近尚可撲滅諭言不可信尚可刑戮也　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　【原】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盛德在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增】又表記曰火之於人逸而天吏逸德烈於猛火　又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原】又曰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　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增】

說文曰熯蒸火也煨盆中火也熛火飛也煩燸火光也　易曰離爲火　又曰燥萬物者莫熯乎火　又曰火山下有火賁澤中有火革木上有火鼎山上有火旅火在水上未濟　詩曰叔在藪火烈具舉　又曰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原】尚書曰藻火粉米畫爲火形也　又曰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嚮邇　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洪範五行二曰火火曰炎上炎上作苦　【增】又曰予若觀火　又曰仲春無焚山林　【增】

火紀官故爲火師而火名　又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心鶉首也咮鶉尾也星以出內火是故咮爲鶉火心爲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也建辰之月鶉火星昏見南方則令民放火以禁放火者也　又曰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又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火如象之又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　【原】又曰鄭鑄刑書士文伯曰火建戌之月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者也　【原】左傳曰火龍黼黻不火何爲　又曰子產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　又曰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天道恆以象預告於人　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出在天漢西今孛星及天漢　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及天漢　今火向伏故知當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災乎火乃布散爲災　【增】又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後黑水前有山名曰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即然今扶南東萬里有著薄國

東復五千里有火山國繩霧雨火常燃有白鼠常出山邊求食人捕之以毛作布而令之火浣布此類也　原譙周古史考曰古者茹毛飲血燧人初作燧火人始燔炙　國語曰火焚其羣器子孫爲疑由王者興諸母相殺請火以理之　五行志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向明而治　後五行志曰火無災曰煇　史曆書曰顓帝命火正黎司地　漢書曰蒯通曰臣之里婦與諸母相棄善夜亡肉姑以爲婦盜遣之里母即東偏請火亡肉家曰昨夜犬得肉鬬

本朝鑽木取火謂火生於木非也兩木相戞用力極則陽生金以石相軋則有火非特木也　元臨川吳氏曰君火正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　原元中記曰南方有炎山焉在扶南國之東加營國之北諸薄國之西山從四月而火生十二月火滅正月二月火不然山上但出雲氣而草木生葉枝條至四月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草木葉落也行人以正月二月三月行過此山下取柴以爲薪然之無盡時取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十洲記曰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岸九萬里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張取之積新數車以燒之燃盡而此獸在火中焚其毛不焦斫刺不入打之如皮囊以鐵錐鍛其頭數十下乃死以其口向風便活而起以石上磨其鼻即死取其腦菊花服之盡十斤得壽五百歲　又曰有火林山中有火獸大如狐長三四十丈四足日不滅以火燒布而食又許由基坑即去白如雪　原西京雜記曰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有徵祥瑞應豈有是乎賈曰有之夫日曬則得酒食燈火華則得錢財故曰曬則視之火華則拜之況天下大寶非大命何以得之哉　原廣志曰火洲在南海中火然洲其木不死更鮮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泰始中武庫火積油所致也　原古今注曰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景倒向日生火　拾遺記曰崑崙名丘望氣圖如荷大之十步名曰聚星臺臺側有火井深百丈火氣上升以草焚之則煙騰火發故名焚臺　原括地圖曰神丘有火穴光照千里　原郡國志曰連雲山有火井漢室陰則炎赫彌爛杜靈之際火勢漸微

朱子曰四時取火何爲季夏人取一番朱子曰土旺未月故取之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南鄭見一軍校大山軍人也言火山之南鋤鏤所及烈燄應手湧出故以火名軍　續文獻通考曰遼道宗清寧中扈駕車營火賜錢粟及馬有差　又曰太康中祥州火遶使臣人

火二

原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　列仙傳曰窮封子黃帝陶正掌火能作五色煙赤　列仙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其色赤　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藏寶之臺燒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東帛而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今百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賊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此是君之福也　韓子曰魯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恐燒國哀公懼自將衆趨救火左右無人盡逐獸不救火乃名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無賞此火所以不救也事急不及以罰救火者盡賞之則衆國不足以賞於民請從行罰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令下未徧火已滅矣　又曰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對曰可矣何不試焚宮室於是遂焚宮室民莫能救火乃下令曰民之救火而死者比死敵之賞民之塗其體被濡衣走火者左右各三千人　吳越春秋曰越王思報吳冬則抱氷夏則握火　戰國策曰楚王遊雲夢野火之起也若雲霓　史記曰龐涓追孫臏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乃伏兵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萬弩夾道暮火舉而俱發涓夜至見白書乃舉火燭讀之未畢萬弩俱發涓敗死又曰騎劫攻即墨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采束刃其角結火其尾穿城而出壯士隨牛後火光明炫耀燕軍視牛皆龍文所觸輒死　列女傳曰梁姑姊其室失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火盛不得復入婦人曰梁豈可户告人曉邪被不義之名何面見兄弟國人哉遂赴火而死　原三輔黃圖曰秦始皇帝葬驪山六年之間爲項王所發牧兒隨羊冢中燃火求羊燒其槨藏　漢書曰項王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焚其宮室火三月不滅　東觀漢記曰郅惲爲長沙有義士古初遭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會火滅　又曰廉范爲蜀郡成都地迫屋狹百姓夜作以供衣食又禁火民復弊之失火者日屬范令夜作但使儲水百姓皆悅　又曰梁鴻牧豕長安上林苑中失火延人家問所燒財物悉推豕償之其主言少鴻願以身作躬執其勤　神

仙傳曰樂巴爲尚書正旦會得酒西南漱云成都市失火漱酒作雨　樂英列傳曰英隱于壺山嘗有黑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後有從蜀來者云是日大火黑雲平旦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　汝南先賢傳曰郭虞從南郊舍酒東北三嘆云齊失火以厭之後齊果上火事又曰蔡君仲有至孝之心母終棺在堂西舍失火將至君仲伏屍號哭火越向東家　陳留耆舊傳曰劉昆爲江陵令民有火災昆向火叩頭即霈然下雨詔問反風滅火虎北渡河何以致此昆曰偶然爾帝曰此長者之言也　英雄記曰周瑜鎮江夏曹操欲從赤壁渡江南無船乘艚從漢水下住浦口未即渡瑜夜密使輕船走舸百數艘艘有五十人移棹人持炬火火然則迴船走去去復還燒者須臾燒數千艚火大起光上照天操夜遁去　搜神記曰廖竺常從洛歸未至家數十里見路次有好新婦從竺求寄載行二十餘里新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去當往燒東海廖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日中必火發竺乃急行達家便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異苑曰晉惠帝元康三年武庫火燒孔子屐漢高斬白蛇劒王莽頭等　晉中興書曰殷浩北伐江遹爲長史遹取百雞以長繩連脚皆繫火一時驅放飛過斬緩來日中必火發然　葛仙公別傳曰公與客談話時天寒公謂客曰居貧不能人人得爐火請作一大火以共煖焉仙公因吐氣火赫然從口出須臾火滿室坐客皆熱脫衣矣　晉書曰晉宮中嘗夜失火武帝登樓望之愍懷太子年五歲牽帝裾入閤中帝問其故太子曰暮夜倉卒宜備非常不宜令照見人主也由是奇之　又曰韓康伯家貧年數歲母爲作襦令伯執熨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襌伯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著襦下亦當煖母甚異之　又曰王獻之常與兄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出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怡然徐喚左右扶出　又曰庾亮鎮武昌夜半望見城內有數炬火從城上出如大車狀白布幔與火俱出城東北行至江乃滅　梁書曰阮孝緒家貧無以囊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爲不食令撤屋而炊　後魏書曰祖瑩好學以夜繼晝父母恐其成疾禁之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窗户恐爲家人所覺也　又曰蕭寶夤遣魯康祚侵太倉口傳永以賊若夜來必應渡淮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麻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

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以然之其夜康祚等來斫永營東西二伏挾之康祚等奔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數千級　北齊書曰神武西征登鳳陵命李義深李士謇共作檄文皆辭請以孫搴代神武乃引搴入帳自爲吹火促之搴神色安然援筆立就　孔帖唐太平公主下降自興安門內設燎相屬道樾爲枯　九國志吳盧文進遷潤州節度城中火起文進不息文進怒自出州門使名馬步使將斬之聲至火即滅　續文獻通考曰唐鄭潛曜母代國長公主寢疾潛曜刳血爲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其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翼日立愈　宋王銍默記曰周王朴夜與世宗微行止五丈河旁中夜後指謂世宗曰陛下見隔河如漁燈者否世宗隨亦見之一燈熒熒然遲遲甚近則漸大至隔帳火如車輪矣其間一小陵爲滄州節度使田武名所圖高模翰與趙延壽聚義往救有火光自模翰目中出縈繞旗矛焰如流星久之乃遠次寧江州有火光正圓自空而墜上曰此樣徼酌白水而拜進遏速古魯城大敗遼師　又曰金太祖初伐遼師唐括帶斡甲之地諸軍襆射介而立有州人幼孤母終廬墓側旦作粥一盂析爲三食之不復舉火　又曰郭域女奴者域守會州城破妻子自焚死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盡忠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元將聞之爲保其孤　又曰元順帝二十三年石州有人持鎗矛忽生火焰抹之即無搖之即有　元史余丙建德遂安人父亡結廬古山下殯其中日閉户守視有牧童遺火延殯廬丙與子垂撲不止欲投身火中與俱焚俄暴雨火滅　又曰劉源歸德中牟人母吳年七十餘病不能行火起延至其家源趨入抱母爲火所焚而死　續文獻通考曰明武宗正德中山東文登縣火起桑樹樹燔而枝葉無損　又曰江西餘干縣仙居寨夜大雷電有光如箭墜旂竿上如燈籠光照四野士卒撼其旗直飛上竿首因發砲衝之其火四散鎗首皆有光如星須臾而滅　又曰裴慶蘇州人二十七代天師某抵姑蘇知其異人長跪延之慶約三年後俟我於廬峰頂上遂別去越三年果歸擔棄

履數石壘一洞自入塞其門火自內發焚訖烈焰中猶見慶乘白鶴昇天天師俟於廬峰頂慶果至並去莫知所之 又曰江西唐治父以九十卒鄰家火起或挽之出曰父在此我死不出火息後訴居歸然獨存孝子竟以薰炙伏棺死

火三

原 化雀 流烏 上史記詳前二 外照 內陰 湛閭之切也 張揖又音內故鑒之可映也 焚芝 爨柘 地名 惟南子曰夏爨柘而逐大冬爨松燎火 呼 東編 徙薪 上前漢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事詳前一 燎原 洋前 而積薪在突旁前漢書曰霍光秉政其妻毒殺許皇后事詳前一 焚芝 爨柘 地名 惟南子曰夏爨柘而逐大冬爨松燎火 呼 東編 徙薪 上前漢書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事詳前一 燎原 洋前 而積薪在突旁前漢書曰霍光秉政其妻毒殺許皇后事詳前一

焚如 易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為科上槁為乾為鳥為鳳為雉為龍為文明為書籍為衣為牝牛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為堅多節為空中為上為目為科上為見為甲胄為戈兵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為科上槁為乾為鳥為鳳為雉為龍為文明為書籍為衣為牝牛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為堅多節為空中為上為目為科上為見 焚如 易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為大腹為乾卦為鱉為蟹為蠃為蚌為龜為科上槁為乾為鳥為鳳為雉為龍為文明為書籍為衣為牝牛為大赤為良馬為老馬為瘠馬為駁馬為木果為堅多節為空中為上為目為科上為見

臨邛井 神丘穴 前漢書詳前一 延北閣 越東家 史記詳前一 珠汗 荷獻 國語曰珠汗雉經 泥中 水上 魏收後魏書詳前一 連雞 結牛 前漢書詳前一

鑽燧 徵屋 周禮司烜氏以夏取棘杏之火一年中讀火各異時也 順星 取日 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 金燧 金鏡也 去藁 徙薪 左傳曰火在薪下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事詳前一 燎原 洋前 而積薪在突旁前漢書曰霍光秉政其妻毒殺許皇后事詳前一

燒棧 焚舟 史記詳前一 延北閣 越東家 史記詳前一 珠汗 荷獻 國語曰珠汗雉經 泥中 水上 魏收後魏書詳前一 連雞 結牛 前漢書詳前一

鑽燧 徵屋 周禮司烜氏以夏取棘杏之火一年中讀火各異時也 順星 取日 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 金燧 金鏡也 去藁 徙薪 左傳曰火在薪下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下詳前一司爐氏注
野焚萊壇放火者
不按禁止此
輩皆爲過當
之外天災有幣
子產禳火於
吳師謂以
火繫象尾 丹丘千年 秦宮三月 拾遺記曰丹丘千年之燒下詳前二 望而畏之 蹈而死者
廟焚則哭 廢焚則拜 禮有焚先人之廟者則哭三日 廢焚孔子拜鄉人之喪 兵猶火也 鄭其火乎 左傳鄭子產語詳前一 論語
四墉 祓禳於四方 宋樂喜使祝宗用馬於四墉墉城也積陰之氣故祝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 陽精 左傳國不市大爲社祓禳 陽精上騰 炎氣旁達 雖政在救災 而仁唯愛物 徒望成都之雨 誰反江陵之風 配五行而攸序 增 拜華 刈草 陸賈語火華則拜之詳前一 莽煌草以枝相磨則
備六府而孔修 季桓爲政猶止傷人 尼父退朝不問乎馬 火出詳前一 代日 勝月 拾遺記宛渠國夜則琢然石以代日光火大如粟輝耀一室 莊子曰月固不勝火 服霜 練雲 抱朴子曰立夏日服六壬六癸之符或服飛霜之散則不熱幼伯子生仲都二人衣重裘曝夏日中周以火口不拂熱用此方也 淮南子詳前一
光 宋張載正蒙曰火內暗而外明 張衡靈憲曰日匹火月匹水火則外光水則含影 然木 啄枝 神異經曰南荒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生木晝夜火然得暴風雨火不滅 拾遺記
反風 漱雨 續文獻通考元僧振藏主性慧居鄧城西海會寺一日往定之乃反風而滅 漢欒巴詳前二 獸吐 烏銜 續文獻通考明
萬曆時延綏定守四墩房屋上瓦獸口內火發二三尺拾遺記
邵寄字君珍裘親盡禮去墓一百里每行常有鳥銜火以夾之 八人 四老 孔帖曰唐翟天師乾祐常入夔州市大言曰今夕當有八人乃火字也
過此可善待之人不 悟其夜火焚數百家
又曰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鑽火 石軋 木摩 宋程子語詳前一 莊子與木相摩則然 女丁
婦壬 韓愈女丁婦壬傳世婚 畬田 焚憩 杜甫詩畬田費火聲 唐書段秀實從涇州別將王童之謀夜焚積救火則亂秀實嚴禁備夜中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明日
捕斬以狗 遂遷涇州 賜粟 恤災 遼道宗清寧中事詳前一 焚和 梵
哀聲幽桂飄寃芬悲同秋照蟹快若 陰巖 陰巖上莊子詳前一 圓覺經曰如
夏燎蚊曰照山炬火落猿驚 陽燄 宋歐陽修詩曰陰巖火自
鈐丈人以筒盛火行百里餘 明陸深語詳前二
火上出人 焚槐 元順帝時事詳前二 焚草 莊子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猶可然也 炎草風之吹枯枝烈火之炎寒草 吹熒 潛扇 劉禹錫觀火詩吹熒照水府 孔帖劉
承慶明堂災疏夔燬潛扇倏忽成災 呵雷 景典語曰衝
江古今注曰宣帝地節元年上郡少中夜有 紅火如粟出不熟 杜甫詩曰爐有火似紅 如粟 似
遊龍 李白詩陶公饗鑠呵赤雷 鴉銜 熊入 續文獻通考明萬曆中澧州安鄉縣烏鴉羣聚銜絮爇火
劉禹錫詩素龍遊元都 孝宗時有熊入城何孟春曰宜慎火夫幾城內在處有災哉 明

之孟春曰曾記宋紹興己酉永嘉災前數日有熊至城下洲守高則謂其倅允紹曰熊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已而果然

一野馬北來諸王哈札兒射得之遂剝草爲釜出火於石汲河水煮而啖之

清厲殆不類尋常禽鳥若置於烈火中火自散去帝嘉其異以水晶籠盛之宮人以爛炬燒之終不能損毛羽

且大能不違於道可蟠可冥可奚可銘可甄

以利乎生物及其放而不禁反爲災矣 無弗與若始然無弗與者又曰若火之始然

樓五代史唐明宗本紀廣壽殿火有司理之請加丹雘帝曰然歎曰天以火戒我以增以侈耶 雖可却烏不焚杜陽編唐順宗時拘彌國貢白一雉一雄純黑色大小似燕其聲朝拘彌國貢白一雉一雄純黑色大小似燕其聲孕乳子登燕子樓自焚死 炖於風洩於窓柳宗元湘源妃廟韓愈文火洩於窓而爲用

志詳前二博物志曰臨邛有火井昔人以竹木投之取火諸葛丞相往觀視火轉盛 烽旂彤幢霞車紅斾韓愈陸渾山火詩彤幢絳旆紫蓋旛炎官熱屬朱冠幢霞車紅斾日轂輻丹漆

繙帶線蓋 孝子不舉 尚書遺榮元史詳二 續文獻通考金宣宗興定中京師屢火遣禮部尚書楊雲翼榮之 用之彌明 宿之彌壯揚子曰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火四

火五

原 火令周禮時則施火令注謂令焚萊之時 火禁又曰宮正春秋以木鐸修火禁因火星入戒

原 詩梁庾肩吾遠看放火詩曰風前細塵起月裏黑煙生發燄看喬木侵光識遠城 增唐李白續令詠山火詩曰野火燒山上人歸火不歸燄隨紅日去煙逐暮雲飛 宋范成大燒盆行曰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然火如晴晝大家薪乾勝豆萁小家帶葉燒生柴青煙滿城天半白棲烏驚飛啼格磔兒孫圍坐雖犬忙鄰曲歡笑遥相望黃宮氣應纔兩月歲陰猶驕風栗烈將迎陽令作好春政要火盆生煖熱 楊廷秀雪曉舟中生火詩曰烏銀見火生綠霧便當水沈濃一炷却因斷續更氤氳散作霏微煖袍袴須臾霧霧吐紅光煙如雲表生扶桑陽春和日曛滿室蒼顏渥丹疑醉鄉忽然火冷霧亦滅只見紅爐堆白雪窗外雪深三尺強窗裏雪深一寸

更火 奔火詳徹屋注 增知火鄭元別傳曰元年十七在家見大風起詣縣曰某時當有火災宜祭耀廣設禁備時火果起而不爲害 滅火均淮南子曰救火者汲水趨之或以甕或以盆情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均也 山火唐温庭筠燒歌起來望南山火如火燒山田微紅久如滅短焰復相連 寒火宋邵雍曰世有温泉而無寒火 遇火不傷續文獻通考金譚處端號長春子寧海人六歲隨井遇火俱無所傷得道後書龜蛇二字帖吳六酒肆得

兒火患 然火爲疑軍元史燕鐵木兒傳禿滿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陷通州燕鐵木兒急引軍還乘其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夾河而軍敵列植黍稭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

周火詩 漢馬融云所燃燃炙也 輝國語火無災曰輝

更火 周月令有

香　元宋元出火詩曰前船去速後艘忙暗裏尋艘認火光何處笙歌歸棹晚高燒銀燭照紅妝

火賦　潘尼火賦曰覽天人之至用嘉火德之爲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形生於未兆聲發於無象尋之不得其根聽之不聞其響來則莫見其跡去則不知其往似大道之未離而元氣之顯養故能博貽羣生資育萬類盛而不暴施而不費其變無方其用不遺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酒醴熏飪於斯獲成爾乃狄牙典膳百品既陳和羹酌醑酤酴熏鼈炙鼉灼龜曜鱗若乃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飾軍容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劒解甲釋戎（一作烽）火赫羲林摧（一作拉）沙礫並及至焚野燎原陸（一作地）

一作廩騰光絕贊雲散霓披遂及衝風激揚炎光奔逸元煙四合雲蒸霧萃山陵爲之崩弛川澤爲之涌沸去若風驅疾如電逝紛綸紆轉倏忽橫厲蕭條長空野無子遺無隱不灰無堙不爨震響達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榛蕪既除九野謐清蕩枝瘁於秋候來春而改生其楊聲發怒則雷電之威也明照遠鑒則日月之暉也

戴逵流火賦曰火憑新以傳餘人資氣以享年苟新氣之有竭何年發之能延

聖人擬火以制禮鄭僑據猛以立政功用闡乎古今勳績著乎百姓

戴逵流火賦曰火憑新以傳餘人資氣以享年苟新氣之有竭何年發之恆延

唐王起鑽燧改火賦曰爨木之始也命工徒於林麓選櫃檀之樹榆柳之木斬而取也期克順於陰陽鑽而改之序不僭於寒燠爾其鑽也勢若旋風際如驟雨星彩晨出螢光夜聚青煙生而陽氣作丹燄發而炎精吐影旁射而曜威氣上騰而作苦冤五行以斯周審四時而是取司方守赤以備乎南北東西利物濟人用配乎金木水土其猛也物則望而畏矣其炎也人則寒而附之及乎日月其逝春秋相推取捨有常必假於人力新舊迭用無乖於天時　又取榆火賦曰太簇中律勾芒整轡擇木之宜順天之利歷歷初種常散葵而如錢煌煌是求必鑽木而成燧啓炎上之氣當發生之辰佐暄妍於獻歲助煦嫗於陽春比皇明之燭幽既自遍而及遠叶時令而委照是捨舊而謀新　崔湜野燎賦曰旭日照爛晴風蕭索憑燥鼓威倏忽而作光艷炫赫若十日揚光登天門經雪窟而敢竭突氷凌而沸液烈士貫勇懦夫增氣開耳目之涸濁蕩上薄翻紫燄於半天迸紅星而四落騖爾電烈雄然雷奔泉汩飄飄沙騰霧昏其始也杳然若六氣含象開混元其少進也赫焉若十日揚光登天門經雪窟而敢竭突氷凌而沸液烈士貫勇懦夫增氣

胸襟之滯欲　謝觀清明日恩賜百官新火賦曰木鐸巡方始發賜新火於公卿列布皇明於此時赫遥臨遇恩光於是日觀夫電落天閫紅柑內垣乍歷閨闥初解渥恩振香爐以朱噴和曉日而錄翻出禁署而螢熒滿目歛如桃李之春

烽燧　一

增 說文曰燧表候也邊有警則舉火　漢書注文穎曰邊方備寇立高土櫓櫓上設桔槔桔槔頭兜零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多積薪寇至即然之曰燧顏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　隋本紀曰隋法賊少舉二烽多舉三烽大逼舉四烽　元史伯顏克宋拜表曰藩屏一空於江表烽煙直接於錢唐

原 甘氏天文占曰權舉烽表遠近沈浮權四星在軒轅尾西邊地警備烽候相望虜至則舉烽火十丈如今井桔槔火鍾其頭若警備急然火其頭放之權重本低則末仰見烽火　元女戰經曰諸見舉烽火煙光傳言虜且欲起從欲知審來否以言者時所加之得陽者不來得陰者爲來法　墨子曰烽火已舉言寇所從來多少蔡邕徒朔方上書曰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　庾闡揚都賦注曰燧火以炬置於山頭皆緣江相望

原 庾六典曰凡烽候所致大率相去二三里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隨賊多少爲差開元二十五年勅以邊陽無事內地置烽量停近畿烽二百六十所又鎮戍每日初夜放煙一炬謂之平安火　西陽雜俎曰邊亭燔烽周狼矢以其煙直上風吹不斜也　續文獻通考宋許應龍奏曰逓者烽燧告警敵情叵測

烽燧　二

原 史記曰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爲烽燧火鼓似有寇至舉燧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如乃大笑　漢書曰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烽火通於甘泉　東觀漢記曰廉范爲雲中太守始到烽火日通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舉書突郡求助吏白今虜兵度出五千請移警敵范不聽遂選精兵自將出至

近縣令老弱城守而追之　又曰馬成善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又曰郭伋爲并州伋知盧芳凫賊難卒以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　述征記曰戲水注渭東有周幽王墨昔幽王亟舉烽以悅褒如犬戎遂伐周諸侯玩而弗至戰敗死於斯地　增王世充營於黑石圍李密於月城窟密直馳黑石連舉六烽乃解圍　續綱目宋韓世忠圍金將揚金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具舉兀术與劉猊皆引兵至世忠遂引去

烽燧三

增詩唐杜甫夕烽曰夕烽來不近每日報平安寨上傳光小雲邊落點殘照秦通警急過隴自艱難聞道蓬萊殿千門立馬看

原畫晉蔡謨與弟書曰軍中耳目當用鼓烽烽可遥見鼓可遥聞形聲相傳須臾百里非人所及想得先知近別菽麥者皆當解之而王荀諸人癡頑之甚乃至於是常令人怪之然烽鼓之法當豫敕諸軍見烽聞鼓便嚴而此間恆舉烽之後須文書上言乃符遊軍須被符乃當嚴昔年石頭夜半舉烽至明日食時臺中乃知弟在石頭時隔中舉烽至下晡遊軍故未嚴此即是荀聆等覆車之軌也

煙一

原說文曰煙火氣也焰焰然也　周禮蜮氏掌去鼈黿焚牡鳴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無聲

增元史祭祀志十一曰香鼎大祭有三始煙爲歆神始宗廟則焫蕭祼鬯所謂臭陽達於牆屋者　又曰一曰禮神玉大宗伯以煙祀祀昊天上帝注煙之言煙也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　又曰三曰升煙煙之言煙也升煙所以報陽也　韓非子曰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煙焚

原春秋繁露曰人之言醞去煙此奇怪也非人所意也禍福利害無有奇怪乎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木用事火煙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七十二日　又曰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憤於中而形於外也譬水之下流煙之上尋火從南反夫又孰推之　又曰以東新爲鬼以火煙爲氣感也

增抱朴子曰伯喈識絶音於煙爐之

餘　唐靈辟子曰煙灰同出飛沈自分　鍾會勿羣論曰焚林成煙其似如雲　原拾遺記曰負幡山西有星池出爛石常浮於水色紅質虛似肺燒之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雲偏則成香雨　增顏延之連珠曰火含煙而煙妨火柱懷靈而靈殘桂然火勝則煙滅靈壯則桂折　唐柳宗元文曰燕城煙火有花草人續文獻通考曰金受尊號殿上下鳴鞭戛敔樂止儀使副等添香爐煙升　宛署雜記曰燕京元夜鬻膏炬畫凌風煙物等形統名煙火勳戚家集百巧爲一架分四門次第傳鬻通宵以爲樂

煙二

原列仙傳曰甯封子黃帝時人爲陶正有神人過之爲其掌火能令火出五色煙教其積薪自燒而隨煙上下猶有骨時人葬之　拾遺記曰晉文公焚林以求介子推有白鵐繞煙而噪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爲立臺號曰思煙　列子曰趙襄子狩於山中籍彷燔林燧赫百里有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之鬼物察之則人焉　謝承後漢書曰吳郡徐相爲長沙太守常食乾飯不發煙爨　晉書曰苻堅之將亂也燄起而煙不出靈臺令張光告人曰火盛煙滅國其亡乎　許邁別傳曰邁少名映有道術高平閻慶就映受業慶方去映爲燒香皆五色煙出映亦自去莫知所在　增廣古今五行記曰前京御史宋詡房肆中煙出掘而視之別柱燃燒詡謂弟澄曰柱之爲字主在木右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存此災之大者也宜思防之唐哥舒翰傳負薪塞路順風火其車熛焱熾突騰煙如夜　元史王閎東平須成人父嘗臥疾夜然長明燈室中火延簷壁間煙燄閉寢户閨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

煙三

原火含　水滅　上詳前一　漢書曰漢元帝時有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煙灌玉堂流金門　晉衛玠四塞上連青雲　五色　四合　上詳前二　潘尼大賦曰元煙卞籠之也覆舟山西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煙漲天謙等諸軍一時土崩

增咒囊　名雷　宋儲泳祛疑說曰舊聞咒棗煙起心知其爲術而不知所以也後因叩之道師乃知棗之煙者藏藥於棗託名以咒然之則藥如煙起　又曰向有行畬法者以夜游艾納數藥合而爲香每燒則煙聚爐上人身鳥翼恍如雷神所至敬向不知其爲藥術也

凝光　含明　王勃序煙光凝而暮山紫　黃庭經肝神龍煙視含明　傍起　暮雜煙傍起煙

馬長鳴歐詩明嵐雜暮蝉　五侯家　六窗昏韓翃詩日暮漢宮傳燭輕煙散入五侯家　元海瓊子曰人當動念之時則六窗煙昏七竅風號

煙四

梁簡文帝煙詩曰浮空覆雜影含樹密花藤乍如洛霞發頗類巫雲登映光飛百仞從風散九層欲持翡翠色時吐鯨魚燈　陳張正見浦狹村煙度詩曰茅蘭夾兩岸野燎燭中川村長合夜影水狹度浮煙收光暗鳥弋分火照漁船山人不炊桂樵華幸共然　唐李嶠詠煙詩曰瑞氣凌青閣空濛上翠微迴浮雙闕路遙拂九仙衣桑柘迎寒色松篁暗晚暉還當紫霄上時接彩鸞飛　王良士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霜戟羅仙仗金爐引御煙霏微雙闕近溶曳九門連拂曙祥光滿分晴瑞色鮮　崔立之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飄飄榮內殿漠漠淡前軒聖日開如捧卿雲近欲渾輪囷洒宮闕蕭索散乾坤　裴次立南至日隔仗望含元殿爐煙詩曰芬馨流遠近散漫入貂蟬霜仗凝逾白朱闌映轉鮮始看浮闕在稍見逐風遷　僧處默遠煙詩曰露露前山上凝光滿薜蘿高風吹不起遠樹得偏多翠與晴雲合輕將淑氣和正堪流野日朱閣映煙波　元趙孟頫贈放煙火者詩曰人間巧藝奪天工鍊藥然燈清晝同柳絮飛殘鋪地白桃花落盡滿街紅紛紛粲爛如星隕燿燿喧豗似火攻後夜再翻花上錦不愁零亂向東風　明袁凱新煙詩曰覆堤初冉冉渡水尚遲遲一樹梨花色猶能似舊時

火部二　燈　薪　庭燎

燈一

原說文曰錠謂之燈　呂靜韻集曰無足曰燈有足曰錠　增漢賦金釭唐詩銀釭及月釭星釭紅釭等皆燈名　原漢書曰金枝秀華庶旄翠旌　金枝銅燈百二十枝秀華中主有光華也　增又曰膏以明自煎　金史章宗紀泰和二年幸芳苑觀燈　元史祭祀志太社太稷木燈籠四十繹羅燈衣百一十紅桃燈十　孫子曰火光明天者燈燭何施焉　原離騷曰娛酒不廢沈日夜蘭膏明燭華銅錯言燈錠畫銅形舍獸有華英也　西京雜記曰漢高祖入咸陽即見諸物　增符子曰不安其昧而樂其明是猶夕蛾去暗赴燈而死也　王朗泰故事曰百官奏有青玉五枝燈高七尺五寸下作蟠螭口銜燈然則鱗甲皆動煥炳若列星盈盈焉　張敞東宮舊事曰宮華燈樹正月朝賀殿下設於三階之間端門外設三尺五尺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晝　張說大唐新語曰開元中燕國公於宅中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繡飾以金玉燈七萬餘盞簇之如花樹風吹動搖燦爛如星宿墜落　原有銅駝一頭燈二銅倚燈三供戶外用夕供油七合太子納妃有金塗四尺長燈一銀塗連盤短燈二金塗連盤鴛鴦燈一　作頭鴨

洞冥記曰漢武然芳故燈於閣上光色紫有白鳳黑冠黑龍駕足來戲於閣　又曰丹豹髓白鳳膏以淳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以麟鬚拂拂霏蛾赴燈者芳故草出奔盧國霜蛾如蜂　增南越志曰昔有嬾婦睡機上姑怨之遂走投水化爲奇獸一枚可得胎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嬾之性不革也　唐酉陽雜俎曰建中時光宅寺僧竭鑄銅蟾爲息煙燈天下傳之　宋黃山谷與黨伯舟書云欲作錫燈盞一枚高七寸盤闊六寸足作三鴈足不須高受蓋圈徑二寸半蓋面三寸盞傍作小圈如釵股屈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燈制度極佳至今士大夫家有之　文獻通考曰宋朝上元觀燈樓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中廣樂園燈山焚　又曰明永樂中增定鹵簿有鱗甲乙剩言曰余嘗於燈市見一燈三對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余嘗於燈市見一燈皆以卵殼爲之爲燈爲蓋爲帶爲墜凡計數千百枚每殼必開四門每門必有欞拱窗楹金碧輝耀可謂巧絕　帝京景物畧曰正月十一日至十六日鄉村人綽秣稽作棚周懸雜燈地廣二畝門徑詰曲藏三四里入者誤不得徑即久迷不出曰黃河九曲燈　又曰燈市惟內

臣秉筆朝臣閣部外臣計吏不得過市猶古罰帝幕蓋帷遺意

燈二

增拾遺記曰周穆王設常生之燈以自照列璠膏之燭編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氷荷以覆其上　原又曰海人乘霞舟以雕囊盛數升龍膏獻燕昭王王坐通雲之堂亦曰通霞臺然龍膏爲燈火色曜百里煙色如丹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衣者美人挽絕其冠纓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遣使謂帝曰七月七日我當暫來帝至日埽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漢書曰武帝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設燈燭帷幄而令帝居他帳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而不得就視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桓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王子年拾遺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汗幸祭遵營士衆作黃門武樂無屏風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增東觀漢記曰上從長安東歸過汗幸祭遵營士衆作黃門武樂無屏風　劉向別傳曰待詔馮商作燈賦　原風俗通曰鄠伯夷宿亭止樓上焚數燈夜有魅來伯夷蹴殺之以燈照乃老狸也　漢書曰至夜御燈火　原語林曰嵇中散燈下彈琴見一人黑衣康乃吹燈滅曰恥與魅爭光　荀采傳曰荀采與女爲陰瑜妻而夫蚤亡爽逼嫁與太原郭奕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其帷帳建四燈斂色正坐郭氏不敢通　鄴中記曰石虎正旦會於殿前設百二十枝燈　增唐書曰皇甫無逸爲益州長史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主人將續之無逸抽佩刀斷衣帶以爲燈　又曰唐宗好樂元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日僧奴隨婆請夜開門然百千燈廣宗御延喜門觀樂　天寶遺事曰韓國夫人造百枝燈高八十尺然之光照數里　言行錄曰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之徒與公從遊晝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夫人猶收其帳頂如墨色時以示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燈煙跡也　蒙求云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誦彭年輒篝燈密室不令母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元年十二月然萬漁燈於雙溪　元史曰張養浩清南人十歲讀書不輟父母憂其過勤而止之養浩晝則默誦夜則閉戶張燈竊讀後拜禮部尚書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即上疏於左丞相拜住拜住袖疏入諫帝大怒既覽而喜曰非張希孟不敢言即罷之　宋濂孫孝子傳曰元李瓊據益都孫明十歲被掠至洪溝明夜遁父母亦避兵方歸

舉燈索明不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相慰曰我兒其反乎不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琅琅達旦

又王冕傳曰元王冕七八歲時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

四友齋叢說明孝宗嘗問內侍曰在京各衙門官每日早起朝參日間坐衙其同年同僚與故鄉親舊亦須讌會那得工夫內侍荅云惟是夜間飲酒回家逐鋪皆要燈籠傳送自是兩京皆然雖風雪寒凜之夕夜半呼燈未嘗缺乏

燈三

原豹髓　龍膏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驪頭　鳳腦**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荷蓋 沈約宋書曰高祖清簡寡欲牀頭有荷蓋燈籠 **百枝** 並詳前一

土障 辭上有葛燈籠 下詳鳳腦注

恆滿　常生 上詳前一下詳前二　**紅裳　青凝** 異聞集云唐楊穆於昭應寺讀書每見一紅裳女子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裹帷弔孤影楊問爾甚姓名無忌姓宋十四代祖因顯揚釋教封西明公開元中明皇與楊妃建此寺立經幢封妾為西明夫人因賜瑠璃燈寶帳居之自此冥生蛾郎不復強暴矣後驗之乃經幢中燈也　開元遺事云寧王宮中帳前羅列木雕矮婢飾以綵繒各執燈幣皆然如一

長宵久光　青夜寒　**浮水　含光** 元維則詩曰一燈浮水夜歸船謝朓詩曰含光似燭龍　**列錢　銜璧** 班固賦曰金缸銜璧是為列錢注曰燈盞列于室有似列錢

門名無盡燈然百千燈皆 譬如一　**琉璃形　瑪瑙樹** 歲時雜記諸物之形龍西窮州賣藥朱家燈號天下第一以琉璃為孔帖吐光羅永徽二年獻瑪瑙燈樹高三尺

水　白鷺轉花 又曰元宗張臨光宴白鷺轉花黃龍吐水皆燈也　**黃龍吐**

燈四

增燈燼繁 杜詩曰頭白燈明夜何須花燼繁

乞行禁止蓋民鬬然松明為燈故也僧人張廷範曰更有一利便可并月明禁之茂正大笑其禁遂止

燈影照　照無塵 又曰燈影照無塵

影燈　廣記開元初元夜結彩樓三十餘間設法善曰在霄漢降而及地睹影燈亘數十里以鐵如意易酒翼日使使驗之其事誠然非謬

神燈　孔帖唐元宗朝謁亳州太清上尊號是夜神燈見

樹官曰吾死可葬於是既葬穴之乃古塚其間一古燈臺上有漆燈一盞

廣頭銅牌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

時語左右曰此必賈似道地明日詢之果然

挑殘兩 元稹鉦詩青燈昨夜挑殘兩

街而走青光焚焚

乞禁松明 笑林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正用權油以助軍須俄有司言官油估費不行多有松明攙奪

西涼府燈亦亞於此令元宗閉目已

西湖中燈火異常

搖鄉夢 又曰燈影搖鄉夢

燈火異常 綱目宋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

漆燈 彬居有一大沈江南野史

荷葉燈 輿志燕市七月十五夜兒童爭持長柄荷葉燃燈其中饒

燈五

詩晉習鑿齒詩曰煌煌閑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煒耀耀風興燈升降　齊謝朓詠燈詩曰發翠斜窗裏蓄齒詩曰煌煌閑夜燈脩脩樹間亮燈隨風煒耀耀風興燈升降　齊謝朓詠燈詩曰發翠斜窗裏蓄寶宕山峰抽莖類仙掌銜光似燭龍飛蛾再三繞輕花四五重孤對相思夕空照舞衣縫　梁簡文帝詠籠燈詩曰動鎖翠帷裏散影羅帳前花心生復落明銷君詎憐　紀少瑜詠殘燈詩曰殘燈猶未滅將盡更揚輝惟餘一兩燭裁得解羅衣　王筠詠燈檠詩曰百華曜九枝鳴鶴映氷池朱光本內照丹花復外垂流暉悅嘉客翻影泣生離自銷良不悔明白願君知　吳均燈詩曰昔在鳳皇闕七采蓮花莖陸離看寶帳爛漫照文屏檐豔煙光轉氛氳霧裏輕能方三五夜桂樹月中生　范靖妻沈氏詠燈詩曰綺筵日已暮羅帳開花散四照含光出九微風軒動丹燄水宇淡清輝不忘輕蛾繞唯恐曉蠅飛　陳江總三善殿夜望山燈詩曰白花疑吐夜四照似含春的的連星出亭亭向月新採珠非合浦贈珮異江濱若任扶桑路堪持照客塵　隋盧思道夜聽擣衣詠燈詩曰桂酒牽詩興蘭膏照客情詎慚珠乘朗不讓月輪明破暗光初白浮雲色轉清帶花疑在樹比燎欲分庭顧已慚微照開簾識近汀　李頎寺中賦得紗燈送綦毋三曰禪室吐香燼輕紗籠翠煙長繩挂青竹百尺垂紅蓮熠爚衆星下玲瓏雙塔前含光待明發此別豈徒然　韓愈詠燈花同侯十一曰今夕是何夕花然錦帳中自能當雪煖那肯待春紅黃裏排金粟釵頭綴玉蟲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公　劉長卿寒江詩曰向夕燈稍進空堂獨寂寥光寒對愁人時復一花落但恐明見累何愁暗難托戀君秋夜永無使蘭膏薄　韋應物對殘燈詩曰獨照碧窗久欲隨寒燼滅幽人將遽眠解帶翻成結　李商隱詠燈詩曰皎潔終無倦煎熬亦自求花時隨酒遠雨後背窗休冷暗蕭茅驛暄明紫桂樓錦囊名畫掩玉局敗基收何處無佳夢誰人不隱憂影隨簾押轉光信箑文流客自勝潘岳儂今定莫愁固應留半斂迴照下幃羞　韓偓詠燈詩曰高在酒樓明錦幕遠隨漁艇泊煙江古來幽怨皆銷骨休向長門背兩窗　宋范致能上元紀吳下節物俳諧體詩曰簷蔔仙子洞坊巷燈以遍故竹綁多處數十里蓋花化人城滟花最多　橋炬疑龍見舟人接竹竿置一燈望之如星表小家庞獨踞燈琉璃燈每一牖映水精簾琉璃屏風萬窗花眼窓萬眼燈以玻璃成大多至萬眼　千隙玉虹明琉璃燈球燈亦妙天下　簷蔔丹房挂栀子燈　葡萄綠蔓縈蔔葡勒燈　方縑緡史冊生絹糊書寫故事人喜看　圓曜綴門

羣木聳秀何妨百穀用成　李覯射田判曰三秦奧壤陸海良田原隰條分溝塍脈散秔稻漠漠黍稷油油無爽蝗鳴之期有至鳳冠之稔其地則上厥價惟高準丁而請則無妨廢據勳來射交爽事宜

水田一

詩澮池北流浸彼稻田（澮洫貌）　書濬畎澮距川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豬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種之芒種皆治水也　管子地員篇曰夫管仲之治天下也其施七尺瀆田盡徙（注瀆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須更易也）　文獻通考曰白居易爲杭州刺史浚錢塘湖作湖石記曰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　又曰江東水鄉堤河南涯而田其中謂之圩農家曰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障水也　又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　又曰宋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瀕湖之地軍下累土增高名曰塢田　又曰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　又曰宋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瀕湖之地軍下累土增高名曰塢田　又曰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　又曰宋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瀕湖之地軍下累土增高名曰塢田　又曰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曰遼道宗大安中禁挾私引水犯田　又曰金宣宗貞祐中程淵言碭山諸縣陂河水至則畦爲稻田水退則以之種麥所收倍於陸地　又曰元至大初修浚圍田以水爲平平者爲第一等田高一尺爲第二等田高二尺爲第三等田高三尺爲第四等田高四尺爲第五等　又曰明永樂初河州張良興言麻澧二湖之田五萬餘頃唐宋俱係熟田比歲輒爲水淹乞自本州至含山縣界增築圩埂以防水潦從之

水田二

文獻通考曰魏史起爲鄴令引漳水灌鄴以田魏之河內人歌曰引漳水灌鄴旁千古長無凶旱　又曰漢文帝鄭國爲秦鑿涇水溉田四萬餘頃皆畝一鍾無凶旱　又曰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煎肸（羊未反）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漢書武帝曰泉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蓄陂澤所以備旱也　漢書曰召信臣爲南陽守行視郡中泉通溝瀆以廣溉灌人得其利爲作均水約束刻石立碑以防紛爭　晉張閔字敬緒爲晉陵內史所部四縣以旱田遂立河曲新豐塔溉田八百餘頃每年豐稔葛洪作頌以擅興廢免官其後益稱大司農　晉書

苻堅通伾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濆以溉岡鹵百姓賴之　孔帖曰唐澤州刺史韋武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頃

又曰孟簡爲常州刺史州有孟瀆久淤簡治導溉田凡四千頃　又曰杜佑浚雷陂以崇安多水乃從縣西鑿陂於星陽溉田甚廣人懷其惠久爲田積米至五十萬斛　續文獻通考曰宋趙抃以嘗禁之即命劉沖祿主領毋致衝塌　又曰明永樂中上命户部尚書夏原吉往蘇松諸郡相度水田而不忘因取其謚名清獻陂　又曰元太宗時劉沖祿言牙梳口若不修隄固護恐貪禄之人益浚溉田請令

水田三

原作塘　均水紋事　上詳　溝防　蓄泄　上詳敘事　瀦水泄放水　沃野　灑流　沃謂灌溉開竇灑流　濬畎澮　溉囷鹵　詳敘事　斗門堰水　閘以後任開成之寬奏開六輔渠灌田詳渠　水部式京兆府高陵界青白二渠交口置斗門堰清水恒準爲五分三分上中白渠二分入清渠若雨水上多則上下用水處相開放還入清水三月一日以前八月二十日　且溉且糞　如茨如梁　濬茲溝洫　浚彼堰豬　濬其畎澮　生彼稻粱　無逸於勞力移地利　以濃易墝智竊天功　浚爲雨之渠泥惟數斗　收如雲之稼畝乃一鍾　一溉之功且冀後枯之效　萬頃之潤寧虞首種之艱　早也　苗嘗經一溉亦後枯月令首種不入　武中命長無侯毗炳文督工濬洪渠堰湮陽高陵等五縣之田大獲其利　孔帖唐李華潤州復練塘頌序大族強家世流爲叨　醳引新渠又曰權德輿杜岐公淮南遺愛碑頌引新渠匯於河流皆省工費石弘利澤　作水均便淺深之耕耨

水田四

原引漳水　詳二　鑿涇水　詳三　治舊渠　後漢何敞爲汝南守治鮦陽舊渠百姓賴其利墾田增二萬頃　修三渠　晉食貨志夏侯和修新渠富饒三渠溉田三萬頃　修三門堰　唐貞觀中修三門堰溉田萬頃　修六門堰　孔帖李古甫爲淮南節度使本二塘溉田萬頃　右史渠　翟王陂　上詳二　通浚翟王陂溉民田　陳人賴之　陂名清獻　潭號白蓮　上詳二　放白蓮潭東陌水與百姓溉田　修琵琶漕　築牙梳口　續文獻通考宋宣和中修琵琶三百餘石漕長二丈　原吉相度　炳文經營　上詳二　又曰明洪　擁左右之隄防

擅泄流爲田　孔帖唐李華潤州復練塘頌序大族強家世流爲叨　醳引新渠又曰權德輿杜岐公淮南遺愛碑頌引新渠匯於河流皆省工費石弘利澤　作水均法　又曰戴胄守瀛州刺史民歲作均水法俗便利之　歲獲秔稻蒲魚又曰于頔爲湖州刺史部有湖陂異時溉田三千頃廢弛行縣命修復歲獲秔稻蒲魚無慮萬計

衡月撚燭騰空穩小缽燈時推球滾地輕大滾映光魚隱見瑞璽壺瓶貯水轉影騎縱橫馬騎
門作花燈題官曹別扁名官府名額多以絹或琉璃照映元胡乘龍燈花給韻詩曰寸燼能偷造化權花開花落自黃昏豈
勿句其上養魚以燈映之里巷分題句每里
憑根本栽培力暫借膏油養育恩隔幔乍疑籠日幌展屏聊當避風幡影零滿案無人問付與青娥淬鬢痕
明唐順之元夕詠冰燈詩曰正憐火樹鬬春妍忽見清暉映夜闌出海蛟珠猶帶水滿堂羅袖欲生寒燭花不
礙空中影暈氣疑從月裏看爲語東風暫相借來宵還得盡餘歡

燈 賦漢劉子駿燈賦曰惟茲蒼鶴修麗以奇身體刳削頭頸委蛇負斯明燈躬含水池明無不見照察纖微以
夜繼晝烈者所依 魏殷臣鯨魚燈賦曰橫海之魚厥號惟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
其形託於金燈隆脊矜尾鬐甲舒張垂首俛視蟠於華房狀欣欣以竦峙若將飛而未翔懷蘭膏於胸臆明制
節之謹度伊工巧之奇窓莫尚美於斯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變而罔匱匪雕文之足瑋差利事之爲貴永作
式於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晉夏侯湛缸燈賦曰殊珍寶器奇像妙工取光藏煙致巧金銅融治甄流陶形定
容爾乃隱以金翳疏以華籠融素膏於回槃發朱耀於綺窗宣耀蘭堂騰明廣宇欲煜爚於茵筵煥照爰乎屏
組 孫惠百枝燈賦曰熠若雲停爛似星布 范堅蠟燈賦曰爾乃旋閣房升玉榻列華槃鏤凝蠟浮灶頼其
始然祕闇於是乃闔旁映文楹仰暉丹桷赫如燭龍吐輝爛若驚陽復旭 梁簡文帝列燈賦曰何解凍之嘉
月值莫莢之盡開莖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九微間吐百枝交布聚類炎洲疎同火樹競紅藥之晨舒蔑
丹瑩之昏駕蘭膏馥氣芬炷擎心寒生色淺露染光沈自華淫命綵女兮餌丹砂而
學鳳音紫霞沒白日沈挂明燈散元陰顧謂小山儒士斯可賦乎於是泛瑟而言曰若大王之燈者銅華金槃
錯質鏤形碧雲爲雲氣玉爲仙靈雙流百枝豔帳充庭照錦地之文席映繡柱之鳴箏恣靈修之浩蕩心何疑而
永平茲侯服之誇詡而處士所莫營若庶人之燈者非銀非珠無藻無緣心不貴麗器窮於樸是以露冷帷幔
風結羅紈螢已引桂蛾欲辭蘭秋夜如歲秋情若絲怨此懷抱傷此秋期必丹燈坐歎欲說忘辭至夫霜封園
橘水裂池蓀雲雪無際河海方昏冬膏既凝冬箭未度悄連冬心寂歷冬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爲君故 周庾
信燈賦曰九龍將暝三爵行棲瓊鉤半上弱木全低窗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翡翠珠被流蘇羽帳舒屈

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卷衣奉后之牀送枕荊臺之上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窒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蚖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鎔光芒於鳴鶴蜮飄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況復上蘭深夜中山醑清楚妃留客韓娥合聲低歌著節遊絃絶鳴輝輝朱爐燄燄紅榮乍九光而連彩或雙花而並明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唐馮翼素燈賦曰顧茲燈之燠炫保謙光於自薦推九華於洞房攢百枝於複殿光透迤於舞袖影朦朧於歌扇絲竹夜響綺羅春綃玉階星列金釭花偏至若上客將歡中尊未闌吐氤氳於玉宇流醽溢於金盤雜行月而浮桂乘流風而泛蘭瑟韻誼今逾炳更箏深今轉寒覺離筵之閒寂知別恨之良難別有蕩子遼水殿妾空閨掩錦屏而綿歎下羅幔而長啼既嬋娟於永夕亦委鬱於孤棲花伴妝而共落煙繞思而俱迷況乃古人處否通道居幽門庭閒寂景物清秋憤書劒之無託意年華之不留抱枯簡以利物光非自照希助美於太陽豈爭暉於庭燎雖寓詞於感物終有類於體要 明鍾惺燈花賦曰夫何連卷離奇之絳萼今乃從寒燄而擢跗惟青蓮之寄生於火中今故錫以嘉名曰夜舒託銀釭以爲盌今瀉蘭膏而作渠幹寸葉之柔心今儼碧筒之挺夫紅芙於是初莖當以熒熒稍吐瓣之簇簇巨輪圄以象華莖細芬累其若金粟微暈匪風而蕩曳輕光如雨而新浴雖蓑珠之流曜今或結繁而翳乎太清乃忍微露以養照今抱晨星其猶未明戒佳人之誤挑今懼驚條而落英背櫺隙之商飈今慮乍定而忽驚俄晞甦而哉生今終然華煜煜以數榮愚彼寒蜨之貪明而搴芳今敎遊蜂之營營乃有餘映殘氛匪青匪綠中邊縈帶上下委屬乍蔽乍虧若離若續疑薁雲之承夫桂輪今類朝霞之濯夫若木散幽鶩而結孤秀今宛翠眄與金支綴春花於火樹今豈若獨莖之秋持然青藜於杖頭今焉見夫夕秀之垂垂褰解語以獻笑今怪夫燭何悲而淚滋重曰微輝吐欲臺以樓今寸宵榮謝春而秋今油花可卜告我縣今曰有遠期晤言道今

晉支曇諦燈贊曰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並曜飛煙清夜流光洞照見形悅景悟吉測妙

銘 漢李尤金羊燈銘曰賢哲勉務惟日不足金羊戴耀作明以續 魏嵇康燈銘曰肅肅宵征造我友廬光燈吐耀華縵長舒炳靈素青流液元灶亭亭丹水揚輝飛景蘭亭

燭一

增燈燭總論曰燭捲帛等物爲心四向澆以蠟爲之點之光輝連屬不息然有小大不等亦燈之別名也 原周禮曰司烜氏掌凡邦之大事供賁燭（賁麻燭賁大也）祭祀共明燭以燧取明火於日 儀禮曰燕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於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燭於門外 禮記曰侍坐燭至起（異晝夜也）又曰燭不見跋（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也） 又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 增又曰男子入內女子出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童子隅坐而執燭 又曰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蜀志曰晝不操燭日有餘光 唐國史補云京師歲旦曉漏前宰相三司使大金吾皆以華燭百炬擁爲方布如城謂之火城 元史祭祀志天壇椽燭四皆銷金絳紗籠自天壇至內壝外及樂縣南北通道絳燭三百五十素燭四百四十皆絳紗籠御位椽燭六銷金絳紗籠獻官椽燭四雜用燭八百 原文子曰鳴鐸以聲自毀蘭膏以明自銷 增淮南子曰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愈然而消愈急 王符潛夫論曰隅燭之施明於幽室也前燭則盡照矣後燭而益明二者相因以成大光 抱朴子曰慕惡者猶宵蟲之赴明燭焉 又曰明燭宵舉飛蟲羣起 宋東萊子曰暮夜晦冥羣應並作苟無燭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 朱子曰日月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 原地鏡圖曰相士衡毛詩草木疏曰木蠶擣爲燭明如胡麻燭 續文獻通攷曰金法駕用籠燭三十二 又曰元祭祀有剪燭官 增楚辭曰室中之觀多珍怪蘭膏明燭華容備 陸

燭二

增左傳曰陳公子完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燭繼之 原尚書大傳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師曠曰臣聞老而學者如執燭之明執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增史記曰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比居舍崩舍女投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乃撤草續之至明不二 原又曰始皇塚中以人魚膏爲燭 韓子曰鄭

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書謂持燭者曰舉燭高明高明者舉賢而任之　列女傳曰齊女徐吾者東海上貧婦人其鄰婦李吾之屬合燭夜績徐最貧而燭不屬李吾曰妾以貧故起常先去常後婦陳席以待來者坐常處下爲貧故也今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益明去一人燭不爲損閒何愛東壁餘光莫之能應遂復與夜績　又曰匡衡勤學而無燭鄰舍有燭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而讀之　又曰匡衡鑿壁偷光　漢書曰巴祇爲楊州刺史與客坐閒瞑之中不然官燭　元晏春秋曰計君又授予司馬相如傳遂涉漢書讀匈奴傳不識棠梨孫塗之守有一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棠梨天子也言匈奴之號單于猶漢人有天子子於是曠然發寤　世說曰王君夫粘糖澳釜石季倫以蠟燭灼炊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　齊書云竟陵王夜集刻燭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簫文琰曰何難之有乃與丘楷江洪共擊銅鉢爲五韻詩響絕而成　後魏書曰世祖南伐劉義恭獻蠟燭一寸簫文琰曰何難賞幸清徽堂命黃門郎崔光鄴郭雅邢巒崔休等賦詩言志燭至公卿辭退高祖曰燭至辭退異姓之禮在夜而成　又曰高祖載考宗族之義卿等且還朕與諸王宗室欲成此夜飲　北齊書曰郎茂年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權會受詩易三禮元象刑名之學至忘寢食家人恐成病恆節其燭　酉陽雜俎曰劉沔深入敵境月黑風冷意必斃矣忽有人授以雙燭曰君方大貴但燭在即無憂也沔後拜將常見雙旌上有兩燭　唐書云令狐綯爲翰林學士夜召書詔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驚史以天子來及乃綯故驚焉　又云柳公權爲翰林學士夜召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花炬送還院吏皆驚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　天寶遺事云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每遇夜集列執畫燭謂之燭奴　開元遺事云寧王夜集有戲燭似蠟非蠟似脂非脂每酒酣狂作則昏翳否則大明謂之妖燭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病術士米寶獻以香蠟燭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熨之郁烈之氣可聞百步煙出其上即成樓臺殿閣之狀蠟中有蜃脂故也　涑水記聞云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於旁兵他顧燭然公鬚遂袖撣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其人公恐主吏鞭之亟呼勿易曰渠方解執燭矣　元楊仲弘集歸田錄云寇萊公自少不點油燈雖廁溷間燭淚成堆杜祁公不然官燭與客相對油燈一炷

序仲弘與臨江范亨父同爲史官每同舍下直回翔留署或至見月月盡繼燭相與刻苦寒暑不易 寓圃雜說明陳選崇尚道學爲繡衣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恥教化諸生讀書必自小學始其來居必學舍夜則秉燭命諸生講解

燭三

原 照鐸 映書戰國策曰甘茂去秦之齊出關遇蘇子曰江上處女有家貧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無燭者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室布席何愛餘光之照四鄰者 下詳前二 絕纓 陳席司馬彪戰略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王曰羣臣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 下詳前二 益明 坐暗禮記曲禮夫人尊卑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曰羣臣皆絕去冠纓然後上燭 下詳前一 武王晨舉 小爺夜張王充論衡曰武王伐商兵至牧野以繼晨舉脂燭權捨不備 下詳前一 美女戴 飛蟲赴並詳前一 古詩曰晝日不秉燭遊 賦詩刻 奕棊執齊意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 待君息 留賓待尚書大傳曰后夫人將侍於君前長袖留賓待華燭 滅燭留髡 執燭投頭史齊威王問淳于髡飲幾何髡曰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堂上滅燭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能飲一石 晉書詳前二 非燭何見 鶴鹼魚形 連枝同心 李白擣衣篇連枝錦燈燭熒熒照孤寢 山堂肆考曰皇太子納妃柱同心之燭 檢書擊球 李賀詩曰燈宴垂蘭燼秋有月名來賜酒寬 合璧曰以蘭漬膏取其香也 宋錢氏私志曰王岐公在翰苑時中使傳旨敕金蓮燭令內侍執歸院 然鬚合 垂蘭 吐日 李賀詩集曰更長愛燭先彩紅 杜甫詩銅盤燒燭先吐日

燭四

執燭奴 揉紙 凍水記聞詳前二 柳公權詳前二 剪燭刀 申王事詳前二 元祭祀志有剪燭刀二 銀燭 龍銜盤龍銜燭 鳳銜鑄鳳銜蓮 致神張燭 山堂肆考曰漢武故事武帝所幸李夫人不得就視 龍鳳燭 南唐近事曰韓熙亮偓之子常言偓亡之日溫陵帥聞其家議發燭 蒙苑詳注曰杖箱笥頗多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 發燭 州前松木為小牌兒蓋以發燭及代燈燭用也周製數宋陶穀學士呼之為引光奴 題詩 合璧曰題詩燭炬紅 黃

燭五

原詩齊謝朓詠燭詩曰杏梁實未散桂宮明欲沈暧色輕帷裏低光照寶琴徘徊雲髻影灼爍綺疏金恨君秋月夜遺我洞房陰　梁孝元帝詠池中燭影詩曰魚燈且滅爐鶴餘暫停輝自有銜龍燭青光入朱扉映水疑三燭翻池類九微入林如燐影度渚若螢飛河低扇月落霧上珠星稀章華終宴所飛蓋且相追　又古意詠燭詩曰花中燭餘焰動簾風不見來人影迴光持向空　簡文帝和詩曰花中燭似將人意同憶啼流滕上燭餘落花中　庾肩吾燭影詩曰重餘垂花比芳樹風吹水動俱難住春枝拂岸影上來還杯繞客光中度　劉孝威和簫裏燭詩曰開闥簾影出參差風餘斜浮光燭綺席凝滴汙垂花　又褰飲嘉樂殿詠曲水中燭影詩曰執燭引佳期曰火浣花心猶未長金枝窓餘巳流芳芙蓉池畔涵停影桃花水脉引行光　王筠詠蠟燭詩曰執燭引佳期流影度單帷膧朧別繡被依稀見蛾眉莫明不足貴焦煙豈爲疑所恐恩情改照君尋履綦　劉孝綽賦照綦燭詩曰南皮絃吹罷終夾且留賓日下房櫳闇華燭命佳人側光全照局迴花半隱身莫辭纖手倦羞令夜向晨　唐太宗詠燭詩曰餘聽風來動花開不待春鎮下千行淚非是爲思人　又曰九龍嶋餘動四照逐花生即此流高殿堪持待月明　增李嶠詠燭詩曰兔月清光隱龍盤畫燭新三星花入夜四序玉調辰浮灶衣羅幌吹香匝綺茵若逢燕國相持用舉賢人　褚亮詠燭花詩曰蘭徑香風滿梅梁暖日斜言是東方騎來尋南陌車　鄭谷蠟燭詩曰仙漏遲遲出建章宮簾不動透清光金圍露白新裁詔畫閣春紅正試妝淚滴杯盤何所恨燼飄簡麝暗和香多情更有分明處照得歌塵下燕梁　白居易因夢得題公垂所寄蠟燭因寄公垂詩曰照梁初日光相似出水新蓮豔不如却寄兩條君領取明年雙引入中書　王建長門燭曰秋夜牀前蠟燭微銅壺滴盡曉鐘遲殘光欲滅還吹着年少宮人未睡時詩曰火盡無茶味燈長過燭心　宋孫明復蠟燭詩曰六龍西奏入脩嫩寂寂華堂漏轉時一寸丹心如有用便爲灰燼亦無辭　元薩都剌明楊慎華燭引曰菖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羅羅裳單流雲影射荆王枕曉露光搖漢帝盤

原賦晉傳咸燭賦曰余治獄至長安在遠多懷與同行夜飲以忘愁顧惟燭之自焚以致用亦猶殺身以成仁

矣蓋泰清垂象匪日不光向晦入暝匪火不彰故六龍銜燭於北極九日登曜於扶桑日中則昃月盈則虧乾靡停晝不於常背三接之昭昭即旋開之有傷何遠寓之多懷患冬夜之悠長獨耿耿而不寐待雞鳴之未央徒伏枕以展轉起然燭於閑房揚丹輝之煒燿熾朱燄之煌煌俾幽夜而作晝繼列景乎朝陽慨顧景以增歎孰斯愁之可忘嘉湛露之愔愔遂命尊而設觴爾乃延僚屬酌醇清講三墳論五經高談既倦引滿行盈樂飲今夕宴慰我情

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雲母窗中合花氈茉莫幔裏鋪錦筵照夜明珠且莫取金羊燈火不須然下弦三更未有月中夜繁星徒依天於是挂同心之明燭施雕金之麗盤眠龍傍繞倒鳳雌安轉辟邪而取正推櫺窗而畏寬綠炬懷翠朱燭含丹豹脂宜火牛膠耐寒銅芝抱帶復纏柯金藕相縈共吐荷視橫芒之昭曜見容泪之蹉跎漸流珠走熟視絳花多宵深色麗燄動風過夜久唯煩鋏天寒不畏蛾昌蒲傳酒座欲闌碧玉舞羅羅衣單影度臨長枕煙生向果盤迴照金屏裏脈脈兩相看

元帝對燭賦曰月似金波初映空雲如玉葉半從風恨九重兮夕掩怨三秋兮不同爾乃傳芳醥揚清曲長袖留賓待紅燭燭燼落燭花明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風來香轉散風度燄還輕本知龍燭應無偶復訝魚燈有舊名燭火燈花一雙灶詎照離人兩處情

周庾信對燭賦曰龍沙鴈塞蚤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燈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挂燭還却燈檠下燭盤鑄鳳銜蓮圖龍並眠燼高疑數剪心淫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鋏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蓮帳寒檠窗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傍垂細溜上繞飛蛾光清寒入餘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晚星沒芳蕪歌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宋鄧晉傳咸燭銘曰煌煌丹燭燄燄飛光取則景龍擬象扶桑照彼元夜炳若朝陽焚形監世無隱不彰

梁劉孝儀謝女出門官賜紋絹燭啓曰孝儀啓左右表文成奉宣旨宜知臣私營發遣垂賜文綃二十匹燭二十挺臣家本賀敞事多蹇闕桓室金縷本非所宜孟姬作具猶若未周殊澤曲臨珍華兼重制爲美服雙綺易傳乘而不息三夜有待臣名品卑末事隔榮賜慈渥之隆實見因心小人賤徵豈能勝報不忘云云

陳徐陵謝敕賚燭盤啓曰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聲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賚始自今恩雖貴

達之頌神雀賓攸之對鼷鼠漢臣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斯然更慙良吏霄光可學乃會者年臣職居南史身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庭燎一

原說文曰庭燎大燭也　增又曰火炬也　原毛詩曰庭燎美宣王因以箴之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增又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又曰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原禮記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增周禮曰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大戴禮曰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今侯國共百燎非禮也　原說苑曰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足以見乎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不至夫士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論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禮之況賢於九九者桓公曰善禮之期月而士至　晉起居注曰咸寧八年十二月有司奏庭燎在公車門外今更集議舊在端門內元明帝時在公車門內可依舊安司徒録公命當率由舊章宜在端門內　晉中興書曰哀帝興寧元年詔庭燎樹端門內　趙書曰石勒造庭燎於橦末高十丈上盤置燎下盤安人以待燎絙繳上下　增金史鹵簿火燎一二人武弁緋寶相花大袖革帶大口袴　原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庭中端門外閭闔前設庭燎皆二合六處皆六丈　增荊楚歲時記曰正月一日庭前爆竹俗人以爲爆竹起於庭燎家國不應濫於王者　宋太平寰宇記不夜木注曰葉如蒲草東以爲燎俗呼爲萬年火把　續文獻通考曰儀鸞局給用太廟等處祭祀庭燎

庭燎二

原詩晉傅元庭燎詩曰元正始朝享萬國執圭璋枝燈若火樹庭燎繼天光　增賦唐王起庭燎賦曰王者崇北辰之位正南面之威赫朱燎以具舉列彤庭而有輝助彼皇明可燭於夜色叶茲睿哲引曜於宵衣珠旒將出方熠熠以星懸綵仗徐來已煌煌而電設九儀稍布六樂爰分代晨光之照曜雜佳氣之絪縕騰輝於鵷鷺之行若離若合委照於熊羆之旅或友或羣昭昭彰彰紫氣紅光聲明煒煥百

物熒煌覩炎上之有赫知臨下之無荒遠而望之謂焚裘之煙昭儉於晉帝迫而察之似流屋之火呈瑞於周王金釭莫齊銀燭非競長風乍拂高燄彌盛華衰爍爛以相鮮猛簇攫拏而交映其容烈烈其明杲杲附寒者覺其春深假寐者疑其曙早昭其明也叶天鑒之清穆望而畏之幷天威之咫尺薪渥渥而成造鸞鎗鎗而可聆萬宇乂多士寧豈徒美君子之至在宣王之庭　楊濤庭燎賦曰烘廣庭之際絶以朱陽曜紫微之旁皎如白晝伊有爛之通照幷無私之光覆功殊甸燎事美蘭薰焚五夜而幽明已辨輝九重而鵷鷺斯分息其燄而怛讓朝日浮其煙而乍雜瑞雲

【原】表魏王朗冬臘不得朝表曰拘守留職曠離車駕況乃踐長於至迎始於臘履端於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緣祇奉玉爵以獻萬壽宵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華之耀

新一

【增】新蒸總論曰薪柴也所以供炊自茹毛飲血之俗易而斯人無不資火化以養生此薪木亦非一日所可闕也　山堂肆考曰大曰薪小曰蒸供燔燎曰槱　【原】易曰古之死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　毛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增】又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　又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　【原】禮記曰問士之子長曰能負薪幼曰未能負薪　【增】周禮曰委人以式法供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供其薪芻喪紀供其薪蒸木材軍旅供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注野委謂廬宿止薪芻也　又九式七曰芻秣之式　左傳曰厥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　【原】戰國策曰蘇秦之楚三日乃得見王說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其可得乎　【增】史記甯成爲漢中尉嚴酷時人語曰謹上操下如束溼薪　【原】管子曰周容子夏以侈靡見桓公曰侈靡可以爲天下乎子夏曰可夫雕撩然後炊之雕卵然後淪之所發積藏散萬物也　鄧析書曰譬猶拯溺而捶之以石救火而投之以薪　又曰抱薪救火燥者先著　【增】淮南子曰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然後破之　【原】論衡曰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

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材不明道難行人不能用也　增唐六典曰虞部凡五岳及名山能蘊靈產異興雲致雨有利於人者禁其樵採　唐劉禹錫管城縣驛記曰積薪就陽　又上宰相啓曰夫溝中之木與犧象同體追琢不至坐成枯薪　柳宗元霹靂琴贊曰桐生石上一夕暴震側卧道旁之民稍柴薪之　續文獻通考曰金典給署掌宮中所用薪　又曰元至元二十年以東宮位下軍一百人採薪二月供內府歲用　又曰明惜薪司供柴炭荆條等

薪二

原左傳曰晉楚戰於城濮楚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薪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楚左師潰　吳越春秋曰季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傍有委金季札見之謂薪者曰子來取此金薪者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五月被裘採薪寧是拾金者乎　晏子曰景公遊壽宮觀者年負薪有飢色公喟然令吏養之　漢書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之於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又曰朱買臣字翁子吳人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刈薪樵出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　晉山堂肆考曰漢王褒僮約奴日暮以歸當送乾薪二三束　後漢書曰王郎兵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旁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發火光武對竈燎衣異進麥飯兔肩　原又曰戴封拜議郎遷西華令大旱封禱無獲乃積薪坐其上自焚火起而大雨至遠近嗟歎　晉中興書曰范汪家貧好學然薪寫書寫書既畢誦讀亦竟　汝南先賢傳曰蔡順以至孝稱順少孤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母望順不還乃嚙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問其故母曰有急客吾噬指以悟汝耳　又曰侯瑾甚孤貧依宋人居晝爲人傭賃暮輒然柴薪以讀書　神仙傳曰樵先日入山伐薪以布施從村頭一家起而復始　世說曰荀公曾在晉武帝坐賜食荀進飯即謂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答云實是故車腳　搜神記曰諒輔廣漢人也時旱以五官掾出禱積薪柴自焚須臾而雨作　增晉記曰王質常採薪於信都石室山中遇二老人圍基石上質放柯於坐下觀之一局未終老人曰子何不去質起視柯柯柄已爛矣乃下山歸家門閭改換里之人俱不相識始覺園基者乃仙人也後莫知其所終焉　山堂肆考曰唐韋鼎誠夜然薪讀書母邮其疲奪火使寐竟不肯息　唐史韓思復以親

喪當薪自給　高麗傳帝至渤錯水阻淖八十里車騎不通長孫無忌等率萬人斬樵築道聯車爲梁帝負薪馬上助役十月兵畢度　孔帖曰杜甫至秦州負薪采橡栗自給　續文獻通考曰唐許宣平負薪賣於市嘗獨吟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李白入山尋之不見乃題其菴以歸是冬菴爲火所焚遂不見後百餘年有採薪者見之南山石上　又曰宋彭氏女從父入山採樵父爲虎所攫女挺身亂斫虎父得不死　元郭鈺集自序曰鈺工於詩薪米不給不敢僥倖　元史曰董文蔚攻襄樊城南據漢江北阻湖水文蔚夜領兵士伐木拔根立於水實以薪草爲橋梁頃之即成　又曰王初應漳州長泰人至大中從父樵劉嶺虎搏其父初應抽鐮刀刺虎鼻殺之

薪三

原 **刈楚**　樵桑詩詳前一　又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卬我也　**棫樸**　枯梧詩詳前一　列子曰枯梧樹者鄰父曰此爲薪乃不祥伐之鄰父因請爲薪　**擊**　徙淮南子詳前一　漢書曲突徙薪無恩澤　**虞候守**　有司收傳籔之薪蒸虞候之大曰薪小曰蒸　月令季冬命有司收秩薪柴以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供祭祀**　炙筆硯周禮委人詳前一　鄭司農云薪蒸槱燎之薪　**養母**　隨妻薦子路與巫馬期藜於蕢桐唱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藜於蕢桐唱曰此乃汝之休徵也以兒才人曰吾將漁於山樵於水矣　**龍丘**　谷口龍丘之下　杜詩谷口樵歸逕轉微　**傷麟**　藏鹿山堂肆考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麟之左足求薪覆之　列子曰薪者得之　**仰槐**　**樒柮**　樵蘇合璧曰樒柮樹根也　又曰樵蘇後爨　**刈著**　樵水韻府羣玉婦人哭曰刈著以蠟代薪　張雲叟詩靈宋濂元竹溪逸民傳逸民嘗謂人曰吾所以悲不忘故也　**蠟代**　柳作晉石崇以蠟代薪　又曰有列沈泉無浸穫薪幷薪窖歎哀我憚人薪是穫　**無浸穫薪**　又曰有列沈泉無浸穫薪幷薪窖歎哀我憚人薪是穫　山堂肆考越勾踐欲以報吳　**不流東薪**　詩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大東詩刺勞人也

薪四

原 **東薪**　東詩綱領東薪　**東薪**　史記詳一　**伐鬼薪**　漢法罪人徙者使伐鬼薪以供宗廟　**尺燼**　**增** **積薪**　又曰楊行密傳朱瑾徙屯安豐汴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　**積薪居上**　汲黯謂武帝詳前一　**林中薪**　杜甫詩明然林中薪　**填道薪**　孔帖負填道之感天地　**買尺薪**　李白詩黃金買尺薪　**積薪寢上**　漢書賈誼論文帝曰譬如厝火於積薪之上　**增** **臥薪**　又斯公詩雅子　**燎薪**　又曰楊行密傳節若綸會大雪士多凍死　**生薪**　合璧坡詩曰破竈燃生薪　**墮樵**　又坡詩曰翰林松間拾墮樵　**溼薪**　又坡詩曰爆竹聲

新五

詩唐陸龜蒙樵人十詠樵谿曰山高谿且深蒼蒼但羣木抽條欲千尺衆亦疑樸樕一朝蒙剪伐萬古辭林麓若遇燎元宵微煙出雲族　皮日休和曰何時有此谿應便生幽木櫟實養山禽藤花蒙澗鹿不止產蒸薪願當歌棫樸君知天意無以此安吾族　陸樵家曰草木黃落時比鄰相見喜門當清澗盡屋在寒雲裏山棚日纔下野竈煙初起所謂順天民唐堯亦如此　皮和曰空山最深處太古兩三家雲雞共夙世猿鳥同生涯衣服濯春泉盤餐烹野花居茲老復老不解歎年華　陸樵叟曰自小即胼胝至今彫鬢髮所圖山褐厚所愛山爐熱不知冠蓋好但信煙霞活富貴如疾顛吾從老巖穴　皮和曰不曾照青鏡豈解傷華髮至老未息肩至今無病骨家風是林嶺世祿爲薇蕨所以兩大夫天年爲自伐　陸樵子曰生自蒼崖邊能語白雲養纔穿遠林去已在孤峰上薪和野花束步帶山詞唱日暮不歸來柴扉有人望　皮和曰相約晚樵去跳踉上山路將花餌鹿麛以果投猿父束薪白雲溼負擔春日暮何不壽童烏果爲元所誤　陸樵徑曰石脈青靄間行行自幽絕方愁山繚繞更直雲遮截爭摧好林浪共約歸時節不似名利塗相期覆車轍　皮和曰蒙龍中一徑繞在千峰裏歌處遇松根危中值石鹵花穿絮衣落雲拂芒鞋起自古行此塗不聞顛與墜　陸樵斧曰淬礪秋水清攜持遠山曙丁丁在前澗杳杳無尋處巢傾鳥猶在樹盡徙方去授鉞者何人吾方易其慮　皮和曰腰間插大柯直入深溪裏空林伐一聲幽鳥相呼起倒樹去李父傾巢啼木魅不知仗鉞者除害誰如此　陸樵擔曰輕無斗儲價重則筋力絕欲下半巖時憂襟兩如結風高勢還却雪厚疑中折負荷誠獨難移之贈來哲　皮和曰不敢量樵重唯知益薪束軋軋下山時彎彎向身曲清泉洗得潔翠靄侵來綠看取荷戈人誰能似吾屬　陸樵風曰朝隨早潮去暮帶殘陽返向背得清颸相追無近遠採山一何遲服道常苦褻仙術信能爲年華未將晚請封爾直作鏡湖公　陸樵火曰積雪抱松塢盡根然草堂深爐與遠燒此夜仍交光或似坐奇獸或如焚異香堪嗟宦遊子凍死道路旁　皮和曰山客地爐裏然薪如陽輝松膏作滴瀝杉子爲珠璣響誤擊刺鬧鉄疑彗孛飛傍邊暖白酒不覺瀑水垂　陸樵歌曰縱調爲野吟徐徐下雲磴因知負樵樂不減援琴興出林方自

轉隔木猶相應但取天壤情何求郢人稱　皮和曰此曲太古音由來無管奏多云採樵樂或說林泉候一唱
凝閉雲再謠悲顧獸若遇采詩人無辭收鄙陋　元郭鈺負薪女詩曰山下女兒雙髻垂上山負薪哭聲悲辛
勤主家奉晨炊主翁頭白諸郎癡干戈未解骨肉離生來不識妍與媸長笑鄰姬畫蛾眉金屏孔雀何光輝珂
弓羽箭來者誰綠楊終日青驄嘶人生年少如駒馳鴛鴦翡翠皆雙飛愁思百結心自知負薪拭淚背人揮黃
昏四壁寒螿啼　明高啓伐木詞曰竹擔挑多兩肩赤礪斧時尋澗邊石老夫氣力秋漸衰易斫喜有枯林枝
白雲無人暗空谷遠聲丁丁如啄木暮歸待伴不獨行前塗虎多荊棘生長年不曾到城府聞比山中路尤阻

炭

賦

唐李德裕積薪賦此郡巖谷重複榛林鬱盛採樵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予求售予因積薪於
庭竊有所歎乃爲積薪賦其畧曰交加積累高下齊均蠢若井幹疊若龍鱗避沈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
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竇嗟長孺之昧道常喻此而求伸雖後來之高處亦居上之先焚未若生幽崖之側
糾芳桂之輪不近野田之燎免罹匠者之斤冒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大椿

說文

炭一曰炭燒木餘也　總說曰炭燒木留性寒月供然火取暖者不煙不歇可貴也　周禮曰林衡掌炭之
徵令以時入之權量受之供邦之用　禮記月令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晉書曰王沉爲豫州
刺史下教直言之士主簿楮碧音罟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氷炭不言而冷熱之質
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氷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矣　唐德
宗帝紀大曆十四年十月戊午罷九成宮貢立獸炭　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溼火勝故冬至燥燥則輕溼則
重故先冬至夏至懸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至陽氣至則炭仰而鐵低夏至則炭低而鐵仰也　桓譚新
論曰舉火夜作然炭乾牆　抱朴子曰柳乃速朽者也而燔之爲炭則億載而不敗　交州記曰竈頭山越王
炊爨之處掘得炭　齊地記曰東南盧水水側有勝火木方人俗音曰挺木經野火燒之不死炭亦不滅　豫
章記曰豐城縣葛鄉有石炭二百頃可然以炊爨　潛確類書曰金剛炭有司以進御爐圍徑欲及盆口自唐宋五代皆
鐵石名曰瑞炭燒於爐中無燄而有光

然方燒造時置式以受柴稍劣者必退之少熾一爐可以終日　宋陸游老學菴筆記曰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西蜀又有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然無煙耐久亦奇物邛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于親見之　又曰謝景魚家有陳無已手簡一編有十餘帖皆與酒務官託買浮炭其貧可知浮炭謂投之水中則浮故也樂天詩曰日暮半爐熾炭火浮炭謂之熾炭　續文獻通考曰金典給署掌宮中所用炭　又曰元至元中以東宮位下民一百户燒炭又馬鞍山大峪等石炭煤窑辦課奉皇太后位下　戒菴漫筆曰北京諸處多出石炭俗稱爲水和炭可和水而燒也　暖姝由筆曰朝廷内用炭俱圖木所燒渾淪一樣長尺許兩頭磨光外有麻路恐爆用鼜糠火煨熱一筐三四十斤

炭二

瑾 左傳曰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太子居喪柳熾炭於位太子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注欲温煖其　史記曰竇皇后弟少君爲人所略賣爲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崩岸百餘人皆壓死少君獨不死　晉書曰孫登住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　神仙傳曰嚴清會稽人也於山中作炭忽有人與清一卷素書曰汝骨應得道長生故授神書也　語林曰洛下少林木炭止如粟狀羊琇驕豪乃擣小炭爲屑以物和之作獸形名其徒共集乃以温酒火熱既猛獸皆開口向人赫然人皆效之　異苑曰信安鄭徽年少時登前橋彷徉見一老翁以小囊與徽云此是君命慎勿零落若有破碎便爲凶兆言訖失所在徽密開看一鋌炭乃密祕之雖家不之知也永初三年年六十病篤語弟子云吾齒盡矣可試啓此囊見炭碎折於是遂亡　唐杜佑兼鹽鐵使以木炭歸司農　開元遺事楊國忠家以炭屑同蜜相和塑成雙鳳至冬月則熾爐中　三賢典語曰李華燒三城絶品炭以龍腦罌芋魁煨之　品物類聚張燕公有石綠鏡臺得自胡川道士元宗聞其異取炭精十車燒之不變乃已　元史賈進大同人大德九年民乏食進以炭米濟之

炭三

原 陰陽　輕重賈誼鵩鳥賦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　下淮南子詳前一　合氷　熾位淮南子曰譬如氷炭糾繩也何時而合注曰氷寒炭熱無時得合　寺人柳詳前二　天帝裝　林衡掌　越王勾踐有寶劒五薛燭曰當造之時雨絕師洒埽　豫讓吞　王莽禁　史記王莽欲防人盜鑄禁入不挾銅炭　伐

新焉　掘山得　並詳前一　三斗　五色　孔帖曰楊德幹歷齋汴相四州刺史有威嚴時語曰寧食三斗炭不逢楊德幹　開元遺事瑞炭詳前一

忠事詳前二　李華事詳前二

炭四

原　蠶炭　左傳華原樂舉葬文公用蠶炭注以御溼也　陳其隧炭　又楚莊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　廢於爐炭　又曰邾莊公命執夷於牀廢於爐炭墜也　歸司農　掌勾盾　杜佑事詳二　署舊名勾盾署詳前一　金典給　胡桃文　鵠鴿色　潛確類書宋史供御胡桃文　獸炭　晉羊琇事詳二　炭精　張燕公事詳前二　啖炭　柳宗元谷崔黯書凡人好辭攻書皆病癰也吾見病腹人有啖土炭嗜醯酸者不得則大戚正相類也　煉炭　劇談錄洛下有豪子飲食鮮華有李使君為具召之曾不下箸至飯李曰此以炭故豪子勉食一匙曰凡以炭炊先鍊炭謂之鍊炭方始無煙氣此亦非也　韓炭　五代史王彥章傳晉取鄆州末帝乃召彥章為招討使馳兩日至渭州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治者具鞴炭乘流而下趨德勝舟舉鎖燒斷之　產炭　山堂肆考豐城漳鄉二縣皆產石炭於山間掘土黑色可然有火而無煙氣　清泉香餅　歸田錄清泉香餅人以一簏遺歐公清泉地名也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炭五

詩　唐孟郊答友人贈炭詩曰青山白屋有仁人贈炭價重雙烏銀驅却坐上千重寒燒出京中一片春吹霞弄日光不定暖得曲身成直身　白居易賣炭翁詩曰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歇翩翩兩騎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車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宮使驅將惜不得半疋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宋蘇軾石炭行曰君不見前年雨雪行人斷城中居民風裂骭溼救半束抱衾裯日暮敲門無處換豈料山中有遺寶磊落如磬萬車炭流膏迸乳無人知陣陣腥風白吹散根苗一發浩無際萬人鼓舞千人看投風撥水愈光明爍玉流金是精悍南山栗林漸可息北山頑鑛何勞鍛爲君鑄作百鍊刀要斬長鯨爲萬段　金劉勳杜善甫乞炭詩曰筆口酸嘶解說窮寒爐隨手變春紅因君大笑涪翁拙費盡奇香得馬通

賦　唐蔣防獸炭賦曰彼好奇者巧與之俱揉煨燼兮是謀是度象猛獸兮爲虎爲軀腹俞赩以凝電口嘘呀而奪朱曳尾垂頭似無心而暴物噓煙吐燄若有齒而焚軀鋸牙鉤爪乍騰倚於寒灰隅目高睚載光芒於烈火稽其狀也成鷙獸之雄雄求其類焉笑形鹽之瑣瑣稍頓足以狼顧時迸裂以豺聲因炎上以委質殊檻中

而狗生無野心以見諸非內熱以自照威而不猛謂馴擾於中堂攪而莫前疑蹤跼於餘燎騕褭枕籍爛晃依馮類火鼠今炎丘是託比燭龍今崑閬斯昇此制也不惟資於玩好抑亦彰夫伎能

原答梁庾肩吾謝賚炭啓曰識慙曼倩似見昆明之灰清懷伯鸞不復因人之熱　劉孝威謝東宮賚炭啓曰洛城雪深不見海神之跡滹沱兵合無待王霸之覘聚而為嶽大壯黑山稱之以船將重牙獸爐生烽燄室滿紅光雉裘入而識奢鼠布焚而無汚

增頌宋范致能炭頌曰燔木不灰化為精堅是裹至陽維火之傳雪霾六虛氷塞九淵環堵之室天不能寒有赫神物幹流化甄尺璧寸珠罔工汗顏我維德之莫之名言既燠既寒為之窮年

灰一

增說文曰灰死火餘燼　禮記月令曰仲夏無燒灰　史記商君之法禁棄灰於道　續漢書曰以葭莩灰實律之端按律而候之其月氣至則飛灰而管通　唐史食貨志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鹺鹵文宗時采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　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　淮南子曰爛灰生蠅　又曰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唐酉陽雜俎凡雕刻琉璃先以白然灰煮令軟陳藏器曰灰生南海狀如黃土可澣衣玉石以此灰鑪之爛如泥　宋太平寰宇記曰不灰木俗多為鋌子燒之成炭而不灰出膠州　續文獻通考曰元至元九年以採伐材木煉石為灰徵發夫匠一百六十三戶置官以統之

灰二

增漢書武帝紀元狩三年於長安西南鑿昆明池得黑灰問東方朔朔曰此非臣能知可問西域僧帝遣人往問僧曰此是天地劫灰之餘　又曰韓安國字長孺坐枉法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甲曰然則溺之　魏畧曰文欽為廬江太守為都督王陵所奏欽訴曹爽爽謂曰陵責卿載灰兩船何為乎曰聞足下起染舍故作此灰耳　韻府羣玉曰梁陶弘景幼以荻畫灰學書　又曰陳摶以錢若水有仙風道骨坐中一僧以火筋畫灰曰做不得

灰三

環月暈　廣律飛流南子畫隱夜而暈闕注云以蘆灰環月暈闕其一面暈亦隨而闕　繙漢書詳前一　三斗洗腸　兩船染舍洗腸之用三斗下文欽事詳前二　棄其桑道　死而不然上兩君事詳前一　下韓安國詳前二　積而止水女媧取以救災　散以從風楊琰用而破敵淮南子古注詳前一　筋撥　爐委　錢若水詳前一　馬錫傷往賦寒爐委灰　積荻　伐薪抱朴子曰吳世姚光者有火術能積荻數千束暴之因以敗之　太寶　鍊石　孔帖曰文懿公主薨以金貝窩吳主試之積荻以燎攻之以灰洒毒之百種交以作之勝廣名　赤友氏　白檀鋪周禮赤友氏掌除蠹物事詳前一　五百種　十二斤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鹽實是合五百種交以作之勝廣名　赤友氏　白檀鋪周禮赤友氏掌除蠹物事詳前一　五百種　十二斤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鹽實是合五百種交以作之勝廣名　赤友氏　白檀鋪周禮赤友氏掌除蠹物事詳前一　五百種　十二斤　抱朴子曰外國作水精鹽實是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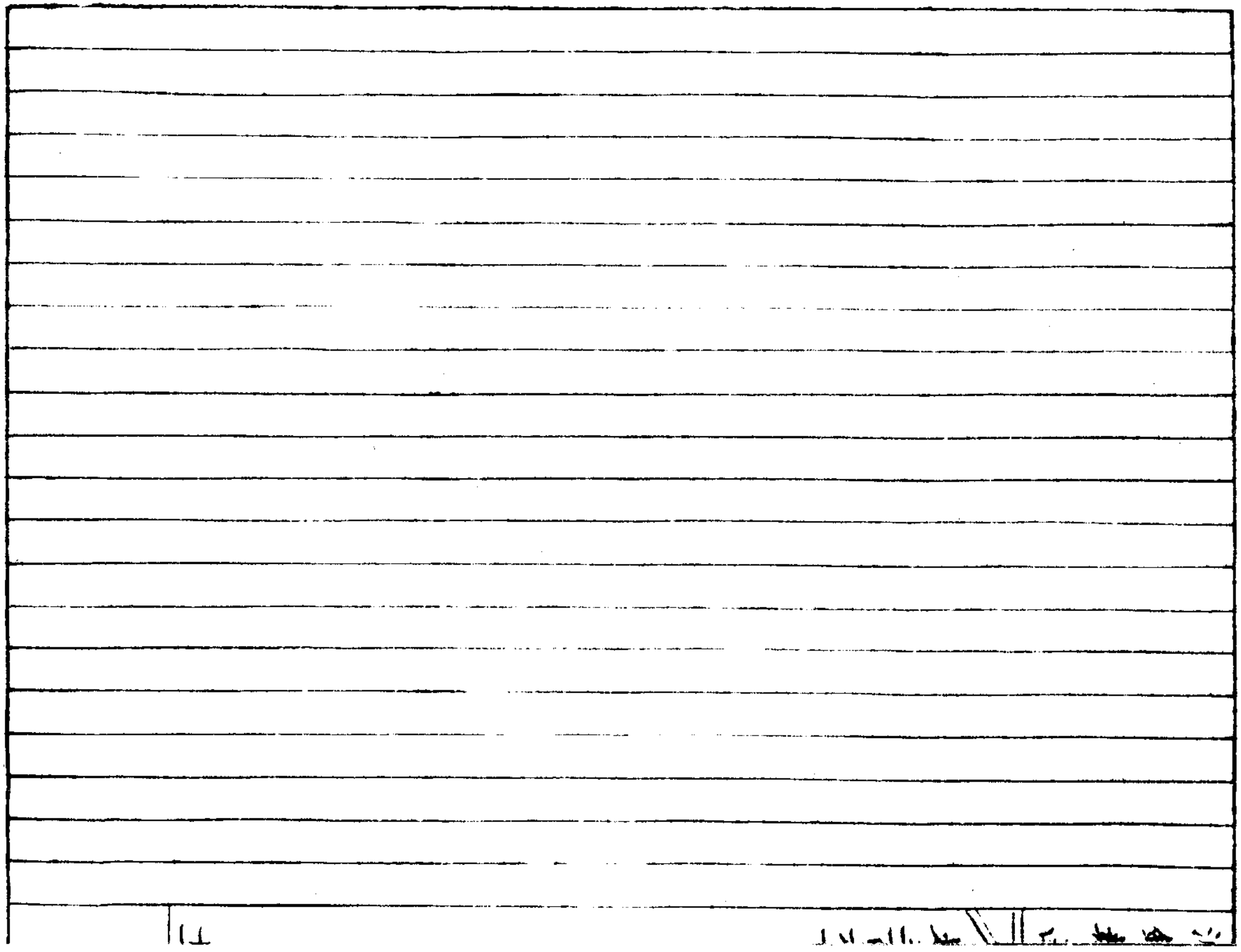
灰四

心若死灰　莊子曰形固可使若槁骸而心若死灰詳一　昆明劫灰　漢書詳二　爛灰　淮南子曰燔生蜯　自然灰　酉陽雜俎詳一　柳灰　續文獻通考金時官奴嘗以火鎗破敵其制以勃黃

灰五

詩　隋岑德潤詠灰詩曰圖規量不鈇氣改律還虛欲然愁獄吏棄道畏刑書未得逢彊陣輕舉欲焉如　劉禹錫詩曰夷陵上黑有秦灰　宋范致能詩曰椑柮無煙雪夜長地爐煨酒煖如湯莫嗔老婦無盤飣笑指灰中芋栗香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



珍寶部一　寶　金

寶一

增詩崧高曰王遣申伯路車乘馬錫爾介圭以作爾寶　原爾雅曰琛寶也美寶爲琛　增書盤庚曰無總於貨寶又旅獒曰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弗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原禮記曰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卿也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以朝君　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增又曰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　原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　又曰宋人得玉獻諸子罕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增國語曰晉定公享王孫圉趙簡子鳴玉以相問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爲寶也幾何對曰未嘗爲寶也楚有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諸侯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敘百物有澤曰雲夢金木竹箭之所生也此楚國寶也若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　原史記曰梁惠王與齊威王田於郊惠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齎之北門也言燕趙之人畏見侵伐故祭以求福　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梁惠王慙不懌而去　增又曰秦逐客李斯上書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佩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　唐書曰師子國在西海之中出奇寶商賈到則不見人但置寶物價值於洲上賈依價質之而去以能養師子故以爲國名　元史朵羅台疏曰爲國以善爲寶凡子女玉帛及羽毛齒革珍禽奇獸之類皆喪德喪志之具今後回回諸色人等不許賫寶中賣以虛國用其辭剴切當時稱之　老子曰我有三寶保而持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輕敵則幾喪吾寶　原管子曰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

野先王爲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以珠玉爲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陸賈新語曰聖人不用珠玉而寶其身也　原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瑕考瑕景也明月之珠不能無類纇結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　增阮子曰雖金玉滿堂明珠滿室飢不爲寶非國之用　三輔黃圖曰凡觀金玉寶劒銅鐵皆以辛之日待兩止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原地鏡圖曰凡無霜其下有寶藏　晉郭璞奏曰臣以爲珍奇靡麗之物識是玩弄之所寶然非經國之至寶　續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中謂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爲獻者惟馬不可缺餘皆却之　又曰元成宗時賈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舍之則不渴慢面而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舍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又曰明穆宗隆慶中諭買猫睛琢寶石科臣魏時亮言猫睛無用物也而一顆價至百金孰非生靈之膏血乎上命罷之

穆天子傳曰西征至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都是惟河宗氏天子至崑崙之丘以觀春山之寶玉　公羊傳曰虞公貪而好寶及爲晉所滅抱寶牽馬而去　又曰盜竊寶玉大弓　增史記曰樂毅伐齊入臨淄盡取齊寶也　西京雜記曰武帝以七寶牀雜寶案廁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四寶宮也　原謝承後漢書曰帝名見諸部計吏問其風俗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拳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而已帝聞良久歎息　原晉安帝紀曰桓元尤愛珍寶常玩弄珠玉不離於手　增晉中興書曰姚萇試諸子曰吾有一寶物萬金不易汝等技藝勝者吾以與之諸子皆素好馬欲於父前試之惟畧不動萇以爲賢故越諸兄立爲嗣子　梁書曰羊侃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

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後魏書曰元義既專政乃於禁中自別作庫掌握之寶充物其中

玉葉冠號國夫人夜光枕楊國忠鏁子帳皆希代之寶莫能計直　宋長編乾德四年上遣使收蜀圖書法物見孟昶七寶溺器曰自奉如此欲無亡得乎命碎之　元史拜住傳有盜其家金器百餘兩他寶直鉅萬既而獲之家僮來告色無喜慍　又赤黑迷失傳至元九年奉使海外八羅孛國十一年偕其國人以珍寶來朝又吐吐哈傳成宗遣使賜以七寶金壺盤盂各一

寶三

增 懸衢　拄屋　詳前

北齊書曰高德正嘗辭疾陳冀州刺史貨悅婢秦皆性於檉及德為尚書僕射德正為中即將京兆尹劉桃枝所殺仲文隋元西走其寶貨悉藏地中皆變為土　滿牀　晉書桓玄傳曰玄簒位殿中即將以下詳前

寶四

增賦 唐謝觀以賢為寶賦曰志一潔而靡垢行百鍊而逾精非暗投以取誚不韞櫝以沽名吐清詞之燦燦心水含珠見正色之溫溫情田積玉徒美其色映層闕光能耀夜殊不知寸陰逾尺璧之珍一經奪滿籯之價所以愛茲被禍重彼迷邦以清德之惟一奚白璧之能雙則知金玉為寶者德義之衰賢人為寶者邦家之基

金一

原 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為長久埋不生百陶不輕西方之行也　**增** 釋名曰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　**原** 周易曰乾為金　**增** 又上繫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　**原** 毛詩曰大路南金謂荊揚所貢　**增** 又曰如金如錫　**原** 尚書洪範五行曰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孔安國金可改庚辛金氣也　**增** 又說命曰若金用汝作礪　周禮

考工記曰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皐氏爲聲桌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又云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濯之氣竭黃白次之青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氣欠皆火候　爾雅曰黃金謂之鋈音蕩其美者謂之鏐音留餅金謂之鈑絕澤謂之銑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鋈即紫磨金也鏐最有光澤也　郭璞曰石潤苞玉丹精生金翠羽揚也三物合和氣故能變通易色也　又曰四裔寶服則金勝土　周易參同契曰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黃金見深山

原 漢書曰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泰山見黃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今更黃金爲麟趾裹褭路以協瑞焉獲白麟有馬瑞故鑄金如麟馬以協瑞也古有駿馬名騄耳日行千里也　又韋賢傳曰鄒魯諺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又曰秦幣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以鎰爲名　食貨志曰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　後漢書曰益州金銀之所出　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後魏書曰林邑有厚德則遊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於浦

增 唐太宗紀曰金在鑛美冶鑄而爲器　又德宗詔曰朕聞王思齊太素邕州所奏金坑誠爲潤國語人於利非朕素懷方以不貪爲寶惟德其物豈尚茲難得之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金坑任人折斲官不得禁之　宋三朝聖政錄太宗問杜鎬曰西漢賜予悉用黃金近代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西漢多金由彼時佛事未興金價甚賤也

原 孟子注兼金好金也

增 莊子曰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鏌鋣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　又曰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原 列子曰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韓子曰荊南麗水之中生金　淮南子曰珠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黃龍史記化頌音胡貢反頌黃金水銀也　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增 傳子曰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者分定矣委一錢於路童子爭者分不定矣　風俗通曰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見眞此爲衆口鑠金　白虎通曰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爲言禁也

原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金見深山

增 曰澤圖曰黃金之精名石嗿狀如豚居人家使人不宜妻白鼠以昏時見於丘陵之間視所出入中有金

原 異物志曰狼牳民與漢人交關常夜爲市以鼻齅金知其好惡　扶南傳曰毗騫國食器皆以金爲之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上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身奔狀釣人被駭牛因奮勇躍而還潭鏁乃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以此取名　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之礦　林邑記曰上金爲紫磨金又曰揚邁金

增 唐六典曰金十四種曰銷金曰拍金曰鍍金曰織金曰呵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圈金曰貼金曰嵌金曰裹金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金遇鉛則碎

魯應龍括異志曰有人得青石大如磚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十千易之云此協金石投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續文獻通考曰元雲南省參政怯剌上言建都地多產金可置治令旁近民煉以輸官從之　又曰中統二十八年罷淘金提舉司　又曰明初取用諸課皆因各處土產金有常例

金二

原 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天子之寶黃金之膏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有九丹金液金漿金之綦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者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欲以爲相莊子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璧寶之至也卿相尊位也先生辭而不受何也　列女傳曰秋胡子既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見路旁有一美婦人方采桑秋胡子下車謂之曰吾有金願與夫人婦笑曰嘻夫采桑以作紡績經織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金　魯連子曰秦師圍趙而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爲魯連先生壽連笑曰所貴天下士者爲人釋難解人締結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爲也　燕丹子曰太子自喜得荊軻而觀軻拾瓦投鼈太子令人奉盤金軻用抵鼈復進軻曰非爲太子愛金也但臂痛耳　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披裘揉薪者季子呼薪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披裘而薪豈取遺金者哉　史記曰秦獻公十八年雨金櫟陽公自以得金瑞故作畤時於櫟陽祀白帝　又曰秦始皇

葬於驪山以黃金爲鳧鴈　列仙傳曰安期先生始皇請見之賜金璧數千萬　漢武故事曰帝年數歲長公主偏指侍者曰與子作婦好否皆不用後指陳后帝曰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　漢書曰梁孝王未死時金以巨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　又曰直不疑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覺亡意不疑不疑謝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　又曰疏廣徙爲太傅頃之兄子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俱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　又曰王陽好車馬衣服及遷徙其載不過囊衣不畜餘財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風俗傳云王陽能作黃金　續漢書曰楊震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爲荊州舉茂才王密密時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廬江七賢傳曰陳翼到藍鄉見道邊有馬傍有一病人呼曰我長安魏公卿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病困曰有金十餅素二十匹死則賣以殯斂餘謝主人既死翼賣素買棺及衣衾以金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吏捕翼翼具言之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中翼送長安還之翼後爲魯陽尉號魯陽金尉　郡原別傳曰原以喪亂方熾遂到遼東時同郡劉攀亦俱在焉遼東人圖奪太守公孫度度覺之捕其家而攀得免度曰有藏劉攀同誅攀窘逼歸原曰窮鳥入懷原曰焉知斯懷之可入遂匿之月餘東萊太守太史子義素有義節原欲以攀付之攀臨去以其守所杖劒金三餅與原原受金辭劒還謂度曰將軍平日與攀無卻而欲殺之者但恐其爲蜂蠆毒螫必滋甚矣度從之即出攀家原以金還之　曹操別傳曰操入碭發梁孝王冢破棺收金寶數萬斤天子聞之哀泣　世說曰管寧華歆俱見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益部耆舊傳曰王忳請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困謂忳曰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與收藏尸骸未問姓名而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殮九斤置生腰下後署大度亭長到亭旦有白馬一匹入亭中其日大風有一繡被隨風而來後乘馬突入金彥門彥父見曰眞盜矣忳說狀又取被示之悵然曰此我子也以被馬歸彥父彥父不受遣迎彥喪金具存　錄異傳曰隗炤者汝陰鴻壽亭民善於易臨終書板授其妻曰吾

亡後當大荒窮雖爾而慎莫賣宅也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頓此亭姓龔此人負吾金卿以此板往責之勿違言也亡後果大困欲賣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有龔使者果止亭中妻遂賣板往責使者使者執板不知所言曰我平生不踐此何緣爾耶使者沈吟良久謂曰賢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嘗爲人卜使者曰可顧命侍者取蓍而筮之卦成抵掌歎曰妙哉隗生含明隱跡而莫之聞可謂鏡窮達而洞吉凶者也於已也吾善易故藏金以待泰平所以不告兒婦者恐金盡而困無耳金有五百斤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埋在堂屋東頭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英雄記曰董卓郿塢有金二三萬斤　搜神記曰郭巨兄弟三人早喪父禮畢二弟求分以錢二千萬二弟各取千萬巨獨與母出居客舍夫婦傭賃以給供養居有頃妻產男巨念與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喜分兒孫減餒二也乃於野鑿地欲埋兒得石蓋下有金一釜中有丹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以用賜汝於是名振天下　異苑曰永康王曠井上有一洗石時見赤氣後有二賈人寄宿忽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　葛洪神仙傳曰容成公服三黃得仙所謂雄黃雌黃黃金

增宋書曰褚彥回爲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密將一餅金求間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卿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敘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梁書曰盧陵王續之子應不慧王嘗至庫內閱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否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總乞汝　後魏書曰孫軌字元慶爲諸軍司馬太武平赫連昌引諸帥入其府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取帝把手親探金賜之謂之曰卿臨財廉朕所以增賜者欲顯廉於衆人　隋書曰上賜王公以下射王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精盤價值鉅萬以賜之　唐書曰開元中杜暹爲監察御史往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蕃人之情暹受而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　又曰貞元元年四月南詔王異牟尋與其酋長定計遣使致書於韋皐皐各齎生金丹砂爲贄且曰所獻生金以喻向化之意堅如金也丹砂示其心赤耳上嘉之　天中記曰宋祖詣趙普第時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上曰此海物必佳命啓之皆滿貯瓜子金普惶恐頓首謝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命普

受之　又曰朝鮮國都中有兄弟二人偕行弟得黃金二錠以其一與兄至楊花渡同舟以濟忽投金於水曰吾平日愛兄甚篤今而分金忽萌忌兄之心此乃不祥之物不若投諸江忘之兄曰汝言誠是亦投金於水

語錄程伊川與韓持國善嘗約候韓年八十往見之一日因弟子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春中須當暫往見韓持國蓋韓早晚伴食禮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為意我有黃金藥堦一重二十兩似可為先生壽然未敢遽言我當以他事使子侍食因從容道吾意彬叔侍之先生曰其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為詰朝遂歸韓謂彬叔曰我不敢面言政為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續文獻通考曰遼聖宗統和中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

其所居下有藏金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凡朝會宜服以表示焉　又朱國寶傳曰嘗夜行盧溝橋獲金一囊坐而待其主以付之其都皮服全飾以金具

人請中分笑而遣之　明徐禎卿剪勝野聞太祖自敘朱氏世德之碑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元初籍淘金户金非上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攜二子遷泗州盱眙縣　王錡寓圃雜記曰吳文正公訥為御史時巡按貴州回三司遣人贐黃金百兩追送夔府公不啓題詩其上還之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塗最險灘若有贓私併土物任他沈在碧波間

金三

紫光　赤氣

原

耀室曰子年拾遺記鴈後燕錄曰董統軍少時金鳴於山銀鳴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形之奇南六馬歐初之奇金光相映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丹矣百鍊河為金色清照影魅如石鏡不得藏形也　春秋運斗樞曰聲為押遺金為繩封兩端詳龍

緘書　封璽

尚書安國注武王疾周公作金縢孔穎達為請命之書藏之於

探鳩　化鵲

劉義慶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有鵲自入室作聲張氏怪之往探鵲端詳良久乃去張氏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一名岱輿二曰方壺三曰瀛洲四曰蓬萊其上高觀皆金闕玉樓仙人以千數又有金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故謂之黃金臺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賢者名馬不盡使其客往求之果得千里馬詳鵠

照魅　抵蠭

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鳴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形之奇南六馬歐初之奇金光相映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丹矣百鍊河為金色清照影魅如石鏡不得藏形也　春秋運斗樞曰聲為押遺金為繩封兩端詳龍

探鳩　化鵲

劉義慶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有鵲自入室作聲張氏怪之往探鵲端詳良久乃去張氏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一名岱輿二曰方壺三曰瀛洲四曰蓬萊其上高觀皆金闕玉樓仙人以千數又有金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故謂之黃金臺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賢者名馬不盡使其客往求之果得千里馬詳鵠

照魅　抵蠭

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鳴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形之奇南六馬歐初之奇金光相映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丹矣百鍊河為金色清照影魅如石鏡不得藏形也　春秋運斗樞曰聲為押遺金為繩封兩端詳龍

緘書　封璽

尚書安國注武王疾周公作金縢孔穎達為請命之書藏之於

探鳩　化鵲

劉義慶幽明錄曰長安有張氏者有鵲自入室作聲張氏怪之往探鵲端詳良久乃去張氏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中有山一名岱輿二曰方壺三曰瀛洲四曰蓬萊其上高觀皆金闕玉樓仙人以千數又有金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故謂之黃金臺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賢者名馬不盡使其客往求之果得千里馬詳鵠

照魅　抵蠭

王子年拾遺記曰少昊時金鳴於山銀鳴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形之奇南六馬歐初之奇金光相映遺記曰方丈山有池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丹矣百鍊河為金色清照影魅如石鏡不得藏形也　春秋運斗樞曰聲為押遺金為繩封兩端詳龍

市門有能增減一字者與之讓母責列女傳樂羊子得遺金一餅妻曰妾聞君子不以利污行羊子慙而棄之韓詩外傳曰田子持金百鎰奉其母母曰不義之物不入於館子慙而出披沙鄭地揀金往見寶河舟人疑平原

羣臣盡賀王曰永嘉初陳國項縣貧達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已復生 蔵化 棗飛 清異志王鯨嬾賣厳壚黃衣破結有飢色憫之以千文買厳謝而去及歸蒸於爲豆數盛盡成黃金 天中記金之精爲牛 林邑記曰從林邑往金山三十日至遠望金山而赤城照耀似天闕壁中亦有生金形如蟲多細者似蒼蠅大者 赤幘 黃衣 搜神記曰魏郡張臣賣宅與陳應應舉家疾賣何文文獨持大刀暮入北堂梁上待大小皆有門隙不復穴牆有穴容人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又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崖數里一人偏身黃衣

金四

原 不寶 禮儒行 不藏王者不寶 詳寶一

宅在洛陽利仁里後魏高顯業海夜見赤光處掘得金百斤銘曰蘇家金顯業爲之造寺於

原 捐山之寶 雙南金 詩大路南金謂荊揚所貢淮南有雙南金

增 種金平 天中記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

增 蘇家金 羣國志曰蘇秦

貢禹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金四

一 不藏王者不寶 禮儒行

詳寶一

原 捐山之寶 雙南金 詩大路南金謂荊揚所貢淮南有雙南金

增 種金平 天中記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

增 蘇家金 羣國志曰蘇秦

貢禹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金四

一 不藏王者不寶 禮儒行

詳寶一

原 捐山之寶 雙南金 詩大路南金謂荊揚所貢淮南有雙南金

增 種金平 天中記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

增 蘇家金 羣國志曰蘇秦

貢禹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金四

一 不藏王者不寶 禮儒行

詳寶一

原 捐山之寶 雙南金 詩大路南金謂荊揚所貢淮南有雙南金

增 種金平 天中記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北能種金其地曰種

增 蘇家金 羣國志曰蘇秦

貢禹揚州厥貢惟金三品

金平今人往往得金云

麗水之珍 韓詳一千

金杖搜神記曰漢文微行懷金過魯少年少年柱金杖出應門

印子金續博物志世傳淮南王安藥金上有印子金文曰主字壽州八公山土中耕者往往得之 神光照社後漢書曰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代通顯

金關東方朔神異經曰北方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銀盤圍五十丈也

金犀又曰西方白官之外有金山有人長五丈餘名曰金犀守之

寶山黃金天中記王元榮西國行傳從吐蕃國路多悉立等國云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立等國云

不納金帛又曰路隨爲翰林學士受金帛謝除制者必謝之曰吾以公事接

私賄耶終無所納

金五

詩晉秦據詩曰金玉有本質焉能不堅剛惟在遠爐炭幽居永潛藏

唐李嶠詠金詩曰南楚標前貢西秦識舊城祭天封漢嶺擲地警孫聲向日披沙淨含風振鐸鳴方同楊伯起獨有四知名

白行簡賦得金在鎔詩曰炟方鎔物洪爐欲範金紫光看漸發赤氣望逾深啟熱晴雲變煙浮晝景陰堅剛由我性鼓鑄任君心踴躍徒標異沈潛自可欽何當得成器待叩向知音

宋歐陽修詩曰可笑人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

黃庭堅詩曰煩公揮橐金 元元好問黃金行曰一夕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隨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賦唐人金賦曰觀其山川含育之祕採掇工取之程鎔鑄陶鈞之術雕鑱磨礪之形非一塗而共貫實萬象而殊名用之爲鼎天下之至寶用之爲劒天下之至精用之爲量天下之至信用之爲鏡天下之至明亦有金河金瀨金潭金穴金谷金陵金城金埒渤澥水之仙宮西北荒之神關魚龍雀鳥之玩鐘鼓樓臺之列皆具美於明圖豈能窮於纓說

韋岫金賦曰其難得也黍累不棄分銖是爭約人以懸市遺子以滿籯國用箓臺之禮賦揚擲地之聲或三緘而永保或一諾而必行是以王者之時令修彝倫序泥封是用職貢有所垂衣守滿堂之誠命相興作礪之語則金爲世出兩示天與

周渭金精百鍊賦曰金火惟序載離寒暑光融融而燄燄疑雷擊以星流聲有往而有還若唱予而和汝始於一而終於百煉既存而鍛乃舉於是礪以越砥淬於江流爍龜文之奠絕射龍藻於清浮將四海而是震豈千金而可求

李程披沙揀金賦曰經營乎永昌之日徘徊

乎麗水之淄初若決浮雲搖星光之的的又似剖羣蚌貫珠彩之纍纍出輕漣而沉潛自照別麗景而光炅生姿洎乎沙之汰之既堅既好斷之則同心斯得用之則從革是寶　柳宗元披沙揀金賦曰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精兮自實和光同塵兮合於至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乎其中欲蓋而彰故煩爾而見素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皎如珠吐類剖蚌而乍分粲若星繁似浮雲之初卷　李程金受礪賦曰利器久翳鈆鋒不全參差氷鈦掩冉苔聯價減千金之直文滅七星之躔非夫堅石之鍛乃礪乃巧匠之藏焉修焉又安得而昭宣

原賛晉郭璞金銀贊曰惟金三品揚越作貢五材之珍是謂國用務經軍農爰及雕弄

珍寶部二 銀 錢 銅

銀一

原許慎說文曰銀白金也 增又曰銀鄨璞曰即銀也少陽之山其下多赤銀銀之精者 原史記封禪書曰殷得金德銀自山溢 漢書曰益州醴陵其陽多白銀 魏志曰濊國男女繫銀廣數寸以爲飾 後魏書曰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鑛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鑛八石得銀七兩宣武帝詔並置銀官每令採鑄 增唐書曰貞觀中御史權萬紀請採宣饒二州諸山銀坑上謂曰昔堯抵璧於山捐珠於谷由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爲近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還第 管子曰上有鉛者下有銀 原抱朴子曰銀但不及金玉餌可以地仙 東方朔神異經曰西南有銀山焉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百餘丈皆悉白金 雜土石不生草木 南越志曰遂成縣任山有銀穴銀沙 地鏡圖曰銀之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散復合此是也山有蔥下有銀光隱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 又曰白銀見爲雄雞

廣州記曰廣州市司用銀米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爲非則銀甕出 增桂陽記曰臨賀山有黑銀 王韶之始興記曰冷君西北有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自巔及麓崩處有光若星居人聚觀皆是銀礫鑄得銀也 續文獻通考曰大定中定襄部中有銀冶衆議官權爲便節度使張大節曰山澤之利當與民共貧而無業者雖嚴刑能禁其竊取乎宜明諭民授地輸課則游手者有所資於官亦便從之又曰元武宗至大時尚書省臣言別都魯思謂雲南朝河等處產銀令往試之得銀六百五十兩詔立提舉司以別都魯思爲達魯花赤 又曰明萬曆中雲南土司貢金壺銀盤

銀二

吳越春秋曰禹登委宛山得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
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行無伴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
以殯殮餘金以坑之素書著生腹上哭之謂曰若子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令奉使命不獲久留遂辭
而去　吳志曰孫皓時掘地得銀長一寸廣一分上刻有年月於是改年爲天策　又曰婁圭爲劉表所圍
圭飲食健兒數百人人賜銀一斤使擊表　後魏書曰後魏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　南
史曰梁陶季直早慧祖甚愛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
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祖益奇之　彙苑南唐耿先生明道術保大中名入宮自稱耿先生以雪作錠投
火中即化爲銀　東軒雜錄云張文定公齊賢爲南漕時家宴奴竊銀器數件公熟視不問後居相位厮役輩
多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乘間泣請公曰爾憶江南竊吾銀器乎吾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爾亦不知也　合
璧曰宋范文正公仲淹少極貧悴嘗與一術者游病篤告文正曰吾得煉水銀法兒幼不足以付以方授子并
白銀一斤內文正懷中後爲諫官術者之子已長呼而告之取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山堂肆考曰宋
蘇軾少年在金山寺讀書治牀下土見一大甕白銀以土埋之語僧曰吾得官當修建寺宇後數年舉進士令
家人掘前銀修寺命僧計數留爲後驗十年東坡辭官歸家與僧較其數則與所得俸祿相同也　續文獻通
考曰宋劉留臺未第時於旅舍獲白金一袋共八十片盡以還其主蕭然歸家鄉里共鄙之曰得金不能取將
復來千人也未幾登第子孫相繼貴顯　又曰王文亮奉化人嘗渡浙江得白金百斤留守三日竟歸其主後
以壽終王荊公誌其墓　又曰金世宗大定五年聽人射買寶山縣銀冶　又曰元整屋人董龍家貧與里人
共祀社衆買牲牢龍撰文以祭祭畢分胙久之不平逐出龍龍造泥飯以祭泣於樹下將焚文有白鼠銜文入
地穴掘之得白金一斗龍不自私率衆首官縣令賢之奏聞旌表其廬曰義夫　山堂肆考曰元世祖時安童
爲丞相歸鄉里見一大蛇走入穴中令人掘之得一窖白銀安曰此天與我必與諸人乃名鄉里孤貧老弱者
盡散其銀以賑之人沾其惠咸稱天公宰相　續文獻通考曰明陳完天台人舉鄉薦任涇縣教諭嘗與同僚
及諸生分膳夫銀內一生多取一錢而去既而少者來告完曰多在此遂封一錢與之其人曰多在某人皆知

之先生本不多其安敢受完曰吾實偶多汝若不受盍棄諸水乎遂棄諸涇

銀三

原 洗礦　鑄礫　廊道元水經注曰瀑水山源有金銀礦洗取以成金銀也下始興記詳之

珠玉　史記曰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也皆以黃金白銀爲宮闕收後魏書曰大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黃金合盤以白銀鈿以玫瑰

以黃金錯　牓關門　雕層閣　東方朔十洲記曰東方外有東明山有宮馬左右闕而立其高百尺建以五色門有銀牓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

以白銀　牓關門　雕層閣　釋智猛游外國傳曰龜茲國高樓

層閣金　鏤盤　飾鼎　魏收後魏書曰大武皇帝和平二年詔中尚坊作黃金合盤以白銀鈿以玫瑰

銀雕飾　增 孟　椀　元史賈文備傳曰文備屯三汊口備宋兵宋以雲梯三十餘架攻文備率兵鏖戰却之憲宗賜以弓矢銀盂　又伯家奴傳曰伯顏以其前後戰功上聞世祖大悅以銀椀一賜之

素霧　白衣　宋徐鉉稽神錄陳尚書言昔在鄉里好爲詩俚人謂之陳舍人比榮天也性疎簡喜賓客常有二道者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宿舍之廳事夜聞二客牀上鎗然有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乃相與移其牀於庭下璘亦安寢明日見白衣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銀四

增 詩　唐李嶠詠銀詩曰思婦屏輝掩遊人燭影長玉壺初下箭桐井共安牀色帶長河色光浮滿月光靈山有珍寶仙闕屬君王

原 銘　後魏太武帝作黃金盤鏤以白銀銘曰九州致貢殊域來賓乃作茲器錯用奇珍鍛以紫金鏤以燭銀

銅一

增爾雅云白銅謂之鉴赤銅謂之銅其上亦多銅鐵 原漢書曰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曝露改其形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用竹爲引者事之宜也 竹長十丈高一丈唯竹筱敷而堅宜爲之也 又曰吳有鄣郡銅山即招致天下人亡命者盜鑄錢以故土賦無而國用饒 世語曰太康八年凌雲臺上生銅 增通鑑曰以銅爲鍾可正衣冠矣 唐書曰開元中許昌縣之唐祠掘地得古銅鐏又隱起雙鯉篆書文曰宜子 唐書食貨志劉秘曰銅之爲兵不如鐵爲器不如漆禁銅則人無所用盜鑄者少 淮南子曰銅出於石爲鈐則小鑄鐘則大 元中記曰銅之精爲童奴 荆州記曰衡陽重安縣有巖塘故老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猶時聞銅聲水傳變綠魚爲之死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芋葛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 朝野雜記宋朝銅坑冶閩蜀湖廣江淮浙路皆有之祖宗時天下歲產銅七百五萬斤有奇渡江後其數日減 續文獻通考曰金章宗明昌中監察御史李炳言頃閒有司奏在官銅數可支十年若復每歲令夫匠過界遠採不惟多費復恐或生邊釁若支用將盡之日止可於界內採煉從之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曰太醫院署有古銅人虛中注水關竅畢通古色蒼碧瑩然射目相傳海潮中出者

銅二

原左傳曰鄭伯朝楚楚子與之金曰無以爲兵使鑄三鍾皆以鍊銅爲柱 原又曰秦始皇鑄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各重千斤 漢書曰上使善相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於是賜通蜀東道銅山鑄錢詳錢 增又曰武帝即位好鬼神之事李少君以却老方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于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 原華嶠後漢書曰靈帝時遂使鉤盾令宋典繕治南宮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元武門外又鑄四鐘皆受二千斛縣於堂及雲臺嚴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南道之費 增後漢書曰馬援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 又曰崔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

公於外議何如鈞對曰論者嫌其銅臭

原 魏畧曰明帝徙長安諸鍾簴駱駝銅人承露盤折銅人重不可致留於霸城又列坐於司馬門外

晉諸公贊曰司馬模居關中鑄壞銅人鍾簴爲金器以易穀

林邑記曰林邑王范文鑄銅屋於襄國列之永鄴門

唐書曰初天寶中天下州郡皆鑄元宗擬其形容首冠環餙足承菡萏與尊佛之像間列於殿堂號爲貞容

孔帖高麗地產銅周世宗時遣尚書市銅高麗

續文獻通考曰金世宗大定中定襄退吏誣縣民匿銅者十八村節度使張大節廉得其實抵吏罪民斷石頌之

銅三

原 鑄鼎　探鉤　鑿井得　即山鑄麗　鎔鑿井得銅

下吳王濞事　錢號鄧通　臭嫌崔烈

漢文帝賜鄧通銅山鑄錢布天下世號鄧通錢下詳二

增 鴨盆　龍形　鳩注　鑿井得　形彙苑詳注門村朱家舊蓄一古銅盆中有鴨形隱然初不以爲異後有農墾田獲一銅鴨農不識賤價售於朱以合盆影不差毫釐注水盆中鴨輒自浮而浴也

史記秦使徐福入海還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曰汝

秦王之神薄得觀而不得取從臣往蓬萊山見芝城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

水綠　草黃　上詳前一　地鏡圖曰草莖黃秀下有銅器

石黶　風磨　潛確類書銅亦有青

不可作弩　陶以爲金　淮南子曰銅不可以爲弩丹陽銅張華曰此銅與金相似神異經曰入金山下四丈得似與術曰陶丹銅以爲金

銅四

原 萬物爲銅　貢誼鵩鳥賦

增 牡銅牝銅　金簡記云取牡銅以雄劒取牝銅以爲雌劒

銅末和酒　朝野僉載定州人崔務墜馬折足醫者令取銅末和酒服之遂瘥及務亡後十餘年改葬視其脛骨折處有銅束之

銅五

增 詩　宋歐陽修詩曰素絲悲青銅

原 贊　晉郭璞赤銅贊曰昆吾之山名銅所在切玉如泥火炎其采尸子所歎驗之汲宰

原 表　梁沈約爲柳世隆上銅表曰夫幣以周務貨以賑民阜國康治莫尚乎此周氏致平始於圜法漢世幾措

資於貢朽名鑪化金良工盡藝方將盈金中藏收功上苑南楚陋其方府西京鄙其部內

錢一

原 周禮地官曰泉府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鄭元注曰泉或作錢 國語曰周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以振敝人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母重也重大倍故爲母子輕也其輕小半故爲子 漢書曰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也漢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六年行五銖錢應劭曰秦作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則八銖也漢以太重更鑄英錢今民間榆莢錢是也人患其太輕復行八銖錢五銖者應劭所謂英錢 文帝五年除盜鑄錢令更造四銖錢四銖錢文亦曰半兩 武帝建元中行三銖錢五年罷三銖行半兩時郡國鑄錢多輕京師鑄官赤仄禁郡國無得鑄專令上林三官鑄而天下非官錢不得行王莽居攝變漢制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莽即眞以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魏志曰黃初三年以穀貴罷五銖錢華陽國志曰公孫述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宋書曰元嘉七年六一錢署鑄四銖錢裴子野宋畧曰泰始中沈慶之啓通私鑄而錢大壞矣一貫長三寸謂之鵝眼錢減此者謂綖環錢貫之以縷入水不沈市井不復料數十萬不盈一掬斗米一萬他物稱之至是禁鵝眼綖環餘別通用也初學記

增 梁有女錢稚錢對文錢豐貨錢俗謂之男錢言婦人佩之即生男也破銖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大同中乃詔用足陌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後魏初鑄太和錢孝莊時更鑄永安錢北齊文宣受東魏禪改鑄常平五銖製造甚精後周建德中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大成初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隋開皇初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唐武德初鑄開通元寶乾封初改鑄乾封泉寶已而舊錢多費復行開通元寶錢肅宗初以國用不足乃鑄乾元重寶五代相承皆用唐錢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太宗親書淳化元寶作眞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

士議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爲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遼景宗始鑄乾
太平錢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太康太安壽隆天祚之世更鑄乾統天慶二等新錢金初用遼宋舊錢海
陵時始鑄正隆錢字文峻整世宗時鑄錢文曰大定通寶章宗鑄泰和重寶錢宣宗鑄貞祐通寶錢元得天下行楮幣不用錢武宗時初行錢法其錢曰至大通寶一文準至大銀一釐曰大元通寶
者一文準至大通寶一十文已而皆廢不行明洪武初鑄大中通寶錢與歷代錢兼行成祖錢曰永樂通寶宣
宗曰宣德通寶錢孝宗曰弘治通寶錢世宗曰嘉靖通寶錢三十二年令照新式鑄洪武至正德紀元九號錢
穆宗錢曰隆慶通寶神宗錢曰萬曆通寶並見正續文獻通考 易歸議曰有人將來遺我錢財日夜望之 周禮注曰
錢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流行無不徧也 原 史記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廩庾皆滿而庫
府餘貨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較 漢書東方朔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給錢百三十臣朔
長九尺餘亦一囊粟錢二百四十 東觀漢記曰馬援在隴西上書曰富民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
天下賴其便 增 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文順天元
寶一十六文守殷進納勅曰凡窺奇異盡繫休明所獲錢文式昭元貺得一者佇歸於一統順天者式契於天
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必書宜付史館 韓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
以酸 韓詩曰既阻我德賈用不售一錢之物舉賣百何時當售 揚子曰手中無錢而欲往市貨貨主問錢
何在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胸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也 草木子云元朝止行鈔法而不鑄錢獨至大官裏行
至大二等錢當五以蒙古字書小錢以楷書及至正官裏脫脫爲相立寶錢提舉司鑄至正錢尋亦罷鑄
地鏡圖曰銅錢之氣望之如青雲 增 郭氏婚禮謁贊文曰金錢爲質所歷長久金取和明錢用不止 唐牛
僧孺策曰自晉以東厥錢用青金自河以北厥錢用黑金是殊異之禁不及矣 宋夷堅志云撲滿者以竹爲
竅爲蓄錢具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 蘇軾物類相感志曰銅錢與胡桃一處嚼之錢易碎 續文獻通
考曰遼道宗大安中禁錢出境 又曰金世宗大定中諭宰臣云今者外路見錢其數甚多聞有六千餘萬貫
皆在僻處積貯不散與無等耳今中都歲費三百萬貫支用不繼不若致之京師不過少有輓運之費縱所費

多亦不過散在民耳　又元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當視立法之人爲廢置銀鈔固當廢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之昔之道也國無棄寶民無失利未可遽廢也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明長安客話曰涿州舊有塔在桑乾河中名鎮河塔嘉靖元年塔崩內有古錢皆飛空如蜚

錢二

原 六韜曰武王入殷散鹿臺之金錢以與殷民　漢書曰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即錢也　史記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爲資及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于今亦得矣　又曰高祖以吏縣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蕭何獨以五或二百或五百及封鄭侯乃益封二千户以獨贏奉錢二也　又曰單父人呂公善沛令避仇從之客因家焉沛中豪傑吏聞令有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紿爲謁者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座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者少成矣　又曰上使善相者相鄧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謂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號鄧氏錢布天下詳寵幸篇　又曰安息國以銀爲錢錢如王面　漢書曰武帝時公卿請令鑄官錢赤仄如淳注曰以赤銅爲其郭一當五官用非赤仄不得行俗所謂紫絇錢　又曰張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都內主藏官　東觀漢記光祿勳杜林與馬援鄉里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遺子持一匹馬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以修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食祿祿出常有盈今奉錢五萬援受之謂兒曰當以此爲法林所以勝我者也　又曰鄭均兄爲縣游擊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棄捐兄感其語遂有廉潔稱　增 又曰趙勤字益卿劉賜姊子勤童幼有志操往來賜家國租適到時勤在旁賜指錢示勤曰拜乞汝三十萬勤曰拜而得鍐非義取終不肯拜　原 汝南先賢傳曰平輿闕敬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敬敬埋置堂上後常舉家患死惟有孤孫九歲臨死語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闕敬敬長大來求敬敬見之悲喜取錢盡還

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爾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當敞曰府君疾困謬言爾郎君無疑農太守使人掘地求錢所在市里皆有孔穴 原 郭子曰王衍字夷甫雅尚元遠又疾其婦貪口未嘗言錢婦欲試之夜令婢舉阿堵物去 世說曰王武子移地近北邙於時人多地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地竟埒時號金埒 增 宋書曰始興王濬嘗送錢三萬餉表淑一宿復遣追取言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致書曰聞之前志一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客遽可欠何其衰益之亟也竊恐二三諸侯何以觀之 又曰劉凝之隱居荊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饑餒鬻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而盡之大喜將錢五百萬往凝之門問價雅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閣人少之不為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 又曰江祿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於壁壁為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後魏書曰王昕為汝南王悅騎兵參軍悅數散錢於地令諸佐爭拾之昕獨不拾悅又散銀錢以目昕乃取其一 唐書曰初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時稱其工字合八分及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俗謂之開通元寶錢 鄭處誨明皇雜錄曰進蠟樣日文德皇后柏一甲文故錢上有招文 又曰乾元中李輔國奏內飛龍廄鑄鐘投乾元新錢二文於鑪而祈曰如聖躬萬福國祚無疆凶孽殄除四方寧謐則願不銷不鑠一陰一陽並見於外鐘成一如所祈 又曰李希烈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文大小如開通之狀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命宰臣名百寮徧視之 晉書曰右驍衛大將軍張鎡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塚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之而去未幾復於衙院晝臥見二雀相鬬畢各銜一錢落於鎡帽後所獲三錢嘗祕於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 俟鯖錄曰從來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 宋蔡絛鐵圍山叢譚曰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遽為駐節禱之祝曰勝負無以為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揮手俊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

帖之加之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關敗智高平邕管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俞文豹清夜錄曰溫公一日過獨樂園見創一廁屋問守園者何從得錢對曰積遊賞者所得公曰何不留以自用對曰只相公不要錢　續文獻通考曰宋理宗寶祐三年六月仙遊縣南橋溪上魁星祠前溪中湧出開元錢居民取之錢背有閩字或福字　又曰鄧珙湘陰人爲豐城主簿夜聞庫丁聚哭問之曰失官錢三百貫恐獲罪珙盡以錢代爲還官其人感惠以二女獻不納時論高之　又曰歙人查道淳化中赴舉不能行親族哀三萬錢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死貧無以葬母兄將鬻女道傾囊錢與之爲其女擇壻捐財資送　又曰遼聖宗統和十四年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元史王都中傳武宗詔更鈔法行銅錢以都中爲通才除江淮錢貨監凡天下爲監者六惟江淮所鑄錢號最精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八年庫錢飛時南臺民家屋上有錢墜立瓦上各貫以竹或得一二十文皆庫錢也　稗史彙編成化丁酉六月九日京師大雨雨中往往得錢王文恪公鏊有詩紀事云蒼天似閔斯人困故向雲中撒與錢錢若干時民又困何如只賜與豐年

錢三

原

鮫文　**鷩眼**　洞冥記曰帝升望月臺有三青鳥化爲三小童皆蒼青綺文繡合握鮫文之大錢三枚以置帝几前身止而影動因名曰輕影錢　下詳前一

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子賂平君豫贖一死罪武帝許之九州春秋曰靈帝寶官千萬　青蛉　白撰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似蟬而大其子著草葉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來就之殺其母以血塗子以子塗母用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漢書曰劉寵字祖榮拜會稽太守政不煩苛徵爲一重八兩圖之其文龍名曰白擇　選一　投三

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潰百錢送寵曰鄙生未嘗識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蛉　漢書曰武帝更錢造銀錫爲白金三品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用莫如馬人用莫如狗不夜吠人不見吏今聞當見棄去故自扶奉送寵每人選一大錢受之　趙岐三輔決錄曰安陵淸者項仲山飲馬渭水每投三錢而去　白金　赤仄　上詳白撰注　下詳前一

體

乾　**效地**　慕容氏錢神論曰黃金爲父白銀爲母鉛爲長男錫爲適婦天性剛堅須火終始體圓應乾孔方效地　王隱晉書曰惠帝時魯褒錢神論曰錢之爲體東有乾坤之象　數**囊**　一

囊　王韶之始興記曰勞口東所有石四方高百餘仞其狀如臺注云父老相傳此石昔有三人伐木以作橋於石頂戲見數窶錢共取半窶還　趙壹詩曰伊憂北堂上杭葬倚門前文史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三

官鑄　九府法　並詳前一　**泉布**　**貫朽**　言寶貨之行如泉之布故　**有癖**　**無名**　晉和嶠貪財人謂之有錢癖　下詳前二　**夢磨**　宣曰陛下家事應之時錢事張湯常排趙王　史記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詳前一　**血塗**　學記初　**肉好**　**買金埒**

賜銅山上詳前二
採山沉水採山鑄錢旋環錢入水不沉
流行銷漏文選云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
多姦爭利晉桓元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巧僞之人涇穀以要利薄絹以充資故用錢非惟豐國亦以省奸
權子制輕重之宜增龍鬥崔衒唐段成式酉陽雜俎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緡因買田畔有黑蛇舉首如臂語人曰我王清本也汝勿破其人驚懼失斤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以求利經宿為鄰人盜破創及腹忽有聲曰鑄直百錢平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充足豐大兼利漢以秦錢重更令鑄榆莢錢有子母相權而行小大利之子母者錢之輕重也民患輕為欽鑄罷以便農鑄而斂貨貢禹請罷鑄錢官以便農
而合法度流行銷漏文選云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
重是母權子患重作輕亦不廢重是子權母也道元作論夷甫不言
論見後下詳前二
採山沉水採山鑄錢旋環錢入水不沉杖頭挂河間數阮宣子百錢挂杖頭漢謠河間姹女工數錢散金藏鏹
鼓鑄鉛範置鐵禮述置鎮錢公孫
磨質漢武初笇緡錢取鉛屑也範金
笇緡磨質漢武初笇緡錢取鉛屑也範金
飲馬投鏨井得都廉飲馬投
下詳銅

書宋暉議姦宮自賣寵布錢為租則吏多竄則與下爭利榆莢五銖旣將私鑄竹刑三尺難逭國章圓而函方立泉貨之法母以
邸東園桓範世論漢靈帝置西園之邸賣爵號曰禮錢王老清童南部新書王元寶富厚人以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為王老唐人小說岑文
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參奉冠青圓角冠衣淺青衣自言由漢得果成仙了如目睹岑因問其冠帔答曰僕外服圓而心方正此上清五銖服也天衣六銖尤細五銖也言訖送出門而
行數步至牆下忽不見文本使人掘之乃一古錢之文也外圓心方正錢之狀也青衣者銅之名元
寶者錢之文本也五銖者亦錢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是錢帛日
盛至中書令忽失
古錢岑遂亡矣
質史載名南史梁謝舉兄子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斑史貨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楊子法言蜀富賈人貴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
土為錫鑄後唐書曰劉仁恭在幽州以壍土為錢令部人行使聚銅錢於山上為無窮之計唐書曰元和中王鍔奏請於當管蔚州界加置鑪鑄銅錢澌廢錫鐵
變土續文獻通考金世宗大定十八年付代州立監鑄錢初鑄斑駁不可用更命工部鄂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明錄曰海陵民
黃榜紫標梁書武帝弟蕭宏錢百萬一聚黃牓標之千萬下明太祖詳前二
繁華買竹朝野僉載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賄污狼籍引銓有選人繫百錢於鞾帶上問其故愔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愔默而不言紫標如此三千餘間武帝見之餘萬帝少子綏作錢愚論譏之
用銀變土續文獻通考金世宗大定十八年付代州立監鑄錢初鑄斑駁不可用更命工部鄂中張大節吏部員外郎明錄曰海陵民
貼壁王尋先居家單貧著船中頓吏悉變成土異苑曰幽明錄曰海陵民
觸籬貼壁王尋先居家單貧著船中頓吏悉變成土異苑曰
拄一庫拄一庫計錢三億餘萬帝少子綏作錢愚論譏之

一貼壁拂之不下俄化爲字令儒者講之一都是好文里鬥補鞵材積以襄之下聲求其同類家有文章號觀窮詰皆錢穀轉幻化異哉

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何爲竇歙以五百雇翟正之耳蘇軾物類相感志曰伏中不可燒錢汁不清名爐凍

錢監於洛并益等諸州令上齋王元言賜三爐右僕射裴寂一爐

草書 潤筆 宋太宗詳前二

以羈筆上大笑歸何

用陽 塞屋 續文獻通考元世祖嘗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秉忠對曰錢用於陽猶用於陰譬如瓦石不異朝徹之親友

之謀乎普曰其長當護其短措大眼孔小賜與十萬貫則塞破屋子矣

童子 裹仙公呼 荊州記曰義熙中有童子羣入公器中一一飛出入公器中

如流沙因競取之手滿放地尋復行去乃以袱衣裹縛各有所得一一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

御賢曹武爲右衛將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十萬皆厚輪太郭山堂肆考孫權

曰取錢使人一一投井中公井上以器呼錢人見從井

文曰有和長輿者巨萬藏家貫朽腐磨鮎差蟠縮陳陳相因宋書山陰人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

南史蕭惠明子珍素梁天監中位丹陽丞初拜日帝賜錢八萬珍素一朝徹之親友

出大中貴事轉先生居羅浮山宣宗名至禁中能以桐竹葉滿手接之悉成錢

傳唐馬湘字自然有道術嘗於江南刺史馬植坐上能編身摸出青銅錢投井中聲

長孺與民 逸史隋末太原一書生苦貧所居庫因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見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屬遲公錢也書生訪至

拜之公問何故曰乞錢五百貫以濟貧苦公怒曰打鐵匠穴而見有錢數萬貫遂欲攜挈見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錢可取尉遲公帖來此屬遲公錢也書生訪至

但云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曰錢付某乙五百貫月日署名畫生竊去公與其徒大笑以爲妄也書生至庫

復見金甲人令緊於梁上高處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

三者忽於梁上得帖子視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驚歎求書生具陳所見厚謂之

十寧海主簿天德丁未浙東大浸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

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

脫徹察雖怒不敢問

散實在於得時 景王寶貨單穆立母子之議 文帝四銖賈生深博換之歎

散斂有術 輕重相權 續文獻通考金宣言錢幣欲流通必斂

錢四

雨錢 任昉述異記周成王時咸陽雨錢終日不絕漢世頻川民家雨金五銖錢又熊袞性孝家貧遭親喪天雨錢於其家

令民縱自鑄故吳以即山鑄錢富埒天子鄧通王者吳鄧錢乃布天下

督鑄 吳王濞錢多姦巧乃署第五倫子鄧通財過王者吳鄧錢乃布天下

贏二 詳前二

顧金錢 史記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主招北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勞也以金錢賂雖以錫爲錢敗雜以鉛鐵既不多由是稍貴

小吳 與沈充鑄錢相類長安市無阿枉者其罪黥

雜貿 詳前一

吳鄧錢 漢文時榆莢錢輕乃更鑄四銖

放鑄 孝文除盜鑄錢令使人放鑄之

法漢書曰錢法不一

細錢 龍文馬文龜文 漢武帝有司言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益磨錢質而取鉛白撰直三千二百文龜直三百文貝以重寸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文龜直三百文貝以尺寸大小為其文馬直五百百巨更許人排文費功暨乃因緣以續為皮幣直四十萬又造銀錫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龜貝漢時人上書言古今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以此貨宜改幣上問師丹丹曰可改章下有司皆云卒難易丹老耄遂策免之

厭勝 藉心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圓蓋古刀布六變也

食萬 何曾日食萬錢

潤屋之資 藩身之貨 子母之錢 陰陽

紫紺錢 王莽造契刀錯刀赤仄所謂紫

馬排人排水排 韓豎字公至為監治謁者舊時治作馬排一執石用

玉錢 拾遺記周昭王錢千貫其形

光學錢 事文類聚唐劉光學錢自宰相方鎮刺史各有差

飛錢 唐食貨志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

擲金錢 唐逸史八月望夜師與上遊月宮還路州城上俯視

光院錢 孔帖唐陸扆自翰林拜相故事自三省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

鐵葉錢 續文獻通考宋孝宗淳熙中謝師稷為福建提刑奏免輸鐵葉錢

荇葉錢 玉海

錢文 吳越備史初王氏之鎮閩城壘甓皆有錢文有曰此城終歸錢諸王氏惡之因命剗去而錢文愈明又謠言曰風吹楊葉數

買春 和平舊事買春和供酒肉之費號買春錢

百萬白飛 文獻通考宋寧宗慶元二年吳縣金鶩鄉銅錢百萬自飛

無錢可貫 朝野雅相兼敬愛劉北人在內閣獨秉大綱不事博洽丘南人博極羣書為一時學士所宗一日劉對客論丘曰渠固然矣劉公則有繩

得錢則珍藏 續文獻通考金宣宗造新券與舊券權參行以小鈔珠輕權更寶券而復禁用錢恐破裂而至於磨也今朝廷知支如不自量其所支復斂於民出入循環則不惟信令不行且恐新券又同於舊券也

金銅芽 元耶律楚材西

詩 唐李嶠詠錢詩曰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帶泉寶地馬列金溝趙壹囊初乏何曾箸欲收金門應入論玉井冀來求 又曰九府五銖世上珍魯褒曾詠道通神勸君寬得須知足雖解榮人也辱人 宋沈存中筆談毘陵士人家女子詠破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孔平仲鑄錢行曰三更趨役抵暮休寒呻暑吟神鬼愁從來鼓鑄知多少銅沙疊就城南道錢成水運入京師朝輸暮給苦不支海內如今半為監農持斗粟却空歸 元吳萊題毘陵承氏家藏古錢曰我觀泉志頗

識錢古今錢品不一傳歷山鑄金史靡紀泉府職幣開其前五銖半兩日以變榆莢驚眼爭相緣重輕子母信有制周郭肉好俱完全吾知聖人利世用要在百貨得懋遷農夫紅女寔不易尺布斗粟儲爲淵嗟哉後王弊自此竟使匠庶握利權剪皮鑿鏄僞莫禁輓籌障麓慳慳稱賢國儲何嘗調度足民食矧是籠隨著論臭銜富貴仍開鄒冶卒銅工各鼓鞴偏爐盜鑄多煙焜一朝變通別改幣餘盡沈朽徒埋船承君好古此收拾寶玩有若編埒然大貝南金特嗇厚元珪博璧同瑛鮮漢官受一潔簠簋晉士挂百酣桮梧白水眞人笑有識上清童子猜非僊古錢勿用幸久聚古貨難賣空精甄時能撫摩却穢夢坐與饕濁收饑涎世間萬物囿可盡牀脚一甕踏欲癲試看營室鑠星處何似揚州騎鶴年

(唐)書後漢劉陶上書諫鑄錢事曰夫食者乃有國之大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杼軸空於公私之求野無青草室如懸罄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鏹薄銖兩輕重哉就使當今土礫化爲南金瓦鹵變爲和玉沙石悉成隋珠犬羊盡作孤白絳繡盈堂文綺縵野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義皇之純德大禹之勤勞周文之不暇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

(唐)啓梁簡文帝謝勅賜解講錢啓曰無勞磁石之火金貨猥臻非遊玉壘之川銅山可見舒王濟之埒猶覺有餘假劉實之繩穿而不盡慧輪究竟爰降曲私福田成滿仰由慈被榮光獨照自均若木負恩知重竊譬蓬蒿又謝賜錢啓曰殊澤隆厚造次被蒙重彼八銖珍斯九法赤仄成采出自水衡之藏紺文委貫忽積銅扇之裏謹長充放生用濟含識發弘誓願等供無邊効彼薄拘均茲流水方使怖鴿獲安窮魚永樂

晉安王賜錢啓曰孝威問吉已通請期有日而賢夫之譽多愧張耳非壻之才偶同王粲瞻言前事良以自羞曲降隆慈俯垂珍錫便使禽贄獲舉纏幣有資佩服寵靈隕越非報

任孝恭謝賚錢治宅啓曰繩樞斷續蔣雨已傾席户穿闌微風自卷不悟恩隆問舍降自天造事深更宅乃被庸微脆條可授毀垣再築遂得窗臨上路户望東家人悅爽塏里驚輪奐門學于公逆客駟馬巷均王濬豫擬幡旗

陳張正見謝賜錢啓曰豈期疲疴辟立徑蒙殊賜名稱揄揚非投飲馬之橋價重園泉寧棄咒雞之野暫移周府纓經漢鑄始降主門忽光私室青蚨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重河間之能數

原論 晉魯褒錢神論曰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見綦毋先生班白而徙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談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捌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劒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有坤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時形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朽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熱排朱門入紫闥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辯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聞笑談非錢不發諺云錢無耳可闇使豈虛也哉 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莊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弱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早歸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光上交下接名譽益彰

增議 唐元稹錢貨議曰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

銷毀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以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用錢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牆垣欺濫偏行於市井亦未聞告訐壞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　宋陳耆卿奏言錢猶母也楮猶子也母子所以相權不可重子而輕母也夫有錢而後有楮其楮益多則其壅滯益甚則稱提之說興焉厥今在朝在野日夜講畫而奉行而未嘗有言及錢者楮日多錢日少禁楮之折閱者日嚴而禁錢之漏洩者日寬非果寬也寬於大而獨嚴於小則雖謂之寬可也

疏金溫迪罕思敬論錢鈔疏曰錢之爲泉也貴流通而不可壅積於官而不散則病民散於民而不斂則缺用必多寡輕重與物相權而後可大定之世民間錢多而鈔少故貴而易行軍興以來在官殊少民亦無幾軍旅調度悉仰於鈔日之所出動以萬計至於填委市肆能無輕乎不若弛限錢之禁許民自採銅鑄錢而官鑄模範簿惡不如法者令民不得用則錢必日多鈔可少出少出則貴而易行矣

詔元仁宗寵至大銀鈔法天下流行公私蒙利五十年於茲矣比者尚書省不究利病率意變更既創至大銀鈔又鑄大元至大銅錢鈔以倍數太多輕重失宜錢以鼓鑄弗給新舊資用曾未再期其弊滋甚爰咨廷議允協輿言皆願變通以復舊制其罷資國院及各處泉貨監提舉司買賣銅器聽民自便應尚書省已發各處鈔本及至大銅錢截日封貯民間行使者赴行用庫倒換

原雒書曰王者不藏金玉則紫玉見於深山服飾不逾祭服則玉英出　禮含文嘉曰玉石得宜則太白常明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自盈王者飲食有節則出　論語曰玉十謂之區雙玉為瑴五瑴為區瑴音角　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璠玙充耳也璵玉飾以水藻也　山海經曰珏二玉相合珏音玨　瑞應圖曰玉瓊者聖人之應也不汲汲求之不自來不可得而見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禮制則澤谷之中有珍寶部三玉瑑璋

白玉焉其中多美玉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其中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十洲記曰瀛洲有玉膏如酒名曰玉酒飲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本草曰玉味甘生如白頭公服之延年　財貨源流曰玉天地之精也有山元文者有水蒼文者有白如截肪赤如雞冠黑如純漆者黃如蒸栗者　潛確類書曰玉亦出中國魯玉璠璵楚玉曰瑾曰瑜和之玉得於荊山其偶然耳惟出于闐國者為多　又曰玉有五色白黃碧青俱貴白色如酥者最貴餐色油然及有雲花者皆次之黃貴色如栗者謂之甘黃焦黃者次之碧色青如藍黑者為上或有細黑星及色澹者次之亦有赤玉紅如雞冠最貴而世少見綠玉深綠色者為佳澹者次之甘青玉其色澹青而帶黃菜玉非青非綠色如菜葉最下墨玉之義紫玉曰玭玭此妻慈二音赤白半曰瑧軟然二音碧玉曰瓐瓐又為瑩澈之美玉價亦不高　又曰赤玉曰瑞門曰瓊瓊又為瑩澈之美玉價亦不高　又曰緊衣黑玉曰瑳皆鞋二音黑玉可作鏡曰玫　原周易說卦曰乾為金為玉　書又曰維玉及瑤鞫鞫容刀　原尚書曰惟辟玉食　禮又鼎卦曰上九鼎玉鉉　原禮記曰笏天子以球玉　又曰執玉爵者不揮　又曰受珠玉者以掬　又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又曰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礿何也為玉之寡而礿之多耶子曰昔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縝之忍反縝音稹縝廉而不劌義也劌傷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

以長其終詘然樂也越揚也詘止也詘音屈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瑕玉中病也瑜其中間美也

玉采色也采色旁達有隱翳似信　氣若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原又玉藻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　又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　原左傳曰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　增又曰吳申叔儀乞糧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子無所用之　原爾雅曰西方之美者霍山之珠玉焉　又曰璆美玉也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雕琱也　周官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　增又天官下曰玉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賜服玉佩玉珠玉齋則共食玉玉食之可潔水寒　原大戴禮曰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木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玉見于深山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有玉英英華也　山海經曰崌音密山之上丹水出焉中多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黄帝是食玉膏所出五色乃清五味乃馨黄帝乃取崌山之玉榮而投鍾山之陽瑾瑜之玉堅栗精密濁澤而有光五色發作以和柔剛天地鬼神是食是饗君子服之以禦不祥　增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原穆天子傳曰披圖視典用觀天子寶器玉果石似美玉可謂玉果璿珠燭銀黄金之膏金膏猶玉膏皆有精汚也　又曰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至于羣玉之山四徹中繩皆正也先王之所謂策府　戰國策曰周有砥宋有結緑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天下名器獨不足以厚國家乎　又曰蘇秦謂楚王曰楚國食貴于玉薪貴於桂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以珊瑚爲枝碧玉爲葉華子青赤以珠玉爲之空其中如小鈴鎗鎗有聲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玉杖　魏略曰大秦國出五色玉　文士傳曰劉楨嘗預魏文帝坐見甄后不伏武帝大怒收付作部使磨石武帝嘗輦至尚方觀作者見楨楨磨石不仰帝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已自理跪對曰石出自荆山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和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稟氣堅貞受茲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猶不得申武帝顧左

右大笑赦楨復署吏

爲陰玉爲陽　唐書曰太宗嘗謂魏徵曰玉雖有美質在于石間不值良工琢磨與瓦礫不別若遇良工即爲萬代之寶朕雖無美質爲公所切磋勞公約朕以仁義弘朕以道德使朕功業至此公亦足爲良匠耳　又五行志曰上元二年楚州獻寶玉十三一曰元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有孔云辟兵疫二曰玉雞毛文悉備白玉也三曰穀辟亦白玉也栗粒自然無雕鐫迹四曰西王母白環二枚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六曰如意寶珠大如雞卵七曰紅韎鞨大如巨栗八曰琅玕珠一枚九曰玉玟形如玉環四分缺一十曰玉印大如半手理如鹿陷入印中十一曰皇后採桑鉤如箸缺其末十二曰雷公石斧無孔凡十三寘之日中白氣連天　大金國志曰承安三年春國主幸蓬萊院陳玉器及諸玩好視其欵識多宣和物惻然動色宸妃進曰作者未必用用者未必作宣和作此以爲陛下用耳　管子曰夫玉之所以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智也堅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精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　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　原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明照一室大怖遽而棄之于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大夫之祿　又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鬼谷子曰鄭人之取玉也必載司南之車爲其不惑也　尸子曰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　原　呂氏春秋曰人不愛昆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　淮南子曰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陽也珠陰中之陽也方陰也玉陽陰中之陰也蒼璧石多毛少也珠之不圓者璣皆喻不好也而愛之者有之爲已用得其利故也　又曰崐崘山中有層城九重上有珠樹玉樹　又曰琬琰之玉在污泥之中雖廉文質有餘也　春秋繁露曰公侯贄用玉玉潤而不污至清潔也故君子比之于玉玉有瑕穢必見于外故君

子不隱所短　韓詩外傳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桓寬鹽鐵論曰崑山之傍以玉璞抵烏鵲　桓譚新論曰雒陽季幼賓有小玉檢謁衛者史子伯素好玉器見而奇之使予報以三萬錢主也余驚駭云我若于路見此千錢亦不市也故知之與不知相去甚遠　論衡曰玉變爲石珠變爲礫毀謗使然也採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　抱朴子曰玉脂生玉之山膏流出萬年以上則凝而成之鮮明如水精以無心草木和之須臾成水服之一升得千歲　矯世論曰白玉之肖牙者出夫州青玉出倭國赤玉出夫餘瑜山元玉水蒼玉皆佩用惟離婁能察之　王逸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　蔡邕琴操曰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使樂正子占之言石王以爲欺謾斬其一足平王死子立爲荊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晝夜不止淚盡續之以血荊王遣問之于是和隨使獻王王使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爲陵陽侯卞和辭不就而去作退怨之歌曰悠悠沂水經荊山精氣鬱浹谷巖中中有神寶灼明明穴山采玉難爲功於乎獻之楚先王遇王闇昧信讒言斷絕兩足離余身俯仰嗟歎心摧傷紫之亂朱粉墨同空山歔欷涕龍鍾天鑒孔明竟以彰沂水滂沛流于汶進寶得刑體離分斷者不續豈不怨　白澤圖曰玉之精名曰委然如美女衣青衣見之以桃戈刺之而呼其名則可得也夜行見女戴燭入石石中有玉也　杜陽雜編唐順宗時西域有進美玉者二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可鑑毛髮時伊祈元解方坐于上前斂視之曰此一龍玉此一虎玉圓者龍也生于水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水必有虎也生於巖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百獸懾伏上異其言　孔帖曰于闐虹霓出焉方者青圓者黃　山海經曰玉州山多玉者也其河源所出至于閼分爲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三河皆有玉而色異每歲秋水涸國王撈玉于河然後國人撈玉　宋程棨三柳軒雜識曰曾見玉麒符如今香囊白玉爲質石碾麒麟又有片玉長可八寸闊三兩指如刀有把名扶衣古帝王既御袍帶以此抹腰無摺縐又片玉甚薄上銳下闊多壓舌殉葬含玉也又塊玉如筍名代指進講時以點顯經籍　漢遺物　續文獻通考曰至元十一年迷兒麻合馬阿里二人言睢力沙淘玉之戶舊有三百經亂散亡存者止七十戶其力不充而

匪力沙之地旁近有民户六十同淘于是免其差徭與淘户等所淘之玉立水站遞至京師 明水軒日記曰玉石產大石窩至京城一百四十里折方估價營繕司主之

玉二

原 列仙傳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 尚書大傳曰堯致舜天下贈以荅華之玉 紀年曰桀伐珉山珉山莊王女于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無子斲其名于荅華之玉荅是琬華是琰也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寶玉萬四千佩有八萬 尚書中候曰武王至磻溪呂尚釣王趨稱曰望公七年今見光景荅曰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檢檢相也 晉帝王世紀曰周武王伐殷爲天子登臺見玉王曰誰之玉或曰諸侯之玉王不取反歸之天下聞之曰王廉于財矣 原 十洲記曰周穆王時西胡獻玉杯是百玉之精月明夜以杯照于庭中比明旦而水滿於杯中汁甘而香美斯靈器也 列子曰周穆王征西戎西戎獻昆吾之劒赤刀切玉如切泥 神仙傳曰沈義爲仙人所迎見老君以金按玉盤賜之 孔叢子曰秦王得西戎利刀割玉如割木 漢書曰文帝甄皇后光和中生每寢寐家中髣髴見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常共怪之 胡琮別傳曰吳時掘地得銅匣以琉璃爲蓋布雲母于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大帝以問琮對曰秦始王以金陵有天子氣處處埋寶物以當王土之氣此抑是乎 搜神記曰楊公雍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于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于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一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又語云後當以得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徃視見石子生玉北平徐氏女甚有行人多求不許公乃試求焉徐氏笑以爲狂乃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徐氏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于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異苑曰晉東瀛王騰字元邁鎮鄴遊常山時天大雪平地數尺營門前方數丈融液不積掘得玉犾長可尺許屋棟間仍自漏秣米如此三年晝夜不息米墜既止忽有一青蛇長數尺住在梁上每落糞輒成碎銀子陽獲銀米遂爲富兒鍛銀作器貨賣倍售餘家市者隨以破滅 涼州記曰呂纂咸寧二年有盜發張駿陵得白玉尊玉簫玉笛 原 世說曰長沙王

從封常山至國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　後魏書曰崔挺爲光州刺史掖縣有人年逾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曾充使林邑得一美玉方尺四寸甚有光彩藏之海島六十歲欣逢明政今願奉之挺曰吾雖德謝古人未能以玉爲寶遣船隨取光潤果然迄不肯受乃表送都　又曰李預美古人食玉法乃採訪藍田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顆有麤黑者亦挾盛以還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乃椎七十枚爲屑服之餘多惠人

北史曰于謹平江陵獲大玉徑四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　明皇雜錄曰天后嘗召諸皇孫坐于殿上觀其嬉戲因出西國所貢玉環釧盃盤列于前後縱令爭取以觀其志莫不奔競厚有所獲獨上端坐略不爲動后大奇之撫其背曰此兒當爲太平天子因命取玉龍子以賜玉龍子太宗于晉陽宮得之文德皇后常置之衣箱中及大帝再誕之三日后以珠絡衣褓并玉龍子賜焉其後常藏內府雖其廣不數寸而温潤精巧非人間所有及上即位每京師憯雨必虔誠祈禱將有霖霪逼而視之若奮鱗角　孔帖曰武宗會昌九年夫餘國貢火玉三斗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十數步積之可以焚鼎寘之室內則不復挾纊　又曰唐莊宗時回鶻王仁美遣使來貢玉馬　宋劉跂暇日記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玉一塊廣尺厚半尺此希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梁適撰文名曰鎮國神寶　金史大定二十六年皇曾孫生宴于慶和殿賜曾孫玉山子兔兒垂頭一副章宗進玉雙駝鎮紙玉琵琶撥玉鳳鉤骨觀等物世宗御酒歡歌一夜方罷　元史忙哥撒兒傳從憲宗征幹羅思阿剌欽察諸部常身先諸將及以所俘寶玉須由是益重之　續文獻通考曰元丞相伯顏嘗至于闐國鑿井得一玉佛高三四尺色如截肪照之皆見筋骨脈絡即貢上方又有白玉一段高六尺闊五尺長十七步以重不可致　又曰明建文在儲宮時嘗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及元年使者還自西方得青玉于雪山踰二尺質理温栗　又曰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雲南布政鮑道明獻瑶石一萬五千八百顆

玉三

原抵鵲　棲鳥　上詳前一　劉楨清慮賦曰結東阿之扶桑接西雷乎燭龍上青腰之山踔琳琅之淦玉樹翠葉上棲金鳥　神寶　帝瑞　上詳前一　禮含文嘉曰龍馬金玉帝王之瑞

應　飾鳩杖　名鷹釵　續漢書曰仲秋之月郡國皆案行比人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也

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一玉釵以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視釵匣惟見白鷹直升天後宮人作玉釵因名玉鷹釵

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

璧子曰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異此諸侯之良寶也

三采　五經通義曰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于智銳而不害有似于仁抑而不撓有似于禮垂之如墜有似于信孚尹旁達信　荆璆　魯寶　劉崑詩曰握中有玉佩有琼華是荆山璆下詳前一

五暉于內必見于外有似于信垂之如墜有似于禮逸論語曰玉如瑩也瑶三采玉也

青氣禮記曰氣如白虹天也　司馬彪續漢書曰桓帝時光祿吏舍壁下夜有青氣視之得玉鉞瑑鉤長七寸二分五分名一枚身中皆雕鏤也　瓊華　瑶蓯玉毛詩曰尚之以瓊華乎而　劉楨清慮賦曰錯華以瑶蓯以綠以玉喪

長洲英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云昌城玉蓯夜山火玉長洲一名青丘仙草靈藥甘液玉英靡所不有　又　龍輔　鴻輝　王名也左傳公使公衍獻龍輔于齊文選曰碎結緑之鴻輝殘懸黎

玉　截肪　點漆　白如截肪黑如點漆　山輝　木潤　文選曰石韞玉而山輝下詳前一

必佩　不趨　上詳前一玉不趨敬重也　減瘢　磨玷　王莽就國南陽守選掾孔休守新都相休休不受莽曰君面有瘢美玉可以滅瘢休猶不受莽曰君嫌其

碎斗　得璜　史記亞夫撞碎漢王所獻玉斗　呂尚魚腹中得玉璜

傳曰鄧浪者安樂人行到松滋縣九田山見一鳥形如雉而色正赤集山巖石上鳴聲如吹笙浪即射中之鳥又曰江巖常到吳採藥及富春縣清泉山南逕見一美女衣紫

瑾瑜　瑜琬琰　瑾瑜匿瑕下詳前二　磨礱　追琢　繅藉　被褐　觀禮以繅藉玉注以韋衣木廣大小爲元色　被褐懷玉

玉潛光抱朴子曰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

連城　希世　連城之寶　希世之寶　比德　潛光　詩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有女如

王與晉侯皆十穀乃釋衛侯　填金　投石　唐書曰高宗朝封禪太嶽造玉冊三枚皆以金編每一分厚三分刻玉填金爲字　西域記于闐國玉也謂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瑒一雙所以識也

下至庶人皆往取之每取一圓石投之　投泥　塗墨　後魏書穆弼先祖瑩有風格善自位置高祖初定民族欲以彌爲國子助教辭曰先臣以來蒙恩累世比校徒流實用慙屈高祖曰朕欲厲曺

九德　十穀　上詳一　左傳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納玉於

子故屈卿先之白玉投泥豈能相污粥曰旣遇明時敢自沈於泥滓　又曰孝昌中于慶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祖瑩等辨爲何世之物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泰康中所獻乃以墨墐字觀之果如瑩言　龍鈕　宋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玉也

翠罌　趙書曰劉膽徙治平陽于汾水中得白玉罌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之梅聖俞以爲碧玉在潁州時常以示僚屬坐有兵馬鈐轄鄧保吉者眞

其後偶以金環于罌腹信手磨之金屑紛紛而落如視中磨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印昔堯爲君有人獻玉于堯堯見而輕之使人棄書後序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　無　延喜　辟邪　山堂肆考禹授啓以延喜之玉

堯擲　湯俘　山堂肆考

二長尺五寸工巧殆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數百步雖鑲于金函鐵體終不能掩其氣或人衣裾誤拂馥經年縱潔異聞集李章武與王倡往來倡死後李經所居見王倡來與同寢將曙取一物綢碧似翠狀如蘭葉贈李曰此西岳玉京夫人所遺獻觴實也

又曰功施文鱗玉之文理也又曰瓊英也屑瓊葉以朝飡上山採瓊蘂

碧琳

赤瑕

又曰碧琳玉也赤瑕赤色玉也

又

如意

珣琪

靈龜采

拾遺記炎帝時石璘之玉號曰夜光

琅玕

淮南子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琪焉

楚州獻

石國得

上詳前一

孔帖唐高仙

榭葉瓊枝

文鱗瓊蘂

圓龍方虎

並詳前一

周禮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美惡與其數量揭而璽之

玉燭爾雅曰四時和謂之玉燭

韞匱而藏諸

致櫝

王逸天地賦中

禁景帝詔吏發民若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二千石有聽者同坐

玉山

秘康其醉也如玉山之將頹也

荊山之片

郤詵自謂荊山之片玉

軟玉鞭

又曰天寶中興國獻軟玉鞭之則首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一珂珊五環一帶腾三

玉堂

漢堂名

玉箸

王僧孺如玉箸

玉尊

王琰魏鍾繇字元常有玉琰太子欲

白頭公

安續搜神記曰樂高位其孫雅

得之而難言密使臨淄侯因人說之在廐中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白玉也

紅玉環

騶拂刻雜編唐元載紫龍以爲環釦

求玉于閬

孔帖德宗即位遣內給事朱如玉安西求玉于闐得圭一

獻玉千斤

又曰于闐國遣都督劉再昇及還許言假道回紇爲所奪久之事洩流死恩州

唐劉禹錫論青越而瑕不自揜潔白而物莫能汚內有似乎君子者玉乎故用乎諸侯

玉棊子

唐宣宗

堅剛溫潤

唐賈躭等贊以大節

玉既無煙又且無氣

元史祭祀志平章買閭等議南郊神玉今後大祀禮神之玉時出而用無得燔

不可雜珉玉當早分子實舊楚客蒙俗謬前聞安知理學采豈識質明温我方歷上國從洛入函轅揚光十貴
室馳譽四豪門奇聲振朝邑高價服鄉邨寧能與爾曹瑜瑕少辨論　唐李嶠詠玉詩曰映日先過魏連城欲
向秦洛陽陪勝友燕趙類佳人方水晴虹婿常山瑞馬新徒爲卞和識不遇楚王珍　陳孔昂觀玉篇曰鴈衷
雙白玉此玉有淄磷懸之千金價舉世莫知眞丹青非異色輕重有殊倫勿信玉工言徒悲荆國人　韋應物
采玉行曰官府徵白丁言采藍谿玉絕嶺夜無家深榛雨中宿獨婦餉糧還哀哀舍南哭　錢起片玉篇曰至
寶未爲代所奇韞靈示璞荆山陲獨使虹光天子識不將清韻世人知世人所貴惟燕石片熒熒光石泉美人之鑒明且澈玉指提攜歎奇絕試
山埋照凡幾年古色蒼痕宛自然重溪冪冪暗雲樹一旦城美價幸逢時命代良工豈見遺試作珪璋禮天地何如璠璵在階墀
勞香袖拂莓苔不覺清心皎冰雪連城美價幸逢時命代良工豈見遺試作珪璋禮天地何如璠璵在階墀
葉季良賦得琢玉成器曰片玉寄幽石紛綸當代名荆人獻始遇良匠琢初成冰映寒光動虹開晚色明雅容
看更澈餘響叩彌清自與瓊瑤比方隨掌握榮因知君有用高價佇連城　潘存實賦得玉聲如樂曰表質自
堅貞因人一叩鳴靜將金並響妙與樂同聲杳杳疑風送泠泠似曲成韻含湘瑟切音帶舜弦清不獨藏虹氣
猶能暢物情后夔如爲聽從此振琮琤　南巨川賦得沽美玉曰抱玉將何適良工正在斯有瑕寧自掩匪石
幸君知雕琢磨成器緇磷志不移飾尊光宴賞入佩奉威儀象德曾留譽如虹竊可奇終希逢善價還得桂林
枝　羅立言賦得沽美玉曰誰憐被褐士懷玉正求沽戍器終期達逢時豈見誣寶同珠照乘價重劒論都浮
彩朝虹滿懸光月影孤幾年淪瓦礫今日出泥塗采斷資良匠無令瑕掩瑜　陳中師賦得瑕瑜不相掩曰出
石温然玉瑕瑜素在中妍媸因異彩音韻信殊風讓美心方並求疵意本同光華開縝密清潤仰磨礱秀質非
攘善貞姿肯廢忠今來儻成器分別在良工　武翊黄賦得瑕瑜不相掩曰抱璞應難辨妍媸本自融貞姿偏
特達微玷遇磨礱涇渭流終異瑕瑜自不同半曾光透石未掩氣如虹縝密誠爲智包藏豈謂忠佇看分美惡
今得值良工　裴次元賦得亞父碎玉斗曰雄謀竟不洎寶玉將何愛倏爵霜刃揮颯然春冰碎飛光動旗幟
散響驚環佩霜濃繡帳前星流錦筵内圖王業已失爲虞言空悔獨有青史中英風冠千載　何儒亮賦得亞
父碎玉斗曰羸女昔解網楚王有遺躅破關既定秦碎首開獻玉貞姿應刃散清響因風續匪循切泥功將明

懷辟辱莫量漢祖德空受項君勗事去見前心千秋渭水緑　元趙孟頫哀鮮于伯幾詩曰最後得玉鉤琱琢螭盤屈掘手傳玩餘歡喜見顏色

【宋】賦晉傅咸玉賦曰易稱乾爲玉玉之美與天合德其在玉藻仲尼論之備矣非復鄙文所可稱述萬物資生玉稟其精體乾之剛配天之清故能珍嘉在昔寶用罔極夫豈君子之是比蓋乃王度之所式其爲美也若此祇於明祀豈連城之足云嘉遭遇乎知已知已之不可遇譬河清之難俟既已若此惟亦泣血而刖趾【晉】唐獨孤申叔服蒼玉賦曰太史告立春之期天子迎東郊于時瑟若生芻之色肅乎出藍之姿縈垂組而温潤澤矣繫衡牙而左右流之焜元晃曜黄屋微白虹之皎潔對蒼龍以照燭　沈達山元玉賦曰韞櫝稱珍連城表質爰制衡牙之用以戒趨馳之失匪取乎截肪自資乎純漆響既清越理惟縝密色温合乎緇衣韻鏘鳴乎玉律配元侯而禮盛奉上公而儀備豈比璠玫彰庶士之殊不同水蒼表大夫之異　仲之元玉賦曰太元分儀洪纖是質瓊瑤琬琰之殊號結緑懸黎之衆述五色相宣千名競出振鶴羽以益鮮脅雞冠而增煥匪蒸粟之足侔何純漆之能亂乃堅以守正妙以通微洪爐不能易其色厚地不能變其輝乍騰虹于白氣或見女以青衣山林孕之而含鬱川瀆育之而漣漪昭靈神之景命啓聖哲之昌期無終設粲而獲偶渭浦投釣而匡時復有逍遥人俗髣髴仙府泛醴流膏崇臺結宇飛華晛閒之岫結影蓬瀛之浦使人主齋戒班垂歎揚磨礱規矩華晛文章琢之爲珪下辨君臣之節合之爲璧上連日月之光既展禮于天地亦分榮于殿堂垂纓珮兮濟濟登鑾輅兮鏘鏘入管弦而流韻備尊俎而含芳　趙昂攻玉賦曰直以爲珽圓而作璧無枉纖毫皆知所適遇今晨之發彩冀入珪璋察往日之屈蒙期分玉石于是虹氣干白雞冠與赤執之以禮故有籍而見文受之必齊非詐城而不易　白行簡石韞玉賦曰積苔文而外翳涵冰形而内融煥乎有文既自抱其堅白敦兮在璞將有俟于磨礱棄他山之下未得輝乎滿堂泛渭水之中誰復知其盈尺混清潤以潛穎託層崖而委積愛而不見雖類懷寶迷邦和而不同終辨我心匪石處于鑿鑿則水折而方流依彼巖巖亦山輝而未潤　暢璀良玉比君子賦曰珪以爲瑞佩以比德上下有軌尊卑有翼既山水節其文亦元蒼差其色四者爰備勞逸是主

民也事也右叶于角徵君也物也左諧于宮羽反而規旋而矩其志不散其容斯取況居則設朝則結進退鏘鳴抑揚磬折禮樂之儀著非僻之心絕是則維身允固惟玉不撤　張餘慶青玉條賦曰小大合度高卑有程厠彼華筵雲母之屏邊色麗置乎虛室琉璃之窓下寒生玉貌宜臨丹心可瑩成其高而有足歷其遠而有脛甘寢之時虛色而空憐角枕閒居之處凝光而但對瑶琴是宜君子之好用資端操質美而微瑕莫容色淨而纖埃不到況能坦蕩而為物以俟依憑而寄傲伊錦繡之段誠可見投此瓊玖之珍是宜相報　敬括玉斗賦曰燕石既分楚圭未剥平準獻度良工就琢刻則為璋合而成彀口應吐納柄隨把握特達垂名切磋有成炯光月皎洞徹冰清揣摩律度比較權衡法帝車之枘如軒如輊校嘉量之趾不縮不盈爾以至公秉彝我以不貪為寶扣之則清越流響秘之則含弘守道是以在天成象在物可師立身而温潤無匹應用而盈虛有時當為國器藏諸有司　王起被褐懷玉賦曰外不畫而不曳中如璧而如璋隨于人誰謂無脛映于體乍若凝肪自有同夫蘊石亦何虞乎越鄉宜乎琢磨是賴清貞勿改映胸襟而發光雜山水而騰采成器而服之無斁開圓晶晶霜皎田田月懸分清輝于綺殿失皓質于瓊筵賞三朝之盛禮恒五玉而來覿彼昭華之珍兮焉往延喜之珪兮誰錫亦所謂歸有虞之理功告大禹之成績

又贊曰庾肅之玉贊曰圓璧月鏡瑟琳星羅結秀藍田蘊真荆和元圭特達瑜不掩瑕質鮮氣潤流映滂沱郭璞瑾瑜玉贊曰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虹霞君子是佩象德閒邪

珪璋一

原說文曰玠大珪也璋大珪也長三尺杼上終葵首　易曰告公用圭　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周禮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搢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　韋衣而畫成功元天色禹功階于四海故奠錫元圭以旌顯之　又曰顒顒卬卬如圭如璋　**原**尚書禹貢曰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又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又曰禹錫玄圭有功　又曰禹錫玄圭以為玉木為中幹用五采文所以為玉飾也　又曰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二采再就義取其慎行也　又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信音身圭長七寸信者象以人為琢飾義取其慎行也　又曰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信者象以人為琢飾義取其慎行也　又曰桓圭公執桓圭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曰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信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鎮圭長尺有二寸謂安鎮四方以四鎮之山為琢飾公執桓圭二王之後及王之上公雙植曰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二采再就義取

安養千人二圭或以穀或蒲文爲琢飾辟皆經五寸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謂天邸本也圭本諸于辟圭來四出故也圭辟以祀日月星辰青辟禮東方穀圭天子以聘女穀等也其聘女則以納徵琬圭以治德結好琰圭以易行除慝有鋒銍并征象土珪以致四時日月以虞景致日月長五寸琮珪以頫聘牙璋以起軍治兵若今以發兵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故書或云五寸子春云當爲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居則守之注命圭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爲圭授之爲瑞信又典瑞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軍旅注璋有邸射取殺于四角也以祀山川以致稍餘注素功無飾也

貴者大圭不琢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又曰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爾雅曰珪大尺二寸謂之玠論語曰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山海經曰輸山之神祠之白圭

禮記曰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又玉人曰璋邸射素功

又曰玉人之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侯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居則守之子春云當爲七寸

又曰玉人之事命圭七寸謂之桓圭公守之侯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居則守之子春云當爲七寸

帝宗廟云其廣增珪幣鄭祀志曰圭幣以差加之唐禮志曰凡祭祀之節質明皇帝服大裘而冕至中壝門外搢大圭執鎮圭皇帝執大圭迎三老又曰納皇后執事者奉穀圭以覿宋志元豐三年五月詳定所言郊廟之禮有涌曰珪以爲信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于上也信莫著于見故以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銳陽也下方陰也又曰東方爲圭之制上小下大狀如梨鋒路文接萬千餘里中有隱士慕已來出集聚若雲也三珪重侯三珪伯公侯聽類神察篤友隱孤寡存訂三主也君但不如賢愚之類境界任早夭孤寡賑贍之

六典曰殿中監凡大祭祀進大圭執鎮圭玉海曰宋乾德元年十一月十三日齋祟元殿服通天冠絳紗袍執鎮圭乘玉輅由明德門朝饗太廟十六日奉衮冕執大圭合祭天地又曰至道元年八月二十五日戊戌詔以九月冊皇太子有司言禮天子執鎮圭公執植圭無太子執圭之文請定制太子服遠遊冠朱明衣執植圭以受冊朝會謁廟亦如之詔可又曰紹興十四年正月戊寅內出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先是有司請以珉石上曰崇奉先聖豈可用假玉詔以眞玉圭降出宮貴神用兩圭有邸凡九玉制以珉玉隨幣色依九宮四碧五黃六白二黑三綠四白九紫

續文獻通考曰金皇統九年十月禮部下太常書鎮圭式樣大禮使據三禮圖以進用之又大定十一年太常寺言按禮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

首天子服之自西魏隋唐以來大圭長三尺一寸與鎮圭同蓋鎮圭以鎮天下四鎮山爲飾今其圭已依古惟無大圭今御府有故宋白圭玉圓無上稠及終葵首自西魏以來所制玉笏皆長尺有二寸方而不折雖非先王之法蓋後世玉難得隨宜故也擬合以御府所藏行禮就用太子所執桓圭長九寸廣三寸厚半寸用白玉若屋之桓楹爲二稜太子入朝起居及與宴則朝服紫袍玉帶雙魚袋執以桓圭　又曰元鎮圭制以玉長一尺二寸有袋副之　又曰明皇帝服衮冕用圭長一尺二寸皮弁同東宮服衮冕用圭長九寸九分五釐皮弁同世子服衮冕用圭長九寸皮弁同郡王圭同諸王大夫以温王服衮冕用圭長九寸二分五釐皮弁同世子服衮冕用圭長九寸皮弁同郡王以下俱不得用圭

珪璋二

遯甲開山圖禹游東海得玉珪碧色長一尺二寸圓如日月以自照目達幽冥　史記正義孔文詳云宋末會稽修禹廟于土中得五等圭辟百餘枚形與周禮同皆短小此禹會諸侯以禮山神　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如人蓬髮善歌）乃執白圭以見西王母　左傳曰鄭駟帶伐伯有伯有死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八月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珪質于河已已復歸　又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不佞敬王大夫以温人助敬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賣之則爲石王定而獻之　古今注章帝建初七年玉珪出弘農華陰　孔帖唐德宗即位遣内給事朱如玉之安西求玉於于闐得圭一　玉海宋建隆初于闐王李聖文遣使貢玉圭一盛以玉匣興國三年三月沙州曹延禄貢玉圭　又曰祥符元年將封禪七月己未朔大食航圭陀婆黎請以方物陪位太山十月戊申其國蕃官李麻勿遣使貢玉圭長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于西天竺長者傳曰謹守此候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　續文獻通考金初獲于宋者有元圭一白玉圭一十九　又曰元成宗元貞元年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留孫眞人張志僊等十三人玉珪各一

珪璋三

昭度　藏禮（左傳昭其度也）器以藏禮物有其容　輯五瑞　班羣后（輯斂也斂五等諸侯之珪璋而朝覲也班還也朝覲禮畢還瑞于諸侯）　不琢　載弄章　申信（傳車賴有章徧爲君使執珪璋也）　錫爾　瑟彼（詩曰錫爾介圭以爲瑞下詳一大圭不琢詩載弄之璋有章又曰瑟彼玉瓚黄流潔白貌）

前桐葉爲圭戲封唐叔周公曰天子無戲言遂命成王剪桐葉爲圭以與叔虞也槭斧也柄也　銳方之象以法陰陽　長短之制以辨上下上詳白虎通　周禮別貴賤之禮也　晉赤如日　碧如月　瑑甲開山圖禹開宛委山得赤珪如日碧珪如月一尺二寸　蘊五德之符采　宋寫四鎮之峯巒又曰圭以表特達之美鎮以示彈壓之強蘊五德之符采寫四鎮之峯巒　上銳下方　外黑內赤　玉海曰政和二年宦者譚穆獻元圭兩旁刻十二山上銳下方外黑內赤長尺有二寸　蘊五

屏辟與珪　植辟秉珪並書　特達之德禮記曰珪璋特達德也特達謂璋特達不假餘幣也　奉璋戴戴詩朝聘時用珪璋不假餘幣也

賦唐元稹鎮圭賦曰想夫彤闕乍曉碧砌生寒當玉座而高居狀中峯之冠瑤岫透爐煙而迴出意秋月之壓雲端是以聖后矜持庶寮瞻重安八荒于術內故捧必當心握萬務于掌中故大不盈拱映冕旒則璿樞屋綴間黼黻而瓊枝花擁豈獨使威儀可觀亦以明社稷有奉聖人制器靡不有類銳上以象天方下而法地備采章以盡飾璿崇高而定位夫衆色不可以雜施依方面之正者惟五羣山不可以咸寫選域中之大者有四自天有命非因梧葉而封唐提象握機故配土行而執鎮豈得傳歷代之瑞寶抑以彰受命之符信　蔣防鎮圭賦曰皓爾凝結溫如可觀其色正其容端乃直乃方象名山而守固不瑕不虧配王室以常安想夫始自良工成茲國器端乎掌握撫寧天地邦有六瑞而圭列其初國有三山而象包其四雲虹發色冰雪成姿岱華衡恒之高自此而增峻琳琅琬琰之美自此而發奇所以朝九有接萬靈大禹成功垂芳於帝典吾君致理酌憲于國經　張仲素信圭賦曰瑟彼信圭諸侯是執當大君之辨等與五玉而咸集皎以式孚堅如特立潔白其質縝密其文得儀形之是表敘羔雁以成羣玷絕可磨不愧南容之復性惟特達每勞宣代之分　楊諫珪璋特達異同君子之不護是以先王之制斯器也不資於璆琳而采之于璵璠欲使執之者比德佩之者克念自然威儀式序而有要有倫班秩以明而不溫不僭徒觀夫貂蟬籠戴以耀彩組綬輝映以生文使夫閱信義堅貞以守職感瑕瑜不掩以事君故能蜻恭厥位克舉其勳豈

不由珪璋與賢哲相成其業曠千古而流芬則聖哲之創物也誠有足而稱云

璧一

說文曰璧瑞玉環也瑗大孔璧也璜半璧也 毛詩曰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禮器曰東帛加璧尊德也 周禮曰子執穀璧以蒼璧禮天 史記褚先生曰諸侯王正月朔旦奉皮薦璧玉賀正月 漢書食貨志曰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又外戚傳曰昭陽舍璧帶徃徃爲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續漢書曰大秦國有夜光璧 晉書載記曰燕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 符瑞志曰宋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江乘縣得玉璧徑五寸八分以獻四年二月乙巳徐州于汴水得白玉戟以獻南齋永明七年錢塘獲蒼玉璧一 老子曰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莊子曰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兩舉於魯再逐於魯伐樹於宋親交益疎何也對曰子獨不聞假之亡歟假國名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彼以利合者迫窮相棄天屬者迫窮相收也 孫卿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 賈誼新書曰梁有疑獄乃問陶朱公朱公曰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其澤相如其價不相如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則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 白虎通曰方中圖外曰璧象天 抱朴子曰余聞唐堯之爲君也捐金于山虞舜之承禪也抵璧于谷 唐杜甫南郊賦云蒼璧黃琮歸乎正色 玉海宋沈括曰今人得蒲璧刻文如蒲花數時穀璧如粟粒 又曰祥符六年八月戊寅詔奠獻大清宮用蒼璧 續文獻通考曰金郊祀昊天上帝以蒼璧蒼幣 又曰元郊祀器物之等其目有八一曰圭幣昊天上帝祭用蒼璧配祖祭用蒼璧

璧二

尚書中候曰堯沈璧于河 帝王世紀堯刻璧爲書東次于洛言當傳舜之意 淮南子曰禹不貴尺璧

而重寸陰　屈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乃執元璧以見之　左傳曰鄭伯以璧假許田爲周公枋故也　屈又曰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伐虢　又曰初衛莊公自城上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既出奔而入馬示之璧曰活我吾與汝璧巳氏曰殺汝璧其馬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又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圖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繯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祓除凶之禮也　又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遍以璧見于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乃埋璧于大室之庭使五人齋而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　又曰晉公子重耳之曹僖負羈餽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　又曰秦伯納重耳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水投其璧于河　又曰秦伯以璧祈戰于河　屈呂氏春秋曰魯郊成子聘于晉過衛右宰穀臣鮑之陳樂而不樂乃送之以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我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送我以璧寄託之也衛其有亂乎背衛三十里聞甯殖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居之分祿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魏使淳于髡曰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髡入請說齊王曰魏齊之與國也伐之名醜而實危齊王乃止客謂齊王曰髡受魏璧馬王問髡曰先生有諸乎曰有之伐魏之事便魏雖刺髡千王何損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于王何傷　又曰張儀爲秦破從連橫說楚王楚王遣使車百乘獻夜光之璧　史記曰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掠笞不服儀謂妻曰視吾舌存否妻曰存儀曰足矣　又曰虞卿躡屬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　又曰趙惠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曰願以十五城請易璧王召見藺相如遂遣奉璧西入秦秦王大喜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大王見臣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爲戲弄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于柱矣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舍相如廣成傳相如使人從他道以璧還趙　列士傳曰秦召魏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

大怒將朱亥著猛獸圈中亥瞋目視之皆裂血出濺猛獸猛獸終不敢動　韓詩外傳曰楚襄王遣使持金十斤白璧百雙聘莊子以爲相莊子固辭　抱朴子曰安期生賣藥海邊始皇異之賜以金璧值數千萬安期生去而置之于阜鄉亭以赤玉舄爲報留書曰後千歲求我于蓬萊山　漢書曰沛公見項羽鴻門步從間道走還軍使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良曰聞將軍有意督過之脫身間至軍矣脫身逃還其軍故使臣獻璧羽受之

又曰文帝賜尉佗書及衣佗因使獻白璧一雙　東觀漢記曰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旦將軍當奉璧賀故事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少府吏甚驕慢求不可得暉遥見就主簿持璧謂曰我素聞璧未嘗見借觀之主簿暉授令史主簿遽白就曰朱掾義士勿求之蒼罷朝謂暉曰掾自視孰與蘭相如　玉海宋紹興元年八月七日始命訪美玉爲蒼璧黃琮卒未出蒼玉璞付文思院上喜見玉色曰祀天不當計費

璧三

和難　周禮穀璧以聘女　假道　詳前二　不鶩　禮記珪璧金璋不鶩于市　不貴　聖人不貴尺之璧　祈戰　詳前二　抱朴子景帝時成將廣陵掘塚有人如生白璧三十枚以藉身也　開寶　河圖天靈曰秦王政以白璧沈河有一黑頭公曰祖龍來天寶開中有玉牘也　投河　詳二　捐谷　抱朴子虞舜之承禪捐璧于谷中　浮渚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起河橋于用功五百餘萬而不成季龍遣砍祭沈璧于河俄而所沈璧浮于渚上　刻書　詳二前　藉身　臺滅明禽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而蛟夾船子羽左操璧右斬蛟皆死既渡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斬蛟　博物志澹隨流下

璧四

詩　唐李白詩秦欺趙氏璧却入邯鄲宮本是楚家玉還來荊山中

賦　唐李爲握中有元璧賦曰璧爲至寶握以藏輝與似月之色異俾如虹之氣徵懿夫藏黙黙而獨青映纖纖而有象或微疑其手澤竟空勞于目想同錫元之後不暫去身驗守墨而居則先指掌似乎中而隱影若居外以藩身覽之爲盈手之玩出也爲連城之珍圓而琢之而能全璞温而執之何以不濯雖黙黙而沈潛每熒乎把握　獨孤授蘭相如全璧賦曰秦王方坐章臺之中列萬乘之雄羣臣陪位使者趨風因發檢以求璧陳結觀而表柬浮光爛兮鏡吐潤色皎以冰空語未及于前約寶方傳于後宮果無有償城之意欲坐收獲璧之功蘭君乃探物揣情沈機内萌譎指瑕以復取遂立言而未平摠壯心而激發抗英辭以縱横怒髮竿指瞋

目電驚且使屢命將焉用生請以臣之頭辟俱碎君之軒楹我合詭以全變彼示詐而望誠九賓之禮徒設閒道之使已行義必付于知已色無懼于就烹卒能成兩國之勝負駭千古之威名　白行簡滄臺滅明斬龍奪辟賦曰原夫被禍而來檝舟以濟懷白辟爲利涉佩青蛇而自衛光連曉日若明鏡之高懸影落深潭狀白虹之初霽孤棹纔移于渡口二龍欻見于波際將至寶因此可求謂匹夫易制滅明乃挺利劒整扁舟驅天江千持拱辟而歎息眄中流而回顧豈不以懷寶者爲物所求恃力者爲人所惡且龍實特力人惟懷辟爾實我欺我非爾惜遂投之河而神罔敢受毀于岸而人莫敢有紛然電散謂齊后之碎連環驪爾星分同亞父之撞玉斗嗟乎仁必有勇信千古而不朽

表魏曹植獻辟表曰臣聞玉不隱瑕臣不隱情伏知所進非和氏之璞萬國之幣辟爲元貢　梁范雲謝示辟表曰非郊禋有日禮天之寶肯降學校且興圖水之符已集絳玉元珪未足云譬

撤梁吳均撤江神責周穆王辟曰昔穆王南巡自郢徂閩遺我文辟僉曰此津貫緯百紀薦歷千春念茲文辟故問水濱江漢昜之自求多益反我名瑞躍此華辟則富有漢川世爲江伯如有負穢心迷懷實情戚藏玉泥中匿珪魚腹使公孫躡波而長吁子羽濟川而怒目伏飛舞劒而東臨舊丘躍馬而南逐打素蛤而爲粉碎紫貝其如粥又有川人勇俊處乎閩濮水居百里泥行萬宿右睨而河傾左咤而海覆乃把昆吾之銅純鈞之鐵被魚鱗之衣赴螺蚌之穴引澍東隅移燋北島使蓬萊之根變而生塵瀛洲之足淨而可埽按驪龍取其頷下之珠搦鯨魚拔其眼中之寶皇恩所被繁枯潤涸威之所加窮河絕漠願子三思反此明玉

珠一

增 說文曰珠蚌之陰精也 原 案周易川靈圖曰至德之盛五星如連珠 禮斗威儀曰其政平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樊文淵七經義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後魏書曰河鉤羌國出金珠 伏無忌古今注曰章帝元和元年明珠出館陶大如李有光耀三年明珠出豫章江底大如雞子圓四寸八分和帝永元五年鬱林降人得大珠圓五寸七分 山海經曰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 徐衷南方草木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蜘蛛亦有孕珠者 又曰珠出蚌左右白蚌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旁小形似覆釜爲第二滑珠凡三品 增 潛確類書曰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爲第二滑珠凡三品 增 潛確類書曰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然惟蚌珠爲多餘則偶有之耳又蜘蛛亦有孕珠者 又曰珠出廣東廉州珠池者四曰楊梅曰青鷺曰平江曰永安出雷州者一曰樂明實皆海而島嶼環回故稱池云 續文獻通考元珠課在大都者元貞元年聽民于楊村直沽口撈採命官買之在南京者至元十一年命減怯安山等于宋阿江阿爺苦江忽呂古江採之在廣州者採於大步海他如兀難曲朵剌渾都忽三河之珠至元五年徙鳳哥等戶撈採勝州延州乃延等城之珠十三年命魯不解等撈採 明曹昭格古要論曰南珠出南海蚌中南番者好廣西者易黃要身分圓及色白而精光者價高以大小粒數等分兩定價古云一圓二白又云一顆圓十顆錢北珠出北海亦論大小分兩定價 原 爾雅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 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 增 周禮天官玉府曰若王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 原 大戴禮曰川生珠而岸不枯 山海經曰開明北有珠樹文玉樹 增 又曰數曆之山楚水出焉其中多白珠 原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於珠澤珠澤之藪方三十里 戰國策曰張丑爲質于燕燕王欲殺之走出境境吏得丑丑曰燕王所欲殺我者

人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我令已亡之矣而王不信令子且致我我且言子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且殺子剖子之腹及子之腸矣吾要且死子之腸亦且寸絕矣境吏恐而放之 史記曰明月之珠藏於蚌中蛟龍伏之　東觀漢記曰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鞏獻大珠詔曰海內頗有災異鞏不推忠誠而偷明珠之瑞以求媚今封珠却還 原 魚豢魏略曰大秦國出明珠夜光珠眞白珠夫餘出珠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增 蜀志曰秦宓奏記益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甫欲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復何歎哉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御府內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賜王公也　又陶璜表曰合浦郡土地墝埆無田可農百姓惟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珠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唐書曰貞觀四年林邑國獻大珠 增 史記曰明月之珠徑寸大者或至十二枚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海內頗有災異豈不推忠誠而偷明珠之瑞以求媚今封珠却還 原 魚豢魏略曰大秦國出明珠夜光珠眞白珠夫餘出珠珠大如酸棗　魏志曰文帝問蘇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域通使燉煌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益得否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默然 增 蜀志曰秦宓奏記益州牧劉焉薦儒士任定祖曰甫欲剖蚌求珠今乃隋和炳然復何歎哉　王隱晉書武帝詔曰御府內省珠玉玩好之物皆以賜王公也　又陶璜表曰合浦郡土地墝埆無田可農百姓惟以採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輸二次珠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並從之　唐書曰貞觀四年林邑國獻大珠　五代志楚州獻如意寶珠大如雞子而圓正色極瑩澈置之室中明如滿月　五代史吐蕃婦人戴瑟瑟珠珠之最好者一珠易一良馬 瑟瑟碧珠也 原 晏子曰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約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晏子曰古者聖人制衣服冬輕而煖夏輕而清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　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遺其元珠使智索之而弗得使離朱索之而弗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又曰河上有家貧窮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淵得千金之珠父謂其子取石來鍛之曰夫珠必在驪龍頷下子得之必遭其睡也使驪龍寤子尚奚徵之有哉 增 又曰夫唾大者如珠小者如霧 原 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何也所用重所要輕也　韓子曰楚人賣珠于鄭爲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縝以翡翠鄭人買其櫝還其珠可謂善賣櫝不可謂善鬻珠也　淮南子曰明月之邊侯得之子胥曰上求我也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矣且曰子取之邊侯憂而釋之　淮南子曰丹淵之珠者龍子所重所要輕也　又曰子胥出走于黃泥　鹽鐵論曰珠璣出桂林距漢千餘里　說苑曰墨子謂滑釐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曰不珠不能無類　又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于池中而魚爲之殫 增 任子曰淮南子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　又曰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爲之殘宋王亡其珠于池中而魚爲之殫　說苑曰墨子謂滑釐曰今凶年有欲與子隨侯之珠者曰不

得賣也以爲飾又欲與子鍾粟者曰得珠不得粟不得珠有富貴之命則幽居候之不須勞形求索也猶珠在山不求貴價于人人自貴之命富之人筋力自輕命貴之人才智自高　抱朴子曰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賞氣者必採穢藪之芳蕙　原搜神記曰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緝績其人能泣味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合浦民善游採珠兒年十餘歲使教入水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刮蚌得好珠吞而出　廣志曰莫難珠其色黃生東叟有明珠稱夜光有大珠徑寸或圍二寸已上出黃支一作枝有至圓珠置之平地終日不停有石珠名朝珠　裴氏廣州記曰鯨魚目即明月珠故死不見有目精　博物志曰五月五日取青蛉及無風雨雷電水火刀兵諸毒厲驪珠九色上者夜光百步中者十步下者一室光之所及無蛇虺蟲豸之毒蟲珠七色而多赤其蟲六足二目目當其陷處有凹有鐵鼻蚌珠五色皆有夜光及數尺無瑕者爲上有瑕者爲下蚌珠生于蚌腹與月盈虧蛇珠所致隋侯即其事也　唐劉恂嶺表錄異曰廉州海水之中有洲島島上有大池謂之珠海每年刺史脩貢自監珠户入池采珠以充貢賦　耆舊傳曰大守貪珠即逃去孟嘗還珠之池皆生老蚌剖而取珠池在海上其底與海通又池水至深無可測也取小蚌肉貫之篾曝乾謂之珠母容桂人率如脯燒之以薦酒內有細珠如粱粟乃知珠池之蚌隨其大小悉胎中有珠矣　杜陽雜編開元初罽賓國貢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有仙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動搖其中及代宗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　山堂肆考唐大曆中林邑獻雲珠五色又名誥多珠同菖蒲煮食可數日不飢又容州海渚亦產珠置官掌之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始貢珠百斤賜擔負者銀帶衣服　續文獻通考金大定九年罷東南路採珠　又曰元產珠之所大都南京羅羅水達達廣州　又曰世祖中統三十年回回獻大珠要價數萬上曰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遂却之　又曰至大四年近侍有言賈人獻美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慙而退　又曰明嘉靖

中廣東進珍珠三千二百餘顆

珠二

搜神記曰隋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銜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以燭室故歷世稱焉

又曰吳王夫差女名紫玉死亡童子韓重至塚前哭祭之女乃見形將重入塚遺徑寸明珠一枚又曰紫玉弋人所射窮而歸嗆參參牧養療治瘡愈而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執燭視之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以報參焉王孫子曰昔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女數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御入諫靈公下席再拜曰寡人過矣呂氏春秋曰宋桓司馬有寶珠抵罪出亡王使人問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于是竭池而求之魚盡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拾遺記曰燕昭王懷黑蚌之珠當隆暑體自輕涼號曰招涼珠三輔故事曰秦始皇葬驪山起陵高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泉以明月珠爲日月列仙傳曰朱仲者會稽市販珠人漢高后時募市之賜金五百魯元公主私以七百金從求之仲獻四寸珠而去不知所之三秦記曰昆明池昔有人釣魚綸絕而去遂通夢於漢武帝求去鉤帝明日戲于池見大魚銜索帝曰豈夢所見耶取而放之間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豈非魚之報耶幽明錄曰漢武帝幸河渚聞弦歌之音俄而有老公及年少數人出皆長八尺九寸爲帝奏樂飲酒老公願命取洞穴之寶一人受命下沒川底得一大珠徑數寸明耀絕世問東方朔曰河底有一穴深數百丈中有赤蚌生此珠焉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明月大珠至圍二寸已下又曰昭帝上官太后被珠襦廢少帝爲昌邑王又曰董偃與母賣珠爲業偃年十三隨母入館陶公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得幸漢武故事曰帝起神屋堂以白珠爲簾瑣碧琉璃爲柱

東觀漢記曰顯宗時鍾離意爲尚書交趾太守坐贓千金徵還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羣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上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于盜泉之水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受帝嗟歎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之謝承後漢書曰孟嘗爲合浦太守郡境舊採珠以易米食先時二千石貪穢使民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合浦無珠饑死者盈路孟嘗行化一年之間去珠復還又曰汝南李敬爲趙相奴于鼠穴中得繫珠璫珥相連以問主簿對曰前相夫人昔亡三珠疑子婦

竊之因去其婦敬乃送珠付前相相慙追還去婦　續漢書曰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玄梁冀以馬乘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蜀志曰宗預使吳孫權泣別曰君每衡命結二國之好今孫亮老恐不復見遺預大珠一斛　幽明錄曰王敦召吳猛猛至江口入水中命船人並進船至大雷見猛行水上從東北還逆船弟子問其故猛云水神數興波浪賊害行旅暫過約敕以眞珠一斛爲信　拾遺記曰石季倫所愛婢數十人季倫實屑沈水香塵末布象牀上使新所愛者踐之無迹則賜眞珠百琲若有迹者即節其飲食令體輕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明珠琲貫之名也　唐書曰貞觀中桂州都督李弘節以清愼聞身沒之後其家賣珠上聞之曰此人生時宰相言其清白今日既然舉者豈得無罪魏徵諫曰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衆賞賚居官終歿不言貪殘妻子賣珠未爲有罪伏惟再思上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方知談不容易　事文類聚狄仁傑調汴州參軍閻立本異其才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　開元遺事張說爲相有人惠一珠紺色有光事有遺忘玩此珠便覺心神開悟名曰記事珠說秘而寶之　明皇雜錄明皇賜虢國照夜璣蓋希世之寶也　馮篆記事珠曰于授幼時以綠眞珠勝爲簏押授讀書數眞珠以記日輒一遍　杜陽雜編唐順宗時拘彌國貢履水珠色黑類鐵大如雞卵其上鱗皺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中可行洪波之上上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于左臂遣入龍池其人則涉于波上如履平地潛入水中良久而出遍身略無沾濕上奇之至長慶中嬪御試弄于海池遂化爲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　山堂肆考五代馬植爲安南都護州部廢池珠玉復生　宋沈存中筆談熙寧中駐蹕國使人入貢乞依本國撒殿珠疏捧于殿檻之間以金蓮花酌珠向御坐撒之謂之撒殿乃其國至敬之禮也朝退有司埽殿得以金盤貯珠珠十餘兩分賜　鳴道集宋慶曆中廣州有蕃商死珍珠沒官上命取禁中錢易之以賜張貴妃時禁中同輦因此有于上前乞旨和買者京師珠價遂致騰踊上頗知之一日別殿賞牡丹妃嬪畢集貴妃最後至乃以前日珍珠爲首飾以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地更沒些忌諱貴妃慙赧起易之上乃大悅自是禁中不戴珠價大減　湘山野錄唐質肅公介謫潭州一巨商私藏蚌胎爲閹吏所搜太守以下輕其估悉自

售焉分珠事發奏方入仁宗謂近侍曰唐介必不肯買蜜且奏覆覽之果然　續文獻通考金天德四年十一月買珠於烏古迪烈剖及蒲里路禁百姓私相貿易仍調兩路民夫採珠一年　元史察罕傳世祖即位賜珠二串　又耶律希亮傳希亮至葉密里城定宗遺以耳環二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且無功受賞尤不可王乃解金束帶遺之曰繫此於遺體宜無傷

珠三

夜光　明月　藏淵　吐澤　編星　照月　歸瑤臺　笑舞鶴　握靈蛇　遺赤水　出黃枝　凰銜　捐泉　委地　龍銜　鮫泣　燭龍銜珠以爲曜　鮫人寄宿人家臨去泣而成珠　飾桂櫝　鈿金盤　飾履　解佩　淮南子水圓折者有璘　崎岸　長岸也珠生則草木不枯　拾濁水　沈丹泉　火齊　木難　珠名　三色　七采　沈約　隱金沙　郭璞江賦曰瓊蚌曄曜以瑩珠石蛙應節而揚葩曹植與楊德祖書曰夜光明珠暗投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璞　文鏡　上詳前照月注　母瓚鏡也宋均注曰事神明得則文珠有光可爲鏡　照乘　媯川　史記魏王謂齊威王曰若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詳寶　度寸　徑尺　韓詩外傳曰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照王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而懸　握靈蛇　上詳前一　太公六韜曰武王入殷釋紂之所拘刑罪皆免之歸瑤臺之珠　照金闕　上詳前一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出于野澤之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寶也　莊子曰珠於澤誰能不含宋均注曰珠出于野澤之中誰能不含取以爲寶也　歸瑤臺　上詳前一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照金闕　上詳前一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者名曙珠曙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遺小平似覆釜者名青陽是曰少昊一名摯有白雲之瑞號爲白帝有鳳銜明珠致于庭少昊乃拾珠懷之使照服于天下　尚書考靈曜曰甲子冬至日月五緯俱起牽牛日月若編珠如花一枝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若照月也　淵寘　記曰黃帝之子

智子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 蚌 譖蕙蕊 吞之生高祖 馮夷剖蚌列明珠 文選

詭暉別色 繁纓榮榮 禮曰纓纓乎端如貫珠 下珠光 封還委去 東觀漢記詳一百餘萬 遊女弄玉雞衔 遊女弄珠于漢皐 下詳上 採交州還合浦 晉陶 下詳一 含始吞 馮夷剖 含幽育明 含始遊 帝王世紀含始遊洛有玉雞含赤珠 生老

珠一升良具以廣頃伯 國王嘗興遣大夫率善等貢白珠五十孔青大如分珠二枚南史曰中天竺國在月支東南數千里出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皆也 利國求有羅刹國求出火齊狀如水晶日午時 論衡詳一 潔如珠承影取艾籍之即火出 成阜 懸辟拾遺記曰霧華蒼梧之野有白珠丘今蒼梧之外採藥者時得青石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仍得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有一羊今驅將羊驟初將得一珠後得九曲寶珠 元史八思巴傳洛諸路仙名九館大夫羊 爲字 求環 佩監絡珠 爲癡 傳國王龍初 羅台祝殺 朶兒只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 朶兒只乃蠻台之亦我宗族人耳 朶兒只遼陽行省左丞相 復從 大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 如 此九月處 最 洗所至告飢長人指中庭柏樹下有一珠後得一珠 于日方也 況 家富懸明珠于四壁畫視如石夜視如星 事文類聚郭 烏藏 羊吐 翰而吐雜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掌輒而曜 拾遺記曰瀛州有烏如鼠身紺翼丹名藏珠每鳴 謝承後漢書豫章黃向辰路中得珠蛾 主欲以半謝向向委去 南史曰中天竺國在月支東南 輝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皆也 孔青色紫 魏志曰婁 承影在山 唐書曰婆

珠光彩貌 明珠珠色 蚌蛤胎 鯨鯢目 文選蚌蛤珠胎與月明珠 蚌 譖蕙蕊 吞之生高祖 馮夷剖蚌列明珠 文選 掌上 口中 詳一 璀璨珠玉 珍 璨珠光 含始吞 馮夷 含幽育明 含始遊 帝王世紀含始遊洛有玉雞含赤珠 遊女弄玉雞衔 遊女弄珠于漢皐 下詳上 採交州還合浦 晉陶 下詳一 爲 字 求環 佩監絡珠 爲癡 傳國王龍初 羅台祝殺 朶兒只大珠環價直萬六千錠 朶兒只乃蠻台之亦我宗族人耳 朶兒只遼陽行省左丞相 復從 大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 如 此九月處 最 洗所至告飢長人指中庭柏樹下有一珠後得一珠 于日方也 況 家富懸明珠于四壁畫視如石夜視如星 事文類聚郭 烏藏 羊吐 翰而吐雜珠累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掌輒而曜 拾遺記曰瀛州有烏如鼠身紺翼丹名藏珠每鳴 謝承後漢書豫章黃向辰路中得珠蛾 主欲以半謝向向委去 南史曰中天竺國在月支東南數千里出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皆也 利國求有羅刹國求出火齊狀如水晶日午時 論衡詳一 潔如珠承影取艾籍之即火出 成阜 懸辟拾遺記曰霧華蒼梧之野有白珠丘今蒼梧之外採藥者時得青石 幽明錄曰洛下有洞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至底仍得一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有一羊今驅將羊驟初將得一珠後得九曲寶珠 元史八思巴傳洛諸路仙名九館大夫羊 孔青色紫 魏志曰婁 承影在山 唐書曰婆 含幽育明 含始遊 帝王世紀含始遊洛有玉雞含赤珠 含始吞 馮夷 含 始遊 帝王世紀含始遊洛有玉雞含赤珠 生老

海 與楚 映人 丹淵 青泥 任子詳一 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蕃商來聽見珠但於珠下締視而意不在講 送秦 上詳一 李允不能聽送秦以明月之珠 珠耶商云以若見賣當致重價悉不醜遂定至十萬貫商悉不取出則天問貴價市此何所用之商云西國有青 蟻通 驚吐 東坡集注有得九曲寶珠貽子線使蟻通之 蛉頭 魚石 張華博物志詳前一 廣志曰出北 赤野 青鶯 管子曰玉起于禺山珠起于赤 戰國策蘇秦說 耀日 映人 上詳一 與吾外甥並坐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 九明 七曜 黃帝內傳元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七曜之符 九芒 五色 據拾菁華云王子年 用之每月洗以鯉魚腥 七曜 黃帝內傳元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七曜之符 九芒 五色 據拾菁華云王子年 用之每月洗以鯉魚腥 瞳者 多 清水 縮川 言室志馮翊嚴生遊崤山得一珠如彈丸黑而有光視之瑩澈如清水珠也即命注水濁缶以珠投之即瑩然清澈賈人以三十萬貨之 華嚴經云海底 有四大寶珠性極猛熱能縮百川之水一曰 日藏二曰離潤三曰火燄光四曰盡無餘 九芒 五色 據拾菁華云王子年 用之每月洗以鯉魚腥 燭天 擲米 崔伯易珠賦序曰高麗西北有湖名寶壯夜見七珠其光燭天經弟婦新產方數十日麻姑望見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視米 泥泊多珠但採泥深不可得以此 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矣 腦 鮫皮 善信經云明月珠摩兒珠 多在龍腦中 下詳一 龍 潛確類書高 一點凝翠故名 龍 潛確類書高 一點凝翠故名 瞳者 多 清水 縮川 言室志馮翊嚴生遊崤山得一珠如彈丸黑而有光視之瑩澈如清水珠也即命注水濁缶以珠投之即瑩然清澈賈人以三十萬貨之 華嚴經云海底 有四大寶珠性極猛熱能縮百川之水一曰 日藏二曰離潤三曰火燄光四曰盡無餘 燭天 擲米 崔伯易珠賦序曰高麗西北有湖名寶壯夜見七珠其光燭天經弟婦新產方數十日麻姑望見之曰噫且止勿前即求少許米便以擲之墮地視米 七曜 黃帝內傳元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七 七曜 黃帝內傳元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七 泥泊多珠但採泥深不可得以此 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矣 腦 鮫皮 善信經云明月珠摩兒珠 多在龍腦中 下詳一 龍 潛確類書高 一點凝翠故名 龍 九芒 五色 據拾菁華云王子年 用之每月洗以鯉魚腥 九芒 五色 據拾菁華云王子年 用之每月洗以鯉魚腥 耀日 映人 上詳一 與吾外甥並坐若明珠之在我側朗然來 九明 七曜 黃帝內傳元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七 七曜 黃帝內傳元女授帝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七顆如七曜次如七七 送秦 上詳一 李允不能聽送秦以明月之珠 珠耶商云以若見賣當致重價悉不醜遂定至十萬貫商悉不取出則天問貴價市此何所用之商云西國有青 蟻通 驚吐 東坡集注有得九曲寶珠貽子線使蟻通之 蛉頭 魚石 張華博物志詳前一 廣志曰出北 赤野 青鶯 管子曰玉起于禺山珠起于赤 戰國策蘇秦說 丹淵 青泥 任子詳一 僧布金剛額中後有講席蕃商來聽見珠但於珠下締視而意不在講 海 與楚 映人 珠耶商云以 國僧尋奏聞后敕求此商數日得之使者問珠所在萬貫商悉不醜遂定至十萬貫商悉不取出則天問貴價市此何所用之商云西國有青 蟻通 驚吐 東坡集注有得九曲寶珠貽子線使蟻通之 蛉頭 魚石 張華博物志詳前一 廣志曰出北 赤野 青鶯 管子曰玉起于禺山珠起于赤 戰國策蘇秦說

皆成珠王方平笑曰吾老矣不喜復作此變化也

人乃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下詳前二

詢誰氏子兒犇忙入三珠填左耳中綽綽剛脆以藥爺劙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見化作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于柱下綽見之因前

珠四

無足自致 新序曰舟人對晉平公曰珠出江漢玉出崑崙無足而自致也

無脛而走 漢記和熹后時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太后乃親時王章死妻子皆徙合浦王商輔政還章妻子故鄉其家屬皆採珠致產數百萬

棄珠 列女傳朱崖合浦太守孫抗清潔愛民珠入關者死妻棄其緤臂珠男年九歲好也關吏搜索得珠問誰當坐者前妻子初曰初當坐繼母請吏曰幸無渤兒誠不知也妾當坐之吏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令兒且相讓安知孰是乃棄珠而遣之

得珠 南越志漢武帝時有一人對晉平公曰珠出崑崙無足而自致也

亡珠 東觀漢記和熹后時宮中亡大珠一篋主名不立太后乃親自簡閱宮人一一問閱察其顏色開示忠信宮人泣者即時首服

珠殿 合璧珍寶以爲珠殿 南海劉龔聚南珠殿

珠 南越志漢武帝時有一人對晉平公曰珠出崑崙無足而自致也

採珠 漢書武帝紀 珠光燭乘

得珠 雲空月影波中

珠 淵鑑新開湖時有一人採珠得一大珠遺之老人持一大珠遺之老人不敢言老人不用而可得馬何苦不聽其

金剛 夢溪筆談下詳縮川注

趙鳥 太元經曰明珠彈各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不如泥丸 彈于飛肉東方朔記

珠光 上詳二飛燕外傳眞臘獻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如初日所照遠近但見天赤如野火燄然遠去其速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榮榮有若燄人呼謂日光珠

珠光 異物彙苑云西域琉璃珠投之水雖深淵皆可見望之如雲空月影 夢溪筆談下詳

珠光燭乘 武帝漢書

採珠 漢書武帝紀

珠 淵鑑新開湖時有一人採珠得一大珠遺之老人持一大珠遺之老人不敢言老人不用而可得馬何苦不聽其

金剛 夢溪筆談下詳縮川注

趙鳥 太元經曰明珠彈各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不如泥丸 彈于飛肉東方朔記

雲空月影波中 淵鑑新開湖時有一人採珠得一大珠遺之老人持一大珠遺之老人不敢言老人不用而可得馬何苦不聽其

金剛 夢溪筆談下詳縮川注

趙鳥 太元經曰明珠彈各珠彈不如泥丸各有所用也

珠光 異物彙苑云西域琉璃珠投之水雖深淵皆可見望之如雲空月影 夢溪筆談下詳

珠光燭乘 武帝漢書

採珠 漢書武帝紀

**珠

起罷花婿望風臺　崔曙明堂火珠詩曰正位開重屋凌空出火珠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天淨光難滅雲生望欲無遥知太平代國寶在名都　耿湋省試驪珠詩曰是日重泉下言探徑寸珠龍鱗今不逆魚目也應殊掌上星初滿盤中月正孤酬恩光莫及照乘色難逾欲問校人舌先論按劒無儻憐希代價敢對此冰壺獨孤綬賦得沈珠于淵曰至道歸淳樸明珠被棄捐失眞來照乘成性却沈泉不是憂人鬼還合浦曰至寶含沖儉德所寶在唯賢　鄧陟賦得珠還合浦旋岸傍隨日落波底共星懸致遠終無腳懷貪遂息肩欲知恭儉德所寶在唯賢　鄧陟賦得珠還合浦旋岸傍粹清虛映浦灣素輝明蕩漾圓彩色珍瑜昔逐諸侯去今隨太守還影搖波裏月光動水中山魚目徒相比驪龍乍可攀願將車飾用長得耀君顏　張籍賦得罔象得元珠曰赤水今何處遺珠已渺然離婁徒肆目罔象乃通元皎潔因成性圓明不在泉暗中看夜色塵外照情田無脛眞難掬懷疑寶易遷今朝搜擇得應免媚晴川　王損之賦得濁水求珠曰積水非澄澈明珠出易求依稀沈極浦想像在中流瞪目思清淺褰裳惜暗投徒看川色媚空愛夜光浮月入疑龍吐星歸似蚌游終希識珍者採掇冀冥搜　項斯賦得濁水求珠曰靈魄自沈浮從來任濁流願從深處得不向暗中投圓月時堪惜滄波路可求沙尋龍窟遠泥訪蚌津幽是寶終知貴唯恩且用酬如能在公掌的不負明眸　崔潘賦得暗投明珠曰至寶看懷袖明珠出復收向人光不定離掌勢難留皎澈虛臨夜孤圓冷瑩秋徐來驚月落疾轉怕星流有類甘瑕棄無媒自暗投今朝感恩處將欲報隋侯　莫宣卿賦得水懷珠曰長川含媚水波底孕靈珠素魄生蘋末圓規照水隅淪漣冰彩動蕩漾瑞光鋪夜迴星同貫秋清岸不枯江妃思在掌海客亦忘軀合浦當還日恩威信已敷　元稹採珠行曰海波無底珠沈海採珠之人判死採萬人判死一得珠斛量買婢人何在年年採珠珠避人今年採珠由海神海神採珠珠盡死死盡明珠空海水珠爲海物海屬神神今自採何況人　元郭鈺詩曰珠連魚目知誰識劒吐龍光不自藏　釋至仁詩曰豈無大士同香飯會有神龍獻寶珠

賦　梁吳均碎珠賦曰寶月生焉越浦隋川標魏之美擅楚之賢既登席而趨麗亦經履而升妍豈銜恩以赴時獨皎珮而騰天瀛淮激電甘海霆雷明珠碎矣于川之隈視圓流而失轉見折水之亡廻謝驪宮之瑞飾粉靈蛙之神胎若有人兮聲芒昧芳徽斷兮明珠碎明珠碎兮愴何宜珠之形兮一作珠兮不復全撫陸離之瓊佩

弔幽翳之金筵豈照車與璿燭但黃塵及寒煙聊歌曰玉山之津兮已濡幽蘭之草兮亦舒又聞斫鼈之獨照不見掌上之明珠已矣哉若使青雲之可尚當與碎珠而同棲　唐王奉珪明珠賦曰歷衆珍以探美惟明珠之獨妍自然虛靜不假雕鐫光燭燭以照物勢規規而抱圓西山之下隨珠星而隱見東海之上逐明月而虧全色奪琉璃光射金玉鮫人泣吳江之際遊女弄漢皐之曲在蜀郡而浮青居石家而自綠無脛而至有感必通去映魏車之裏來還合浦之中垂輕簾而璀璨綴蛛網之玲瓏然明鑒不渝奇如可賞觀之則符彩溢目捧之則分明盈掌使野客取於驪龍仙帝歸之象罔豈直水懷川媚夜光晨朗而已哉偉夫宛轉周流通冥洞幽物有求於我我于物無求是則文魚謝恩將我酬于漢室靈蛇報德將我荅于隋侯　張隨海客採驪珠賦曰觀其發迹潛往澄神默想俄遲寸以盈握倏光輝而在掌初解磧礫訪潭下星懸稍出漣漪謂川旁月上鄙鮫人之慷慨殊赤水之罔象　尹樞珠還合浦賦曰宛若中流昭然明月之瑰異非經漢女之懷寧泣鮫人之淚于是煥清瀨輝淺灣奔璀璨走瀾斑豈能與石前却隨流往還泛連波之下盈一水之間而已哉　陸復禮珠還合浦賦曰宛若中流昭然明月之瑰異非經魄以哉生往反有孚殊異奔星之出使徒見其表迹罔知其奚自覩映水之新規謂沈泉之初棄爲人利也且一貫以稱珍與衆共之雖十斛而不置　令狐楚珠還合浦賦曰發潤洲蘋增輝岸草水容益媚澤氣彌好川實效珍地寧愛寶隱現諒符乎龍躍虧全非繫乎蚌老豈惟彰太守之深仁可以表天子之至道　王季友商丘開冰得明珠賦曰握照乘之珍出重泉之濱星輝耀掌雪彩環身當太陽之益照射衆象而驚新虛白無瑕縈瓊華而納景清規半濕炯冰狀而流津　呂穎西域獻徑寸珠賦曰彼珠之靈積陰之魄東金氣而堅固轢河潤之耀澤布指而大小無差洞物而纖毫不隔逈夜常滿初月每讓其圓明爽曙欲凝高星自掩其孤白信殊方所秘亦希代難致將配天光以輔三助皇明而照四　楊濤蟻穿九曲珠賦曰始蠢蠕以中出稍連綿而外延豈不以內彼鴻輝曳茲纖縷纔容小徑之作見規行之迂宛轉而進縈紆是尋似登折坂之峻如出重泉之深始九折以漸達終一貫而克任去似洞中方遊剖蚌之質動殊牀下奚聞鬬牛之音是知聖者之使究如窮理誠在小而罔遺俾入微而有以蟻周遊而在內進必束身絲抽纏以貫中出如繞指詰屈若茲周流出

之當曲轉之中才可容疑既旁通之後亦既牽絲苟柔弱之是引則繚繞而奚辭　崔伯易珠賦序詳對偶注中曰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曜周隅皆明明可紺石而爲宮被綠苔以重纓挹奔星之光芒橫沆瀣之精英木散影兮扶踈草露實兮紅青林鳥警而移枝羣犬愕兮爭鳴于是邛人齊呼上流俱起撫鴻量以先趨領嚢筍之已試連徽挺杈灑網持紲雖鑑其眷睫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惜造形而已逝而況伏現靡時倏彼倏此與蛟龍之爲朋曾風雨而作衛

原銘晉江統珍珠銘曰嗣茲陰景係晷太陽嘉彼金令作生廉聲以彰

原贊晉郭璞蚌贊曰萬物變蛻其理無方雀雉之化含珠懷瑞與月虧盈協氣晦望

貝一

原說文曰貝海甲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而廢貝行泉　歸藏曰有人將來遺我貨貝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　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毛詩義疏曰貝鼈屬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黑爲文皆行列相當大者有徑一尺六寸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　原爾雅曰貝居陸炊在水蜬音含大者魧音冗小者鱦音積今之細貝亦黃文也詩成是貝錦則紫貝以紫爲質黑爲文點也　餘蚟黃白文蚟音治黃質白文　餘錢白黃文白質黃也紫貝也　增尚書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厥篚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色者出日南元蝘大而險蜻小而惰惰狹而長　山海經曰陽山蜀洛之水注于蕃之澤中多文貝　又曰赤水之東蒼梧之野有文貝　漢書曰王莽時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十六分以上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每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爲貨　南史曰南海有婆利國在廣州東南二月日行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則大硬　原春秋運斗樞曰瑤光得江吐大貝　增白虎通曰德至淵泉即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楚詞九歌曰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河伯　原本草經曰貝子一名貝齒生東海　相貝經曰相貝經朱仲受之於琴高琴高乘

魚浮于海河水產必究仲學仙于高而得其法又獻珠于漢武去不知所之嚴助爲會稽太守仲又出遺助以徑尺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禎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消氣鄧霞伏蛆蟲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有下此者鷹啄蟬瘠以逐溫去水無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請大秦貝徑半尋穆王得其殼懸于昭觀秦穆公以遺燕麗可以明目遠察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礫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止水毒浮貝使人寡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濯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黑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病虛黑鼻無皮是也蠙貝使胎消勿以示妊婦赤帶通脊是也慧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瑩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盜脊上有縷句脣是也兩則重霽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迷鬼狼豹百獸赤中圓是也兩則輕霽則重　廣州志曰貝凡有八紫貝最其美者出交州大貝出巨延州與行賈貿易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乃有大貝奇姿難儔大貝文貝也交趾以南海中皆有之素質紫飾文若羅珠不磨而瑩采耀光流思雕莫加欲琢匪遑在昔姬伯用免其拘　徐衷南方記曰斑貝羸大者圍之得六寸小者圍之得五寸延州土地採賣之以易絳青　劉欣期交州記曰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

增 沈懷遠南越志曰潮陽南有小水注海濱帶曾山其中多文貝可以解毒　續文獻通考曰金異珍庫掌御用珍寶后妃公主首飾寶貝等　又曰元趙天麟上策曰方今纂組錦綾金珠辟貝未嘗無之　明長洲王錡寓圃雜記曰吳中素號繁華凡上供錦衣文貝之物歲有所益

原 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　太公六韜曰商王拘西伯昌于羑里太公謂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江得大貝百馮詩作百朋　事文類聚曰魯僖公時淮夷獻大貝南金見魯頌　三輔故事曰始皇葬驪山起高陵五十丈下以水銀爲泉以明珠爲月水中多文貝　原漢書曰文帝賜南越王尉佗書及衣佗因使者獻紫貝五百

增百物詩經錫我百朋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者得重貨也　五品詳前一

珠子褐七寶珠龍荅子則冠黃牙蔥寶貝珠子帶後簷帽　鷹啄　蟬脊　並詳前一

貝四

原贊晉郭璞貝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采賈以大小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珊瑚一

原說文曰珊瑚色赤生於海中或生於山也　孝經援神契曰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沈水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

山海經曰珊瑚生於蔵山四方各數千里有城邑屋宇珊瑚爲梳疏璃爲牆壁

原晉書四夷傳曰大秦國一名犁鞬在西海之西其地四方各數千里有城邑屋宇珊瑚爲梳疏璃爲牆壁

水精爲柱礎　南史曰扶南國梁天監二年獻珊瑚佛像　增又曰波斯國有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　唐

西域傳大秦國西南距海中八百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海人乘大船沈鐵網水底發其根取

之有高三四尺者　廣雅曰珊瑚珠也　西京雜記曰衍蒙嘗見珊瑚一本高尺許兩枝直上分十餘岐將至

其顛則交合連理仍紅潤有縱紋亦一奇物　原元中記曰珊瑚出大秦國西海中生水底石上初生白一年

黃三年赤四年蟲食敗　增廣志曰珊瑚有長者爲御車柱出西海底　孫氏瑞應圖曰珊瑚鉤者王者恭信

則見一本云不珍阮孚則出　又曰明暹羅烏思藏錫蘭山俱貢珊瑚古里貢珊瑚珠

珊瑚二

原西京雜記曰積草池中有珊瑚樹高一丈二尺一本三柯上四百二十六條是南越王趙佗所獻號絳火柏

至夜光景昭然　述異記曰鬱林郡有珊瑚市海客市珊瑚處也漢元封二年鬱林郡獻珊瑚婦人帝命植于

殿前命曰女珊瑚樹高二尺許枝幹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意以爲疾已

愷以珊瑚樹高二尺許枝幹扶疎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意以爲疾已

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令左右悉出珊瑚有三四尺者六七根條柯絕俗光彩曜目如愷比

者甚衆愷恍然自失　原宋書曰劉勔爲鬱林太守獻珊瑚　增歸田錄宋錢思公性儉約子弟非時不能取

一錢公有珊瑚筆格平生珍惜子弟有欲錢者即竊之公乃榜家庭以十千購子弟佯爲求得以獻公欣然以十千與之一歲中率五七如此　續文獻通考曰遼太宗五年吳越王錢鏐遣使貢犀角珊瑚　又曰明世宗嘉靖十九年雜谷安撫司貢珊瑚

珊瑚三

增 連理　宋林都生珊瑚連理樹　作枝徐陵玉臺新詠序云　映綠水潘安仁楡賦曰似長離之映綠水　煥翠英傅玄擬天淵池之詩曰翠鳥飛翔乎其間煥若翠英

紫華賦云炳參差以照耀兮何光麗之難　栖碧雞班固兩都賦曰珊瑚生海中最深之樹上栖碧雞

繁五爪猫用黑鉛爲墜撫海中取之初得肌理軟則勁硬無紅色者瑪貴若失時不取則盡敗　繫鐵猫花木處初生色白長滿變黃以綠鐵繫之

珊瑚四

增 詩　唐韋應物詠珊瑚詩曰絳樹無花葉非石亦非瓊世人何處得蓬萊石上生　元趙孟頫詩曰仙人海上來遺我珊瑚鉤晶光奪凡目奇采耀九州自我得此寶晝玩夜不休

瑪瑙一

原 廣雅曰瑪瑙石次玉　增 格古要論曰瑪瑙出北地南番西番以紅多者爲上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有錦花者謂之花紅瑪瑙有漆黑中一線白者謂之合子瑪瑙有紅白相間者謂之纏絲瑪瑙俱貴有淡水色謂之漿水瑪瑙有紫紅色者謂之醬班瑪瑙有海蟲色鬼面花者俱低　原 魏略曰大秦國多瑪瑙　元中記曰瑪瑙出月氏國　廣志曰瑪瑙出西南諸國　增 潛確類書宋周公謹云見瑪瑙杯二隻其一純白中有金鱓魚一條其一純紅中有白鱠魚一條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間治極之際地不愛寶汝海諸郡縣山石皆變瑪瑙動千百塊而致諸輦下　續文獻通考曰金制庶人不得用瑪瑙之類爲器皿及裝飾刀把鞘　又曰元至元九年置大都等處瑪瑙局管領瑪瑙匠戶五百有奇

瑪瑙二

增 拾遺記曰帝嚳頊時丹丘國獻瑪瑙甕以盛甘露丹丘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瑪瑙爲瓶盂及樂器

增 明一統志曰琉球常貢瑪瑙

皆精妙于中國有者一云瑪瑙者惡鬼之血凝成此物也黃帝時有瑪瑙甕堯時猶在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古今注曰魏武帝以瑪瑙石爲瑪瑙勒

書曰武平中除傅伏爲東雍州刺史會周克并州遣韋孝寬來招伏曰并州已平故遣來報授上大將軍武鄉郡開國公即給告身以金瑪瑙二酒鍾來爲信伏不受

趨跌盤碎惶懼叩頭流血行儉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小吝

瑪瑙一塊徑二寸許搖撼之其中有聲汩汩然蓋中虛有水在內故也

續文獻通考曰金太宗天會中獲宋

內府圖書印三十八內封字一御畫一二面並瑪瑙

元史鐵哥傳成帝即位以鐵哥先朝舊臣賜以瑪瑙椀

謂鐵哥曰此器先皇所用朕今賜卿以卿久侍先皇故也

瑪瑙三

增竹葉明曹昭格古要論

有竹葉瑪瑙出西洋者名番瑪瑙紅色爲佳內有柏枝色纏絲者勝白者最賤今雲南處處有之名土瑪瑙蓋玉之賤者

柏枝醫硃類書曰瑪瑙出內有柏枝及五

靈龜賦曰若車渠紋理瑪瑙縞文

纏絲詳柏枝注

瑪瑙四

增詩宋蘇軾詩曰瑪瑙盤承金縷杯

原賦魏文帝瑪瑙勒賦曰瑪瑙盤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有似瑪瑙故其方人因以名之命夫良工是剖是鐫追形逐好從宜索便乃加砥礪刻方爲圓沈光內灼淳景外鮮繁文縟藻交采接連嘉鏤錫之盛美感戎馬之首飾固茲物之攸宜信君子之所服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別趾煥若羅星　王粲瑪瑙勒賦曰遊大國以廣觀覽希世之偉寶總衆材而課美信莫臧於瑪瑙被文采之華飾雜朱綠與蒼皁於是乃命工人裁以飾勒因姿象形匪雕匪刻嚴容應規嚴性順德御世嗣之駿服表騄驥之儀則　陳琳瑪瑙勒賦曰託瑤溪之寶岸臨赤水之朱波

瑠璃一

原廣雅曰瑠璃珠也　集韻曰瑠璃火齊珠也　增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瑠璃鏡　續漢書曰哀牢出

火精瑠璃 原魏略曰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緑紺縹紅紫十種瑠璃 吳歷曰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來獻瑠璃 増魏書曰天竺國人商販至京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瑠璃于是採礪山石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于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見之莫不驚駭以爲神明所作自此中國瑠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宋書鈃瑠璃王者不隱過則見 又曰須瀰之山有吠瑠璃焉火不能燒金不能破或云是金翅鳥殼 原十洲記曰方丈山上有瑠璃宮 廣志曰瑠璃出黃支斯調大秦曰南諸國 南州異物志曰瑠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亦可浣衣用之不須淋但投水中滑如苔石不得此灰則不可釋 増歲時雜記曰隴西窮州賣藥朱家燈號爲天下第一以瑠璃爲諸物之形 續文獻通考曰明古里貢瑠璃碗

瑠璃二

原漢書曰武帝時使人入海市瑠璃 増漢武故事曰武帝好神仙起神屋扉悉以白瑠璃作之光明洞徹又曰漢成帝爲趙飛燕造湯殿緑瑠璃爲户 拾遺記曰董偃設紫瑠璃屏風 原諸葛恢集詔荅恢令致瑠璃椀 世説曰滿奮畏風在武帝瑠璃窓内坐實密似疎奮有疑帝問之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又曰武帝嘗幸王武子家供饌盤悉用瑠璃器 又曰王敦尚主至石崇舍如厠畢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椀盛澡豆王取豆著水中飲之謂之乾飯 増鄴侯家傳曰唐代宗大曆十三年上召李泌入見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瑠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又破元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 五行志五代廢帝悉書清望官名投于瑠璃瓶中夜焚香祝天以箸挾之首得盧文紀欣然相賀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江湖間小龍號靈異崇寧中發運使以香奩攜至都天子異之取大瑠璃盒貯龍親加封識降付都門外小龍祠中封識如故變化去矣

瑠璃三

五色 十種詳前 按錢太平廣記唐貞元中揚州市坊有丐者自稱胡媚兒懷中出瑠璃瓶可受半升有聲見瓶中大如粟粒衆畢之復與千錢以至萬錢亦然好事者以驢與之入瓶如蠅大動行如故俄有度支細至數十車網人駐車觀之細主獻曰衙能令諸車入瓶中乎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歷歷如行蟻大小頃車網人畢媚兒即跳入瓶瓶口泊然無所見 行酒 晉書曰汝南王酏公酒及崔洪洪不肯執問其故曰慮有執瑠璃瓶可受半升而去

玉不趨之義 盛露洞冥記曰東方朔得五色露以瑠璃器盛之獻武帝 走珠山堂肆考唐同昌公主以紅瑠璃盤盛夜光珠立堂中光如晝 流離潛確類書瑠璃漢書為流離

徹世說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椀謂周伯仁曰此椀腹殊空謂之寶器何耶答曰此椀英英誠為清澈所以為貴耳

瑠璃四

詩 唐元稹詠瑠璃詩曰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象筵看不見堪將對玉人

賦 晉潘尼瑠璃椀賦曰濟流沙之絕險越葱嶺之峻危於是遊西極望大蒙歷鍾山闕燭龍覩王母訪仙童取瑠璃之攸華詔曠世之良工纂元儀以取象準三辰以定容光映日耀圓成月盈纖瑕罔麗飛塵靡停灼爛旁燭表裏相形疑霜不足方其潔澄水不能喻其清剛過金石勁邁瓊玉磨之不磷涅之不濁

車渠一

廣雅曰車渠石次玉也 魏略曰大秦國多車渠

蘇子曰車渠瑪瑙出於荒外今冀州之土曾未得其奇也 元中記曰車渠出大秦國及西域諸國 西域記曰西域重寶形似蜂蛤

車渠二

以七寶飾之車渠其一 又曰車渠西國重寶形似蜂蛤

車渠三

蟠升 鴻遠 王處道車渠解賦曰溫若蟠螭之升天耀似遊鴻之達藻 古今注曰魏武帝以車渠為酒杯 飾堂詳一

賦 魏文帝車渠椀賦曰車渠玉屬也多纖理縹文生于西國其俗寶之惟二儀之普育何萬物之殊形料珍怪之上美無茲椀之獨靈苞華文之光麗發符采而揚榮理交錯以連屬似將離而復并或若朝雲浮高山忽似飛鳥厲蒼天夫其方者如矩圓者如規稠希不謬洪纖有宜 王粲車渠椀賦曰侍君子之宴坐覽車渠之妙珍挺英才于山岳含陰陽之淑貞飛輕縹于浮白若驚風之飄雲光清朗以內曜澤溫潤而外津體貞剛而不撓理條達而有文兼五德之上美超衆寶而絕倫

陳思王車渠椀賦曰惟椀之所生于涼風之峻湣光如激電景若浮星何神怪之瓌瑋信一覽而九驚

璅瑁一

周書王會曰伊尹謂湯曰請以瑇瑁爲獻　孝經援神契曰神明滋液則瑇瑁背文　丹砂犀象瑇瑁珠璣　漢書西域傳贊曰故能覩犀布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柯越巂　續漢書輿服志曰貴人助葬瑇瑁釵　晉命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犀瑇瑁　廣志曰瑇瑁甲大者如蘧篨背上有鱗其大如扇發取其鱗因見其文欲取　巨延州　南州異物志曰瑇瑁如龜生南方海中大者　金皇后犀冠上玉簪一下瑇瑁盤一　又曰元瑇瑁局大使至元十五年置　又曰明伯冠前後瑇瑁爲蟬　又曰明沙羅貢瑇瑁殼

瑇瑁二

史記曰趙使于春申君欲誇楚爲瑇瑁簪劒器悉飾以瑇瑁　象瑇瑁雕鏤之物皆絕　齊書曰少帝夜醉乘馬如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臨汝侯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坦之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春殿瑇瑁牀上臥　又曰廬陵王爲荆州刺史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瑇瑁簪劒器悉飾以瑇瑁　後漢書曰和熹鄧皇后臨朝上方珠玉犀之盛夏貯水令滿遣嬪御酌水相沃終不竭焉

瑇瑁三

獻楹　魯書曰憲宗朝詞陵國獻瑇瑁楹生犀等　爲床　西京雜記曰韓嫣以瑇瑁爲床　天竺出　後漢書曰天竺國出象犀瑇瑁也　海中生　吳錄曰嶺南處處實

瑇瑁四

文甲　西域傳明珠文甲即瑇瑁也　綺波　詳潘賦

詩魏繁欽詩曰何以表別離耳後瑇瑁釵

賦晉潘尼瑇瑁椀賦曰有瑇瑁之奇寶亦同旅于介蟲下法川以矩夷上擬乾而規隆或步趾於清源或捔尾于泥中隨陰陽以潛躍與龜龍乎齊風包神藏智備體兼才高下斯處水陸皆能文若綺波背負蓬萊爾乃遐夷效珍越裳貢職橫海萬里逾嶺千億挺璞荒巒擒藻辰極光曜炫晃昭爛煇艷嘉斯寶之兼美料衆珍而

靡對文不煩于錯鏤采不假乎藻繢豈翡翠之足儷胡犀象之能逮

後漢班固與竇憲牋曰明將軍賜固璠璵簪

畫口高文與婦書曰今致璠璵梳一枚

序陳徐陵序曰珠簾以璠璵爲壓

水精一

廣雅曰水精謂之石英 潛確類書曰水精千年水也倭水精第一南水精白北水精黑信州水精濁 山海經曰堂庭之山多水玉注今水精也 續漢書曰哀牢出水精 魏略曰大秦國一名黎難宮室皆水精爲柱食器亦然 元史獻宗七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繖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爲却之賚典赤以爲言帝稍償其直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廣志曰水精出大秦黃支國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水精闕 拾遺記曰鬱夷國于山上架樓室向明以開户牖以水精火藻爲階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政和間伊陽太和山崩奏至上與魯公皆有慙色及復上奏山崩者出水精也以木匣貯之進匣可五十斤而多至數十百匣來上 太平寰宇記曰幽州密雲郡都管有水精是寶出昌平縣 續文獻通考遼時臣寮繫帶以金玉水精靛石綴飾爲之 又曰明錫蘭山蘇門答剌等國貢水精年老冰爲水精然日本國有青水精紅水精則水精非冰也明矣

水精二

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 拾遺記曰周靈王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篩水精爲泥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馬侍中嘗寶一水精椀夏蠅不近盛水經月不腐不耗或目痛舍之立愈 宋邵氏聞見錄楚元輔家藏一水精中有杏一枝希世之寶也 續文獻通考金太宗天會中獲宋水精寶一 元史子不忽木請遣使諭以禍福交趾感懼謝罪貢物帝嘉曰卿一言之力也即以其半賜之不忽木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惟受沈水假山象牙鎮紙水精筆格而已

水精三

杏枝 詳前二

記孫和月下鮮水精如意誤傷鄧夫人頰 水精 瓜寒瓜爵水 花露花露水精瓶 詳見合璧圖 挈瓶九國志蜀王宗鍊有海客遺水精瓶殿直李舘欲買之海客邀善價數倍以與海客共觀數其纖細久之舘因月從者挈瓶去 爲户 拾遺記魏明帝時有漱金鳥性畏寒處之小屋水精爲户內外通光名碎寒舍 水精鉤 東觀記事宋劉隨侍制爲通判嚴明通達謂之水精燈籠 如意 拾遺記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飛翔 宋洪遂侍兒小名録曰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言骨節自鳴也 又曰吳主聞潘夫人有色令進其圖圖成吳主見之驚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曰此神女也因納之 沈約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常獻琥珀枕甚光麗時諸將北征需琥珀治金瘡上命擣碎分付諸將 山堂肆考曰石虎爲浴堂以碔砆爲題琥珀爲杓 元黃

詩 唐韋應物詠水精詩曰映物隨顏色含空無表裏持來向明月的皪愁成水 王建水精詩曰映水色不別向月光還度傾在荷葉中有時看是露 羅維水精環詩曰王室符長慶環中得水精任圓循不極見素質仍貞信是天然瑞非因樸斲成無瑕勝玉美至潔過冰清未肯齊珉價寧同雜佩聲能銜任黃雀亦欲應時鳴

賦 魏劉楨清慮賦曰入鎌碧之間出水精之都上青曠之山蹈琳瑯之塗

琥珀一

廣雅曰琥珀珠也其上及旁不生草淺者五尺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博南縣 續漢書曰哀牢出光珠琥珀 典略曰大秦國多琥珀 西京雜記曰宣帝有身毒寶鏡一枚大如八銖錢帝以琥珀筒盛之 元中記曰楓脂淪入地中千秋爲琥珀 博物志曰松脂淪入地中千年化爲茯苓又千年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泰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或云燒蜂窠所作未詳此二說 宋蘇軾物類相感志曰琥珀拾芥 續文獻通考元大德十一年博士議宋制天子服冕上綴玉爲七星傍施琥珀

琥珀二

拾遺記曰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燕置之靜室自於室內飛翔 宋洪遂侍兒小名録曰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言骨節自鳴也 又曰吳主聞潘夫人有色令進其圖圖成吳主見之驚喜以琥珀如意撫案即折曰此神女也因納之 沈約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常獻琥珀枕甚光麗時諸將北征需琥珀治金瘡上命擣碎分付諸將 山堂肆考曰石虎爲浴堂以碔砆爲題琥珀爲杓 元黃

文獻公集大德中嘉興張樞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還親王合贊所遣使臣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樞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荅剌罕如其請奏授忠顯校尉海運副千户佩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止其登陸處用私錢市其土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酋鹽之屬以進平章政事察那等引見于宸慶殿

琥珀三

增和猻拾遺記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傷僚夫人頰燒蜂西域諸國志曰摩盧水邊沙中有細腰蜂窠燒治以爲琥珀未塗之遂差署曰取雞卵黃白混雜者煮煑及尚軟隨意刻雞神農本草經曰琥珀世以苦酒漬數宿既堅內琥珀粉中佳者亂眞矣桃簪潛確類書曰琥珀說以爲桃簪所化松脂詳一詳前二翔鸞詳

琥珀四

增詩宋梅堯臣詩曰松液爲茯苓又因爲琥珀遇物必得形毛髮曾不隔　元郭鈺詩曰日射水精江石白雲封琥珀嶺松青

增賦魏左思蜀都賦曰琥珀丹青江珠瑕英

增贊晉郭璞贊曰磁石吸鐵琥珀取芥氣有潛通數亦冥會物之相感出乎意外

玻瓈一

增天中記曰大雪山中有寶山諸七寶並生取可得惟玻瓈寶生高峯難得　元中記曰大秦國有五色玻瓈紅色最貴　十洲記曰崑崙山上有紅碧玻瓈宮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曰千歲積冰結爲玻瓈一說獅子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瓈則否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曰奉宸庫中玻瓈母二大篚玻瓈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用又歲久無籍不知其所從來或云柴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眞廟朝物也諸瑞以意用火煆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紅黃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　續文獻通考金庶人不得以玻瓈之類爲器皿　明徐常吉事詞類奇曰今朝鮮諸國皆出玻瓈

玻瓈二

增梁四公記云武帝時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瓈鏡　唐書曰高宗二年十二月投汗般王獻碧玻

瓈龜茲王素稽獻銀玻瓈　太眞外傳李白進清平調太眞持玻瓈七寶杯酌西涼州所獻葡萄酒

玻瓈三

增 酒色　花黦　潛確類書曰玻瓈出南番有酒色紫色白色者與水精相似器皿張雨黦花兒者是眞其用藥燒者入手輕有氣眼與瑠璃相似

玻瓈四

增 詩　唐李賀詩曰羲和敲日聲玻瓈

雲母一

增 淮南萬畢術曰雲母入地千歲不朽雲母在足無踐棘　注曰取大雲母塗足下踐棘不能刺　抱朴子曰雲母五色其多青者名雲英宜以春服之多赤者名雲珠宜以夏服之多白者名雲液宜以秋服之多黑者名雲砂宜以冬服之但有青黃二色者名雲母宜以季夏服之皤皤純白者名獬石可四時長服　洛陽宮殿記曰宮中有林商觀皆雲母作窓日照之煒煒有光　裴淵廣州記曰增城縣有雲母向日照之光耀地理志曰琅邪定山出雲母

雲母二

增 列仙傳曰方回堯時隱人練食雲母　三齊記曰東武城有雲母山山有雲母因以爲名安期先生常所遊餌　西京雜記曰幽王冢甚高羨門開皆是石壁撥除深入乃得雲母深處見百餘人縱橫相枕籍皆不朽惟一男子餘皆女子或坐或立或臥衣服形色不異生人　後漢書曰鄭弘爲太尉第五倫爲司空初倫爲會稽召弘署督郵每朝弘曲躬自卑帝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　晉陽秋曰孫秀降賜雲母車　梁書曰南岳鄧先生名都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谷斷食三十餘載惟以澗水服雲母屑　唐書曰吳王杜伏威性好左道因合金丹求長生之術常服雲母散　又曰尉遲敬德飛鍊白石閒居服雲母散

雲母三

增 致水　淮南子曰雲母來水注雲母可致水　散星　春秋運斗樞曰晉公卿禮秩曰賜太宰安平王雲母輦　名船　晉書關名曰含元白赤雜色名雲珠黃白而赤重厚名陽起石雲母根也其中黑文斑如錢名雲髓傷人不可服第一磷石第二雲母第三雲珠第四雲英第五雲光服磷石壽五千年服雲母壽三百年服雲英千年服雲光與天地同保　錢斑　水露　王建平典術曰雲母有五合其色青黑亂文者名雲母白而微者名雲英如水露黃白名雲沙青

雲幄　雲殿　五色　詳前一　賜輦　詳前一　盛乳　並詳前一　積冰

布帛部一　素　綾　羅　錦　綺　繡

素一

原釋名曰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飾也　毛詩曰素衣朱繡　禮記曰天子素帶朱履　范子計然曰白素出三輔　鹽鐵論曰縞素不能自分於緇墨賢聖不能自治於亂世　補史記曰蘇代遺燕王書云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漢舊儀曰事天地鬼神壇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曰素裹　漢官儀曰印綬盛以篋篋以緑綈表曰素裹　宋玉賦曰東家之子腰如束素　魏志曰學者資於人猶藍之染素　唐代宗大曆中敕曰朕思以恭儉克已敦樸化人每尚元素之服庶齊金玉之價

素二

原韓子曰齊桓公好衣紫國人皆好服之至五素不得一紫　原東觀漢記曰鄭據守正盡節賜素六十疋由是顯名　補又曰劉向典校書先書竹爲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　原漢班固與弟超書曰今賚白素三匹欲以市月氏馬蘇合香闌登　漢揚雄答劉歆書曰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十弱翰賚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於今矣

素三

原束腰　擢手　洛神賦曰纖腰如束素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　補挾瑟　授綵　梁書曰張欣泰輒着鹿皮冠挾素瑟有以啓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辨物論曰縑帛則授以素

綵　武侯素輿　元忠素箏　諸葛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　北魏李元忠載素箏濁酒奉迎神武

素四

原新製古詩新製齊紈素皎潔如霜雪　工織　縑素　並見素五　尺素　古詩云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又文賦云非尺素之所攄　晉書要事云議立秋應讀令不應着綿幘皎爲素　振素　陸士衡擬古詩華容素素　油素　宰相表人蓄油素家懷鉛筆　竹素　張景陽雜詩游思竹素園又　毫素　何治揮手如振素詳素二　毫素　杜甫山水障歌對此凝心神知重毫素又送詩深心託毫素　比素　南部新書韓愈自河南令除職方員外歸朝問前後之政如何對曰將縑比素又詳後素五　霜素　藏符畫松石序縑素願揚奇蹤　東園素　柳宗元詩染毫東園素　潔白心　陸龜蒙素絲詩端然潔白心　三素　李商隱詩三素雲中侍玉樓又　蘇軾詩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

五素詳素二　改羅素

書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景帝二年下詔曰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　又曰賈人母得衣錦　原漢官典職曰尚書入直中官供錦被　又漢官儀曰尚書郎直中官供錦帳　又曰虎賁中郎將古官衣紗穀單衣虎文錦袴餘郎亦然　原魏文帝與羣臣論蜀錦書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比適可訝而鮮卑尚復不愛也自吾所織如意虎頭連壁錦亦有金薄蜀薄來至洛邑皆下惡是爲下工之物皆有虛名　山謙之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　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筰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宮也其處號錦里城墉猶在　陳留風俗傳曰襄邑縣南有澳水北有睢水傳曰睢澳之間文章故有繡蘂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御服　原陸翽鄴中記曰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皇朱雀錦韜文錦核桃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異物志曰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藻繢互交俗人見其端正似錦因謂之錦鳥　潛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固有以醜而治好者矣　唐書曰舊俗賞歌舞人以錦綵置之頭上謂之纏頭宴享加惠借以爲詞　又曰唐代宗大曆中敕曰今師旅未戢黎元不康豈使淫巧之工更虧恒制在外所織造大張錦軟錦端錦琱背及大繝錦竭鑒六梗以上錦並宜禁止斷其長行高麗白錦雜色錦及常行文字綾錦花紋所織盤龍對鳳麒麟獅子天馬辟邪孔雀仙鶴芝草萬字雙勝及諸織差樣文字等亦宜禁斷

錦二

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時有因祇國獻女工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內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鳳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瑰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　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元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而受之　原左傳曰秋滅衞齊侯使公子無虧戍曹歸公乘馬夫人魚軒（魚軒夫人車以魚皮爲飾）重錦三十兩（重錦錦之敷細者以二丈爲雙行）故曰兩蓋二十匹　又曰晉侯先歸公享六卿于蒲圃賄荀偃束錦加璧　又曰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

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爲君夫人余胡弗知圍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 原又曰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 言官邑重於美錦 灌又曰晉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 又曰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饔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乎子貢反衛夫人南子使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原說苑曰魏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前田子方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子父死於戰以其幼孤也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之賊心爲足矣今滋甚也君之寵此子也又且以誰之父殺之乎 漢書曰韓生說項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地肥饒可都羽見秦皆已燒殘乃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朝賜錦帛九十匹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張錦綺之帳燔百和之香 灌又曰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道嘗在魏武帝坐帝曰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敕使者增市二端須臾得還并獲使報 原漢武內傳曰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書盛以紫錦之囊帝問此何書王母曰五岳真形圖也 灌西京雜記曰相如將獻賦未知所爲夢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爲大人賦遂作大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匹 華陽國志曰閻憲字孟度成都人名知人爲綿竹令以禮讓化民莫敢犯者有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中有錦二十匹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後漢書曰朱寵字仲威爲太尉家貧食脫粟臥布被朝廷賜錦被梁肉皆不敢當 語林曰陳元方遭父喪哭泣立其母愍之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往弔見而責之實客絕百許日 原蜀志曰先主

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張飛關羽錦各千匹　魏志曰景初中賜倭女王絳地交龍錦五匹紺地句文錦三匹
倭獻暴文雜錦二十匹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錦裘二領　諸葛亮集曰今民貧國虛淺敵之資惟
仰錦耳　環氏吳記曰蜀遣使吳薿重錦千端　吳志曰蔣欽字公奕爲右護軍孫權入其內母練帳縹
被權歎其在貴守約敕御府爲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又曰諸葛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綵飾而融錦
罽文繡獨爲奢侈　夏侯孝若集羊太常卒夫人傳曰夫人字憲英衛尉肅侯毗之女不好華麗琇上夫人繡
子帔緣以錦不肯服從外甥胡母暢上夫人錦被夫人反臥之　拾遺記曰吳趙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
于指間以絲絲爲雲龍蚪鳳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　張溫表曰劉禪送臣溫敦錦五端　王隱晉書曰袁
甫字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晏晏曰君稱其好人則多所宜何以唯欲使宰民不可爲臺閣職乎甫曰人各有
能此人雖好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帽　又曰石季龍僭立遷都於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于勒衣澄以綾錦
乘以雕車　齊書曰江淹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
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尺餘既無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
蹔矣　後魏書曰甄琛爲定州刺史既至鄉衣錦晝遊　又曰孝武時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挺武
陵王駿獻錦一匹　北史曰齊畢義雲家有千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　後周書曰太祖曾在同州與羣公
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段命諸將樗蒱取之　唐書曰王綝字方慶天后初爲廣州都督境內清肅手制褒
之曰朕以卿歷職有稱故授此官既美化遠聞實副朝寄今賜卿雜綵六十段并瑞錦等物以彰善政也　又
曰大曆初代宗詔許宰臣元載王縉及左僕射裴冕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京兆尹黎幹各出錢三十萬宴
郭子儀私第內侍魚朝恩參其會馬出錦三十匹羅五十匹綾百匹爲子儀纏頭之費極歡而罷　又曰謝廷
皓大順中以詞賦擅名與徐寅不相上下時號錦繡堆　又曰李晟每與賊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指顧陣前
又曰張萬福爲和州刺史賊許果至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命萬福追討未至淮陰果爲其將康自勸所逐
自勸擁兵繼掠循淮南東萬福倍道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　又曰太和中賜修指
南車記里鼓人故金忠義男公亮緋衣牙笏錦三十匹　又曰封敖武宗使作詔書賜以宮錦　又曰裴胄拜

荆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剥下希恩制貢重異錦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實待之有節　又曰杜鴻漸兼成都尹入朝獻錦五十牀　又曰嚴武白崔寧爲利州刺史及武爲劒南節度使過州心欲與俱西而利非所屬寧白節度使張獻誠見疑難輒去武以奇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　又曰杜亞拜淮南節度使泛九曲池曳繡爲駈詭曰要當稱是林沼李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唐酉陽編曰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香麻以爲之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　唐元德秀視錦繡未嘗求足　盧氏雜說曰唐有錦衣隸宮錦坊綵山亂後人尋其舊坊不收回如今花樣與前不同遺之　唐樂府錄曰康老子嘗買一錦褥有波斯見之者乃曰此冰蠶絲所織錦暑月陳於座滿室清涼　五代史曰後唐莊宗聞郭崇韜破蜀遣宦官向正嗣勞軍正嗣還上蜀簿得文錦五十萬匹　又曰吳越王錢鏐遊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文獻通考曰宋初因舊制賜將相學士禁軍大校時服建隆三年乃遍賜百官每歲端午十月一日文武羣臣將校皆給焉十月近臣軍校增給錦襯袍中書門下樞密宣徽院節度使及侍衛步軍都虞侯以上皇親大將軍以上天下樂暈錦三司使學士中丞內客省使駙馬留後觀察皇親將軍諸司使廂主以上簇四盤雕細錦三司副使官觀判官黃師子大錦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皇親諸司副使翠毛細錦權中丞知開封府銀臺司審刑院及待制以上知諫院鼓院同三司副使六統軍金吾大將軍紅錦諸班及諸軍將校亦賜窄錦袍有翠毛宜男雲雁細錦師子練鵲寶照大錦寶照中錦凡七等　宋金坡遺事曰學士舊規十月賜錦長襖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鵰錦　言行錄曰宋仁宗張貴妃侍上元宴有燈籠錦上怪問曰文彥博所獻上不樂

錦三

文龍　朱雀上詳錦二下詳錦一　斑文　綠地

鄭中記曰織錦羅在中尚坊三署皆數百人有珊文錦西京雜記曰漢武時得貳師天馬以故隗石爲鞍轡鑲以金銀以綠地五色錦爲藏　韜杠　東駿爾雅曰素錦韜杠郭璞注曰以白地錦韜旗之杠也禮記曰童子之飾也繒布衣錦緣錦紳并紕錦束髮　維舟　挽車　舟去輒割去以示奢　虞溥江表傳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舍船步走燒皮錦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　鸞章　虎文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羣臣張鸞章錦文如鸞翔　柔滑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冬月施皺錦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色流蘇或用黃緣博山文錦或用紫緣大小明光錦　拾遺記曰員嶠之山名曜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

鸞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其色五采織爲文錦入水不濡其質輕軟柔滑

錦鸞鴻錦 文鳥郭子橫洞冥記曰漢元鼎二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編翠羽爲幡幢蔓爲簾有走龍

下詳錦一 馮車 隋帆漢書曰馮夫人出塞以錦車帆錦纜

卿衣錦 原灌江 晉夜行 晝游江 每持此鏡感咽移辰舊以琥珀筒盛之絨以戚里繼成錦一曰斜文錦

畫游耳 石開城緑唐文宗論德宗奢靡曰閒得禁中老宮人每引泉先於池底鋪錦

朝霞錦 原迴鸞 晉獸錦 綈錦 杜甫詩曰獸錦翻風舞 聘梁 舞鳳錦皆古名 兜羅 蝎鞾兜羅錦出榜葛

六女王國貢魚油錦 水不濡濕下見綈文帝賜蜀錦書 刺國下詳錦一 天馬 浦桃 杜牧詩贈雛記霍光妻遺淳于衍浦桃

水不濡濕下見綈文帝賜蜀錦書 刺國下詳錦一 天馬 浦桃 杜牧詩贈雛記霍光妻遺淳于衍浦桃

錦二十四匹 盤龍 對鳳 獅子 麒麟皆名錦 原買臣衣 儒人 魏 武帝拜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曰如衣錦還鄉又後漢光武封景丹爲櫟陽侯並如此

錦二下詳 晉天孫雲錦 荷中成藕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緑之以織神錦故謂靈泉絳 龍滾浪 鳳穿花 顏服膺詩曰天孫爲織雲錦成龍滾浪迴文織出鳳穿花紅迷煬帝枕邊日絳奪睡王

錦宋 蘇氏善屬文荷堅時滔爲秦州刺史被徙流沙甚悽惋 獻須敏入朝眞德織錦爲頌以獻 織貝禹貢厥篚織貝 厥篚織貝之屬 織毛 室韋其人工善織毛錦

寄詩賣滔妻蘇氏思之織錦爲迴文詩以寄滔宛轉循環文甚悽惋 獻須敏入朝眞德織錦爲頌以獻 織貝禹貢厥篚織貝 厥篚織貝之屬 織毛 室韋其人工善織毛錦

錦五 思婦元稹詩改張思婦錦 秦女李白詩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煙隔窓語 曹毘才曹毘才如明光錦 障泥錦李白詩銀鞍白鼻騧綠地障泥錦

古詩曰錦衾遺洛浦同袍與我建 前秦苻堅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織錦迴文七言詩曰仁智懷德夙

布帛部 錦

虞唐眞妙顯華重雲章臣賢惟聖配英皇倫匹離飄浮江湘津河隔塞殊山梁民士感曠怨路長身惟閔已處
幽房人賤爲女有柔剛親所懷想思誰望純清志潔齊冰霜新故感意殊面牆春陽熙茂雕蘭芳琴清流楚激
弦商秦曲發聲悲摧藏音和永思惟空堂心憂增慕懷愴惨傷

唐王建宮詞云魚藻宮中鎖翠娥先皇行處不曾過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鄭谷錦詩云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花彩入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雁活夜機挑處雨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亂離桑柘殘　文君手裏曉霞生美號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著歸方覺畫偏榮宮花顏色開時麗池鳳毛衣浴後明禮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別占好科名　元薳都刺題壽監司所藏美人織錦圖詩曰蘭閨織錦秦川女大姬啞啞弄機杼小姬織倦何所思簾幕無人雙燕語成都花發江水春門前馬嘶車轔轔髻鬟兩珥看欲隨蛾眉八字畫不伸良人一去無消息冰蠶吐絲成五色柔腸九曲細於絲萬縷春愁正如織綺窓睡起聞早鶯西樓月落金盤傾暖霞拂地海棠曉春雪潑戶梨花晴日長深院機聲動梭影穿花飛小鳳水心驚起鴛鴦飛花底不成蝴蝶夢織織玉指柔且和香鉤小襪裁春羅滿懷心事付流水盡日雲錦生層波佳人自古多命薄風裏楊花隨處落豈知醜婦嫁田家生則同衾死同槨君不聞長安市上花滿枝東家蝴蝶西家飛籠中鸚鵡喚新主門外侍兒更故衣我題此畫三嗟吁百年醜好皆虛無排雲便欲叫閶闔爲我獻上蟲風圖　通賢題張萱美人織錦圖詩曰織錦秦川窈窕娘新飜花樣學宮坊窓虛轉軸鶯聲滑腕倦停梭粉汗香雙鳳迴翔金縷細五雲飛動綵絲長明年夫壻封侯日裁作宮花遠寄將　楊維楨題織錦圖詩曰秋聲未寄衣絡緯上寒機斷織曾相戒夫君不用歸　張昱題織錦詞曰行家織錦成染別牡丹花紅杏花白作雙紫燕對銜春一匹錦成過半月持來畫堂卷復開佳人細意爲剪裁銀鐙連夜照鍼黹平明設宴章華臺爲君著衣舞垂手看得風光滿楊柳蝶使蜂媒無定棲萬蕊千花動衣袖回回舞罷換新衣新衣未縫錦下機憐新棄舊人所悲百年歡樂無片時　陳基織錦篇曰絡緯秋啼金井根佳人當窓織鳳麟流雲拂拭春無痕頃刻化作鴛鴦文銀漢含風星斗搖虛空迸出黃盤鵬爲君裁作宮錦袍奪得當年盧肇標妾家本住秦牛渚與君共結同心侶人間怪多離別苦夢落陽臺不成雨腸斷無心爲君織向君拋却支機石何時頭帶蓮花巾相伴雙成禮白雲　又織錦圖詩曰佳人

織錦深閨裏恨入東風淚痕紫三年辛苦織迴文化作鴛鴦戲秋水秋水悠悠人未歸鴛鴦兩兩弄晴暉料應
花發長安夜不見閨中腸斷時

【增】賦唐張何蜀江春日文君濯錦賦曰粵惟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榮郭長楊映津晚
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迴文之重錦豔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
花巧密績縷嫌遲嘒蛾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近深沈傍清泚朱顏始
映珍篋方啓其始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焉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勝百花微雨新洗爾乃曝林
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暖送稍變迴鸞全分舞鳳戲蝶時遠矯鶯欲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爲禁柳
紅作宮花能使御尉紫障夫人飾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家若夫齊紈之與楚練豈非細縠之與輕紗
張仲素迴文錦賦曰昔實滔之于役從軍伊少婦兮玉潔蘭薰對鳴機以抽恨織美錦而成文攢萬緒之茬
苒揉衆綵之細縕腸迴而綠字初結鬚亂而青絲共梦箄兮菲兮常屬思於黃絹不日不月長寄懷於碧雲其
始也軫蕙心蓄藻思披黃流之握彩等後素之繪事循環而覽夫言豈一端宛轉而求則韻皆居次寫別既久
怨心有盈錦霞駁而增麗詩綺霏而綠情自發于巧心素手何慙于墨妙筆精當其用寄遠方臨風載閱迹類
雕蟲文如委緬既連珠而復貫又通理而不絕居人言念緘萬恨而在中君子眞懷字三歲而寧滅是繹是尋
攻乎織紝宛成章見色絲之麗永以爲好表美人之心倘或以新而代故豈殊陋古而榮今　皇甫冉迴文
錦賦曰彼美人兮懸隴雲念塞上之征客迴機中之錦文千里馳心十年誓志相關山之延夢托丹素而垂意
札札鳴杼紛紛積翠梭曳緒而龍迴錦披雲而鳳至綠爲芳草怨王孫之不歸紅作鮮花發美人之幽思離披
而芳樹搖影煥爛而明霞近榮振素手以鳴機闌閨霜集斂翠蛾而績縷紗窓月生類乎錦卓氏服以妍精言
乎詩謝女慙乎清切心惟念遠將績縷以同縈字是迴文與愁腸而共結笑草露之輕薄勝林花之新吐宛兮
麗兮錯金彩以成章寂兮寥兮零玉箸而如雨於是披閱風前光文爛然百花互進五色相宣匪類雕蟲工乎
織豈徒悅目寄乎邊寫片心之贈遠代尺素之相傳

閻楚封臨風舒錦賦曰風響清韻錦明色絲閱攢花之麗絲當偃草之驚時拂袖而起翻光益滋始暉暉之展也俄習習以動之且爛兮則舒爰假不周之力及斐

然而異誠同絕妙之詞爾其繡鏤言開浸淫遠度蘊鳴梭之巧思比擲地之罷賦暉光亂起如蕩漾之波翻彩狀閒飄若遊迤之雲布當大塊之初發遇廻文之已成奪雲彩耀日晶激飄飄而愈疾動獵獵而增明向水而搖似挂帆之欲去當天而列謂施障之將行況復入座輕冷橫空掣曳當蜀郡之新濯擬潘文而更麗細緼乍照姬潛來遠自青蘋之際晚映花户暗臨洞房簸煙暉之照灼騰藻豔而飄揚裹輕吹鑠流光扇涵和而迴觸攄炳麗而前當藹颯初戾紅明正舒照瑣窓而粲兮煥雲幄以暉如彩耀克宣諒本因於翦飾精華可玩終亦藉其吹噓善染翰之瑰麗狀臨風之旖旎　李君房海人獻文錦賦曰彼潛織兮泉室之人曳文綃兮結冰縷灼錦彩兮照花新背窮海以入貢望君門而效珍非同慌氏之練更異仙家之織臨風始啓全含琪樹之芳向闕爰開遥寫蜃樓之色固奇工之所就豈常情之可識當其綵縷方織鳴梭靜閒絢霞光于陰火綴縟藻于卿雲舞鳳翔鸞乍徘徊而撫翼重葩疊葉紛宛轉以成文疑映地之花折似飲渚之虹分啓瑶函而駭視方霧穀而難擬離披耀彩臨玉砌以蓮舒燦爛生姿映金門而霞起原夫獻琛方至捧篋員來臨虚庭而障倚俯洞户以屏開蝶翻翻而誤起鳥盼睞以驚迴物無情而自感化有孚而斯應以文爲貴寧同巷伯之詩表德方來且異美人之贈非同禹貢不謝堯時對天庭而照燭向麗景而藏輝皎潔疑光爰識冰蠶之緒霏微發色不惟園客之絲既而煥彼文章作爲繡縠方可重於遠人寧有譏于玩物

【原】【啓】梁皇太子謝敕賚魏國所獻錦等啓曰山羊之毳東燕之席尚傳登高之文北鄴之錦猶見胡綾織大秦之草戎布紡元菟之花　梁元帝爲江夏王安豐謝東宮賚錦啓曰舒將並石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泰川書字妙能八體鄴縣登高眞堪九日宋姬贈馬未足爲榮馮媛乘車方茲非寵　又謝東宮賚辟邪子錦白褊等啓曰江波可濯豈藉成都之水登高爲豔取映鳳凰之文至如鮮潔齊紈聲高趙縠色方藍浦光譬靈山試以照花含銀燭之狀將持比月亂合辟之輝

【原】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豔蒲桃采逾聯壁鄂君惭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悦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繡一

【原】釋名曰繡脩也文脩然也　尚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詩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素衣朱繡從子於鵠 又曰我覯之子黻衣繡裳 原禮記仲秋之月乃命司服具飾衣裳文繡有恒 又曰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故有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工之始也 周官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繡此言刺繡衣所用也 增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得衣繡 原春秋元命苞曰織女之爲言神女也成衣立紀故齊能成文繡應天道 增女工之事齊能神天下故懸以衣人得此氣 原漢書曰賈誼治安策曰美者黼黻古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以被牆 增莊子曰子不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入於太廟雖欲爲犢其可得乎 原孫卿子曰天子者勢至重尊無上矣衣被則五彩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也 范子計然曰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故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素縠冰錦繡細文出齊上價匹二萬中萬下五千 增史記漢趙禹曰富人子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錦繡爾 楊子曰今之學者非獨爲華藻又從而繡其鞶帨 論衡曰齊郡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目見而手狎也 又曰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文吏不能爲儒生也 淮南子曰繡爲被則宜爲冠則譏 焦贛易離之大過曰被繡夜行不見文章安坐王堂 物理論曰夫論事比類不得其體雖飾以華辭文以美言無異錦繡衣掘株管弦樂土偶非其趣也 洞冥記曰甘泉有霞光繡藻龍繡連煙繡

增拾遺記曰孔子生之夕有麟吐玉書於闕里徵在乃以繡紱繫其角而去 說苑曰鄂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覆之 漢書文帝紀曰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樸爲天下先 史記曰武帝祠太乙祝宰衣紫及繡 又曰漢御史以繡爲衣故有繡衣直指江充使匈奴還拜直指繡衣使者使督三輔盜賊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威振州郡 又曰宣帝時呼韓邪單于來賜白繡綺八千匹 通典曰按後漢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從歐陽夏侯二家所說制冕服乘輿刺繡文公卿以下織成文 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繡色絹 魏志曰張既爲尚書出

爲雍州刺史太祖曰還君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拾遺記曰吳王孫權嘗歎蜀魏未平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作山川地形軍陣之象趙夫人曰丹青之色易歇滅不可爲久妾能刺繡作列國圖乃于帛上寫五嶽河海城邑行陣之形進于吳王時人謂之鍼絕　晉書曰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飾疑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　後魏書曰王憲爲幷州刺史還京師以憲年老時賜錦繡布帛珍羞禮饌宗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繡三

衣馬　漢龍　史記曰楚莊王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席以露床啖之以棗脯　漢龍甘泉宮繡名詳繡一　備采　典絲　周禮云五采備謂之繡又云典絲宜文繡　刺文　罷織　史記曰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漢哀詔齊三服官諸織綺繡難成女工之物皆止無有所輸也　加五采　成六幣　王充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絲帛何以異哉加五采之飾則文章煥曜學士有文章其猶絲帛布五色之功成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　周禮曰合

繡四

賜囊一雙　致華一量　明皇雜錄云唐宮中以女功擬日之長短冬至後比前一線之功故杜甫詩曰刺繡五紋添弱線吹簧六管動飛灰　漢使衣　唐妃刺　詳繡二　量班固與竇將軍牋曰固於張掖縣受賜虎頭繡鞶囊一雙致繡鞶一量　芙蓉　杜甫詩繡芙蓉一朶鮮　霧籠　歐陽詩霧籠舒文繡　繡裳　詳繡一　繡帽　李展詳錦　御史之服　詳繡二　夫人之衣　衛懿公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三子二三子大臣也繡取其文章順序是吾子也遂與告書生事覺共迎喪金封識如故衆皆義之　陳孺曝繡　孔帖六帖曰陳孺每曝衣統繡不可勝計　張率賦繡　梁張率作繡賦詳下　彰施五采　綦組　詩梁沈約領邊繡詩曰織手製新奇刺作可憐儀縈絲飛鳳子結縷坐花兒不聲如動吹無風自裏枝麗色天子之服　書曰黼黻絺繡　映驄俱麗爲御史之衣

繡五

倘未歇聊承雲鬢垂　唐李白詩曰翡翠黃金縷繡成歌舞衣　元元好問倦繡圖詩曰香玉春來困不勝啼驚喚夢幾時應可憐顙頯田家女促織聲中對曉燈　陳旅題春宮倦繡兩圖二首曰上陽宮樹奏鶯簧蛺蝶

羅衣逗暖香睡思已隨巫峽雨綵絲偏與日爭長　綠樹垂垂護寶闌牀頭翠帕幕雙鸞阿髮可是無情思又見春風到牡丹　又題趙叔隆倦繡圖曰龍綃碧蝀挂秋水藕風吹香團扇底琵琶彈歇宮書長釵落雲邊九雛紫二妹誰是薛靈芸繡得金塘兩鴛似宮奴夕殿喚更衣露濕銀牀響桐子　李俊民題周昉內人圖倦繡詩曰宮門深鎖畫偏長嬾把春雲繡作裳恨不將身化蝴蝶長隨飛絮近君王　楊維楨繡牀凝思詩曰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癡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鍼閣住許誰知絕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絕絲　又理繡詩曰揀得金鍼出象筒鴛鴦雙刺扇羅中却嗔昨夜貍奴惡抓亂金牀五色絨

賦　梁張率繡賦曰尋造物之妙巧固飾化於百工嗟莫先於黼黻自帝虞而觀風雜藻火與粉米鬱山龍與華蟲若夫觀其締綴與其依放龜龍爲文神仙成象總五色而極思藉羅紈而發想具萬物之有狀盡衆化之爲形既綿華而稠彩亦密照而疎明若春隰之揚藹似秋漢之含星已間紅而韻紫亦表元而裏素間綠竹與衡杜雜青松與芳樹若乃邯鄲之女宛洛少年顧影自媚窺鏡自憐極車馬之光飾盡衣裳之妖妍既徙倚於丹墀亦徘徊於青閣不息末而反本吾謂誰離乎澆薄

絹一

原　釋名曰絹絹也一音古賣反又音古兩反其絲厚而疎也　廣雅曰繁總鮮支穀絹也　說文曰絹似霜　晉公卿禮秩曰品第一者春賜絹百匹秋賜絹二百匹　後魏書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絹縑帛　晉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匹綿三斤凡屬諸侯皆減租穀畝一斗計所減以增諸侯絹戶一匹以其絹爲諸侯秩又分民租戶二斛以爲侯奉其餘租及舊調絹二戶三匹綿三斤書爲公賦九品相通皆輸入於官自如舊制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常輸疎布當綿絹者縑一匹當絹六丈疎布一匹當綿三斤舊制人間所織絹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爲一端今任服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絹二

增華嶠後漢書曰董承密招白波帥李岳等擊破李傕等乘輿乃得進承具舟爲應帝步出營臨河岸高不得下時中官伏德扶中宮以手持十疋絹乃取德絹連續挽而下 原又曰陳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盜夜入其家止於梁上寔陰見之乃自整拂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耳如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匹自是縣無復盜竊 增謝承後漢書曰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黑山弟靖載絹往餉之於深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魏武帝令曰今清時但當盡忠於國效力王事雖私結好於他人用千匹絹萬石穀猶無所益 魏文帝詔曰今與孫驃騎和通商旅當日月而至而百賈偷利喜賤其物平價又與其絹故官遲爲平準耳官豈少此輩物耶 原魏略曰文帝在東宮嘗從曹洪貸絹百匹洪不肯與及洪犯法自分必死既得原上書謝 增又曰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田豫輒送官乃密懷金三十斤豫張袖受之荅其厚意後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厥甚嘉爲乃賜絹五百匹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 又曰田豫爲汝南太守罷官歸魏縣會洪南遣健步詣征北感豫宿恩過拜之健步慙其貧羸還爲故吏民說之汝南爲具資絹數千匹餉豫豫一不受 魏志曰趙儼爲朗陵長時袁紹舉兵南侵豫州諸郡多受其命惟安陽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斂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並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緣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或 又曰孫禮爲揚州刺史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寇禮身蹈白刀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匹 又曰景初中賜倭土王白絹五十匹 吳志曰丹陽大守李衡每欲治家妻輒止之衡初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洲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絹一匹亦足用耳後柑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盈足 吳錄曰袁博爲太守黃君奏爲孝廉爲華令以俸祿市縑絹餉黃君家黃氏負鄉里債債家到門輒應云待華令尹還當以償之 原王隱晉書曰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荅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賊盜公行是與自盜無異也今君左右有屋

舍尼獨窮困是亦明公負尼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匹　又曰蘇節從兄韶亡後著黃絹單衣來與功文書得千匹絹　干寶晉記曰華譚依周馥及琅邪王遺甘卓攻馥譚先於卓有恩卓募人入城求譚入者問華侯在不吾甘揚威使也譚曰不知華侯所在抽絹二疋授之使人還以告卓曰是華侯奏依舊調編絹武帝不許　原又曰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騙驢單行拜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絹一匹為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我俸祿之餘故以為汝糧耳　晉又曰荊州刺史庾冰中子襲嘗貸官曹絹十匹冰怒撻之市絹還官又曰桓溫入蜀聞有善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問國祚脩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淺無處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送絹一匹錢五千與之星人詣主簿習鑿齒曰今受吉自裁乞為標揭棺木問其故曰是聽君去耳星人喜以言告溫溫笑曰君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晉中興書曰翟湯字道淵潯陽人太守干寶遣船餉之敕吏曰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送致乃更貨易絹物因寄還寶　世說曰王經字彥聿初為江夏太守大將軍曾疾附絹二十匹令交市於吳經不發書棄官歸　又曰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終不肯受後韓與范同車就車裂二丈與之云寧可使婦無裩耶范笑而受之　趙書曰石勒參軍周雅為館陶令盜官絹數百匹下獄後每設大會使與俳兒著介幘絹單衣優問曰汝為何官在我俳中曰本館陶令因斗藪單衣曰政坐是耳故入汝輩中以為大笑　宋書曰阮佃夫幸專權有人餉絹二百匹嫌少不荅以書　又曰李安民行南齊州事城局參軍王廻素為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　又曰孝武時齊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嚴限峻人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三四百沈懷文具陳人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　齊書曰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絹一匹橫繫牛角放歸其家　又曰齊劉懷珍帝以白騾馬齮人不可騎送馬與之懷珍報百匹絹或曰多懷珍曰吾方欲以身名托之豈計多少

梁書曰劉孝綽爲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又曰任昉爲義興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鎭軍將軍沈約遺彩裙迎之　又曰費昶善爲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邯鄲博物卞蘭巧辭東帛之賜實爲勸善可賜絹十疋　又曰周石珍建業之解隸也世以販絹爲業　又曰吉士瞻少時嘗於南巒國中擲塼無褲搴露爲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褲其外並賜軍士不以入室　又曰傅昭爲臨海大守縣令嘗餉粟寘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　又曰裴邃爲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省息邊運人吏獲安相率餉絹千餘匹邃曰汝等不應爾我又不可逆汝納二匹而已　後魏書曰陸馛爲相州刺史百姓以爲神明七年徵爲散騎常侍百姓乞留章不許謂羣臣曰馛之著政雖古人何以加之賜絹五百匹　又曰韓麒麟爲齊州刺史性恭慎臨終之日惟有俸絹數十匹　又曰元順能諫諍死無以斂莊帝敕侍中元祉曰宗室喪亡非一不可周贍元僕射清苦之節死乃益彰贈絹百匹　又曰楊津除岐州刺史臣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賚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驛而至被劫者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下敎云有人着某色衣乘某色馬在閭境懾服　又曰楊津爲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從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輸物好者賜酒劣者無酒以示恥於是競勸官調更勝　又曰趙柔有人遺韈數百枚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播紳之流聞而敬服　又曰平陽王子衍轉徐州刺史至州病重帝敕徐成伯乘傳療疾差成伯還帝曰卿定名醫賚絹三千匹成伯辭請受一千帝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以是而言豈惟三千匹乎　又曰孝文帝令王公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五百匹少者百餘惟長樂公持二十匹而出當世稱其廉尚書令任城王澄疾不起賜絹百匹陳留李崇章武王融以所負過多顛仆於地崇乃傷腰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負人敗類穢我明主　又曰辛穆再轉汝陽太守遇水潦人飢上表請輕租賦帝從之遂敕汝陽一郡聽以小絹爲調　又曰王露字羅漢爲南兗州刺史取官絹因染遂有割易御

史糾効會赦免　又曰宋鴻爲定州北平府參軍送戍兵於荆坐取兵絹四百匹　又曰公孫軌爲武牢鎮將初太武將兵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出絹一匹乃受之百姓語曰驢無強弱負絹自壯衆共嗤之　北齊書曰孝昭帝賜百官射王晞中的當得絹爲不書箭有司不與晞陶陶然曰我今可謂武有餘文不足矣　又曰崔暹遷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時調絹以七尺爲丈暹言之乃依舊　隋書曰庫狄士文嘗入朝遇上置酒高會賜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問其故士文曰臣手口俱滿餘無所須上異之別加賜物勞而遣之　唐書曰侍御史馬周上疏云往者貞觀之初一匹絹纔得一斗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之故人人自安曾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皆以陛下不憂憐之或有怨言何則今所營爲者頗多不急之務故也　又曰太宗初即位風聞諸曹按典受賄乃遣左右試以財物遺之有令史受餽絹一匹上將殺之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行極法所謂陷入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又曰高宗朝詔自今已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匹四品不過二百匹六品七品不得過百匹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又曰唐陽城隱中條山山東節度使遺絹五百匹不受使者委之而去城散與里人治葬　又曰權德輿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百秭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　又曰文宗太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鳳翔司錄參軍彥芳絹二百匹衣笏一副并還先進高祖太宗書詔及官誥衣物等　唐六典曰開元二十五年敕河南河北不通水運州宜折租造絹以替開中　又曰唐州出絹

絹三

原　疏鉅　繁總俱詳一

增　贈離　償債　述異記曰清河崔基寓居青州朱氏女姿容絕倫崔傾懷招攬約女爲妾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崔披衣出迎女雨淚嗚咽云此女舊緣合以贈離崔以錦八尺答之女取錦曰從此絕矣言畢倏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答云此絹欲爲君作裙衫未得裁縫今以贈崔崔出絹欲裁爲送終衣轉盼失之崔因此具說其事　孝子傳曰董永妻曰能織絹永詣主人令織一旬三百匹永奪悲不自勝女於廬中袖兩匹絹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爲君作裙衫未得裁縫今以贈離崔以錦八尺答之女取錦曰從此絕矣言畢倏然而滅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忽然病亡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答云此女舊緣合以贈離崔以錦八尺永父死貧不能葬身賣錢一萬餘葬就役逢一女子求爲永妻曰能織絹永詣主人令織一旬三百匹

債足女辭曰我天之賤女也帝見君孝使吾共償債耳因迷不見

原織女曰昔欲年十二王獻之為吳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睡欲着新綿襦又因此綿逗度謂人曰此綿佳因此綿逗度謂人曰此綿佳因此綿逗度謂人曰此綿佳

晉書云皇甫謐年十八尺足度無盈餘矣

唐書云皇甫謐為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一字三縑何遇我薄

原貢織縞 賜縑細

胡綠綢孫章誤以十為千

原王獻之為吳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睡欲着新綿襦又因此綿逗度謂人曰此綿佳因此綿逗度謂人曰此綿佳

原織一古詩織縑日一匹詳素

人各執一頭前卻之則復連絲可續無異故體也

賜萬二詳絹

冰紈魯縞 盈尺幅

衰丈 色絲黃絹

晉詩連絲捜神記曰永嘉中有人各執一頭前卻之則復連絲可畫竹詩云待將一段斜封書

斜封 茶歌云白絹斜封三道印

元載投無唐元載在中書有文人求投載贈以河北一書更署名而已既投書給之乃奉絹千匹

原光如雪華 輕比蟬翼 總絹之總輯其白如雪華輕譬蟬翼

攜萬縑來乞銘文帝諸物說曰江東萬為可寧比

晉惠帝於鄴與成都王還洛陽出城倉卒上下無食道中有飢羊二百餘口者便將之洛得千萬富閭京師而性儉悋

乾魚四王啓事以為糧盧志啓以古藏絹倍還羊主一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貧至一德七十

晉贈司空 酬皇甫 絹數千圖置虞卿市人得賜之一日始盡

唐王重榮父子雖重司空圖圖嘗為碑贈

東以戔戔 胡質俸祿之餘 王丹機杼之出

詳絹

器物後舉孝廉 范郃與賊 戴封與賊 石曜贈

北齊石曜為黎陽令郃縣令丞郃絹數十匹

晉范郃為縣令郃律武都為充州刺史郃十匹遺之曜手持一絹揭之

思彥受一 其淳制淳廣狹也

唐韓思彥為孝子張

原辨其苦良 注云別其麤細廣陌

晉連絲捜神記曰永嘉中有人各執一頭前卻之則復連絲可續無異故體也天竺胡人能取絹與

原識而札札

晉詩唐杜甫詩曰我有一匹好東絹重之不減錦繡段已令拂拭光零亂

原表梁沈約謝立皇太子賜絹表曰臣聞重離在天八卦之情載洽慶賜必周幣帛嘉貺猥班庸劣

表睿沖茂典冊既升休祚方遠率土合歡普遍均忭天

絹五

胡質俸祿之餘以奉公家送掠者駈其牛取衣物去郃還令取之賊知長者悉還所取而謝焉

王丹機杼之出以成寧太子體岐弱載

原啓梁徐勉謝敕賜絹啓曰臣勉言傳詔傳靈惠宣敕垂賜絹二十匹伏惟皇太子睿情天發粹性元凝作震春方繼離朱陸嘉日茂辰畢宮告始龍樓起曜博望增華含生鳧藻率土忭躍臣運屬會昌命逢多幸預奉休盛復頒恩錫白素起獨麗之色兼兩邁丘園之貴慶荷之情實百常品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　沈約謝賜紬啓曰肩吾啓蒙賚絹二十匹清河之珍丘園斯阻陵王賚絹啓曰肩吾啓蒙賚絹二十匹清河之珍丘園斯阻遂使鶴露宵凝輕絺立變雁風朝急治服成温有謝贍遠旆而天人渥盼增餘論之榮江漢安流無泝洄之阻遂使鶴露宵凝輕絺立變雁風朝急治服成温有謝筆端無辭陳報不任下情謹奉啓事謝聞　沈約謝賜紬啓曰肩吾啓蒙賚絹二十匹清河之珍丘園斯阻遂使鶴露宵凝輕絺立變雁風朝急治服成温有謝漢儲之禮曹植還藩非降魏兩之賜思逾枉道貴深束帛　又謝女出門宮賜絹綺燭啓曰桓室金縷本非所議孟姬作具獨若未周慈澤曲臨珍華兼重製爲美服隻綺易儔舉而不息三夜有待　又謝敕賜絹葛啓曰素采冰華綈文霜潔變溽暑於閨閤起涼風於襟袖　周王褒謝賚絹啓曰似善識山川應圖方丈脫能臨水必不棄書

綾一

原釋名曰綾者其文望之似冰凌之理也　漢官典職儀曰尚書郎直供青綾白綾被　增魏略曰大秦國有金縷雜色綾其國利得中國絲素解以爲文綾　晉令曰第六品已不得服今縝綾錦有私織者録付尚方　唐書曰太宗初七品以上服龜甲雙具十花綾其色緑九品以上服絲布及雜小綾其色青　唐車服志曰中官不衣紗穀綾羅　唐制六品以上服雙紃綾　唐六典曰凡賦役之制若當户不成四端屯綾者皆隨近合成其調六兩爲屯　又曰仙滑二州出方紋綾豫州出瀼瀼綾雙絲綾兗州出鏡花綾青州出荆州出方穀紋綾圓州出重連綾　又曰隨州出綾幽州范陽出綾　又曰潤州出方蓀永波綾澧州出龜子綾　又曰越州出吳綾遂州出撣補綾

綾二

原太公六韜曰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編文綺之坐席衣以綾紈常三百人　增西京雜記曰霍光妻遺淳于衍散花綾二十五匹綾出鉅鹿陳寶光家寶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第使作之機用一百二十鏑六十日成

一匹匹值萬錢又與走珠一琲綠綾百端值錢百萬黃金百兩 原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侍女服紺綾之裙

魏志曰楊阜字義山爲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縹綾半袖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原晉咸康起居注曰詔

世說曰武帝嘗降王武子供饌槃悉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褌褶以手擎飲食

林邑王使主范柳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籌量增賜 晉賜

絳綾帳金縷以爲飾 晉脩復山陵故事曰帝改服着白綾帽 原符丕答謝元書曰今往大文綾羅各五十

匹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浩書曰今餉雜色綾千端 後魏書曰卒穆宇叔宗舉茂才東雍州別駕初隨父

在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爲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還敬父病臨卒以雜綾二十匹託穆與敬

武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廉信 唐書曰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德

裕上表曰臣當道奉詔更令織定羅綵袍段及滿幅盤條綾一千匹況立鷲天馬掏豹盤條文采珍奇只合聖

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乞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即海隅蒼生無不受賜

詔許罷進盤條綾一千匹 又曰始沙州刺史周鼎爲唐固守贊普使尚綺心兒攻之都知兵馬使閻朝叛鼎

殺之自領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應者甚衆

綾三

鶴文 馬眼 謝惠連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鶴文 馬眼冷時綾名人明州貢馬眼綾

魚口 龍油 潤州貢水紋方文魚口綾葉花紋綾唐女蠻國貢龍油綾文彩尤異入

鵝軍 贈妓 唐劉元佐不朝帝密詔贈妓庫婢潰軍

製鯉 織花 鄧繁記沈世坦謝美人製魚書甚古

綾織 青綾衾 紅綾餅 漢內臣臥青綾被 唐韋堅暴陳其上若廣陵則官端綾會稽則

花 漢云曾喫紅綾餅餤來

樣 蔡州四棄地 蔡州上貢四樣花紋綾 又

完封不發 視封猶新 唐韓思復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瓘以百綾餉之

越州十 越州貢花龜甲等紋綾

思復方併日而食所餉綾完封不發 唐段參實字成公戒家人曰汝過岐朱泚必致餽遺須毋納及過岐泚果致綾三百匹家人北之不遂秀實大怒既曰終不以污吾乃致綾于司農治堂之梁間後朱泚反因取

視所餽綾其封緘新

綾四

原 蛇皮 竹根 柹蔕 已上皆今

泉文理愈奇矣

綾五

原 啓梁庾肩吾謝武陵王賚白綺綾啓曰圖雲緝鶴鄴市稀逢寫霧傳花叢臺罕遇雖復馬均騁思比巧猶慙

虞卿受金方恩未重此扁舟獨反燕路有心載寶言歸衛珠無日

原 書梁庾肩吾答餉綾紋書曰潔同雪霜華逾紵綺長裾可曳無媿王門之賓廣袖將裁翻有城中之製

羅一

原 釋名曰羅文羅疏也 陳壽魏志曰魏制自公列侯以下大夫以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以下雜綵之服通於賤人 晉書曰晉令六品以下得服羅綃 范子曰羅出齊郡 淮南子曰齊俗有詭文繁繡弱錫羅紈 王孫子曰隋珠耀日羅衣從風 太上黃庭經曰黃庭爲不死之道受者齊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渫古者盟以元雲之錦九十尺金簡鳳文之羅四十匹 宋玉風賦曰蹷于羅幃經於洞房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女以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張衡南都賦曰羅襳曳縠明月何皎皎照我羅衣帷 崔駰曰霜羅曳曳 唐六典曰恒州貢春羅孔雀等羅 又曰羅又益蜀二州出單絲羅 又曰內命婦之服翟衣青質羅爲之 李白詩曰羅衣曳紫煙

羅二

原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五年因祇國獻女工二人善于工巧體貌輕潔被纖羅新繡之衣 原 雍門子說孟嘗君曰今日足下下羅幃來清風 燕丹子曰荊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姬人鼓琴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拔秦王乃奮地而起遂殺軻 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遺書曰今日嘉辰貴姊懋膺洪冊上樓三十條

以陳踊躍金花紫羅面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幬
于殿上以紫羅爲地燔百和香焚九微燈以待西王母
眩人耳目 漢書曰馮房父子兄弟三代爲侍中并帶青紫羅綺 拾遺記曰吳王孫權居昭陽宮趙夫人乃
織鵾羅穀累月而成裁之爲幔内外視之飄飄如煙氣輕動而房内自涼 張敞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
縫真文羅幅被一終真文羅袴七 晉書曰謝元好帶紫羅香囊叔父安惡之不欲傷其意因賭而焚之遂
絕 異苑曰張仲舒爲司空廣陵城北元嘉年七月中輒見門側有赤氣赫然後空中忽雨絳羅於其庭内廣
七八分長五六寸又有箋紙繼之廣長亦與羅等紛紛然張惡而焚之猶有數片府州多相傳示張經宿暴病
而卒 唐書曰杜鴻漸兼成都尹及入朝以羅五十牀獻於帝 白孔六帖曰高麗王以白羅製冠大臣青羅
冠 南唐書曰韓熙載奉使中原或問江南何不食剩皮羊對曰江南地產羅紈故爾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
悟 宋高宗隆興二年賜吳益紫花羅公服 揮麈餘話曰建炎乙酉葉夢得少蘊爲左丞其自記奏對聖語
云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敕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
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聖大驚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
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 癸辛雜識曰
張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樓落成于湖爲大書樓扁公庫送銀二百兩爲潤筆却之但需紅羅百匹於
是大宴合樂酒酣賦詩命妓合唱甚歡遂以紅羅百匹犒之 金史輿服志曰公服大定官制文資五品以上
官服紫三師三公親王宰相一品官服大獨科花羅徑不過三寸二品三品散搭花羅徑不過五寸執政官服小獨科花羅徑不過四寸半四品五品服小雜花羅謂花頭碎小者徑不過一寸六品七品服緋芝
蘇羅八品九品服綠無紋羅一應武官皆服紫凡散官職事皆從一高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窄紫亦同服色
各依官制品格其諸局分承應人並服無紋素羅

廬沾裙 淵賦曰送愛子兮沾裙 絕袖羅裾 下詳羅二 似雪 如雲言羅白似雪輕如雲 增峽蝶 鷺鷥 杜工部詩云花羅封蛺蝶 高麗冠 增城帕 上詳羅二 麗情集云貫知微遇增城夫人杜蘭香以秋雲羅帕裹丹五十粒與知微曰此羅是織女綠玉繭織成遇香而時密藏之後大香不歇 聽爲 大夫得服 唐文宗性儉朝馬革處仁着夾羅巾上曰朕慕卿門第清素故有是命如此巾服聽他貴戚爲之卿不須爾 下詳羅一

羅四

原 調搖 羅衣何調搖 颯灑 魏都賦云紅羅颯灑紬綺繽紛 增瓜子 地理志云鎮江貢孔雀羅瓜子羅 花紋 又曰越州貢寶花花紋等羅 原 羅囊 紫羅囊詳

羅扇 雲羅 織羅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織羅垂霧穀 三代青紫 百婢袴褶 俱詳羅二

羅五

詩 古詩曰大婦織綺羅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作攜琴上高堂 晉阮籍詩曰西方有佳人皎皎如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佩雙璫

原 啓 周庾信謝趙王賚皂羅袍袴啓曰懸機巧綵變錦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曜素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夏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

布帛部二 布 帛 綿 綢 縠 綀 綿 綿綿

布一

增釋名曰布布列諸縷總慧也齊人謂涼爲慧言服之輕細涼慧也 說文曰細布十五升布也纑布縷也紵細布也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 不以陰功干太陽事 又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尺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 易說卦曰坤爲布 原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 又曰大祭以疏布爲尚反女工之始也 又玉藻曰年不順成君衣布 又冠義曰始冠之冠緇布之冠也 周禮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曰并州其水涑易其利布帛 左傳齊晏子謂子尾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 漢書高帝曰吾奮布衣取天下 史記曰答布皮革千石言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量也 又食貨志曰周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 原又曰布帛精麤不中量不鬻于市 增漢書曰曳阿錫如浮 阿細繒錫細布也 孫卿子曰與人善言美若布帛與人惡言深於矛戟 淮南子曰布之新不如紵紵敝而不如布或善爲新或善爲故 潛夫論曰葛子升越筒中女布 葛越草布也 抱朴子曰寸裂之錦黻末若堅完之韋布 又曰海中蕭丘有自生火常以夏起而秋滅生一種木里人以爲薪用之不窮取木葉績以爲布其皮赤剝以灰煮治以爲布又曰白鼠毛長三寸許入火中不灼其毛又可績以爲布故火浣有三種 原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暴風不熾猛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觔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作布用之若垢汚以火燒之即清潔也 搜神記曰崑崙之墟有炎火之山山上有鳥獸草木皆生於炎火之中故有火浣布非此山草木之皮皋則其鳥獸之毛也 增吳錄曰日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爲布名火浣布 南史曰南海諸藥國東千餘里至自然火洲有樹取其皮作布有垢則投火中復潔或作燈柱用之不知盡 異物志曰斯調國有大洲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於其中而不消也其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爲布色小青黑若塵垢汚之便投火中則更鮮明也 唐六典曰勝寧等州出女稽布濟州出賨布海州出楚布涪州出連頭獠布巴州出蘭干布涼州出氂布西州出白疊南州出班布漢州出獮牟

布韶州出竹子布 廣志曰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織緝以爲布 裴氏廣州記曰蠻夷不蠶採木綿爲絮皮圖當竹紙古緑藤績以爲布 顧微廣州記曰阿林縣有句芒木里人斫其大樹半斷新條更生取其皮績以爲布軟滑甚好 輟耕錄曰閩廣多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 元中記曰元菟北有山山有花班布則染之五色織以爲布弱軟厚緻上毳毛外徼人以班布文最煩縟多巧者名曰烏麟 海錄碎事曰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爲白疊子國人取以爲布 揮麈前錄曰高昌國出白氎繡文花蕊布 洞冥記曰波祇國産荃蘿草亦曰春蕪草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布 地理志曰慶州土貢胡女布泗州土貢錦貲布 又曰湖州有黄草布出各縣極細者與葛無異 又曰海西織水羊毛爲布曰海西布 越絶書曰白越細布也 張載擬四愁詩曰主人遺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黄素

說苑墨子曰古有用無文者禹是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時黼黻無所用務在堅完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六年然丘國使貢獻使者衣雲霞之布如今之朝霞布也 列子曰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之布其劒切玉如泥其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也 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又曰諸侯攻偪陽主人懸布荷父登之及堞而絶之 偪陽人懸布以試勇者也 隧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布以徇于軍三日 晏子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中有水而赤有棗華而不實何也 晏子曰昔秦繆公乘龍理天下以黄帝布裹蒸棗至海而投其棗布故水赤蒸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佯問子耳對曰嬰聞佯問者亦佯對之 莊子曰魯君聞顓闓得道之人使人以幣先焉顓闓守門粗布之衣而自飯牛使者致幣顓闓對曰恐驚繆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即不得 列女傳曰楚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王宮盜者令尹以罪乙請于王而黜之處家無幾

其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方在小曲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信盜也寡人不爲其富貴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之楚國有常法常法謂誣罪人其罪罪之母曰令尹非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王曰奈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民不閉關而盜賊自禁今令尹之法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從橫是故盜妾之布是與使之盜妾之布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者妾子爲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坐而黜之妾子亦豈知之乎終然坐之今尹獨何以不坐是爲過也王曰善非徒讒令尹又讒寡人令吏償母之布因賜金十鎰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干王哉王名江乙而用之　史記曰公儀休相魯見布好而疾出家婦燔其機恐奪人之利　吳越春秋曰越王允常使民男女入山採葛作黃絲布獻之吳王　漢書曰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　又曰文帝徙淮南王長道中死時民謠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布尚可縫兄弟二人不相容　又曰成帝許皇后上疏曰妾誇布服糲食　增又曰伏靈在菟絲之下燭之火滅即記其數以新布四尺環置之明即掘取　原又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賈布　增東觀漢記曰鄧禹母守節而出教更量所祖母喪及到鼓萌渡船沒幾死太守張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曰石生堅堅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　又曰建初元年詔賈逵入北宮虎觀南宮雲臺講左氏傳又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書奏上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　後漢書曰馬太后詔曰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　又曰元和二年詔令天下大酺五日賜公卿以下錢帛各有差及洛陽民當酺者布戶一匹外三尺共一匹博士弟子見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又曰靈帝時楊璇爲零陵太守時蒼梧猾賊相聚吏民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於馬尾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燃馬驚奔突賊陣羣盜破散　又曰哀牢夷知梁綵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污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　原又曰王允與呂布及士孫瑞謀誅董卓有人書呂字於布上負而於市歌曰布乎布乎有告卓不悟三年四月帝疾愈卓入朝布持矛刺卓兵士趨斬之　增又曰董卓獲山東兵以

猪膏塗布十餘丈用纏其身然後燒之先從足起 原先賢行狀曰國中有盜牛主得盜者牛主曰我趣逅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曰是知恥惡知恥則善心將生故與之勸爲善也 增廣州先賢傳曰丁密蒼梧廣信人也清貧高節非家織布不衣 魏略曰大秦國出金塗布絳持竹布發隆火浣布阿羅得支西出細布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又曰大秦國出金塗布五色枕布 魏文帝詔曰夫珍玩所生皆中國及西域他方物比不如也代郡黃布爲細樂浪練爲精江東太末布爲白故不如白疊布鮮潔也 又曰皇甫隆爲燉煌太守燉煌婦人作裘率縮如羊腸用布一匹隆禁止之所省復不訾 魏志曰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僚 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鄴市上黨布五十匹作車上小帳帷謁者不聽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遺戎筒中布五十端戎不受而厚報其書識者以爲譏世祖患之爲發詔議乃悉 晉書曰王戎性慳吝從子將婚遣一單布衣婚畢却收之 又曰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惟練數千端驃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人士歙然倣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又曰謝尚爲江夏相府以布四十匹爲尚作烏布帳尚以爲軍士襦袴 又曰顧愷之爲殷仲堪荊州參軍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冢遭大風愷之與仲堪牋曰地名破冢直破冢而出耳下官平安布帆無恙 郭子曰劉道貞常爲徒扶風王以五匹布贖之旣而用爲從事郎中富時以爲美談 孔羣嗜酒王導戒曰卿不見酒家覆瓿布久糜爛耶 原笑林曰沈珩弟峻字叔山有名譽而性儉悋張溫使蜀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卿而無麤者溫嘉其能顯非 俗說曰桓豹奴善乘騎亦有極快馬有一諸葛郎自云能走與馬等桓車騎以百匹布置埒令豹奴乘馬諸葛競走先至者得布便俱走諸葛恒與馬齊欲至埒頭去布三尺許諸葛一躍坐布上遂得之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曰天竺國獻火浣布 拾遺記曰晉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前虞舜時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爲衣 又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爲林或云龍常鬬此處青血如水流著如淳漆燕昭王三年海人乘霞舟以彫壺盛青數斗以獻王王坐通雲之臺以火浣布爲纓以龍膏爲燈照耀百里 梁四公記曰有商人賫火浣布三端帝以雜布稽之令杰公以他事

至於市所杰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一是積木皮所作一是鼠毛所作以詰商人具如杰公所說因問木鼠之營貨利一匹柔是可別也以陽燧火山陰柘木燊之木皮改常試之果驗　宋書曰王元謨侵魏爲前鋒好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　陳書曰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布責人八百黎以此倍失人心　梁書曰鄱陽王蕭恢爲郢州刺史境内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察謂曰吾所衣者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接欵幸不煩爾此人遜讓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餽送　又曰東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如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棗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

原 燕書曰宋欵字宜弘爲右長史太祖會羣僚以談性貪故賜布百餘匹令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

增 後魏書曰楊大眼爲荆州刺史嘗縛蒿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名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　又曰楊椿歸老臨行誡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谷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以上用爲富也　北史曰齊鄭述祖爲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忍欺仁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内無盜　隋史曰隋文帝焚綾文布　杜寶大業拾遺録曰七年十二月朱寬征琉球國還獲男女口千餘人并雜物産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爲布甚細而幅濶三尺二寸亦有細班布幅濶四尺許　唐書曰貞觀時南蠻王一云西夷頭黎獻朝霞布　又曰貞觀十八年命將征遼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五千匹以資征人上喜之比於漢之卜式拜爲宣義郎　六帖曰唐開元初日本栗田復朝請從諸儒授經詔四門助教趙元默即鴻臚爲師獻元默大幅布

布

原 奮衣　臥被　上詳布一　下詳布一

增 青箋　黄潤　夏侯開國吳郡賦曰金玉星煩明瑞霞聚織練奪浪英葛先乎三輔　楊雄蜀都賦曰細緒細越青箋白紵名祇筒中黄潤一端數金又左思蜀都賦曰細緒弱折綿醜成黄潤比筒簚全所過黄潤蓋細布也　橦花　緣藤又蜀都賦曰布有橦華　下詳布一

原 獻越　贈戎　後漢陸績祖父閎美姿貌著越布單衣世祖見而好之自是常教會稽獻越布得不欲爲異耳然而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　貿

增 香荃　古具　上詳布一　下詳布二

白氎　毛　孔帖云唐

絲　同帛　詩云抱布貿絲　孟子曰許行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

紵　細　越　青箋　白紵名　賦曰細紵弱折綿醜成

異物志曰吾尼指座上織綠布云龍鱗鳳綠色當如此 遺盜 獻師俱詳布二

雖有爵祿若不在己秋傳布帛露積腐爛志云漢時梁冀以火浣布爲單衣常會賓客冀佯爭酒失杯而汚之偽怒解之曰燔盡火滅粲然潔白若用灰水洗中間久絕魏文帝以火性酷烈而無含育之氣必不然之事遂著典論言必無乃刊石于廟門外與石經並立明帝立西城重譯而來獻之于是大臣乃試以示百僚遂滅此論天下笑之矣 義皇造 孔子冠義皇造布 孔子作緇布冠 謝侯衣 孟光裙上詳布二 孟光裙敘裙布而嫁梁鴻

布四

原 盛囊 禮記孫以布囊盛其屍而痤之 著縵 沈遼女兒帶 齊必有明衣布也 祭爲尚詳布一 增 賜郅惲 漢光武嘗出獵車駕還上東門郅惲拒閉不開上乃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賜布百疋 給王劍 唐王劍守洛州給王帛布一端 贍布三千 東漢永平中徵尉馬廖以布三千匹私贍三士大夫也 賜布九萬 唐郭子儀屯絳州帝引尼婆羅一至臥內賜布九萬匹 四幅內頭 朱崖傳曰朱崖俗行來出入如著布或細紵布巾巾四幅其中內頭如領巾象 有幅無邊 廣狹疎密 禮記俱詳布一 一幅蔽身 西域

布五

原 賦晉殷臣奇布賦曰惟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滕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泰備下僚俄而大泰國奉獻琛來經於州衆寶旣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伊荒服之外國遠大泰以爲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于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稟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焚焉靡休天性固然茲殖是由牙萌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爛而不燋在茲林而獨昵火焚木輝電近彤炯星流飛燿衡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制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牽乃採乃析是紡是績每以爲布不盈數尺以爲帊服之無斁旣垢旣汚以焚爲濯投之朱鑪載燃載赫傳而冷之皎然凝白

原 啓梁劉孝綽謝越布啓曰比納方綃旣輕且麗珍邁龍水妙越島夷 增 周庾信謝趙王賚絲布啓曰南冠襲宥旣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閶尹津梁之織鄰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豔青衿宜襲書生無廢學之詩春服旣成童子得詠沂之舞況復栖烏挾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潤枝葉俱榮謹啟 又謝趙王賚絲布等啓曰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且觀無勞白馬之望

流泉欲委佇見青皃之飛楊池掘荷李園移樹陳留下粟有愧深恩櫟陽雨金翻慚曲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黍谷長寒於今更煖　又謝趙王賚絲布啓曰某啓奉敎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勁霰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辟未足鄶風袁安之門無人開雪覆烏毛而不煖燃獸炭而逾寒遠降聖慈曲垂矜賑論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遇新繻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　又謝明帝賜絲布等啓曰臣某啓奉敕賜雜色絲布綿絹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靈臺之中吹塵視甑慙妻狠妾既嗟且憎潛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光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元鶴欲來撫節而歌行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為之反風薤麥將枯山靈為之出雨況復全抽素繭雪板疑傾併落青皃銀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年白鹿眞人能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鍼書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媿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

【通】【銘】宋范純仁布衾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敎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任利慾之繁若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知士寧不然顏樂簞瓢萬世師模紵居瓊臺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驅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陸務觀司馬温公布被銘曰公孫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帛一

【通】財貨源流曰帛繒也繒帛之總名　書曰肆覲東后五玉三帛　易曰賁於丘園束帛戔戔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出幣帛聘名士禮賢者　又禮運曰後聖有作治其麻絲以爲布帛　又內則曰國君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又曰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則受而獻諸舅姑　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量不鬻于市　又坊記曰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　周禮地官曰媒氏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又春官曰肆司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　又春官

與命曰凡諸侯之適子揖于天子攝其君之禮一等未揖則以皮帛繼子男
州其利布帛　春秋元命苞曰須女四星十二度主布帛　史記曰帛千鈞比千乘家
食土木衣人之帛穀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此謂惡政也　風俗通曰諸侯相贈乘馬束帛　漢張衡東京賦曰
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織繒帛　河圖玉版曰嵎崵以東大秦之國人長十丈皆衣帛　唐杜牧阿房宮賦曰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

帛二

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注少帛雜帛也　又曰魯伐邾以邾子益來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于吳
無君命故言自　韓詩外傳曰孔子之齊遇程子於譚鄉之間傾蓋而語終日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史記曰子貢結
曰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史記曰子貢結
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界迎與抗禮者夫使孔子名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又
曰陳勝以帛書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得魚見書怪之　漢書曰漢文帝使人存問長老九十以上賜帛
帛　又曰漢武帝賜縣三老帛五匹鄉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三匹　又曰武帝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
又曰漢宣帝賜鰥寡孤獨高年帛宣帝凡五年賜帛　又曰館陶公主乃命私府曰董君所發必金滿百斤
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　又曰樓護爲諫議大夫使郡國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
人各以親疎遺以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　東觀漢記曰耿純於邯鄲見上遂自結納獻馬及繒帛數百匹
後漢書曰鄧禹願效尺寸垂功名於竹帛　又曰公孫述造十層赤樓帛櫂船蓋以帛飾其欄檻也　又曰明
帝出諸責人當徙居馬太后感離別之懷賜越帛二千端雜帛二千匹　又曰永平六年雄山出寶鼎廬江太
守獻之於朝賜三公帛五十匹九卿二千石半之　續漢書曰宋棗字巨公拜御史中丞布被瓦器居無粟馬
出無從車車駕幸其府歎曰雖楚王二龔不如雲陽宋巨公賜布帛帳幃十器　魏略曰陳留邯鄲淳奏投壺
賦文帝以爲尚書郎賜帛十匹　魏志曰張伯英專精于書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　晉陽秋曰董威輦常
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絹結以自覆金帛桂錦則不肯受　沈約宋書曰文帝表皇后常就上求錢帛贍

家上性節儉所得不過錢三五萬帛三五千匹　南史曰宋鮑昭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或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慢大王昭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勝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知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可之賜帛二十匹　齊書曰劉顯將之潯陽朝賢異祖道顯懸帛十匹約曰險衣來者以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長短之間顯曰將有甚於此矣既而周弘正綠絲布袴編假種軒昂而至折標取帛　後魏書曰高允拜中書令帝幸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即賜帛五百匹粟千斛　又曰韋珍字靈智累遷顯武將軍鄜州刺史所在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驊騮二匹帛十五匹穀三百斛珍乃名州内孤貧者謂曰天子謂我能撫綏卿等故賜以穀帛何敢獨當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隋書曰文帝嘗遣高熲大閱於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惟閻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於上特賞賜帛　唐書曰高祖傾府藏以賜勳人而又患國計不足劉義節進計曰今義師數萬並在長安樵薪貴而布帛賤若伐苑内及街衢之樹爲樵易布帛歲取數十萬可立致也帝從之　又曰太宗名太子舍人陸敦信勞之曰爾所錄古先太子善惡之事多所規諷誠有可嘉因賜帛五十段　又曰唐太宗民八十以上賜粟帛百歲加版授　又曰貞觀中皇后所生長樂公主將出降敕資送倍於長公主魏徵諫以漢明帝以朕子安得同於先帝子后聞之以爲難可謂正直社稷臣也固請遣中使齎帛五百匹賜徵　又曰貞觀十一年賜遭水之家帛十五匹半毀者八匹　又曰開成中以諫議大夫蕭俛爲荆楚州刺史俛故相儉之弟將赴任延英殿陛辭上曰蕭俛是先朝賢相筋力未衰即須一來京國朕今特賜手詔及帛三百匹以備山谷所乏　唐杜陽編曰同昌公主一日大會韋氏族暑氣特甚主命取澄水帛挂於南軒滿座皆思挾纊

帛三

水凍　蜃淫　周禮㠯氏凍布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淫之以蜃注以欄木灰漸澤其帛墨器謂滑澤之器淫薄粉令帛白也蜃蛤也蛤灰令海旁有之渥音偓漬其灰而盪之而揮去其蜃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宿之注更沃淳明日沃而盪之而澄之注清澄也於朝更沃至旦盪之亦七日而溫泉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　蘇武傳云天子射上林得雁足繫帛書　詩鷄鳴序云既微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意　妾不衣絲　后好裂　李文子相魯無衣帛之妾　史記曰周幽王后褒姒好裂繒帛　賜太守

贈先生漢宣詔曰鳳凰集於新蔡其賜汝南太守帛百匹 下詳帛二

十匹 遺還 後苑造 閭門垂宋史輿服志曰徽宗政和二年詔後苑造繡帛簍自元豐初置爲行軍之號又爲士之衣以辨姦詐遂禁止民間打造令開封府申嚴其禁客旅不許興販頒板 酉陽雜俎曰今閭門有宮人垂帛引百像或云自則天或言因後魏 出自寒女 均分族人 杜甫北征詩曰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又曰那無囊中帛救汝寒慄烈

帛四

原 販灌嬰販繒亦帛 東易東帛戔戔 精麤 廣狹 使無遷晏子曰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 中則賜東方朔射覆中武帝賜帛十匹郭舍人曰中則臣榜百不中則致他物射之中乃榜舍人 承筐是將注所以行幣帛也 與布同價詳布 七十不煖七十非帛不煖 五十可衣五十可以衣帛 上書賜帛漢宣帝時茂陵徐福上書言霍氏奢僭後賜福帛十匹遷爲郎 丐筆書帛唐狄仁傑送制獄丐筆書帛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吾家徽絮 上表辭帛唐李袍眞卒贈部員外郎馮抗持節臨弔贈之帛不受又致之京師伉上表固拒 賜公藝帛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問其所以和睦之道公藝乃書百忍字以進帝因賜公藝帛 賜邯鄲帛邯鄲淳作魏文帝受禪詔文帝曰淳作此甚典雅朕何以堪其賜帛四十匹

絲一

增 說文曰蠶眠成繭繭繰成絲 尚書禹貢曰濟河惟兗州厥貢漆絲海岱惟青州厥篚檿絲 何惟絲與緡 又曰淑人君子其帶伊絲 又曰絲衣其紑載弁俅俅 又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蠶事既畢分繭稱絲效功 又內則曰子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又祭義曰夫人繅三盆手 文獻通考鄭氏釋士冠禮謂爵弁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 惟冕與爵弁用絲耳 左傳隱四年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 春秋考異郵曰四月蠶餌絲 墨子曰墨子見染絲者歎曰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五入則爲五色不可不愼非獨染絲治國亦然 楚辭曰茅絲之綸 荀卿琴賦曰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呂氏春秋惠子曰使女工化爲絲不能三尋之竿八絲之綸治絲大匠化爲木不能治木 淮南子曰墨翟觀練絲而悲爲其可以黃可以黑楊朱見岐路而泣爲其可以南可以北 又曰蠶吐絲則商絃絕商金聲春蠶吐絲金死故絃絕也 風俗通曰五月五日賜繢命絲俗說益人命 正部曰

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泥則黑　七緯曰絲俱生於蠶爲繒則賤爲錦則貴　枚乘七發
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　論衡曰蠶合絲而商絃絶按子生而父氣哀新絲
既登故休者壞耳　蔡邕廣連珠曰夫絲之絞以絃琴緩張則橈急張則絶　陸凱奏事曰諸暨永安出御絲
秘康蠶賦曰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　張景陽七命曰沈絲結飛繒理　謝靈運初去郡詩曰牽絲及元
興　古樂府歌詩曰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爲籠繘桂柱爲籠鉤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
尾黃金籠馬頭　白孔帖云織染著絲五兩爲鈞　宋書曰諸葛閎上言曰夫歲時有利害之收而蠶桑有經
常之苦機杼居不變之勤而民用有奢儉之異今南至有五絲命縷之服仲夏北至比肆連行糾繩縻無用之
工元黃侵衣革之費飾綵雖貴始無所入尺絶寸分終於捐棄部一邑以推百城其費博矣謹率愚管誼宜禁
革　唐六典曰齊州出絲葛　唐李白詩曰荆州麥熟蠭蠭絲憶君頭緒多　杜牧之詩曰千秋佳節名
空在承露絲囊世已無唐人千秋節以絲囊承露　宋黃庭堅詩曰三尺琵琶綠蠭絲

絲二

增 桓譚新論曰昔神農始削桐爲琴繩絲爲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序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成王時因
祇國致女工一人能以五色絲納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　管子曰齊桓公伐楚濟汝水踰方城使貢絲於
周室　左傳曰晉中行獻子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　家語曰子張問入官子曰返身修道
故夫女工必自擇絲麻良匠完材賢君選左右　列女傳曰樂羊子遠遊尋師一年來歸妻引刀趨機曰此織
本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至寸不已遂成丈匹若今斷之則損全功羊感之七年不
歸　瑯嬛記曰越雋國有吸華絲凡華著之即不墮落用以織錦漢時國人奉貢武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
　西京雜記曰漢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縑爲書以遺之曰五絲爲繩倍繩爲升倍升爲縅
倍縅爲紀倍紀爲綴倍綴爲縵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爲不足修
而不爲也　又曰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婉轉絲繩繫身毒國寶鏡一枚　漢書曰童子
魏照求入事郭泰供給灑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而就朱藍

之染　謝承後漢書曰丹陽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使儲理儲拔所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宜然　魏略曰文帝欲受禪野蠶成絲有司奏以青絲爲牛靷詔以青麻代之　竹林七賢論曰禹令泰毅爲政貪濁賂遺朝廷以鼓虛譽遺山濤絲百斤衆人莫不受濤不欲爲異乃受之命內閣之梁上而不用也後毅事露令治濤所濤於梁上下絲已數年塵埃黃黑印如初以付吏　晉書曰王愷作紫絲步幛石崇作錦絲步幛　又曰呂光窮號河右中書監張資病光傳營中就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病光喜給賜甚重羅叉曰叉不能爲益徒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爲繩叉療果無效少日資亡　山海經曰歐絲之野有一女子跪樹而歐絲郭璞注曰蠶類也

梁四公記曰扶桑國貢黃絲三百斤即扶桑蠶所生扶桑灰汁所煮之絲也帝有黃鑪重五十斤繫六絲以懸鑪絲有餘力　瑯嬛記曰梁沈休文兩夜齋中獨坐風飄細雨如絲女隨風引絡絡繹不斷斷時亦隨口續之若真絲焉燭未及跋得數兩起贈沈曰此謂冰絲贈君造以爲冰紈忽不見沈後織成紈鮮潔明淨不異於冰製扇當夏日甫攜在手不搖而自涼　後魏書曰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俶夢亮於山上掛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其爲幽州乎未期而授　唐書曰宰相張嘉貞欲納郭元振爲壻曰吾五女各有姿色各持一線幔前取便牽之元振牽一紅絲線得第三女　遼史禮志五月重五日以五采絲爲索纏髀謂之合歡結又以綵絲綰菟轉爲人形簪之謂之長命縷　神仙傳曰仙人用五色絲作續命幡幡安五色　傳燈錄曰南泉師問陸宣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曰寸絲不挂師云猶是階下漢

絲三

原　王言　女治　禮記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詩云緜緜兮絲兮女所治兮　五紀　九職　詩云素絲五紀五紀五總　周禮云嫡氏凍絲以沈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凍注沈水以灰凍水者漚之宿諸井懸井中　暴詩云素絲紕之紕之日七　朱繩　貢絲　凍漚　紕組　周禮明遠白頭吟曰真如青青絲繩　青轡　朱絲繩

獨繭 虹霓 詹何以獨繭爲輪 李白釣鼇以虹霓爲絲 原長倩贈 園客繅上詳絲二 年服食之有五色蛾止香草上蠶焉有一女自來助客養蠶亦食香草繭皆如大繅一繭六七日絲乃盡繅說此女與園客俱去琴賦云絃以園客之絲 原治而棼 入而辨衆仲曰猶治絲而棼之下詳上周禮 俱詳絲五

絲四

原布貿 詩云氓之蚩抱布貿絲 織成 詩云皎皎白素絲織成寒女衣 有條 素而不紊 同價 孟子許行欲令麻縷絲絮輕重同則價相若 烏絲 黃庭堅詩正圍紅袖寫烏絲霍小玉傳出越川姬烏絲欄素段三尺授李生生援筆成章 朱絲 蘇東坡詩想見深屋彈朱絲 華空絲 東坡詩玉勒鞚青絲 桐絲 又曰終日事桐絲 色絲 蔡邕題曹娥碑云色絲絕字也 金絲 杜陽編云唐代宗幸興慶宮於複壁間得寶匣匣中有軟玉鞭遂命碧金絲爲鞘絲引之一丈擲而爲鞭 金絲 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履地而生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縱之一丈擲而爲鞭表裏通瑩如貫琴瑟 中琴瑟 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絲篚筐也 同麻縷 詳上孟子 杜甫乞絲 詳二絲 彥儒獻絲 五代史馮道子彥儒 原受采之悲 墨翟悲素絲之受采 積微之誡 鄒長倩贈公孫弘素絲以爲積微成大之誡 詩八月載績 當既蠶之時且徵繭稅

絲五

增詩 唐杜甫詩曰繅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 陸龜蒙素絲詩曰爲綫補君裘爲弦繫君桐左右修闕職宮商還古風端然潔白心可與神明通 元馬祖常繅絲行詩曰繅絲桑薪煮水急莫遲黃絲白絲光縱縱老蠶成蛹啖兒飢田家婦姑喜滿甽賣絲得錢買羅綾 增贊 晉郭璞歐絲野讚曰女子鮫人體近蠶蛘出珠匪甲吐絲匪蛹化出無方物豈有種 增表 唐杜牧謝賜新絲表曰晶比凝霜瑩如委霧體實柔正而有成其正也可以如繩之直其順也可以繞指而縈故能紛以隨時浩然養素揮流水則轉增其奴橫索馬鞭絲婦姑房中折纏經 增賦 唐張良器素絲賦曰羽雖白貴然而輕玉雖白堅然而貞未若素絲之爲用以轉化而爲名匪剛克以居

妍染繪色則不各其用動必隨人寸無恒度其來也何所自園客而出茲厥賦也何地由岱畎而貢之俯乎列井將稽慌氏之凍實乎澤器徒爲墨子之悲信干旄之望美非庶士之可持不願充媵婦之緯不願托寒女之絲因弄杼以成韻庶補袞而爲期代若好五采我則大白以受質代若厭羣居我則衆纓以爲匹非異俗而招累將矯世而撓實夫其公孫奉駕長倩趨風贈以生芻之束最以素絲之總蓋取諸自徵之著積少成功君無謂我徵君無謂我細若綦之可織則假手以成勞如棠之可縫則因緣而善繫功無不給物無不濟彼服卉佩蘭衣荷帶蕙念牽絲之無日傷考槃之失計今將潔白以修身詠羔羊而取媲儻黃絹之可比希菅蒯而無替

喬潭素絲賦曰

色之貞者尚乎白質之細者珍乎絲眞則貞而潔矣細則積而多之故君子素組以飾馬言好善而不忘紵之在羊時退公之有度自持將經綸以濟物先組織以修詞惟絲之故不憊乎素始也重蠶事終婦功促季月候戾風爰求桑桑寧止於十畝既登分繭乃布於三宮至若三盆既繅八月成績方勤水練爰去地尺晝曝於日吸太陽之光華夜懸諸井濡厚載之靈液於是典絲瞻臨幌氏引繹引之於手如皓鶴之飛承之以筐若凝霜之積既而嬪婦化理經緯縱橫當軒兮婀娜之織弄杼兮軋軋之聲映羅袖而增麗度金梭而轉明每知白以自守亦含章而可貞夫以白能受采文匪勝質故公孫戒於從徵墨翟悲其患失青爲巒兮非擬朱爲纁兮未匹珍蠶恥越鄉而來獨繭嗟自園而出唯彼蚕蚕之喻未媿皎皎之實乃續曰絲之素兮貞且吉人之質兮清且一若見用於當時寧補袞於終日

薄芬直如朱絲繩賦曰

物有正而可尚者其繩則直如砥之平如竿之植不舒卷以隨用終徑挺而立極有旨哉爲天下式且取其直也故能爲道之逆旅爲義之蘧廬爲人之端操爲政之權輿於以方內君子所如木從之則正君受之則理倚數猗歟原夫被物之際作巧之時運工人之手績寒女之絲是尋是尺經之綸之其爲用也不資於善結其爲興也蓋取於無私以之爲準也則矯枉有度以之辨物也乃去邪勿疑大者遠者念茲在茲俾夫貪者慄慄智者兢兢其爲舉直錯枉當有事於從繩

仲子陵五絲續寶命賦曰半夏生木槿榮時五月鵙始鳴棟葉結綵絲襭祭彼三閭蛟龍不竊祭之水曰汨羅祭之日曰端午情既本乎楚俗奉又告乎壽縷壽縷其娜色絲五紀色絲何始金閨之子畫嘉頌於青蛾發宜笑之皓齒國風既哀其窈窕家事詎忘乎絲枲別有恩從天上飛入宮中二八春日

十五玉重誰其尸之奉蘋藻于清廟何彼穠矣司衣掌王后之十字手如振素盤繢命之五絲其五絲也蕙綠輕重蘭紅淺深皎皎而有鶯其領采采而亦翠其衿旣毛久之而賽其色別有金華別殿鈎弋靚妝寰閒筐筥貢奉君王懿壽絲之禮大繢寶命之天長衮冕絨斑榮騰以禦邪也瑞等乾坤拜啓獻也汪濊露止其兵辟也不待萬歲蝯蜍其理疾也豈藉單衣龍子四海銷夭扎之癘百姓登仁壽之祉微臣敢問天寶之建元則曰甘露黃龍之年紀

綺一

增廣雅曰鬱金流黃蒸綺　說文曰綺文繒也　釋名曰綺踦也其文欹斜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似杯也有長命其絲色相間皆橫也幅言長命者服之使人命長本造者之意也其棋文者方文如棋也　漢書曰賈人不得衣錦繡綺縠　又漢舊儀曰祭天用六絲綺席六重長一丈　晉令曰第三品已下得服雜杯之綺第六品以下得服七絲綺　司馬相如賦曰張羅綺之幔帷垂楚組之連網　班固西都賦曰紅羅颺纚綺組繽紛　潘岳秋興賦序曰今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珥瑞冕裳綺紱之士此焉遊處

綺二

增干寶晉紀曰初洛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尤之曰石非繒絲之稱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絲杯文綺被一絳石杯文綺被一七絲杯文絳袴長命杯文綺袴　唐史曰天子巡狩刺史令贊其土之寶錦綺繒布皆五兩爲束

綺三

原鴛文　雉翼古詩云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　射雉賦云鶩綺翼以赬翹　爲裳　裁被古詩云綢繆爲下裳羅錦爲上襦　下詳上爲文注

增一端　五兩上詳

綺四

原織文 禹貢厥篚織文 織文錦綺之類也 琴名 司馬相如琴名綠綺 客遠遺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 士不衣織 綺也 餘霞散成綺

增細綺 杜甫詩云輕紈細綺相追飛 綈綺 韋鮪州詩云解我綈綺衣且挾金陵酒 綾綺 晉左思蜀都賦曰綾綺井列疏以騫帶

綺五

增詩魏曹植詩曰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清晨秉機杼日暮不成文

綃一

增財貨源流曰綃生絲織成也 廣雅曰綃謂之細 禮記玉藻曰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裼之 晉令曰弟六品以下不得服羅綃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綃二

增瑯嬛記曰河伯宴伯禹于河上獻延蠏翥鳳鮫綃百兩 實錄曰禹會塗山步卒以紅綃帕抹其額因以爲軍容盛飾 王子年拾遺記曰燕昭王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昭王處以單綃華屋 又曰吳王孫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 北夢瑣言曰張建章爲幽州司馬嘗以府命往渤海遇水僊遺鮫綃自齎以進好事者爲之傳毫州大清宮道士有妝得其本者曰明宗皇帝有祀郊丘建章鄉人掌東序之寶且言國壐外惟有二物其一即建章所進鮫綃箑而貯之軸之如箸以紅線纏之亦云夏天溽暑展之滿室凜然 孔帖云吐蕃弄贊妻文成公主弄贊喜中國服飾之美襛纊罽襲紈綃爲華風 唐豐年錄云開成中物價至賤邨路賣魚肉者俗人買以胡綃半尺士大夫買以白樂天詩

綃三

增霞帔 龍衣 長恨傳云上皇得成都方士入蓬萊宮見一人霞綃帔 杜陽編云元載納薛瑤英爲姬以龍綃衣一襲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國求北服也 白樂天琵琶行云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一端 三破 張讀宣室志云滎陽鄭氏子見婦人自稱氾人泉客織輕綃于泉室出以贈三破紅綃女 絳 氾人鬻絳 妓女贈紅 俱詳上 鮫人 詳上鮫人下詳綃二

原織鮫人 比蟬翼 鮫人潛織以卷綃魏文帝詩曰娟娟白如雪輕華比蟬翼 鮫人賣之 張華博物志云滎陽鄭氏子見婦人自稱氾人後氾人於篋中出唐辨香集云李龜年至

增泉客賣水僊 張騫爲宣城令夫人遺泉客織水紋紗 張路斯爲宣城令夫人織水紋紗 石氏生九子張公鈞于焦氏臺歸則 上詳綃二 買肉纏頭 上詳綃二

體常溫而寒夫人問故曰我龍也蓼人蘇祥逮亦龍也與我爭鈔處實藏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我領絳綃鄭青綃明日射青綃中之九子皆化爲龍

綃四

原 輕綃詳綃三

開萬朶雲綃七夕歌云織成雲霧綃衣 增 徵綃潛安仁詩云凱風揚徵綃 輕霧杜工部詩云誰爲虞衡裁綃綺輕霧罪 朝霞李賀詩云誰爲虞衡裁綃綺輕霧罪 朝霞道被輕綃一匹染朝霞 蕙帳風不能入盛暑自涼 輸紵綃帔幽怪錄云巴邛人家有橘樹中有老叟相對象戲一叟曰我輸紵綃被一副臥內隱隱有氣氣故名 設紵綃帳唐元載造迎暉堂設南向紵綃

綃五

增 賦 唐馮宿鮫人賣綃賦曰彼巨海兮鮫人是居作輕綃兮厥狀紛如不日而成固可卷而懷也候時將見期善價而沽諸出波心而月彩相絢映泉臺而雲陰乍虛其來不測其麗何極行市道而莫知訪人寰而未識非運思於文繡詎用功於紡織足使大賈慙容衆珍掩色豈重錦之云比諒千金而求直夫鮫者水府之所生綃而更輕苟未知而求售恒固執而潛行皓如凝露紛若遊霧爰潔爾容不憀于素質初階于扈蛤名不登於貢賦如慢藏誨盜哂泉客之遺珠悟治容誨淫耻風人之抱布偉夫遊洞穴媚清瀾趨市人遠凌波路難貴樸全眞詎關乎日浴出潛離隱豈效於泥蟠且深不可測赤水之珠求得往莫可追漢皐之佩且欺是綃也成於無朕動若隨時辭海底之潛處赴日中之會期屬吾皇斥無用之寶賤難得之貨徒待價而稱珍庶轉身而遠播

穀一

增 說文曰穀細繒也 釋名曰穀粟也其形戚戚如也 三禮圖曰五綵方山冠以綵穀爲之 漢董巴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左右虎賁皆冠鵕紗穀單衣 揚子法言曰或曰霧穀之麗曰女工之靡之餘力不能洞霧穀 潛夫論曰小民或剌綺穀以榆檴水波文 宋玉諷賦曰主人女弱承日之華更被白穀之單衣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雜羅綃垂霧穀 曹植七發曰乃被文穀之華袿 劉績魯都賦曰其女工則絳綺穀 唐六典曰粟州出白穀 地理志曰唐絳州貢白穀河南府貢繒穀越州貢輕容生穀 文獻通考曰宋制賜百官時服應給錦袍者汗衫以黃穀 文選曰冰綃霞穀

穀二

增戰國策曰先生王斗見齊宣王宣王曰願聞先生直言正諫斗曰王之愛國愛民不若王愛一尺之穀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王之憂國愛民不如愛一尺之穀也　漢高帝紀曰賈人毋得衣綺穀單衣　東觀漢記曰建初二年詔齊相其止勿送冰穀方空　漢章帝紀曰詔省冰紈方空穀謂紗薄如空也　魏志曰袁術遂僭號荒侈滋甚後宮數百服綺穀餘粱肉　荀勗爲晉文王與孫皓書曰餉穀三端

穀三

原垂霧　引煙子虛賦曰鄭女曼姬垂霧穀以徐步一風浪吹文穀之紈　詩曰長煙引輕素言如穀之狀　動霧　增吹風　洛神賦曰動霧穀以徐步一風浪吹文穀之紈

穀四

增白穀詳穀一　生穀詳穀一　河南貢詳穀一　曼姬始　詳穀二　集序云曼姬始穀

練一

增周禮曰染人凡染春暴練　唐六典曰後漢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丞各一人主練染作采色　宋書沈約恩倖傳論曰素練丹魏至皆兼兩

練二

增左傳曰楚子重伐吳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注被練練袍也　又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的歷練冠麻衣跣行　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馬之光景長一匹爾　後漢書曰馬皇后身衣大練　又曰虞延初生有物若匹練升天後至太尉　晉書曰王獻之書羊欣練裙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巾帔練裙路逢峻峻法然矜之乃作廣絕交論　唐紀曰武則天長壽三年詔應天下尼當用白練爲衣　文藝傳曰唐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張九齡如輕繒素練實濟時用而寡邊幅　唐國史補曰韓晉公滉聞奉天之難以夾練

裘絨盛茶來遣健步以進御

練三

增素練　白衣倜詳練二　原季孫冠　王導衣魯季孫練冠待罪　晉王導爲太保時庫藏竭惟有練千端鬻不售導乃製練布單衣皆效之乃責也

練四

增楚練　杜甫詩云越羅與楚練練照曜與畫艘　擣練　又云天清山白樂天詩云月出砧城擣練急　秋練　白樂天詩云月出砧拌動家家擣秋練

原吳門曳詳練二　澄江靜如練

練五

增詩元范梈擣練圖詩曰深宮佳人白日長夜感蟋蟀鳴中房起視河漢心回皇雲曠籠鬆分作行清水如天牧素練翠娥帶月杵寒霜玉杵無繩金井悄邊頭不見梧桐黃裁縫慰帖坐在牀載元載黃公子裳製成不遠煩寄將但見寒暑彫三光身體甚適平時廉君不見古來邊庭士雪靡關河征戰多折盡衣裘淚如水

縐紗一

增說文曰縐細葛也綌粗葛也綌之細者也　尚書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厥貢鹽絺荊河惟豫州厥貢漆枲絺紵　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惟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又曰絺兮綌兮凄其以風又曰蒙彼縐絺是紲絆也　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天子始絺　又曲禮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　又玉藻曰振絺綌不入公門浴用二巾上絺下綌也　又檀弓曰細葛謂之絺麤葛謂之綌吾有姑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于野　服虔通俗文曰細葛謂之絺麤葛謂之綌　孟康高士傳曰善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服綌葛　王褒曰主得賢臣頌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悒　劉楨瓜賦曰承大暑賦曰珠汗沾夫絺葛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細絺十端竹絺二端　段氏蜀記曰邛州鎮南蕉葛上者一匹直十千　諸葛恢上表曰天恩罔極特賜纖絺細竹　左思吳都賦曰焦葛升越弱於羅紈　唐六典曰申光二州貢絺紵葛　曹植七啓曰温房則冬服絺綌潘安仁秋興賦曰於是迺屏輕箑釋纖絺　柳宗元曰纖葛綌紵克供以修　又乞巧文曰冰雪之交衆褻

我絺　杜甫詩曰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又曰冬煖更絺綌　又曰慣習炎蒸歲絺綌

絺綌二

增帝王世紀曰堯見舜于貳宮設饗禮迭爲賓主南面而問政然後賜以絺衣琴瑟大築宮室封之于虞　穆天子傳曰天子筮獵其卦遇革逢公占之賜之駿馬十六絺綌三十篋　左傳曰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　漢書曰江都王建謀反與閩越通越遣建荃葛　東觀漢記曰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繒襜絺巾　迎上于費上大悅　又曰馬嚴爲陳留太守嚴病遣功曹吏李龔奉章詣闕上親召見龔問嚴疾病狀以黃金　葛絺賜嚴　又曰黃香爲郎名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葛各二端　魏武封魏王詔曰今以君爲魏王賜白　皂絺黃葛各二匹越葛一端往欽哉　吳曆曰孫策送華歆還洛幷送越布香葛時多盜賊歆渡牛渚悉封還　諸物　江表傳曰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細葛羣臣以爲非禮欲不與孫權敕付使　後周書曰賀蘭祥梁雍州　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之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　以賜祥　隋書曰袁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嘗至門時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袁郎子絺兮綌兮凄其　以風充應聲答之曰爲絺爲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　列女傳曰盧惟清貶播州尉其妻徐采絺不御　唐柳宗元饒娥廟碑文曰饒娥姓娥名家世漁於鄱水娥爲室女未嘗出遊惟治絺葛以供女事鄉人敬式

絺綌三

原暑服　夏衣月令云孟夏天子初衣暑服　注云絺綌　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古詩曰衣葛嘗苦寒　增刈葛　刪瓜上詳下詳毛詩

徵材　爲服周禮云掌葛氏以時徵絺綌之材於山農　下詳毛詩　不服　爲易和政公主諸子皆不服紉絺　韓文公原道篇曰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猶

絺綌四

原振詳玉藻　遺詳絺綌二閩侯遺王建　削瓜之巾　履霜之履　蒙彼縐絺　弱於羅紈　凄其以風　施于中谷　倶詩

絺綌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綿幂青煙蔓長條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綴作絺綌
葛篇曰種葛南山下春風吹葛長二月吹葛綠八月吹葛黃腰鐮逝采掇纖作君衣裳經以長相憶緯以思不
忘出入君篋笥長得近輝光層氷布河水中野皓凝霜吳羅五文彩蜀錦雙鴛鴦君恩當斷絕歎息摧中腸中
腸日以摧葛葉日以衰願留枯根株化作萱草枝
增啓宋顏測謝大司馬江夏王賜絹葛啓曰氷紈風紿事膺盛服

綿一

增說文曰纊絮緜也　禮記玉藻曰纊爲繭緼爲袍衣有著之異名也　又喪記曰屬纊以俟絕氣　又內則曰婦事
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管線纊施鞶囊　晉左思吳都賦曰鄉貢八蠻之綿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曰房子城西出
白土細滑如膏可用濯綿霜鮮雪曜異於常綿世俗言房子之纊也抑亦類蜀郡之錦得之江津矣故歲貢其
綿以充御府　唐六典曰潁州出綿　日南志云一歲八蠶之綿　宋文鑑宋祁謝衣襖表曰均挾吳綿之煖

綿二

增左傳曰楚子伐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穆不就諸公之聘及有喪者萬里赴弔常於家預炙鷄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曝乾至門以綿絮置水中候
有酒氣以雞置前祭畢便去　後漢書曰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腰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讒邪所忌通
塞命也始終常也但地下冥冥長無曉期而復纏以綿纊絆以釘密爲不喜耳今幸前有穿穴朝殞夕下橫屍
露牀幅巾而已　英雄記曰呂布爲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于袁術術先求布女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救
也即以綿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太祖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
月不朝或問其故云常有好婦女來美麗非凡問者曰以必是鬼物何不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户外繇問何
以婦人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有不忍心然猶斬之傷脚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去明
日使人尋跡至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著白練丹繡兩當傷一脚以兩當中絹拭血　晉陽秋曰有
司奏依舊調房子睢陽綿武帝不許　語林曰謝萬就人乞蓑云畏寒荅曰君妄語正欲以爲蓑具耳若畏寒

綿綌　明程烈采

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宋書曰郭原平孝行既著睢陽許瑤之罷建安郡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又曰朱百年隱居山險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嘗寒時就孔覬宿衣悉裓布飲酒醉臥覬以臥具覆之百年覺引臥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覬亦為之感傷　齊書曰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亦吐之　遼史禮志五月重五日午時採艾葉和綿著衣七事以奉天子北南臣僚各賜三事

綿三

增　身　拭血　俱詳綿一綿二

綿四

原　纊　纊綿也　鑛綿　為貢曰厥篚纊　重繭　左傳楚子使遷子馮為令尹遂以疾辭方暑閉地下冰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注繭綿也　麗密　輕主得賢臣頌曰裯襫被堯者難與道純綿之麗也　懷冰　古詩云抱冰懷冰如懷冰狀

增　楚綿　青瑣高議曰幽憲知多少重重類楚綿　鄭綿　宋玉招魂曰秦箏齊縵鄭綿絡些　黃綿襖子　續日

增　海棠紙　柳宗白杜甫詩曰紙墨隨時潤又曰紙墨生情物象白于綿

儀飾部一　鹵簿　髦頭　幢　節　黃鉞　豹尾　蓋　纛附　雲罕

鹵簿一

晉蔡邕獨斷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三十六乘臺旗九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晉江左駕猶有之　司馬遷傳從上上雍注如淳曰遷時從上在鹵簿中也　上林賦鼓嚴簿注孟康曰簿鹵簿也　又曰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　西都賦曰大駕幸乎平樂帳甲乙而襲翠被　谷永傳曰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　漢官志曰太僕卿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鹵簿用大駕則執駙侍中侍顧問應對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　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塡衛　又漢官鹵簿圖曰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　漢舆服志曰諸侯王法駕官屬傳相以下皆備鹵簿　又曰輕車洞朱輪舆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史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郊天黃門從官四人冠巧士冠在鹵簿中以備宦者四星　又曰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黃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侍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晉舆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次洛陽亭長赤車淮陽阜黃司南九游武剛雲罕闕戟車駕十省其二　皮軒鷺旗建華車相風五時車高蓋左畢右罕華蓋樘鼓金根車建青旂十二曲華蓋黃鉞車五牛旗大輦五色立車安車建旗十二如車色閒猪耕根車赤旗十二御軺四望衣書藥車豹尾車自豹尾後鹵簿盡矣　張敞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赤旄幢一石山安車一建九旗青色四馬鹵簿有黃麾大小會庭設三廂樂

舞六佾　北史曰故事刺史奉辭備鹵簿南朝御史中丞建康令皆有鹵簿君臣之通稱　後魏禮志曰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採古法制三駕鹵簿一曰大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闕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闕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笳唱上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天賜二年初改大駕爲方陣鹵簿列步騎內外爲四重列槲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諸王導從在甲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內五品朝臣夾列乘輿前兩廂官畢者先引王公侯子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襜服一皆絳黑　隋禮儀志曰闔猪車其飾如木輅重輞漫輪蚪龍繞轂漢東京鹵簿所謂獵車者也唐儀衛志曰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宮道路有鹵簿鼓吹禮官百司備物而後動大駕鹵簿天子將出大樂令設宮縣之樂於庭侍中奏中嚴有司陳鹵簿諸衛以次陳殿庭既外辦太僕卿執轡天子乘輿以出天子升路太僕授轡黃門侍郎奏請發蹕駕動警蹕鼓傳音萬年令先導次京兆牧太常卿司徒御史大夫兵部尚書皆乘輅鹵簿如本品五路玉金象革木皆有副車有指南記里鼓白鷺鷺旗辟惡皮軒耕根安車四望羊車黃鉞豹尾及屬車十二乘輿有相風行漏腰輿小輿五牛旗輿輦有大輦方輦小輦以旗計者二十七曰青龍白虎辟邪應龍玉馬三角獸黃龍負圖黃鹿飛麟駃騠騶虞駟駼牙蒼烏白狼龍馬金牛衛門旗并黃麾元武幢絳麾孔雀旄罕畢以隊者七曰赤熊兕太平犀牛駿騶虞駟駼牙蒼烏白狼龍馬金牛衛門旗并黃麾元武幢絳麾孔雀旄罕畢以隊者七曰清游朱雀步甲持鈑元武諸衛馬隊大戟隊以兵計者自金吾果毅佽飛至衛門右左廂凡大駕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分爲二十四隊列爲二百十四行仗則有黃麾仗細仗儀刀仗殳仗衛則有親勳翊衛散手衛儀物有曲直華蓋六寶香鐙大繖雉尾障扇雉尾扇方雉尾扇花蓋小雉尾扇朱畫團扇畢睨之屬戎器有鈒戟弓箭橫刀獵稍細鉞甲甲騎具裝銀裝儀刀班劒金裝長刀御刀黃鉞楯矟弩黑鏊甲之屬服飾有平巾幘緋袴褶戎服襴大口袴緋衫紫黃繡朱綠綟綬紛武弁朱衣革帶編衣青衫赤慕襖黃冒黃袍衫紫誕帶行縢緋袴褶戎服大袍之屬鼓吹有樘鼓金鉦大鼓長鳴鐃鼓歌簫笳大橫吹節鼓笛簫觱篥桃皮觱篥小鼓中鳴羽葆鼓大角

之屬凡五部七十五曲警嚴則夜十二曲中三曲五更三遍樂有宮縣鞞賓鍾采茨大和回路南向侍中請降路乘輿乃入繖扇侍御警蹕如初皇帝入侍中版奏請解嚴叩鉦將士皆休法駕則屬車減四請內外諸隊四分減一小駕車輦隊仗鼓吹各減大駕之半太皇太后皇太后出司仗布侍衛六尚以下詣室奉迎內僕進車問外馭者執轡后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內命婦從出門后升車從官皆乘馬內命婦安四望金根及宮人車儀仗有偏扇圓扇方扇香蹬行障坐障雉尾扇大繖錦花蓋朱畫團扇錦曲蓋錦六柱絳麾黃麾牙門東宮鹵簿皇太子出鹵簿陳於重明門外升車鼓吹振作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家令先導次率更令詹事太保太傅太師皆軺車備鹵簿車有金路副路軺車四望車腰輿旗有龍旗五色絳引旛赤鳖戎器有橫刀儀刀細刀班劒鞘稍儀鍠油戟儀鋋旄殳弓箭儀物有誕馬繖雉尾扇朱漆團扇敕曲蓋隊有清游隊壓角隊佩弩隊左右廂步隊佩弓箭方扇行坐障車六柱犢車繖大扇曲蓋親王鹵簿有憲弩車輜絳引告止傳教信旛金塗鉤竿儀鋋儀鍠儀稍細稍油戟繖扇曲蓋象路駕四馬一品鹵簿有憲弩車輜誕馬儀刀戟旛繖扇曲蓋革路駕四馬自二品至四品車輜每品減二人二品刀楯弓箭戟稍各減二十三品以下每品減十二品三品革路四品五品木路萬年令亦有清道儀刀誕馬皆減半乘軺車而已皇太子妃有偏圍方扇行坐障翟車六柱犢車繖大扇曲蓋親王鹵簿有憲弩車輜絳引告止傳教信旛金塗鉤竿儀鋋儀鍠儀稍細稍油戟繖扇曲蓋象路駕四馬一品鹵簿有憲弩車輜誕馬儀刀戟旛繖扇曲蓋革路駕四品五品木路萬年令亦有清道儀刀誕馬皆減半乘軺車而已皇太子妃有偏圍方扇行坐障翟車六柱犢車繖大扇曲蓋親王鹵簿有憲弩車輜絳引告止傳教信旛金塗鉤竿儀鋋儀鍠儀稍細稍油戟繖扇曲蓋象路駕四馬一品鹵簿有憲弩車輜誕馬儀刀戟旛繖扇曲蓋革路駕四品五品木路萬年令亦有清道儀刀誕馬皆減半乘軺車而已皇太子妃有偏圍方扇行坐障翟車六柱犢車繖大扇曲蓋親王鹵簿有憲弩車輜絳引告止傳教信旛金塗鉤竿儀鋋儀鍠儀稍細稍油戟繖扇曲蓋象路駕四馬一品鹵簿有憲弩車輜誕馬儀刀戟旛繖扇曲蓋革路駕四品五品木路萬年令亦有清道儀刀誕馬皆減半乘軺車而已皇太子妃有偏圍方扇行坐障翟車六柱犢車繖大扇曲蓋親王鹵簿有憲弩車輜絳引告止傳教信旛金塗鉤竿儀鋋儀鍠儀

曰凡鹵簿四等大駕法駕鸞駕祥符元年改小駕爲鸞駕黃麾仗大駕鹵簿二萬六十一人法駕三分減一鸞駕又減半兵部黃麾仗又減於鸞駕大駕凡郊祀藉田薦獻玉清景靈宮則用之法駕太山汾陰明堂則用之比於大駕則減太僕寺主之皇蠁繓稍十六騎引駕細仗衛門金吾主之槍仗六軍主之六引諸隊大角五牛旗兵部主之寶按門下省掌之鐘漏司天臺掌之鼓吹太常鼓吹局主之旗器名物衣冠寶蓋錦繡等飾朝服法物庫出焉

常卿司徒兵部尚書及白鷺崇德等車又減屬車四鷺駕朝陵封祀朝謁太清宮奏告玉清宮則用之又減縣令州牧御史大夫指南記里鼓等車法駕用萬一千八人鷺駕用七千人三駕之外有兵部黃麾仗用太常鼓吹太僕金五輅殿中省大輦奉迎凡親征御樓省方還京迎天書鸞像六廟上冊則用之大駕六引開封南等車引駕十二重前部馬隊步甲前隊太常前部鼓吹司天相風行漏等輿持鉞前隊殿中黃麾前部黃麾仗六軍儀仗引駕十六旗龍墀十三旗御馬日月合鮮等旗青龍白虎旗隊班劒儀刀隊金吾細仗受命寶殿中繖扇千牛親勳衛翊驍衛等隊夾轂捧日奉宸隊導駕官鳴鞭御馬繖扇腰輿玉輅大輦持鉞後隊金吾大角後部鼓吹黃麾仗副五輅耕根車進賢明遠車羊車屬車十二乘黃鉞豹尾後部黃麾芳亭等輿輦五牛旗輿金象革木輅副五輅耕根車進賢明遠車羊車屬車十二乘黃鉞豹尾後部馬隊後隊殳仗真武隊大黃龍負圖旗黃龍大神等二十旗大駕鹵簿凡編文金吾仗步甲後部馬隊後隊殳仗真武隊大黃龍負圖旗黃龍大神等二十旗大駕鹵簿凡編文金吾衛以辟邪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雕虎屯衛以赤豹武衛以瑞鷹領軍衛以白澤監門衛以獅子千牛衛以犀牛六軍以孔雀樂工以鸞耕根車駕以鳳銜嘉禾進賢車以瑞羊指南車以孔雀記里鼓黃鉞車以對鷺白鷺車以翔鸞旗車以瑞鷺崇德車以辟邪皮軒車以虎屬車以雲鶴豹尾車以立豹相風烏輿以烏五牛旗以五色牛餘皆以寶相花六引編衣文清道以雲鶴憲弩以辟邪車輅以白澤駕士司徒以瑞馬牧以隼御史大夫以獬豸兵部尚書以虎太常卿以鳳縣令以雉餘悉以寶相花曰遵故俗便於鞍馬隨水草遷徙則有轀車任載有大車婦人乘馬亦有小車富貴者加之華飾禁制踈濶實於適用惟帝后加隆焉　又曰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大定十一年將有事於南郊命太常寺檢宋南郊禮及鹵簿當用玉輅金輅等項制作乃定班班乎古矣　又曰元初立國庶事草創車輿一從舊俗世祖至元八年始造內外儀仗泰定之　世復造象輅象輿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簿損益唐制定大駕爲三千二百人法駕爲二千五百人又置五輅并五輅以及腰輿象輅始儀文冬至曐節會同大備　又曰明鹵簿儀仗陳設俱隸兵部車駕司職掌若造作制度則別具工部職掌凡正旦冬至曐節會同錦衣衛陳鹵簿大駕於殿之東西郊祀鹵簿大駕全設前期視牲丹陛駕其祭社稷祭太廟山川鹵簿大駕內

去白澤旗以下等項耕籍田幸太學俱用鹵簿大駕　文獻通考石林葉氏曰大駕儀仗通號鹵簿蔡邕獨斷已有此名唐人謂鹵櫓也甲楯之別名凡兵衛以甲楯外爲前導捍蔽其先後皆著之簿籍故曰鹵簿

鹵簿二

漢文帝紀曰奉天子法駕迎代邸　孝文皇帝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　叔孫通傳注應劭曰月旦出高皇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　後漢紀曰建武十三年四月大司馬吳漢自蜀還京師益州傳送公孫述瞽師郊廟樂器葆車輿輦於是法物始備　儒林傳曰漢明帝行三雍之禮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　晉職官志曰武帝每出入將軍陳衛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　晉公侯贊曰賈后女宣華公主葬皆羽葆鼓吹熊渠伷飛爲鹵簿　夏統傳曰賈充欲耀以文武鹵簿命建朱旗舉旛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笳長鳴車乘紛錯　晉書曰帝自鄴還洛河間王顒遣張方將三千騎奉迎將渡河橋方又以新乘陽燧車青蓋三百人爲小鹵簿迎帝至邙山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和演欲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九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遊薊城南青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於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夜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浚遂斬之　隋書曰晉氏鹵簿御史轄車行中道　晉禮志曰元帝大興中詔左右衛及諸營依大習儀作鴈羽仗　晉載記曰石季龍常以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熟錦袴金銀鏤帶五采織成韤遊於戲馬觀上安詔書五色在木鳳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　宋書曰宋劉韞字彥文歷湘雍二州刺史令畫工圖鹵簿羽儀常自披翫以示蔡興宗興宗佯不知指韞所畫形云是誰韞曰是我也其庸如此　齊書曰虞悰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門外入行馬內驅入被奏見原　又曰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　南史曰朱异起宅東陂窮工采麗日來酣飲其中每迫瞰黃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　又曰呂僧珍爲兗州刺史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　唐六典曰隋大業初屬車八十一乘三年帝嫌其多問閻毗毗曰此起

於秦遂爲後式宋孝建時議準旂旒之數設十二又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
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可也　唐書曰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始加黃鉞車豹尾車通爲屬車十二
乘以爲儀仗之用大駕行幸則分前後施於鹵簿之內若大陳設行則分左右施於儀仗之中　又曰元宗開
元十一年冬祀南郊乘輅而往禮畢騎還由是行幸郊祀皆騎於儀仗之內其五輅要月輿陳於鹵簿而已
宋志曰太祖皇帝建隆四年將郊祀大禮使范質與鹵簿使張昭儀仗使劉溫叟同詳定大駕鹵簿之制禮儀
使陶穀建議金吾及諸衛將軍導駕及押仗舊服紱衣請依開元禮各服本色繡袍舊執仗軍士悉衣五色畫
衣隨人數給之有無準式請以五行相生之色爲次黑衣先之青衣次之赤黃白又次之又大駕五輅各有副
車近代寖廢請依令文增造又按明宗舊圖導駕三引而儀仗法物人數多周太極鹵簿六引而人數少請準
令文用六引其鹵簿各依本品以給從之　又曰乾德三年蜀平命右拾遺孫逢吉收僞法物之不中度者悉
毀之始令改畫衣爲繡衣至開寶三年而成謂之繡衣鹵簿其後郊祀皆用之軍衛羽儀自是寖盛其後令有
司以絹畫爲圖凡三幅中車輅六引及導駕官外兩幅儀衛其警場青城又別爲圖圖成以藏祕閣凡仗內自
行事官排列執掌并棒日奉宸散手天武外步騎一萬九千一百九十八人此極盛也　宋會要曰仁宗景祐
五年侍講賈昌朝言儀衛三事一曰南郊鹵簿車駕出宮詣郊廟日執毬杖迎至齋宮唐世以資玩樂宜徹去
二曰大駕鹵簿有羊車前列本漢晉乘於後宮遂爲法從宜改革三曰鹵簿儀衛五使略行按閱先後失序名
物差互請於致齋前詳視詔禮儀使宋綬與太常禮院同詳定以奏綬等言羊車按劉熙釋名隋禮儀志漢代
已有自唐至今著禮令宜仍舊其鹵簿儀仗南郊前五日預閱素隊使之齋肅從之又去誕馬鞍韉用纓與緋
紲旛麾以小篆易隸字六引朱團扇用雜花大駕用盤龍重定戟級小戟重制雉尾扇穠稍殳义又仁宗康定
元年宋庠上言車駕行幸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惟前有駕頭後擁繖扇而已殊無前典所載
公卿奉引之盛其侍從及百官屬下至厮役皆雜行其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餘人執撾以殿謂之禁
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扈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所過有旗亭市樓垂簾外蔽士
民憑高下瞰莫爲嚴憚邏司街使恬不可止威令弛闕玩習爲常非所謂旄頭先驅清道後行之慎也且自黃

帝以神功盛德猶假師兵爲營衛則防微禦變古今一體案漢魏已降有大駕小駕至唐又分殿中諸位黃麾等仗名數次序各有施設國朝承五姓荒殘之弊事從簡略每鳴鸞游豫盡去戈戟旌旗之制儀衛寡薄頗同藩鎮此皆制度放失憚於改作之咎謂宜委一二博學近臣討繹前代儀注及鹵簿令以乘輿常時出入之儀比之三駕復酌取其中稍增儀物具嚴法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革去因循其在今日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詳定遂合奏諸班直禁兵步騎爲禁衛仍舊數復增清道馬百佩弓矢爲五重騎而執罕罼者一騎而執牙門旗前後四騎而執緋繡鳳氅二十四雉扇十有二皆分左右天武兵徒行者執柯舒親從兵增其數爲三百殿前指揮使增爲二百並騎左右相對開二門間容二丈以擬周禮之人門凡前牙門旗後牙門旗前爲禁衛儀物燕取歷代訛舛苟簡不足爲法詔令更定於是去二十八宿五星攝提旗所繪人形及龍虎僊童大神金黃鷄鵝鋼子螣蛇神龜等旗及拂翟　又曰哲宗元祐七年十一月南郊酥軾爲鹵簿使導駕內中紅車爭道亂行軾於車上草奏明日敕有司嚴整仗衛自皇后以下皆不復迎謁中道　宋志曰徽宗政和七年兵部尚書蔣猷言陛下稽古制禮大輅之乘元戎之旗六引之名與車導駕之官與服革而新之多矣宜命有司取天聖圖記考正詔改修宣和元年書成凡人物器服盡從古制飾以丹采三十有三卷目錄二卷名宣和重修鹵簿記

鹵簿三

鹵簿記

鹵簿　唐六典漢官儀鹵簿篇太常駕四馬主簿前車入乘　出幄　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所以顯至尊務戒謹垂法戒也　游乎天囿　瓊鉞　金根瓊鉞滿景金根照塗　夔獅　荆羊　雕羽離荆羊以守燎　鳳蓋　虹旗　鳳蓋俄軫虹旗委旆　壽犀　蒼虬　犀注鎧書給乎師營蒼虬範取秋聲而聽聊　列缺　豐隆　列缺收聲豐隆鼓力以扶輪　大丙　長庚　大丙洹筴長庚曳戟　五老　八神　五老冀輶八神洹筴　翠鳳　交龍　翡翠鳳於黃屋交龍於彩旗　六纛　八騶　揚六纛齊八騶　月御　星驅　月御按節星驅扶輪　義和　顏倫　義和司日顏倫奉輿　七萃　九斿　七萃連鑣九斿齊軌　玉梢　金戚　武旗俠驅玉梢金戚千官扈從　雲梢　舉星畢　雲梢名風伯以清塵命山靈而護野　扈帶　鮫函　旨騎髦頭虹旗羽葆魚麗鶴列之陣帝鮫函之旅敘和植表箕張翼舒　碧轝　瓊千　碧轝驂龍瓊千跋鳳

受轡翼輈 應龍受轡 揔揺龍翼輈以
蹕而參差風馭雲螭 風馭雲螭 漪赤松前驅彭祖後馳方明夾轂昌寓侍衣山靈秉
縱纓雲螭縫而運輒 屏翳飛廉 屏翳清曉飛廉孫叔奉轡王良贊策 藻野縟川 上摩星以旃雲
上玉斗 璇蓋練旂 帝車前 璇蓋練旂 雕雲麗璇蓋
髣髴 引厠中屏道側 宋書曰孝武舉義兵沈慶之有功初慶之常夢引厠中
善占夢者為解之曰君當有在今下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而登三事 又曰顏延之既貴重權
謂後帝也知君富貴不在今下及中興之功自五校而登三事 又曰顏延之既貴重權
傾一朝凡所資法 無所受路服不改居宅如舊常乘蠶牛車逢竣鹵簿即屏住道側
千乘萬騎 鹵簿備千乘萬騎 徐爰釋疑備注云乘輿三鹵簿大駕
古賦云南郊大駕公卿奉引羣司百官備千乘萬騎 古賦云天子御玉輅動金根八騶揚鑾雙龍翼蓋雲罕徐迴鳴鏡韻響風承豹尾
霜戈燿日 古賦云揔雄鵷雛萬騎入行千乘雷動石鎧犀衣之士聯七萃而雲屯珠旗月羽之兵亘五營而星列
歷天之旂 梢雲之旃 揚雄賦云曳星之髣髴歷天之旂雷軸電鞭翠華蔵蔽 僧孺墜溝 叔堅爭道 南史曰王僧孺少孤貧與母蠶紡為業母常携之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及拜尚書右丞日引騶清
道 王道悲感不自勝 孤貧與母蠶紡為業母常携之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及拜尚書右丞日引騶清
先後必分道而趨 陳書曰長沙王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為
右爭道而鬪有死者 河南尹奉引 大將軍驂乘 倶詳鹵簿一

原 伍帝雞翹 漢官儀鹵簿前後諸車悉行 按蔡邕獨斷云祭南郊乘大駕奉引如故羣司百官大出祭北郊乘大駕奉引如故伍帝雞翹是為伍時副車俗號之伍帝車又云鑾旗車編羽毛引繫幢旁俗名雞翹車 九旂雲罕 雲罕鳳皇闟戟皮軒 屬車三十六 獨斷云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 屬車八十一 詳鹵簿一 羽蓋金華黃屋左纛 獨斷云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金鉦方鈆繁纓重轂副牽 結飛雲之袷 詳上 翠羽之高蓋 張衡東京賦云結飛雲之袷翠樹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旄以容裔 殿未出乎城闕 旆已反乎郊 金鉦方鈆繁纓重轂

珍倣宋版印

又云清道按列畛陳肅肅習習隱隱轔轔 天行星

列前後車軿麾飛黃戟盾服錯繡啓胅龍虎動扈衛鴛鸞選嵯峨屹丘岳灼爚羅星宿陳兵吉利隊擇馬駒駿

廠嚴須呵八神喜欲抃百獸祖宗所繼承宇宙遍包覆上公敬執轡天子親獻酎靈光旅旗林縟典禮樂圃威儀一以整瑣碎無不究時惟正垂拱國幸息戰鬬玉策恐人聞帛書疑鬼授紛紜務欺阿制作窮刻鏤老幼咸武弱益招寇雖然喧一朝孰得燕末胄五輅忽已沒三京杳難救惜其初討論盍不返樸陋臨風披此圖歎息

賦 漢揚雄甘泉賦曰迺命羣僚歷吉日協良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泰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辟壘兮捎夔魖而扶猇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轔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千將秉玉戚駢羅列布魚頡而鳥眄乘輿乃登夫鳳皇兮而騎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虯蠖略蘼絕瀺灂虖嶕巀帥鬙陰閉霅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旄邳偈之旖旎也流星旄而電燭兮咸翠蓋而鱗羅鬬鸞旗屯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駍隱以陸離兮亏輕先疾雷而驅遺風集禮神之圜登頌祗之堂建光耀之長旆兮昭華覆之威儀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

志 隋志曰卓彼上天宮室混成元戈居其左上將居其右弧矢揚威羽林置陳天垂象睟人則之軒轅以師兵爲營衛至三代其儀大備漢武上甘泉則列鹵簿車千乘騎萬匹其居前殿則植戟懸楯以戒不虞所由來尚矣

記 宋周必大繡衣鹵簿記曰藝祖皇帝受天眷命用肇造區夏武功既成文治斯廣躬郊禋正會朝浸威盛容以次畢行惟是承五季搶攘之後鹵簿雖設踳駁爲甚易而新之茲惟其時於是制詰范質張昭等正其繆盭參定典式已而禮儀使陶穀奏言金吾諸衛將軍暨押仗導駕等官服皆以紫於禮未稱請按開元禮咸用繡袍至若執仗之士舊服五色畫衣先後靡有所準式請以黑爲先而青赤黃白以次分列用協五行相生之序逮有司以儀注上帝御便殿陳而閱之凡馬步儀仗總萬有一千二百二十有二人悉以綜絲袘繡文代彩畫之服揚輝絢采丕釐舊弊疊疊三代兩漢之盛矣稽諸會要始造於乾德之四年而告備於開寶之三年越明年謁欽圜丘實始用之想夫穆稍前驅五輅增副里以鼓記車以南指雞翹豹尾天矯婀娜公卿執事前導

後陪細仗大角壯其容幢蓋繖扇備其飾耋老幼稚族觀聚歎向也目熟乎兵革今乃窺文物旂常之美向也耳厭乎金鼓今也聞錫鸞和鈴之音皇哉治世之鉅典華夏之偉觀也竊讀三聖實訓而知藝祖恭儉之德出於天資衣用澣濯器御質素脊官無三服之獻繖室罷纂組之工顧於羽衛乃顯設藩飾如此得無意乎蓋恭儉者帝王之盛德也備羽衛者國家之上儀也在漢孝文殿設青囊之帷身以敦朴為先及其詔令則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儀物明盛猶可想於千載之下然則聖人所以奉已與華國者固自殊轍也耶是以知藝祖之意有在也列聖繼承制作益詳曰大駕曰法駕曰鸞駕曰黃麾仗或施之躬郊或用之封祀或設之朝覲其多寡有差其先後可序揆厥所元皆自繡衣啓之貽謀垂裕永永無極肆皇帝陛下紹復祖宗之大業迺紹興十有三年築壇南郊共祀天地鹵簿之制實纂乾德至於歲用癸亥則視建隆初郊之歲若合符節復觀簡冊未之攸聞蓋莫為於前無以彰異時創業之功莫繼於後無以知中興之治是不可以不特書也

序宋宋綬景祐鹵簿圖記序曰古者黃帝氏創軒冕之容列營衛之儀輿駕儀物蓋本於此唐堯彤車有虞鸞和夏后之緩商人之輅周官有司掌巾車之職虎賁旅賁之從三五之際其所由來尚矣秦并六國蕩屬車九九之數漢上甘泉備千乘萬騎之衆自時厥後損益可知歷李唐之艱屯接五代之畢替風流文物蕩然罕餘我藝祖神武之姿膺樂推之運霆斷電埽王略載清綿蕞示天子之尊黃屋制諸侯之僭始議郊饗即誨典文宰司儒臣討求揚搉補緝漏目崇飾新規扞衛既雄羽儀兼備初吏士所服皆用畫帛被襲且久汙皴不鮮乃命易以厚繒加之文繡采絳相錯煥乎一時若繼代相傳洎代國所得於古庶戾者必褫去其制朴者必增華自是天時報功洛壇拜貺遺老嗟覩舊章頓還二宗繼猷慎守丕則柴泰兆耕東壓篆石仙閭雍牲汾澠順風訪道案歷上陵巡祭便蕃威容震耀羽旄輿馬咸慰夫東西人之望焉在昔蔡邕十意首著車服之目范曄緒成其事史官頗續此作其旁記別錄又有董巴徐廣周遷數家中朝江左亦嘗圖鹵簿至道中詔翰林承旨宋白與內侍晝郊丘衛緘在祕府景德中資政殿學士王欽若上鹵簿記三卷敕付太史蓋古今之論其詳可得而覩皇上紹庭正統恭已中宸睿德天成而日躋洪化火馳而風偃崇儒鄉學文之經也講兵訓士武之緯也奉先登侑禮之大也度曲接神樂之廣也包文武以居業總禮樂而播憲則清光景鑠可臆度而遽數哉

粤再郊之明年命華光侍臣圖寫大簿是時臣充儀仗使督攝容衛又以太僕奉車承被顧問官府之事得以周知乃與侍讀馮元侍講孫奭議曰前二圖書寫形紀事不相參會盡象設而又文陳乎由是著為圖記一篇名物夥多但續其居首者非有小異不復重出先標其形制後載其因造有未周盡復具於末篇別依兵部字圖畫橫幅其軸織悉無漏合丹青而不亂非見聞之異辭天行星陳莫斯為盛嘻夫睟人制情之動防民之踰為之辨貴賤名物之數著陟降進止之節訓之以物則顯之以器數方軫圓蓋以觀法象鏤錫辰旂以昭聲明寢兕持虎以養其威升龍左纛以副其德天下尊之百官奉之邪心弗萌亂源以消非謂尚文貌之繁矜紛華之飾我后之置圖自正觀古作鑒者其是之謂歟歲在戊寅燔祀有期敕內省副鑒監逮屬艱難常從領護其屬重飾帝車爰及法物並加釐正詢博士之論擇國工之巧惟藻約臻夫典美臣又適分使節專職禮儀因念裒編宜益今制而名標天睟事從景祐義則非順理當改為輒取近所修正各附其下他即如舊仍以新改之初元冠其篇題表一王而大居正也薦塵衡石之覽將謹名山之藏庶幾禪中經丙部之餘為官注一家之說耳

警蹕一

周禮曰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蹕止行者　又曰師氏掌以媺詔王告王以善道也使其屬帥四夷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　又曰鄉士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而蹕之內百官所傳按籍而後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殿外門屬衛尉殿內郎舍屬光祿勳黃門鉤盾屬少府輦動則左右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趨止人清道建五旗丞相九卿執兵奉引先置索清宮而後往所以重威防未然也　文獻通考曰唐制天子升路太僕卿授綏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黃門侍郎前奏請法駕動警蹕鼓傳音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而出

警蹕二

史記曰漢文帝過渭橋有一人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捕屬之廷尉曰縣人來聞蹕聲匿橋下久之出見車騎即走耳廷尉張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　漢書曰梁孝王武實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車萬

騎出稱警入言蹕擬於天子 晉又曰上官桀與燕王詐上書奏霍光道上稱蹕出百官執戟傳警列諸侯王以下 東觀漢記曰銚期字次況王郎檄書到薊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蹕衆乃披靡王郎滅期說光武即位帝曰卿欲遂前蹕耶 又曰上官桀與燕王詐上書奏霍光道上稱蹕桓帝曰王者至尊出入則警蹕而行 續漢書曰建安二十二年命魏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蜀志曰許靖與曹公書云昔營丘翼周仗鉞專征博陸佐漢虎賁警蹕 晉安帝紀云桓元至京都警蹕不絕於音

警蹕三

夾道 出殿俱詳警蹕一 晉爵金 詐奏俱詳警蹕二 更山 掌事 唐書曰太宗克遼東登北山更曰駐蹕山 周禮宮正掌邦之事蹕 出入

備永 唐書孫伏伽曰出警入蹕 侯景僭位以名原而言警蹕不祥改爲備蹕又改爲永蹕

警蹕四

賜衆王 命魏王 漢宮執戟 博陸虎賁俱詳警蹕二

絕於音 詳警蹕二

節一

釋名曰節者號令賞罰之節也 說文曰節信也象相合之形 書曰越小臣諸節 原又曰掌節上士二人中士四人 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之使節 山國之使節 公卿大夫王子弟於其采邑有命者亦輔之也角用犀角 凡邦國有故令無節者不行於天下 原又曰掌節 門關用符節 乃守關者凡使遠出至於邦國之司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符節如今宮中詔符 貨賄用璽節 貨賄者主通貨賄非有命者亦有璽節 都鄙用角節 公卿大夫王子弟采邑多虎平地多人澤多龍以金爲節象馬必自以其所以盛節也 道路用旌節 道路主治五塗之官謂若鄉遂大夫也其以政令及小大之吏皆主治五塗亦有民者旌節如今之使者所擁是也 凡皆有期以反節 凡

叫呼而行 莊子云警蹕叫呼而行世俗之所謂富貴也按叫音敵俗作叫非 不

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注云節以明信傳君命急則持二緩則持一 周禮曰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 注云貨節謂商本所險同市爲之璽節自

禮記玉藻曰凡君

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 英蕩畫函也竹也英蕩畫函以函器盛節也 又曰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

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注前掌節職內也此掲
病使臣所執旌符管在國所用小行人連諸侯國亦如大行人達瑞節管節如令之竹使符 增又曰野廬氏掌達道路凡有節者至則爲之辟 又曰
閭氏唯執節者不幾 又曰掌交掌以節巡邦國 又曰地官調人凡和難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注瑞節剖
圭也和之而不肯辟者不從王命也王以剖圭使調人執之 又曰春官典瑞注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王使之
使人之瑞節也 又曰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萬邦諸侯者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 周語内史過曰爲
車服旗章以旌之擊幣瑞節以鎮之班爵貴賤以列之令聞嘉譽以聲之 晉禮志曰漢魏故事遣將出征符
節郎授節鉞於朝堂其後荀顗等所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尚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推轂之義也 晉令曰
使信節皆鳥書之 隋天文志曰畢南八星曰天節使臣所持也 天文要集曰天節星主奉使小而明則使
中正 唐六典曰漢因秦置符節令丞屬少府 又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後漢符節令位次御史
中丞別爲一臺令一人爲臺率屬少府眡盂張敬蔡衍爲之 又曰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于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顯賞節以顯殺 唐百官
齊御史臺領符節署 又曰旌節之制命大將帥及遣使于四方則請而假之旌以顯賞節以顯殺 唐百官
志曰符寶郎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有主節四人 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行則建節植六纛入境州縣築節樓迎
以鼓角罷秩則鑠節樓節堂以節院使主之 唐三朝志曰旌節度使有司給門旗二旌
一節一麾槍二豹尾二金節隋制也黑漆竿上施圓盤周綴紅綵拂八層黃繡龍袋籠之王公以下皆有節制
同金節韜以碧油 韓文曰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兆戟纛 令狐楚曰旌惟進善節以詰姦 柳宗元平淮
夷雅曰金節煌煌賜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

節二

原左傳曰宋襄夫人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
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 增又曰秦西乞術來聘曰不腆先君之敝器致諸執事以爲瑞節 公羊傳曰齊
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君欲立請立之陽生謂乞曰聞子將不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
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也與之玉節而走之 原呂氏春秋曰墨者田鳩欲見秦惠王

留三年而不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王乃往見楚王王悅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而不得見出而告人曰吾不識秦之道乃當由楚也物固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　晉史記曰漢呂太后崩諸呂欲爲亂平陽侯窋聞之而馳告陳平周勃欲入北軍不得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納勃北軍復令酈寄語呂祿解印以兵授勃　又曰袁盎使吳吳王囚之盎解節毛懷之遂歸報吳楚已破　漢書曰太尉周勃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還入北軍復報大尉勃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　晉又曰吳王反周丘者下邳人亡命於吳酤酒無行王薄不任周丘乃上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閒臣非敢求有所將也願請王以一漢節必有以報王乃與之周丘得節夜持入下邳至傳舍召令斬之遂召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萬人　又曰睦弘武帝時爲符節令　又曰漢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　又曰漢司馬相如建節往使詐發河內倉斬之遂召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萬人　又曰睦弘武帝時爲符節令　又曰漢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　又曰漢司馬相如建節往使　原又曰戾太子反任安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殿前有五十大仙童執綵旄之節　又漢書曰武帝詐征和二年長安擾亂言太子詐發節　又曰戾太子反任安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降殿前有五十大仙童執綵旄之節　又漢書曰武帝天漢中東方盜賊滋起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殺二千石道路不通上乃使光祿大夫范昆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　原又曰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之幽武置大窖中絕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羊武仗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節毛盡落積五六年　又曰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上遣嚴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遂發兵浮海救東甌　又曰張騫使月氏匈奴得之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　又曰諸葛豐琅邪人爲司隸校尉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適逢許侍中私出駐車舉節欲收之章馳入宮門自歸於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又曰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穹廬單于愛之　晉又曰漢昭帝始元元年遣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　又曰漢宣帝本始元年遣使者持節詔郡國二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　又曰王莽簒位使尚書劾司命孔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雀後元武右仗威節左負威

斗號曰赤皇非以驕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　續漢書曰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　又曰鮑永爲更始大將將兵安集河東赤眉殺更始三輔道絶世祖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疑爲不審收繫大伯封節傳舍辟中遣人持至長安知更始審亡乃發喪出降　又曰温序字次房遣護羌校尉爲隗囂別將荀宇所拘劫序柔顏氣力大怒叱宇等曰汝何敢迫脅漢將以節撾殺數人宇曰此義士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汚血遂伏劒而死　東觀漢記曰光武使吳漢收謝躬令岑彭助漢爲方略上以常所自持節授岑彭　又曰郭丹爲更始諫議大夫持節使南陽安集受降更始敗丹無所歸節傳以敝布纏裹節解節夜行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　又曰永平中遣鄭衆使北匈奴衆因上書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放兵圍臣今復銜命必陵折臣臣誠不忍將大漢節對犢裹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上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後果爲匈奴所殺

獻帝春秋曰太傅馬日磾假節巡撫州郡袁術在壽春借節觀之因奪不還日磾失節憂恚而卒　後漢書曰董卓謂袁紹曰劉氏種不足復遺紹勃然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橫刀長揖徑出懸節於上東門而奔冀州

魏書曰鎮北將軍劉靜卒朝廷以許允代靜已受節傳出止外舍大將軍與允書曰鎮北雖少事而都典一方念足下震華鼓建朱節歷本州此所謂著繡晝行也允心甚悅　又曰桓範黃初中爲洛陽典農中郎將使持節都督青徐諸軍事至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欲斬岐爲岐奏坐免　吳書曰婁圭字子伯初依劉表後歸曹公以問子伯子伯曰天下擾攘皆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至誠公善之　晉書曰晉武帝伐吳杜預進攻江陵克之於是沅湘以南接於交廣州郡皆望風送上印綬預仗節稱詔而撫綏之遂指授羣帥徑造建業吳主皓降　又曰石苞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返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節授卿以究大事　又曰晉江州都督何無忌討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强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而飄其節柱　又曰晉永昌起居注曰元帝使司空王導拒王敦詔曰以我征東時節給司空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遂握節而死謚忠肅　又曰段匹磾降石勒常著朝服持晉節勒亦不問　晉永昌起居注曰元帝使司空王導拒王敦詔曰以我征東時節給司空

又晉書曰陶侃討蘇峻王導出奔峻平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梁書曰韋叡攻魏小峴城未拔城中忽出數百人陣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敗魏兵急攻其城中宿而拔　唐書曰穎王璬爲劒南節度大使時元宗將幸蜀璬赴蒲革遽不遑受節或設假大槩油囊蒙之璬曰但爲眞王何用別節　宋史曰紹興三年賜劉光世兩鎮節度使印及別賜掌國軍旌節　又曰紹興三十二年孝宗詔藩邸旌節迎詣天章閣安奉

節三

增明信　發兵　上詳節一　下詳節二　八尺　三重　後漢書注曰節之長八尺以竹爲之以牛尾爲旄三重　輔王命　建軍威　上詳節一　東漢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之任建三軍之威豈持麾以八節之竹麾牛之尾哉　尚黑色　加黃旄　秦始皇推始終五德之運以爲水德之始衣服旌節皆尚黑色數以六爲終　下詳節二　劉章奪　王機求　上詳節二　乃持節出陛之機入城就訥求節答曰天朝所假等威義不相與旦晉中興書曰王機廣州人逐刺史鄭訥迎機爲刺史訥等威義不相與旦　原授　岑彭　仗蘇武節　俱詳節一　下詳節二　可遣兵來取之機意而止　錦車持　敞布纏　漢書西域傳曰初楚王使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段會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徽馮夫人自問狀遣之機入城就訥求節答曰天朝所假等威義不相與旦　原授　劉章奪　王機求　上詳節二　乃持節出陛之機入城就訥求節答曰天朝所假等威義不相與旦晉中興書曰王機廣州人逐刺史鄭訥迎機爲刺史訥等威義不相與旦　原授　岑彭　仗蘇武節　俱詳節一　下詳節二　可遣兵來取之機意而止　錦車持　敞布纏　漢書西域傳曰初楚王使者馮嫽能史書習事嘗持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孫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段會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以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徽馮夫人自問狀遣之

節四

弟者兗州刺史兄弟者荀道將也　增虎人龍　旌符管　玉角重　節俱詳節一　原行道所執　周禮鄭注云節信也使卿大夫聘于天子諸侯行道所執之信也　以滅蠻獠　俗說云殷伯梯爲何

無忌參軍何焉殷曰麴子敢爾取節來殷猶徹然謂何曰朝廷授將軍三千羸卒杖疎節以滅蠻獠寧令妄自尊大耶　握節以死　公子邛何無忌俱詳節二　與節見殺　晉中興書曰杜弢大

破桂林賊還還於道機勸弢取交州弢素有意乃執機節曰嘗相與迭持節與之於是機與弢及溫劭劉沈等並反皆爲陶侃所殺　增命取故節　詳節二　亡所持

何可爾耶　增仗節造建業　授節拔峴城　俱詳節二　唐薛仁貴擊高麗於安州大敗亡其所持節　便宜發粟　詳節二　輒取投火　希鑒閉城拒之沘謂之曰汝節吾所授也奈

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鑒輒取投火中曰還汝節沘衆大哭北走其將韓旻斬沘以降　懸節於東門　詳節二　原封節置塞上　漢書南越傳云韓千秋兵入越破數小邑越以千秋等滅之使人奉封漢使節置塞上

增詩唐杜甫詩曰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　又曰崆峒使節上青霄　李白詩曰十年持漢節
原表梁元帝遷荊州輸江州節表曰周有掌節之職漢有符節之令所以子孫慷慨忠肅勤王無絶終古有高
前載臣自擁麾鶴塞執茲龍節幸逢銀山自溢玉燭調年雖免茂弘之譏竟微辛毗之勇
增記唐劉三復滑州節堂記曰受賑之日掌節者以王命傳信俾先啓行至則考善地庇豐屋麾旆以翼之歌
鐘以樂之非征伐宴犒申威行令未嘗出

黃鉞一

原說文曰鉞大斧也本作戉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鉞右把白旄　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
麾　增禮記曰賜鈇鉞然後殺　又曰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　淮南子曰國有難名將詔之曰社
稷之命在將軍身今國有難願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授旗
鼓君入廟門西面將趨至堂下北面立王親操鉞持頭授將軍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又復操斧持頭
鉞以架姦中朝大駕鹵簿中有黃鉞車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中有黃鉞車
增唐儀衛志曰乾德儀仗名物屬車十二有黃鉞豹尾車　又輿服志曰鉞黃帝所造塗以黃金
原傅元三都賦曰建黃鉞以斷斬今以黃鉞爲乘輿之鉞元鉞諸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斷紂頭故王者以
建元鉞以大公助武王斷斬故爲詳公之飾大將出征特加黃鉞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　徐
爰釋疑略注曰豹尾黃鉞金釘舊載馬車晉江左乘馬執之宋元嘉中復舊典　文獻通考曰黃鉞車唐備於
大駕鹵簿天寶初改爲金鉞車宋制赤質曲辟中設金鉞錦囊綢杠左武衛隊正一人在車中執鉞

黃鉞二

增周書曰武王陳師牧野既誓以馳商師大崩商辛自燔於火王斬之以黃鉞懸諸大白　原淮南子曰至精
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渡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舉黃鉞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

害吾意者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吳録曰假陸遜黃鉞吳王親執鞭以見之　世説曰諸葛亮之次渭濱也關中震動魏明帝深懼晉宣王既與亮對渭而陳亮説誘詭譎萬方宣王果大忿憤將應以重兵亮遣間諜覘之還曰有一老夫毅然仗黃鉞當軍門立軍不得出亮曰必辛佐治也　晉公卿禮秩曰太尉賈充河間王顒梁王肜司徒王衍汝南王亮太傅楊駿東海王越義陽王望齊王攸琅邪王伷皆假黃鉞　晉書曰石勒王彌寇京師以王衍都督征諸郡持節假黃鉞以伐之　晉中興書曰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彥回也　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

黃鉞三

原 元戎　白戚俱詳黃鉞一　周王烈曰管仲執齊鉞昌蔑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乃哭曰此經所謂喪其資斧者也

增 金刃　錦囊　槀姦　飾怒　鹵簿車　乘輿飾俱詳黃鉞一

黃鉞四

原 行天罰　楚辭曰后羿之莁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注言紂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杖黃鉞行天罰殷宗遂絕不得久長　喪資斧詳黃鉞三　操以授將軍詳黃鉞二　負以徇諸侯　左傳曰楚子將襲夔封夔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弱其君之子而自立以盟諸侯其大夫封反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子圍殺其君之子而自立以盟諸侯

黃鉞五

增 銘　漢蔡邕黃鉞銘曰孝桓之季年鮮卑入塞盜起匈奴左部梁州叛羌逼迫兵誅淫衍東夷高句麗副子百固逆謀並發三垂騷然為國憂念西府表橋公昔在涼州乘遠能邇不煩軍師而車師克定及在上谷漢陽連在營郡瞥力方剛明集士衆徵秩度遼將軍始受旄鉞鉦鼓之任扞禦三垂公以吏士頻年在外勤於奔命人馬疲羸攄鈍請且息州營橫發之役以補困憊朝廷許之於是儲廩豐饒室罄不懸人逸馬畜弓勁矢利而經用省息官有餘資執事無放散之尤簿書有進入之贏治兵示威戎士踊躍旌旗耀日金鼓雷奮守有山嶽之固攻有必克之勢羌戎授首於西疆百固冰散於東隣鮮卑收迹烽燧不舉視事三年馬不帶缺弓不收弢是用鑱石作茲鉦鉞軍鼓陳之東階以昭公文武之勛焉銘曰帝命將軍秉茲黃鉞威靈振耀如火之烈公之在

位羣狄斯柔齊斧罔設人士斯休

【晉】表梁江淹爲蕭驃騎解嚴輸黃鉞表曰臣某言逆沴電熾凶妖霧舒志大禋天情已類社故乃馳羽江郊鷁燧山甸雖藏智審其黠戮涵識判其奔沮然兵扈難輕義險宜備故膺寵無辭奉鉞不讓今元凶既殪醜徒自紊朝靈方卷郢氛已廓樂琯登肆禮衣曳朝不宜復假殊服取缺尋則輒上還王府永戢祕館

豹尾一

【原】崔豹古今注曰豹尾車周制也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焉　蔡邕獨斷曰屬車八十有一乘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皮軒虎皮爲之也　【晉】文獻通考三輔黃圖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垂豹尾豹尾以前皆爲省中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內有豹尾車自豹尾後鹵簿盡矣　後魏禮志曰　大駕鹵簿前車皮軒闟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　唐儀衛志曰大駕鹵簿屬車十二乘有黃鉞豹尾　宋開寶繡衣鹵簿圖曰凡繡文豹尾車以立豹

豹尾二

【原】漢書曰成帝趙昭儀方大幸每從上祠甘泉常在屬車豹尾中故揚雄賦云屏玉女而却宓妃以懲戒齋肅之事也　曹植獻辭表曰伏知車駕或出臣每馳心豹尾　【晉】武昌記曰樊口南百步有樊山孫權獵於山下傍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對云止得一豹姥曰何不豎其尾語竟忽然不見因爲立廟以其處樊山神故名曰樊姥　【原】晉中興書曰張駿舞六佾建豹尾所署宮一擬王者　【晉】又曰晉義熙五年劉裕執慕容超乘輿建豹尾一

豹尾三

【原】後車懸　凡庸不可以主社稷故　【晉】曹植馳心　劉后入夢上詳豹尾二　求婚酬許已定后夢見先有迎車至猶如常家迎法后不忘設豹尾示不能終　肯去次有迎至龍旂豹尾有異於常后喜而從之既而與裴氏不成婚竟嬪於上

豹尾四

黃鉞　豹尾　髦頭

原 整豹尾郭璞南都賦云整豹尾於後車　豎豹尾晉書曰王敦謀逆以沈充爲謀主明帝討之使充鄉人沈嶷往吳建擬王者豹尾二　圖解金吾應劭漢官儀云豹尾過後執金吾罷士解圍按胡賓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故須過後乃得解皆所以戒不虞也

豹尾五

晉 賦古賦曰風承豹尾日映鶴冠

晉 記宋周必大繡衣鹵簿記曰雞翹豹尾天矯婀娜

晉 奏宋紹興三十一年洪邁上言曰天子之出清道警蹕建旄頭前驅豹尾後殿其往來馳道與闌出入者皆有厲禁自六飛時巡務爲簡便四孟朝獻前爲駕頭後止曲蓋爪牙拱扈之士步趨離立無復行列觀者接袂不聞誰何願詔有司凡車駕行幸從駕禁旅以若干人爲一列相去各若干步其乘馬前導者豫上其數有司繪爲圖先一日以聞有不如令及不在圖而冒至者糾之令御史覺察

髦頭一

晉 史記曰昂星曰髦頭　應劭漢官儀曰舊日羽林郎爲髦頭放髮驅今但用營士

繡注髦髦頭旒頭旂騎也　宋禮志曰按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單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

宋乾德儀仗志曰蠲本後魏制旄頭之象無文采

髦頭二

原 列異傳曰秦文公時有梓化爲牛擊之不服或隨地解髻披髮牛畏之入水故秦國置髦頭騎使之先驅

天中記曰終南山有梓樹大數百圍秦始皇惡而興兵伐之輒大風雨飛砂石人皆疾走一人傷寒不能去夜聞有鬼來問樹曰秦王使三百人披頭以赤絲繞樹伐汝得無畏乎疾人報秦王案言伐斷中央有一青牛出逐之走入於河於是秦王乃置髦頭騎　摯虞決疑要注云世祖曰髦頭之義何謂也彭權對云秦記曰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髦頭故使虎士服之衛至尊也張華對世祖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以爲壯士怒髦踊衝冠義取於此也

髦頭三

原置騎使驅俱詳髭頭二　賜彊　命操乘輿　魏武表曰陛下復加後命命置髭頭恩榮莫盛於斯

原髭頭劒挺漢書曰宣帝飲酣行祠孝昭廟先驅髭頭劒挺隨首垂垂泥中刃嚮乘輿馬驚名梁丘賀駙馬都尉別傳曰武帝幸甘泉宮長安道中蠭覆車而赤髭頭馳還以聞上之有兵謀不吉上還是時霍光外孫任宣謀反宣子童夜入廟執戟欲為逆發覺伏誅　髭頭

髭頭五

增詩唐李白詩曰安得羿善射一箭落髭頭

增賦古賦曰髭頭先馳屬車齊踔奔星舞於旗旂行月張於羽旜　又曰黃騎髭頭虹旃羽旆

增秦宋康定元年參知政事宋庠上言曰車駕行幸自非郊廟大禮具陳鹵簿外其常日導從唯前有駕頭後擁扇繖而已其侍從百司官屬下至廝役皆雜行道中步輦之後但以親事官百許人執擁以殿謂之禁衛諸班勁騎頗與乘輿相遠而士庶觀者率隨麾從之人夾道馳走喧呼不禁非所謂旋頭先驅清道後行之禮謹望專委二博學近臣檢討前代儀注增嚴條禁上以示尊極下以防未然

蓋一　編附

增釋名曰蓋在上覆蓋人也　器物總論曰華蓋乃張帛為之有頗題黃屋天子蓋也曰繖曰傘皆蓋之別稱

通俗文曰張帛避兩謂之繖蓋　漢官儀曰列侯熊軾皂蓋　文獻通考曰漢制皇后鴈吾導從唯前有鴈頭後輒有鼓蓋天官混雜　晉天文志曰天圓如倚蓋　輿服志曰中朝大駕今日臨郡無問賢愚令三貴人曲蓋九嬪直蓋　文獻通考曰梁御史中丞給方蓋軺形小如傘　後魏禮志曰大駕鹵簿前驅芝蓋　唐儀衛志曰大駕鹵簿儀物有曲蓋華蓋大繖花蓋畢睨之屬　又曰太后皇后儀仗有大繖錦花蓋錦曲蓋太子妃親王一品皆有繖扇曲蓋　宋乾德儀仗志曰緋羅繡曲蓋內臣馬上執之謂之扇筰　晉輿服志曰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先驅清道乘油蓋　又曰晉志曰行儀衛傘用梅紅羅坐麒麟金浮圖

蓋二

增崔豹古今注曰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於帝上有花蔭之象故因而作華蓋　又曰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軍自漢朝乘輿用之因謂睥睨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左傳曰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死於霤下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襚之與之犀軒直蓋　禮記曰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無使其首陷焉　家語曰孔子將行命使者持蓋既而果雨　又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吝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遺其短者故能久也　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僕噭之蓋足以蔽霜露　漢武帝本紀曰元狩三年山東被水災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　漢書曰上官桀少時爲羽林郎從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投之桀奉蓋雖風常屬車兩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焉　漢元后傳曰王商立羽蓋　續漢書曰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九丈　漢于定國傳曰于公曰少高大吾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後漢書祭遵傳曰光武東歸過汴幸遵營勞饗士卒作黃門武樂良久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　增又曰光武東巡時虞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門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捷御史延救之乃止　原東觀漢記曰段熲遷涼州刺史有功徵熲乘輕車曲蓋朱旂　增吳志曰曹休入皖城陸遜破之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　又曰劉基孫權愛敬之嘗從御樓船時雨甚權以蓋自覆又令覆基餘人不得覆也　又曰賀齊爲將性奢侈甲兵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檐弓弩矢箭咸取上材　原又周泰傳曰孫權會諸將大爲酣樂權自行酒至泰前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所以起泰輒記昔戰鬬處以對畢使復服歡宴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　增文獻通考曰宋孝宗乾道中詔羣臣導從至太廟景靈宮牓並禁治張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荀伯子奏左衛將軍何尚之公事每單笠有虧體制建野笠於公門棄華緻而不御　南史曰齊明帝驅使寒人不得用四幅傘大存儉約　梁書曰王籍爲中散大夫彌日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有時塗

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　北史列女傳曰譙國夫人冼氏世爲南國首領撫循衆部隋文帝諭之歸化夫人親被甲乘介馬張錦傘自衛詔使循撫諸州　文獻通考曰宋徽宗政和時詔賜諸王三接青羅繖用三簷青羅繖　又曰宋中興後天子出左右道五門各四繖有方繖大繖皆赤質素表朱裏四角銅螭首又曰紹興九年詔後殿射殿引呈公事日景已高作衙青涼繖十從舊制也　元史祭祀志曰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師八思巴之言於大明殿御座上置白傘蓋一頂用素段泥金書梵字於其上謂鎮伏邪魔護安國剎自後每歲二月十五日於大殿啓建白傘蓋佛事用諸色儀仗社直迎引傘蓋周遊皇城內外云與衆生祓除不祥導迎福祉帝及后妃公主於五德殿門外搭金脊吾殿綵樓而觀覽焉及諸隊仗社直送金傘還宮復恭置御榻上帝師僧衆作佛事至十六日罷散歲以爲常謂之遊皇城

蓋三

原高蓋　曲蓋　高蓋于公事詳蓋二曲蓋詳蓋一蓋二

塗之傾蓋如覆　陸機詩曰傾蓋定前言

承華景鮑照詩曰傾蓋若飛鴻

增飛蓋

原傾蓋　曹植詩曰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　班固幽通賦注云管仲射小白中其鉤帶小白陽僵鮑叔割指血

後宮乘輿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　古賦曰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軨

彰虹旗委旆劉峻廣絕交論曰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軨

荷蓋　萍蓋　楚辭曰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曹植九詠詔萍蓋兮翠旌

拂九層之羽蓋

原三重　十丈　阮籍清思賦曰折丹木以蔽陽陳芝蓋之三重　下詳蓋二

寶蓋來詣佛所

原孔雀　芙蓉　宋元嘉起居注曰訶羅國奉孔雀蓋一具

眞人周傳曰敕陽山人周義山子通今會仙人在金屋銅門之內以瑞雲爲蓋　古詩曰紫雲華蓋上玉斗帝車前

劉向九歎曰芙蓉交華蓋

赤質如繖而圓編又有曲蓋差小編花龍端草

雕雲麗　雙龍翼　古詩曰雕雲麗雙龍翼蓋祥飈被綵旆　古賦曰雙龍翼蓋公驤揚衡

增繡羽　紫雲　眞人王君傳曰太上大道君繡羽蓋雙明珠

增鶴蓋　班固都賦曰和鸞駕四鹿芝蓋九

蓋四

原翠蓋　宋玉高唐賦曰簡輿元服建雲旆蜺爲旌翠爲蓋風起雨止千里而逝　王濟注云元服法服也簡擇輿車修法服以雲蜺爲旌翠羽爲蓋　張衡東京賦曰樹翠羽之高蓋　南都賦曰揚雄甘泉賦曰流星旄而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　古賦曰翠蓋懷陰羽華列照　芝蓋　孔瑋七引云華車輕駕芝蓋高舒　庾信華林園序又詳蓋二　蔵奏　東京賦曰羽蓋蔵蔽葩瑤曲莖　傅元朝會賦曰乘羽蓋之威儀

增睥睨　詳蓋一

原天爲蓋　文子曰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車

增錦花蓋　詳蓋一

原飛素蓋　劉公幹詩曰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居李善作車

又曰攬衣出巷去素蓋何翩翩　陰華蓋潘岳藉田賦曰天子乃御玉輦陰華蓋重　陰　說苑曰田子方渡西河造翟璜翟璜乘軒車戴華蓋　黃帝時建華蓋以登仙　王莽乃造華屋高八丈一尺皆金璫羽葆載以秘機四輪車駕六馬輓者皆呼登仙　北史曰後魏裴佗為中軍將軍門不容蓋詳蓋二　乘此羽葆劉備舍東桑樹高五丈如車蓋備曰吾當乘此羽葆蓋車　作佛事白傘蓋詳蓋二　暑不張蓋五殺大夫之相泰也勢不坐乘暑不張蓋　自標羽儀南史曰殷統軍可謂死將至矣今日中流矢死　風飛輗蓋晉安帝紀曰桓元遊於水南飄風飛輗蓋　龍銜寶蓋盧照隣詩曰龍銜寶蓋承朝日鳳吐流蘇帶晚霞　黃繖宋蘇軾詩曰日高黃繖下西清　烏繖宋楊廷秀詩曰初忽見少爺烏繖兒青笠　火繖唐韓愈詩曰赫赫炎官張火繖　紙繖宋孔平仲詩曰紙繖擎手不可操　赭繖柳毅見龍女赭繖婢紅妝千萬　蓮繖搜神記曰湖坡吏丁初忽見少婦人姿容甚麗遂要之女至多電光乃是大狸抽刀斫殺其繖乃是枯荷葉也　罩白繖列仙傳云江祏被誅東昏名遥光傳云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見入風飄僕繖出城外遥光遂敗　蓋五　啓北周庾信謝趙王賚馬并繖啓曰迴茲翠蓋事重劉基之恩　雲罕一闓戟附　徐廣車服注曰雲罕畢也　文獻通考曰罕畢象畢鼎為天階故為前引皆赤質金銅飾朱簫結網金獸面罕方上有二螭首銜紅絲拂畢圓如扇　原徐爰釋疑略注曰畢通作畢因星形以名之一曰天衢故羽林前施畢罕以象之　漢舊儀曰法駕前驅有九旒雲罕鳳皇闓戟皮軒鸞旗　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闓戟皮軒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有雲罕闓戟左畢右罕　後魏禮志曰大駕鹵簿前驅闓戟雲罕　雲罕二　原詩盧令篇序曰齊侯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按畢弋皆取禽獸之網襄公游獵大施畢弋以為行飾畢當作畢　宋志曰宋康定元年以參知政事宋庠言乘輿常出入儀增清道馬百騎內執罕畢者一騎　趙良謂商君曰持矛而操闓戟者傍車而趨　文獻通考曰宋元豐初禮文所言古者五

輅謂之道德之車考工記車戰崇於殳酋矛崇於戰各四尺戰矛皆插車騎謂之兵車戰國尚武故增插四戟司輅左建旗右建闕戟闕戟方六尺而被之以繡皆戾於古請去五輅闕戟以應道德之稱

雲罕三

天單 雲罕 古賦曰前清塵兮天單密扶路兮雲輜 又曰雲罕徐迴鳴鏡韻響 詩小雅也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

雲罕四

雲罕飛旒 傳元正都賦曰鸞旗孔翠承以皮軒雲罕飛旒闕戟婦嫒 雲罕晻藹 潘岳藉田賦曰五輅鳴鑾九旆揚旃璪級入蕊雲罕晻藹 闕戟嬋嫒 詳上 闕戟膠葛 張衡東京賦曰雲罕九旒闕戟膠葛

游獵 掩雅 上詳雲罕二

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按掩捕也雅雅

淵鑑類函卷三百六十七

儀飾部二 鼓吹 符鋐 璽 印

鼓吹一

文獻通考曰按漢志言漢樂有四其三曰黃門鼓吹天子宴羣臣之所用四曰短簫鐃歌軍中之所用則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而俱以爲軍樂則似漢人已合而爲一矣但短簫鐃歌自是二樂而其用亦殊然蔡邕言鼓吹樂章魏晉以來因之大槩皆叙述頌美時主之功德而鼓吹則魏晉以來以給賜臣下上至王公下至牙門督將皆有之且以爲葬儀蓋鐃歌上同乎國家之雅頌而鼓吹下儕乎臣下之鹵簿非惟所用尊卑懸絶而俱不以爲軍中之樂矣至唐宋則又以二名合爲一而以爲乘輿出入警嚴之樂然其所用故郊祀之時太常雅樂以禮神鼓吹嚴警以戒衆或病其雅鄭雜襲失齋肅寅恭之誼者此也又鼓吹本軍中之樂郊禋齋宿之時大駕鹵簿以及從官六軍百執事興衛繁多千乘萬騎旅宿以將事蓋雖非征伐而所動者衆所謂軍行師從是也則夜警晨嚴之制誠不可廢至於冊寶上尊號奉天書虞主祔廟皆用之則不類矣

唐六典曰周禮鼓人中士六人掌六鼓四金之音所謂雷鼓靈鼓路鼓鼖鼓晉鼓金錞和鼓金鐲節鼓金鐃止鼓金鐸通鼓 西京雜記曰漢朝輿駕有象車鼓吹一部次黃門前部鼓吹次黃門後部鼓吹次中道 晉輿服志曰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道路有鹵簿鼓吹 六典曰白鷺車名鼓吹車上施層樓樓上有翔鷺焉 又曰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丞爲之貳凡大駕行幸鹵簿則分前後二部以統之前部棡鼓十二夾金鉦十二大鼓長鳴皆百三十鐃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大橫吹百二十節鼓二笛簫觱篥笳次之小橫吹百二十笛簫觱篥笳桃皮觱篥次之棡鼓十二歌簫笳次之鐃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小鼓中鳴皆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簫笳次之後部羽小駕則減大駕之半皇太后皇后出則如小駕之制凡皇太子鼓吹亦有前後二部親王以下亦各有差

鼓吹二

漢書曰秦始皇末班懿避地樓煩致馬牛羊二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獵旌旗鼓吹　又曰韓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　東觀漢記曰段熲起於徒中爲并州刺史有功徵還京師熲乘輕車介士鼓吹曲蓋朱旗騎馬蔽日　又曰建初八年稱班超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　應劭漢官儀曰鼓吹爲國盤娛黨侮爪牙　吳志曰孫權拜諸葛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桼戟武騎三百拜畢令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　江表傳曰孫策賜周瑜鼓吹贈賜莫與爲比策令曰周公瑾英俊異材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前在丹陽發衆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也　又曰周泰爲濡須督統諸將諸將以泰本出賤微咸輕傲之孫權乃入泰營於都巷中張緩大請官僚使泰脫衣情見其瘡痍遍體指瘡而問何地戰傷泰具對權把其臂流涕曰卿爲孤兄弟戰不惜命身如漆刻孤何心而不待卿以骨肉之恩使泰以兵馬導從出作鼓吹　吳曆曰曹公出濡須口吳主乃自乘船從濡須口入曹公嚴兵待之乃作鼓吹迴還曹公見吳舟船器仗法伍整肅乃歎曰養兒當如孫會稽劉表子直是豚犬耳　吳質列傳曰質爲北中郎將朝京師文帝喜其到比至家問訊相續詔將軍列鹵簿作鼓吹望闕而止　荊州先賢傳曰羅憲以太始三年進位冠軍假節給大車增鼓吹棨戟　語林曰陸士衡爲河北督已被間構內懷憂懣聞衆軍警角鼓吹謂其司馬曰我今閒此不如華亭鶴鳴　俗說曰桓元作詩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得句云鳴梢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不如也　崔豹古今注云漢代鼓角橫吹者始於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其後李延年因之分爲二十八解若隴頭折楊柳赤之陽黃鵠覃子望行人出關入關出塞入塞之曲是也　宋志曰祥瑞三年趙安仁林特上天書車輅鼓吹儀仗帝御崇政殿名宗室輔臣觀圖　又曰慶曆五年太常禮院言升祔二后請如四年改上諸后尊謚用兵部黃麾仗大慶殿細仗太常鼓吹儀仗人數從之

鼓吹三

六鼓　四金　一鼓　二鼓

揚德　賜功　給五校　備典章

見樂部

漢書曰鼓吹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以揚德建威重七郡皆假以鼓吹　文獻通考曰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將五校悉有之

風易俗寤寐求救甚急儒進屯城外以兵少不敢妄動但作鼓吹以驚衆聽 尋變聲 陵危節 陸機鼓吹賦曰曲每改以增綺聲尋變而深情 伍緝之補鐃歌辭及芳樹皆鼓吹辭似有深情聊廣其音以補今進也 詠流思 鼓吹賦曰詠悲翁之流思 抑揚精妙 何承天鐃歌序曰聲音抑揚精妙瑰瑋世亦不易言也 有之鼓吹也 宇鼓吹 唐張旭聞鼓吹而得筆法意 蛙鼓吹 齊孔珪爲都官尚書不樂門庭之內草勞中有羣蛙鳴曰此當兩部鼓吹 肉鼓吹 李庾逸性辦急一日不斷刑則悒然不樂嘗聞捶楚之聲 震天動地 又曰六鐘隱其駭奮鼓吹作雲中震天而動地鴻海岳 代之所尊 羅黃門鼓吹 東觀記曰國家離亂大厦未安黃門舊有鼓吹今宜罷去 奪孟達鼓吹 蜀志曰關羽圍襄陽連促劉封孟達令發兵來助封達辭以山郡初附未可搖動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懷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劉毅不敬之劾 干寶晉紀曰劉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入東掖門入

鼓吹 五

賦 晉陸機鼓吹賦曰原鼓吹之攸始蓋稟命於黃流音彷徨依違含歡嚼弄尒數乍稀音躑躅於脣吻若將舒而復迴鼓砰砰以邁洞卷徘徊其如結及其悲唱凄流思怨高臺之難臨顧穹谷以含哀仰歸雲而落音節應氣以輕投簫嘈嘈而浮沉馬頓跡而增鳴士嘆慨而沾襟若乃巡郊澤戲野坰奏君馬詠南城慘巫山之遐險歡芳樹之可榮

璽 宋襄曹植謝鼓吹表曰許以簫管之樂榮以田遊之嬉陛下仁重有虞恩遵周旦濟世安宗實在聖德 梁簡文帝讓鼓吹表曰寬博爲善不飾被於聲明緑龍成功未增榮於鏡管豈宜擊芳樹於西河鳴朝采於黑水彼已之識何懼尸素之誠知慚 江淹爲齊高帝讓前部羽葆鼓吹表曰臣聞國容軍禮旌羽昭其華車騎品第攀髮藹其飾世教以之垂采民聽以之流文故勒岫銘海之功鞏革寫其詠戴難夷邦之業管竹凝其聲朱鷺元雲既錫上德巫山芳樹以被奇勳 陳江總謝勅給鼓吹表曰略尋近古逖聽前事王文憲佐革命沈隱侯經綸始運騎吹之榮猶難忝冒以臣況此實非倫輩豈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臺迫遽未朱夏而登臨芳樹華滋非青春而奏曲

璽一

增說文曰璽王者印也以守土故字從土籀文從玉 漢舊儀曰秦已前民皆以金銀銅犀象爲方寸璽各服所好漢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莊子曰焚符破璽而民朴鄙 呂氏春秋曰民之於上若璽之於塗也印之以方則方印之以圜則圜 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有傳國璽文曰受命於天既壽且康 漢書曰璽皆玉螭虎紐凡六其文亦殊文曰皇帝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外有大藍田玉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櫝中約署 又曰皇后璽其文曰皇后之璽金螭虎紐 漢輿服志曰天子有傳國璽及八寶皆以玉爲之神寶以鎮中國藏而不用受命璽以封禪禮神皇帝行璽以報王公書皇帝之璽以勞王公皇帝信璽以名王公天子行璽以報四夷天子之璽以勞四夷天子信璽以名四夷大朝會則符璽郎進神璽受命於御座行幸則合八寶爲五輦函封從於黃鉞之內 又曰太皇太后皇太子及妃璽皆以金爲之藏而不用太后封令書以宮官印皇后以內坊印 唐六典曰自晉至梁相傳謂之鎮璽 北史記曰后妃傳典璽三人掌琮璽詔器 文獻通考曰隋制皇后有金璽盤螭紐文曰皇后之璽冬正大朝則幷璜琮各以筒貯進於座隅 韓愈曰相欺也爲之符璽以信之 鄧析書曰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幷與符璽而竊之

璽春秋運斗樞曰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章文曰天王符璽　又曰黃龍五采負圖而出舜前白玉檢黃金繩芝爲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博袤三寸　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押黃金繩芝爲封泥兩端有文曰天王有玉璽五字博袤三寸　周書曰湯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

拾遺記曰武王滅紂樵夫牧豎探鳥巢得赤玉璽文曰水德方滅火祚方盛字皆大篆　漢書曰孔子稱堯舜之時大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君封者金泥銀繩印之以璽　春秋後語曰秦破魏軍於華陽走孟卯王使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君封者金泥銀繩印之以璽　春秋後語曰秦破魏軍於華陽走孟卯王使

段干木子與秦南陽蘇代謂王曰欲璽者段干木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璽欲璽者制地魏地不盡則不和也　玉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篆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漢高祖還定三秦秦王子嬰獻此璽及高祖即位仍佩之因以相傳號傳國璽漢昭帝時殿中一夜相驚霍光召

持節郎取璽郎不與光欲奪之郎按劒曰頭可得璽不可得光善之明日遷郎秩二等光後廢昌邑王賀立直帝光自手解取賀璽扶下殿至平帝時王莽篡位就太皇太后求璽乃出璽投之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漸臺商人杜吳殺莽取綬不知取璽及莽首太尉公賓就斬莽首及得璽持詣弘農掾王憲憲得璽無所送乃自乘天子車輦將軍李松入長安斬之送璽詣宛上更始赤眉大司馬謝祿至高陵更始奉璽於赤眉立劉盆子建武三年盆子敗於宜陽赤眉君臣面縛奉光武以高帝璽傳至獻帝董卓作亂典璽者投諸洛陽城南井中孫堅討卓至洛其悵下兵見井有五色以告堅乃浚井果得璽表紿有僭盜意拘堅妻奪之綬敗徐璆得而上之漢及魏文帝篡漢璽歸於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晉永嘉五年漢大將軍王彌入寇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倫篡立使義陽王威就愍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晉永嘉五年漢大將軍王彌入寇洛陽執懷帝及傳國六璽倫篡立使義陽王威就愍帝取璽帝不與強奪之

詣平陽獻漢劉曜後爲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刻一邊云天命石氏石氏爲冉閔所滅璽又屬閔閔敗璽存於閔大將軍蔣幹所晉鎮西將軍謝尚遣督護何融購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還江南晉元帝東渡歷數帝無玉璽北人皆云司馬家是白板天子　漢文帝紀曰代王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周勃乃跪上天子璽符　漢書曰宣帝朝凡二千石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增秩賜金　又曰王閎王莽叔父哀帝世爲中常侍

時董賢爲大司馬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外恐懼閎白元后請奪之即帶劒至宣德閣謂賢曰宮車晏駕國嗣未立君受恩深重當俯伏號泣何事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不敢拒乃跪授璽

綬　後漢書曰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祭遵朱祐破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及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遵爲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又曰光武賜竇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國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績漢書曰獻穆曹后曹操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以璽綬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此璽　魏志曰太祖崩洛陽賈逵典喪事時鄢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長安來赴問逵先王璽綬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璽綬非君侯所宜問也　又曰太和元年甄豫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　魏略曰司馬景王廢齊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璽綬太后取璽綬置坐側及迎高貴鄉公又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明日我欲自以璽綬手付之　蜀志曰太傳許靖等上言先主曰前關羽圍于樊襄陽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以天子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　晉書曰義陽王咸無操行附趙王倫逼帝奪璽綬倫敗惠帝反正曰阿皮掾吾指奪吾璽綬不可不殺阿皮威小字也於是誅威　晉中興書曰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府事前淮水中得璽其文曰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璽見璧亦璽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錄曰河瑞元年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璽也獻者因增深海光三字淵以爲已瑞大赦　又前涼錄曰張寔元年蘭池趙嬰上言於青澗水中得一玉璽鈕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璽羣僚上賀寔曰何忽有此言乃送之於京師　晉書載記曰苻堅奔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神色自若俄而忠至執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曰萇大膺符曆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　宋書曰蔡興宗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璽　齊書曰謝朏爲宋侍中領秘書監及高帝受

禪胐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胐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胐授齊王胐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胐曰我無疾何所稱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即勸武帝誅胐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北齊書曰辛術鎮廣陵獲傳國璽送鄴文宣以璽告於太廟此璽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紐交盤龍二漢相傳又歷魏晉晉懷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晉穆帝永和中濮陽太守戴僧施得之遣督護何融送於建鄴歷宋齊梁敗侯景得之景敗侍中趙思賢以璽投景南兗州刺史郭元建送於術故術以進焉　後周書曰宇文氏其先曰普迴因狩得玉璽三鈕有文曰皇帝璽普迴異之以爲天授其俗謂天曰宇因號宇文國并以爲氏　唐書曰竇建德戮於長安市齊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　又曰太宗刻元玉璽以白玉爲螭首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至武后改諸璽皆爲寶中宗即位復爲璽開元六年復爲寶初改璽書爲寶書改傳國璽爲承天大寶受之代宗再拜受賜即日以寶應紀年云　五代史曰唐莊宗將入汴梁主復名宰相謀之鄭珏請自懷傳國寶詐降以紓國難梁主曰今日固不敢愛寶但此策竟可了事否珏俛首久之曰但恐未了左右皆縮頸而笑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内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　又曰晉天福三年中書門下奏准勅製皇帝受命寶宜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爲文刻之　宋史曰舊制乘輿六璽唐末喪亂或多亡失周廣順中詔造二寶曰皇帝承天受命之寶及皇帝神寶宋太祖受命二寶猶傳至太宗別制承天受命之寶至道三年中書門下言皇帝受命寶請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爲文詔曰可　文獻通考曰宋眞宗大中祥符中又別製恭膺天命之寶天下同文之寶用於封禪昭受乾符之寶以印密詞　又曰仁宗明道元年禁中火寶冊悉焚其年九月改作寶及冊命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冊寶二年冊寶成三司言用黃金二千七百兩爲泓寶法物詔宗爲皇太子冊參知政事晏殊書皇太后尊號冊寶二年冊寶成三司言用黃金二千七百兩爲泓寶法物詔易以銀而塗黃金初眞宗嘗爲昭受乾符之寶前此亦焚遂詔宰相陳執中書欽崇國祀之寶以代凡齋醮表

章用焉　又曰捨宗紹聖三年咸陽縣民段義斲地得古玉印光照滿室四年十二月上之詔禮部御史臺以下參驗五年三月翰林承旨蔡京及講議玉璽官十三員奏按所獻玉璽色綠如藍温潤而澤其文曰受命于天者後魏璽也有德者昌唐璽也惟德允昌石晉璽也則既壽永昌者秦璽可知今得璽天既壽永昌其背螭鈕五盤鈕間有小竅用以貫組又得玉螭一首白如膏亦温潤其背亦螭鈕五盤鈕間亦有貫組小竅其面無文與璽大小相合篆文工作皆非近世所爲臣等以歷代正史考之璽之文曰皇帝壽昌者非近世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於咸陽其玉乃藍田之色其篆與李斯小篆體合飾以龍鳳鳥魚乃蟲書鳥跡之法於今所傳古書莫可比擬非漢以後所作明矣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寶而神璽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則天之所畀烏可忽哉漢晉以來得寶鼎瑞物猶告廟改元肆眚上壽況傳國之器乎其沿寶法物禮儀乞下所屬施行詔禮部太常寺考按故事詳定以聞至四月禮官言五月朔故事當大朝會宜就行受寶之禮依上尊號寶冊儀有司豫製沿寶法物并寶進入俟降出權於寶堂安奉前三日差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一日帝齋於內殿翼日帝服通天冠御大慶殿降坐受寶羣臣上壽稱賀　又曰徽宗大觀元年制八寶時得玉工用元豐中玉琢天子皇帝六璽疊篆絡聖間得漢篆國璽無檢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檢也有檢傳攷驗甚詳傳於世帝於是取其文而黜其璽不用因自作受命寶其方四寸有奇文皆琢以白玉篆以蟲魚帝自爲之記鎮國受命二寶合天子皇帝六璽是爲八寶於是下詔曰自昔皆有尚璽官今雖隸門下後省遇親祠則臨時具員訖事復罷八寶既備宜重典司之職可令尚書省置官如古之制又詔曰朕承祖宗休烈萬邦作孚永惟受命之寶當有一代之制度越百年之久尚循六璽之用或未大備今自天申命地不愛寶獲全玉於異域得巧工於編氓八寶既成夐無前比殆天所授非人能爲可以來年元日御大慶殿恭受八寶尚書省言請置符寶郎四員隸門下省二員以中人克掌寶於禁中從之又政和七年制定命寶時從于闐得大玉踰二尺色如截肪帝又制一寶赤螭鈕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命太和萬壽無疆凡十六字篆以蟲魚制作之工幾於秦璽其寶九寸檢亦如之合前八寶而爲九寶矣　又曰高宗紹興十六年郊祀始陳寶如承平之儀凡中興御府所藏玉寶十有一金寶三八寶皆高宗皇帝所作一曰鎮國神寶二受命寶三天子之寶四天子信寶五天子行寶六皇帝

之寶七皇帝信寶八皇帝行寶九大宋受命之寶十定命寶十一大宋受命中興之寶金寶三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天下合同之寶三書詔之寶　又曰遼自遙輦氏之世受印於回鶻至耶瀾可汗請印於唐武宗始賜奉國契丹印太祖神冊元年梁幽州刺史來歸詔賜印綬是時太祖受位遙輦十年矣會同九年太宗伐晉末帝表上傳國寶按傳國寶秦始皇作唐更名受命寶後遂亡失晉亡歸遼自三國以來僭僞諸國摸擬私製歷代府庫所藏不一莫辨眞僞聖宗開泰十年馳驛取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興宗重熙七年以有傳國寶時者爲正統賦試進士天祚保大二年遺傳國璽於桑乾河焉　又曰金太宗天會三年三月幹魯獻傳國寶時獲於遼者玉寶四金寶二獲於宋者玉寶十五金寶七金塗銀寶五玉寶者受命寶一咸陽所得三寸六分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相傳爲秦璽也至寧末胡沙虎人臣取之何爲黃門曰今天下大亂天子尚不自保況璽乎侍御璽使黃門取之鄭曰爾天子所用胡沙虎人臣取之何爲黃門曰今天下大亂天子尚不自保況璽乎侍御當思自脫計鄭大罵曰被恩尤厚君難不以死報之反助逆臣奪璽我死可必璽不可得也黃門乃退後竟取宣命之寶授逆黨官職焉　又曰元朝於踐祚之始必布告天下惟詔西番以粉書詔文於青羅而繡以白絨網以異珠之至三十年御史中丞崔彧得玉印以爲傳國璽獻之時木華黎曾孫碩德已死而實其妻出玉璽一鬻之或以告或或名秘書監丞楊桓辨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此歷代傳國璽也遂獻之故太子妃弘吉剌氏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賫授之丘瓊山曰此印得之故相之家楊桓考証以爲秦璽按璽在漢爲元后所擲角有微玷魏文帝刻其旁曰魏受漢傳國之璽今此印非秦所製者明甚疑即宋元符所得於咸陽民家者也　又曰明符璽俱尚寶司官職掌有事請於內既事奉而藏之御璽凡十有四寶璽之大者曰奉天之寶爲唐宋傳寶惟祀天地用之　又曰建文三年春正月辛酉朔凝命神寶成方一尺六寸九分帝親定其文曰天命明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先是帝在儲位夢神人致上帝命授以重寶元年使者還西方得青玉於雪山方踰二尺質理溫栗二年春正月帝郊祀宿齋宮夕夢若有覩乃驚寤命玉人琢爲大璽冬十二月工成名凝命神寶至是以告天地

祖宗爲文宣示遐邇百官稱賀大宴於奉天門頒賞四夷朝使　又曰明皇后有金冊金寶皇貴妃而下有冊而無寶獨宣德元年以貴妃孫氏有容德請於皇太后製金寶賜之且命太師英國公張輔爲正使少師吏部尚書蹇義爲副使二公元臣也未幾而貴妃有子自是貴妃受寶遂成故事焉

壐三

增 投地　抵軒俱見壐二　鬻市　埋庭　通鑑曰黃巢破長安魏州僧傳眞得傳國璽以爲當監軍盜傳國璽而埋之於庭永平二年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得之以獻　試士　建元　上詳壐二　年僭位建元曰元璽　李斯書　王母佩　上詳壐二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佩金剛靈璽　投佛寺　棄草間　唐六典曰凡盜走江東懼追兵至投諸佛寺爲棲霞寺僧永得之藏之經笥若我死直沉于江勿令吳兒復得之思賢自京口濟江遇盜從者棄之草間至廣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與辛術術送之至鄴　魚鳥文　螭虎紐　玉壐譜曰壐者信也天子壐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　增 龍紐五盤　麟壐一鈿　唐六典曰玉壐者秦始皇取藍田玉刻而爲之方四寸紐五龍盤晉紀曰建武元年江寧民虞迪掘地得白玉麟壐一鈿以獻文曰長壽萬年　光照水外　字在腹中　上詳壐二　博三寸長四寸光澤無文向日視之字在腹中　負登大散嶺　上詳壐二　涼州記曰呂光時州人陳平仲得玉壐至文曰大宋受命之寶上見之慟哭命汪伯彥司之　增 龍紐五玉檢金繩　玉柙銀縷　玉壐譜曰壐博三寸長四寸大宋受命之寶上見之慟哭命汪伯彥司之　增 龍門河水　趙書曰信宗光啟二年田令孜劫上如寶雞上以傳國壐授神策軍使王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　唐書曰僖宗光啟二年田令孜劫上如寶雞上以傳國壐授神策軍使王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　擄登元武樓　唐書五代史曰晉石敬瑭及唐王從厚與太后遣宗室延煦延寶齎降表及玉壐歸契丹契丹得壐以爲製作不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壐出帝以狀答曰頃潞王從珂自焚于洛陽玉壐不知所在此樓自焚死後契丹大舉入寇遂滅晉出帝與太后宮人舉火自焚死　來獻　邦昌命齋　上詳壐二　宋史曰建炎元年謝克家以張邦昌命書之寶上見之慟哭命汪伯彥司之　負登大散嶺　玉檢金繩　玉柙銀縷　玉壐譜曰壐博三寸長四寸大宋受命之寶上見之慟哭命汪伯彥司之　增 龍門河水　趙書曰信宗光啟二年田令孜劫上如寶雞上以傳國壐授神策軍使王建負之以從登大散嶺珂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元武樓　擄登元武樓　唐書五代史曰晉石敬瑭及唐王從厚與太后遣宗室延煦延寶齎降表及玉壐歸契丹契丹得壐以爲製作不工與前史所傳者異命延煦等還報求真壐出帝以狀答曰頃潞王從珂自焚于洛陽玉壐不知所在此樓自焚死後契丹大舉入寇遂滅晉出帝與太后宮人舉火自焚死　來獻　邦昌命齋　上詳壐二　宋史曰建炎元年謝克家以張邦昌命書之寶上見之慟哭命汪伯彥司之　負登大散嶺

原 王者之印　詳壐一　表信神祇　玉壐譜曰在君則封冊畿服表信神祇在臣則授職君上顯用民下　詳壐二　井氣五色　黃霧四塞　燕書云元壐六年蔣幹遣劉猗齎傳國壐詣晉求救猗齎傳國壐迷途不得進取乃還易行壐始得去　改號宇文　詳壐二　改授太祖　魏志云天子改授太祖金壐　改　傳國之器　晉中興書曰戴施得壐陰懷還南王彪之議未詳傳國壐造創之始然歷代以來及太始之初損益禪位以爲相授故是傳國之守器也始得之宜慶賀曰劉曜於龍門河水中得一玉壐文曰受天之命既壽永昌曜以爲天錫齊九日而受之　西山石闕　石虎別傳曰韓強在長城縣西山巖石闕中得元壐方四寸厚二寸虎以爲瑞　表紹向肘　玉壐譜曰海西公廢大和六年有僧漩意乃拘孫堅妻遏求之紹得壐見之紹啟得壐還漢以禪魏魏禪晉　張豐繫肘　詳壐二　簡文拜受　晉中興書曰海西公廢大司馬桓溫率百官具乘輿

法駕奉迎簡文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郗恢奉表

王璽譜曰雍州璽者晉泰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十厚三寸上蟠螭爲鼻合高四寸六分四螭螭爲其八爲金人所劫惟鎮國寶在焉上以宣示執政五色溫潤眞希世之寶

金人劫取

宋宣和初所造九寶其一爲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濱得之而不識歸眞其家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叙而上之

天璽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對曰母大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鉥焉後爲皇后常弄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遼主敗遺

女眞之亂遼主延禧軍敗遺傳國寶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濱得之而不識歸眞其家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叙而上之

郗恢奉表

王璽譜曰雍州璽者晉泰光十九年雍州刺史郗恢表慕容永稱藩奉璽方六十厚三寸上蟠螭爲鼻合高四寸六分四螭螭爲其八爲金人所劫惟鎮國寶在焉上以宣示執政五色溫潤眞希世之寶

金人劫取

宋宣和初所造九寶其一爲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札剌爾氏者漁於桑乾之濱得之而不識歸眞其家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叙而上之

天璽

西京雜記曰元后在家對曰母大地后乃合之遂復還合乃寶鉥焉後爲皇后常弄置璽笥中謂爲天璽也

璽室

紫泥爲璽與六璽之藏唐因隋置符璽郎四人天后更名符寶郎

主璽令史

晉書曰王導孫謐少有美譽領司徒桓元將篡謐奉冊詣元封開國公及劉裕破元謐軍將軍劉毅問曰璽綬何在答曰在東府裕追還之委任於勤

伯顏磨璽

監所藏歷代璽

璽五

掌神璽傳國璽與六璽之藏唐因隋置符璽郎四人天后更名符寶郎

主璽令史

晉書曰王導孫謐少有美譽領司徒桓元將篡謐奉冊詣元封開國公及劉裕破元謐軍將軍劉毅問曰璽綬何在答曰在東府裕追還之委任於勤

伯顏磨璽

監所藏歷代璽

璽室

紫泥爲璽與六璽之藏唐因隋置符璽郎四人天后更名符寶郎

主璽令史

晉書曰王導孫謐少有美譽領司徒桓元將篡謐奉冊詣元封開國公及劉裕破元謐軍將軍劉毅問曰璽綬何在答曰在東府裕追還之委任於勤

伯顏磨璽

監所藏歷代璽

璽五

掌神璽傳國

房而度曲臣職專守土志切慕君講稱壽之儀阻陪下列奏升中之頌故俟方來　趙南唐代任參賀玉璽表曰天道左旋冬圖復振皇威北暢珍物遄歸元正會朝普率呼抃伏以海嶽所產惟玉稟陽宗廟之傳以璽守位元帝得之興晉祚光武因之洪漢京恭惟皇帝陛下席累聖之休受一謙之益以時和歲豐爲上瑞以兵寢刑措爲極功繼祖弛民羣生莫不安業解網恤物異類亦且懷仁函封遠致不知何國之白環篆刻孔彰咸曰寧王之大寶故府之藏既入神州之復可期臣病解樞機勉之藩服鴈稱萬壽自憐遂隔於慶儀品列三金猶幸獲供於貢職

增記宋鄭文寶玉璽記載傳授本末曰秦璽者李斯之魚蟲篆也其圍四寸至漢謂之傳國璽迄於獻帝所寶用者秦璽也歷代皆用其名永嘉之亂沒於劉石永和之世復歸江左者晉璽也太元之末得自西燕更涉六朝至於隋代者慕容燕璽也劉裕北伐得之關中歷晉暨陳復爲隋有者姚秦璽也開運之亂沒於耶律女眞獲之以爲大寶者石晉璽也蓋在當時皆誤以爲秦璽而秦璽之亡則已久矣

增論宋胡致堂論曰有天下者必汲汲於一璽求之不得則歉然若郡守縣令之官而未視印紱也夫璽何所本哉二帝三王不聞傳是物而後爲君也舜受之堯禹受之舜湯受之禹文武受之湯先聖後聖若合符節者豈符之謂歟故詩書春秋紀事詳矣曾不及璽獨秦誇大使李斯以蟲鳥之文刻之美玉兼稱皇帝以識詔令自是而後始有璽書使秦善也而璽無所本固不當法使秦不善也而璽雖美擊而破之爲宜又何足傳也故嘗論之官府百司之印章一代所爲而受之君者也不可以失失之則不敬天子之璽亦一代所用而非受之於天者也必隨世而改不改則不新故漢有天下當刻漢璽而不必襲之秦唐有天下當刻唐璽而不必襲之隋所以正位疑命革故而取新也苟以爲不然曷不於二帝三王監之彼世之璽以亂亡毀逸者固多矣必以相傳爲貴又豈得初璽如是之久耶

印一

原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衛宏漢舊儀曰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文曰章中二千石銀印龜鈕文曰章千石六百石四百

曰璽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曰印丞相將軍黃金印龜鈕文曰章

石銅印鼻鈕文曰印 崔豹古今注曰秦劾者綸爲囊盛印於前示奉法而行非奉劾者以青綬爲囊盛印於後 文獻通考曰宋制諸王嗣子金印紫綬郡公侯嗣子銀印青綬尚書令僕射中書令監秘書監銅印黑綬諸校尉中郎將銀印青綬縣鄉亭關內關中及各號侯銀印墨綬匈奴護羌諸校尉銅印青綬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黃綬 又曰梁制乘輿印璽及皇太子諸王五等國封皆略如齊制鄉亭關內關中及各號侯諸王嗣子金印龜鈕關外侯銀印珪鈕諸縣署令秩千石者州郡大中正郡中正銅印環鈕公府令史亦同 又曰陳制宮中大事用璽小事用門下典書坊印三品以上皆金銀章四品銀印五品以下皆銅印並方一寸皆龜鈕 又曰北齊天子有督攝萬機印一鈕以木爲之長尺二寸廣二寸五分皆上爲鼻鈕腹下隱起篆文書督攝萬機四字此印常在內唯以印籍縫用則左戶部郎中度支尚書奏取印訖轉納 唐六典曰左藏令掌邦國庫藏之事凡出給先勘木契然後錄其名數及請人姓名署印送監門乃聽出若外給者以墨印之 文獻通考曰唐制天子巡幸則京師東都留守給留守印諸司從行慶二年鑄御史臺行從印二出使印二 文獻通考曰宋制禁中所用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印中書奏者給行從印 宋史輿服志曰兩漢以後人臣者金印銀印銅印唐制諸司皆用銅印宋因之諸王及中書門下印二寸九分樞密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惟尚書省印不塗金餘皆塗金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並方一寸八分惟觀察使塗金 文獻通考曰宋制禁中所用別有三印一曰天下合同印中書奏覆狀用之二曰御前印樞密院宣命及諸司奏狀用之三曰書詔印翰林詔勅別錄勅榜用之皆鑄以金 又曰淳化五年賜諸王印章至道元年鑄左右春坊印給興三十二年鑄皇子鄧慶恭三王印 又曰祥符二年鑄龍圖閣印文曰龍圖閣御書記天禧元年秦州奏澶州軍士王貴自云得于闐玉印一以獻四年編御集朱英宗治平三年命知制誥邵泌殿中丞蘇唐卿詳定天下印文泌唐卿皆通篆籀尋復廢罷亦無所釐改焉神宗熙寧四年詔中外奉使除文臣兩省武臣橫行已上不以職務繁慢餘官如使外國接送伴體量安撫制勘之類給奉使印餘給銅記以奉使先後爲名元豐四年詔三省印銀鑄金塗給事中印爲門下外省印舍人印爲中書外省印六年別鑄禮部貢舉之印舊制貢院有印院

廢印亦隨毀禮部遞鎖試則牒印廢事故也又詔臣僚所授印亡歿竝賜隨葬　遼史志曰枸窻印枸窻鴛鴦之總名以爲印紐取疾速之義行軍詔賜將帥用之道宗賜耶律仁先鷹紐印即此　續文獻通考曰遼制皇后印文曰皇后教印吏部印文曰吏部之印銀鑄以印文官制誥兵部印文曰兵部之印銀鑄以印武職制誥契丹樞密院契丹諸行軍部署漢人樞密院中書省漢人諸行宮都部署印竝鑄文不過六字以上　又曰金天會六年始詔給諸司印其前所帶印記無問有無新命悉上送官敢匿者國有常憲至正隆元年以內外官印新舊名及階品大小不一有用遼宋舊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禮部更鑄　又曰元制一品衙門用三臺金印二品三品用兩臺銀印其餘大小衙門印雖有大小不同皆用銅其印文皆用八思麻帝師所製蒙古字書　輟耕錄曰今蒙古色目人之爲官者多不能執筆花押倒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非特賜不敢用然按周廣順二年平章李穀以病臂辭位詔令刻名印用據此則又押字用印之始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制各衙門印信俱禮部鑄印局專管鑄造印信俱有定式其後又有鑄各衙門印信年久篆文平乏不堪用使具奏鑄換候領新印然後以舊印繳納凡在外文移到京悉送鑄印局辨其印信眞僞

印二

拾遺記曰禹治水黃龍曳尾於前元龜負青泥於後龜頷下有印文皆古文作九州山水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使青泥封記其所使元龜印其上後世印章皆肇此也　史記曰秦會稽太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應涉使項梁將梁使兄子籍拔劒斬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慴伏莫敢起又曰張耳責讓陳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與耳耳不敢受餘走如廁客有說耳者曰天予不取反受不祥急取之乃佩其印遂收其兵由此有大隙　又曰酈寄與典客劉謁說呂祿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足下之國急歸將印辭去不然禍且起呂祿遂解印與典客而以兵授之太尉　漢書嚴助曰陛下以方寸之印尺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戟而威德竝行　史記曰漢武帝遺詔以討

葬何羅功封金日磾爲秺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受印綬帝時石顯爲中書令與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克宗結黨附者皆得寵位民歌曰牢邪石邪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言其兼官據勢也　衛青傳曰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圍右賢王得右賢裨王十餘人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　烏孫傳曰漢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　西域傳曰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　漢書曰王莽篡位遣謁者即拜龔勝太子師友祭酒以印綬就加勝輒推不受曰吾受漢恩厚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豈宜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　東觀漢記曰更始立以上爲太常偏將軍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　後漢書曰寇恂初爲潁川太守耿況使子弟上谷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國曰先降者復爵位至上谷況迎上印綬使者納之一宿無還意恂勒兵入見使者曰天下初定使君建節銜命郡縣莫不延頸傾耳今始至上谷而先墮大信將復何以號令他郡乎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況受命而歸　又曰東漢光武欲保全功臣爵土不令以吏事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　東平王蒼傳曰永平十一年正月來朝月餘還國明帝懷思乃遣使手詔國中傳曰日者問東平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其言甚大今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帶之　東觀漢記曰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大外嚮成皐令皐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　後漢書曰東漢桓帝初受學於周福後以福爲尚書時語曰因師獲印周仲進仲進福字也　又曰獻帝遷許徐璆以廷尉徵當詣京道爲袁術所劫術死軍破璆送前所假汝南東二郡印綬司徒趙温謂璆曰君遭大難猶存此耶璆曰昔蘇武困於匈奴不墜七尺之節況此方寸印乎　又曰延熹八年沛國戴異得黃金印無文字遂與廣陵人龍尚等共祭井作符書稱太上皇伏誅　又曰張魯在漢中民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爲漢寧王功曹閻諫以必爲禍先魯從而止　魏武設官令曰魏諸官印各以官爲名印如漢法斷二千石者章　魏志曰咸熙元

年鎮西將軍衛瓘上雍州兵於成都縣得碧玉印各一印文似成信字依周成王歸禾之義宣示百官相國府

又曰平原太守劉份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使管轄筮之轄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合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　晉輿服志曰諸假印綬而官不給璽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側綬璽古制也漢世著璽囊者佩在腰間或謂之綬囊　晉中興書曰趙王倫僭位而以苟且之惠取悅人情金銀冶鑄不給於印故有白板之侯君子恥服其章　宋書曰孔琳之爲尚書左丞揚州中從事史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辨章官爵立契符信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惟尉一職獨用一印至內外羣臣每遷悉改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銅銀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新置官官多印少又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齊書曰巴西人趙續伯及奉其鄉人李弘爲聖王弘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玉印當王蜀後敗　梁書曰何思澄自廷尉正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糺彈印綬在前故也　又曰王瑩拜將軍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既成鎮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卒　後魏書曰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故玉印勅名祖瑩與李琰辨之瑩曰此于闐國玉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然時稱其博物　唐書曰唐肅宗在靈武鑄印追兵文曰六合大同之印　又曰裴度平章中書失印自如左右白復於故處得之度不應或問其故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則投水火緩則復故處時服其識量　唐會要曰正元十年詔賜南詔銾蠻異牟尋鑄印一用黃金銀爲窠其文曰正元冊南詔印　又曰朱泚遣其將韓旻領兵三千趣奉天時奉天未有武備泚名段秀實與謀秀實陰圖之乃與將吏謀殺泚且欲遣韓旻兵回竊姚令言印不遂乃以司農寺印倒印符牒旻莫辨其印遑遽而回　宋史曰寇準在樞密院王旦在中書有事送密院印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慙謝　又曰宋郎官何洵直失印誠有罪然重譴之則後猾吏皆得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

【增】桃 東漢禮儀志曰夏至陰氣萌作恐傷物不茂以施門戶黃君制使虎豹法曰道士當刻棗心作印方四寸也

陰人孔愉字敬康嘗經餘不亭見執龜於路者愉以斗米買而放之漢中龜中流顧者數四後愉以閒愉愉悟乃取佩後魏書曰高帝詔軍警給雀印傳符火給不亭侯及鑄侯印而馬

金龜 玉蛟 印

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今其都印文曰種龍搜神記曰漢常山張顥為梁相夫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捕之化為石顥令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宮後議郎汝南樊衡上言堯舜時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五字 六書藝文志曰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書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

【增】石文 鐵銘 江表傳曰吳歷陵縣有名山臨水高百丈其上有七孔相傳謂之石印神有十二芒凡印欽周正上隆下平光明潔淸如此為善

隆平 磊落 相印經曰印有八角十二芒凡印欽周正上隆下平光明潔淸如此為善

蔡伯喈釋誨曰或畫一策而綰口萬金或談終朝而執瑞珪連衡者人印磊落

銀黃 駢組流離 故垂三組也蔡澤懷金印結紫綬於腰吾其足矣

金紫 黃金印銀綬是為銀黃垂三組也夸鄉里注銀黃銀印黃綬漢武帝勅責楊僕曰將軍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銅印法本出陳長文以語韋仲將印工湯利從仲將問長文從誰得九仲將曰從吾鄉人張子則以之字足之漢書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

相法 防法 相印書曰相印受法以語許士宗私以法占吉凶十可中八九仲將印工湯利從仲將問長文從誰得

銅鼻 金窠 上詳印押千官金窠篆字重印唐李白詩曰重開金窠籠鶴出

張良操 項羽刘 史記曰項羽欲封人印刻敝而不忍與

閉室封 抱朴子曰古之入山者佩黃神白章印其闕四寸其字百二十以封泥著之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

山佩 入山 山中為人所劫閉之室中回化而得去更以方回印封其戶時人言得方回一丸泥門戶不可開

虎符 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五漢官儀曰印者因也龜者陰也虎者陰之極也又曰所以虎鈐者虎也

龜鼻侯辭 漢留侯事

虎者威猛 應劭漢官儀曰印者因也龜者陰也虎者陰之極也又曰所以虎鈐者虎也

陶朱還齊 越范蠡遊五湖至齊齊王聞其賢徵為相遣印封之蠡歎曰吾居家致千金為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遂送印還齊王將家財分賜鄉里止懷珍寶金玉私行止於陶也

留侯辭漢 越范蠡遊五湖至齊齊王聞其賢徵為相遣印封之蠡歎曰吾居家致千金為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遂送印還齊王將家財分賜鄉里止懷珍寶金玉私行止於陶也

買臣懷 淵明棄 漢朱買臣會稽太守懷其印綬而入會稽郡晉陶潛為彭澤令棄官歸

擊吳 全涼 漢景帝賜吳王以將軍印擊吳不言信示人有信

丹鑪 金範 上見傳下見禮

請歸 彭宣乞歸大司空以王莽專權上印綬乞歸鄉里 鑄監軍使 賜辟仗使 唐宗室李說請爲監軍使王定遠別鑄印上許之監軍有印自定遠始 監軍無印及張奉國等得罪至是始賜印 唐憲宗元和十三年賜六軍碑仗使如方鎮之東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臨東都吏皆亡散奚乃遣妻子懷印間道走京師分司李磎擊尚書印得糾繩軍政專任專達矣 盧奕懷走 李磎擊奔 唐盧奕黃門監懷愼子也留臺檄近鎮起兵捍賊磎乃持印還之 印爲約長 夏侯得一匱 段頻上一簿 漢書夏侯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東觀漢記段頻上書曰掠得羌侯君長金印四十三銅印三十一錫印一枚及紫綬三十八黃綬二牧尉印五枚皆簿入

印四

原 弄印 趙堯傳曰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爲趙相者堯逐拜堯爲御史大夫 銷印 漢書彭宣字子佩歸鄉里爲人謙讓自見大司空以王莽專權上印綬乞歸大司空印自定遠始 漢王曰善趣刻印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迺公事令趣銷印 蘇秦佩六國 犀首佩五國 史記蘇秦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豈佩六國印乎又曰犀首入相秦常佩五國相印 御印 唐玄穎詩曰彤管內人書臙金查御印篆分明 侯印 唐杜甫詩曰軍事仗侯印書贊南粵傳曰高皇帝賜尉佗璽以爲南粵王賜其丞相銀印 六印 漢書曰漢王與酈食其謀立六國後 相印 孔光拜相刻侯印書贊曰王莽簒位光稱疾不出莽遣使者奏敝誠閨上印綬便從 殺賊繫印 晉書曰王敦友王導率羣從詣閤請罪導呼頭謂曰伯仁以 呼弟佩印 吳孫策病甚呼弟權佩以印綬 不敢知印 唐憲宗朝程異數進羨餘又賂吐突承璀遂得與皇甫鎛同爲宰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過 印授維則 唐順宗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退爲相三年給 封書置印 三國志曰吳使張溫來聘蜀溫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 立茅受印 史記曰樂大見武帝拜五利將軍使使佩六印 詣闕上印 漢張敞怨掾絮舜按殺之使者奏敞誅閨上印綬便從 詔下 圖第收印 東漢桓帝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定議誅梁冀冀超等請劒戟士殺不辜免爲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 命 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 賜骸骨歸田里 不敢知印 唐憲宗朝程異數進羨餘又賂吐突承璀遂得與皇甫鎛同爲宰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過 信以守器 官不易方 奉而行之 守而勿失 增 詣闕上印 漢張敞怨掾絮舜按殺之使者奏敞誅閨上印綬便從 封書置印 三國志曰吳使張溫來聘蜀溫是信使不絕時事所宜吳 立茅受印 史記曰樂大見武帝拜五利將軍使使佩六印 增 御印 唐元稹詩曰彤管內人書臙金查御印篆分明 銷印 漢書曰漢王與酈食其謀立六國後 佩四將印 唐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知四將印控制百萬近古未有 納三省印 宋寧宗開禧元年用玉公比曲從其請竟以玉冊金印賜之 佩四將印 唐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權知四將印控制百萬近古未有 賜錢鏐 吳越世家曰唐莊宗入洛吳越王錢鏐以路權要求金印玉冊上下其議于有司有司言故事惟天子用玉王公比曲從其請竟以玉冊金印賜之 文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維則達京師 印具以事進上曰朕前世豈非仙人乎 賜錢鏐 吳越世家曰唐莊宗入洛吳越王錢鏐以路權要求金印玉冊上下其議于有司有司言故事 授維則 唐順宗自新羅使回云於海上泊洲島間見花木臺殿有數公子命一青衣捧龜印以授維則乃真之寶也維則面方一寸八分其篆

年以韓拆曹平章軍國事論者謂抶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亦納其第　王豐隋印　鄉嬛記曰王豐爲穀城令印一日隨地損其鼻鈕明日視之則覆斗也豐異之問功曹張齊齊對曰自昔君臣判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陳饒椎印　金帛遺單于因易故印故印文曰向奴單于璽以臣判之君當封乎後果封中山君　陳饒椎印　金帛遺單于因易故印故印文曰向奴單于璽

印五

詩元泰不華題衛將軍玉印歌曰武皇雄略吞八荒將軍分道出朔方甘泉論功誰第一將軍金印照白日尚方寶玉將作匠別刻姓名示殊賞蟠螭交紐古篆文太常鐘鼎旌奇勳君不見祈連山下戰骨深中原父老故物存摩挲斷文弔英魂

賦唐趙良器印賦曰域中四大得一者王混同區宇端拱巖廊運元功而莫測故神用之無方穴處巢居時淪滿襟衛后廢殂太子死茂陵落日秋風起天荒地老故物存摩挲斷文弔英魂

尚傳於朴略結繩刻木化始漸於昭彰暨夫扇澆薄事征討智慧出而下有大僞忠信興而上失其道聖人以智周萬物仰觀俯考追淳化於往初發鳥跡而爰造是鑄至堅之金騁至巧之性方圓設象以迴合雕錯得宜而瑩淨其道恒其體正其君者是司故不待於嚴令詳觀其貌且橫且直文繚繞而外轉字連綿而內逼迹處泥而髣髴容因朱而翕艷迫而察之若披彩畫之圖遠而望之若散晴霞之色爾其大小咸準委曲相襲隨時而行仗義而立羣吏則有慮其誕故合之而給天子則不責於人故司弊而執借如九命作伯三朝謁帝服冠冕而去來佩印綬而有繼當司存之部領覽職事之巨細罔不典常作師圖忱之子且契之不明訟之所起契之既用人得而理豈徒常山張氏化墜鵲而初成餘不亭侯感迴龜而相似光錫忠義若斯而已亂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人執其左契欲使還淳故得永全大寶不斁彝倫斯亦爲政之機要豈止更光于縉紳

倒用司農印詳印　倒用都統印五代唐莊宗遣魏王繼岌及郭崇韜將兵伐蜀以李嚴掌書記繼岌已破蜀而劉皇后聽讒言遣人斂繼岌殺崇韜人情於是不安嚴見繼岌曰君何作此危事今遠軍五千里不見咫尺之詔殺大臣是名亂也乃名書吏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明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私受梁王印　史記曰吳楚軍時李廣爲驍騎都尉從大將軍擊昊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徙爲上谷太守注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

搆收馬援印　東漢馬援征交阯卒于軍梁松譖之收新息侯印綬

後漢李尤印銘曰赤紱在躬非印不明榮傳符節非印不行龜鈕犢鼻用爾作程　胡廣印衣銘曰明明上皇雄以命服紆朱懷金爲光爲飾邁種其澤撫寧四國宣慈惠和柔嘉維則克厭帝心膺茲多福登庸歷壽子孫千億　晉傅元印銘曰往昔先王配天垂則乃設印章作信萬國取象晷度是銘是刻文明慎密直方其德本立道生歸乎元默太上結繩下無荒慝

魏武帝讓還司空印綬表曰臣文非師尹之佐武非折衝之任遭天之幸忝竊重授內踵伯禽司空之職外承呂尚鷹揚之事斗筲處之民其瞻觀水止不安姦宄未靜臣常媿辱憂爲國累臣無智勇以助萬一夙夜慙懼若集水火未知何地可以隕越

符一

文心雕龍曰符者孚也徵名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繻矣　楊子曰僭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之圭　漢書曰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又曰文帝爲銅虎符竹使符注銅符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乃受之竹符以竹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與郡守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杜詩列傳曰初禁網尚簡但以墨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名竹使而已符策會合取爲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欽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墨書或以詔命如有奸人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宜兵郡國可立虎符以絕奸端　文獻通考曰初唐高祖入長安罷隋竹使符班銀菟符其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宮殿門城門給交魚符巡魚符左右廂給開門符閉門符雌雄各十二朝貢使各齎其月魚而至傳信符者以給郵驛通制命皇太子監國給雙龍符京都留守給麟符東方諸州給青龍符南方朱雀符西方騶虞符北方元武符隨身魚符者以貴賤應名命太子以玉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盛以魚袋有傳符銅魚符者給封符印發驛封符及封魚函用之木契符者以重鎮守愼出納又有喚人木契有勅名者用之魚契所降皆有勅書尚書省符與左同乃用　又曰宋康定初製銅符上篆文曰某處發兵符下鑄虎豹爲飾而中分之右五符留京師左符付總管鈐轄州軍事官高者掌之　宋神宗史志曰皇城司掌宮城出入之禁令凡門給銅符二鐵牌一左符留門右符請鑰鐵牌則請鑰者自隨以時參驗而啟閉之　宋

史曰建炎三年改鑄虎符紹興五年改鑄東南十將京畿第二將紹興銅虎符

符二

增 龍魚河圖曰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誅殺無道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乃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帝兵符遂伏蚩尤　史記曰黃帝修德振兵未嘗寧居東至於海登几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鷄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葷粥合符釜山　古史考曰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卒有緩急吾將以近通遠奈何太公曰主與將有陰符八等有大勝得敵之符長一尺破軍禽將之符長九十降城得邑之符長八十却敵執遠之符長七十交兵堅守之符長六十請糧益兵之符長五十敗軍亡將之符長四十失利之符長二十　古地之符長一尺　呂不韋別傳曰秦華陽夫人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願得子楚立以爲嫡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爲嫡嗣　史記曰楚急圍成皐漢王出成皐東渡河與滕公俱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内奪其印符麾名諸將易置之　漢文帝紀曰除關無用傳注傳信也或用棨或用繒爲合符　唐書曰太宗曰今我有房元齡猶鄧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

符三

原 銅虎　玉麟上詳符一　唐六典曰隋煬帝幸遼東命鄭元爲京師留守以代銅獸符　增 銀菟　金魚上詳符一　史志曰金魚符七枚黃金鑄每魚左右判合之有事以左半先授守將使者執右半大小長短字號合同然後發兵　元女　赤伏上詳符一　後漢強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　辟兵　調水符　唐書曰太宗曰今我有房元齡猶鄧禹也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辦

符四

原 竹符詳符一　唐言家人子起田中伍符　六符秦階六符　剖符詳符一　合符詳符二　伍符軍中伍伍相保之法又史記馬

桃符風俗通曰東海度朔山大桃蟠屈數千里卑枝向北曰鬼門有二神曰神荼鬱壘主領衆鬼黃帝因立桃板門畫二神以禦凶鬼　增 乾符東京賦曰聖皇握乾符　陰符詳符二　魚符詳符一　龜符唐車服志曰武后以元武爲瑞故以銅爲龜符　銅獸符唐六典曰漢文帝爲銅獸符第一至第五以代周之牙璋　蚩冷符癸辛雜志曰宋景文作三泉龍洞詩後任馬漕刻石本以獻景文曰近世文拙而好刻石謂蚩冷符注蚩冷小蟲篆也出顏氏家訓　堪乞左符蘇軾詩曰頭白下考不奉急急符　不奉急符劉后山詩曰寧書下左符　原 終軍棄符終軍初入關關吏與軍繻曰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後軍爲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乃前棄繻生也注繻符也裂帛頭合以爲符　齊女守符楚昭王出遊留夫人齊女於漸臺江水大至王遣使者迎夫人齊女守節不將符不敢行沉

水而死 增郭丹買符後漢書曰郭丹從事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喟然歎曰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 寗成刻符又曰寗成爲內史抵罪髡鉗乃解脫詐刻傳以出關歸家注傳關之符也

符五

增詩元朱德潤漢虎符歌曰建章前殿金鳳凰兵符五出單于降漢家明詔下雜鹿將軍夜送呼韓王棘門驟騎多猛士酒酣擊劒願效死征和丞相佐君王從此合符兵不起霜風千年換陵谷銅秀土花青似玉班班只憶漢彤庭用夏那知變彝俗當時銜命出關中編鬚豈敢要奇功平原豺獸不擇肉印章千里空泥封

綬一

增爾雅曰遂綬也即佩玉之組也所以連繫瑞玉者因通謂之遂也 說文曰緺紫青色綬也儀曰綬者有所承受也所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吕忱字林曰綬紱也 董巴輿服志曰戰國解去紱佩留其絲遂以爲章表秦乃以采組連結於遂光明章表轉相結綬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乘輿黃赤綬四采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長二丈八尺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公主封君同又漢官儀曰丞相御史大夫匈奴亦同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緺綬緺音瓜青紫色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又漢官儀曰綬羽青地桃花縹長丈八尺自青綬以上緺音逆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緺者古佩遂也佩遂相迎受故曰緺紫綬以上緺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又漢官儀曰黑綬白羽青地綠二采長丈七尺四百丞相二百石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又漢官儀曰黑綬緑八十首長丈七尺 晉令曰皇太子及妃諸王元朱綬郡公主朱綬郡侯青朱綬 輿服志曰自黑綬以下緺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綬一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麤皆廣尺六寸 增漢百官表曰丞相金印紫綬御史大夫銀印青綬秩二千石已上銀印綠綬大邑宰銅章墨綬秩六百石 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貴人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以殊異休烈羣臣莫得而綬綬色似綠綱音戈綬文也 又雜章曰相國金印綠綬位在公上所以殊

齊 焦贛易林曰二千石官白艾綬 文獻通考曰漢世著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蓋以紫紺四采太子諸王纁朱綬赤黃縹紺色亦同相國綠綬綬三采綠紫紺郡公朱諸侯伯青子男素朱皆三采公卿子紫侯嗣子青鄉亭關中關內侯紫綬白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僕射中書監秘書監皆黑丞皆黃唐六典曰隋煬帝令牛弘制皇后服用翟綬 又曰凡綬親王纁朱綬一品綠綾綬二品三品紫綬四品青綬五品黑綬凡有綬則有紱 元史輿服志曰玉環綬制以納石失金也錦上有三小玉環下有青絲織網

綬二

風俗通曰秦昭王遣李冰爲蜀郡太守開成都兩江關田萬頃江神每歲須童女二人不然爲水灾冰曰以女與神因責之久有蒼牛鬬於岸上有間冰還謂官屬曰鬬太極可相助也若欲知向南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向者神遂絕 原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交帶靈飛綬上元夫人佩鳳文臨華綬 增漢書曰朱買臣字翁子拜會稽太守上謂之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繡夜行買臣頓首謝乃懷其印綬微行步歸郡邸會稽上計吏方相與群飲不視買臣買臣入室守邸與共食且飽少見其綬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吏皆曰妄誕耳其故人素輕買臣者入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乃推排列庭中拜謁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建侍中與昭帝同卧起賞爲奉車都尉駙馬都尉及賞賜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時年俱八九歲 新序曰漢昌邑王取侯王二千石黑綬黃綬與左右佩之龔遂諫曰高皇帝造花綬五等陛下取之而與賤人臣以爲不可願陛下收之 東觀漢記曰諸王當歸國詔書選三署郎補王家長史除第五倫爲淮陽王長史但輩除者多印綬皆假倫請於王王賜之綬 又曰馬防爲車騎將軍城門校尉置掾史位在九卿上詔封潁上侯特以前參醫藥勤勞省闥以襄城亭千二百户增防身帶三綬寵貴至盛 漢名臣奏曰大司空朱浮奏曰車府丞宏受詔乘輿綬五采何多黃也可更用赤絲爲地 漢黃憲傳曰陳蕃爲三公臨拜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 魏志曰太祖與呂布書曰國家無好金自取家好金

更相爲作印國家無紫綬自取所帶綬以表孤心　又曰丁謐父斐字文侯建安末太祖征吳斐隨行自以家牛羸困私易官牛被收獄奪官後太祖調斐曰文侯印綬何在斐亦知見戲也對曰以易餅　晉書曰衛瓘錄尚書事加綠綟綬履上殿入朝不趨　晉永安起居注曰太原四年有司奏鄯國遣子元英入侍以英爲騎都尉佩假歸義侯印青紫綬各一具　梁書曰張纘爲尚書僕射議南郊印綬官若備朝服宜竝著綬時竝施行

綬三

原 桃花　鹽草上詳綬一注　又漢官儀曰卿大夫纂火綬青地桃花三彩　漢書曰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如淳注曰盭綠也晉灼曰盭草名也出卿聊平昌縣似艾可染綠因以爲綬名音廢　五色　三彩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第上遺五色文綬　下詳上

貫玉

帶璽　玉藻注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　結紫

漢高祖紀注組綬也所以帶璽也　結紫綬帶著名當時往者有　陳綬　漢桓榮爲少傳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榮稽古之榮也　結綬　蕭育漢哀帝時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爲友冠言其相薦達也　朱紱　魏文帝雜事曰昔漢高徂解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皆人主所以酬勞報功之心也今將軍竭力勤勞朕嘗以昔時自所佩朱紱與卿　紫紱　陳留蔡邕金龜紫紱

綟　紱　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紘組佩青紱安宅京室執瓚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綬四

綟　結綬　蕭育漢哀帝時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爲友冠言其相薦達也　陳綬　漢桓榮爲少傳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榮稽古之榮也　結綬　蕭育漢哀帝時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爲友冠言其相薦達也　朱紱　魏文帝雜事曰昔漢高徂解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皆人主所以酬勞報功之心也今將軍竭力勤勞朕嘗以昔時自所佩朱紱與卿　紫紱　陳留蔡邕金龜紫紱

綟　紱　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紘組佩青紱安宅京室執瓚珥筆出從華蓋入侍

綬五

原 赤韋　紫艾　漢官儀曰綬長一丈二尺法十二月閏三尺法天地人舊用赤韋示不忘古也秦以絲至今以爲常制　東觀漢記曰馮勤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六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七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八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九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十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十一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十二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十三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十四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十五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綬十六

原 赤采　青羽　應劭漢官儀曰皇帝綬黃地赤采不佩璽綬上自解所佩綬賜之又博物志曰光武嫌二千石綬不青而細朱浮　東觀漢記曰馮魴孫石龍母公主封襲嘉侯爲侍中遷衛尉發綬筒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占云君後三歲當爲邊將東北四五千里以爲名官　虎頭文綬　虎頭武

帶綬虎　吐綬雞　五行書曰懸嘴藏內綬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遇晴則向陽吐之　白瑞翡翠　青地

爭觀承答聖問拾遺左
右乃臣丹情之至願
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上設九金龍皆銜九子金鈴五色流蘇帶以
綷文紫綬金銀花鐶每好風日幡旄光影照耀一殿鈴鐶之聲驚動左右
建禮門內畫給
青縑白綬被

綬五

原銘 後漢張衡綬笥銘曰南陽太守鮑得有詔所賜先公綬笥傳世用之時得更理笥衡時爲得主簿作銘曰
懿矣茲笥爰藏寶珍冠纓組履文章日信皇用我賜俾作帝臣服其令服鸞封艾緝天祚明德大賚福仁垂光
厥世子孫克神厥器維舊中實維新周公惟事七涓有鄰

晉 納藏陸機弔魏武曰今皇著作郎遊秘閣見魏武遺
令云吾衣裳可爲一藏歷官所著綬內藏中 作銘詳下

綬五 緑文紫綬西京又曰漢制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更直於

相風一

周禮曰保章氏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乘別之妖祥注云十有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乘疏云風惟有八以當八卦八節云十二風者則乾之風漸九月坤之風漸六月艮之風十二月巽之風八月故清明節次云清明風立夏復云清明風是清明主三月復主四月則其餘四維之風主兩月可知 潭注云統音緩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

鮮侯正月旦決大風風從東南來大旱西南小旱西方有兵西北豆成北方中歲東北爲上歲東方大水東風疾疫 淮南子曰故終身隸於人譬若綄之走風也

五兩 漢輿服志曰車輿有九旂雲罕皮軒闟戟鸞旗建華相風烏金根之名 北堂書鈔曰候風之羽楚人曰

引 唐儀衛志曰大駕鹵簿凡繡文相風烏

輿以烏 又曰宋乾德儀仗有相風烏鉦鼓畫鼓鼓鐘鼓樓行漏十二神輿 宋儀衛志曰大駕鹵簿凡繡文相風烏

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愚謂戰國竝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氛祲疑是秦制

矣

相風二

王子年拾遺記曰帝與娥皇汎於海上以桂枝爲表結芳茅爲旌刻玉爲鳩置於表端言知四時之候今之相風此遺像也 崔豹古今注曰司風烏夏禹所作 晉書曰廢帝初即位有野雉集於相風後爲桓溫所廢

梁書曰長沙王懿孫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諸頌其文甚美帝深賞之 開元遺事曰唐岐王宮中各立長竿挂五色旌於竿頭四垂綴以金鈴有聲即往視之旌所向可知四方風候謂之相風旌

相風三

增玉片 金鈴俱詳相風二 垂鷁 集雉文獻通考曰相風烏輿上載長竿竿杪刻木爲烏垂鷁毛帶下承以小盤周以雕飾編羽形下詳相風二 占風鐸

相風旌 俱詳相風二 原祥烏司爟 凌烏正候庾闡揚都賦曰雲虎之門雙竿內啟祥烏上標郭璞兩都賦曰矯凌烏以正候整豹尾於後屬

相風四

原驗吉凶 先賢傳曰太僕寺丞高岱立一竹竿於前庭其上有雕凋弱神翳於下趾栖靈烏於上標 增駕四馬古樂府曰駕馬駕相風遇千里風述征記曰長安臺上有相風烏或云此烏遇千里風乃動 察氛祲 詳相風一 栖靈烏 潘岳相風賦曰採修竹於層城歷寒暑而不彫 知四時候 詳相風二

相風五

增詩 唐劉禹錫詩曰簇簇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 又曰今日轉船頭金烏指西北煙波與春草千里同一色

原賦 晉傅元相風賦曰昔之造相風者其知自然之極乎其達變通之理乎上稽天道陰陽之運表以靈烏物象其類下憑地體安貞之德鎮以金虎元成其氣風雲之應龍虎是從觀妙之徵神明所通夫能立成器以占吉凶之先見者莫精乎此乃搆相風因象設形宛盤獸以爲趾建修竿之亭亭體正直而無撓度徑挺而不傾棲神烏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 張華相風賦曰太史候部有相風在西城上而作者弗爲豈以其託處幽閒違衆特立無羽毛之飾而丹漆不爲之容乎蓋在先聖道濟生人擬議天地錯綜明神在璇璣以齊七政象渾儀於陶鈞考古旁於六氣仰貞觀於三辰爰在保章世序其職辨風候方必立准極循物致用器不假飾恥偷幹之迫迫凌高墉而莖植元烏偏其增翥睇雲霄而矯翼嘉創制之窮理諒器淺而事深步元氣於尋木寄先識於茲禽既存高而想危又戒險而自箴雖迴易之無常終守正而不淫永恪立以彌世志淹滯而愈新超無返而特存差偶景而爲鄰 潘岳相風賦曰混元恍其初判二氣變而無窮動靡微而不兆象有始而必終思先天而不違立成器以相風栖靈烏於帝庭似月離乎紫宮飛輕羽於竿杪若鷺翔乎雲中廣漠興而習坎景風發而遡離閶闔揚而西指明庶起而東移 傅咸相風賦曰相風之賦蓋以富矣然辭義大同唯中書張令以太史相風獨無文飾故特賦之太僕寺丞武君賓樹一竹於前庭其上頗有樞機插以雞毛於以占事知來與彼無異斯乃簡易之至有殊太史相風張氏之賦非其至者也籧篨竹竿在武之庭厥用自然既脩且貞插

羽其首丹漆弗營經之營之不日而成　陶侃相風賦曰乃有相風之爲形也終日九征猶然特立不斜不傾擬雲閣以秀出睇峻嶺於層城直南端以基趾雙崇巍之嶢崢象建木於都廣邈不羣而獨榮材雖小而不巨何物鮮而功大耿翩翩以高翔象離鵠於雲際擢孤莖而特挺若芙蓉於水裔若乃華蓋警乘奉引先驅豹飾在後蔵旞清路百僚允則彰我皇度　孫楚相風賦曰伊聖主之高烈美治道之穆清兼乾坤之普覆齊三光之朗明猶恭已以勞謙迄日昃而不寧慮聽政之有闕誠禍福於無形建殊才於辰極樹相風於紫庭爾乃神獸盤其根靈烏據其巔羽族翩飄羅其側翔風蕭聊出其間

渾儀一

增 說文曰渾者制器儀也　渾儀曰天如雞子地爲中黃居於天內天大地小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浮日月星辰統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狀　賀道養渾天記曰昔記天體者有三渾儀莫知其始書以齊七政蓋渾體也二曰宣夜夏殷法也三曰周髀當是周髀之所造非周家之術也近世復有四術一曰方天興於王克二曰昕天起於姚信三曰穹天由於虞喜皆以臆斷浮說不足觀也惟渾天之事徵驗不疑　王略略倒曰據璿璣以觀天運則天地之動未足怪也　原 春秋潛潭巴曰璇璣者轉舒天心玉衡者平氣立常也

渾儀二

增 劉氏曆正問曰說云顓頊造渾儀黃帝爲蓋天皆以天象蓋也　原 益部耆舊傳曰漢洛下閎明曉天文於地中轉渾天以定時節　增 後漢張衡傳曰張衡造候風地動儀以精銅鑄之圓徑八尺蓋合隆起形如酒罇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八龍首各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製皆隱在罇中如有地震則鎔動機發龍吐丸而蟾蜍銜之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動之所在曾一龍發機而地不動感怪其無證數日驛至果地動隴西於是皆服其神妙　春秋文曜鉤曰唐堯即位羲和立渾儀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暨漢太初洛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等造圓儀以考歷度後至和帝時賈逵又加黃道至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星中出

沒與天相應又轉瑞輪蓂莢於階下隨月盈虛依曆開落其後陸績亦造渾象至吳時王蕃傳劉洪範象歷依其法而制渾儀

晉陽秋曰吳葛衡字思真作渾天儀使居地中以璇轉之上應晷度

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蔡邕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文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宣夜之書惟漢郗萌記先師相傳云

通鑑曰宋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

弘景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

又曰虞喜謂誕會稽餘姚人以在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及先是儒者論天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喜謂立義以渾蓋為一焉

隋天文志曰運轉者為璣持平者為衡璇璣中而星未中為急急則日過其度月不及其宿璇璣未中而星中為舒舒則日不及其度月過其宿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

又曰耿詢見其故人高智寶以元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閨室中外候天時合如符契

舊唐書曰貞觀七年李淳風造候儀成其制以銅為之表裏三重下據準基狀如十字末樹鼇足以張四表焉第一名曰六合儀第二名三辰儀第三名四遊儀

又曰將軍李守忠奏三殿上所安置運天儀銅鼎上津流唐天文志曰元宗詔一行與梁令瓚等更鑄渾天銅儀圓天之象具列宿赤道及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轉一晝夜而天運周銅鐵漸澀藏集賢院

通鑑曰張說鑄銅為儀圓以象天具列宿赤道周天度數注水激輪令其自運一日一夜天轉一周又別立二周輅絡在天外綴以日月令得運行每轉一面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凡二十九轉有餘而日月會三百六十五轉而行西仍置木櫃以為地平焉樓閣之狀數層高丈餘以木偶人為七直神搖鈴撞鐘擊鼓及十二神自持時牌循環而出并著日月星象皆須仰視其機轉之用俱隱樓中觀其著作頗有開元遺象

小學紺珠曰宋四渾儀至道儀在刻漏所皇祐儀在天文院熙寧儀在太史局元祐儀在合臺

又曰至道元年韓顯符渾儀九事曰天經雙規游規直舉規

管平準輪赤道環黃道環龍柱水臬　續文獻通考曰宋理宗端平三年七月詔出封椿庫千緡下秘書省修渾儀刻漏從太史局之請也　又曰元與定鼎於燕其初襲用金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出其所創簡儀仰儀及諸儀表皆臻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　又曰世祖至元四年扎馬魯丁造西域儀象名咱秃哈剌吉漢言渾天儀也其制以銅為之平設單環刻周天度畫十二辰位以準地面側立雙環亦刻周天度而參差相交以結於側雙環去地平三環而結於平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內第二雙環之子午半入地下以分天度內第三第四環皆結於第二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十六度以為南北極可以旋轉以象天運為日行之道內第三第四環皆結於第二環又去南北極二十四度亦可以運轉凡可運三環各對綴銅方釘皆有竅以代衡簫之仰窺焉　元名臣事略曰太史郭公守敬言曆之本在於測驗而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極約差四度表石年深亦復欹側乃盡考其失而移置之既又列圖爽堙以木為重棚創作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為天樞附極而動昔人嘗展管窺之未得其的作候極儀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圓莫若以圓求圓作仰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公則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月有九行公則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景符儀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闚几儀曆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以上凡十三等又作正方案圭表懸正儀座正儀凡四等為四方行測者所用又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凡五等與上諸儀互相參考　增元文類曰舊儀既多蔽礙且距齒但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郭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四游三環三距設凹游於赤道之上與相套在內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雙環兩間同結線距端凡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劈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杪之數舊表公尺謂夏至之景尺有五寸千里而差一寸唐一行已嘗駁議八所為表五倍其舊懸施橫梁每至日中以竅夾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與舊表殊　草木子曰元立簡儀為圓室一間平置地盤二十四位於其下屋背中間開一圓竅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而知天運前代立八尺之表以量日景故表短而晷影短只丈之表於二丈折中開竅以量日景故表長而晷影長尺寸縱有毫杪之差則少矣璿璣儀鑲星象於其體就

腹中仰以觀之此出色目人之制也　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洪武二十九年丙子鑄渾天儀成　又曰英宗正統四年已未造渾天璇璣玉衡簡儀十一年丙寅令簡儀九道圭表壺漏并準南京作晷影堂以便窺測調品　又曰景泰六年乙亥造簡儀銅壺　明孝宗實錄曰先是欽天監監正吳昊請改造觀象臺原製渾儀時未經校勘黃赤二道相交於圭脩改簡儀禮部請令監正張紳議之紳謂原製渾儀故南北圓軸不合兩極出入地度陰緯而東西闕管又不與太陽出沒相當是以推驗無準從前不用簡儀雖用以測驗然當時鑄造雲柱頗短小亦稍不合天樞故推測經星去極亦有差謬今改造渾儀宜以赤黃二道改交於壁軫則與今之四正陽經相合而圓軸闕管亦無不相合相當者簡儀雲柱則比舊少加高大足矣禮部復請令紳等呈本樣樣成禮部請如昊等所奏從之　鑄銅爲器四柱以銅龍架而懸之又有簡儀狀相似而省十之七止周圍數道而已玉衡亦以銅爲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對孔直闕以候中星又有銅毬左右轉旋以象天體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眞形南面有正統御製銘　野獲編曰京師巽隅逼城觀象臺之巔有渾天儀予按此必故元舊物按宋沈括云司天監銅渾儀景德中韓顯符所造依劉曜時孔挺晁宗解蘭之法天文院渾儀皇祐中舒易簡所造用唐梁令瓚僧一行法至熙寧括監太史局受詔改造渾儀置之天文院而移天文院舊銅儀於朝服法物庫蓋宋世渾儀有三金人入汴諸法物俱北去此固蒙古得之完顏者耳至正統而重修則有之且銘有昔作今述之句知非叛矣

渾儀三

增 鳥篆　龍九　後漢書曰張衡造候風地動儀形如酒罇飾以篆文及山龜鳥獸之狀　下詳渾儀二

原 齊七政　察三光　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曰璿美珠璣機也以璿飾機衡所以窺天體之轉運衡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機而齊七政之運行七政日月五星也　王蕃渾天說曰渾儀以象天體之轉運衡者是也　漢張衡渾儀注相國表曰近於長安獲張平子渾天儀者是以不廢　起居注相國表曰近於長安獲張平子渾天儀者是也　漢張衡渾天儀注曰渾天如雞子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之包地猶殼之裹黃也天地各乘氣而立天轉如車轂之旋故曰渾天　漢書天文志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傳曰璿美珠璣機也以璿飾機衡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機而齊七政之運行七政日月五星也　王蕃渾天說曰渾儀以象天體之轉運衡

原 玉儀 尚書考靈曜曰玉儀之制晝明主時注口玉儀昏明主時晝夜刻漏為渾儀故曰玉儀可旋轉故曰璣衡其橫簫所以視星宿也 子雲好桓子新論曰揚子雲好天文問洛下閎以渾天之說閎曰斮其玉升失其金惟渾儀之重寶也 義堂頌唐僧一行起義堂頌曰考正星度 璿璣 衡

原 義和舊器 王蕃渾天說曰渾儀義和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 升椎重實 孝經援神契曰

增詩 元揭徯斯題宋沈存中所鑄銅儀詩曰法象坤儀重來從汴水遷飛龍纏四極黃道界中天望絕秋毫永循環太古前荒臺明月夜應有淚凝溪

增賦 唐周渭齋七政賦曰天之垂象兮無臭無聲君之立德兮赫赫明明將同符而合矩在璿璣與玉衡故渾彼四時寒燠隨其建指齋其七政有道感於無情故使黎民於變萬物由庚神不秘其福地不愛其禎原其天斯覆兮地斯載播羣芳而作主日陽德兮月陰靈俾五星而為輔諒無私於燭照或任晦於煙冥國風可仰守官方贊於羲和人力不侔杖策已疲於夸父夫能文者政乃不乏示寰瀛之大法運天者道在於乾占日月之初曛既推歷以生律亦鈎深而索元徒觀其如璧之合如珠之聯甲子不迷符太初之朝旦精意以享同肆類於昊天七政匪差萬邦攸共採石氏之經聽疇人之頌遠而望也縈縈映非雲之黮黮而識之昭昭為非用之用歲在木而循度鎮居中而不攜熒惑無犯於奮若太白莫陵於攝提將不盈而不縮豈在高而在低故我后所以引唐堯而作式指虞舜而思齊動於天兮德有一麗於天兮曜有七四海以之升平千箱以之克實豈比見暈珥適背之狀語怪變雲氣之質非訓俗以齊人徒廢時而亂日容有從筆硯而未達懷忠信而待命望蔣翼於朝階知如春之聖政切昧談天之辨庶俾觀象之詠 楊炯渾天賦曰原夫杳杳冥冥天地之精混混沌沌陰陽之本何大虛之無礙俾造化之多端南溟玉室之宮爰皇是宅西極金臺之鎮上帝攸安地則方如棊局天則圓似彈丸天之運也一北而物生一南而物死地之平也影短而多暑影長而多寒太陰當日之衝也成其薄蝕衆星傳月之光也因其波瀾乾坤闔闢天地成矣動靜有常陰陽行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

矣在天成象在地成文變化形矣部之以三門張之以八紀其周天也三百六十五度其去地也九萬一千餘里日居而月諸天行而地止載之以氣浮之以水生之育之長之畜之亭之毒之蓋之覆之天聰明也聖人則之其道也不言而信其神也不怒而威駿之以衡軸考之以樞機三十五官有羣生之繫命一十二次當下土之封畿中衡外衡每不名而自至黃道赤道亦殊塗而同歸表裏見伏聖人於是乎發揮分至啟閉聖人於是乎範圍可以窮理而盡性可以極深而研幾天有北斗杓攜龍角斟枕參首天有北辰衆星環拱天帝威神尊之以耀魄配之以勾陳有四輔之上相有三公之近臣華蓋巖巖俯臨於帝坐離宮奕奕旁絶於天津列長垣之百堵啟閶闔之重闈文昌拜於大將天理因於貴人泰階平而君臣穆招搖指而天下春東宮則析木之津壽星之野箕爲傲客房爲駟馬天王對於攝提皇極臨於宦者左角右角兩曜之所巡行陰間陽間五星之所次舍後宮掌於蕃息太子承於家社宗人宗正內外敦叙於家邦市樓市垣貨殖畢陳於天下北宮則靈龜潛匿螣蛇伏藏瓠瓜宛然而獨處織女終朝而七襄登漸臺而顧步御輦道而徜徉聞雷霆之隱隱聽枹鼓之硠硠南斗主爵祿東壁主文章須女主布帛牽牛主關梁羽林之軍所以除暴亂壘壁之陣所以備非常四宮則天潢咸池五車三柱奎爲封豕參爲白虎胃爲天倉婁爲衆聚觜頭之北宰制其邊陲天畢之陰蓄洩其雷雨大陵積尸之肅殺參旗九斿之部伍樵蘇之地出入於園苑萬億之資填積於倉庾南宮則黃龍賦象朱鳥成形五帝之坐三光之庭傷成於鉞誅成於質福成於井德成於衡執法者廷尉之曹大夫之象少微者儲君之位處士之星天弧直而狼顧軍市曉而雞鳴三川之郊鶉火通其耀七澤之國翼軫寓其精南河象闕於是乎增峻左轄邊荒於是乎自寧乃有金之散氣水之精液法清渭之橫橋像昆明之刻石歲時占其水旱滄溟應其潮汐織女之室漢家之史可尋飲牛之津海畔之人易覩日也者衆陽之長人君之尊天雞曉唱靈烏晝踆扶桑臨於大海若木照於崑崙太平太蒙所以司出入南至北至所以節寒溫龍山銜燭不能議其光景夸父弃策無以方其駿弃月也者羣陰之紀上天之使異姓之正后妃之專方諸對而明水洽重暈匝而邊風駛載盈蚌蛤則虜騎先侵適關麒麟則暗虎潛值五星者木爲重華火爲熒惑鎮居戊巳斯爲土德太白主西辰星主北俯察人事仰觀天則比參右肩之黃如奎大星之黑五材以之致用七政於焉不忒

同舍而有四方分天而利中國赤角犯我城黃角天之爭五星同色天下偃兵趨前舍爲贏退後舍爲縮贏則
侯王不寧縮則軍旅不復或向而或背或遲而或速金火犯之而甚憂歲鎮居之而有福觀衆星之部署歷七
曜之驅馳定天下之文所以通其變見天下之賾所以象其宜然後播之以風雨成之以霜霰或吐霧而蒸雲
或擊雷而奔電一旬而太平感膚寸而天下遍白日爲之晝昏恒星爲之不見爾乃重明合璧五緯連珠青氣
夜朗黃雲晝扶握天鏡授河圖若曰賜之以福此明王聖帝之休符至如怪雲祓氣冬雷夏雪日暈長虹星芒
伏簉陰有餘而地動陽不足而天裂若曰懼之以災此昏主亂君之妖孽昔者顓頊之命重黎司天而司地陶
唐之分叔仲宅西而宅東其後宋有子韋鄭有裨竈魏有石氏齊有甘公唐都之推星王朔之候氣周文之視
日吳範之占風有以見天地之情狀識陰陽之變通靈心不測神理難詮日何爲兮右轉天何爲兮左旋盤古
何神兮立天地巨靈何神兮造山川螟何細兮師曠清耳而不聞離婁拭目而不見鵬何壯兮搏扶搖而翔九
萬運海水而擊三千龜與蛇兮異其短長之質椿與菌兮殊其小大之年鐘何鳴而應霜氣勑何仗兮上星纏
列子何方御風而有待師門何術驗火而登仙魯陽麾戈兮轉於上元女何怨兮爲精衛帝何恥兮爲杜鵑爭疆理者有零陵之石聞絃歌者有蓋山之泉若怪神之不語夫何述於此篇以天乙之
武也焦土而爛石以唐堯之德也襄陵而懷山以顏回之仁也居在於陋巷以孔丘之聖也情希於執鞭馮唐
入於郎署也兩君而未識揚雄在於天祿也三代而不遷桓譚思周於圖諜忽然不樂張衡術達於天地退而
歸田我無爲而人自化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　李光朝新渾儀賦曰國之神器名之渾儀法天之象知天之
爲雖考古以作則亦維新而成規琢璿爲衡範金爲蓋其狀則小其用則大南極北極正其端隅上規下矩正
其內外繚繞黃道環迴紫宮斗居其北日起其東別度數於分寸之內黜星象於毫釐之中處動而能靜妙同
乎造化之意寂無以爲有用擬於陰陽之功有象必見惟幽是通乃知近能則遠合下正則上同因之以言寶
曆遂乃授乎人時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違之則失信之無欺聖也智也念茲在茲四時以之咸序萬
物以之攸理弦望之候不僭寒暑之期可紀測天地之否泰知陰陽之終始述作固稱於帝王司存乃歸於太
史猗此成器爲國之寶通幽洞微贊我皇道　又曰夫象之大者曰天地理之廣者曰陰陽分八極懸三光不

言而化有形而彰雖羲氏代掌初閒乎欽若而疇人離散覆亂其紀綱魏滅晉紹易齊爲梁莫革其弊有失其方將以事極則反否泰何常故渾儀之制而新之我皇則天工協謀鳥氏畢至煽洪爐以效役鎔珍金以爲器管之應一十二律周極爲期天之列二十八宿各分爾位然仰觀俯察以參以稽森羅乎象緯窮極乎端倪視朔於初時必書於雲物履端於始歲如得乎攝提候月既殊於莫草測景方異乎土圭侔漢歷之累黍不失同舜年之風雨不迷且如人之常性也重更改貴因循苟有失何必相因故天垂象聖人以審度歷乖次聖人以創陳亦將利物安下適時補政齊上方之斗極爲來代之龜鏡其意既美於斯爲盛恐貽誚於不談故形之乎賦詠

增說 後漢張衡渾儀說曰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爲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試椓之爲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爲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爲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令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寔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令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故也亦每一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橫行得度而稍進

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爲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二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

原

表宋顏延之上渾天銅儀表曰大軍在路肆觀奇秘歷代異寶旋及王府

議

宋沈括渾儀議曰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見匿求其次舍經劘之會其法一寓於日冬至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復集於表銳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幾一而謂之歲周天之體日別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別度度之離其數有二日行則舒月行則疾會而均別之所由有星焉當度之畫者凡二十有八而謂之舍舍所以挈度度之所以生數也度在天者也謂之璣衡則度在器度在器則日月五星可以搏乎器中而天無所豫也天無所豫則在天者不爲難知也自漢以前爲曆者必有璣衡以自驗跡其後雖有璣衡而不爲曆作爲曆者亦不復以器自考氣朔星緯皆莫能知其必當之數至唐僧一行改步大衍曆法始復用渾儀參貫故其術所得比諸家爲多臣嘗歷考古今儀象之法虞書所謂璿璣玉衡唯鄭康成粗記其法至洛下閎製圓儀賈逵又加黃道其詳皆不存於書其後張衡爲銅儀於密室中以水轉之蓋所謂渾象非古之璣衡也吳孫氏時王蕃陸績皆嘗爲儀及象其說以謂舊以二分爲一度而患星辰稠穊張衡改用四分而復推重難運故蕃以三分爲度周丈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黃赤道焉績說以天形如鳥卵小楕而黃赤道短長相害不能應法至劉曜時南陽孔定製銅儀有雙規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橫規判儀之中以象地有持規斜絡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幹以法二極其中乃爲游規窺管劉曜太史令鼂崇斜蘭皆嘗爲鐵儀其規有六四常定一象地一象赤道其二象二極乃定所謂雙規者也其制與定法大同焉唯南北柱曲抱雙規下有縱衡水平以銀錯星度小變舊法而皆不言有黃道疑其失傳也唐李淳風別爲圓儀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經雙規金渾緯規金常規次

曰三辰轉於六合之內圓徑八尺有璿璣規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游筩可以升降游轉別爲月道旁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攷月游規所謂璿璣者黃赤道屬焉又次曰四游南北爲天樞中爲梁令瓚更以木爲游儀因淳風之法而稍附新意詔與一行雜校得失改鑄銅儀於天文院始用令瓚一行之論而去取交有失得臣渾天儀於司天監多因斛蘭鼒崇之法皇祐中改鑄銅儀古今稱其詳確至道中初鑄今輯古今之說以求數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其一舊說以謂今中國於地爲東南當令西北望極星置天極不當中北又曰天常傾西北故極星不得居中臣謂以中國觀之天常北倚可也謂極星偏西則不然所謂東西南北者何從而得之豈不以日之所出者爲東而日之所入者爲西乎臣觀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護府至浚儀大岳臺纔六千里而北極之差凡十五度稍北不已庸詎知極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嘗讀黃帝素問書立於午而面子立於子而面午至於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於卯而負酉立於酉而負卯至於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則皆曰南面臣始不諭其理逮今思之乃常以天中爲北也常以天中爲北則蓋以極星常居天中也素問尤爲善言天者今南北纔五百里則北極輒差一度以上而東南西北數千里間日分之時候之日未嘗不出於卯半而入於酉半則又知天樞既中則日之所出者定爲東日之所入者定爲西天樞則常爲北無疑矣以衡窺之日分之時以渾儀抵極星以候日之出沒則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從而知中國之爲東南也彼徒見中國東南皆際海而爲是說也臣以爲極星之異中果非中皆無足論者彼北極之出地千里之間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泮昧幾千萬里之外耶今直當據建邦之地人目之所及者裁以爲法不足以爲法者宜置而勿議可也其二曰紘平設以象地體今渾儀置於崇臺之上下瞰日月之所出則紘不與地際相當者臣詳此說雖粗有理然天地之廣大不爲一臺之高下有所推遷蓋渾儀考天地之體有寔數有準數所謂實者此數即彼數也此移尺彼亦移尺之謂也所謂準者以此準彼此之一分則準彼之幾千里之謂也今臺之高下乃所謂實數一臺之高不過數丈彼之所差者亦不過此天地之大耳其高下若衡之低昂則所謂準數者也衡移一分則彼不知其幾千里則衡之低昂當慎而臺之高下非所當卹也其三月行之道過交則入黃道六度而稍却復交則出於黃道之南亦如之月行周於黃道

繩之繞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陰則日爲之虧入蝕法而不虧者行日之陽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後復會今月道既不能環繞黃道又退交之漸當每日差池今必候月之出入專以曆法步之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徑一度有半用日之徑也下端亦一度有半爲法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不動移此則則無由審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滿上衡之端不可動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爲法也下端亦一度有半爲法也然若人目迫下端之東以窺上端之西則差幾三度凡求星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當穿之中心今兩端既等則人目遊動無因知其正中今以鉤股法求之下徑三分上徑一度有半則兩竅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搖則所察自正其五前世皆以極星爲天中自祖亘以璣衡窺考天極不動處乃在極星之末猶一度有餘今銅儀天樞內徑一度有半乃謬以衡端之度爲率若璣衡端平則極星常遊天樞之外璣衡小偏則極星乍出乍入令瓚舊法天樞乃徑二度有半蓋欲使極星遊於極中也臣考驗極星更三月而後知天中不動處遠極星乃三度有餘則祖亘窺考猶爲未審今當爲天極徑七度使人目切南極望之極星正循北極裏周常見不隱天體方正其六令瓚以辰刻十千八卦皆刻於紘然紘正平而黃道斜運當子午之間則日徑度而道促卯酉之際則日逕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無謬新銅儀則移刻於緯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瓚天中單環直中國人頂之上而新銅儀緯斜絡南北極之中與赤道相直舊法設之無用新儀移之爲是然當側規如車輪之牙而不當衡規如鼓陶其旁迫狹難賦辰刻而又蔽映星度其七司天銅儀黃赤道與紘合鑄不可轉移雖與天運不符至於窺測之時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復運遊儀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黃道及去極度所得無以異於令瓚之術其法本於鼂崇斛蘭之舊制雖不甚精緻而頗爲簡易李淳風嘗謂斛蘭所作鐵儀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減十度此正謂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黃赤道度再運遊儀抵所舍宿度求之而月行則以月歷每日去極度筭率之則不可謂之膠也新法定宿而變黃道此定黃道而變宿但可賦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餘分此其爲略也其八令瓚舊法黃道設於日月道徙璣於赤道之上而黃道居赤道之下則二道與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審其九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百一十九

切之也古之人以璿爲之璿者珠之屬也今司天監三辰儀設齒於環背不與橫簫會當移列兩旁以便參察其十舊法重璣皆廣四寸厚四分其他規軸重樸柚不可旋運今小損其制使之輕利其十一古之人知黃道歲易而不知赤道之因變也黃道之度與赤道之度相偶者也黃道徙而東則赤道不得獨膠今當側置少黃道同法其十二舊法黃赤道平設正當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後乃別加鑽孔尤爲拙謬今當變赤道與偏使天度出北際之外自不凌蔽其十三舊法地紘正絡天經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則地際正爲地紘所伏今當徙紘稍下使地際與紘之上際相直候三辰伏見專以紘際爲法自當默與天合

增論 宋何承天論王蕃渾天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員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爲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趨下歸於注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徑天之數舊說近之　又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五彊即天經也黃道衰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度半彊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彊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　宋關名氏渾天辨疑論曰前代之論天體者曰如彈丸曰如雞子曰如倚蓋曰如蟻磨要之皆不外夫渾天之制丸是也所謂如雞子者謂天包地外如雞子之包白地居天內如雞子之黃此蓋論天包乎地內外周密之意耳言不盡意故以雞子爲喻特取其內外之相包未嘗言天之體形如雞子之長也如倚蓋者謂天之拱極如蓋之張之北形如倚蓋然此乃論北極所在爲天之中云耳言不盡意故以倚蓋爲喻特取夫列宿之運西行而最速七政列於旁而湊其中耳未嘗言天如倚蓋之形北狹而南廣有北而無南也如蟻磨者謂天道東行而最遲天運如磨七政如蟻七政東行以其行遲故天帶之而西沒此論七政與天相運之意耳言不盡意故喻以蟻還磨焉蓋取其運行遲速之相若固未嘗言天體如磨之平旋自東而南自西而北也渾天之制狀如彈丸以言其內外之包則兼取乎雞子以言其天中所在則兼取乎倚蓋以言其七政與天相運而有遲

速則又兼取乎蟻磨如此而論可謂之詳且備矣

刻漏一

原說文曰漏以銅盛水刻節晝夜百刻　增玉海曰黃帝創觀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禮挈壺氏則其職也　又曰堯分命羲仲令居治東方於日晝夜中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　原周官曰挈壺氏掌挈壺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鑿鳧水而沸之而沃之（鄭元注曰冬水凍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以水火之節以序聚標（懸壺以爲漏也以火序更聚擊標備守以警夜）　又曰凡軍事懸壺以分軍之夜　增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漢書前歷志曰公孫卿奏議造漢歷立冬日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　後漢律歷志曰和帝永平十四年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至差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乃詔用夏曆漏刻隨日南北爲長短　原邯鄲五經析疑曰漢制又以先冬至三日晝夏至後三日晝漏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　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宮門之外衛士擊刁斗以傳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晝夜冬至晝四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夏至晝夏至後三日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今減夜限日出前日入後昏明際各二刻半以益晝刻而已　增宋志曰元嘉二十五年何承天奏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惟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爲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從之　原梁漏刻經曰漏刻之作蓋肇於軒轅之日宜乎夏商之代又云至冬至之後日長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後日短九日減一刻或秦之遺法漢代施用增通典曰梁天監六年以舊漏乖舛勅員外郎祖暅制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爲文焉　隋天文志曰刻漏者測天地正儀象之本也陳文帝天嘉中亦命舍人牛史造漏依古百刻爲法周齊因循魏漏晉宋承大

同竝以百刻分於晝夜隋初用周朝尹公正馬顯祖暅所造漏經至開皇十四年鄜州司馬袁充上晷影漏刻以景平儀均布十二辰立表隨日影所指辰刻以驗漏水之節十二辰有多少時正前後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用箭辰刻之法令列之袁充素不曉渾天黃道去極之數其於施用未爲精密十七年張胄元用後魏渾天鐵儀測知春秋二分日出卯酉之北不正當中何承天所測頗同仁壽四年劉焯上皇極曆胄元及焯漏刻不施行然其法制著在曆術最爲詳密大業初耿詢作古欹器以漏水注之獻於煬帝善之　唐車服志曰太極殿前刻漏所亦以左契給之右以授承天門監門晝夜勘合然後鳴鼓　唐曆制曰大衍曆五曰步軌漏術陟降率漏刻冬至降七十八二十七刻二百三十分至大雪陟七十八二十七刻百三十五分陟降不等皆以三日爲限各置初日陟降率依限次損益之二至各於其地下水漏以定當處晝夜刻數乃相減爲冬夏至差刻半之以加減二至晝夜刻數爲定春秋分初日晝夜刻數乃置每氣消息定數有水秤以木爲衡衡上刻疏之曰天河其廣長容水箭箭有四以木爲之長三尺有五寸著時刻更點納於天河中晝夜更用之　又曰天聖八年燕肅上蓮花漏法其制琢石爲四分之壺剡木爲四分之箭一氣一易二十四氣各有晝夜故四十八箭又爲水二十四氣四隅十五泊百刻分布晝夜成四十八箭其箭一易二十四氣各有晝夜故四十八箭又爲水置置銅渴烏引水下注銅荷中插石壺旁銅荷承水自荷茄中溜瀉入壺壺上當中爲金蓮華覆之華心有竅容箭下插箭首與蓮心平渴烏漏下水入壺一分浮箭上湧一分至於登刻盈時皆如之　續文獻通考曰元燈漏之制高丈有七尺架以金爲之其曲梁之上中設雲珠左日右月雲珠之下復懸一珠梁之兩端飾以龍首張吻轉目可以審平水之緩急中梁之上有戲珠龍二隨珠俛仰又可以察準水之均調凡此皆非徒設也燈毬雜以金寶爲之內分四層上環布四神旋當日月參辰之所在左轉日一週次爲龍虎鳥龜之象各居其方依刻跳躍鏡鳴以應於內又次週分百刻上列十二神各執時牌至其時四門通報又一人當門內常以手指其刻數下四隅鐘鼓鉦鐃各一人一刻鳴鐘二刻鼓三鉦四鐃初正皆如是其機發隱於櫃中以水激之

刻漏二

東方朔別傳曰武帝常飲酎以八月九月中禾稼盛熟夜微行漏下水十刻乃出

後漢張衡漏水轉渾

天儀制曰以銅爲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爲夜左爲晝　毀夔漏刻法曰以銅爲鳥狀如鈎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經一刻下箭刻漏二　流珠　把箭　李籟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爲鳥狀如鈎曲以引器中水於銀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水銀別名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蓋上鑄金人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　東觀漢記曰樊準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得羽矣　蕭子雲東宮雜記曰梁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齊書曰武帝時內宮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　後魏書曰自魏初大將行兵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俱給刻漏　隋書曰隋文帝每雞人伺漏傳籌於殿中者令投籌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又曰隋煬帝造馬上刻漏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　又曰耿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古欹器帝善之　又曰宇文愷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晨　唐書曰拂菻國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又爲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釐無失　又曰德宗延英殿名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韋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　又曰憲宗延英議論漏下率五六刻方退　唐國史補曰越僧僧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　高僧傳曰釋慧要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時晷景無差　元文類曰郭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大

刻漏三

權器　衡渠　李籟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爲鳥狀如鈎曲以引器中水於銀龍口中吐入權器漏水一升秤重一斤時經一刻下箭刻漏二

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水銀別名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蓋上鑄金人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　東觀漢記曰樊準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得羽矣　蕭子雲東宮雜記曰梁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齊書曰武帝時內宮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　後魏書曰自魏初大將行兵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俱給刻漏　隋書曰隋文帝每雞人伺漏傳籌於殿中者令投籌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又曰隋煬帝造馬上刻漏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　又曰耿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古欹器帝善之　又曰宇文愷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晨　唐書曰拂菻國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又爲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釐無失　又曰德宗延英殿名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韋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　又曰憲宗延英議論漏下率五六刻方退　唐國史補曰越僧僧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　高僧傳曰釋慧要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時晷景無差　元文類曰郭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大

司辰　典刻　殷夔漏刻法曰自午至子亦五十刻

壺口上有蓋其中水浮載箭出於蓋上鑄金人爲司辰　桓譚新論曰余爲郎典刻漏水轉興度有晝明晝夜參以器景　金徒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十二年有司奏修宮銅漏刻置漏初建未有漏刻宜參詳永安宮銅漏刻法曰立夏立秋晝六十二刻夜漏亦五十刻至晝六十五刻夜漏不盡三刻擊三鼓擊五鼓夜漏不盡五刻擊二鼓　流珠　把箭　李籟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爲鳥狀如鈎曲以引器中水於銀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水銀別名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蓋上鑄金人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　東觀漢記曰樊準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得羽矣　蕭子雲東宮雜記曰梁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齊書曰武帝時內宮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　後魏書曰自魏初大將行兵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俱給刻漏　隋書曰隋文帝每雞人伺漏傳籌於殿中者令投籌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又曰隋煬帝造馬上刻漏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　又曰耿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古欹器帝善之　又曰宇文愷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晨　唐書曰拂菻國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又爲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釐無失　又曰德宗延英殿名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韋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　又曰憲宗延英議論漏下率五六刻方退　唐國史補曰越僧僧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　高僧傳曰釋慧要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時晷景無差　元文類曰郭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大

司辰　典刻　殷夔漏刻法曰自午至子亦五十刻

壺口上有蓋其中水浮載箭出於蓋上鑄金人爲司辰　桓譚新論曰余爲郎典刻漏水轉興度有晝明晝夜參以器景　金徒　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元十二年有司奏修宮銅漏刻置漏初建未有漏刻宜參詳永安宮銅漏刻法曰立夏立秋晝六十二刻夜漏亦五十刻至晝六十五刻夜漏不盡三刻擊三鼓擊五鼓夜漏不盡五刻擊二鼓　流珠　把箭　李籟漏刻法曰以器貯水以銅爲鳥狀如鈎曲以引器中水於銀壺玉管流珠馬上奔馳行漏流珠水銀別名　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蓋上鑄金人爲司辰具衣冠以兩手執箭　東觀漢記曰樊準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　吳錄曰吳範善占候知風氣關羽將降孫權問範範曰期明日中權立表下漏以待之及中不至權問其故範曰未正中頃之有風動帷範曰羽至矣外稱萬歲傳言得羽矣　蕭子雲東宮雜記曰梁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齊書曰武帝時內宮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於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粧飾　後魏書曰自魏初大將行兵長孫嵩拒宋武奚斤征河南俱給刻漏　隋書曰隋文帝每雞人伺漏傳籌於殿中者令投籌於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　又曰隋煬帝造馬上刻漏以從行辨時刻揆日晷　又曰耿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古欹器帝善之　又曰宇文愷作候影分箭上水方器置於東都乾陽殿前鼓下司晨　唐書曰拂菻國樓中懸一大金稱以金九十二枚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又爲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時日毫釐無失　又曰德宗延英殿名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韋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　又曰憲宗延英議論漏下率五六刻方退　唐國史補曰越僧僧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觀察使韋丹初惠遠以山中不知更漏乃取銅葉製器狀如蓮花置水盆上底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爲行道之節　高僧傳曰釋慧要尤長巧思山中無刻漏大明殿每朝會張設之其中鐘鼓皆應時自鳴

時晷景無差　元文類曰郭守敬於世祖朝進七寶燈漏大

洛陽金墉城東門曰含春門北有退門城上四面列觀五十步一觀觀上十三萬七千里之外

者 滴花 渝旁薄于八十三尺之箭五斗之瓶而不能逃三尺之箭五斗之瓶

催曉 唐溫庭筠詩曰丁丁暖漏滴花叢 唐杜甫詩曰五夜漏聲催曉箭

傳點 報程 唐李義山詩曰玉壺傳點報更籌報水程郵籤即漏籤也舟中所用以分時刻漏記曰天地之間有太史局保章正以考中星昏明生焉

四分箭 五斗瓶 上詳刻漏二宋蘇東坡徐州蓮花漏記曰天地之間有太史局保章正以考中星昏明生焉

女史星 掣壺氏 天文要集曰女史一星在柱下西北女史轉漏動靜下詳刻漏一

仙叟乘矢 玉女捧籌 漢王褒洛都賦曰掣壺司刻漏樽瀉流仙叟乘矢隨水沉浮指日命分應則唱籌後漢書曰順帝自制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藏壺其中遷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之箭五尺之瓶

金龍 俱詳刻漏二 銅鉢 文獻通考曰隋大業行漏車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衛前首垂銅鉢末有鉆孔鉢中漆桶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

唱漏 唐六典曰隋置漏刻生掌習漏刻之節以時唱漏唐因之

稱漏 小學紺珠曰古今刻漏曰稱漏法有二曰浮漏曰稱漏

浮箭 又曰四刻漏箭不息元法初蘇頌製

蓮漏 詳刻漏二

金丸候日 詳刻漏二

金龍 俱詳刻漏二

銅鉢 文獻通考曰隋大業行漏車制同鐘鼓樓而大設刻漏如衛前首垂銅鉢末有鉆孔鉢中漆桶貯水渴烏注水入鉢中

蓮漏 詳刻漏二

輥彈 小學紺珠曰薛季宣云今之爲晷漏者其法有四銅壺盛香蒙圭表輥彈浮箭

金丸候日 詳刻漏二

畫夜測天地 俱詳刻漏一

金壺丹漏 詳刻漏一

孫權立表 詳刻漏二

霍融用夏 詳刻漏一

董賢傳漏 漢書曰董賢隨太子官爲郎傳漏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之

其儀貌拜爲黃門郎

書律曆志曰孔壺爲漏浮箭爲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

張蒼循古 隋志曰漢張蒼因循古制猶多疎闊

渴烏引水 詳刻漏一

燒燭知夜 唐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丘瓚立二木人於地上前置鐘樓每刻自然撞鐘又會要曰張思訓所作木儀起爲樓臺之狀以木人搖鈴撞擊鼓十二辰自執時牌循環而出

刻漏四

刻漏 牙牌 東京夢華錄曰大慶殿庭

刻漏 蠟漏 文獻通考曰漢雜事曰鼓以動衆夜漏鼓鳴

每刻擊鼓 每辰撞鐘 唐開元中詔僧一行與梁丘瓚立二木人於地上前置鐘樓每刻自然撞鐘又會要曰張思訓所作木儀起爲樓臺之狀以木人搖鈴撞擊鼓十二辰自執時牌循環而出

冬晝四十一刻 春夜五十四刻 漢書舊儀曰冬至晝四十一刻至立春晝四十六刻夜五十四刻後九日加一刻

金壺銀箭 唐李白詩曰銀箭金壺漏水多

銅潭設象 玉漏授時 元注士昏禮目錄云日入三商爲昏

分以陰陽明晦之時不忒 荀昏曉過度致盈縮之差 則寢興失時

刻漏五

刻漏之刺

有顛倒之度不迷 陰陽雖微天地之情可見 風雨如晦日夜之度不迷 賦其晝夜短長之數無逃 小學紺珠曰難經百刻

增詩　元張翥寒漏明詩曰寒漏明時一聆夜長不能寐月色明階庭西風落葉爭秋聲鷄啼未啼霜滿城城中有思婦正促征衣成東家西家砧杵急使我起坐時時驚歸心如廢弓屢折不可檠寒漏明時一聆

原　賦晉陸機漏刻賦曰偉聖人之制器妙萬物而爲基形罔隆而弗包理何遠而不之寸管俯而陰陽効其誠尺表仰而日月與之期元烏懸而八風以情應玉衡立而天地不能欺既窮神以盡化又設漏以考時爾乃察寒漏明時一聆金壺以南羅藏幽水而北戴擬洪殺於編鐘順毘高而爲級激懸泉以遠射跨飛途而遥集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挹是故來象神造去猶鬼幻因勢相引乘靈自薦口納胸吐水無滯咽形微獨繭之緒逝若垂天之電籠八極於千分度晝夜乎一箭抱百刻以駿浮仰胡人而利見夫其立體也簡而効績也誠其假物也麤而致用也精積水不過一鍾導流不過一筵而周天者因其敏分地者賴其平微聽者假其察貞觀者借其明考計歷之潛慮測日月之幽情信探賾之妙術雖無神其若靈　梁鮑泉觀刻漏賦曰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弄月結蘭苕以望楚弄參差以歌越撫凝肌於廷帶監彫容於鬢髮有墜而易晷憂無方而難歇歷玉階而升隩訪金壺之盈闕觀騰波之吞瀉視驚箭之登沒箭既沒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注沈穴而海漏射懸途而電飛墟户牖而知天掩雲霧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嶸而行溢此冉冉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時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神怵迫而多慮心轗軻而歎歎望天涯而佇念擢雄劒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漏賦曰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備以人事法乎天時定損益之道察盈虛之期嗟歲運兮倏忽眷年容之遶遲景冉冉而難駐晷銖銖而在兹蓋以重金壺之器建銅史之司致用久而不易循環因而可推爾其漏之所作漏之所託至精至微惟寂惟寞水滴瀝而潛響箭差池而靡錯俯通軒禁上應寥廓亘千門兮連萬户左彤階兮右丹閣亂微唱於晨雞雜幽聲於夜鶴清清冷冷日殷鳥星送春漏於重扃赫赫曈曈時方祝融傳夏漏於深宮的的綿綿明河爛然耿秋漏於涼天陰陰暗暗濃氛鬱沉轉冬漏於寒林觀夫修短之意見乎造化之心信晷刻之道廣知挈壺之用深故能度量萬物均分四序既不忒於盈縮亦無差於寒暑順逆之則寸陰是阻應乎日月合乎律吕蓋漏亡則時昧漏存則政舉寔邦國之是務諒樞衡之所與悲夫天轉

氣流人生悠悠景有虧而有滿時或沉而或浮恥功名之未立懼容華之先秋所以懷寶獻玉彈冠振裘歌聖明而不已亦休暇於林丘　符子璋漏賦曰昔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迎日推策舉分定至將以綱紀曆象察明躔次筭氣候爲晝夜之刻立渾儀驗晦明之異故歲時環迴而有準國家憲章以成事唐虞承用以大興夏商恭行而無墜其後疇人失業挈壺不舉詩刺東方之未明史書南風之乖序測辰屢錯於杓建揆景頗謬於寒暑千官鮮視以權衡萬姓孰寧其安處何不謂漏之既定而人自正漏之既衰而人自疑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明其事今上都咸陽理天下道歸簡易政被風雅人皆得眞事則無假至於掌漏尤足稱也其本則披甲子而求範得黃鍾而下生如因三以窮數隔八以循行課六曆之疎密齊七曜之經營俾攝提之有紀寔孟陬之用成其器則方圓列陛高畢中度制陰蟲以吐輸設靈蚪以水注銅史應其方金箭刻其數則於道如符契之合精於微無黍累之誤每至雞人起唱鼉鼓相催九重初曉千門以開國史奏事於平樂羣官謁帝於金臺不失其度及時而迴自邇及遠識往知來漏之爲義實大矣哉　又賦曰仰察天文俯觀地理參律呂而權度審衡平而施乃若鑑持日夜書備明晦爰受授而是司考事事而必載圮樵夫恥王道之不談天子愍挈壺之闕史乃分建斯官疇咨此職將啟閉合叙以繩平俾夙夜在公而端直於是金徒抱箭銅史司刻遵靈蚪吐納之規揆抽繭高畢之力信是模範可爲法則體象陰陽代爲作式故雖人合唱洪殺無差鶴蓋成陰源流不息夫其開闔之勢財成之規準度毫釐之末錙銖圭撮之儀則離婁失其精思班匠亡其所爲將運功於不測當稱物以平施乃若鑑持日夜書備明晦爰受授而是司考事事而必載雲物順而端序寒暑成而不昧雖未代於天工亦無預於權槩能收視返聽周流六虛策勤補拙寅亮三餘校擊刀之有則均聚水之不疎察銅衡兮氣混混純積水兮來徐徐臨泉非誠危之懼巢幕寧誠安之居是使名勳合道彰國器於周書則知漏之爲器其大矣哉聖人資之以端拱日月順之以行藏賢者不能減其分度智者不能損其纖芒存之則雙美廢之則兩傷是用齊天長兮地久均國祚兮無疆　顏舒刻漏賦曰原夫陰陽遞運日月分馳星紀之輪環或爽律呂之疎密難知追皇王之有作命壺氏以緝規爰置水於刻漏載以火而守之則晦明之期可準興寢之候無差爾其高畢列級洪殺順理靈蚪蛇以俯開陰蟲矯而仰止上流注而不

過下吞挹而無已既泓澄而泉澹亦驚激而波起則良工之妙著焉審捨之心見矣是用斟乾磐測時變視盈縮於金壺觀騰波於銀箭惟箭馳而壺減固流續而波薦筒列之數與運而無乖輝景之移閉户而可見懿其節正斯代事沿往牒信古往而今來必用之而道叶罷衣裳之顛倒配皇極而調燮不假軒閣之鳳鳳何用堯階之蓂莢別有希榮片玉庇影環林驅疾風之早厲知寒漏之已侵恐年華之不與更悄悄而傷心

後漢李尤漏刻銘曰昔在先聖配天垂則仰察璇璣七曜俯順坤德乃建日官俾立漏刻昏明既序景曜不忒唐命羲和敬授人時懸象著明帝以崇熙季末不虔德衰於茲挈壺失節刺流在詩聖哲稽古帝則是欽尺壁非寶重此寸陰昧旦丕顯敬聽漏音思我王度如玉如金

崔駰刻漏銘曰天德順動人以立信乃作斯策以成渥潤封傳今覽委暨四極

晉孫綽漏刻銘曰二儀貞運聖鑒通元數以器徵理以象宣乃制妙漏挈壺是銓近取諸物遠贊自然累箇三階積水成淵淵滿則盈乘虛赴下靈虫吐注陰蟻承瀉昏明無隱其晷度陰陽是效其屈伸不下堂而天地理得設一器而萬事同倫

箇竹策也

南齊陸倕新漏刻銘曰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進挈壺命氏遠哉羲用揆景測辰徵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且今之官漏出自會稽漏水違方導流乖則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測於地四參以天一建武遺蠹咸和餘舛金箭方圓之制飛流吐納之規變律改經一皆懲革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又可校運筭之睽合分天地之邪正察四氣之盈虛課六律之疎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得而稱也乃詔小臣爲其銘曰一寒一暑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空代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晷正權概世道交喪禮術消亡遽遷水火爭倒衣裳擊刀舛次聚水乖方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方壺外次員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喻倏忽往來鬼神出入微若抽繭逝若激電耳不轂音眼無流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履薄非競臨淵罔戰授受靡僭登降弗爽惟精惟一可法可象月不遒來日無藏徂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合昏暮卷莫爽晨生尚辨天意猶測地情況我神造通幽洞靈配等皇極爲世作程

梁元帝漏刻銘曰玉衡稱物金壺博施司南司火未符茲義帝曰欽哉納隍斯譬實惟簡在窮神體智宮槐晚合月桂宵暉清臺莫爽嶰谷胥依七分六日五祀三微事齊幽贊乃會通幾碧海有乾絳川猶竭飛流五色涓涓靡絕龍首旁注仙衣俯

製前不傳晷聲無輟用天之貞分地之平如弦斯直如渭斯清　周王褒漏刻銘曰竊以混元開闢天迴地旋曆象運行暑來寒往二分同道烏靈正其晷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長短雖則晦朔先後失於公羊之說次舍盈縮惑於丘明之傳至乎出卯入酉黃道青緣季孟相推啟閉從序挈壺掌分數之令太史陳立成之法軍將以之趨奏百王垂訓千祀餘烈者焉銘曰元儀西運逝水東流甘川浴日深壑藏舟測茲秘象是曰神謀出震治歷下武惟周忽微以測積空成數圭表弗差光陰斯赴箭水無絕靈虬長注經寸日輪四分天度器遵昔典景移新刻荊山既鑄昆吾且勒以福眷壽百王垂則

宋夏竦頴州蓮華漏銘曰極星建中黃道營外度有週遐時有明晦聖人觀象女史詔則孔壺爲漏浮箭爲刻資始巧歷稽合小餘重黎是司羲和是圖秦氏遺法漢京垂制歷世彌文舊規加麗玉虬吐水分灌兩壺金龍轉注下激衡渠天道可觀神化無跡日運波澄氣分箭異猗嗟燕君文學餘力博貫舊章肇新景式象魏既登潼川既營建於青闉作於潁丞五夜持宵三商定夕杪忽無差升降靡息意侔造化數窮天地茫茫有生孰參其智於鑠聖宋世祚無疆刊此樂石永憲萬方　王安石明州新修刻漏銘曰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追謂屬人嗟汝予銘自古在昔挈壺有職匪器則弊人亡政息其政謂何弗棘弗遲君子小人興息維時東方未明自公名之彼寧不勤得罪於時厥荒懈廢乃政之疵嗚呼有州謹哉維茲維茲其中俾我後思　元姚燧漏刻銘曰靈臺設簨虡以尊元間大呂非其鼛擊曠善鼓手自煩宮商良諧等爰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昏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圍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饗飧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禽盈乾坤何獨治歷堙此源凝際帝續高羲軒積世而運會而元吉金之舌愼莫捫轍響誰其代天言

原釋名曰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增說文曰冠絭也所以絭髮卻也　原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冠者尊也所以有卷也所以卷持髮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原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冠者尊也所以卷持髮也　禮記曰委貌周道也　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　章甫殷道也　其制似夏用緇布爲之　毋追音堆　夏后氏之道也　以漆布爲殼以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三寸　周弁殷冔音詡　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素積謂人冕而祭殷人冔而祭夏后氏收而祭　原又曰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草服也　又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　元冠緇布冠也　其制似夏用緇布爲之　毋追音堆　夏后氏之道也　以漆布爲殼以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三寸　周弁殷冔音詡　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素積謂人冕而祭殷人冔而祭夏后氏收而祭　原又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　元冠緇布冠也　其制似夏用緇布爲之　毋追音堆　夏后氏之道也　以漆布爲殼以緇縫其上前廣四寸高三寸　周弁殷冔音詡　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　素積謂人冕而祭殷人冔而祭夏后氏收而祭　原又曰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草服也　

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三公諸侯冠進賢冠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 蔡邕獨斷曰鄉射行禮公卿冠委貌 增魏曹植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爲衣戴北斗以爲冠帶虹蜺以爲紳連日月以爲珮此服非不美也然而帝王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絕於心矣 晉摯虞遊思賦曰戴朗月之高冠綴大珠之明璫 唐車服志曰進賢冠者文武朝參三老五更之服法冠一名獬廌冠御史大夫中丞御史之服高山冠內侍省謁者親王司閤謁者之服委貌冠郊廟文舞郎之服却非冠事長門僕之服

冠二

古史考曰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爲冠 原墨子曰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淮南子曰楚莊王好觟冠楚國做之 增又曰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做之趙武靈王貝帶鵕鸘而朝趙國化之 左傳曰狄人滅衛齊桓公封衛於楚丘衛國忘亡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原又曰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閒君子曰狄人不服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昃不名而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又曰晉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 莊子曰盜跖責孔子曰爾作言造語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謬說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 原又曰曾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敛襟而肘見 又曰宋鈃尹文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增穀梁傳曰魯哀公會晉侯吳于子于潢池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原史記曰鄒食其謁沛公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注云側注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 增又曰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于汲黯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其敬禮如此 原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冠不見宮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其敬禮如此 原漢武內傳曰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西王母戴太眞晨嬰之冠 漢書曰終軍上書請受大冠長纓以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乃使越王越王請舉國內屬 又曰秦獄法吏冠柱後惠文冠及張敞弟武爲梁相敞使吏送至關問曰何以治梁武曰駑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猾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惠一作蟪如蟬翅也冠細如蟬翅今御史冠） 增又曰昌邑王

賀短衣大袴冠惠文冠服虔曰武冠也趙惠文所服故號惠文或曰齊人見千歲涸澤之神名曰慶忌冠乘小車疾馳因象其冠而服之　又曰蓋寬饒初拜衛司馬冠大冠帶長劒躬按行士卒室　劉向別錄曰鶡冠子常居深山以鶡爲冠故號鶡冠子　胡廣說曰趙武靈王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內屬世祖賜南單于常侍惠文冠　東觀漢記曰楊賜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所服冠幘綬帶

續漢書曰梁冀改輿服別制畀幘狹冠　文獻通考曰後漢永平二年詔百官執事者冠長冠　後漢書曰劉虞爲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紈戚綺飾人以此疑之　魏志曰文帝賜于禁詔曰昔漢高脫衣以衣韓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時貴敬功勞今以遠遊冠與將軍　齊書曰武帝幸劉悛第帝著鹿皮冠悛設兔毛衾于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出又通考曰梁天監九年司馬筠等議曰今之尚書上異公侯下非卿士止有朝衣本無冕服既從齊祭不容同於在朝宜依太常及博士諸齊官例著白衣絳襈中單竹葉冠　梁書曰張欣泰爲直閤將軍兒何敢作此舉止　又曰帝臨欣泰通涉雅好交結多士名素正直輒著鹿皮冠挾素瑟有以啟武帝曰將家兒何敢服既從齊祭不容同軒冠太子于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貂蟬翠綾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南史曰梁邵陵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莫敢言謝舉常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起王屢召不返甚有慚色　後魏書曰崔休兼給事黃門侍郎參定禮儀帝常閱故府得舊冠題曰南部尚書崔逞制顧謂休曰此卿家舊事也　文獻通考曰後周武帝初服常冠以皁紗全幅向後幞髮仍裁爲四脚　唐書曰貞觀中太宗初服翼善冠賜貴臣進德冠因謂侍臣曰幞頭起自周武帝蓋以便於軍容今四海無虞宜息武事此冠頗採古樣兼類幞頭乃可常服　又曰肅宗時司天韓顗奏五官正其官配五方臣請冠上加一星衣從方色　又曰侍御史朱放請復置朱衣豸冠於內府有犯者御史服以彈後御史張著服之以彈京兆尹嚴郢　杜陽編曰唐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戴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鵲狀仍飾以五綵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　舊史曰唐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爲參謀甫於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詠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檢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　荊湖近事曰廖融潘居

沖更唱迭和宋太宗懲五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曰豈知今日詩一似大市裏賣平天冠并無人問耶

宋史輿服志曰仁宗天聖二年南郊禮儀使李維言通天冠上一字準敕迴避詔改承天冠　又曰仁宗景祐三年詔臣庶之家毋得採捕鹿胎製造冠子　又通考曰宋仁宗皇太后乘玉輅服褕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袆衣冠儀天冠詔

宗明道元年詔禮官講皇太后謁廟儀禮官言皇太后乘玉輅服褕衣九龍花釵冠行禮服袆衣冠儀天冠詔

可之　又輿服志曰仁宗景祐三年詔臣庶之家毋得採捕鹿胎製造冠子　又通考曰宋仁宗皇祐元年詔婦

人所服冠高毋得踰四寸毋以角爲之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人爭效之謂

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長三尺者梳長亦踰尺議者以爲服妖故禁止焉　又曰神宗元豐八年禮

部言太皇太后生辰舊所供奉物於今式宜增一倍冠朶舊用九花舊用五至是各增爲十二八月禮部又言

皇太妃冠服之屬減皇后五分之一詔詳定而鄧伯温等言皇太妃冠服禮合不載亦無故事於是從禮部所

請而冠朶用牙魚　又曰徽宗大觀四年宰相奏皇后受冊冠服當辦具帝以鄭后自陳頭冠用珠數多請服

爲妃時冠增篦插三枝遂不復改製　宋史志曰徽宗宣和元年禮制局言鼓吹令丞冠又名袴褶冠今鹵簿

既除袴褶冠名不當仍舊請依舊記如三禮圖委貌冠製從之　又通考曰宋高宗初踐阼于南都隆祐太后

命內臣上乘輿服御有小冠太后曰祖宗開燕之所服也自神宗始易以巾願即位後退朝閒燕止戴此冠庶

幾如祖宗時氣象　又曰高宗紹興三十二年禮官言皇子服朝服則七梁額花冠　遼史志曰朝服皇帝服

賓星薛袞冠　又曰臣僚戴禮冠　金史輿服志曰天子夏之服服速不都納石失則冠珠子捲雲冠

有花珠冠　元史輿服志曰皇后冠服有犀冠減撥花樣縷金裝造　又曰皇后冠服

冠三

原 **却敵**　進賢三禮圖曰却敵冠前廣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衛士服之　下詳冠一

也博士兩梁崇儒也　又北齊書曰文襄嗣業以前司徒侯景進　下詳冠二

賢冠賜李繪曰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爲三公勿學侯景叛也　鷸鶡　義

起故惠帝時郎中皆冠鷸鶡貝帶傳脂粉比閹籍之屬　神仙服食經曰

漢武帝聞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　

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爲柱　徐爰釋

問曰通天冠金博山嬋爲之謂之金顏　蟬翅

却非　交讓三禮圖曰却非冠宮殿僕射史服之高三寸東觀漢

述有舊援從冀入蜀遽見之甚喜與俱入宗廟令冠交讓冠立舊交之位

以竹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

原 **鐵柱**　金顏漢官儀曰侍御史周官也爲柱下史

增 **芙蓉**　史記曰高祖時籍孺孝惠時閨孺幸與上臥

閨孺婉侯貴幸與上臥又輿服志曰進賢冠一梁親王侍祠宗廟服之

兩梁親王助祭宗廟服之三梁大官令兩梁親王御膳爲重

五彩 四重 三禮圖曰五彩方山冠各以其彩穀爲冠天子祠廟舞八佾舞人所服與冠有五彩衣青元裳前員其制差池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也 雙綾 增

二儀 毛詩曰葛屨五兩冠緌止 二儀道士冠也 瑣瑣姻亞則無良媒以光爾大以下中秘監令別施珠璫

遺越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弓不進使執之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捨之 春秋擇尉何休敏曰遺越人以章甫冠終不以爲惠

整 楚辭曰薜荔兮柏木 李下不整冠

角無頭 晉諸侯贊曰劉曠爲侍御史修庸事及軍器白上云郭彰豪強輕嗷小官上不能截君角以侍御史著法冠有兩角角無頭之冠以示勇 遺豹 梁書曰江革子新論曰宋康王爲無頭之冠上時咸謂貂蟬之兆後果然 步搖 骨蘇 漢書曰江克名見衣紗縠

禪 禪衣冠禪纚步搖冠 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而爲慕容遂以慕容爲氏 晉書曰新沐者必彈冠 李下不整冠

止蟬 項語曰范蠡子小儇命占之其繇曰君子得齋遇其豹冠 梁書曰朱异除中書飛蟬正集冠上時咸謂貂蟬之兆後果然

遺越 齊景公田招虞人以弓不進使執之辭曰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捨之 春秋擇尉何休敏曰遺越人以章甫冠終不以爲惠

元冠 紫綾自 魯桓公始也 鳩拂 烏萃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晉永康元年正月大會有鳩入御坐武帳中伏侯古今注曰曾參鋤瓜三足烏來萃其冠 必彈不

兜 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 王逸注曰冠兜鍪武冠也 玉葉 金長 唐明皇雜錄曰太平公主玉葉冠希世之寶也 梁書曰天子著遠遊冠垂蟬翠綾纓玉藻曰

原首飾也 冠 **元服** 詳冠二 **貊度** 左傳曰衛統絰貊其度也 **有常** 禮曰冠帶有常必循其故 **大冠** 詳冠二 **小冠** 詳冠二 又漢書曰杜欽字子夏家貧父護玻見燕代少年多冠步搖冠好之乃效髮髻冠周書曰高麗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爲之

原圓冠 莊子曰田子方圓冠方屨 **增犀冠** 詳冠二 **龍冠** 徐爰宋志曰武弁世謂之龍冠 **玉葉** 金長 唐明皇雜錄曰太平公主玉葉冠希世之寶也 梁書曰天子著遠遊冠垂蟬翠綾纓玉藻曰

富而 目偏盲茂陵杜鄴亦字子夏時人號欽爲盲杜子夏而鄴爲小冠廣裁一寸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 **原首飾也** 冠 **元服** 詳冠二 **貊度** 左傳曰衛統絰貊其度也 **有常** 禮曰冠帶有常必循其故 **大冠** 詳冠二 **小冠** 詳冠二

左傳 曰晉侯見鍾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 **原** 又單子歸告王曰陳我大姬之後也棄禮而蒙冠以出不亦簡乎 **振冠** 振南岳 **勝冠** 漢石奮傳曰子孫勝冠者在側 **樺冠** 以樺皮爲冠貧者所服也原憲華冠縱履 **練冠** 左傳曰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練冠麻衣跣行 **原** **南冠** 又漢書曰陳留圉人所欲從騎士白沛公沛公輒解其縶

猴而 冠 **狗冠** 漢史曰昌邑王見白犬頭以下似人冠而無尾龔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 **長冠** 後漢輿服志曰長冠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裏初高一寸廣七寸廣上長尺二寸高七寸要中隆起名曰齊冠 **白冠** 家語曰大夫請罪用白冠又荊軻至秦人皆白衣冠送之 **黃冠** 詳冠一 法中韓愈贈詩曰詣闕三上書臣非黃冠 **解果** 荀子曰逢衣淺帶解果其冠注高貌 **倩整** 杜甫詩曰笑倩旁人爲整冠

祖徼 時以竹皮爲之謂之劉氏冠 又嘱諸客冠來者沛公輒解 **儒冠** 杜甫詩曰儒冠多誤身 **溺冠** 漢書曰沛公罷地陳留麾下騎士酈食其里中子也食其見之曰沛公慢而侮人 **長冠** 後漢輿服志曰長冠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以竹爲裏初高一寸廣七寸廣上長尺二寸高七寸要中隆起名曰齊冠 **灌冠** 禮記曰晏平仲衣灌冠以朝 **繁冠** 禮曰繁纓以朝 **增猴冠** 項羽本紀曰楚人沐猴而冠

原鹿皮謂冠二又宋何尚之致仕著鹿皮冠復起爲儀同三司沈慶之曰何不著鹿皮冠又曰鞱冠古之遺制今又曰鞱冠

人年十三四好著櫚皮冠

青綬乃臣之至願

原虎皮李白詩曰幽州胡馬客綠服虎皮冠

章甫孔叢子曰先君相魯三月政化既行頊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又詳冠二

傳曰穆丘君泰山下道士漢武帝東巡君乃冠章甫擁琴而見之

孔子曰宋人有資章甫而適于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

子曰路斷纓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原青雲六朝仕者之冠

侍臣宋黃庭堅詩曰只今猶著侍臣冠

原逢萌掛東觀漢記曰王莽居攝子宇諫莽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掛東都門而去

巧士三禮圖曰巧士冠前高五寸後相通又輿服志曰巧士婦除從官服之

原遠遊詳冠二又曹植上書曰臣若得辭遠遊冠戴武弁解朱組佩

原獬皮梁書曰陳伯之濟陰睢陵人爲簡皮冠古之遺制今又曰鞱冠詳冠一

貢禹彈冠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貢禹彈其冠以待陽薦禹于成帝召爲大夫

子蒯瞶之亂子路斷纓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增拜紫宸杜甫詩曰衣冠拜紫宸

君子死冠拜紫宸

安可復又曰貢禹爲河南令以賄事爲府官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可復冠耶遂去官

死不免衛太

宇季常冠高而直有古方山冠之遺像因號方山子

丈夫冠唐令孤德棻傳帝常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德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掌大宋武帝受命君

婦人冠宋史王安石一日與程顥語子以出

雲旂唐詩曰萬國衣冠拜冕旒

鶡冠子詳冠二

原加之于首六韜曰冠雖敝首履雖新法踐之于地

弗以

徳尊嚴衣掌隨亦事驗也

變改此近東

縱裹鐵杜形爲冠

甚履實誼加帗冠雖敝弗以苴履

者所服令謂冠高而直有古方

稽先賢像贊曰綦母文後爲交趾刺史諫賜高山冠又詳冠二

唐制御史奏事服豸冠對仗讀彈文

獬多歡主觸不直故執憲者以其角

原豸冠漢輿服志曰法冠一曰柱後惠文一曰獬豸冠柱高五寸以鐵爲卷梁秦制行人使

舞者冠章華袁氏要略曰大禹樂舞者冠章華

監門披燕尾後漢輿服志曰卻非冠制以長冠下促宮殿門吏僕射冠

舞人服建華三禮圖曰建華冠祀天

增桓公恥遺冠管仲曰此有國者之恥公胡不雪之以政公胡不恥之三日不朝又漢官儀曰虎賁冠插鶡尾鶡勇雅也

鳥中之梟惡者每所攖撮應爪摧碎尾上薰所貢詩曰隱几蕭條帶鶡冠又詳冠二

羽林加鶡尾輿服志曰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加雙鶡尾

原哀公問冠于孔子家語曰哀公問於孔子曰紵之三日不朝公胡不雪之以政公

晏子春秋曰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

景公爲巨冠

成王問冠於周公尚書大傳曰成王問于周公曰辨之冠何如焉周公

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是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却非冠制以燕尾

奢崇瓊弁誠取敗於河神

儉用竹皮豈見非於劉氏

冠五

增賜近臣會又詳冠二

對曰古之人有冒皮而勾頤然

原詩晉陸機贈潘正叔詩曰過蒙時來運與爾遊承華執笏崇賢內振纓曾城阿

教曰飲欲全絲美酒生林不待儀自漉疎巾邀醉客更將空殼付冠師規摹簡古人爭看簪導輕安髮不知更

增宋蘇軾椰子冠詩曰天

著短簷高屋帽東坡何事不違時

原賦魏齊幹賦曰纖麗細縷輕配蟬翼尊曰元飾貴爲首服君子敬慎自強不忒聖人之所爲觸類而長緣情以施大則察乾坤之用小則稽鳥獸之儀近取諸身既制冠以象德遠取諸物亦模範而開規裝玉彩而晶耀鈿珠華而陸離禮容於是乎克尚首飾於是乎攸宜故柔以虛中剛而勁外惟德是輔惟仁是大級香簪以半出垂寶纓而雙對珥白筆以孤懸揔紺髮而繁會若乃九門朝啟千官奉職劒履鏘鏘旌旗翼翼趨玉階以雲聳入金門而電赩於赫朝廷其儀不忒此乃禮容之有則也爾其尊卑異制古今殊情備鶡所以貴勇加蟬所以貴清進賢表文者之號章甫尊儒者之名獬豸觸邪惡佞臣而直指鵷鶵崇飾光近侍以增容此又威儀之孔明也是以舉之有節施之無妄或用晦而冕旒或蔽聰而蔑纊居正而不失其職得位而不愆於上每守分以自安故雖高而不亢此乃進退之惟當也容有賦之而歎曰夫檢身者禮表容者服服之不稱必近於妖祥禮之或差自階於傾覆故君子履道以遠害小人崇奢而取戮鄭臧聚鵝果貽出境之誅疏受挂門克保永終之祿則知逆理者天之所禍順常者神之所福況乎在位之庶僚可不鑒茲而敬肅　又進賢冠賦曰天道廓兮日月爲久聖人作兮衣冠爲首彼將照臨萬有此將肅穆羣后是以明王代寶君子學干惣朝廷之要惟進賢之冠寸之七且比夫七德梁之三又取夫三端至羙乎威儀棣棣經營乎東帛戔戔知人不易行之爲難將欲掩隱逸責聲實聳讒佞爲忠貞革貪侈爲廉質則以正御下雖居高匪危以虛制有縱持滿何溢動法道靜得一自代兮經爲此名無止兮驗彼天秩徒以賢能有意於賢不言而信不用於權俾荷寵祿者賢而易色榮上林者安而能遷久要不忘雖敝必加于首嫌疑不涉李下豈正其偏則鶡之果也武重蟬之潔也政先亮當用而爲用信元之而又元若因物換理易人推遷非德不依智也非禮勿動慎也唯賢必舉義也任用無爲順也包四善而世濟其美別九儀而尊固其信夫預明試者稽乎人言爲大夫者資乎能賦則流問以體物敢不立言以存務將欲存義終則用之不窮將述功之懋則物無能措詩云服之無斁吾以斯文之爲度　于伊朗進賢冠賦曰惟冠之制惟賢是崇冠俟賢而出賢因冠而通成于人有博古之儀形於國有尊儒之風吾君於是詔司服進良工考前法以無替覩斯義而有融然後得多士以立効實茲冠而

增唐趙良器冠賦曰懿哉

允淑君臣克序用彰有道之時冕弁可儔載稽取象之服則知冠以掞士亦由工以度木匪工也良材何以辨於山匪冠也羣賢何以求其祿觀夫製作有則威儀孔昭建象於初爰從太古之代更名于後始惟炎漢之不繪畫以崇飾在進用以彰德上下率而有差禮容行而無忒不可奢致不可儉偪蓋取事之大猷亦設官之盛飾上自元后降于公卿用則異數制乃同名五梁三梁表尊卑之序七寸八寸為前後之程惟德是急惟儒是旌叶緇布之遺像與皮弁而齊衡且夫作之罔乖服之有以豈同帶鶡者空尚乎猛聚鶡者不稱於已曷若取鑒斯在為工式孚御膳加大官之列使臣薦不疑之慕襚乎其形諒先王之制本乎其義為君子之儒瞻之克以正創之而以聖列士崇德之規蒸人立身之鏡豈徒在首貫髮雍容肅敬而已　梁洽進賢冠賦曰製冠有象惟賢表名冠在首而為用政匪賢而莫成伊進賢之為急乃斯冠之發明古人所尚永代作程豈比夫戴鶡聚鶡瓊弁玉纓彼旌武而貽咎寧比德而同聲念茲在茲俟其偉而山有木工則度之君為政賢必進之木自工以生態政得人而允釐故君子進退以禮消息候時時既清兮為賢是急賢既進兮其政必立惣六官而謂何嘉此名而可挹客有聞之而言曰或摽之豸或珥之蟬所謂二者莫如進賢忝從班於聖日願効試於明臺敢預弓旌之名無遺管窺之才　王起彈冠賦曰岌岌高冠是加于首將服之以入仕遂彈之而去垢纖埃不染知潔已之為先法服是從明干祿之非久豈比裂之而無用挂之而勿有也當其貢公不仕王陽未榮風起緇布塵飛玉纓積歲月而無色混風姿而莫呈豈知黜縱則價重拂拭則光生蓋以繼陸沉之士猶勞其赤誠是故置之而有待褚之而勿營泊夫大漢登庸伊人有所同松茂而柏悅將龍翔而鳳舉於是取章甫而言曰冠者首之飾人之規臧服將朝此為大者結髮從仕曷莫由之吾方策名於丹闕委質於彤墀將盡飭以為美豈薄污而見嗤及解彼珠瓔彈於玉指彰久要之必信表從政之有使拂舊彩以增鮮振浮埃而暫起由是發光耀正容止朝廷濟濟具瞻夫掇人巾櫛鏘鏘用表夫君子則知碩量之所包賢人之與交其賤也樂夫伐木其貴也同夫拔茅則爵位相先者以彈冠而是鑒金蘭合契者因彈冠而有感故能致美縉紳不嬰垢氛將總會于元髮期入仕于青雲豈比夫晏子濯以入朝是稱賢相屈生彈于新沐方俟明君強不忒　晉傅元冠銘曰居高無忘危在上無忘敬

原銘漢李尤冠幘績銘曰冠為元服幘為首服君子敬慎自強不忒

曜則安敬則正

增文 梁沈約冠子祝文曰蠲茲令日元服肇加成德既舉童心自化行之則至無謂道賒敦以秋實食以春華無恥下問乃致高車子孫千億廣樹厥家

增議 晉摯虞五禮冠議駁曰天子即位之日即爲成君冕服以備不宜有加諸侯即位爲成豈不定諸侯成君不拘盛典而可以冠天子成君獨有大龍黼衣便不可乎意爲宜冠有加 齊王儉南郡王昭業冠議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曜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按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元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元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于阼庶子冠于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于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尊加有成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于儲皇則重依于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徵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爲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至于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并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既冠之後尅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并下二學詳議

冕 一

增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昔者黃帝始用布帛作冕 增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上纊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原釋名曰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亦言文也元被施如冕前俛而後仰故謂之冕也 增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十一月之時陽氣上纊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又曰冕所以用麻爲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 又曰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 原禮記曰天子

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　又曰有虞氏皇而祭注皇冕屬之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　又曰有虞氏祭首注冕飾之夏后氏祭質周人祭文　又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　又曰王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增又曰王戴冕璪十有二旒朱綠藻十有二就繅合五色絲為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所謂邃延也前後各十有二旒也紐貫也五采繅十有二就繅就成也繅之每一匝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　論語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　家語曰子路問于孔子曰有人於此披褐而懷玉如何子曰國無道隱名也　又曰大戴禮曰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蘧纊塞耳所以揜聽　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六寸廣八寸前後垂旒各十二　增文獻通考曰冕服天子前後垂真白珠各十二　穀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于首　原五經要義曰冕制奈何禮器曰冕長尺廣八寸前後垂旒繅布在上五采組十二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色異夏冕黑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周冕與古冕畧等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各十二旒公侯伯七子男五旒皆五采玉貫之每旒相去一寸繅皆三采朱白蒼也　文獻通考曰冕服天子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之卿士惟位有尊卑不可躐服而事有大小亦不可以倒服故天子之冕以之奉祀其次則初即位服之伊尹以冕奉太甲康王麻冕黼裳是也納后妃服之冕而親迎是也養老服之冕而總干是也躬耕籍田服之冕而朱紘躬秉耒是也至於日視朝等事則服皮弁而已卿大夫之冕則以之朝王及助祭其次則受遺奉冊服之卿士邦君麻冕蟻裳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是也至私家則雖奉祀亦服皮弁而已　陳氏曰冕約之以武設之以紐貫之以笄固之以紘　文獻通考曰秦滅禮學郊社服用皆以袀元以從冕旒前後邃延　通典曰叔孫通制禮多依周法古今冕俱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漢用白玉珠各十二三公九青珠二千石七黑珠　又通考曰後漢顯宗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于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紿縷以從事　原蔡邕獨斷曰漢明帝採尚書皐繇及周官禮記以定冕制廣七寸長尺二寸係白珠子其端十二旒三公及諸侯九旒卿七旒　摯氏決疑要注曰秦除六冕之制漢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復造衮冕　增杜氏通典稱魏冕因漢故事明帝好用婦人之飾改以珊瑚雜珠侍中顧和奏改用白璇珠　增王智深宋記曰宋明帝詔曰朕以大冕郊祀天地宗祀明堂以法冕祀太廟元正大會朝諸侯以絺冕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命王公以繡冕征伐不實講武校獵

又通典曰北齊採陳之制旒玉用五采以組爲纓色如其綬四時祭祀封禪皆服衮冕
官掌皇帝十二冕祀昊天則蒼冕五帝各隨其方色朝日用青冕夕月用素冕地祇用黃
享先王加元服笄象冕享先帝食三老耕籍等以衮冕視朝大射等以山冕視朝臨法門適宴等以鷩冕皆十
有二旒　又曰隋採北齊之法衮冕垂白珠十二旒組爲纓色如其綬克耳玉笄裴正奏色并用元　隋書曰
六等之冕皆有黈纊黃綿爲之其大如橘自皇太子以下竝犀導青纓　唐會要曰唐制天子冕服十有四顯
慶元年長孫無忌言武德初撰衣服令天子祀天地服大裘冕大裘開元十一年張說請用大裘元宗以大裘樸略廢而不用無忌又言親祭日月服五品
衆異請服衮冕無分也請諸祭皆用衮冕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復用矣　唐輿服雜志曰衮冕者一品之服也
之服是貴賤無分也請諸祭皆用衮冕自是鷩冕以下天子不復用矣　唐輿服雜志曰衮冕者一品之服也
鷩冕者二品之服也毳冕者三品之服也絺冕者四品之服也玄冠朱裳者五品之服也平冕者郊廟武舞郎之服
也爵弁者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祀之服也武弁者武官朝參殿廷武舞郎堂下鼓人鼓吹按工之服也弁服
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　文獻通考曰宋朝之制天子之服有衮冕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前後十二旒
二纊竝貫真珠又有翠旒十二碧鳳銜之在珠旒外冕版以龍鱗錦表上綴玉爲七星旁施琥珀擬犀擬各二
十四周綴金絲網鈿以真珠雜寶玉加紫雲白鶴錦裏四柱飾以七寶紅綾裏金飾玉簪導紅絲條組帶亦謂
之平天冠　又曰宋仁宗景祐二年詔本朝帝后及羣臣冠服多沿唐舊而循用之久則有司寖爲繁文以失
法度其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與太常院詳典故造冠冕繩減珍華務從簡約俾圖以進由是改製衮冕服冕
板截令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所謂翠旒碧鳳二十四犀簪旒一十四琥珀擬四神帶二分旒玉鈎懸罷之而冕頂
以青羅表繪龍鱗以代龍鱗錦用紅羅裏繪紫雲白鶴錦上以金絲爲網而舊以金絲廣八寸長一尺六寸所謂翠旒碧鳳二十四犀簪旒一十四琥珀擬四神帶二分旒玉鈎懸罷之而冕頂
青羅繪龍鱗飾冕筒及柱以易龍鱗錦補空地以雲龍細窠以易玉金輪等七寶其所施花墜素墜天河帶組
款慢帶六綵綬冕之金釦玉環皆裁損輕於舊而以青羅繪龍鱗錦爲納言以代玉加璜纊玉簪　又曰宋神
宗元豐四年臣僚言古者冕弁則用紘冠則用纓今衣服令乘輿服大裘冕以組爲纓色如其綬衮冕朱絲組
帶爲纓冕而用纓不與禮合請改用朱組紘仍改平冕爲元冕用纓不赤而微黑者又別圖改上製制從之

通典曰宋更名曰平天冕天子郊禮及宗廟服之　宋史輿服志曰中興後省九旒七旒五旒冕定爲四等一曰鷩冕八旒二曰毳冕六旒三曰絺冕四旒四曰元冕無旒其義以公卿大夫士皆北面爲臣又近尊者而屈故其節以八以六以四從陰數也　續文獻通考曰遼初時轉居鷹草之間去遂古之風猶未遠也太宗始定衣冠之制北從國俗南從漢各因其便而以祭山爲大禮大祀皇帝服金文金冠小祀則服硬帽焉　又曰金冕制天板長一尺六寸廣八寸前八寸十五分後高九寸十五分身圓一尺八寸三分　又曰元初立國庶事草創冕服竝從舊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宋遠法漢唐皆秩然有序焉　又曰明袞冕十二章冕板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覆元表朱裏前後各十二旒旒五采玉珠十二玉簪導朱纊

冕二

增 世本曰黃帝作旃冕宋均曰通帛爲旃冕冠之有旃應劭云周始垂旒也　三禮圖曰黃帝戴黃冕　王制曰堯舜以德化爲冠冕　原 論語子曰禹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又曰服周之冕　增 大戴禮曰武王端冕而受丹書　尚書康王之誥曰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國語曰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入太宰以王命命之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左傳宣十六年曰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晉侯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　又襄二十九年曰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冶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也　原 又昭九年曰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　增 樂記曰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卧注端元衣　陳壽益部耆舊傳曰郭賀拜荊州刺史漢明帝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敕去幨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以彰其德　後漢逸民傳曰漢室中微士皆毀冠裂冕去之　宋志曰祥符二年賜曲阜文宣王廟植圭冕九旒服九章崇寧二年改用冕

十二旒

冕三

增方圓　高下三禮圖曰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元表取冕而下詳上注

有冠象也後高前下有俯伏之形又曰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伏之形

春冰而不陷者也　原繁露　尼石崔豹古今注曰牛亨問符子曰龍逢諫桀曰臣觀君之冕非冕冕旒前後十二旒垂珠璣

冕六服皆衮冕前後十二旒垂玉德遷尚衣奉御制衮天子之服大裘而冕祭昊天上帝則衮冕

天子之冠　禪冕玉藻曰諸侯禪冕以朝文獻通考曰觀禮云侯氏禪冕鄭注禪之爲言裨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禪故總云禪冕

冕四

增藻冕　若寧讀書不輟冕　原祀上帝則衮冕周禮司服職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詩人冠冕唐文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衮冕周禮鄭注云享先王謂祭宗廟也其衣三章粉米二章黼一章凡五也　祭羣小則元冕注云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

增藻冕　若寧讀書不輟冕　原祀上帝則衮冕周禮司服職曰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詩人冠冕唐文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則服大衮而冕祀五帝亦如之　享先王則衮冕周禮鄭注云享先王謂祭宗廟也其衣三章粉米二章黼一章凡五也　祭羣小則元冕注云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凡冕服皆元衣纁裳

增表梁江淹爲齊王謝冕旒諸法物表曰軒冕雲蹕既非常之飾宮懸玉戚乃配天之禮故呈襟劾慮必期蠲亮重被還旨芳訊愈越鏡伏殊私情影遠震昔大啟營丘未脩樹羽之賞光宅曲阜始兼龍旂之貴況道狹慶隆身薄器尊粉繡爭輝藻火競耀夫太常圖列星之采華蓋觀古人之情所以簪絕百縣崇陽萬寓鳳閣因此而神瓊都由茲而麗故醜功懿德違議避榮誠不遙乎理無憂達遂貽器詰爰斷辭表驚慄遲迴祈鑒何地便當肅對王休敬昭異寵佩服威文以慨以懼

增議唐長孫無忌冕服議曰準衣服令乘輿祀天地服大裘冕無旒臣無忌志寧敬宗等勘前件令是武德初撰雖憑周禮理極未安謹按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南至被衮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地數也而此二禮俱說周郊與衮大裘事乃有異按月令孟冬天子始裘明以禦寒理非當暑若啟蟄祈穀冬至報天行事服裘義歸通允至於季夏迎氣龍見而雩炎熾方隆如何可服謹尋歷代唯服衮章與郊特牲義旨相協按周遷

輿服志云漢明帝永平二年詔採周官禮記始制祀天地服天子備十二章沈約宋書志云魏晉郊天亦皆服衮又王智深宋紀曰明帝詔云朕以大冕純玉藻元衣黃裳郊祀天地後魏周齊迄于隋氏勘其禮令祭服斯則百王通典炎涼無妨復與禮經事無乖殊今請憲章故寔郊祭天地皆服衮冕其大裘請停仍改禮令又準新禮皇帝祭社稷服絺冕四旒三章祭日月服元冕三旒衣無章謹按令文是四品五品之服也即三公亞獻而冕冠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諸祠則元冕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衮冕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遂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又云悉與王同求其折衷俱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天子以十二爲節義在法天豈有四旒三章翻爲御服若諸臣助祭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又王著元冕之時羣臣竝著爵弁既屈天子又貶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覆巢設瑟族之官五品之衣臨事施行實不穩便請遵歷代故實諸祭竝用衮冕謹議　楊炯公卿以下冕服議曰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復正朔所以三而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尚黑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也今蘇知機表奏請立節文改章服奉付禮官學士詳定是非者謹按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矣夫日月星辰者象聖王光照下土也山者布散雲雨象聖王澤霑下人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布教也華蟲者雉也身被五采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蜼也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所賴也黼者能斷割象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

否相濟也逮有周氏乃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神明也於是乎制衮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者衮者卷也龍德神異應時潛見表聖王深沉遠智卷卷舒神化也又制鷩冕以祭先公也鷩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才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毳冕以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山林所生也明其象也又制絺冕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象其功也又制元冕以祭羣小祀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收黼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能事又於是乎畢矣今表狀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于旌旗矣龍虎山火者又不踰於古矣而云麟鳳有四靈之名元龜有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爲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踰此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與符仰觀則璧合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辟不足寫其形狀罄東觀之鉛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施於法服也雲也者從龍之氣也水也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目也此蓋不經之甚也又鷩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鷩者太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鷹鸇者鷙鳥也適可以辨祥刑之職也熊羆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功也又稱藻爲水草無所法象引張衡賦云帶倒茹於藻井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茹者蓮也藻者飾也蓋以蓮飾水也非謂藻爲蓮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則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今三品乃得用王之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衮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楯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于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國家以斷鼇煉石之功今上以緯地經天之德漢稱文景周曰成康講八代之樂蒐三王之禮文物既行矣尊卑又明矣天下已和平矣萬國已咸寧矣臣請順考古道率由舊章弗詢之謀勿庸無稽之言勿聽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王之故事猶可以適于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尼之法度者哉謹議　宋王普紹興冕服議曰冕始於黃帝堯舜而大備於周故孔子云服周之冕王之三公八命服鷩冕四旒衣裳三章各六大夫四命絺冕四旒衣裳五章其章各六孤卿六命毳冕六旒衣裳七章其章各八孤卿六命毳冕六旒衣裳七章其章各八

其音各四上士三命元冕三旒中士再命元冕一旒下士一命元冕無旒衣皆無章裳繡視命數自三公而下其繅玉笄衡紘統纊纊帶佩芾舄中衣皆有等差近世冕服制度沿襲失眞多不如古夫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元表而朱裏此衣裳之制也今則衣色以青裳色以緋且以青爲裏而飾以金銀矣其衣皆元其裳皆繡裳前三幅而後二幅此衣裳之制也今方圓俛仰幾於無辨且以青爲裏而飾以金銀矣其衣皆元其裳皆繡裳前以銳宗彝虎蜼之彝也乃畫虎蜼之狀而不爲彝粉米而粉之者也乃分爲二章而以五色圓花爲藉佩有衡璜琚瑀衝牙而已乃加以雙滴而重設二衡綬以貫佩玉而已乃別爲錦綬而貫以雙環以至帶無鈕約帶無肩頭舄無約繶中衣無連裳訛謬未暇悉舉祖宗以來屢嘗講究以舊服數多未免因循今舊服無有存者欲請因茲改作

論 宋宇文粹中冕論曰古者冕以木板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後方前圓後仰前低染三十升之布元表朱裏後方者不變之體前圓者無方之用仰而元者升而辯於物俛而朱者降而與萬物相見後世以繪易布故純儉今羣臣冕板長一尺二寸濶六寸二分非古廣長之制以青羅爲覆以金鍍銀裝爲飾非古元表朱裏之製乞下有司改正古者冕之名雖有五而繅就旒玉則視其命數以爲等差合綵絲爲繩用以貫玉謂之繅以一玉爲一成結之使不相并謂之就就間相去一寸則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各以旒數長短爲差今羣臣之冕用藥玉青珠五色貫線非藻玉三采二采之義每旒之長各八寸非旒數長短爲差之義又獻官冕服雜以諸侯之制而一品服衮冕臣切以爲非宜元豐中禮官建言請資政殿大學士以上侍祠服驚冕觀察使以上服毳冕監察御史以上服絺冕朝官以上服元冕選人以上爵弁詔許之而不用爵弁供奉官以下至選人盡服元冕無旒臣竊謂依此參定乃合禮制古者三公一命衮則三公在朝其服當驚冕蓋出封則遠君而伸在朝則近君而屈今之攝事及侍祠皆在朝之臣乃與古之出封者同命數非先王之意乞下有司制驚冕八旒毳冕六旒絺冕四旒元冕三旒其次二旒又其次無旒依元豐詔旨參酌等降爲侍祠及攝祭之服長短之度采色之別皆乞依古施行又按周禮諸侯爵有五等而服則三所謂公之服自衮冕而下侯伯子男自毳冕而下是也古者諸侯有君之道故其服以五七九爲節今之郡守雖曰猶古之侯伯

其實皆王臣也欲乞只用郡臣之服自鷩冕而下頒爲三等三都四輔爲一等初獻毳冕六旒亞獻亞獻元冕二旒終獻無旒節鎭防圍軍事爲一等初獻絺冕四旒亞終獻亞元冕無旒其衣服之制則各從其冕之等又曰今之紱組仍綴兩繒帶而結於頤冕旁仍垂青纊而不以瑱以犀爲簪而不以玉笄象笄竝非古制乞下有司改正

弁一

原釋名曰弁如兩手相合扑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謂之皮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法古至質冠之名也弁者何謂也所以持髮也　禮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卜鄭注云會縫中璂讀如綦弁結也皮弁之綦也　又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又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桑夫人世婦之吉者桑于公桑　原周禮曰弁師掌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鄭注云會縫中每結五采玉以爲飾謂之綦也皮弁結也綦也　禮儀禮曰士冠服爵弁服　原三禮圖曰爵弁服士助君祭之服以祭其廟無旒韋弁王及諸侯兵服也　禮又曰皮弁以鹿皮淺毛黃白色者爲之高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其上似爵頭春三月習大射冠之行事　原董巴輿服志曰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　又曰皮弁與委貌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行大射禮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執事者冠皮弁衣都麻衣　禮文獻通考陳氏禮書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爵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又曰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如合手然非雀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主卿贊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韍色赤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又楊氏曰祭儀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使入于蠶室是致敬於祭服而用皮弁之禮也大學始教皮弁祭菜是致敬於祭菜而用皮弁之禮也及按春官司服士之服自皮弁以下如大夫之服以儀禮士冠士喪考之則皮弁之上有爵弁以司服考之則皮弁之上有韋弁今特云士之服自皮弁而下何也皮弁之用多于爵弁韋弁也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

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　宋兩朝輿服志曰皇祐三年詔問冠韋弁何服所執何玉太常禮院奏謂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伍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孔顥達以韎蒨染謂以赤色韋爲弁杜佑通典韋弁之制晉以韋爲之頂少尖宋因之爲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後周巡兵服天子亦以五采玉十二飾之詳此則韋弁服蓋天子諸侯卿大夫臨戎所通服古者非祭祀朝聘會同不執玉今韋弁既爲戎服於經無執玉之文而三禮圖繪爲執玉一時之誤不足據也

弁二

原 左傳曰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予予賜汝孟諸之麋　又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文子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增 系本曰魯昭公作弁　宋均曰制素弁也　漢書曰韓延壽爲潁川太守令學校官諸生弁執俎豆　魏志曰帝以楊彪故漢太尉使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竟著布單衣皮弁以見　宋書曰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弁　隋書曰新羅嘗遣使朝貢李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像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　孔帖曰唐甄濟有詔贈秘書少監濟子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若甄生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

弁三

增 啟書　執惠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又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向也堂廉注云惠三隅矛上刃外向也堂廉漢書曰王莽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冠麟韋之弁采玉一玉有五色者也鄭以象骨周錄弁下根柢如鞠武帝所作弁柢也凡有弁無纓　梁傳曰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君子其弁伊臧毛萇注曰臧文也白虎通曰上古質先服鹿皮取其文章也　加首　會髮結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注充耳謂瑱琇瑩　告朔　視朝家語曰諸侯皮弁以告朔于太廟平旦然後服之視朝則皮弁服鄭元注云視外朝之事　增 玉飾　牙瞽五經通義曰皮弁冠前後玉飾　又曹褒曰天子弁以白玉飾美石也天子玉璂侯石弁所以會髮　隋書曰何胤參會分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弁綢謂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白綢始也　神弁宮

原 麟韋　象邸　詩曰

婢　赤弁丈人鄴中記曰石季龍宮婢數十盡著皁襜頭著神弁如今禮先覩一名赤弁丈人

弁四

增突弁詩曰未幾見突而弁今文選詩曰中突而弁

頍弁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載弁詩曰綠衣黃裳載弁俅俅　瑲弁詳弁二又文選詩曰中坐珠纓瑲弁　璪弁漢張衡西京賦曰璪玉之吉凶服凡兵事韋弁以靸韋為弁服鄭元注云韋弁以白布衣積素以為裳也凡冠弁服鄭云冠弁服弁服之事服弁服鄭云冠弁服也其服斬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也　眡朝皮弁服詳弁三　兵事韋弁服　凶事弁服　弔事弁絰服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服凡兵事韋弁服鄭云韋弁以靸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也眡朝則皮弁服鄭云皮弁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

幘一

增釋名曰幘賾也下齊眉賾然也　應劭漢官儀曰幘古者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按董仲舒止雨書曰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示尚幼小未遠冒也　漢輿服志曰古者有冠童子幘無屋者以表貴賤後稍作顏題漢興續其顏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至孝文乃高其顏續為之耳崇其巾為屋貴賤皆服之　又曰凡齋用紺幘耕青幘秋貙緋幘　通典曰未冠童子幘無屋秦加武將首飾為絳幘曰中書著介幘　晉書曰救日蝕文武皆免冠著幘對朝服示威武也　徐廣輿服雜注曰天子郊廟則黑介幘　傅暢晉公卿禮秩項幘　唐六典曰乘輿之服有黑白幘　介壁曰唐制平巾幘者武官衛公子之服也黑介幘者國官視品府謁府國子大學生四門生俊士參見之服也介幘者流外官行署及三品以下登歌工人之服也綵幘者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大官署食官署供膳奉觶之服也

幘二

原左傳曰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皙白也幘謂上下相值製裁也）　蔡邕獨斷曰漢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羣臣皆隨焉尚無巾王莽禿頭施屋　增後漢書曰劉盆子採得符後棄之復還依俠卿為制絳單衣半頭赤幘　原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興與諸季市弓弩絳衣赤幘　增又曰詔賜段熲赤幘大冠一具　又曰馬援初見帝令

中黃門引入上在宣德殿南廡下坦幘坐援曰陛下何知臣非刺客姦臣而簡易若是 原又曰馬援外類倜儻簡易而內重禮事寡嫂雖在閨內必幘然後見 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劭知人入幘肆拔樊子昭 原又曰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廂幘狹冠 晉周遷輿服雜事曰漢桓帝延熙中梁冀誅後京師作幘頗短耳長短上長下以爲服妖 漢獻帝春秋曰孫堅屯七梁東爲董卓所攻衆少而不敵與其驍騎潰圍得出堅常著赤幘卓騎追堅堅脫幘令親近將祖茂著之堅從間道得出 英雄記曰公孫瓚字伯珪爲上計吏郡太守劉基以事公車徵伯珪褠衣平幘御車洛陽身執徒養 魏武遺令曰吾有頭病自先著幘幘乃大服如存時勿遺 干寶搜神記曰昔魏武軍中無故作白幓此喪徵也初橫縫其前名之曰顏晉永嘉中乃去其縫名無顏幘其後二年四海分崩下人悲歎無顏以生也 吳書曰顧悌字子通疾篤妻出省之悌命左右自扶起冠幘加襲令妻還貞潔不黷如此 晉書曰庾顗字子嵩性儉家富劉輿說東海王越令就換錢千萬輿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問顗顗然已醉幘墜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越甚喜 又曰陶侃如廁見一人朱衣介幘曰君當爲公位八州都督 又曰易雄字興長長沙人也少爲縣吏自念卑賤無由自達乃脫幘掛縣門而去 晉書要事曰哀帝隆和元年太學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應讀令不應著絹幘改爲素 晉書漢注曰寇恵文者宜短耳今平上幘也 宋書曰檀道濟數矩魏有功及誅幘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 齊書曰卞彬字士蔚濟陰宛朐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節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以一世歎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北齊書曰平秦上歸彦額骨三道著幘不安文宣見之怒使以馬鞭擊其額血被面曰爾反時當以此骨嚇漢後歸彦竟反云

幘三

助陽 迎氣擊虞決疑曰凡救日蝕皆著赤幘以助陽也侍臣皆赤幘帶劒 輿服志曰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 施屋

見漢 如吳冠幘而服婦人 光武紀曰更始將都洛陽以劉秀行司隸校尉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及見司隸僚屬皆服赤幘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復見漢家威儀 陸雲與兄書曰冠幘公器物有一介幘竟如吳幘

承露 墮花 揚雄方言曰覆髻謂之幘又謂之承露皆趙魏之間通語也 宋蘇軾詩曰起舞花隨幘 貂

蟬緌 翡翠爲蟬劉楨答魏文帝書曰南服之金登翡翠之首貂蟬之緌侍臣之幘 吉日進御 東耕改服 蔡邕雜章曰陛下今月吉日加元服進御幘臣等不勝鳧藻謹奉牛一頭酒 如常 朝野爭效 晉謝奕安之兄桓溫辟爲安西司馬在溫座岸幘笑詠無異常日 南史曰王儉監試諸生巾卷在廷劒衛令史儀容甚盛儉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爭相倣效 皆沾 涉水悉濕 魏太祖爲人佻易無威儀每與人譚論戲弄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汚巾幘 裴啟語林曰晉明帝少不倫常微行詔喚人以衣幘迎之涉水過衣幘悉濕 元帝已不重明帝忽復有此以爲無不廢理統入幘不正元帝自爲正之 因醉墮几 因遍委地 上譯幘二 朱佻椎獷人莫能測長史賈執見之遺以鹿幘鹿糒 幘四 綠幘 蔡邕獨斷曰漢武帝從館陶公主飲董偃綠幘傳輦隨公主車入館陶主因賜偃綠幘傳輦隨公主車入館陶主因賜偃綠幘傳輦隨公主車入館陶主因賜

纓一

增 釋名曰纓頸也自上而下繫于頸也　說文曰纓冠系也　禮記曰元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又曰子事父母冠綏纓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下纓垂也　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　又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晉陸機詩曰冠冕無醜士長纓皆俊民　晉成公綏七嘆曰瓊弁曜首玉纓照目　宋謝靈運七濟曰翠綾婿纓朱裳妍形　劉淵林曰華組之纓從風紛紜　山海經曰拘纓之國一手把纓一手把纓步搖冠飛翮之纓張晏曰冠蟬纓小步則搖纓隨冠而動若鳥翮然也

纓二

增 管子曰桓公親郊管仲詘纓捷衽　莊子曰原子居衛正冠而纓絕振衿而肘見言其貧也　漢書曰江充見犬臺宮冠蟬纓步搖冠飛翮之纓張晏曰冠蟬纓小步則搖纓隨冠而動若鳥翮然也

纓三

原 美人絕　終軍請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而告王取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百餘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歡而罷　史記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上書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　書曰李彪嘗使齊著大頭纓裾至腰張翻笑之曰北國士大夫帽裾亦有等級否彪曰上士至腰中士至膝下士徒蓋髮而已　晉書曰石季龍子儀陽公鑒時鎮關中役煩賦重失關右之和其女官李松勸鑒文武有長髮者拔爲冠纓餘以給宮人季龍聞之大怒以其右機史以察之信然徵鑒還鄴收松下廷尉

纓四

原 飛羽　漢舊儀曰乘輿冠高山冠飛羽之纓　蟬翼　徐幹齊都賦曰纖纓細纓輕配蟬翼自尊及卑須此元服　元纓　尉繚子曰天子元冠元纓諸侯素冠皁纓冠素纓自大夫以下皆皁冠皁纓

香纓　香譜曰香纓之婦參舅姑所持者　以五綵爲

原 塵纓　見解蘭綰塵纓

玲 玉纓　左傳曰瓊弁玉纓　珠纓　三禮圖曰珠纓翠綾庭堅詩曰青林多露纓珠纓

獵纓　史記曰賈誼獵纓北山移文曰今有事則褰裳而濡足挂冠不顧無事則攬纓整衿攬也　斷纓　韓子曰鄒君好服長纓左右皆作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對曰君服之百姓又崔駰達指曰

亦多服故貴鄒君因自斷髮以爲纓　瀣纓詳纓一
其纓國中皆不服長纓　瀣纓漁父歌同　增纓數也注纓馬膺前索帶　繁纓曲縣繁纓以朝許之
禮記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路繁纓一就　冠纓　索絕　青組纓儀禮士冠禮曰緇布冠缺頂青組纓屬于缺　曼胡纓莊子曰莊子路入太子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笑絕纓史記曰淳于髡仰天大笑絕纓
俱往太子曰我王所見唯劒士遶頭突鬢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悅之今大夫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曰請爲劒服　增泣淚濕纓石崇王明君辭曰泣淚濕珠纓　傾耳拂纓張景陽七命曰聖人見鳥獸有冠角輿胡子拂纓而傾耳　原以爲首飾後漢輿服志曰聖人見鳥獸有冠角輿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綏以爲首飾凡十二章　斑其相紛楚辭曰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
放曠組纓斑其相紛注云言男女共坐除去威嚴放其冠纓舒曠印綬斑然相亂不可整理

簪一

原釋名曰簪連也所以簪冠于髮也　史記李斯上書曰宛珠之簪傳璣之珥　漢董巴輿服志曰公卿列侯中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鬚長尺爲簪　又曰皇后謁廟假結步搖簪珥步搖以黃金爲山題貫白珠爲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以翡翠爲毛羽金題白珠瑞繞以翡翠爲華云貴人助蠶制大手結墨璅瑁又加簪珥長公主加步搖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　漢鐃歌曲曰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以遺之雙珠玳瑁簪

簪二

增漢書劉向列女傳曰周宣姜后齊女也宣王常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于永巷　漢佞幸傳曰景帝沒入鄧通家財一簪不得著身　漢書曰武帝從館陶公主飲上曰願謁主人公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隨主前伏殿下　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玉簪搔頭宮中爭效之玉價倍貴　東觀漢記曰梁統與杜林書曰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萬席草不食其粟　魏書曰司馬芝爲河南尹時門下循行疑門幹盜簪芝曰物有相似而難分者循行何惜一簪輕傷同類乎　梁書曰羊侃家妓孫荊玉能反腰至地銜得席上玉簪　後魏書曰胡太后幸閿口温水登雞頭山自射象牙簪一發能即中之

簪三

原鳳凰　玳瑁　後漢書輿服志曰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纁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條
增剪鬣薗簪珥耳璫垂珠簪以琦瑁爲擿長一尺端爲華勝上爲鳳凰爵以翡翠爲毛羽下有白

琱金鏤玉右一橫簪之以安茵結諸簪琱皆同制其
琱班固與實憲牋曰將軍宜以玉躬所喜琱琱簪
注韓詩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甚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悲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能分杯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杯即中斷分爲兩向左慈能分杯飲酒曹公聞試之慈拔簪以畫杯即中斷分爲兩向
平陳紀曰筭禪師簪置藥中七日能分杯一邊飲一邊尚滿
福神下教求簪吏曰簪獻天子必乞哀念神云臨入石頭當相還吏遂去達石頭有三尺鯉魚跳入船吏破腹得之
吳均續齊諧記曰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于野林中見一死人鳥來食之撥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鳥乃起去潛乃往視之見有犀
導乃拔取衆鳥爭集無復驅者 貫玉螭 射象牙 郭子橫洞冥記曰帝好微行于長安城西夜見一玉螭遊
弄令螭腹有金穿痕安詳簪二
知非此耶 簪四
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

簪 角簪 唐六典曰凡百官文選詩曰聊以投吾簪北山稽文曰昔聞投簪逸海岸
第一品角簪導 牙簪 又曰凡百官弁服牙簪導 投簪
也 纓簪 李白詩曰京國會纓簪 朝簪 王安石詩曰君方困旅食吾亦誤朝簪 對華簪 鎩起詩曰蓋將白髮對華簪 夢好簪 詳下見
盍簪 易曰勿疑朋盍簪盍合也簪疾也速 有遺簪 淳于髡曰
前有瞻耳後有結髮此可以簪 雪滿簪 蘇軾欲上絲繩欲成中央折
求非法宜勿與孫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千餘人上容皆玳瑁履趙使大慙 楚相駭齊 淮南子曰楚將子發好伎道之士有善爲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無幾何
詩曰憔悴雲鬢又曰白髮新來已上簪 隧玉簪 白蓮詩曰昨夜三更裏短蟾墜玉簪又韓愈詩曰山爲碧玉篸與簪同 擲玳簪 王禹偁筍詩曰田文死後

弁凡侍臣加貂蟬愚謂北土涼寒本以貂皮煖附施于冠因遂變而成飾也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侍中則左貂常侍則右貂　原漢書曰谷永對策曰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齋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　增崔豹古今注曰貂蟬冠貴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動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　文選曹植曰戴蟬珥貂　劉楨荅魏文帝啓曰貂龍之尾挂侍臣之幘　原庾闡三都賦曰金貂連映鳴珮鏘鏘　文選潘岳秋興賦曰登春臺之熙熙珥金貂之煜煜　增成公綏七唱曰金璫煌煌貂珥峨峨　原應璩詩曰當宁總庶事縣鄶垂法憲脫珥且納言貂璫表武弁　增孫楚會王侍中座上詩曰顯允君子時惟英邵元貂左移華蟬增曜　左思賦曰謳謳列侍金貂齊光　唐百官志曰散騎常侍分左右隸門下中書省皆黃金璫附蟬貂尾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　文獻通考曰宋制中書門下省冠加籠巾貂蟬注云籠巾編藤漆之塗金銀飾玳瑁蟬一金蟬六御玉　宋史輿服志曰侍中冠武弁大冠加金璫附蟬貂尾爲飾侍中則左貂常侍則右貂

貂蟬二

增應劭漢官儀曰貂蟬趙服昔趙武靈王所服也其後秦始皇破趙得其冠以賜侍中高祖滅秦亦復如之後侍中皇權參乘問貂璫何法不知其說復問地震云不爲災還宮左遷議郎　又曰中常侍秦官也漢興或用士人銀璫左貂世祖以來專用宦者右貂金璫　原漢書曰燕剌王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建旌旗鼓車旄頭先驅郎中侍從者著貂羽黃金附蟬　又曰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皆青紫貂蟬充盈幄內　增又曰王莽簒位更漢制黑貂爲黃貂又改漢正朔臘曰太后命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肉　原後漢書曰朱穆上疏曰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　三輔決錄曰杜陵韋伯考讓書力養親既登常伯貂璫煌煌承事尤謹　增晉書曰劉聰破洛城將懷帝還平陽作赦書以六月十一日破洛羣王束手軍門貂蟬

羽葆以充王府　齊書曰王倫以朝儀草創衣服制則未有定準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殿門　又曰何戴爲侍中上欲轉戴領選問尚書褚淵以戴資重欲加散騎常侍褚淵曰宋時王球從侍中中書令作吏部尚書褚淵以戴資與戴相似領選之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遍多臣與王倫既左珥若復加戴則八座遂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不爲小廼以戴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　梁書曰帝臨軒冠太子于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貂蟬翠綾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又曰王規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

貂蟬三

增 **貂蟬**　**置案**　晉書曰趙王倫篡位周謀者咸超階越級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廁役亦加以貂蟬盈坐故時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蕭子顯齊書曰侍中世爲親近職綴晉選用稍增華重宋文帝元嘉中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爲侍中情任親密景仁與帝共話貂蟬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齊書曰武陵昭王武帝即位歷中書常侍性飲酒常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劾彈帝宥之　又曰王僧虔爲吏部尚書或言王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以方岳常于御座侍宴醉伏地貂杪肉粘帝笑曰內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不惜肉帝不悅　梁書曰趙王倫篡位周謀者咸超階越級不可勝紀至于奴卒廁役亦加以貂蟬盈坐故時諺曰貂不足狗尾續　蕭子顯齊書曰侍中世爲親近職綴晉選用稍增華重宋文帝元嘉中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爲侍中情任親密景仁與帝共話貂蟬拂帝手拔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　齊書曰武陵昭王武帝即位歷中書常侍性飲酒常以金貂換酒爲所司劾彈帝宥之　又曰王僧虔爲吏部尚書或言王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以方岳常于御座侍宴醉伏地貂杪肉粘帝笑曰內汙貂對曰陛下愛羽毛而不惜肉帝不悅　梁書曰帝臨軒冠太子于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貂蟬翠綾纓至是詔加金博山　又曰王規爲晉安王長史王立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

貂蟬四

增 **貂蟬**　**公孫內服**　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以其太厚怨曰何用故人大懇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臣節儉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　**敬兒投地**　齊書曰張敬兒被收脫貂冠投地曰用此物誤我　**戲陸雲公**　又曰陸雲公善奕棋書夜侍武帝冠觸燭火帝笑謂曰此貂蟬燒卿貂蓋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　**戲周盤龍**　齊書曰周盤龍爲東平太守求解職許之還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貂蟬著卿盤龍答曰朱衣玉帶加後魏書曰神龜元年詔加女侍中貂

貂蟬五

原賦 **陳江總華貂賦**　曰領軍新安殿下以副貂垂錫仰銘恩澤謹題小賦貴豐貂于挹婁飾惠文而見求標侍

女侍中　**女尚書**　**女侍中貂**　**貂蟬**　**貂**　**法服**

臣之容設曜毛采之溫柔拜文櫬而影度陪武帳而香浮隨玉珩之近遠共金璫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開谷中之鄙忘撤君子之寶飾榮小人之蓬鬢茂置醴之殊私誇賜田之薄潤顧朽拙之微躬早遊藝而不工逢河間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諒維鵜之有媿庶懷昔而克終

增唐侯浏貂蟬冠賦曰冠表朝容飾崇工製示勁悍而貂文既緝彰清高而蟬翼斯綴所以發宰臣之盛改武弁之弊配紫綬而增華入黃樞而轉麗突爾將戴翹然可觀糅輕毛而絲絡鬬微殼而花攢引雜錯之光足見乎以文爲貴分動搖之影誠誠夫居危如安麗則無挂新而莫殫彩列如星衛女何榮于會弁用當謁帝齊相堪嗤于濯冠所以類鳳感收如螗必取示威無假于鵾戴呈巧豈矜于鵱聚影麗華簪光聯垂組乍臨天陛澤鮮而日照如濡時受王言質薄而風搖自舞鄙舊規于却敵笑遠適于章甫貂之貴誰憂換酒于晉臣蟬之清是用加金于漢主故能堅逾鐵柱妙奪玉纓非不足之時狗尾何續從有綾而用蜩甲如生柔而輔曲潔以從輕灼灼而自爲首飾烱烱而能使心清至矣哉蟬者食潔居高貂者內溫外悍盡飾斯在齊光不散發令姿于緺者王何以尊藉舊業而珥焉金張益煥將進賢而並美與友讓以相資承柱後之名是表裏無違者冠侍中之首欲使人皆見之道光漢冊事合秦賜冠乎用之斯以明義

原荅梁元帝謝東宮賚貂蟬啓曰挹婁之毳曲降鴻恩麗水之珍復蒙殊奬東平紫貂之賜非聞煖額中山黃金之錫豈曰附蟬坐變仲尼之容增暉允南之貌

法服一

增釋名曰衮卷也畫卷龍于衣也　書曰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原又武成曰華夏蠻貊罔不率俾孔傳云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

增尚書大傳曰山龍青華蟲黃宗彝黑粉米白藻火赤天子五服　說文曰天子享先王衮龍繡于下幬一龍蟠阿上嚮　詩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又曰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　禮記曰一命縕韍黝衡再命赤韍黝衡三命赤韍葱衡　又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又郊特牲曰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戴冕璪藻又曰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卷諸侯黼大夫韍士元衣纁裳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又明堂位曰衮冕立于阼　周禮春官上司服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冕　又夏官下曰御服氏掌祭禮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　原又内司服職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鄭注曰狄當爲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爲文章褕衣畫翬者也　增儀禮曰天子衮冕負斧扆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大夫服藻火士服粉米　增環濟要畧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五色備謂之繡諸侯去日月星辰服山龍華蟲卿大夫去山龍華蟲服藻火粉米　穀梁傳序曰一字之褒賞榮華衮片言之貶誅深斧鉞　董巴輿服志曰行大射禮于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元端素裳執事者冠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　漢禮儀志曰立春京師百官衣青立夏衣赤先立秋十八日衣黃立秋衣白立冬衣皁冬至衣絳名爲五時服　吳澄三禮考内司服注曰漢世后有圭衣者蓋亦三翟之遺俗歟　原陳留風俗記曰襄邑縣睢渙之間出文章故有黻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天子

法服二

增六韜曰昔堯帝王天下黼衣絑履不敝盡不更爲也　孟子曰舜被袗衣　論語子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左傳曰諸侯伐楚許穆公卒于師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于是以衮斂　原擊虞決疑要注曰秦除衮冕之制唯爲元衣絳裳一具而已漢興亦如之中興後明帝永平中使諸儒案古文依圖書始復造冕衮火龍黼黻以奉祀郊廟　董巴輿服志曰漢承秦故至顯宗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履以祠天地養三老五更于三雍　增漢書曰齊國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縰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　又曰韋孟詩云肅肅我祖家自豕韋衮衣朱黻四牡龍旂　傅子曰魏明帝疑三公衮冕之服似天子減其采章晉書曰元康六年詔曰魏以來皇后蠶服皆以文繡非古義也今宜純服青以爲永制　後秦記曰姚襄夢弟萇著衮服上御座謂官屬曰此兒或能大起吾族　齊書曰陸澄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復衮冕九章澄與議曹郎丘仲孚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絶羣臣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　文獻通考曰梁天監七年周舍議按禮有虞氏皇而

祭深衣而養老鄭元曰皇是畫鳳皇羽也又按禮如衮冕則衮是衣有虞氏言皇皇亦是衣今衮衣宜畫鳳皇以示差降　又曰梁武帝曰禮王祀昊天服大裘而冕大裘不存其于質敬恐有未盡五經博士陸瑋等並云王祀昊天服大裘明諸臣禮不得同自魏以來皆用衮服今請依古更制大裘詔可瑋等又按鄭元注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既無所出未爲可據按六冕之服皆元上纁下今宜以繒爲之其制式如裘其裘以纁皆無文繡祇用黃衣夕月服素衣神州社稷用元衣享先王加元服納后朝諸侯則十二章享諸先帝食三老五更耕籍詔可　又曰後周設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祀昊天上帝則蒼衣五方上帝則隨方色朝日用青衣祭皇地等自龍以下九章祀星辰視朝大射饗羣臣等八章羣祀臨下學入道法門燕射養庶老適諸侯家七章其九章以下衣重衮山鷩裳重黼黻俱十有二等通以升龍爲領標巡兵即戎則韎韋爲衣裳田獵則皮弁白布衣而素裳也諸侯之服九章服之章數隨冕而降其一其公八章以下衣重衮粉米裳重黼黻俱九等皆以山爲領標諸侯服八章而下俱八等皆以華蟲爲領標諸伯皆七章而下俱七等以火爲領標諸子服六章俱六等皆以宗彝爲領標三孤之服有八章有五衣重藻與粉米裳重黼黻爲八等公卿服有七章有四衣重粉米裳重黼黻爲六等中大夫之服有六章有三衣重粉米爲五等下大夫服有四章有三衣重粉米爲四等士則祀弁爵弁元冠服皆元衣其裳上士以元中士以黃下士雜裳庶士元冠服其在官府吏之屬服緇衣裳　唐六典曰後周皇后衣十二等翟衣六從祀郊祼享先皇服褖衣以褖雉爲領標臨婦學燕命婦蒼衣春齋祭還青衣桑還黃衣秋祭素衣冬元衣　又曰隋煬帝令牛弘等制皇后服四等褕翟衣以鞠衣以褖雉爲領標九品淺青庶人服黃一品以上文官並帶手巾刀子礪石武官欲帶聽之九月百寮具新服宴之　唐書曰代宗時渤海質子盜衮龍服捕得之詞云慕中國衣服上敕之　又通考曰宋徽宗大觀元年議禮局言大社太學獻官祝禮皆以法服奉祠至郡邑則用常服乞降祭服詔頒制度于州郡然未明製造至政和間始詔州縣

冠服形製詭異令禮制局造樣須下轉運司製造以給州縣焉　又曰宋高宗紹興元年宗祀明堂僅有朝服十三副祭服六十二副乃命工部增造祭服六十三副及賛者樂舞之服　金史輿服志曰五品以上官趨朝則朝服赴省則展阜凡朝參主賓主符展紫閤門六尚遇朝參侍立則服本品服若宮中當直則服窄紫　元史輿服志曰成宗大德九年置冠服于法服庫收掌法服二百九十有九公服二百八十窄紫二百九十有五

法服三

原 五采 九章 董巴輿服志曰後世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成以爲服儀禮觀禮曰侯氏裨冕晃釋幣于彌天子袞冕晃負斧依鄭注云袞衣裨之上也繢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向而立以俟諸侯見

法服四

增 鷩衣 天子自殺故畫其形于衣以象人執耿介之節也繢之爲六服大裘袞衣及下四衣是也釋名曰鷩山雉也鷩憨也性急憨不可生必三禮圖曰王祭先公及饗射之服也

原 褘衣 三禮圖曰王后從王祭先公之吉服也周禮曰王后親桑之服也孤之妻服也以從助祭其鞠衣之色象桑始生

法服五

原 啓 梁陸倕爲息纘謝敕賜朝服啓曰元冕素帶出自棨財朱紱青縌降于皇府輝燭鄉黨震耀街衢姻族移聽朋儕改矚非臣璅弱所能陳報

增 議 齊王儉公府長史朝服議曰春秋國語云貌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巖廊盛禮衣冠爲大是故軍國異容

其功遠延日月升龍山車金根飾黃屋左纛所以副其德章其功也

縹絹上下

夫人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也

阜絳上下

侯大夫卿世婦佐祭服皂絳上下

副其德章

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罷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衣而已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備朝服中單革帶鳥革由舊章若所上裳允幷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爲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革舄並備令史以下唯著元衣今府既開公謹遵此制其或有置臺位者元服爲宜棄令稱謹有兼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內官爲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元服之例若置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爲卑則宜依公府元衣之制服章事重禮儀所先請臺詳服　又議曰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士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捨既久即爲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爲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爲積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于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爲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達官簡署爲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于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于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爲例研詳符旨良所未譬當官而行何強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二

袍一

袍名曰袍丈夫著下至跗者袍苞也內衣也　說文曰以絮曰繭繭以縕曰袍　禮記玉藻曰繭爲繭縕爲袍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　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　論語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續漢書曰三老五更皆服都綵大袍　漢輿服志曰公主貴人妃以上得著錦繡羅穀十二色綠袍　文獻通考曰後漢永平二年詔宗廟以下祠祀皆皁繒袍又曰晉制乘輿祭先聖則皁紗袍　唐六典曰袍之制有五一曰青袍二曰緋袍三曰黃袍四曰白袍五曰皁袍　唇書曰諸衛大將軍中郎以下給袍者皆易其繡文千牛衛以瑞牛左右衛以瑞馬驍衛以虎武衛以鷹威

衛以豹領軍衛以白澤金吾衛以辟邪　又曰其後以紫爲三品之服金玉帶銙十三緋爲四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緑爲五品之服金帶銙十深緑爲六品之服淺緑爲七品之服皆銀帶銙九深青爲八品之服淺緑青爲九品之服皆鍮石帶銙八黄爲流外官及庶人之服銅鐵帶銙七既而天子袍衫皆用赤黄遂禁臣民服　又通考曰宋制天子之服赭黄淡黄縗袍衫紅袍常朝則服之窄袍便坐視事則服之　遼史志曰小祀皇帝紅克絲龜文袍　金史輿服志曰大定十五年制曰袍不加襴非古也遂命文資官公服皆加襴　元史輿服志曰窄袖袍制以羅或紵

袍二

墨子曰楚莊王鮮冠緇紐纓絳衣博袍以理其國政也　合璧曰孔子衣逢掖之衣逢掖其袖合而縫大近似今袍也下至賤夫小吏皆通制袍單衣皐緑領袍中衣爲朝服　莊子曰曾子居衛縕袍無裏十年不制衣買賈見其寒取一緆袍以賜之及睢數賈罪曰爾得不死者以緆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也　漢書曰文帝遺之曰吾假人遂志之子思竟不受　史記曰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禄先生往詣之曰臣之所資惟斯而已故不登公位　又曰桓鸞字單于繡袷長襦錦袷袍各一　又曰袁安爲光禄勳至清粗袍糲食　說苑曰子方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謂霜之袍雲采亂色非錦非繡不可得名　袁山松後漢書曰靈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續乃坐使者于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始春鄙弟也少立志行縕袍糟食不求盈餘以濁世恥不肯仕　魏畧曰薛夏字宣聲黄初中爲秘書丞帝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御袍以賜之　蜀志曰彭羕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秦宓薦之于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綿竹秦宓應山甫之德履雋生之直枕石漱流吟咏縕袍也　王隱晉書曰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裹千端　又曰江東賜涼州刺史張駿真金印大袍　又曰慕容沖進逼苻堅堅送一領錦袍遺沖曰古者兵交職無幹局之舉簞食縕袍不營資産世以此重之　又曰慕容沖進逼苻堅堅送一領錦袍遺沖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　原續搜神記曰郭璞自占其凶終嘗行建康逢一趨走少年即脫新絲袍與

之此人不解其意璞曰身命卒當在君手故逆相屬耳及當死果此人行刑旁人皆爲屬求利璞曰我托之久矣此人爲之歛手咽

增文獻通考曰晉明帝泰始四年詔以朱紗袍爲聽政之服　齊書曰卞彬蚤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之多病起居甚疎庸寢敗絮不能自釋　梁書曰侯景將爲亂時謡曰青袍白馬壽陽來後景軍悉著青袍景乘白馬亂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歛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皆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　唐輿服志曰太尉長孫無忌議凡服袍者下加襴紫緋綠皆視其品庶人以白　唐書曰武至今遂以爲常　唐六典曰自隋文帝制柘黃袍以聽朝后出緋紫單羅銘襟背袍以賜文武臣其袍各有炯戒諸王則飾以盤石及鹿宰相飾以鳳池尚書飾以對雁左右將軍飾以麒麟左右武衛飾以對虎左右鷹揚飾以鷹左右千牛飾以牛左右豹韜飾以獅子左右金吾飾以象又銘其襟背作八字廻文焉　又曰肅宗爲皇太子受冊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爲與皇帝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敕改爲朱明服　又曰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緑袍十年不易恩加朱紱然後解去鍾岐良吏傳曰表彰字伯楚爲南陽太守政以清潔糲食緼袍不改其操

袍　三

無裏

加襴上詳袍二下詳袍一袍二　古詩曰姮娥剪綾裁袍待來繕宮布與換　鬱金　赤霜　綠雲上詳袍二就綠雲袍

金袍又俠客　李白詩曰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龍舟移　唐明皇召李白作樂章白佯醉不起帝曰賦成以貂裘換之服也落日明珠袍　奪貂　服蘭唐明皇召李白作樂章白佯醉不起帝曰賦成以貂裘換之服也落日明珠袍　奪貂　服蘭卿白起援筆而成帝故戲之不與白奪其袍帝笑而與之杜甫贈李白詩曰飯顆山頭逢李白頭戴笠子日卿白起援筆而成帝故戲之不與白奪其袍帝笑而與之杜甫贈李白詩曰飯顆山頭逢李白頭戴笠子日

盧志雲鶴綾袍一領　金字繡文雞　雲鶴　劉義恭啓事曰賜臣金獸袍珍製巧飾四王遺事曰惠帝與成都王自鄴還洛陽既至賜中書監

三吳禁中有金烏錦袍二元宗幸溫泉與貴妃衣之　酉陽雜俎曰安祿山恩賜實無數其所賜品目有金鸞紫羅緋羅立馬　雜俎曰宋之問獻詩武后奪東方虬錦袍以賜之杜甫詩曰詩成奪錦袍

林邑衣學士袍一名玉雞　覆學士　嫁宮人　唐書曰韋緩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帝常幸其院翫緩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西蜀錦袍覆之而去　又曰開元中賜宮中有軍校袍中得一詩曰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緣持書白帥帥以聞上詳袍二

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以嫁得詩者曰與汝結今生緣

袍　四

解贈范雎　奪賜之問　上詳袍二

原珠袍以搜神記曰有談生四十無婦請書通夕不寐夜有女子姿色無比求爲生妻經三年生一兒祝去愼勿曲奧室以珠袍贈之生至市賣袍睢陽王照我後三年可照耳生不能忍私照之自腰上肉如人腰以下乃枯骨耳後婦求去將生入華堂識是女袍收拷談生生具對視兒果似女

虞譚筆記曰泰寧二年詔贈大夫碧紗袍

履袍服韡則曰韡袍赤

青袍杜甫詩曰春草隨青袍又曰江草亂青袍遞相倣效自令以後衙內宜專命殿中侍御史糾察

增紋袍宋文鑑宋祁謝衣襳表曰緻褚紋袍聯袍西京雜記枚乘柳賦曰俊乂英髦列襜聯袍

原金袍杜甫詩曰玉映玉羈

原丹紗著丹紗袍或作青龍袍宋史輿服志曰繫履則曰韡袍宋仁廟賜詩曰恩袍草色動

窄袍詳袍

履袍文獻通考曰唐明皇開元四年二月制認赭袍

長袍文獻通考曰唐王維微時爲岐王所賞作琵琶曲名鬱輪袍貴戚大愛之遂因緣爲京兆解首

赭袍歐陽修詩曰殿光中認赭袍

戰袍宋曹彬詩曰蓋著圍花舊戰袍又黃庭堅詩曰不踏華袍曰繫履則曰

金袍杜甫詩曰使君贈寒袍

布袍神仙傳曰太傅楊駿迎孫登共語不答復以布袍賜之受之出門乃知駿當誅

宮錦袍顧瞻笑傲旁若無人

蜀襭袍即韋緩事詳袍三

鬱輪袍廣林記曰唐王維微時爲岐王所賞作琵琶曲名鬱輪袍貴戚大愛之遂因緣爲京兆解首

賜十萬袍唐史曰哥舒翰不卹士士訴衣服

絳綾袍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綾袍一領又齊諧記曰餘杭縣有民家近山嘗一夕其民與父母入山至更餘忽見一人著絳綾袍云是閻山王

夢十郎袍必爲宰相然須南遷啓其所以公曰吾昨夕夢衣十

還得遺袍唐劉人夜遺袍行十里乃

賜尚書阜袍後漢書曰藥崧者河內人爲郎嘗直臺上無被帝每夜入臺輒

倪寬若僕妾鹽鐵論曰若僕妾食若傭夫

馬后

賜紫袍與立詳袍一

不棄綠袍唐楊炎自貶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之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宜可棄也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

悉著白袍陳慶之攻魏麾下悉著白袍向披靡謠曰千軍萬里避白袍所見崧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皆服白袍

給將士韋袍劉弘教曰將士寒窮者皆給一韋袍本部爲之增給

極粗疎東觀漢記曰明德馬后袍諸王望見乃以爲綺

紫袍秘監白居易初授秘監詩曰紫袍新秘監白首舊書生鬢雪人間壽腰金世上榮

羅縠錦袍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遺足下貴室錯彩羅縠錦袍一領

流霞羽袍眞人丈人著流霞羽袍芙蓉

紫袍主事雜錄曰侍郎韋見素張倚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牘楊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噱

葛袍示使古今善言曰靈帝用南陽太守羊續爲三司而求賂續乃出葛袍以示使者時人謠曰

賜葛袍唐楊炎自貶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止之曰吾嶺上一逐吏超登上台宜可棄也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禍安可棄是乎

賜尚書阜袍後漢書曰藥崧者河內人爲郎嘗直臺上無被帝每夜入臺輒

倪寬若僕妾鹽鐵論曰若僕妾食若傭夫

馬后

原詩古樂府曰白紵寶如月輕如雲色似銀製以爲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　又古詩曰青袍似青草長條隨風舒

增唐白居易詩曰吾年五十加朝散爾亦今年賜服章齒髮恰同知命歲官銜俱是客曹郎榮傳

錦帳花聯萼彩戲綾袍雁趍行大抵著緋宜老大其嫌秋髮數莖霜

賦陳江總山水納袍賦曰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溫時來之寵沐振長纓以祇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之絲竹解女蘿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榮體鉞鏤則千巖映目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埒符采于雕煥並芬芳于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百慮之迴遭霜飛空而浸霧雁照月而猜弦聽風鐘之易近對水露之疎懸若董衣之百結同衛服之十年嗟斑鬢之已颯愧治袖之爲妍謝衾珠之有報荷隆履之無捐

宋戴顒晉劉謐之與天公戔曰體戰身噤脫衣凍坐賴詹公借袍南越送火

梁庾信謝趙王資白羅袍袴啓曰程據上表空論雉頭王恭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綜變躡奇文鳳不去而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皓暖棄百結之長寒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開襟冒廣樂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原陳周弘正謝東宮賜穀袍啓曰或儔名麗辭等質輕霧或色華少海用寶叢羣或粲彼三英縫茲五緉品頒歲襲綠奪春耕葛席可充縕袍易足

議唐蕭嵩太子服絳紗袍議曰開元二十六年肅宗升爲皇太子受冊太常所撰儀注有服絳紗袍同因上表辭不敢當請有以易之元宗令百官詳議嵩與裴耀卿等奏議之曰臣等謹按衣服令云皇太子具服有遠遊冠三梁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綏犀簪一導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白裙襦方心曲領絳紗蔽膝革帶劒珮綬等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絳紗袍則是冠衣之內一物之數與裙襦劒珮等無別至于貴賤之差尊卑之異則冠爲首飾名制有殊弁珠旒及衣裳采章之數多少有別自外不可事事差異亦有上下通服名制是同禮重則具服禮輕則從省今以至故之情有所未敢衣服不可減省稱謂須更變名望所撰儀注不以絳紗袍爲稱但稱爲具服則尊卑有差謙光成德謹議

朱衣一

文獻通考曰皇太子舊有五時朝服自梁天監之後則衣服諸王朝服朱衣開國公侯伯子男並朝服紗朱衣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衣　又曰隋制后服四等其四曰朱衣以緋羅爲之宴見賓客則服之　唐六典曰侍御史大事則冠法冠衣朱衣纁裳白紗中單以彈之　宋史輿服志曰開元禮導駕官並朱衣冠朱衣今朝服也

朱衣二

墨子曰楚莊王絳衣博袍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衣絳單衣赤幘初伯升之起諸家子弟皆曰伯升殺我及見上絳衣大冠乃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　班彪奏事曰可選師傅將相子孫好學有行者以備絳衣舍人　語林曰何晏字平叔美姿容面絶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以熱餅啗之大汗出隨以朱衣自拭面色轉皎然帝始信之　晉義熙起居注曰安帝自荆州至新亭詔曰諸侍官戎行之時不備朱服悉令袴褶從也　宋元嘉起居注曰治書侍御史朱興啓彈朝請向騰之坐同僚會故負外散騎侍郎楊珍之喪侍兵唱變服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官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也

朱衣三

點頭　拭面　宋書曰歐陽修知貢舉每考卷坐後覺有朱衣人點頭然後其文入格　下詳朱衣二　見戲　被彈　梁書曰陳隨伯之入魏時元會胡謂戲爲時曰帽上著龍冠袴上著

朱衣不知是今是不非昔非　下詳朱衣二

朱衣四

朱衣縞帶　神異經曰西荒有一人不讀五經而意合不觀天文而心通不能禮拜而精當天賜其衣男朱衣縞帶委貌冠女碧衣戴金勝皆無縫　朱衣五

詩　晉郭璞詩曰杞梓生南荆奇才應世出擢頴蓋漢陽鴻聲駭皇室遂應四科運　朱衣玉質　詳朱衣五

中衣

朱衣　中衣　單衣

增 僭禮 禮記郊特牲曰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還錢 會稽典録曰鄭弘爲縣掾大民有弟負兄錢未還婢詣弘訴弘責中單爲叔還錢兄聞之慙遣婦齎錢還弘不受 原 釋奠 緣 徐野民車服注曰天子好禮釋奠中衣以褖緣其領袖 又文獻通考曰梁制釋奠先聖有絳緣中衣 絳緣 領袖 董巴漢輿服志曰祭宗廟元絳領袖祫褾諸秩祠皆絳緣領袖爲中衣 爲中衣絳褲又曰梁天監三年何佟之議公卿以祭服裏有中衣即令中單地縱

單衣一

增 釋名曰單衣言無裏也 方言曰單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祫關之東西謂之單衣趙楚之間謂之深衣是也 應劭漢官儀曰謁者皆著緋幘大冠白絹單衣 文獻通考曰梁制拜陵則箋布單衣又有白帢單衣有青紗內單 又曰隋煬帝令牛弘等制皇后服有素衣內單 又曰天子拜陵之服白紗單衣 又曰凡百官朝服陪祭朝會大事服絳紗單衣

單衣二

增 漢書趙王彭祖爲人巧佞持詭辨以中人每二千石至彭祖衣皁布單衣自迎之 原 東觀漢記曰光武起義兵攻南陽暮閨冢上有哭聲後有人著大冠絳單衣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魏志曰明帝徵管寧爲光禄勳人俱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苞年長先著單衣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後漢書曰陳留尹苞字延博與同郡范史雲善二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守節高乎審疾尪頓邪喜上言寧相著皁帽布襦袴而褁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 王隱晉書曰桓溫廢東海王王著白袷單衣步下西堂羣臣拜辭莫不歔欷 又曰簡文初立于朝堂著平巾幘單衣拜受璽綬 又曰王導因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練數十萬疋賣之不售而國用不足導患之與朝賢俱制練單衣于是士庶翕然倣服練遂貴踰數倍 又曰張稷爲吳郡太守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衣輕褻徑還都于厝所晝夜哭不絶聲 又曰張稷爲吳郡太守就僕射徵道由吳鄉人候稷者滿水陸稷單衣輕褻徑還都下人莫之識

單衣三

原虎文 狐尾董巴虎文成虎文 虎賁騎皆衣虎文單衣上加虎文采冀別傳曰冀作狐尾單衣與之曰汝著彩飾之質被服驚鳳之彩飾之文越單衣與之曰汝著彩飾之質越單衣與之曰汝著彩飾之文 魏文帝列傳曰冀作狐尾單衣上加虎文采冀別傳曰冀作狐尾單衣與之曰汝著彩飾之質被服驚鳳之彩飾之文越單衣與之曰汝著彩飾之質越單衣與之曰汝著彩飾之文 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愛衣好為輕薄之服作折要髮髻墮馬髻為愁眉啼妝及倭墮之形又作龍虎大小王及遠山眉或作八字髮或作小廣額或作大廣額或作三道或作四道或作五道或作十道或作鳳凰雙鶴出雲之狀或作鳳凰雙鶴出雲之狀或作鳳凰雙鶴出雲之狀

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繡帶　又曰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　又曰革帶博二寸　文獻通考曰革帶古之鞶帶也文武衆官牧守丞令下及騶寺皆服之其有囊綬則以綬于革帶也春秋傳所謂鞶厲大戎服則以皮絡帶代之　陳氏禮書曰古者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蛻以至許慎服虔杜預之徒皆以鞶爲帶　晉書曰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爲緄帶　唐書曰天授二年改佩爲魚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上飾以銅中宗初罷龜帶復給以魚郡王賜玉亦佩金魚帶景龍中令特進佩魚　又曰高宗咸亨三年敕五品以上賜新魚帶並飾以銀三品以上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上元中又敕文武官三品以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瑜石帶庶人銅鐵帶文武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武官欲帶亦聽之九月百官具新服上宴于麟德殿　又曰開元中駙馬都尉從五品假紫金魚帶都督刺史品卑者假緋魚帶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官皆佩魚　又曰腰帶搢垂頭于下名曰銙尾取順下之義一品二品銙以金六品以上以犀九品以上銀庶人以鐵　唐六典曰天子乘馬之服有眞珠寶鈿帶　又曰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起梁帶　輿服志曰唐因隋制天子常服有九環帶　程氏演繁露曰韓退之詩不知官高卑玉帶垂金魚若從國朝言之則極品有不得兼者然唐制不爾也唐制五品以上皆金帶至三品則兼金玉帶通鑑明皇開元初敕百官所服帶三品以上聽飾以玉是退之之客皆三品之上亦足詫矣宋朝玉帶雖出特賜須得閤門關子許服方敢用以朝謁則體益以重然唐裴晉公得特賜乃于閩玉也蓋病亟具表返諸上方其自占辭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合將歸地下又不敢留在人間謹以上進不知故事當進如隨身魚符之類邪抑晉公自以意籀此舉也宋朝親王皆服玉帶元豐中翬造玉魚賜嘉岐二王易去金魚不用自此遂爲親王故事又前世所未有者　文獻通考曰宋腰帶之制恩賜有金荔枝師蠻海捷寶藏金塗犀牛胡荽鳳子寶花金塗犀牛雙鹿野馬胡荽犀有上等次等以牯犎爲別太平興國七年正月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詔詳定車服制度案禮部式飾以金玉之類蓋腰帶之制也今請從三品以上服玉帶四品以

上服金帶以下升朝官雖未升朝已賜紫緋內職諸軍將校並服紅鞓金塗銀排方雖升朝著綠者公服上不得繫銀帶餘官服黑銀方團胯及犀角帶貢士及胥吏工商庶人服鐵角帶恩賜者不用此制荔枝帶本是內出以賜將相在于庶僚豈可僭服望非恩賜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景德三年詔出入內庭不許服假通犀帶大中祥符五年詔曰方團金帶優寵輔臣今文武庶官及伎術之流率以金銀倣倣甚奢彝制自今除恩賜外悉禁之 宋史輿服志曰端拱中詔作瑞草地毬路文方團胯帶副以金魚賜中書樞密院文臣 又曰元豐五年詔三師三公宰相執政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嘗任宰相者觀文殿學士以上金毬文方團帶佩魚觀文殿學士節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書侍郎散騎常侍御僊花帶 又曰大觀二年詔中書舍人諫議大夫侍制殿中少監紅鞓犀帶不佩魚 揮麈餘話曰政和建艮岳靈壁縣貢一巨石高二十餘丈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千人夫舁之不動祐陵親灑宸翰云慶雲萬態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石遂可移 又通考曰紹興元年詔已給賜者不再賜遷除合加魚袋者賜之三年詔侍從金帶軍帶御器械朝謝武臣朝辭賜金帶並許繫宗室正任及殿庭供職橫行亦如之其花犀帶非宗室不許服經筵進講終篇講官賜金帶象簡鞍馬前宰執不帶職者同庶官復職者亦許繫笏頭毬文金帶 又曰淳熙三年詔武臣知州軍官未陞朝者依文臣守倅借服色例權繫紅鞓角帶回日依舊 又曰宋慶元二年皇后受冊寶排設逍遥平輦人負各一人有鍍金銀柘枝帶輦官二十七人有鍍金海捷帶 輿服志曰宋制天子服素大帶朱裏青羅四紳帶二 遼史志曰朝服臣僚繫鞢鞢帶以黃紅色條裹革為之用金玉水晶靛石綴飾謂之盤紫 金史輿服志曰金人之常服其束帶曰吐鶻 又曰大定二年制百官趨朝赴省並須裹帶 元史輿服志曰全涼帶一紅羅裹鍍金為之

帶二

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珠澤獻白玉酒食天子賜黃金之環三十朱帶貝飾三十西征至赤烏氏赤烏氏先出自周宗乃賜赤烏之人貝帶五十 戰國策曰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淄上

之娛黃金横帶而騁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狄也　史記曰文帝遺匈奴黃金飾具帶一

黃金犀毘　東觀漢記曰楊賜拜太常詔賜自所服冠幘綬玉兼革帶　魏畧曰疎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又曰漢陽嘉三年疎勒王獻青石金帶　三國典畧曰文帝賜劉楨廓落帶其後將死欲取以爲殉因與楨書曰夫物因人而貴故在賤者之所不御至尊之側楨荅曰荆山之璞耀元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衆女之姸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鼈黿之尾綴侍臣之幘此皆伏朽壤之下潛汙泥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采疇昔之外楨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可納也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于石亭上脫御金校帶以賜遜又親以帶之爲鉤絡帶　吳錄曰鉤絡帶者革帶也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人悉著鉤絡帶　齊書曰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洽將至骼謂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　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女騎腰中著金環參鏤帶　晉公謨因以賜之　又曰隋文帝作相李穆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天乃遣使謁文帝并上十三鍮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　李德林傳曰隋開皇元年敕令德林與于翼高熲等同修律令賜九環金帶　唐書曰馬植進中書侍郎初左軍中尉馬元贄爲宣宗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素與元贄善元贄以賜帶遺之他日植對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震恐具言狀于是罷爲天平軍節度使　又曰唐張文瓘爲并州參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瓘與僚屬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勣曰子無爲嫌若某猶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于決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之　唐會要曰德宗詔曰貞元之間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緑帶取其武毅以青封內觀察使宜以雁銜威儀取其行列有序冀牧人有威儀也　威儀瑞草也　據言曰裴晉公賛狀眇小相者曰郎君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冀于觀楯忘返而去度得而授之後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　唐書曰裴度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爲流涕及行帝賜通天御帶　又曰唐敬宗時南昌進夜明犀製爲寶帶光照百步　又曰鄭畋進司空賜以

犀帶　突厥傳曰唐天寶初賜拔悉密紫文袍金鈿帶
羽林大將軍賜銀袍鈿帶魚袋七事　五代史曰鳳翔李
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世玉帶永吉以無爲解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緡責
永吉償之既而不得州　又曰安重榮既僭侈以爲金魚帶不足貴刻玉爲魚佩之　却掃編曰宋制執政以
上始服毬文帶佩魚侍從之臣止服遇仙帶世謂之橫金元豐官制始詔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並服遇仙帶佩
魚故東坡謝翰林學士表曰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蓋謂是也然武臣節度使班翰林學士上六曹尚書下
至令止橫金迨拜太尉則毬文佩魚蓋恩禮親執政故也　揮麈錄曰宋韓佃夫使金國見金主所繫犀帶明
透如圓鏡狀光彩絢日金主云此石晉少主歸獻邪律氏者唐世所寶日月帶也　老學菴筆記曰宋王介甫
所賜玉帶號玉抱肚眞宗時趙德明所貢也紹興中王氏猶藏之曾孫璹始復進入禁中　文獻通考曰宋神
宗熙寧六年收復熙河等州帝御紫宸殿宰臣王安石率羣臣稱賀上遂解所服玉帶賜焉　又曰熙寧八年
岐王顥嘉王頵言嘗蒙賜方團玉帶著爲朝儀乞實藏于家不敢服用帝不許命工別琢玉帶以賜之顥等固辭
不聽請加佩金魚以別嫌詔以魚賜之親王佩玉魚自此始　又曰高宗紹興四年四川制置使京鏜因任賜
金帶　又曰孝宗乾道三年姜詵以魯臣賜金遇仙花帶後權工部侍郎詔依本班服繫　又曰寧宗淳熙元年幸玉津園燕射保信軍節度
左諫議大夫姚憲嘗爲侍郎賜金帶令依舊服繫著爲例　又曰寧宗淳熙元年幸玉津園燕射保信軍節度
使鄭藻起居舍人王卿月等中的賜襲衣金帶

帶三

犀與銀　紅玉　唐杜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朕世
白玉　雜錄曰上以紫金帶賜寧王　紫金
本國自此帶歲荒民散干戈屢起幸在內帑一見足矣上聞之命封付其使
楊元卿　星像　月影　續夷堅志曰韓魏公犀帶一片乃
一片乃南極老人星像尤爲至寶　鹿衡花巳爲奇絕至孝宗壽光
龍江夢餘錄曰張九成蓄
得相　殺商　唐書曰王播自淮南還帶者直數百萬晝夜有光洞照一室楚馬希聲殺商而有三遂得再相九
國志曰海商有寶犀玉帶十圍長三丈遇月光遂滅　開元中高麗遣使來朝宴內殿因從容言于內臣曰中
國之通月光又曰穆宗以白玉帶賜寧王　又曰萬緡賂海商得犀帶中有月影遙望則見
辟塵　離水　博蓋其所服帶乃辟塵犀也　封宗易言石駙馬寶吉知陳州其州解一皆新之每毀舊屋則坐下
江西鍾氏既滅子匡範歸武肅獻雲鶴通天離水犀帶

一云元宗御玩遺在西門門客獻鍾鍾常寶之武肅得帶賜錢二萬緡因登碧波亭會命與許彥方擊楫而行水闊七尺許至瑞石山岸大爲驚賞

腰 芙蓉 蒲桃 又曰芙蓉帶兮石榴又風捲蒲桃帶 金縧腰 玉抱肚 白居易詩曰銀魚金帶繞腰光 下詳帶二

帶四

原 朱帶 詳帶二 寶帶 前漢翁荅王璟書曰陶丘翁有鮮卑金頭寶帶二枚 玉帶 楚辭曰撫余珮兮繽紛高太息兮自慶 帶牌注云持我玉帶相糾結也數放也 貝帶 史記曰閼與君嬰佩貝帶 飛帶 趙飛燕合德復嫌美人飾也 河帶 史記曰黃河如帶 山帶 廬山記曰廬山香爐峯有

幸與上卧起故惠帝時常傳脂粉 原 鞶帶 禮記士喪禮曰鞶帶旦楊帶 緇帶 禮記士冠禮曰朝服緇帶注緇黑繒 原 緩帶 晉羊祜在軍輕裘緩帶又唐詩曰一人在朝

百人纏帶一人禁也 簪帶 晉傳元棒白簡整簪帶又詩曰簪帶奉鳴球 腰帶 唐詩曰百寶妝腰帶 襟帶 滕王閣序曰襟三江而帶五湖 錦帶 詳帶

貴而觀皮弁 革帶 詳帶 韋帶 韋布衣韋帶 束帶 新纏爲屨局穿無底

一曰驥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鈎 韋帶 詳帶 又應璩詩曰子曰赤也束帶立于朝 又陶潛吏白應束帶見督郵淵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 飛帶 趙飛燕參差燕裾

子曰明遠結客少年場行 鞶帶 鮑昭擬古詩曰

氣若香烟白雲冠峯峭千 金銀韜帶 詳帶 晉石崇待客茶以鴛鴦茗以蓱草帶 柘枝帶 詳帶一

金南詔蜀繡衣縫紫金帶 合歡帶 六朝詩曰繡帶合歡結 連環 詩曰金帶連環束戰袍

蒻兮帶 賜李靖 孔六帖曰李靖五代孫彥芳其家舊物有靖破蕭銑時所賜于闐玉帶 唐鎬賭帶 南唐近事曰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因出姬帶呼盧唐采大勝乃酌

女蘿 楚騷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帶女蘿 獻從簡 晉從簡陳州人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

酒命美人別巖遂悵然與之 李訓講易 社陽編曰文宗朝李訓講周易頗協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以賜之 解賜金帶 五代康延孝以百騎奔莊宗莊宗解所御金帶賜之 割玉 李賀詩曰密裝腰鞓割方玉 縷

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敬如賓二卒歎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斷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 賜楊素 隋楊素傳曰上賜素以萬釘寶帶 不買玉帶 宋王文正公

不不買玉帶 名臣遺事曰王文正公

夏侯腰矣 金剛鮮甲 東觀漢記曰鄭遵破匈奴于是上賜金剛鮮甲緹帶一具金銀帶各一 犀比金頭 班固與竇憲辭車駕比金頭帶曰將軍所自服也 原 守城

在腰 述異記曰夏侯祖忻爲兗州刺史喪干官沈僧榮代之祖忻見形詣僧榮沈牀上有纖成寶飾絡帶夏侯與沈對前牖視此帶已在腰上有之祖忻不見關必以爲施可命焚與沈休文約老病革帶移孔梁沈休文曰甚佳公命弟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故平生所服止于賜帶

原 西域腰帶 魏畧曰文帝時西域來獻紫球腰帶 大秦絡帶 吳時外國人皆著袴褶絡帶 增 革帶移孔 梁沈休文約老病革帶移孔 原 絡帶

紫帶 陳琳傳曰公輸般爲鳥雲梯攻宋墨子見楚王曰請令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距帶守之般九攻不能入遂輟兵 鎮山留帶 佛印名了元鎮州人時住金山寺東坡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云借和尚四大用作禪牀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下即答當從所謂至則願留玉帶鎮山門東坡解帶置几上師云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于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急呼侍者收玉帶永鎮山門公笑

而與之師取納裙相報 笏頭金帶 宋仁宗皇祐二年賜我仕太子賓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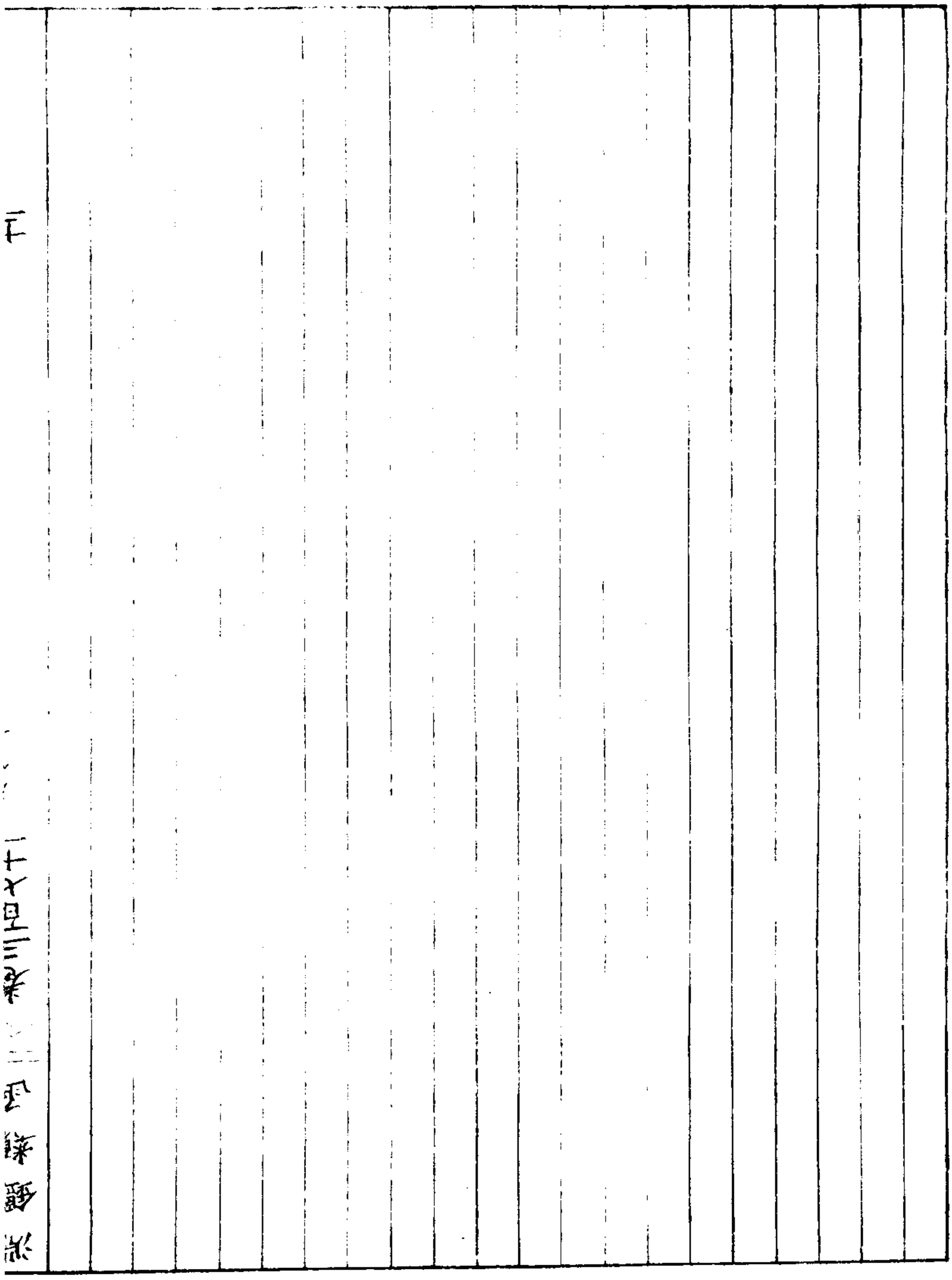
弗與魯昭元年晉樂王鮒欲求貨于叔孫使請帶焉弗與召使者梨裏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言帶褊盡梨裏示不相遴 束帶不休 唐崔元綜同平章事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

帶五

原 表 晉王衍謝表曰蒙賜臣單衣紫綃金革帶臣謹佩服終矢弗諼 撰 宋蘇軾謝賜對衣金帶馬表曰漢官三服已分窓麗之珍唐監八坊復下權奇之駿拜嘉甚寵省已何功伏念臣受材迂疎賦命寒蹇幼師季路止服縕袍長慕少游欲乘下澤日眩重金之耀神驚四牡之良俛仰自惟周章失次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勤黎庶寤寐儁賢故損廢車之儲以廣英雄之彀致茲孱陋亦被寵光臣敢不求稱于衷益鞭其後薄德盛服當戒維鵜之篇強力安邦庶幾有駿之頌

原 啓 梁劉孝儀謝晉安王賜銀裝絲帶啓曰雕鏤新奇織製精潔越中玉女不得關思上方名匠莫能議巧人情駭觀如見買臣之綬望貌移姿似逢子訓之術 撰 周庾信謝趙王賚犀帶等啓曰奉敎垂賚犀裝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趙王國租偏資裴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貧是所甘愜南宮敬之載實殊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榮鼈載三山深知其重昔沈義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燮行埋值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以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啓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一


F
第三四×十一
練習問題

紳一

增禮記玉藻曰凡侍于君紳垂足如履齊　又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　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紳二

原書紳論語曰子張書諸紳　增搢紳又曰子夏君視之加朝服搢紳　垂紳晉錦堂記曰搢紳者不道搢笏　搢紳先生之徒或云薦紳　增簪紳曹鄴詩云台宴簪紳滿又盛纓紳　纓紳晉束晳詩曰風義動簪紳又　解紳謝惠連雪賦曰大帶長代之　泉紳韓愈詩曰泉紳搢白石鉤攢高青　天紳又曰懸瀑垂天紳又　玉紳詹雨也　韠紳內則曰子事父母端韠紳搢笏

靴一

增釋名曰靴韠所以蔽前也婦人蔽膝亦如之齊人謂之巨巾田家婦人出至田野以覆其頭故因以爲名也　又曰跪襜跪時襜然張也　爾雅曰衣蔽前謂之襜　禮記曰一命縕韍幽衡再命赤韍蔥衡三命赤韍葱衡　又曰天子朱韍諸侯赤韍　白虎通曰紱者

服謂之韠冕服謂之韍案韍或作黻芾紱同又作紼

原五經要義曰太古之時未有布帛食獸肉而衣其皮先知蔽前而未知蔽後　又曰韠者舜之所制也裳前之蔽也　又曰天子朱韍諸侯赤韍　白虎通曰紱者何謂也紱者蔽也行以蔽前者爾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　增徐廣輿服儀注曰蔽膝古之韍也戰國連兵以紱非兵飾去之漢明帝復制韍　魏曹植求通親親表曰解朱組佩青紱　宋史輿服志曰韍從裳色上有紕下有純去上五寸繪以山龍火上接革帶繫之

靴二

原環濟要畧曰舜始作韍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　增拾遺錄曰孔子生有麟吐玉書于闕里人家云

水精之子繼商周而素王出故蒼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爲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而去夫子系殷湯

水德而素王至敬王之末魯哀公二十四年魯人鉏商田于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知命之終抱麟解轅而涕泗

焉　漢書東方朔傳曰館陶公主迎武帝帳膝登階　又曰王莽妻著布帔膝見客　魏志曰文帝賜于禁以魏王時自所佩朱紱　吳志曰孫權潘夫人

宮人位爲貴人金印藍紱女人爵位之極　又曰文帝賜于禁以魏王時自所佩朱紱　吳志曰孫權潘夫人

有娠夢人以龍頭授已以敝膝受之生亮

紱三

夏山　殷火　禮記明堂位曰夏山殷火周龍章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化

紱四

斯皇　詩曰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又服其命服朱芾斯皇　方來　易曰朱紱方來

曰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也

還鈴閣　又曰便留朱紱還鈴閣　君朱臣素　詳紱　我紱子佩　莊子曰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紱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注謂隱

瑱一

釋名曰佩倍也言其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　說文曰佩從人凡聲也佩必有巾從巾

字議曰以爲佩者服用之稱瑱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詩曰青青子佩悠悠

我思　又曰將翔將翔佩玉瓊琚　又曰彼留之子遺我佩玖　又曰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詩曰青青子佩

童子佩觿　又曰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又曰宛然左辟佩其象揥　又曰鞙鞙佩璲不以其長　雯云璲瑞玉也　又

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

玩好共王之服玉佩玉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

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又曰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結佩而爵韠　又曰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

玉不去身君子于玉比德焉　又曰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又曰男女未

冠笄者皆佩容臭昧爽而朝　楚辭曰長余佩之陸離
偃蹇衆芳然而蔽之　增又涉江曰被明月兮佩寶璐
窮即佩環能大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故農夫亦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
婦人佩其針縷亦佩玉也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嬪珠以
納其間上下爲銜半璧爲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蒼珠爲瑀瑀　增文獻通考陳氏禮書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
上有折衡下有雙璜中有琚瑀下有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嬪珠而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
之應其象有仁智禮樂忠信道德之備此所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原魚豢魏畧曰有雙璜雙琚雙瑀衝牙
琨珠爲佩者漢明帝采古文始制　晉公卿禮秩曰特進佩水蒼玉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皆佩水蒼玉　增
晉宋舊事曰太皇太后崔鈿白玉佩　原搜神記曰元康中婦人飾五兵佩　增晉潘岳西征賦曰飛翠綴拖
鳴玉出入禁門者衆矣想佩聲之遺響若鏗鏘之在耳　齊書曰永明元年有司奏加貴妃金章紫綬淑妃于
闐玉佩　隋書曰何稠參會古今多所改創從省之服初無佩綬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
除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珮二

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曰百姓琁富何謀于樂天子嘉之賜以左佩玉華郭璞注云玉華佩佩之精也　又曰天子渴于
沙中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頗取其清血而飲天子天子美之乃賜奔戎琱玉一雙　原典畧曰孔子
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
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增左傳曰晉獻公使其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
狐突歎曰佩衷之旗也金寒玦離何可恃也　禮記曰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
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執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　原鹽鐵
論曰子思銀佩　說苑曰經侯過魏太子左帶玉具劒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不視又不問經侯
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之此魏之寶也經侯解劒佩委之趨而出上車去太子使騎操劒

珮與侯曰此寒不可衣飢不可食無遺我賊也 增又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珮至流水之上大夫

莊辛見而悅之 拾遺錄曰燕昭王時西王母降與昭王遊乎燧林之下說炎皇鑽火之術取永桂之膏燃以

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桂膏之上此蛾出員丘之穴穴洞達于九天中有細珠流出可穿爲結因

用爲佩 又曰漢昭帝穿林池廣千步植分枝荷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

元珠可以飾佩 又曰漢成帝時乘輿服皆尚黑宮中美女服皁班婕妤以下皆元綬帶珮 漢蔡邕輿服志曰

孝明帝作蠙珠之佩以郊祀天地 晉令曰皇太子妃珮瑜玉諸王郡公太宰太傅太保司空諸長公主諸王

世子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珮元玉 鄴中記曰石虎出行有女鼓吹尚書官屬皆著錦袴佩玉 唐書曰憲宗

懿安皇后郭氏穆宗嗣位上尊號皇太后凡朔望三朝帝率百官詣宮門爲壽或歲時慶問燕饗後宮戚里內

外婦車騎駢臻環珮之聲滿宮

珮三

原蠙珠 象環 珮詳一 紉蘭 連蕙 楚辭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連蕙茞以爲佩過鮑肆而失香 捨玦 解環孔叢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捨玦珮道士服也六朝詩

婦人捨珠玉劉向列女傳曰齊桓公行霸諸侯朝之衛姬脫簪珥解環珮再拜請衛之罪公悅許諾不 增五星 原六氣 五星佩帶五星連傳元大

至公謀伐衛衛姬脫簪珥解環珮再拜請衛之罪公悅許諾不 增五星 原六氣 五星佩帶五星連傳元大

言賦曰腰佩六氣首戴天文 俘商獻楚 周書曰武王俘商得佩玉珮獻昭王子常常以一珮獻楚以

六火玉 董巴漢輿服志曰孝明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皐陶篇衣裳玉佩備章采其

大佩則衡牙雙渠璜皆以白玉 漢武帝內傳曰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玉之珮 遺澧浦 解江濱

楚辭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 列仙傳曰江妃二女者不知何許人步漢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

神人女遂解珮與之 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 無所繫 尚可比馬 連日月

增乞飛霞 博植與陳琳書曰帶蛇虹以爲紳連日月以爲佩 韓愈詩曰乞君飛霞佩與我高

珮四

原左佩 內則曰子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婦事舅姑同 右佩 又曰子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婦佩箴管線纊施繫囊大觿木燧 章德 董巴輿服志曰古者君

章德 大戴禮曰上車以和鸞爲節下車以珮玉爲度上有雙璜衝牙玭以納其間璜琚瑀以雜之也 衷旗 詳佩二衷中 臣佩玉尊卑有度佩以

德 玉聲 容觀 文選佩 制容 以制容 有聲 玉聲 不變 行不變玉 鏘鳴 詳佩一 禮容 德

用之聲以發之 掩轉 楚辭曰佩繽紛其掩轉遂委絕而離異 增幽佩 杜甫詩曰楚宮

久已滅幽佩爲誰哀　趙佩柳宗元詩曰簪切晨趨佩響聞　徐佩詩曰振佩亦鏘鳴　劒佩漢史曰單于來朝賜以玉具劒佩　紳佩之士皆儒學也　纓佩文選曰纓緩之徒紳佩

曰纓佩空爲香　落佩杜牧賦曰倒冠落佩分與世闊疎　瘞佩柳宗元弔屈原文曰沈玦兮而不光　佩櫝漢鄭遂守渤海使民賣劒買牛賣刀買犢曰帶劒佩刀何如帶牛佩犢

佩魚服飾總論唐之綬有佩魚之制

孔六帖曰唐元宗欲廢皇后王氏后兄守之懼爲求厭勝浮屠明悟教祭北斗取霹靂木刻天地文及帝諱佩之以自戒　佩安危李嚴傳曰身佩安危　佩采瓊尚書舊儀曰淑妃修媛修華修容婕妤佩采瓊玉貴人佩于閨玉　草承杜甫詩曰宮草霏霏承委佩　花迎李參詩曰花迎劒佩星初落　佩豭豚史曰子路性勇冠雄雞佩豭豚　佩霹靂

欽立六國後曰趙印先生因行佩之　佩聲歸王維詩曰佩聲歸到鳳池頭　蘇秦佩蘇秦爲從約長并相六國歎曰使我有洛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鄧生佩漢王納鄧食其之言

欲佩玉墀步　佩聲隨杜甫詩曰玉輦步隨　佩玉將將音鏘詩曰將翔將翔佩玉將將

佩服無斁　揖讓有聲　先王有制所以

解佩要之曹植洛神賦曰願誠素以先達今解玉佩以要之　解佩結言楚辭曰塡吾遊此春宮今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相下女之可詒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流景揚輝　光潤清越殷仲堪與相王牋曰所致玉潤清越可謂瓊琚也

佩聲珊珊　比德君子無故乃不去身

佩五珮

佩聲珊珊杜甫贈鄭駙馬詩曰時聞雜佩聲珊珊

佩玉將將音鏘詩曰將翔將翔

佩聲鏘鏘

佩聲璆然

佩聲璆琳

佩聲璆琅

佩聲璆鏘

佩聲鏘然

佩聲鏘鏘

佩聲鏘鳴

佩聲鏘洋

佩聲鏘玉

佩聲鏘金

佩聲鏘琅

佩聲鏘琳

佩聲鏘瑲

佩聲鏘瑲

佩聲鏘瑲

用隨劒履而揚聲觀其所興爰自古昔玉華既重于周后嬪珠亦珍于漢辟蓋將以威儀節度知無不易豈徒
矜珠玉之芳聲宣步頓之前跡懿其符彩照燭流曜輝光宮徵合韻左右鏗鏘此亦邦國之儀範爲衣裳之典
章于是垂爲臣倚爲主式操上下動合規矩亦非獨洛妃解贈于陳思漢女見投于交甫爾其幽人所重君子
攸資則蘭蕊馳馨于楚客象環騰譽于宣尼斯偶物昇榮助荷衣之葱翠因時適用陪藻服之崴嵬既而天子
會朝臣御華闕冠蓋雲發公侯進退而爲容卿士俛仰而趨謁茲珮也幸朝儀不棄流響未歇既連帶于虹蜺
庶傳名于日月　衡牙賦鵬名佩必有節牙惟應聲既熠燿以光動始鏘鏘而韻清馳聲曲折之間突爾乃激方
隨步武之際跳然若驚嘉其琢自良工飾于君子冀靜聞而中矩每徐轉而知止乍旁達以散還忽高飄而間
起比于德寧無故以去身習乎容諒和鳴而入耳是知宮徵交應周施必聞助清音而靡絶混眞質以纔分將
觀其禮朝于君假抑揚而有耀俟動靜以成文故乃藉此相攻彰夫必佩官爾同聲服而非礙顧規模之可則
宛在其中聽寥亮之無差不離于內則知俯仰寧阻進退皆由引異響而非往配禮容而必周虛徐互振寂寞
相求洞晨照而彌徹驚微風而更幽原夫製彼奇形韻茲良玉雖杳杳以將盡竟遲遲而潛續澹以成章靜而
應曲重輕其雜恒宛轉而下垂左右皆調每玲瓏而中觸由是孤光屢進片影彌輕駐幽音而乍默佩逸勢而
俄成方將應組綬厠瑤瓊應疾徐而洞徹順激射以鏘鳴故其悄以分音玲然自我當待扣而逾寂匪輕搖而
孰可豈不以佩服紛綸威儀衆夥徵衡牙之微旨然後知古禮之不墮　裴度古君子佩玉賦伊君子兮何師
遵淳古而繹思儼然有章相威儀于樂只溫其如玉故切磋而佩之縝密是比貞明所資追琢斯成既殊張氏
之印清美可羨寧匹孔侯之龜是用濯自丹水取諸元圃君求美質我則表溫潤于光容臣聽好音我則動淒
清于步武結以紳帶綴以環組使感之者在約而思純服之者居今而行古豈比夫詩人無文贈雜佩兮夫君
驥人著美紉幽蘭兮之子是以嘉其抱素貴以合眞想見白虹之氣思聞清越之聲發凝輝兮既昭我述鏘雅
韻兮必俟君行是以敬慎侯度獨高人情至若斲以爲壺徒玩其質執而爲璧徒旌其秩豈若用之有方垂之
無必威儀棣棣居則粲然之光進退瑲瑲動則泠然之律是以古之君子物有其章溫恭可象環珮其鏘既覩
容而生敬諒播往以傳芳然則貞玉之質非賢無以服用昔賢之佩非玉無以表彰故佩斯敬覩斯莊方今野

無遺賢山不藏玉彼華佩兮同昔時以入用彼君子兮思古人以自勗故能振休風播淳俗則今日之佩玉昔賢之高躅者也

原 銘 後漢崔瑗遺葛龔珮銘曰禹湯罪已仲尼多誨盤盂有銘凡杖有誡天爲剛德猶不干時君子妄怒厥亦生災晉厲好虐攘書作亂荀瑤峻戾韓魏致難濮慨憤激動腸傷氣久生百疾歷年不遂俯覽斯佩柔韋是貴

原 啓 齊褚彦回謝賜珮啓曰傳詔宣敕賜臣玉佩一具製懋姬贏寶冠荊越璇瑰鎮曜珩玦凝華采貫蓬極響閨纊戶佩服載驚心容交惕　梁簡文帝謝敕賜玉佩啓曰昉田麗彩槐水鏤文飾以金闕之珠製以魯班之巧故以裾端照色影外生光恩發內府很垂霑賜臣方溫謝德比振慙聲

玦一

增 說文曰玦玉珮也珮如環而有缺故云玦也 原 隨巢子曰召人以環絕人以玦 增 晉書曰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綵組爲緄帶金辟邪首爲帶玦

玦二

原 瑞應圖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玦　左傳曰狄人伐衛將戰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子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　漢紀曰項羽與沛公飲鴻門范增數目羽舉所佩玉玦示之者三羽默然 增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女弟昭儀遺玉珊瑚玦　後漢書曰更始謀殺光武兄伯升乃會諸侯以成其計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更始竟不能殺　續漢書曰桓帝永興二年光祿勳史舍壁下有青氣視之得玉鈞玦各一 原 漢末傳云先主既取成都大會作樂乃取劉璋所藏金玉寶玦以賜功臣　魏畧曰太祖征漢中太子在盟津聞鍾繇有玉玦使臨淄侯因人說之繇即送焉 增 魏氏春秋曰明帝時張掖郡金山元川溢涌寶石負圖有玉匣開蓋上有玉玦二璜一　孟達與諸葛亮書曰今送綸帽玉玦各一以徵意焉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在淮陰治城得錫玦下有篆字人莫識紀僧真曰何須辨文此自久遠之物即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　北齊書曰樂陵王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與妃斛律氏武成果斬之妃把玦哀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　杜陽編曰唐文宗宮中有黃金蛇出階光灼宮人以珊瑚玦下之并玦而帶去

上尋庫得眞金蛇貫玦上曰此隋煬帝爲晉王賜陳夫人者熟視下有阿麼字

玦三

原佩金　賜玉　左傳曰晉太子申生帥師晉侯佩之金玦狐突曰金寒玦離胡可恃也字卿爲楊邑侯何爲君有心矣　東觀漢記曰明帝詔曰馮勤以忠孝典兵出入八年數進忠言正諫其還故賜以玉玦

決嫌疑　決狐疑　白虎通曰凡能決嫌疑者即佩玦故遺其臣亦授之以玦晉受命有二玦其一當魏曆數既終當禪大晉故與之玦凡受命居天子之位皆衆人之所疑以武皇帝能斷決狐疑應天順人受曹氏禪而無疑得應佩玦故以賜焉是以有二玦

玦四

增清玉　杜甫詩曰清玉貫雙環連月蝕中央鏡心穿故人贈妾初相結

紫玉玦　蘇軾詩曰空煩赤泥印遠選紫玉玦茶也　烏玉玦　又曰遠致烏玉玦墨也

原佩玦而斷　莊子曰緩佩玦者事至而斷

與玦即去　大夫得罪待放于郊公與之環即還與之玦即去又曰逐臣賜環則反賜玦則絕

思帝鄉劉禹錫賦曰俟環玦兮徘徊

視徘徊　視環玦以徘徊　徊空隳白首

似玦　韋應物詩曰荊山之白玉

玦五

原賦　魏文帝玉玦賦曰有崑山之妙璞產層城之峻崖漱丹水之炎波蔭瑤樹之元枝包黃中之純氣抱虛靜而無爲應九德之淑懿體五材之表儀

原書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南陽宋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會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繩窮匣開爛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須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簡生詭奪之詿嘉貺益腆敢不欽承

環一

增說文曰好佩玉謂之環肉好若一謂之環　莊子內篇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毛傳曰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白虎通曰修道無窮即佩環也　晉左思蜀都賦曰其中則有青珠黃環

環二

增 王子年拾遺記曰顓頊時北海之濱有勒題國皆衣毛無翼而飛帝乃更衣以文豹爲飾獻墨環色如淳漆左傳曰穆叔之子仲壬與公御萊書觀于公公與之環使賢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 原 春秋後語曰秦始皇聞齊王后賢嘗使遺之連環曰齊人多知能解此乎后以羣臣莫能解乃引椎破之謝秦使曰謹以解矣以報始皇壯其志益不敢謀齊 增 西京雜記曰戚姬以百鍊金爲彄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侍兒鳴玉耀光等各四枚 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合德上五色文玉環 宋書曰江夏王義恭孝武即位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 梁書曰柳惲武帝之鎮襄陽惲祖道帝解玉環賜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佩玉環是新亭所贈邪對曰既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 唐史高力士幼失母及貴得之嶺南母曰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慟哭

環三

原 反絶 解連 荀子曰聘人以珪問士以璧召人以環絶人以玦反絶以環 下詳環二 以也 王母獻 吾亡兒所失物也 叔子探 瑞應圖曰黃帝時西王母乘白鹿來獻白環舜時復來獻白環及益地圖羊祜五歲令乳母取所弄金環母曰汝無此祜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木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必佩 當還 列女傳曰后妃進退必鳴玉佩環樂府曰何時大刀頭有環問何時當還

環四

原 象環 禮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注象牙有文理言似已有文章也 玉環 左傳曰晉韓宣子有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增 佩環 經解曰行步則有佩環之聲 賜環 黃庭堅詩曰黃流貫玉環帶犬也 原 重環 詩以環帶犬取重環義 三環 地理志曰有數妓每召飲與以三環 綫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八九萬才滿半斛綫與線同 綫環 顏浚傳宋泰始中通私鑄而錢大壞長三寸謂之綫環錢入水不沈 阿環 上元夫人 玉環 楊貴妃 指環 雲溪友議曰韋皐遊江夏與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逾八年不至玉簫絶食而沒後

月半環 韓翃詩曰月半環雲若土 華胥環 聊齋記曰季女贈賢夫以瑪瑙宛轉環丹山白水宛然在焉握之而寢則夢入其中 海九環 齊物志曰中國者天下八十分之一有海環之者九謂之九環 增 猿獻環 孫恪妻袁氏偕至端州峽山寺特碧玉環獻老僧化爲猿去 原 雀銜環 後漢楊寶七歲行于華山見一黃雀被傷爲蟻蟻所侵寶見之而憐因將歸置箱中采黃蕊飼之經旬毛羽悉備飛去 增 玉環 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 三環 地理志曰有數妓每召飲與以三環 綫 唐高祖入長安民間行綫環八九萬才滿半斛綫與線同 綫環 顏浚傳宋泰始中通私鑄而錢大壞長三寸謂之綫環錢入水不沈 阿環 上元夫人 玉環 楊貴妃 指環 雲溪友議曰韋皐遊江夏與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逾八年不至玉簫絶食而沒後

得一歌姬其如玉篇中指有肉隱出如玉環

環五

【賦】唐錢起象環賦曰聖有制作人具爾瞻是環也用之撝謙成乎其規故有典有則全乎其素故匪雕匪刻動法天旋溫如玉色可以觀象見意可以取文昭德終日佩之其儀不忒懿夫員通既固雅麗且殊皓質中澈騰光外敷守其明也處暗室而不昧偕其道也映素服而如無鄙南容之珪貞而猶玷噬卞氏之璧瑾而不瑜升諸組綬不亦宜乎或有黃雀酬恩鄭商所利其名則一其宜則異皆浮俗之所珍乃老氏之遐棄寧若斯爲美也將君子而比義文而不華垂之如隧循環無極參日月之在躬佩服有常于韋弦而戒事固知宣尼之旨有要有倫于此表禮創物乃將卑服謙身是以成形而不受其彩散璞而不失其眞瑩爾情性潔白惟純導爾情性貞明日新捨之則禮容若缺用之則法度是循物既合權古稱其善常虛心以隨運雖匪石而可轉覩妙用之昭宣知前捨之舒卷　沈仲象環賦曰佩服之設惟德是瞻夫子之服素而博夫子之德稱而廉式制象以表諸儉豈無玉兮體乎謙謙而伊何服用有則捨寶佩庶以彰其無位制象環實亦明其讓德匪玉兮匪金是雕兮是刻取其焚身之齒奮其截肪之色磨而不磷涅而不黑相彼玦矣謂其玦之不極因良工以表器奉聖人以聘國苟炯戒之斯存曷威儀之有忒于是不師留制爰始我謀錯落增色晶明克殊寫金規于顧菟掩素彩之隋珠崇其五寸之範輝彼十圍之軀責其文兮我則文而能潔謂其曲也我則曲而不踰既圓體以就滿亦虛中而應無服爲身表環爲佩器若禮義之相須豈周旋之暫墜將以體象其法理亦以循環乎志意雜章甫以爲飾騰組綬以生輝蔚禮經以留規掩水蒼之故事明夫素王立範象豈因循必使動容有則儀規合倫得禮容之不選著盛德之日新環之質兮取其終始罔極象之齒也取其堅白可珍體夫子之歷聘周流似夫子之從時屈伸象環之制兮其義不淺謙撝之旨兮因斯而闡道崇受物用能寬而有容理貴適時體如兌而任轉忝明試以効拙敢獻賦而旌善

【原】笏手板也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　禮記曰笏天子

笏一

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球美玉也文飾也大夫以上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逮尊而伸故飾竹本以象

珽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又曰凡有指畫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則書于笏笏畢用也因飾焉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中廣三寸凡笏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大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

之笏謂之珽然無所屈也　原三禮圖曰士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魚須鮫魚皮與服雜事曰大夫以象惟八座尚書執笏者白筆緦手板頭以紫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主于敬不執笏示非記事官也　增晉子曰天子執玉笏以朝日　文獻通考曰珽天子之笏長尺二寸方而不折以球玉爲之笏度二尺有六寸中博三寸其殺六分去一晉宋以來謂之手板此乃不經今還謂之笏以法古名自西魏以降五品已上通用象牙六品以下兼用竹木　又曰開元八年敕諸笏三品已上前詘後直五品以上前詘後挫並用象九品以上任用竹木上挫下方聽依品爵執笏假板官者亦依此例　常朝錄曰唐會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逐門傳送至殿前朝罷則置于架上百僚則各有笏囊吏持之　宋史輿服志曰搢宗元祐元年禮部言元豐新禮皇帝祀天搢大圭其制圓首前詘于禮未合今欲倣西魏隋唐玉笏之制方而不折上下皆博三寸長尺二寸其厚以鎮圭爲約從之　又通考曰宋大觀中詳定儀注所言者及羣臣助祭執玉帛羔雁之義故雖冕服但當執笏玉藻曰見于天子與射無說笏非是請羣臣冕助祭執笏當事則搢其陪位官亦合入太廟脫笏非古也說者以爲太廟之中唯君當事說笏非是請羣臣冕助祭執笏當事則搢其陪位官亦合冕服執笏從之

笏二

增周書曰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懼去劒搢笏以示無仇　原穆天子傳曰天子大服冕禕帗攝南面立于寒下受河宗注帗韠也留音笏搢猶帶也夾佩左右兩佩　增後漢書曰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執板入閤至坐不奪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　江表傳曰漢獻帝嘗見郗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慮舉笏曰

融昔宰北海政散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 原又曰孫權既即尊位會請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 增郡國志曰晉明帝爲太子時嘗戲殿前以玉手板弄銅蟠螭口手傾溜入螭腹中不能出人後見一白鼠出入螭口 宋書曰庾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小將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頹見道愍託以巳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憎忤祐以緒彥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彥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甚不悅祐具以言狀帝意乃解 又曰蕭母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黃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黃門手板宋書曰豫章王嶷見形于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閤直兵倒地仍失手板並舉兵帝與蔡興宗言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否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籌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異宗不已上曰如卿言 又曰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弒立孝武入討劭宏在殿內自拔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覲信周法道賫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 北齊書曰爾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矣 又曰文襄疑文宣佯畏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遲竹者自揩拭而玩視之以是以問崔暹暹曰嘗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不瞋乃將犀手板換遲竹者自揩拭而玩視之以是知其實癡不足慮也後帝鎌遲責其往昔打背遲自陳所對文襄之言以功求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遲之力釋而勞之 唐書曰常達歸賊薛舉奴張貴曰識我否達瞑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爲懾 又曰唐高宗欲立武昭儀褚遂良諫不從置笏殿階曰還陛下此笏乃解巾叩頭流血卿以次謁見張易之等後至促步而附璟舉笏却揖唯唯 又曰張九齡體弱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爲笏囊自九齡始 又曰唐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榻置笏重積其上 又曰王播善口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 又曰朱泚召段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暮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而前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邪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

流血　又曰裴延齡方根無敢忤者嘗與顧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段秀實以笏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又曰楊綰存令進之潮哀曰在人不在笏上曰尊不解我意此乃廿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又曰崔元亮改諫議大夫鄭注誣宋申錫搆連倉卒內外震駭元亮在陛前伏流淨　又曰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言承璀于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舉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爲中書舍人即命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語吾不以詔書徵之固懼入見賜爲衰野隆笏大慙遽復下詔曰卿時勿易此心　又曰初唐昭宗屢徵司空圖不起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故圖無意于世　孔帖曰喜韋貫之爲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蘧之而進于上　唐韋端符德有客曰某有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物服器十餘物記識端符即丞居爲容謁丞延入就次因請以觀丞慘然曰諾即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眎有玉帶一公擒蕭銑時所賜于閬所獻素錦袍韓袴皆非華人所爲象笏不類今笏火鏡椰杯等凡十三物文皇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丞因請韋作衛公故物記　南部新書曰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帛裹令左右執之李右座見曰便爲將來故事矣　五代史曰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酉以象笏三十二賜百官之無笏者　錢希白小說曰宋丘巒爲兩浙進表開寶末年廣州牙網到吏私藏一牙巒易得之命工解笏得五面其中三面甚大工曰此笏紅文光瑩頗殊常等有一聶長史者年過八十獨善相笏召使相之既至命水洗手取其大者向日視之曰此王侯笏也然生人不當秉又舉次者曰宰相笏也又取第三者熟視之曰監笏也亦可爲節度使而非眞其後不數日忠懿王急須一大笏巒乃以第一面附歸蓋欲致之于武肅王祠中備供養耳又月餘沈相公遵堂吏欲致新笏遂以次者進于相第執之十餘年餘第三面巒以奉錢昭宴昭宴後太平興國二年除衛尉卿知滑州皆如聶之言嗟乎三笏同出異用物固不逃于數矣何聶老之術其妙如此耶　又曰沈良除大理寺丞通判吉州借緋遂至鋪

家買一笏次有一道士行乞至鋪見沈持笏乃曰貧道善相笏見沈大驚延于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賜紫笏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笏借緋兼是吉州通判執得沈大驚延于靜室祈以向去之事道士笑曰但且赴任如穫能後貧道方爲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笏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上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于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

笏三

原記善　書思　象仲長子曰笏以書君教令紀善刺過令之持板以備忘也　禮記曰將適公所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通理　耀握　相手板經曰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非庸人所解用也在檀刺榆桑四材當令理通直從上至下直如弦不得曲遷絕理飾首端棱板耀握非臣杓薄所宜服笏

題詩　書字　唐王建兼

原禁密　唐崔灝元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禁中見太子題詩太子令旁侍者變乃以笏書大新字令親密有疾幸相呂崇趣太子入問疾

書愼密　署謹　晉書曰溫嶠知王敦有異志欲以手板擊殿陵作色曰溫嶠誤以手板擊汝耶嶠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王笏與之足周公以王笏與之餞會自起行酒至錢鳳洋醉以手板擊鳳鳳記之後平可七百歲語及周公事鳳笑曰溫嶠誤以手板擊汝耶嶠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王笏與之

原與孟岐　擊錢鳳　洞冥記曰孟岐青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公事鳳笑曰溫嶠誤以手板擊汝耶嶠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以王笏與之

傳三世　執百人　優武修文　唐裴晉公以文皇敕起居郎書呂安思爲周遷興服雜事日應仲遠女昔制誡子板

笏四

原敲珽　左傳曰晉侯使士匄聘于魯公享之季武子賦采菽匄知其意不敢當賦節之三章匄拜三敲珽而舞重拜稽首而降　禮記曰大夫士見於其君與其大夫言揖而進之揖而退之其禮然也大夫則進授人杖其下

葵首　鄭玄注云長者是以人杖其下

運笏　禮記曰侍坐於先生則運笏

原倒執　禮記曰侍坐於先生則倒執手板安徐而言

脫笏　又曰小功不脫笏凡有事則脫笏

量西室　維摩居士笏故名

插手板　晉王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及武官不帶筆則書之故常筆之笏中有事則書之以備忘遺象一臺五名二品文官皆有白筆六品以下皮裹之

修贊　劉昫古今

原敲　珽　笏　禮記曰侍坐於君子欲干座則起干席則辟席而後坐

賜李綱　宋李孝美墨譜云唐新書李參軍善和墨以松煙和膠久則堅黑如漆光可鑑人

相笏　南唐新書曰李參軍善和墨以松煙和膠久則堅黑如漆光可鑑人

賜世忠　紹興二十年楊沂中知倉州楊惜召還令對凡對必條數十事皆以手板量度之

移南山　唐李賀詩曰帝遣呼謝安上山安謂人曰不脫笏則事不在此事

賜李綱　紹興六年江西制置使李綱以手板量度之

賜龍　相笏　唐書曰龍相陸贄笏云生子為將事事為笏休咎多驗呼為將相笏

賜楊　沂中　笏　以龍相笏賜楊沂中

賜韓　世忠　紹興二十一年韓世忠帶笏入朝秦檜見之必知官稱年時

賜秦　檜　笏　宋夢華曰閒日檜坐堂中知倉州楊惜召還令對凡對必條數十事皆以手板量度之

賜趙　鼎　笏　趙鼎既見溫坦之江流沽衣倒執手板安徐而言

賜趙　汾　笏　趙汾既見溫坦之江流沽衣倒執手板安徐而言

賜趙　鼎　笏　趙鼎既見溫坦之江流沽衣倒執手板安徐而言

有緻事馬上搖手板　袖手板韓愈詩曰行袖手板付丞相

增執笏教歌　唐宋遊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教婢日執笏簫外吾吟自如

版正色　檀道鸞春秋曰桓元嘗詣會稽王道子已醉對元張眼曰桓賊長安

稿磨勘微甕帝臨朝數曰朕比使人至微家得書一紙乃半稿其可識者曰公卿之內情有愛憎者惟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謹慎其人器如此朕自思不免斯過公卿大夫宜書于笏庶知過必改也

笏書奏事　宋余靖奉使入辭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頴見之問之盡而後已

擁笏見直言　唐楊再思離位偶見宰相宗楚客楊再思曰朝禮不敬語無競楊笏謂曰王彥章至京師入見上以笏勝負趙巖等勸其不恭勒還第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使循之子也見賈直言輒衣紫擁笏異之引至卧內隱林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計使人潛聽几上聆得之人喜

笏五

增詩　元趙孟頫題孔道輔擊蛇笏詩曰以笏擊蛇有孔公義與段公擊賊同事之鉅細雖有異正氣憤激生于中偉哉孔公聖人裔豈聽妖邪亂民志即今槐木一尺強氣象凜凜含風霜子孫守之慎寶藏絶勝象牙堆滿牀

增賦　唐王子先笏賦曰昔者聖人之理天下也辨方位垂衣裳制茲手板整乎維綱莫不明有德著才良法天地體陰陽欲其表行見能則外文而内質取其前讓後敬則上圓而下方笏之時義遠矣大矣肅何列其深規郭璞辨其微旨請原爲用本特申建造之始採文竹拔象齒爰謀爰相載考載擬華皖功錯英明卓峙煥飛霞綴流晷殊相逸發奇文秀起五岳備焉四瀆呈矣上及君帝下及庶士或魚鬚而表其章或玉珽以申其美故能朱紫不奪尊卑咸理懿夫植性端平文理中正閒瓊弁而雪白對華纓而氷淨出入必書俛仰惟敬其在宗廟即撢而請享其在朝廷即端而受命豈不用捨隨時物莫之令雖冠冕之貴黼黻之飾徒有備于朝儀孰與茲而同德

原 贊 晉王升之笏贊曰眞爲德要惟善用光敬上尊賢貴不踰常用制斯器備對遺忘因事施禮升降有章

增 銘 唐孫樵笏銘曰靈豸薦角比干獻胥合以憤烈在公爲笏怒虎可噬笏不可挫太華可裂笏不可折拄天不側指日不蝕標儀條臆起鯁開直

增 表 閔名氏謝賜象簡表曰御府分珍煥切磋之文采使軺臨賜新指畫之威儀看山拄頰敢爲晉士之清狂上馬設囊豈有唐人之風度執以正容書以待命入趨表著知文竹之非珍傳示子孫庶甘棠之不朽

舄一

增 崔豹古今注曰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溺也 方言曰履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謂之複其上單者謂之宛下謂之鞮 三禮圖曰複底曰舄單底曰履又朝服謂之履祭服謂之屨 周禮曰冬官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注云凡舄之內有屨屨外又加以舄王赤舄下有白黑二舄后元舄下有赤青二舄但言赤黑特言其尊者耳繶者縫中之紃以赤絲黃絲爲緣也句者屨頭之拘謂之絢 輟耕錄曰按屨人注舄有三等赤舄白舄黑舄也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曰王錫韓侯元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矣所謂元舄青舄王后祭服之舄也 文獻通考曰梁天監之後諸王朝服有黑舄開國公侯伯子男助祭郊廟有赤舄 唐六典曰凡王公第一品青舄 宋史輿服志曰服通天冠絳紗袍則用黑舄以烏皮爲之常服則用白舄以絲爲之 元史輿服志曰金攀龍口玳瑁觀釘舄一重底紅羅面白綾托裏如意頭銷金黃羅緣口玉梁又飾以珍珠金

舄二

增 列仙傳曰黃帝葬橋山山崩無尸唯劒舄存 拾遺錄曰秦王子嬰寢于望夷宮夜夢有一人長丈餘鬚髯絕青納玉舄而乘丹車告云天下當亂王乃殺趙高所夢則始皇之靈所著舄則安期所遺者

舄三

原 乾腊 鄭元注曰複下曰舄舄下詳舄一又釋名曰舄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 鳳文

增 龍口 漢武內傳曰元封二年七月七日夜二更之後西王母降于殿前履鳳文舄下詳舄一 金華

增 革鞜 曹植七啓曰金華元舄動趾遺光 揚雄長楊賦曰革鞜不穿服虔注曰鞜舄也 上方賜 家廟藏 蘇軾詩曰上方

行賜尚書舄又曰家廟藏赤舄

舄四

【晉】赤舄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元舄三禮圖曰皇后晨衣元舄諭翟赤舄鞠衣青屨　玉舄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于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璧度數千萬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爲報曰後數年求我于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十數處　又云嶺表舊浦澗有舊舄之飛去遺下玉舄　豹舄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備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金舄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縞舄說苑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履縞舄　文舄陸績裳衣經曰冬衣文舄服純青裘履文舄　龍舄風俗通曰孝文身衣美爽之輕裘曜光華之龍舄　革舄風俗通曰孝文身衣美爽之輕裘曜光華之龍舄　豹舄左傳曰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備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　雨雪

矣其文材質害兮用之楚君用之則那爲爲凡凡雖工與其飾亦天鍾厥美奪以則之衆目所視異哉淮雜爾巧有詭其制也青葱掩其眞赤繶慙其麗動容而彩射金屋舉趾而聲傳玉砌蒨暇君徵夫至理也匪威儀不忒匪古訓是則甚葛屨之失禮同鷸冠之敗德何役智以宣驕乃自躬而刑國噫先王立極念茲在茲服有常度行無越思何爾爲之豹飾雜珠綺與文狸若昭其泰無乃簡褻是爲也君子歎之觀乎異狀班然周慮覆起煥爾文質當其踐履知我者謂我惡居下流不知我者謂我親承玉趾則知物有所歸斯路客有感而言其文也何麗其用也何薄當卑步武之間徒異犬羊之蕝飾被巳慙于翡翠爲裘更羨于狐貉別南山之霧以奉進趨同鄴縣之皂願翔寥廓　謝良輔豹爲賦曰惟茲爲兮稱珍受異質而彬彬其文也合變于君子其用也見美于詩人伊昔大匠未知含章可久栖止隱霧或羣或友且申威以肅殺寧畏險而挺走豈知獻狀于獠者之身入用于屨人之手敏手旣至光華增媚兩美必合一朝成器信常功之嘉猷爲盡飾之美利苟賞善之在我甘殺身而不懲曲直裁成威儀可觀若向也獸而今也爲諸侯所重楚子之翠被有光王者攸宜周官之赤繶無斁左之右之作合作離每唯命以進退將有翼于威儀擇地而行豈慮泥塗之辱有道則至尚懷文彩之奇故尚書之曳履聲則有音中郎之倒屣義亦爲美雖措足以同方豈能文而可紀則知隨時應物順人合度克通夫莫往莫來實怪于規行矩步滯阜鄉之自惜飛鄴縣之可慕願賓上國之皆墀冀吾君之一顧夫材俟時而進用時須材以求索彼微獸之有章亦飾躬而制作慕公孫之八八恥滑稽以文錯幸參鵷鸞之行無雞犬羊之蕝若然者則荷夫天衢之亨對斯文而不怍

靴一

原釋名曰靴本戎服也趙武靈王所作常短鞾以黃皮爲之後漸以長鞾軍戎通服先辦靴從軍之物然後作衣　筆談曰北齊全用戎服長鞾靴　文獻通考曰隋文帝聽朝之服有六合靴與貴臣同服　朱子語錄曰隋煬帝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皁靴乃馬靴也後世循襲遂爲朝服　唐六典曰平巾幘之服武官及衛官烏皮靴　宋史輿服志曰宋初沿舊制朝履用靴政和更定禮制

增晉傳咸表曰涼州民

改鞾用履中興仍之乾道七年復改用靴以黑革爲之大抵參用履制惟加勒焉其亦有約繶純綦大夫以上具四飾朝請武功郎以下去繶從義宣教郎以下至將校技術官並去純底用麻再重革一重裏用素衲繶高八寸語文武官通服之惟以四飾爲別服綠者飾以綠服緋紫者飾亦如之倣古隨裳色之意　又通考曰宋制天子之服有皁文靴大宴則服之　元史輿服志曰紅羅靴制以紅羅爲之高勒嵌雲朶頭作雲象鞾束于脛

靴二

增 後魏書曰有人遺趙柔靴數百枚柔與子善明黜之于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　唐史曰皇甫鎛詔出內帑所餘給邊兵故繒陳綵觸手輒壞士怒焚之裴度奏聞鎛指所著靴此內帑所出牢韌可服帝信之　又曰建中初贈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季父母也上見之方靴而靴

靴三

增 加勒

原 織成　上詳靴一　魏武帝與楊彪書曰今遣足下織成花靴一緉又鄭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綵織成靴

增 繫錢　周書曰隋文帝平陳之後周宣帝遺足下織成花靴一緉　擊吏　賜軍　後周書曰陳主叔寶有吏坡私陳事

自取靴履擊之

用銅鄭玄曰掌選職于舍逐人繫百錢于靴上叫當令之選非錢不行　賈公彥周武帝平陳之後親脫靴賜之得其死

靴四

原 編靴　兼容選材顯和書曰今致足下編靴一緉范成大詩曰編靴畫鼓留花住剩舞春風小許丹

增 宋

原 毛寶血滿

增 叔通加帶　馬周加檀重鐫

原 實軟遺　李白贈使君五韻詩曰使君自有東山志軟遺黃綬映青絲

增 韋斌雪沒　王隱晉書曰器過討蘇峻參軍毛寶爲前鋒斌參軍王導爲征討都督斌與顧和書曰今致足下編靴一緉

增 錦靴　唐輿服雜俎曰白舄赤舄烏皮六緫以金飾頭謂之金舄錦靴

銀靴　南唐近事曰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幸每曰我富貴之日爲國置銀靴爲百官之首及東宮舊僚擊鞠獻勍極須賞賚有幸五及前事即日賜銀靴一十片以代銀靴

石靴　酉陽雜俎曰閻立本造王儉與語大說之

虎皮靴　梁蕭琛著虎皮靴筆挑枝

烏紋靴

作靴

黃庭堅謝惠墨詩曰
麝煤漆澤烏玄靴

出門厭 又曰出門厭靴襪

逸事宋祥符四年以河中遺逸劉選爲評事賜緑袍靴笏銀帶束帛及五言詩

換婦人靴 泥土滿 蘇軾詩曰泥土滿靴屢

賜進士 宋太平興國二年賜新及第進士諸科緑袍靴笏

賜遺

城外諸姬以靴示之約曰有乘馬人于路被賊劫害遺此靴馬得無親爲平一堀撫膺哭曰兒昨著此靴向妻家如其語捕獲一時稱明察

拖刺史靴 酉陽雜俎曰于闐國贊摩寺有唐崔戎爲節度時遷東海沂密觀等使民擁君乃休溝舍辟支佛靴辟支佛靴非皮非緑歲久不爛

藍采和靴 藍采和靴脚跣一脚

服飾部四

巾一

【原】釋名曰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當自謹修四教也【增】詩曰綸衣素巾聊樂我員　晉束晳近遊賦曰老公帶合歡之帽少年著叢角之巾　六朝詩曰惆悵惜荷巾　又曰晨起整巾帶　後周書曰宣政元年初服常冠以皁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文獻通考曰隋文帝聽朝之服有折上巾與貴臣同服　又曰隋制文臣有平頭小樣巾　金史輿服志曰巾之制以皁羅若紗爲之上結方頂折垂于後項之下際兩角各綴方羅徑二寸許方羅之下各附帶長六七寸當橫額之上或爲一縮襉積貴顯者于方頂循十字縫飾以珠其中必貫以大者謂之頂珠帶旁各絡珠結綬長半帶垂之海陵賜大興國者是也　元史輿服志曰祭宣聖廟執事儒服有軟角唐巾

巾二

【增】後漢書曰光武徵鮑永永疑不至既知更始亡乃封上將軍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詣河內（幅巾謂不著冠但幅巾東首也）又曰鉅鹿張角自稱天師弟子數十萬人始起兵皆著黃巾以相識別故世謂黃巾賊【原】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常行陳梁之間遇雨故其巾一角霑而折二國名士著巾莫不折其角云作林宗巾其見儀則如此　傳子曰漢末王公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表紹崔鈞之徒雖爲將軍皆著縑巾太祖以天下未定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之帩合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貴賤可謂軍容非國容也　語林曰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衣菺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各隨其進止宣王聞而歎曰可謂名士矣【增】魏志曰諸葛亮出斜口司馬宣王拒之堅壁不與戰亮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原】又曰華歆爲豫章太守孫策畧地江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迎策　博物志曰魏文帝彈棊用手巾角有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角撇棊　晉羊祜與從弟護書曰年已朽老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還歸鄉里【增】益州護軍范通謂王濬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王渾能無愧乎　鄧粲晉書曰王敦欲伐甘卓遣使送大

刀巾　又曰謝萬字萬石簡文辟爲從事中郎著白綸巾鶴氅裘版而前帝與談移日　晉山簡本傳曰山簡鎮襄陽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皇后出女騎一千爲鹵簿冬月皆著紫衣巾熟錦袴褶

沈約宋書曰陶潛在家郡將侯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還復著之　梁書曰武帝賜陶弘景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

又曰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等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

又曰賀德基少遊學都門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只衣袂襦袴嘗于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　劉憑事始曰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下議請著桐巾子以桐木爲之内皆漆詔從之　唐書曰賜供奉官及諸司長官則有羅巾圓頂巾子後遂不改裴冕自制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　又曰張易之兄同休嘗請王公大臣宴于司禮寺因謂御史大夫楊再思曰公面似高麗請作高麗舞再思欣然剪紙自帖其巾反紫袍遂作之　又曰周武后擅政多賜羣臣巾子繡袍勒以回文之銘皆無法度不足紀至中宗又賜百官英王踏樣巾帝在藩時冠也　孔帖曰武攸暨安樂公主出降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邀之詔見曰山帔葛巾不名不拜　又曰唐文宗性儉素不喜華侈駙馬韋處仁戴夾羅巾帝謂之曰慕卿門第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戚爲之惟卿非所宜也　又曰李愿節度鳳翔用婚家寶綏典帳中兵騎驁怠沓衙將李臣則等因衆怨夜斬綏首愿聞變不及巾與左右數人縋而逸　秦再思紀異曰昭宗播遷于鳳翔朱梁率諸道甲馬奉迎車駕時侯王將帥在岐下者皆以珠一顆盤樸頭脚貫以銀線而簪之又軍人咸以珠飾巾競相誇尚洎朱梁篡立乃知珠已居人上者久矣　酉陽雜俎曰郭外時久旱塵埃丑甚高顧視馬尾驟及左右騶從並無纖塵執之體覺虛涼

知性命翌日試于部

巾三

承露　遐方記曰兩漢幘巾或謂之承露巾或謂之覆髮巾　下詳巾二

穿頂　折角　史譽逐遊賦曰帶穿頂之珠巾　下詳巾二　又張文潛詩曰建溪茶宗折角巾

烏角巾 白麗杜詩曰錦里先生烏角巾又蘇軾詩曰二老白接羅兩鄉烏角巾有草名白麗緻其花可以爲布爲巾杜甫詩曰細軟青絲履光明白羽扇

綠巾 李白詩曰首戴方頭巾其狀如錐 五代 鹿胎 白鷺 唐上官昭容詩曰橫披豹皮褥倒戴鹿胎巾 黃庭堅詩曰觸醉從教白鷺巾

道士謂之山桃巾者又明道初則大袖巾則瀾幅元祐間人皆效之

絳巾 東觀漢記曰耿純字伯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繒襜褕絳衣絳巾奉迎世祖拜純爲前將軍封膠東侯 白巾 漢書曰朱博遷卿名博漸視事右曹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出教皆斥罷諸走出府門 **綠巾** 又曰巾甲賤者所服故曰庶人 青巾 邵氏聞見錄曰宋太祖微時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密使畫工圖于寺壁青巾褐袍及貴遂易以冠服 漁巾 高九萬詩曰一簪華髮岸丘園有漁巾 **綸巾** 詳巾二又蘇軾詩曰一綸巾羽扇綸巾談笑間 醉巾 蘇軾詩曰風回落醉巾又宋吳文英詞曰待明朝醉巾重岸通考曰宋嚴蕊服飾革酒斑一人內紅燒二人御龍直執從物八十三人皆珠巾 幞巾 南唐書曰蕭儼歸葬廬陵幞巾素襆諸郡驛設拜哭守桑梓

珠巾 輯耕錄曰按儀禮士冠無巾幘惟庶人則古者士以上冠此其證也後世通謂之燕巾

燕巾 墨者皁巾

冒絮 漢書曰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云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冒絮

華陽巾 負甲門 **鼠耳** 劉言史詩曰鹿柚青蘇鼠耳巾 **虎文** 皮日休詩曰文巾在絳雪人常服有四帶巾 **十襲巾** 宋文同詩曰遂剪十襲巾 **五柳巾** 宋程俱詩曰五柳巾漉酒空裁五柳巾 **竹皮巾** 王維詩曰俱篛竹皮巾 **紫領巾** 范成大詩曰一生心愧紫領巾 **幅巾** 范成大詩曰一幅巾渡河 **幅巾而居** 東觀漢記曰昔更始以鮑衍大將軍更始遣禮待若其徙來吾角巾徑還烏衣 **角巾徑還** 晉書曰庾亮有東下意王導曰元規雖志在遠大然作表嘿遣人敦寔欲特表是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 **飾巾待終** 後漢陳寔傳曰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乃謝使者曰寔久不受朝服惟以不次之位寔乃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不受朝服惟一宿而去 **孔融禿巾** 後漢書曰曹操飢嫌孔融禿巾狀奏融云位爲九列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 **鄭元幅巾** 鄭元別傳曰大將軍何進禮待特異元幅巾而已 **鄭元幅巾而居** 漢陳寔傳曰大將軍何進遣人敦寔欲特表寔乃遁還潁川 **脫巾求糧** 唐德宗貞元元年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于道曰拘吾于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至吾父子得生矣 **岸巾出門** 宋唐琰傳曰陳留董祀妻才辨又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大亡無子琰出門露頂散髮岸巾而去 **脫巾挂壁** 李白詩曰脫巾挂石壁露頂灑松風 **蔡琰清辨曹操賜之** 後漢列女傳曰陳留董祀妻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于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逢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辨操與蔡邕善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辨又妙于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大亡無子文姬悲哀感其言乃遣原祀罪時旦寒賜以頭巾履襪 **徐廣慷慨呂岱賜之** 吳志曰大司馬呂岱親近吳郡徐廣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褥與共言論

取巾漉酒 詳巾二

巾五

【詩】宋蘇軾謝陳季常惠一揩巾詩曰夫子胷中萬斛寬此巾何事小團圞半升僅漉淵明酒二寸纔容子夏冠好帶黃金雙得勝可憐白苧一生酸臂弓腰箭何時去直上陰山取可汗　又謝人惠雲巾詩曰燕尾稱呼理未便剪裁雲葉却天然無心只是青山物覆頂宜歸紫府仙轉覺周家新樣俗未容陶令舊名傳鹿門佳士勤相贈黑霧元霜合比肩　元陳櫟再用易巾韻詩曰隨處聊憑製漆紗豈其官樣必京華竹皮最古今莫履椰子稱奇亦貯茶禿髮已知頭似筆笑顏底用面如靴小冠子夏時方尚岌業青雲難自誇　明于慎行上尚巾禮成羣臣稱賀賜白金文綺詩曰負扆年來海岳安春朝繡幘始成冠龍樓拂曙天顏近玉座垂旒日角寬九廟神靈應已慰兩階環珮不勝歡遍臣幸奉青蒲對珍賜還看出上闌

【唐】周庾信謝滕王賚巾啓曰奉敎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藤初朶落星交映連珠疎點盤龍之刀既剪長命之縷仍縫翠羽懸推芙蓉高讓遊斯隱士足笑鼓皮入彼春林方誇筍籜某蓬鬢鬆颸衰容耆朽三秋不沐寔荷今恩十年一冠彌欣此賚謹啓

帽一

【釋】名曰帽冒也故加于衆體之上　實錄曰大帽野老之服至後魏朝臣皆戴之江左時野人皆著帽後乃高其屋　晉書曰帽名猶冠也義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于冠因或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服之　程氏演繁露曰隋志宋齊之間天子宴私著白高帽士庶以烏太子在上省則帽以烏紗在永福省則白紗　文獻通考曰宋制執儀仗者有錦帽旗及執柯舒鐙仗者服帖金帽　遼史制曰小祀皇帝硬帽　元史輿服志曰學士帽制如唐巾兩角如匙頭下垂

帽二

【晉】西京雜記曰東方生善嘯每曼聲長嘯輒塵落帽　又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弟在昭陽殿遺飛燕書曰今月嘉辰貴姊懋膺大冊上遺金花紫綸帽以陳踴躍

【魏】畧曰夫餘國以金銀飾帽　【晉】魏志曰孟達與諸葛

亮書云貢白綸帽一顏以示微意　吳書曰朱然破魏將李典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三乘拜然左大司馬加賜御織成帽　晉書曰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居貧帽敗自入肆買之嫗悅其貌爭遺新帽　晉孟嘉別傳曰嘉爲桓溫參軍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風吹嘉帽落嘉不覺溫使左右勿言嘉良久如厠溫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之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出獵著金縷織成合歡帽　梁書曰到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于是容敬宋書曰沈慶之隨宗慤伐沔北諸山蠻大破之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及拜開府沈慶之于殿前戲之曰尚之何不著鹿皮帽　齊書曰徐龍駒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書敕　又曰豫章王嶷妃庾氏常有病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因極宴盡歡　梁書曰到溉嘗夢武帝遍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于是容敬事焉　又曰初賀革之江陵也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荅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唯至湘東王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　又曰桓崇祖爲豫州刺史魏攻壽春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決水破之　後魏書曰高昂轉司徒好著小帽世因稱司徒帽　又曰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口不甘味頭不櫛沐髮遂落盡故常垂裘阜帽　北齊書曰齊制惟天子紗帽臣下絨帽特賜平秦王歸彥後周書曰獨孤信在秦州嘗因獵日暮馳馬入城其帽微側諸卫吏人咸慕信而側帽焉　又曰李昶本傳曰初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錦裘繡帽自表李懷光諫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襮爲賊餌哉晟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奪其心耳　唐書曰代宗禁阜衫壓耳帽以異官健　五代史曰唐明宗時吐蕃披虎皮以拜落其氈帽亂髮如蓬　又曰蜀王衍晚年俗競爲小帽僅覆其項俛首即隋謂之危腦帽衍以爲不祥禁之而衍好帶大帽　宋史曰王全斌伐蜀京師大雪太祖曰我被服如此尚覺寒冷況征蜀將士乎即解所服裘帽賜全斌全斌受之感泣　語錄曰宋仁宗時方以漆紗爲帽　程伊川常服高帽簷劣半寸置繫條曰此野人之服也深衣紳帶青綠篆文

帽三

青螺 金鷺 杜甫詩曰烏帽拂塵青螺粟帽之文也 宋史曰金吾押仗服金鷺帽 韓出入按門又著搖頂圓耳 權置帽上帽極滑久而方安喚曰花奴仇池筆記曰冠元卿嘗言徐州通判李琦有子七歲素不善詩忽咏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花香父驚問之答曰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 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鳳凰度橋 山鵲歸林 俱詳帽二

帽四

紗帽 杜甫詩曰管寧紗帽淨 又盧仝詩曰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茶 烏紗搖 蘇幕遮 晉輿服志曰成帝咸和中制尚書八座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白貂坻 唐汝陽王進戴研硝 研硝置權 研光簪花帽 打曲明皇自摘紅 為客裁 烏帽 白帽 又云著繁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皁帽豈以皁為白 王濛入市 孟嘉登山 俱詳帽二

練帽 荊州記曰桓公遊于靈溪劉盛公以杖荷屐與相語語畢負荷以去 烏帽 詩曰管寧紗帽淨 又盧仝詩曰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茶 孟嘉落帽 晉中興書曰孟嘉為征西桓溫參軍九日溫宴龍山嘉風吹帽墮溫使孫盛為文嘲之嘉還答之其文甚美 烏紗 蘇幕遮 晉輿服志曰成帝咸和中制尚書八座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白貂坻 唐汝陽王進戴研硝 研硝置權 研光簪花帽 打曲明皇自摘紅 為客裁 烏帽 白帽 又云著繁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皁帽豈以皁為白 王濛入市 孟嘉登山 俱詳帽二

烏帽 杜甫詩曰烏帽拂塵青螺粟帽之文也 宋史曰金吾押仗服金鷺帽 韓出入按門又著搖頂圓耳 權置帽上帽極滑久而方安喚曰花奴仇池筆記曰冠元卿嘗言徐州通判李琦有子七歲素不善詩忽咏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花香父驚問之答曰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 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鳳凰度橋 山鵲歸林 俱詳帽二

紗帽 杜甫詩曰管寧紗帽淨 又盧仝詩曰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茶 烏帽 詩曰管寧紗帽淨 又盧仝詩曰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茶 烏紗搖 蘇幕遮 晉輿服志曰成帝咸和中制尚書八座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白貂坻 唐汝陽王進戴研硝 研硝置權 研光簪花帽 打曲明皇自摘紅 為客裁 烏帽 白帽 又云著繁帽布衣而已初無白帽之說尚矣雖杜詩亦云白帽應須似管寧然幼安本傳止云常著皁帽豈以皁為白 王濛入市 孟嘉登山 俱詳帽二

烏帽 杜甫詩曰烏帽拂塵青螺粟帽之文也 宋史曰金吾押仗服金鷺帽 韓出入按門又著搖頂圓耳 權置帽上帽極滑久而方安喚曰花奴仇池筆記曰冠元卿嘗言徐州通判李琦有子七歲素不善詩忽咏落花云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花香父驚問之答曰西王母宴羣仙有舞者戴研光帽 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終花皆落去 鳳凰度橋 山鵲歸林 俱詳帽二

帽五

韋帽 夾穀子曰席帽女人亦服之 曹休于石亭還上 戴翠帽 張衡西京賦曰天子乃駕雕軫六駿駮 脫翠帽以賜邂 戴翠帽倚金較璫弁玉纓遺光 又鄧通以濯船為黃頭 襄歸去來 郎土勝水故刻船郎著黃帽濯同權

脫帽 杜甫詩曰脫帽露頂王公前 破帽 又曰寒雪破帽隨金鞍 破帽 穀帽 唐實錄曰唐初以賜塵也 絹帽 宋蘇軾詩曰女陽眞人絹帽引四角著紅權 席帽 吳志曰四 脫翠帽 吳志曰陸遜破

黃帽青�detail 唐詩曰黃帽青�detail 桐帽棕�detail 隱者所服

啓陳周弘正謝敕賚烏紗帽等啓曰雖復魏宣二端豈能比今茲賜廣微四縫未足方其華飾既受非望之詣

白綸巾 晉紀曰王敦徵伐甘卓遣使送白綸巾與卓卓不取 又唐六典曰襄州出白綸巾 綸巾乘車 漢書曰大將軍梁冀歸第宴日著綸巾乘紫轓車

紫綸巾 藏中記曰石虎皇后出以如騎一千為鹵簿冬日皆著紫綸巾 又六典曰常州出紫綸巾蘇 綸巾繫頭 述異志曰李通卒有客往弔之李子方哭便進上廳事忽見通從閤中出以綸巾繫頭著袍有怒色

衣服

衣服一

釋名曰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芘寒暑也　通世本曰胡曹作衣黃帝臣也　易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詩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　又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　又曰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又曰素衣朱襮從子于沃　又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蜉蝣之翼采采衣服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又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又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　又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豈曰無衣與子同澤　又曰薄汙我私薄澣我衣　又曰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又曰鶉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又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　又曰衰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又曰緑兮衣兮緑衣黃裳　又曰衣錦尚褧　禮記曰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　又曰問人之寒則衣之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又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一　又曰衣服異宜　又曰燕衣不踰祭服　又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是故君子恥服其容　又玉藻曰衣正色　又王制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周人元衣而養老　又曰春服既成　爾雅曰衣裦謂之褧　又曰禘之文以爲禮也　周禮曰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謂人雖富衣服不得獨異　又曰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左傳曰衣身之章也　又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論語曰衣前後襜如也　又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紅紫不以爲褻服　又曰春服既成　爾雅曰衣裦謂之褧　墨子曰古之人未知衣服之制故聖人作之冬則絹帛輕且溫夏

鶴鳌倫巾　晉謝尚著　金粟倫巾　晉陽雜俎曰前州有綿士合彩色于一器中敬水冥壁上成維摩巾披鶴氅裘　周書異記曰漢成帝時西王母降七月七日與上元夫人坐玉華殿上一花經兩日猶在

則絺綌清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　屈原漁父曰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老耄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文中子曰衣足以蓋形以禦風寒　古艷歌曰焚燒白兔東走西顧衣不如新人不如故

漢書曰齊國有三服官春獻冠幘縫紉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　拾遺記曰漢武帝天漢二年梁搜國之西有析淪國其俗淳和人壽三百歲有大壽木之林一樹千尋若經憩此木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繩山來會其國綴毛草為繵結網為衣如今之罽統也亞元狩六年獻網衣一襲帝焚于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此物故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又曰員嶠山南有池移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為衣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　又曰禮敦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芳茅以為衣　又曰晉太始初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鎧　文獻通考曰舊袞服用織成建武中齊明帝以織太重乃采畫為之如金飾銀薄時亦謂天衣　又曰陳永定元年武帝即位徐陵曰乘輿御服皆采梁制帝曰今天下初定務從節儉應用繡織成者並可彩畫　又曰唐制九品以上則絳褠衣制如絳公服而狹袖形直如褠不垂　又曰唐故宗實曆二年閩東國貢舞女二人衣翰羅之衣無縫而成其文巧織人未之識焉　又曰宋太宗端拱二年敕非命婦不得服沉金銷金真珠蹙綴衣服　又曰宋大中祥符間禁民間服阜班纈衣　宋史輿服志曰景德三年詔內諸司使以下出入內庭不得服阜衣　又曰仁宗皇祐七年初皇親與內臣所衣紫皆再入為黝色後士庶寢相效言者以為奇衰之服于是禁天下衣黑紫服者　又通考曰宋高宗中興以來文武臣初除正謝進士唱名賜襲衣章服及百官賜時服並遵用省記崇寧詳祇候庫格杖衛官之服有紫雜綠　遼史志曰公服謂之展裹著紫　又曰臣僚便衣謂之盤裹　金史輿服志曰金人常服有盤領衣　又曰金人之常服其色多白三品以皂窄袖盤領縫腋下為襈積而不缺袴其胷臆肩袖或飾以金繡其從春水之服則多鵰捕鵝雜花卉之飾其從秋山之服則以熊鹿山林為文其長中骭取便于騎也

魯語曰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爲魯上卿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爲愛且不華國乎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　晉語曰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裘之衣佩之金玦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君賜之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子之出征先以觀之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

將服是本必先詛之　墨子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爲帶　尹文子曰昔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　左傳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布之衣　又曰鄭子臧好聚鳥獸文錦以蔽其股人或以告文公公使校我衣冠而褚之注褚裹也　韓子曰晏子相齊妾不衣帛　又曰楊朱之弟楊布衣素衣而出天雨緇衣而反其狗吠之布怒將擊之朱曰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能不怪哉　莊子曰莊子衣大布之衣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敝履穿而貧者非憊也處乎郭外蓽戶蒿蓬蔽牖甕牖繩樞而二室編戶以爲門而甕牖二室有寒通急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與門弟子一人宿于郭外寒通急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我與子衣子活我國士也爲天下惜死子不肖也不足愛子與我衣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春秋後語曰田文謂其父靖郭君曰君後宮蹈綺穀之衣而士不得短褐　琴操曰思革子石文子叔慾子三人爲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于空桐之下衣寒糧乏自度不得俱活二人俱以思革子爲賢併衣糧與之二子遂凍餓而死　淮南子曰林類榮啓期衣若懸鶉　說苑曰齊林既者衣葦朝景公景公曰何忽服小人衣耶林既曰衣狗裘者不必狗吠服羊裘者不必羊鳴今君衣狐裘者能狐鳴乎

漢雜事曰高祖時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天下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倪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舉一時之事白之五時衣始于此　漢書曰叔孫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服短衣楚製　史記曰漢文帝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　漢書曰鄧通以棹船爲黃頭郎施其黃毛于船頭因以其名名郎曰黃頭文帝夢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之顧見其衣後穿覺而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衣其後穿是夢中所見因而甚幸　又曰漢武帝末郡國賊盜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捕之　又曰隽不疑佩環玦褒衣博帶服至門下謁暴勝之　淮南氾論曰伯余之初作衣也

綾麻索纏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後世爲之機杼　後漢書曰更始時授官爵皆羣小賈豎膳夫庖人多著繡而衣錦袴襜褕諸于罵詈道中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諸于大掖衣也　又曰祭遵爲人廉約家無私財常衣韋袴寢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又曰祭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美其清約賜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　又曰耿恭自疏勒還衣屢穿決形容枯槁　又曰東平憲王蒼侍肅宗饗衛士于南宮因從皇太后周行掖庭池閱陰太后舊時器服愴然動容及子孫在京師者各有差時賜蒼及瑯琊王京書曰間饗衛士于南宮因閱視舊時衣物惟王孝友之德令送光烈皇后假髻帛各一及衣一篋可時奉瞻以慰慟凱風寒泉之思又欲令後生子孫得見先后衣服之製　謝承後漢書曰袁忠乘船戴笠詣王朗見朗左右僮從皆著青絳采衣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又曰甄皇后生每寢家中人髣髴見如有人持玉衣覆其上者　魏志曰文帝欲徙冀州一十萬戶實河內侍中辛毗諫帝怒起入內毗隨而引帝裾帝奮衣不迴良久帝乃出曰怪卿持我何太急　吳書曰顧悌每得父書灑掃正衣服拜跪而讀　王隱晉書曰董威輦每得殘碎繒輒結以爲衣號曰百結　又曰高士郭文入山恒著鹿裘葛巾餘杭令顧颺使致韋布衣不納　又曰江湛字徽深爲吏部尚書家貧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　又曰謝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　齊書曰高帝即位手詔賜張融衣曰見卿衣服粗故誠乃素懷有本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一量　又曰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栞詔許之　又曰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者覘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儀形新楚乃與促膝及去後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又曰王琨性儉約景和中討義陽王杲六軍戒嚴應須紫服左右欲營辦琨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服在匣不須更製檢取果得焉　梁書曰到溉性率儉不好聲色庭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又曰張嵊稷之子稷初爲剡令至嵊亭生之因名嵊字四山少敦孝行年三十餘猶斑衣受稷杖動至數百收淚歎然　又曰何敬容爲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衣冠鮮麗武帝雖

儉而左右衣必須潔嘗有侍臣衣帶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帝旨故益鮮明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慰之或暑月背爲之焦　又曰任昉爲義興太守友人彭城到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遊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遺裾衫迎之　又曰任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裘　後魏書曰樂浪王萬壽孫忠明帝時位太常少卿孝武帝泛舟天泉池命宗室諸王陪宴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著紅羅襦繡作領碧袷袴錦爲緣帝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爲著百戲衣忠曰臣少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上曰人之無良至此乎　唐書曰肅宗性節儉嘗出衣袖示近臣曰此衣已三浣矣　又曰和政公主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主一不取親級綻裳衣諸子不敢服紈綈　又曰盧懷慎服無文綺之飾　又曰陸贄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　又曰韋太尉皐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客多垢衣敗服獨武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　唐國史補曰德宗幸金鑾院問學士鄭餘慶不事華潔門下餘慶對曰無之乃賜百緡令作寒服　又曰韋太尉皐在西川凡事設教軍士將吏婚嫁則以熟綵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其女氏　唐書曰蕭復傳常衣垢敝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爾　又曰文宗朝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比以婦人長裾大袖朝廷制度尚未領行微臣之分合副天心比間閭之間袖闊四尺今令闊一尺五寸裾曳四尺今曳五寸初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澣得罪德裕因而奏之　又曰李德裕在先朝嘗獻大明賦以諷二曰正服諷服御非法也　又曰漢陽公主文宗尤惡世流侈因主入問曰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辭宮所服者皆嘗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兵悉出禁藏纖麗賞戰士由是散于人間內外矜似以成風若陛下示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狹徧諭諸主　又曰韋澳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于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荅曰若謀之外廷則太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黃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即合爲一矣　又曰夏侯端壽春人王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衣服以贈端曰我天子使宰汚賊官邪非持首去不可見即焚書及衣　又曰張仲武范陽人子

直方時鄭畋輔政頗言仲武會昌中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宴以衣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　又曰周智光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聞智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華大掠自赤水至潼關畜產財物皆盡官吏至有衣紙自蔽累日不食者　又曰開成初李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于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遁去

明　又曰來子珣遷遊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　又曰唐咸通末淮南李公游江舟子剌船誤爲竹篙所濺水濕近侍衣李公爲之變色裴餘慶時佐幕適在坐遽獻詩云半額鵝黃金纏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濕疑是巫山行雨歸　又劉允章本傳曰咸通中允章爲禮部侍郎試諸生及進士第並謂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　五代史曰前蜀王衍嘗與太后太妃遊青城山宮人衣服皆畫雲霞飄飄然望之若仙　又曰楊行密嘗過楚州臺濛盛供帳之行密曰吾與細微不敢忘本君笑我邪濛大慙　說寶曰宋宰相范質舉進士主文和凝愛其文以第十三登第謂質曰君之文宜冠多士屈第十三者欲君傳老夫衣鉢耳蓋和凝五代時舉進士名居十三故也後質歷官皆與凝同作詩云從此廟堂添故事登庸衣鉢亦相傳　朱子語錄曰陳無已趙挺之家假以衣之無已詰所從來內以實告無已曰汝豈不知我不能禦寒氣無已止有其一其內子爲于挺之耶和叔皆郭大夫婿陳在館職當司侍祠郊丘非重裘著渠家衣邪却之既而遂凍病而死　聞見錄曰邵康節先生嘉祐中朝廷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告敕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遣官再辭朝章且謝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絕褐見鄉相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闊幅巾縉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樂園則衣之嘗謂康節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某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

衣服三

辛歲　禦寒　龍文　虎頭

大駕乘六馬以五綵毛爲龍文衣東觀漢記曰明帝至長安有三老上章曰見陛下甚喜帝令上殿欲觀其衣因舉虎頭大裘以覆三老　疑衆　遠子　禮記曰作異服奇器以疑衆殺無赦不以聽注云爲其害大辭不可明也　晉太子由生辜的公衣之偏衣狐突曰衣之龐服遠其躬也　淳夫阻之阻疑怪也　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鄭箋曰八月照當績也　楚辭曰無衣裘以禦寒

春夏以珠玉爲飾秋冬以翡翠爲飾又月令春天子衣青衣夏衣朱衣秋衣白衣冬衣元衣又五時衣詳上詩曰求縫千里之征衣

委貌遵海以方面守通達軍十四年上解所御眞珠盤龍衣賜之

則能勝之文侯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倉唐雞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猱簚衣畫顛倒之自公召之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文侯問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衣

非以爲寒也欲召擊也無誰與謀故遺子以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裳衣

半塗即今長袖也

粵王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注以綿裝衣曰褚

佳人皎若白月光紈素繐羅衣左右佩雙璜

巔作詞舍留止其旁食芝草飲神泉著鹿皮衣上關後百餘年下賣簫于市南曰鳥獸解毛可績而爲衣王隱晉書曰老萊子逃世江南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作轉輪懸閣上其

爲楚王所聘妻授其奮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于江

五銖

三褚

博異記曰舉文本家有扣門云上清童子冠青圃角冠衣青衣詣倉唐賜太子衣一襲令倉唐雞鳴時至太子迎拜賜猱簚衣畫顛倒之自公召之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文侯問子之君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衣

曰此上漬五銖服出門牆下不見焉之墓中得一古錢乃漢所鑄也

外府

半塗

說苑曰魏文侯封太子擊于中山使不往來舍人趙倉唐奉太子趨具駕曰賜之衣

施五法

虞書曰以五采彰施于五法

衣服四

權衡以應平五法

已施故聖人服之

士徐延年平陽人也見人持新黃羅衣云延年五月五日三更之時月明若晝從五億萬人登仙

取象乾坤 制應規矩

易繫辭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甚偉

漢書曰四皓隨太子入朝衣冠甚偉

甚鮮

漢雜事曰張倉高祖時有罪當斬身體長大肥白如玉帝一見而美之與衣服甚鮮遂赦

衣青布 持黃羅

三輔決錄曰王受父命不敢違青衣青布持黃羅衣云延年五

著鹿皮 績獸毛

列仙傳曰魏伯陽入華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小吏白府君請木工作轉輪懸閣上其旁食芝草飲神泉著鹿皮衣上關後百餘年下賣簫于市南曰鳥獸解毛可績而爲衣王隱晉書曰老萊子

之爲築中天之臺日日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又上賜霍光玉衣賜光死上亦賜玉衣賣人死者珍異之服也

玉衣

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敬之

文衣

紵衣

子文衣紵衣

綺衣

漢書曰淳于衍遺使遺綠綺衣

采衣

楚辭曰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綠衣

揚雄反騷曰攬茹蕙之綠衣

翠衣

說苑曰褒成君始封之日翠衣黃冒紫履鳩舄

藏文

呂氏春秋曰被褐而

出衣錦而入藏文于內固不可也

昭儉

昭其儉也注儉而有度

旌禮

傳曰服以旌禮

明度

昭其度也

周禮曰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四曰

羞服之式用財之節度羞飲食也

列采

禮記曰非列采不入公門孤卿采正服之色

問儒

哀公問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鄙丘不知儒

均式

識異

禮記曰關梁禁異服識異言

去地

漢朱博字子元爲御史大夫博用四尺三寸裙衩也

回肘

禮記曰深衣袂可以回肘言寬

衫衣

文王

禹惡

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晏濡

禮冠

禮記曰晏平仲濯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陋

綠衣

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

鞠衣

禮記曰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在笥

書曰惟衣裳在笥

在躬

禮記曰衣服在躬而不得其名爲罔注罔然無知之貌

請澣

又曰子事父母衣裳垢和及請澣

請綴

又曰衣裳綻裂紉縫請補

祛服

腊曰祛服縫縫川美人華麗之衣也又詩曰新妝祛服照江東

掌縫

周禮曰縫人掌王宮縫之事掌內外之縫事

珠服

左思吳都賦曰孙其珠服

宴居則珠服玉餌

賈駢墜女仵貽工

紵衣

制形爲道者量腹

縗衣

裳衣

繐衣

冕衣

韋衣

韎衣

黼衣

黻衣

絺衣

綌衣

裘衣

裼衣

袗衣

裨衣

袍衣

褐衣

裋衣

裘褐

裋褐

短褐

麻衣

縞衣

素衣

練衣

縞素

縞冠

素冠

練冠

縞帶

素帶

練帶

縞素帶

縞素冠

縞素冠帶

縞素冠練帶

縞素冠練帶素履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素

縞素冠練帶素履素舄素屨素韈素帷素幕素車素馬素旗素蓋素鞍素轡素勒素韁素鞭素弓素矢素箙素甲素冑素劍素刀素戟素矛素盾素鉞素斧素鑿素鋸素鑽素鑽素

衣 趙襄子既滅智伯之臣豫讓變姓名入宮塗廁曰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襄子義之付之讓遂伏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死趙國皆流涕 **易衣** 禮記曰儒有易衣而出并日而食 **朝服** 晉輿服志曰漢制一歲五郊天子與執事者所服各如方色百官服以從魏以來名爲五時朝服今止給四服孟秋服三年一易 論語曰吉月必朝服而立于阼階 **廟服** 又云公侯卿大夫世婦中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月衣爲廟服 **命服** 出禮記曰服美終 **素化緇** 素衣化爲緇風塵也 **題衣** 拾遺錄曰任昉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衣而起也詩曰振衣千仞岡 **元服**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冠也 **初服**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也謂未仕時清潔之服 **盛服** 左傳曰晉趙宣子盛服將朝 **奇服** 屈原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兮

游服 游嬉之服 **弁服** 禹貢曰島夷弁服 **美惡終** 叔孫通曰服美終不稱必以惡終 **素衣** 漢王子侯表曰侯卿大夫世婦中二千石夫人緇帷蓋素衣化爲緇風塵也 **命服** 出禮記曰服美終 **題衣** 拾遺錄曰任昉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衣而起也詩曰振衣千仞岡 **元服**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冠也 **初服**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也謂未仕時清潔之服 **盛服** 左傳曰晉趙宣子盛服將朝 **奇服** 屈原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兮

游服 游嬉之服 **弁服** 禹貢曰島夷弁服 **美惡終** 叔孫通曰服美終不稱必以惡終 **素化緇** 素衣化爲緇風塵也 **題衣** 拾遺錄曰任昉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衣而起也詩曰振衣千仞岡 **元服**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冠也 **初服**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也謂未仕時清潔之服 **盛服** 左傳曰晉趙宣子盛服將朝 **奇服** 屈原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兮

廟服 又云公侯卿大夫世婦中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月衣爲廟服 **命服** 出禮記曰服美終 **素化緇** 素衣化爲緇風塵也 **題衣** 拾遺錄曰任昉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衣而起也詩曰振衣千仞岡 **元服** 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冠也 **初服** 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也謂未仕時清潔之服 **盛服** 左傳曰晉趙宣子盛服將朝 **奇服** 屈原涉江曰余幼好此奇服兮

更衣 容齋隨筆曰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爲婦寘注更改也凡久坐者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更衣至更衣顏注更衣謂便利 **嘉服** 左傳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舉 **端服** 謂整服也 **祛服** 皎服 皆好衣也 **牛衣** 漢王章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對泣後爲京兆 **三衣** 圓覺經曰一曰僧伽梨即大衣二曰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衣謂袈裟 **縗衣** 書曰虎賁縗衣又狄設黼扆縗衣 **輕衣** 黃庭堅詩曰已剪輕衣換袍袴 **褻衣** 漢王子侯表曰侯卿大夫世婦人不飾不敢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褻之 **素衣** 吉字

更衣 容齋隨筆曰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爲婦寘注更改也凡久坐者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更衣至更衣顏注更衣謂便利 **嘉服** 左傳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舉 **端服** 謂整服也 **祛服** 皎服 皆好衣也 **牛衣** 漢王章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對泣後爲京兆 **三衣** 圓覺經曰一曰僧伽梨即大衣二曰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衣謂袈裟 **縗衣** 書曰虎賁縗衣又狄設黼扆縗衣 **輕衣** 黃庭堅詩曰已剪輕衣換袍袴 **褻衣** 漢王子侯表曰侯卿大夫世婦人不飾不敢褻之 **素衣** 吉字

更衣 容齋隨筆曰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爲婦寘注更改也凡久坐者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更衣至更衣顏注更衣謂便利 **嘉服** 左傳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舉 **端服** 謂整服也 **祛服** 皎服 皆好衣也 **牛衣** 漢王章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對泣後爲京兆 **三衣** 圓覺經曰一曰僧伽梨即大衣二曰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衣謂袈裟 **縗衣** 書曰虎賁縗衣又狄設黼扆縗衣 **輕衣** 黃庭堅詩曰已剪輕衣換袍袴 **褻衣** 漢王子侯表曰侯卿大夫世婦人不飾不敢褻之 **素衣** 吉字

更衣 容齋隨筆曰雅志堂後小室名之曰更衣爲婦寘注更改也凡久坐者起更衣以其寒煖或變也田延年起更衣至更衣顏注更衣謂便利 **嘉服** 左傳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舉 **端服** 謂整服也 **祛服** 皎服 皆好衣也 **牛衣** 漢王章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對泣後爲京兆 **三衣** 圓覺經曰一曰僧伽梨即大衣二曰鬱多羅僧即七條也三衣謂袈裟 **縗衣** 書曰虎賁縗衣又狄設黼扆縗衣 **輕衣** 黃庭堅詩曰已剪輕衣換袍袴 **褻衣** 漢王子斯遂徽

別雖不同總謂之質孫云　緒領　淮南子曰古者有蟨而緒領以王也兒以裹衣博帶也兒以裹衣博帶其德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鳥鵲之巢可俯而探也

乾祛　西都之國有化人來王乾化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而墜化也　詩曰竹竿在衛章衛詩

松樹藟衣　丹霞衣　史婦是尚書令相國嘉止之曰其婦關不聽善爾不須持往犯人家法　蘇軾詩曰把酒勸君君有古人之服　孟嘗君有古人之服　金縷衣　襄陽耆舊傳曰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公儀為渡遼將軍長婦是任城王曹子大女昌弟式字

服虔　古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殺之　古人之服　道家衣　宋王尚佛詩曰漁家船舫道家衣

越羅衣　詩曰美人猶在隱居自有樂其白賁　越羅衣　詩曰美人猶舞

裹袒服　左傳曰趙盾袒裘皆裹其相服以戲于朝泄冶諫殺之　離塵服　袈裟名無垢衣又名消塵服慶衣離塵服忍辱鎧也

炎流汗　火曰炎赫炎流汗　不待煖　漢書寒之于衣不待輕煖

首布　坐布乃出　縕袍　論語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

約衣　季札與子產鵜帶子產鵜約衣馬　緹衣韎韐　皆武人所服者　便嬪　勇婦人編曰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紫

弊屑　婆娑衣服　粉粉緋緋　衣長整齊貌

披披晏晏　霽雪之晏晏　金花紫羅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飛燕金花紫羅面衣

素服　龍城錄曰趙師雄遇羅浮月暮于松林酒肆旁見一美婦人淡妝素服出迎與語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共飲師雄醉寢起視在大梅花林下翠羽閒關繡羅參橫惆悵而已

送酒白衣　陶潛九日無酒須臾見白衣人送酒乃王弘也　**點頭朱衣**　歐陽修歸田錄曰李紳為相時俗尚輕綃紫有一朱衣人點首後覺每考卷遺之衣曰請遺天下衣

如不勝衣　禮記曰趙文子冠絻如不勝衣　**遺天下衣**　齊相公出遊見老人命之食曰請遺天下衣

常苦寒　古詩曰衣葛常苦寒　**賦無衣**　左傳曰申包胥如秦乞師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

緹衣韎韐　皆武士所服者　**緇紫**　**金花紫羅**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遺昭陽殿飛燕金花紫羅面衣

被文服纖　文謂綺縠纖謂羅縠此美人之服也　**流霞羽服**　古賦曰偃霞之羽服流霞之文服

納衣垂翠　納衣謂衲衣翠翡翠也　**象弭魚服**　出采薇詩

被素服龍　城錄曰趙師雄遇羅浮月暮于松林酒肆旁見一美婦人淡妝素服出迎與語芳香襲人因與扣酒家共飲師雄醉寢起視在大梅花林下翠羽閒關繡羅參橫惆悵而已

流霞羽服　古賦曰偃霞之羽服流霞之文服　**象弭魚服**　出采薇詩

衣象天　家語曰舜冕旒黈纊以象天聖也　**被文服纖**　文謂綺縠纖謂羅縠此美人之服也　**象弭魚服**　出采薇詩

朝玄暮緇　朝玄謂衣緇謂帷　**衣韋帶**　說苑曰秦王以五百城易鄺陵鄺陵辭而不受使唐侯謝秦王怒曰公亦嘗見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侯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也　**荷衣蕙帶**　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

布衣韋帶　說苑曰秦王以五百城易鄺陵鄺陵辭而不受使唐侯謝秦王怒曰公亦嘗見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百萬流血千里唐侯曰大王亦嘗見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也　**曾子不製**　莊子曰曾子衛人也十年不製衣服　**鱗衣霓裳**　又曰魚鱗衣而白霓裳注魚鱗衣雜色采為衣如鱗文也白霓裳素練也　**衣無文繡**　晉中興書曰中宗嘗幸鄭夫人衣無文繡　孟子曰不願人之文繡

唐尊小壺　漢書曰王莽時民資乃著短衣小壺按壺古袖字　**曼胡之纓**　漢書曰曼胡之纓冠帶衣履中國所為非胡人所為也　**寬鐃短衣**　司馬出殿門斷其單衣令短與鐃齊也

不著新衣　世說曰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車騎大怒催去婦更持還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車騎大笑著之　**不過囊衣**　詩曰豈不夙夜謂行事不可以囊衣也

曼敬不易　漢書曰曼敬齊人也高帝在焉敬脫輓輅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長劒即以擊胡虜冠劒而已　**擇不取費**　闖闖衣服不取費

布衣飯牛　莊子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牀而歌桓公聞之曰異人也使人視之則衛人甯戚也

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相布之衣而自飯牛

烏衣率士

魏志曰泰始三年議郎陰炳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

漢王解衣

漢書曰韓信既平齊項羽使武涉說信背漢歸楚信謝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

世祖解衣

東觀漢記曰上問王郎軍至復驚去至南宮天色晦冥有火光從城中角火光下抱薪趨馬吹火上對寤乃覺

詔賜御衣

續漢書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爲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

奉羹汚衣

侍婢奉羹汚衣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梳倭墮髻見客作龋齒笑衣服車馬僭擬梁氏冀甚愛之

特賜御衣

漢劉寬夫人談試寬令恚呵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呵羹翻汚朝衣寬不怒徐言曰羹爛汝手那

對寵炙

漢書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爲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

特賜御衣

續漢書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爲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

對寵炙

漢書曰楊賜以病罷居無何拜爲太常詔賜御府衣一襲

使作徒衣

後漢書曰鍾離意詔部送徒時冬寒徒病不能行路過弘農意輒悉解衣與之

玉腕弱袖低紅裳朱顏日已興盼睞色增光搗以一匹石文彩雙鴛鴦製搥斷金刀薰用如蘭芳佳期久不歸持此寄寒鄉妾身誰與容思君苦入腸 王僧儒詠搗衣詩曰足傷金管遲多愴緹光促露園池上紫風飄庭裏綠散度廣陵音擣寫漁陽曲別鵠悲不已離鸞斷還續人素在魚腸中心悲雁足 柳惲搗衣詩曰孤衾不暖錦屏空月影臨窗風入牖砧聲斷續遠還通思君君不至妾夢關山路

波遊人淹不歸岸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鶴鳴勞永歎採綠傷遲暮念君方遠遊賤妾理紈素秋風吹綠潭明月懸高樹軒高夕杵散氣爽夜砧響幽蘭遂決生 劉孝威賦得香出衣詩曰香出衣步近氣逾飛博山登高用鄴錦含情動靡比洛妃香纓麝帶逢金縷瓊花王勝綴珠徽藍合故年微恨歇都梁路遠恐非新猶賢漢君方千里尚笑荀令止三旬 費昶華光省中夜聽城外搗衣詩曰閨中開井臥吐明月秋氣城中冷秋砧城外發淨聲統管臺飄響度龍閨宛轉何藏摧當從上路來藏摧方未已定自乘軒里乘軒盡世家佳麗似朝霞圓瑞耳上照方繡領間斜衣燻百和屑鬢插九枝花昨暮庭槐落今朝羅綺薄拂席卷鴛鴦開縵舒龜鶴金波正容與玉步依砧杵紅袖往還縈素腕參差舉徒聞不得見獨夜空愁佇詩曰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近遠傳聲遞響何淒涼七夕長河燭中秋明月光皎蛸塞邊絕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 周庾信夜聽搗衣詩曰秋夜搗衣聲飛度長門城今夜長門月應如畫日明小鬟宜粟縝圓腰運纖成秋礎調急節亂杵變新聲石燥砧遍響桐虛杵絕鳴鳴石出華陰虛桐採鳳林北堂細腰杵南市女郎砧並結連支纓雙穿長命針倡樓驚別怨征客動愁心 又曰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唐杜甫端午日賜衣詩曰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白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裴說寄邊衣曰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筯微微濕紅頰一陣常風殺柳條濃陰半夜成黃葉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閒階轉淒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寒雁聲相喚紗窓只有燈相伴幾幅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手勻殘淚紅箋設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遠使 于鵠秋衣詩曰篋中有秋帛裁作遠客衣縫製雖女工尺

度手自持容貌常目中長短不復疑針縫密且堅遊客多塵緇意欲都無言澣濯耐歲時殷勤託行人傳語慎勿遺別來已年老亦聞鬢成絲縱然更相逢握手唯是悲所寄莫復棄願見長相思　宋楊萬里贈衣詩曰靜女思歸寧午曬衣晞裯衣柳箱布襆自攜歸妻孥相笑還相問赤脚蒼頭更阿誰　元曹伯啓澣衣圖詩曰靜女懷良固濯纓視滄浪苟有涓潔心憔悴猶姬姜常懷濟時策進退皆康莊　熊鉌搗衣曲曰北望悠悠音信少空房念遠心常早流螢煜煜夜稍清寒雁嗈嗈寒已到細絲清水練方新在葛半濕日中明隔籬翁媼寐不熟月落尚聞砧杵聲將軍錦帳環歌舞百戰尚遲歸十土老農肩米肉成瘡思婦裁衣淚如雨

李俊民搗衣詩曰一夕秋風雁過聲鐵衣辛苦向邊城將軍不用和戎計雙杵休辭月下鳴　趙孟頫閨搗衣詩曰露下碧梧秋滿天砧聲不斷思綿綿北來風俗猶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首蓿總肥宛腰裹琵琶曾泣漢嬋娟人間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　陳基裁衣曲曰殷勤織綈綺寸寸成文理裁作遠人衣縫縫不敢遲裁衣不怕剪刀寒寄遠唯憂行路難臨裁更憶身長短只恐邊城衣帶緩銀燈照壁忽垂花萬一衣成人玉家　鄭允端擬寄衣曲曰男兒遠向交河道鐵馬金戈事征討邊頭八月霜風寒欲寄戍衣須趁早急杵清砧搗夜深玉纖銅斗熨帖平裁縫製就衣襖裙千針萬線始得成封裹重重寄遠使爲語夫君奮忠義好將功業立邊陲要使聲名垂史記　張端搗衣詩曰爲搗清砧素令人念葉砧近寒將雁至入夜見螢吟霜月三更杵關山萬里心金風何太弱不與送餘音　宋元寄衣曲曰征衣須早寄遥憶葉砧寒莫訝啼痕少相思淚已乾　倪瓚素衣詩曰素衣涅衣在彼公庭載傷迨隰中心怔營彼苛者虎胡恤爾氓視民如貔寧辟尤詬禮以自持省焉內疚雖曰先業念母盪失守而不遷致此幽變身辱親殆孝違義屈蔚蔚荒塗行遵靡通雖雖鳴鳳世莫之逢夕風淒薄曷其有旦吁嗟民生實罹百患先師遺訓豈或敢忘簞瓢稱賢樂道無硎予獨何爲悽其悲傷空谷有芝窈窕且廓爰宅希靜寂水和樂載弋載釣我心不怍安以致養寤寐志憂修我初服息焉優游

賦　唐李程衣錦聚衣賦曰君子制服兮損益以時秉衣錦之特麗必尚聚以相資欲曳婁以可持異彼佩環有以文爲貴者同夫締紿必特表而出之察其所以亦將有旨願無伐善俾其蘊美衛詩既作且賦于碩人之篇匪服是加則嗤乎彼其之子異狐裘而羔袖比綠衣而黃裏蒙織縞而不厭隔籠渥彩之可擬

彷彿兮若約姿之藏霧隱映兮似珠光之透水徒有美于爛然孰可詳其蔚矣故服之無斁終然允臧當斐然而入用懼學製以見傷知我者謂我顯敝文章不知我者謂我顛倒衣裳曾不念順之則理的然而亡自類韜光不耀孰云欲蓋而彰比乎繪事後素勿矜為實不有外者何以混其色不有內者何以蓄其藻雅符含章之德不慾盡飾之道服既美矣人亦宜然等誠明之道合同出處之義全亦猶絜矩之士窮而不濫蘊貞明體恬淡昔有喻于讒口何以自明今不衣而夜行寧惟遽暗是知大象既分先質後文德為道用靜為躁君不銜昭質退藏于密匪同麤服之奇自契黃中之吉彼無褐空念于卒歲此成章不俟兮終日未若賦衣錦之製衣為終身之自律　李子卿府試授衣賦曰九月肅霜山靜風落天高氣涼蟋蟀入兮堂戶近鴻雁飛兮天路長欲備歲之無衣無褐始禦冬而載元載黃命婦女事為公子裳若乃田畯入室居人在巷警殺氣之秋隕切嚴霜其夜降物藏于時人感于是雖懷有愁而及節亦念無衣而在此績我絲麻具爾紈綺將備服之纊素豈徒事夫紅紫則知王者之德聖人之思禮法在矣古今以之事陳王業功當天時澤及周王之道歌得豳人之詩既而滌場穹窒熏鼠乘其農閒以入室處妥邀載績之功始命縫裳之女摻摻柔腕札札鳴杼于豳斯詠鄰之光月明更深齊度南軒之杵夫如是事合其制禮亦有序物譬政方人知義所將前規不昧故斯事必舉資爾績而卒歲是裳授余衣而窮冬可樂方今四隩既宅九州攸同人悅物茂時和年豐男勤耕于稼穡女務績于蠶工雖悅當今之化亦由行古之方于是彼其之子各稱其服此生之物咸得其羣念彼及此務穡勤分雖非後作抑有前云豈上帝之思我實下人之戴君客有閩而歌曰天之高兮無不覆君之大兮無不祐生人殖物既庶且富爾在于時爾茅于晝霜始降兮女工就歲時窮兮寒衣授　張何授衣賦曰惟改歲之弘典爰授衣于肅霜始降兮女工就歲時窮兮寒杼發桑間之懿筐零露既溥白霜夕降聚于燎火無資于借人勤其功儒俾奉于同巷靡誚葛屨之儉喬笑麻衣之浮侈裂素之潔既無取于流黃我朱孔陽復何為乎惡紫苟狸製之可識諒羔羊之在此且德惟稱服道在隨時惜光陰之暮矣恐絺綌之湊其會斯蠶績取彼狐狸既申之以雜佩又組之以素絲信物之美者惟君子宜之借如輕裘被服之客纖手縫裳之女畫剪綺紈夜調砧杵微芳發素袖舉絲兮

衣兮爰笑爰語莫不遵向晦以宴息樂盛陰之室處於戲聖實作則皇惟降衷禮章度數服制卑崇鑒羔袖之非類慎鵕冠之不中豈可褒然充耳不念女工俾僭亂以陵上興怨言于大東而已是以帶裳表儉斂冕昭文襲緇衣之改造追補袞之清芬故能宜象服集元纁將菲薄以爲寶豈浮奢之足云有守道固窮至圖未就卒歲無褐憂心如疢四時迭運竊獨悲此凜秋萬物有託孑子何爲乎巖岫空負悲哉之感徒爲哿矣之富儻有殫冠之期不忘綈袍之舊　周存賦曰二儀斡化兮四運環周大火中而退暑白露注而成秋元鳥去巢望雲海以幽藝旅雁遵漢指烟江而遨遊農事云就婦功聿修感蟲鳴之促織念客恨之衣裘慮之云誰彼姝者子弄機杼以成績秉刀尺以循理揣其修短運纖手以俱營善乃規模敏惠心而獨揆爾其上下有序度量有常咸循故以取制豈崇異而違方隨貴賤以合則處元素而有章伊四人之所授必九月之降霜彼美衣工獻華服之楚楚彼都人士被狐裘之黃黃清霜既降商颷亦厲袁草萎庭墜葉流砌氣蕭瑟以增冷天汶寥而澄霽雖人將入室知所以戒寒而時或無衣則何以卒歲是乃背蟲風者無備遵月令者有繼也若乃白日向晡愁雲四展歸鳥時聚斷蓬孤轉風生虛室之寒服念輕裘之善則晏平仲悔累年之未易桓將軍授新衣而不遣也愛有別江山之墨客遊他鄉而未歸驚歲序之云暮恨籌謀之尚違矧夫搖落秋聲淒切霜氣巡階除而不樂撫心曲而誰謂且士有知已而我獨無人皆授衣而我獨未因感時而增歎聊作歌以自慰歌曰愁霜落兮歲已終秋雁吟兮悲遠空短褐不完兮憂思充庭蕭蕭兮冷暮風

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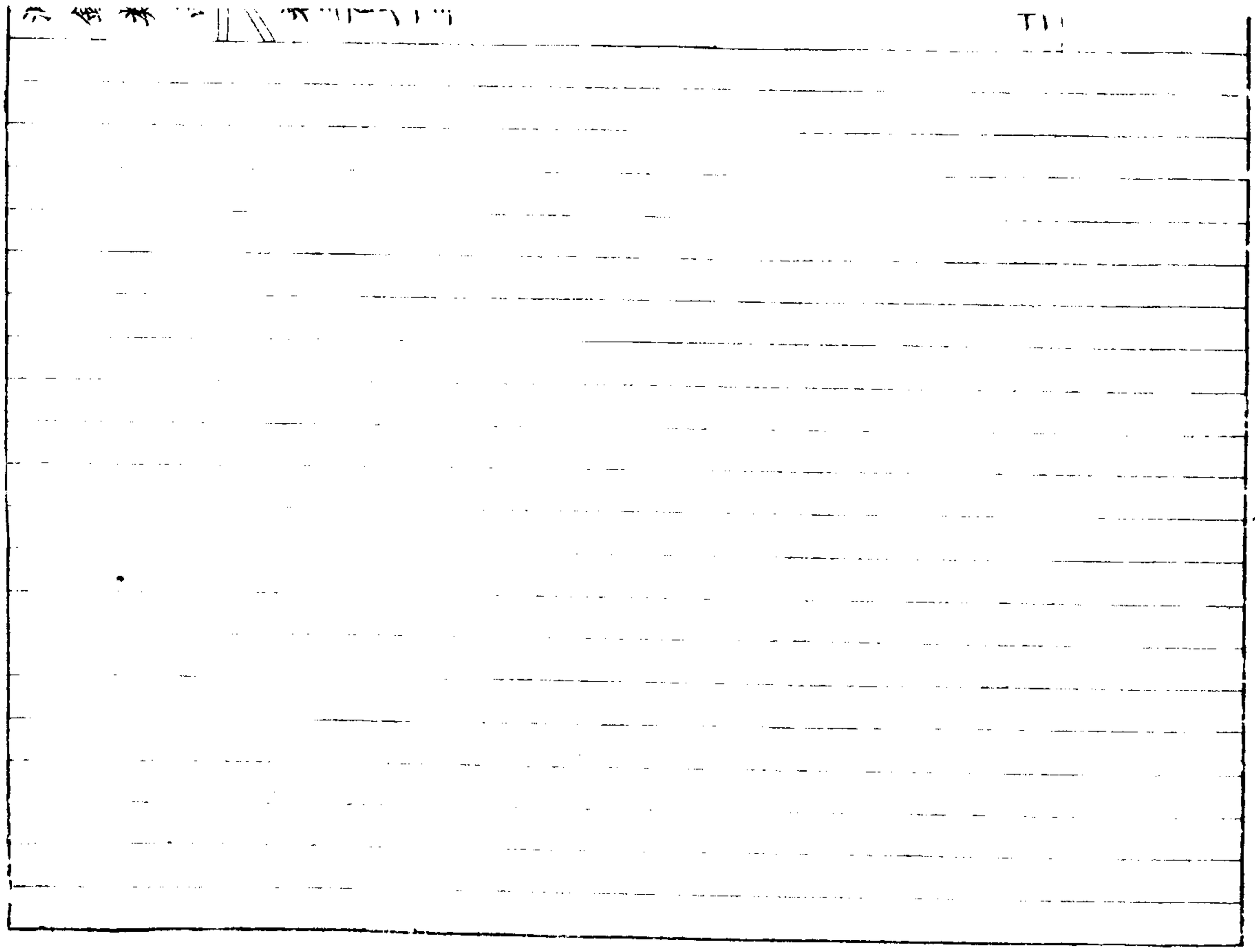
【辰】銘　晉傅元衣銘曰衣服從其儀君子德也衣以飾外德以備內內修外飾禮有制也

【辰】箴　漢蔡邕衣箴曰今人務在奢巖志好美飾帛必薄細衣必輕煖或一朝之宴再三易衣私居移坐不因故

【辰】啓　梁庾肩吾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曰階邊細草猶推淚葉之光戶前桃樹反訝藍花之色遂得裾飛合燕領闘分鸞試顧采薪皆成留客

【表】宋宋祁謝衣襖表曰冬籥乘辰裘官著令疾馳使驛臨撫塞屯並頒齊笥之良均挾吳綿之煖被躬且吉東帶有華伏惟皇帝陛下至德誕敷深仁普愛念官師所以卒歲恐天下有受其寒居泰軫窮當舒慮慘況淒

其戒序必惻然動心特以濱寒沍嚴持兵皺露句傳温詔緘褚紋袍爛然畫鮮煦若春至列部校什長賜各有差僻壘窮鄣悅而忘苦振裾交扑聯襼相趨和氣暢肢顧折膠而何畏大恩壓已憂稱服以爲難有可仰酬不知輕殞鼂補之謝賜春衣表曰勾萌畢發慶賜可行土牛久飾于送寒幽篇未歌于迎暑乃眷造庭之願爰開在笥之良肆有等差均于覆被恭惟皇帝陛下宜人布政育物爲功卉皮自適于陰陽靡毯同和于天地既陶無外之化亦霑咸若之恩織箠亂流豈惟加五百里之遠女工同燎故復半三十日之收矧是具僚與之同體適及風雩之後大頒帑帛之珍君賜足榮不歎無衣之七王章有分庶逃終褫之三誓各廢捐以圖報稱



服飾部五 裘 裯 褊 裳

裘一

原說文曰裘皮衣也 瑞應圖曰王者奉五行敎民種植以事則渠搜國來獻裘王者德茂不恥惡衣服則四夷乘白鹿來獻白裘 毛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又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黃黃 原禮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 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注云衛尊者宜武猛 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充美也 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 又曰羔裘豹袪以褎之 又曰羔裘豹袖長中手 又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 又曰羔裘豹袪以褎之 又曰羔裘豹袪以褎之 又曰羔裘豹袪以褎

民月令曰蠶蟲竝興以灰藏種裹　桓譚新論曰振裘持領萬毛皆整　楊賓見曰大寒而後索裘不亦晚乎

柳宗元文曰冰雪之交衆衆我締

裘二

【出】田休子曰少昊氏都於曲阜鞬靼氏人獻其羽裘　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則鹿裘夏則葛締　【原】帝王世紀曰禹治水罷大錫元黿渠搜國服禹之德來獻珍裘　左傳曰齊人以郚寄衛侯石惡石惡以裘賂寧喜而入　【又】曰齊侯伐晉袁儀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齊侯之好士也　【墨】子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裘　韓子曰孫叔敖相楚衣敝羊裘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送左右各左右有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烏也瞻對曰東方有烏名諫訶文身而赤足憎烏而愛狐今君衣而貂裘者君不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又】曰趙簡子乘牢廋馬衣羝羊裘其室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裘則溫且輕君宜改之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晏子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裘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今君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與寒者發粟以與飢者　【又】曰某公賜晏子狐白裘其價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曰君服之不可以處敝　又曰晏子至晉有敝冠反裘負芻者晏子解左驂贖之　說苑曰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既作色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年愛子解左驂贖之　說苑曰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既作色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狗號衣羊裘者當羊鳴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呂氏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歌之曰麛裘而韠斯之無以韋帛而處裘敝之無以羔狐三年學不成謂之野行乎途左右民之遺者民莫之舉　新序曰魏文侯出遂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侯曰嘻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曾而利富不仁哉吾不仁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之乎　【戰】國

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
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出而不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黃蓋神
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濡入火不焦帝厚謝使者　增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蹴踘羣臣以勢體非至尊所宜帝
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原戰國策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魯有老人涉淄而寒
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增又曰祭肜爲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
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曰有男子披羊裘
釣澤中帝令齎元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又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能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劉虞爲幽州刺史常著貆裘　原魏氏春秋曰高柔爲刺姦令史處法平
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出觀察諸史見而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而辟焉　增會
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爲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龔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龔不敬勑卒撤去龔恚而
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龔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原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
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勑外內有造異服者罪之　增晉書曰
羊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又曰趙王倫字子彝初封琅琊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
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
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敝不語吏卒以齎而用之罪不可赦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羆好學兼術數趙
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怒遣兵圍之熊密從北道走得脫　又曰桓元殺羅企生先是元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敦參軍摯
瞻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可與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
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
魏書曰裴佗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啟太后曰唐邕強幹一

人當千顯祖乃解所服青鼠裘賜之云意在與卿共敝　集異記曰則天賜張昌宗集翠裘后令狄仁傑與賭此裘狄因指所衣紫袍曰臣以此敵后曰爲不若矣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皆北公視裘拜恩而出　唐李程傳曰元宗著令十月始裘　唐書曰武攸緒凡王公所遺鹿裘俱不服塵皆滿積　本傳曰張志和常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及成衣之雖暑不解　傳記曰李巖爲參軍時製一裘服之終身

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言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元豐中何洵直議以黑繒作大裘如衮惟領袖用羔議者謂純用羔恐太重難服今請如洵直議從之

裘三

原 狐腋　雉頭　王褒四子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下詳裘一　黑貂　青鳳　戰國策曰蘇秦說李兌兌送秦黑貂之裘黃金百鎰青鳳毛爲二裘一名曠貴一拾遺記曰周昭王緻青鳳毛爲二裘一名曠貴一名燠賤　名暄肌裘遍於衛士罪人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贖死價值萬金也　素錦　紫綈　禮記鄭元注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表衣裳之可使楊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徒四壁共談移日大器重之乃以文君所著白綸巾鶴氅裘就市沽酒與文君爲歡　豹襜　劉義慶世說曰謝萬與安諸簡文著白綸巾鶴氅裘履板而前

裘四

原 粹白　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收諸衆白　温輕　詳上裘二　擇羝　尹子曰擇羝以御之　襲貉　聖主得賢臣頌曰服絺綌之凊貉之溫　羆裘　傳子曰房陵都尉戰有功太祖賜羆裘貂裘　麑裘　晏子曰今之製麑裘者不苦絺暑之鬱與襲狐貉之溫孰愈　錦裘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鹿裘　晏子衣縕布之裘麑裘冬則鹿裘夏則絺葛吳書曰陸遜破曹休吳主集羣僚大會酒命遜對舞　不弔　論語曰吉服而弔　反衣　漢楊興謂史高曰將軍家誠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擇羝　詳上裘二　輕裘　論語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輕裘 唐六帖曰鄭莊公子曼伯好輕裘入市畏瘴裘又詳裘二 環裘 唐李百藥文曰百結青毛裘鷹曜裘而委贄 五色裘 李白詩曰翡翠五色雲色曖如晴天散彩虹 百結裘 唐詩曰羔裘豹袖紫貂裘 青兒裘 唐詩曰羔裘青兒裘 紫貂裘 豪俠之服也 木棉裘 蘇軾詩曰江東貢客木棉裘 鶴氅裘 詳氅裘 鶴氅乘輿 世說曰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嘗見王恭服鶴氅裘而乘輿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數曰此眞神仙人也 渠搜獻裘 詳上裘二 鮮卑爲裘 漢書曰鮮卑國以射貉爲業按魏音留食竹根鼠 解裘覆體 詳裘二 致裘達情 劉越石箋曰致一領亦達其情耳 狐裘 左傳曰臧孫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 桃椎鹿裘 唐六典曰朱桃椎鹿裘索帶人莫能測其所爲 延陵季子 見王恭服鶴氅裘而乘輿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數曰此眞神仙人也 底春被裘 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注云底當也 子游楊裘 禮記檀弓曰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 冬日黑裘 又曰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 遺而不受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表二其一獻之昭王更無他裘 裘不及養 孔翠傳元樂府曰輕裘緩帶出風塵 緩孔翠 孔翠明珂曜珊瑚 致白鼉 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白鼉子裘一領 公子狐狸 詩曰一之日于貉取狐狸爲公子裘 非一狐 杜篤衆瑞賦曰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聲非一家之作也 日出有曜 又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 天下無雙 史記曰秦因孟嘗君欲殺之人說昭王幸姬求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意 裘不及養

意味存雞肋寒涼視馬毛千金既銷鑠猶聽朔風號

賦唐獨孤授西域獻吉光裘賦曰邈矣外區實生珍異彼靈獸之則獲製良裘之斯至聖王之所未覩獻令之所莫備叶朝宗則來自金方應中國而色當土位意者以烈風之靡興溟海之清澄德動天而遐方内向氣入翼而貢獻足徵方啟襲以進御如執轡之不勝颼然舜風翠雲之光可奪籠夫堯日青鳳之煥徒稱故其背嵎踰弱水重九譯越萬里豈殊俗之所責信希代之爲美直千金者更輕稱狐白者非擬雖沉以天沿無易曠其之性燎以京薪獨異焚如之理斯乃動聽驚視孰知其然者矣夫物有難測必思之而不厭事有詭常亦推之而可驗何異績鼠毛以爲布引龍鬚以成絲澣於火而自若弦於弓而有之況能禦寒涼以効用衣裼襲公乃拜首而稱曰休哉聖君之緝熙且天地不愛其寶豈戎夷敢愛其私乎將念委裘之有實防侈服之生禍表微於君子小人酌義於夏山殷火俾萬物之咸格其德風之在我於是天子曰俞彼則獻其琛曷若獻其可以呈姿司服以登備皇儀而飾朝禮至尊爰御光紫極而耀丹墀遂使越人捧翟以求退王母收環而請辭羣

陶翰狐白裘賦曰邈哉瑞獸生乎青丘資挾温以流潤得頤素而成裘故鎮毫錯毳匪剛斯柔象羣指以濟美較千年而取優配華玩於車服曜珍奇於貴游殷祀典以崇賁飾禮容而克修暨夫秋沉金氣冬舉元律進卿相之門登王侯之室寒祛温薦恩纏好客任藏用以卷舒委涼暄以昇黜將綌衣以遞御與紈扇而更出苟人事之宜然諒廢興之若一嘉其全眞定色育精含徽千金振價衆服騰輝朝臨皓雪且狀乎寒披鶴氅曉安朱架又象乎高懸玉衣雖質文之可別蓋貴賤而同歸故崇侈者取貴而尚戒奢者含貞以非矧乎從損而益工兼素腋德之攸親豈惟物新晏嬰相齊以推弊孟嘗獻秦而獲珍貞休利乎蕃決悔慊生乎妄人儻茲道之無替庶遺芳於後塵

雍陶千金裘賦曰良冶之子兮不墜舊規製珍裘兮巧意無遺非一狐之成此直千金而在茲蓋以表盛服之麗者舉高價而美之儻以負芻如當市骨之日如將貰酒偏宜買笑之時如其選擇亦求粹白資衆毛取羣腋極貍製之狀殊豹飾之跡俾楊襲之有加欲曳婁而無斁紉針既就振領提裳乍掩孔雀全欺鸜鵒有斯而死不於市衣此而坐不垂堂何必獻武帝之時人來西域受平公之處鳥下東方宜乎在筒見珍滿簏非貴將示美以爰御豈救寒而乃衣時彰節用乃三十年而尚存俗競奢妍乃十萬軍之所費觀

其皓練漸潔輕埃莫霑巾幣之酬猶少外飾之態俄添日影遥臨寧識驕驄之易雪華傍射自宜狐貉之兼爾乃取而諷論其象亦猶多士補于袞職羣材搆于時棟豈比夫告弊於黑貂誇煥於青鳳然則乘惡衣之義生侈服之心既傷三德之數徒稱千鎰之余所以披鶴氅于王公獨標耿潔焚雉頭於晉帝田咸奢泰可以備卒歲挾纊足以禦寒夜何勞寶劒佚貲豈要驪珠同價委北蒙茸之資被乎勤儉之化使夠益之人盡息其偷詐

原 宋謝莊謝賜貂裘表曰臣莊言主衣黃達言勅賜臣貂裘褒匭發衽聞元華有曜靡毫柔毳黯鑑自凝固以綵越綴暈光逾緝燕臣聞嘲笑不妄韓棠勿假續有貽庸楚續爰建臣歡忭自歌而同委衾之澤勤勞未報而叨解裘之寵空荷榮施徒責微軀承殊恩必識服以淪生銘悅之情豈知所寘臣受假無由恭拜謹遣表

原 敬齊王融謝勅賜御裘等啟曰雲衣降受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解裘之獨前寵曹王褫帶之偏委及賤元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解裘之賜偏委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啟曰物華雉毳名高燕羽才慙齊相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黑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

衫一

原 劉熙釋名曰衫芟也衣無袖端也　揚雄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褕　晉東宮舊事曰梁天監制直閣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補襴衫　又曰唐初士人以棠苧襴衫爲上服貴女工之始也一命以黃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綠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　唐中書令馬周上議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標襈爲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耿骻衫庶人服之　唐六典曰益州出高杼衫段　浣花旅地志曰龍桷衫拂袖巾皆蜀人奉親之服　通考曰宋制執儀仗者鸞衫　宋史輿服志曰紫衫本軍校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紹興二十六年禁毋得以戎服臨民自是紫衫遂廢　又曰涼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禮部侍郎王儀奏竊見近日士大夫皆服涼衫甚非美觀而以交際臨民居官純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兩宮所宜革之且

文武竝用本不偏廢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體於是禁服白衫除乘馬道塗許服外餘不得服若便服許用紫衫　金史輿服志曰婦人上衣謂之圓衫　日下舊聞曰元順帝時宮女奏樂或用唐帽窄衫

衫二

晉　吳郡子曰燕朝衮冕有白紕中單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至漢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

貴賤通服　魏文帝列傳曰吳選曹令史劉卓病荒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汗大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

晉　惠帝起居注曰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因士寄與妃　宋書曰薛安都與魏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襦襠衫馬亦去其裝馳賊陣猛氣咆吻所向無當其鋒者　又曰湯盆陀國士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縫前

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蠻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齊書曰陽休之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事左遷文宣邵天百僚咸從休之爲驍騎將軍衣兩襠用手持白梧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眞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伯首帶蟬冕今處驍遊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然議者服其夷曠　原　劉敬叔異苑曰毋丘儉征沃沮使王頎窮其東界父老曰曾有破船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人但兩袖頓長三丈　宋書曰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衣既貴付公主曰後代驕奢不節以此示之　晉　唐書曰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上亦御夾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又曰桑道茂見李晟以一緣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後道茂受朱泚僞官出衫衿示晟得原死　六帖曰昭宗既誅宦官第五可範等準國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賜黃絹衫一領以備宮中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軍諸道監軍竝令停廢　晦菴語錄曰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青皁後世循襲遂爲朝服我朝渡江乃變爲白涼衫紹興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　又曰祖宗時元正冬至皆有大朝會君臣都著法服諸州解頭亦預籍溪胡先生在州解元亦曾預元正朝會著白羅衫　又曰籍溪云士服著白羅衫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會樣來製

士服正如此其後來看祖宗實錄乃是敎大晟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　朝野雜記曰宋自軍興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素槍死魏道弼秉政復舉行之論者以爲擾士人貧者尤患苦之未幾道弼爲臺諫所攻遂罷數事紫衫其一也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爲學士上言會聚中顏色可憎今陛下上奉兩宮宜服紫衫爲便上從之蓋自渡江以來人情日趨簡便不可復故矣　又曰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皂帶以治事終喪乃止論者以爲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皂帶以治事從之

衫三

原 白紗　絳納　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御史中丞羊希奏山陰令謝沈親憂未除常著青絳納兩襠衫請免沈前所居官也

增 從事　隱士　唐詩曰將軍昔著從事衫謂吳起著御戰衆學著從事衫也記曰成芳隱參林山剡竽纖布爲短攔寬袖之衣著以酤酒自稱隱士衫　顏郎色　梁福塵陵

舍人面　明皇遺事曰顏郎衫色如此　謝泌戲胡旦飲酒面赤曰舍人面色如衫色

長三丈　重七斤　上詳衫二僧祠趙州萬

衫四

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衫五

增 碧衫　蘇軾夢詩曰亂點餘花唾碧衫　青衫　白居易詩曰江州司馬青衫濕

阜衫　士大夫家居常服

白衫　趙宋渡江時爲白涼衫

單衫　唐詩曰蹋春三月單衫黨兩

增 檐　唐衫　宋方岳詩曰衫通考曰宋制執儀者有賓相花衫　荷葉衫　宋方岳詩曰荷葉杉葉杉枯蔽蔽塵　練鵲衫　文獻通考曰宋制駕前殿鵲頴衫　孔雀衫　宋沈遘龜茲舞詩曰玉顏二孔雀羅衫金畫縷　寶相

黃衫　年少貴數富貴家之服也　冬衣　葛衫　袁克冬初尚衣葛衫客戲之

增 詩　唐白居易故衫詩曰閣淡緋衫稱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門袖中吳郡新詩本禁上杭州舊酒寢殘色過梅看向盡故香因洗嗅猶存曾經爛熳三年著欲棄空箱似少恩

檐榆一

增 方言曰檐榆江淮之間謂之襜榆以無緣謂之藍縷　按襜榆音苦姚謂惟檐以前後也

檐榆二

增漢書曰何竝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至寺拔刀剥其建鼓竝追之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變服馳去　東觀漢記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憚以絳罽襜褕與阜不受　又曰延岑上元還被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襜褕令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卧不動吏謝去

襜褕三

原入宮詣闕漢武安侯田蚡坐襜褕入宮不敬國除　漢書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旗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　增服襜裙志曰婦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編繡全枝花周身不裨隨所積也　美人贈貂　宿客被罽漢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　曳綈張揖注曰褕襜褕也

襜褕四

原緣襜褕東觀漢記曰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耿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一具絳罽襜褕　絳襜褕又云段熲滅羌詔賜錢十萬七尺絳襜褕

襜褕先生述征記曰齊之南有一谷谷中有襜褕先生碑平原人也　襜褕有餘州邊讓字文禮孔融薦於武帝曰邊讓雖爲九牧衣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諸于襜褕東觀漢記曰更始在長安諸將皆寇情而服婦人衣諸于襜褕按諸于大被衣如婦人之桂

褐一

增說文曰褐短衣也　原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增老子曰聖人披褐而懷玉　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

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道也　唐六典曰會州出駝褐常州出兔褐洮州出毛褐　文獻通考曰革輅銀褐

飾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銀褐　又曰宋仁宗時太平日久士民富樂寖爲浮侈乃下詔禁約令京師士庶不得衣黃地白花衣服幷藍黃紫地撮暈花樣女子不得衣白褐毛段幷縣褐帛

褐二

增左傳曰吳申叔儀乞粮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史記曰五羖大夫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自鬻秦客被褐食牛暮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又曰婁敬隴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爲

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上說上西行　後漢黃瓊傳曰拂巾柾褐以便宜出布粟給其廩
又王望本傳曰望遷青州刺史州郡大旱望行部道見飢者裸行草宿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布粟給其廩
粮爲作褐衣　又孔融薦禰衡表曰乞令衡以褐衣名見　晉書五柳先生傳曰柾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上書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遠矣　唐史曰德宗召拜陽城爲諫議大夫遣長安尉齎束
帛至其家城褐衣到關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

褐三

原 毛布　穀皮　鄭箋曰褐毛布也　裴淵南海記曰褐夷俗不蠶取穀樹皮熱槌之爲褐　張良遊下邳圮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
所隨其履圮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長跪履之　孟子曰北宮黝吾不懦焉　孟子曰許子衣褐
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褐四

許行衣　王猛被　晉書曰猛被褐詣桓溫

晉 毳褐　嘉話錄曰朝士詣友生見納衣道人坐俟良久友生曰毳褐之臭甚銅乳之臭甚羶吾但覺其臭耳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羶銅乳之臭豈銅吾但見毳褐愈于朱紫遠矣　宵褐　釋名曰宵褐所容入新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埽

樵褐　宋林逋詩曰樵褐到朝市

褐衣　晉阮籍詠懷詩曰被褐懷珠玉　短褐無絮　古詩曰短褐不掩膝　絮帶斷續以繩中無

晉 褐衣冠　笠　徐幹子曰有澤父冠皮履敝裳褐而笠納鹿皮履敝裳褐而

短褐　杜甫詩曰短褐風塵暗　紫鳳顛倒　短褐　唐陳子昂詩曰
所著　玉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孔子曰固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
萬錢妻子據亟不贍　短褐不全　古詩曰短褐不全帶斷續以繩
壹疾邪賊曰夢家多所宜欵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拂褐　詩曰拂褐以出閨闥
除宣王乃召而見之四拜王大感拜爲王后　被褐說張溫　後漢書曰張元字慶微有才器以世亂不仕司空張
帶索說溫不能用　温不就建中二年温從車騎將軍欲出征涼州將行元以田廬被褐

襦一

晉 說文曰襦短衣也一曰羸衣羸温也奴案反　釋名曰襦煗也言温煖也單褠如襦而無絮也反閉襦之小
者也却向著之領合於項反於背後閉其襟也　西京雜記曰漢諸陵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　夢書曰上襦

爲大夫婦人夢之得賢夫也　晉令曰旄頭羽林著長腰襦　唐六典曰女則半袖裹襦

襦二

晉呂氏春秋曰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襦袴鄭國大亂子產殺鄧析而民服　吳越春秋曰句踐與妻入臣吳夫人衣無縫之裳左開之襦袴以養馬　漢書曰昌邑王被廢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王前聽詔　原又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寬中張禹等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絕班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幼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又曰廉范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范削毀先令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織成上襦一曰鴛鴦襦　晉漢書曰哀帝以東園秘器珠襦玉匣皆豫以賜董賢　東觀漢記曰來歙詣洛見上上大喜解所被襜襦衣與之　晉韓康伯傳曰伯數歲天大寒母爲作襦令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賈婿如梁鴻者鴻聞乃求之女布襦袴裙鴻曰此眞梁鴻妻也　晉陸機與長沙夫人書曰士璜亡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　晉韓康伯傳曰伯數歲天大寒母爲作襦令持熨斗曰且作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火在熨斗中柄亦熱今既作襦下亦當煖　桓譚新論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妻朱君至獄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誅袴而襦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齊書曰武陵昭王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王衣單進襦于王王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　又曰索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丘問巫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去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于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後魏書曰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任城王澄曰著者冬著單衣盛暑襦袴又曰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

襦三

原紫羅 紫綺 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乃據胡牀彈琵琶作大道曲 古詩曰細綺爲上襦紫綺爲上裳 繡穀 金銀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紫穀襦絳紗繡穀襦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十一世祖也忽一夕見一神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降鮮卑神之推爲君長

襦四

原羅襦 史記淳于髡曰羅襦襟解微聞香澤 珠襦 吳越春秋曰闔閭以珠襦之寶 朱襦 鄉射禮曰君袒朱襦以射 薰襦 大夫與士射袒薰襦 繡羅襦 白居易詩曰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 絳羅襦 蘇軾荔枝詩曰海上仙人絳羅襦 未解襦 莊子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且著襦 黃庭堅詩曰婦無複褌且著襦 繁明襦 晉束皙補亡詩曰嚴嚴高山有繁明襦 繡腰襦 古詩曰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 原第五布襦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二千石常服布襦 不敢遺襦 梁鴻協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 管寧布襦 魏志曰管寧嘗著皁帽布襦 繁明襦 晉束皙補亡詩曰婦無複褌且著襦 繡羅襦 白居易詩曰紅樓富家女金縷繡羅襦 絳羅襦 蘇軾荔枝詩曰海上仙人絳羅襦 繡腰襦 古詩曰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 原第五布襦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爲二千石常服布襦 不敢遺襦 梁鴻協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 管寧布襦 魏志曰管寧嘗著皁帽布襦 繁明襦 晉束皙補亡詩曰婦無複褌且著襦

襦五

原啟 梁沈約謝齊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啟曰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臺之下民受祿爲養窮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袖縕裾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任孝恭謝裙襦啟曰庭闕桑麻室空機杼牀無煖席桁靡懸衣值逢卷北郊鴈飛南浦雪閣河陰冰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霜之切敝履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內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愴

原釋名曰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敝也 又曰裙下裳也連接裙幅也緝下橫縫緝其下也緣裙裏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籠也 周易曰黃裳元吉象曰文在中也 晉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原尚書大傳曰舜曰精華已歇蹇裳去之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又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原又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 又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又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又曰之子無裳 又曰裳錦褧裳 晉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 又曰綠衣黃裳 又曰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原又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 又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又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又曰之子無裳 又曰裳錦褧裳 晉又曰君子至止黻衣繡裳 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 又曰綠衣黃裳 又曰我朱

襦裳

繡裳 原禮記曰裳間色　又曰諸母不漱裳
魏之間謂裙爲帗繞衿謂之裙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丹碧杯紋羅裙　晉宋舊事曰裳進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絳碧紗紋繡纓雙裙紫碧紗穀雙裙絳綃複裙白絹裙　增文獻通考曰梁天監七年王僧辯崇云尋冕服無鳳應改爲翬翟又裳有圓花與禮無礙是畫飾加龍鶡耳藻米黼黻並乘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此以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衣服畫龍則宜畫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衣服畫龍則宜畫差降之文復將安寄　唐輿服志曰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
鳳孔安國曰晉樂桓子欲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名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不過三十
碧紈紋雙裙紫碧紗穀雙裙絳綃複裙白絹裙
絳碧絹雙裙絳綃複裙白絹裙
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衣服畫龍則宜畫
翬翟又裳有圓花與禮無礙是畫飾加龍鶡耳藻米黼黻並乘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此以
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爲九章今衣服畫龍則宜畫
翬差降之文復將安寄　唐輿服志曰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

裳二

左傳曰晉樂桓子欲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名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日衣穀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自魯往足重繭不休息裂裳裹之至郢見楚王　漢書曰石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歸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廁牏若今汗衫中裙親身衣也　原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立爲皇后其弟上遺織成裙　東觀漢記曰桓少君既歸鮑宣著短布衣裳　續漢書曰漢明德太后禿裙不緣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裙布荊釵　原五行志曰漢獻帝時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　魏志曰管寧恒著布裙　增四王起事曰晉惠帝還洛陽得鹿犢車一乘以單帛裙爲幃　後趙錄曰孟卓字君偉少修清苦之志著單裙十六年不換　齊書曰魚復侯子響不道帝以兵圖之有司奏絕子響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啟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且自申明云輕舫還闕而不得見此苦之深惟願矜之無使竹帛云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事始曰梁武帝作五色繡裙以朱繩貫珠爲飾　後魏書曰河間任齊與太武攻赤連昌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下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槃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爲胡皇后造眞珠裙所費不可勝計後被火燒之　事始曰隋煬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　唐孫伏伽上表曰近太后

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於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　五行志曰安樂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纔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旁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　又度使婦人所著裙皆不縫謂之散幅裙或曰裙之於身以幅多爲尚周匝於身今乃散開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與名俱去矣夫幅者福也福已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逢卒

裳三

雲錦　原緗絳

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于廟則衮冕　阮籍清思賦曰厭白玉以爲面霞丹霞以爲裳　留仙　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筯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穿忘懷乎帝令左右持其裙風止裙爲之縐宮妓皆效之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鄰母得又拾遺記曰海輕風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其裾常怨曰妾微賤何得復與纨裾之遊而養之經歲母忽失所累月暫歸後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裳化爲龍

化龍　外傳曰漢成帝立飛燕爲皇后傳曰漢武帝步太液池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亦爲歌曰羅襦霑玉腕裙拖六幅瀟湘水　又曰徒達金縷裙　薛

織成　張敏神女傳曰班婕妤之時女樂三百人無不服紈綺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霧　東觀漢記曰鄧貴人有奇濃苦以女妻之貴人曰少君生富驕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服紈綺之裳　晉灌

積素　周禮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內外朝皆服之　韓詩外傳曰漢成帝立飛燕爲皇后帝步太液池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亦爲歌曰羅襦霑玉腕裙拖六幅瀟湘水　又曰徒達金縷裙　薛

覆丹　周禮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內外朝皆服之　韓詩外傳曰漢成帝立飛燕爲皇后帝步太液池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亦爲歌曰羅襦霑玉腕裙拖六幅瀟湘水　又曰徒達金縷裙　薛

留仙　晉灌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穿忘懷乎帝令左右持其裙風止裙爲之縐宮妓皆效之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鄰母得一枯樹脫白布裳掛樹裳化爲龍　原書字　增裹首

化龍　外傳曰漢成帝立飛燕爲皇后帝步太液池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亦爲歌曰羅襦霑玉腕裙拖六幅瀟湘水　又曰徒達金縷裙　薛

荔芙蓉　楚辭曰製芰荷以爲裳　楊雄反離騷曰矜芰荷之綠衣兮被芙蓉之朱裳　離騷曰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白蜺　青羽　楚辭曰青雲衣兮白蜺裳　舉長矢兮射天狼　又曰後漢燉良五女家貧求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歡紈素

三條　剛柔汝封先賢傳曰戴良娶女緣裙四等又曰後漢燉良五女家貧求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歡紈素

四等　三條　剛柔汝封先賢傳曰戴良娶女緣裙四等又曰後漢燉良五女家貧求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歡紈素

石榴蒲桃　六朝詩曰日照石榴裙裙紅　又黃庭堅詩曰機上蒲桃裙

湘綺　金縷裳　古樂府陌上桑曰湘綺爲下　六朝詩曰日照石榴裙裙紅　又黃庭堅詩曰機上蒲桃裙

金縷裳　古樂府陌上桑曰湘綺爲下　六朝詩曰日照石榴裙裙紅　又黃庭堅詩曰機上蒲桃裙

白蜺　青羽　楚辭曰青雲衣兮白蜺裳　舉長矢兮射天狼

文繡　管子曰昔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　織成　張敏神女傳曰班婕妤之時女樂三百人無不服紈綺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霧　東觀漢記曰鄧貴人有奇濃苦以女妻之貴人曰少君生富驕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服紈綺之裳　素繡　晏子衣素繡之裳　紗穀　劉梁七辯曰繭穀之衣

布裳　東觀漢記曰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濃苦以女妻之少君生富驕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飯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甲裳　左傳曰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

明裳又後周耿豪本名令費汝苑之戰濠殺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之

開裙梁劉遵諫舞詩曰風度開裙擺擺丁類反

寒裳崔駰達旨曰有事則寒裳濡前

採菓夜回風月佳束有白衣引紅裳者曰李氏陶氏色皆殊麗芳馨襲人也

元裳赤髀賦云元裳縞衣鸛也

菊裳西京雜記曰始元二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金爲衣兮菊爲裳

原莎裳符子曰有澤父者冠霞笠裳褐衣緩步而去

坤裳蘇軾詩曰坤裳有正色

風裳姜夔荷花詞曰水佩風裳

霞裳李白詩曰文霞爲丹霞裳

霓裳

唐明皇覽成都以進飛燕體輕能爲掌上舞置七寶避風臺謂妃子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以掩前世

高掩前世

白居易長恨歌曰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霓裳羽衣舞

黃庭堅茶藤詩曰倚闌偷舞白霓裳

草裳嵇康集曰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爲土窟夏則編草爲裳冬則以髮自覆

草裙杜甫詩曰野花留寶鬘草見羅裙

絳裙俗說曰車武子婦大妒夜恒出後呼其婦兄顏照夜

練裙蘇軾詩曰哀哉練子又詳裳二

縞裙韓愈詩曰不解文字倣惟能醉紅裙

褰帷裳賈琮刺史當遠視廣聽褰帷何垂

風俗通曰禹入裸國欣起解裝俗說君子入俗不改其恒也原其所以當作皆裳裸國今吳是也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著裙以表德也

原裸國解裳

婁子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甕

原服素裙東晉近遊賊曰若夫祭奠親里往來服素裙曳

原裂裳裹創

後漢書輿服志曰樊噲嘗持鐵楯闘士會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布裙荷屐

劉州刺史以當作裙

布裳鼓甕

晉傳元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原詩陳肅鄰詠複裙詩曰韶韶金紗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學楚寬帶爲思君

布裙曳柴

東觀漢記曰王良爲司徒掾與相司空語

原銘晉傅元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侍武后羽裳吹簫

六典曰張昌宗

漢記曰梁鴻妻布裙徒跣曳柴

褲褶一

說文曰褲脛衣也　釋名曰褲跨也兩股各跨別也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也言牢落在衣表也　又曰褶襲也覆上之言也　方言曰齊魯之間褲謂之褰或謂之襠關西謂之褲大褲謂之頓小褲謂之芙蓉衫楚通語也　應劭漢官儀曰司空騎吏以下皁褲因秦水行今漢家火行宜絳褲　又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穀虎文單衣錦褲　文獻通考曰漢永平二年詔宗廟以下祠祀皆絳褲公朝賜青林文綺長綸褲褶　晉書曰元宗時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大禮六品官並服朱衣六品以下通著褲褶如有慘故不合著朱衣褲褶者聽不入自餘應著而不著者請奪俸以懲不恪　唐六典曰天子平巾幘之服紫褶白褲　文獻通考曰唐制九品以上緋褶大口褲　又曰唐德宗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百官朝望朝服褲褶非古禮上疏云按三代典禮無褲兩漢史籍並無褲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服者請罷之詔可　又曰畢仲衍中書備對冕服條下褲褶注云緋紫緣各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羅方心曲領白綾褲　宋史輿服志曰建隆四年范質與禮官議褲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用小綾之制注褶衣複衣也又按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白大口褲今請造褲褶如令文之制奏可　通考曰褲褶魏晉以來以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晉制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既曰戒嚴之服必戎服也至隋煬帝時巡游無度詔百官從行服褲褶軍旅間不便遂令改服戎衣為紫緋綠青之服則所謂褲褶者又似是衷衣長裾非鞍馬征行所便者與戒嚴之說不類唐時以褲褶為朝見之服開元以來屢勅百官朝參應服褲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彈治罪蓋以為六品以下之通服韻書訓褶為褲又為袷也然褲裳也袷衣之交領也則不知所謂褲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識考古之士而訂之

褲褶二

史記曰居庇貴攻趙朝朝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公宮匿之生男屠岸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若滅即號若不滅即無聲及索兒竟無聲　漢書曰淮陰侯小少年有侮韓信者衆辱之曰信能刺我不能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信以爲怯　又曰周仁爲人陰重不泄嘗衣弊補衣溺袴故爲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　又曰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也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者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爲窮袴多其帶後宮無進者　又曰昌邑王賀衣短衣大袴　又曰朱博瑯琊郡功曹官屬多衰衣大袴謂大袴也　謝承後漢書曰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又曰周舉孝廉爲郎同舍郎告歸寧者誤持鄰舍袴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說市袴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魏史曰崔琰文帝爲丞時出獵變易服乘輕諫燔腎毀裙從之　魏略曰許允聞李豐等已收訖大將軍已出門迴遑不定不道還取袴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士大夫何爲狼狽乎　又曰趙岐避難至北海著絮巾布袴在市中賣餅　晉書曰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大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被寬北邙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前驅　宋書曰劉穆之壞布裳爲袴袴褶等已收訖

岐布袴 鍾翔布袴 倶詩褶一 黄香冬無袴 東觀漢記黄香字文強父況舉孝廉家貧親執勤書盡心奉養冬無袴被而親執滋味 曹操尚無袴又不

貧冬常無袴何苦其妻兄柳孚前其袴去故時人謂之頭健

藏敬袴侍一笑嘲有乖 韓宣脫袴 魏書曰韓宣字宣子宣梁郡人為大將軍從事中郎宣為人美容儀善談笑有口辯為時所貴

私財身衣皮袴 東觀漢記曰韓歆字子高為大司空歆為人質樸不飾車服常衣皮袴

布被士重之 韓暠藏袴 韓子曰韓暠侯使人

韓暠藏袴韓子曰韓暠侯使人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

冬常無袴 魏略曰賈逵世孤家貧為著蛙少孤家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爲鄧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禮雅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侯諭明府勿受其賕盜賊未盡人宜困乏今良爲議曹掾尚無拷望曰議家自無持寧知百姓不家給人足即此佳語是賜良鯉魚百枚

履一

原釋名曰履禮也飾足以爲禮亦曰履拘也所以拘於足也齊人謂草履曰扉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不假借也

說文曰履足所依也

又曰鞮革履也

方言曰朝鮮列水之上謂之卬角南方江沔之間總謂之麤梁益謂之屩或謂履其通語也徐土邳沂（今下邳沂音圻）謂之卬角絇綦（上兩下夾）關之東西或謂之絇之絓其通語也　易履卦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禮記曰鄉長者而屨跛而還屨俯而納屨　又曰君子之飲酒三爵而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莊子曰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也　列子曰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

原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屬體末也若夢得履鞮者必有子息也履者爲男子鞮者爲女也

原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履色無過純青繪賣者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黑履

漢徐乾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劒履上殿義徐言所以遂見從著履上殿將入見咸譏云古無履但有舄著舄上殿不宜著履案周禮天王赤舄黑舄后素葛履鄭君注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履是則古有履也蔡謨答臺符分別履舄之名事曰被符小會義注侍臣劒履升殿而摯虞決疑言劒舄履之名宜審謹案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爲屨左傳曰踊貴屨賤禮曰户外有二屨不言二履賈誼曰冠雖敝不以苴屨亦不言苴履履者猶足所履踐耳詩云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舄者一物之別名履者足踐之通稱先代以來優崇重臣言劒履則包舄也又大臣升殿不唯朝會或私覿獨見臨時所著不必是舄故總言履以明不跣而已摯虞中朝宿臣多識往行親覩其禮退而書之即是晉之故典今決疑言舄者書時事也儀注言履者舉總名也尋文總意所稱雖異其制一也

唐六典曰凡百官弁服烏皮履　又曰内命婦之服有絢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黑舄今履欲用黑革爲之其約繶純綦竝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帝從

之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戶爲樣制
等理宜有別帝令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金朝請武功郎以下減去一繢竝攙履宣義宣教郎
術官減去二繢純竝攙履　元史輿服志曰履制以納石失有雙耳二帶鉤飾以珠

履二

原　世本曰於則作屨　增　六韜曰昔者帝堯王天下黼衣絳履不敢不更爲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
冠挂而不取　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
以爲履每思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之攝白此始也　左傳曰雨雪楚王及廷豹爲　魏書
曰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無怨矣世
宗詔趙修云楚履既墜江君徘徊鐘牛一聲東向改聽　晏子齊景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對曰
踊貴屨賤公愀然變緩刑　又曰景公爲履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履重僕不能舉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
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撤履　東平王蒼傳曰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
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賈誼書曰二世胡亥之爲公子也詔置酒享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羣臣陳
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即位皆知天下必棄之　列仙傳曰昭帝改葬鉤弋夫人空棺無
尸但有絲履　漢書雋不疑傳曰暴勝之被履起迎履又作蹝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　又曰將軍皇甫規解
官歸鄉人雍門太守謁之規臥不迎既入閒卿在雍門屣履迎之語曰徒見二千石
不如一縫掖　西京雜記曰趙合德遺飛燕有同心七寶綦履　又曰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爲勞體非至
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劉歆謂其父向作彈棊以獻帝大悅賜紫絲履　又曰慶安世年十
五爲成帝侍郎嘗著輕絲履　又曰主衡邑人有說詩者衡從與語質疑邑人推服倒履而去　東觀漢記曰
芟克字子何爲桂陽太守民情懶惰多無履足多剖裂芟教作履今湖南知織履皆芟之教　魏武帝遺令曰
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　晉書曰武庫火累代之寶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劒王
莽頭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著下拜　續晉陽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

淵明無履弘令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爲彭澤作履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腳令度及履至著而不疑

晉書曰符堅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冦登門彼於河長七尺三寸內指迹長一尺深三寸　幽明錄曰晉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住上舍過廟乞福經其廟見二女子云可爲妾貿兩紐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田中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廟有一估客下都經其廟既去行九十里一白衣人持履至云宮使還君化爲鵠飛入都與置履在內留廟中去兼一書一刀忘而留之及乘舟忽有鯉魚躍入剖之得刀與書　趙錄曰佛圖澄卒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小師攜一履與一石西去季龍發其墓惟見一履與一石　宋書曰益州道士鄧碩元徼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閑臥而死後人見傾在荊州道上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宮人盡令著紫絲履　南史曰齊始安王遥光生而躄疾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爲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爲戚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　南齊書曰高宗爲錄尚書輔政百僚凝履到席獨蔡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禮度之門故是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　北史曰北齊沈麟士性寬恕一日鄰人認其所著履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脫與跣而歸後鄰人得履送還前日履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　唐書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　又曰元德秀家惟枕履　輟耕錄曰晉永嘉中有伏鴆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脫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唐大曆中進五朵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子

清異錄曰宣宗儒雅令有司效孔子履製進名魯風鞾宰相諸王效之而微殺其式別呼爲尊王履　瑯嬛記曰季女贈賢夫以綠華尋仙之履　又曰馬嵬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雙眞珠飾口以薄檀爲苴長僅三寸玉飛奉爲異寶不輕示人　九國志曰江南李昇常履蒲鞋雖穿如新　一統志曰惠州沖虛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公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屢雖穿如新　一統志曰惠州沖虛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其車使人往察伺之但見有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焉

履霜　行雪　毛詩曰大東小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又宣王子伯奇作履霜操　史記曰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御濕　飛雲　南海有抱香木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刻而爲履易如削瓜餅乾則堅韌異然晒其作之陋但遇風則遺而諠動夏月穿之可禦蒸濕氣晉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重

高頭　後魏王遵業性恬素常著穿角履好事者毀新履而學之　唐五行志曰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加綾縠前代所無夫履下物也纖草爲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蓋陰邪闇蔽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長岐而進之荊州王渡漢脫履於此　弗加枕　不履絲　賈誼曰履雖鮮弗加於枕冠雖敝不

兩　三千　毛詩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爲瑇瑁簪簪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納丹豹　綴朱嬪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起春霄之宮西王母來爲納丹豹文履綴朱嬪履燦鮮新表以文綦翠以朱嬪步步有香氣

公墮　昭王決　淮子曰昭文公與楚人戰至馬陵三日三夜文公墮履而還顧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而刺膝仰天而歎　瓜田不納　古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賈誼弔屈原文曰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

履四

絳地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地紋履一緉　青絲　列仙傳曰明母班爲太山府君齎書請河伯河伯貽其青絲履甚精巧　雜綵　武內式令曰前於江陵得盡此履不得效作也　金薄　張華金薄篇曰足下著金薄履手中雙黃鞋　組履　秦嘉與婦徐淑書曰今致龍虎組縷一緉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脚具組生履一緉

厚履　漢書王莽好高冠厚履　空履　王元長曲水詩序曰危冠空履之吏注漢書曰馬適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敝履穿　賜履　又曰賜我先君履　補履　莊子曰于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雖　履敝　曾人履敝而踵　履土　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躧履　陸機詩曰嘉惠承帝子曜靈奉　燕履　王褒文曰燕履

雙履　傳燈錄曰達摩葬熊耳山魏宋雲使西域還遇帥苞子嶺手攜雙履雲問帥曰西天去帝令起棺唯一隻革履存焉　整

履 杜甫詩履步青蕪 白雲履 宋朱弁觀詩曰度數無自信也 冰 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履虎尾 易曰履虎尾不咥人 赤繻青句 周禮曰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繻黃繶青句青履葛履注曰赤繻以赤絲為下緣句當為約音劬履飾也 足躡刺繡 陸機織女賦曰足躡刺繡之履 出躡珠履 左思吳都賦曰綸交翻僬僥從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 使者躡履 漢書曰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諍每見曳裾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投履適秦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騶人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以驕貧賤乎 織屨徒越 淮南子曰子必窮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編髮妻善織編而賣於越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不用之國欲 織以為食 列女傳曰陳仲子終自刻苦織屨以為食淡然而無為樂在其中矣謝使者不得則投履而遁 織以給用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可以驕人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則貧賤可以驕人 陳鄭扉屨 左傳曰齊侯伐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屝屨其可也 蕭何劒履 漢書曰蕭何劒履上殿入朝不趨 饑饉煮履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縷履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藉下不借鞾鞾革為之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皎容紈裹細下趣

履五

詩 梁沈約脚下履詩曰丹墀上颯袿玉殿下趨鎗逆轉珠珮響先表繡桂香裾開臨舞席袖拂繞歌堂所歎忘懷妾見委入羅牀 陳後主詠履詩曰賢舍觀穴踵瓜田覩躡迹矩步今有儀用此前嘉客 元李俊民苴履詩曰待詔門前東郭趾藍關路上仙人迹雪花紛披蓋地白東家不借借不得雖然近市履亦無以故為新即有餘同行留我木上座補過仰渠金十奴一生能著屐幾兩用心猶在阮乎上不須更覓下邳侯山林此計成長往

增賦唐趙良器履賦曰朝廷兮赫職冕劒兮透迤惟斯履之所用得禮容之威儀綴珠綦以崇飾遵玉趾而更移其始造也佳人運思女工妙選爰斯功之始畢出閨庭之試踐耽輕步以相矜指奇文而爭衒若乃相國承寵尚書見榮歷形階而曳響上玉殿而規行出羣標奇則檐前燕落入朝表異則雲際鳧驚運著絲以示儉躡邑曳踵則輪軌不斷接武則塵迹相重其取進也每迎前以啟路其守謙也常處下而翹容其受用也既虛中以待物其順人也亦應時而曲從是以加其絲飾廣其文繡所以表威儀光領袖宗廟祭祀非履不行揖讓周旋捨履何就易曰履者禮也吾謂斯文之不謬

增銘漢李尤文履銘曰乃製茲履文質武弒允顯明捂畏以枚身步此堤道絶彼埃塵　晉傅元履銘曰戒之哉思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屣一

增說文曰屣鞮屬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屣二

增春秋後語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之子方不爲禮太子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者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不懌而去　原世說曰晉何晏爲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即倒屣迎之

屣三

增晉書郗超曰謝元使才雖履屣間亦得其任

屣四

增曳屣　破屣　曹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蘇軾詩曰哀哉練裳子負薪曝破屣

躧利屣　振朱屣　貨殖傳曰趙女鄭姬踰長袂躡利屣　舞屣也　張衡西京賦曰振朱屣於

增皇甫倒屣　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爲郡守竭規規卧不起闔王符至遂倒屣而迎　原蔡邕倒屣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蔡邕見而奇之時賓客盈坐聞粲至倒

屩之屩迎舉天下如釋屩淮南子曰堯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釋屩　棄妻子如脫屩史記漢武帝曰使朕誠得如黃帝視棄妻子如脫屩耳

屩一

增釋名曰屩草屨也又麻曰屩木曰屐　原又曰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因以爲名也　增炙轂子曰夏商以草爲屩　又曰菲絲爲屩宮中妃嬪皆著

屩二

原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躡屩擔簦來說孝成王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故號虞卿　謝承後漢書曰江夏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常作一兩緁斷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芒屩於坐隆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一寸已經人著耳鼻間竝欲壞頃之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友爲其所害　原又曰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孝伯至城欲與暢語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媿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　謝承後漢書曰何點遨遊人世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又曰王筠爲臨海太守還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所奏　唐書曰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作西華陽芒屩立稻中須役者退方去　又張志和本傳曰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躡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爲易米茗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屩也草柔細環結促密

增牧羊　釣魚　漢書曰卜式爲郎在上林苑中布衣著屩而牧羊下詳屩二　青耳　朱爽　唐六典曰羊車小兒引之有青耳屩風土記曰美朱爽之輕屩爽藤也赤色緣木而長大如箭竿越人以爲屩經以青苧用故越人重之　原鞮屩　增樵屩　史記曰蘇秦以匹夫徒步之人鞮屩羸蓋轀車兼乘之主　宋王安石詩曰遇明君遭聖主韓疏釋屩而得珠玉　蜀書諸葛亮集曰棄嶩屩而享膏粱　原棄得珠玉而享膏粱　釋享膏粱

屩四

【說文】未嘗脫屨討嘗著戍服未嘗脫屨　往市賣屨【俗說】劉眞長少時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屨之時方回數出南射堂射過人無不看劉初不回顧方回異而問之答曰老母朝而聚之世之所說屨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敝之象也敗屨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屨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　敗屨聚道【搜神記】曰元康之末太安之間江浦之域有敗屨自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千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聚矣或云鞋衙　沈衆士誚【陳書】曰沈衆武帝時兼尚書監起太極殿恒穿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朝士咸共誚其儉使其子弟並著自彰別璃怒曰汝等下足有蹉跌輒加楚捶　使子弟著屨【又曰】褚彦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步進見敗屨有慚色　侯景童謠【梁書】曰沈璃爲餘姚令初至當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別璃怒曰汝等下足有蹉跌輒加楚捶　使縣吏著屨【齊書】曰沈璃爲餘姚令初至當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別璃怒曰汝等下足有蹉跌輒加楚捶　使縣吏著芒屨【荊州太子挺應著】沈衆士誚【陳書】曰沈衆武帝時兼尚書監起太極殿恒穿布袍芒屨以麻繩爲帶朝士咸共誚其儉使其子弟並著

鞋一

【原】釋名曰鞋解也亦履屨　【說文】曰鞮革生鞮也從革奚聲俗作鞋

鞋二

【晉】朝野僉載曰唐鄭愔爲吏部侍郎掌選貪賕有選人以百錢繫鞋帶愔問之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鄭侯家傳曰唐李泌宿內院旦起有竊泌鞋送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爲弼諧事宜諧矣　雲門問臥龍作麼生是第一機龍曰峭峻草鞋

鞋三

【晉】竊署吏　籍領軍【朝野僉載】曰鄭仁凱性貪猥爲容州刺史家奴告曰鞋賤即呼公署吏鞋斬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顏氏家訓曰鄴下一領軍貪甚坐事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鞋四

【晉】麻鞋【杜甫】述懷曰麻鞋見天子　棕鞋【黃庭堅】詩曰棕帽青鞋歸去謂簪冠芒鞋　鞾鞋【北夢瑣言】霧是山巾子船爲水鞾鞋

鞋五

【詩】宋張安國贈黃升卿送棕鞋詩曰編棕織蒲繩作底輕涼堅密穩稱趾帝庭無復夢絲約上客還同脫珠履我家江南山水窟日日行山勞屐齒感君投贈欲別時布襪青鞋從此始早儻知子方著脚直上雲霄三萬

屨　益　頁

里秦階歷盡即歸來赤舄一雙應几几　元謐都剌詠繡鞋詩曰羅裾習習春風輕蓮花帖帖秋水擎雙尖不露行復顧猶恐人窺針線情纏雲隱映籠新月花影依稀襯香頰彩鳳將翔相顧飛鴛鴦謾語愁丹裂落紅濕透臙脂膩半幅凌波剪秋水莫教踏破浣溪沙濕重東風攙不起

屧一

增釋名曰屧履中薦也　杜甫詩曰步屧隨春風

屧二

原步屧宋書曰表粲爲丹陽尹步屧白楊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食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聊偶相尋要耳竟不與相見　斫屧齊書曰江泌字士倩濟陽人也少好學晝則斫屧爲業夜則讀書隨月光斜則握卷升屋　增林晚杜甫詩曰步屧深林晚　花殘又曰花殘人皆極天下之珍寶屧遝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

屧一

原西施響屧蘇州圖經曰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梓梓地西施行則有聲

屧二

增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取孔子一隻屧去盜者置寢於受盜家孔子屧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屧異　漢書曰表益使吳王使圍守之乃力決帳直出屧行七十里　漢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輮裁轅若有餘材當作俎几木屧　東觀漢記曰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屧昇於華轂　語林曰鄭康成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康成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據屧融果逐之告左右曰元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竟以免　晉書曰宣王初欲追諸葛亮於關中亮多置蒺藜帝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屧前行蒺藜悉著屧底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始知亮死　又曰謝安遣弟石及從子元征符堅所在皆克安方對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內過戶限心喜不覺屧齒之折又曰王述性急嘗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圓轉不止便下以屧齒踏之不得嗔甚取置口

中嚼而吐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築室於庭首不著布身無單衣足著木屐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眞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常著金擒蹏屐　宋元嘉起居注曰劉禎彈廣州刺史韋朗臟有白荆屐六七十兩　宋書曰劉凝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收　梁書曰范廉爲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容於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謎以諭廉曰刺鼻不知啫蝎面不知瞋嚙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　北齊書曰宗道暉學爲儒宗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　唐書曰劉乂常穿屐破衣閒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　又曰崔鄲室陋霖淖則客蓋而屐

屐三

赤袴　金齒集異記曰廣平遊方先期望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鬼魅乃以刀斫之著者之乃爲人所擒曰卧聽牖東人響屐良久方變是常所著屐　李白詩曰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日行勞　無遺跡張安國詩曰日日行山勞屐齒曾留賞屐齒無遺跡

祭酒學作　阮孚自蠟杜祭酒傳曰君治家清貧窮困學作屐以資供養之賣屐爲實價或誤得多直輒解而還之財阮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者正見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著背後逸之　晉書曰祖約好財孚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梅姑行水　異苑曰丹陽縣故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後負道法遁去今廟處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髣髴有履

醉著　卧聽煜煜飲醉取屐

屐四

長七尺　秦記曰廣平遊方先期望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鬼魅乃以刀斫之著者之乃爲人所擒曰卧聽牖東人響屐良久方變是常所著屐　李白詩曰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日行勞　無遺跡張安國詩曰日日行山勞屐齒曾留賞屐齒無遺跡

祭酒學作　阮孚自蠟杜祭酒傳曰君治家清貧窮困學作屐以資供養之賣屐爲實價或誤得多直輒解而還之財阮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者正見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著背後逸之　晉書曰祖約好財孚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梅姑行水　異苑曰丹陽縣故湖側有梅姑廟姑生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後負道法遁去今廟處晦望之日時見水霧中髣髴有履

醉著　卧聽煜煜飲醉取屐

寸健歎曰　晉書曰祖約好財孚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　晉書曰何所不至

國志曰何隨家有竹園人盜其筍隨過　吳志曰武陵宗輿之恐盜者驚走乃躡屐徒步而歸

見雙屐　異苑曰武陵宗輿之棺其從兄觸之快負屐徒步而歸

著屐徐行　神仙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以備炊爨

鐵屐登城　晉書曰石勒擊劉曜使人著鐵屐施釘登城

屐登山　宋書曰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蹟不備盡登踊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

玩之訛黑　又曰高祖玩之爲少府牖蹦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黑釘脫蓁斷以竹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貳之著已三十年賀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

之婦女漆畫屐五兩 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色采爲系後漢輿服俱繫婦人桂蓋木屐之象 晉楚王玉屐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傳云是楚王冢覆玉屏風 子敬高屐世說謝公問子敬諸兄弟子敬何如答曰並佳但見平原孔叢子曰劉臧字子莊荊州記曰劉臧公枝江人桓司空辟不就坐郗公慨然曰若使嘉賓不死鼠輩敢爾 唐荷屐詣司空庾仲雍於靈溪臧公詣庾還著皂蓋布裙以杖荷屐詣桓司馬

晉詩元陳樵蠟屐亭詩曰七賢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墮淚痕函夏盡爲新土宇醉鄉不失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黃門墓前栢不禁三度見風塵

襪一

原說文曰襪足衣也 增釋名曰襪末也在脚末也 文子曰均爲縞也或爲冠則戴之或爲襪則履之 文獻通考曰後漢永平二年詔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絳襪示其赤心奉神也 北魏崔浩女儀曰近古至日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 唐六典曰凡王公第一品朱襪六品至九品白襪 唐陸龜蒙雜說曰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絕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爲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矣襪帶之足云 宋史輿服志曰政和議禮局上皇帝冕服之制襪羅表繒裏施鞶著綦以繫之 元史輿服志曰緋羅錦襪一兩

襪二

原韓非子曰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繫解因自結之太公望曰何爲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襪繫解五人在前莫肯繫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爲繫襪 左傳曰衛侯爲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注古者臣見君解襪足有創疾不敢解襪殺謂嘔止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者善爲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爲廷尉王生顧曰我襪解爲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故吾聊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晉又曰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襪繫解帝以爲不能

而賢定陶王 原東觀漢記曰和帝名諸儒會平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平善對事罷朝特須賜履襪 會稽典録曰賀劭爲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沐坐常著襪希見其足 後漢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謹遣掾吏許尚奉案被一雙襪一緉以通微意 唐國史補曰韋涉有疾房太尉使子嬢記曰太眞著鴛鴦綬頭蓮錦袴襪 劉賓客嘉話録曰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脱襪塞其口而終 北夢瑣言曰僞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事業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轂耕録曰李後主令宫娘以帛繞脚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 宋文與可畫篔簹谷記曰與可厭畫竹投絹曰吾將以爲襪蘇軾語之曰襪材盡於子矣 秦嘉與婦徐淑書曰今奉細布襪二兩

襪三

增龍編 瑣鵡頭搜神記曰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盛剖開每瓣有二叟相對象戲一叟曰君輸我瓣一叟曰足如霜不著鵡頭襪

原複紵 織成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太子賜輿兵中郎將複紵襪一緉 高文惠父與文惠書曰今奉織成襪一緉 增吳妃綾羅 楊妃錦袜實録曰自二代始有襪謂之角襪前後相承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吳妃乃裁綾羅紬絹爲之 太眞香塵動 陳子昂詩緑水不污衣香塵動羅襪 紅蕖豔 杜甫詩羅襪紅蕖豔 原羅襪 凌波 李白詩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襪 羅襪容與 張衡南都賦曰翫袖繚繞而容與 或襪而騎 李方中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安言兵至百官或襪而騎 杜甫詩曰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增詩唐劉禹錫馬嵬行曰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郵童愛踪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十萬眼縷絶香不歇 杜

牧詠檄曰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元楊維楨題楊妃襪詩

曰天寶年來窄袜留幾隨錦被暖香篝月生簾影初弦夜水浸蓮花一瓣秋塵玷翠盤思亂滾香粘金鐙憶微

兜懸知賜浴華清日花底裯兒碧眼偷

【宗】【銘】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鐘育化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於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

【宗】【頌】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祿邁動以福幷南闕北戶西巡王城翱翔萬域聖體浮

輕

帳一

原釋名曰帳者張也張施於牀上也　海錄碎事曰斗帳小帳也形如覆斗　漢舊儀曰祭天紫壇有紺幄帳　晉令曰錦帳爲禁物　柴子大七折曰錦衾

增漢書曰尚書郎作文書起草更直於建禮門臺給青縑帳　唐六典曰凡大駕行幸預設三部帳幕有古帳大帳次帳小帳凡五等古帳八十連大帳六十連次帳四十連小次帳三十連小帳二十連凡五等之帳各三是爲三部其外置排城以爲蔽捍內設羅幬幘帳也

帳二

增三輔舊事曰燕太子丹云秦始皇置高漸離于帳中擊筑　原又曰秦時奢泰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度以象牽牛後宮列女萬有餘人婦人之氣上衝於天縑帳綺帷木衣綈繡土被朱紫　增漢書曰秦起咸陽而至西雍離宮三百帷帳不移而具　神仙傳曰漢初茅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縑帳於屋下數數重白氎金案玉杯人皆醉飽　又曰茅君仙去民爲立廟茅君在帳中與人言　原史記曰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張良諫乃止　益部耆舊傳曰翟酺上事云漢文帝連上書囊以爲帳惡聞紈素之聲　漢武故事曰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珍寶爲甲帳其次爲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　漢書曰東方朔云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達之衢　史記曰丞相公孫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而見上嘗坐武帳中汲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事其見敬禮如此　增趙飛燕外傳曰成帝爲后別開遠條館賜紫茸雲氣帳　原東觀漢記曰桓榮常寢病太子朝夕遣中人問疾賜以帷帳奴婢曰如有不諱無憂家室也後病愈復入侍講　增又曰馮魴永平中上行幸于諸國救魴車駕發後將緹騎宿元武門複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寒老人居之且病痱音肥風苦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窗望令致密　原馬融別傳曰融爲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善鼓琴好吹笛

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晉抱朴子曰蔡伯喈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覺其談論更遠疑得異書求帳中隱處果得之風俗通曰漢靈帝好居武帳京師皆競爲之後董卓擁羌兵掠宮掖 魏志曰呂布將辭袁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紹遣甲士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側偽使人於帳中鼓箏紹兵卧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亂斫布牀被謂爲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 又曰典韋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嘗繞帳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又曰曹爽從帝朝高平陵司馬宣王語弟孚曰陛下在外不可露宿促送帳慢詣行在所 晉傅子曰魏太祖武皇帝恐嫁娶之奢僭公主適人皆以皁帳從婢不過十人 魏武遺令曰吾與妓女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牀練帳月朝十五輒向帳作樂 吳志曰蔣欽字公希拜左護軍孫權嘗入其内母疏帳縹被權歎其貴而守約敕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 吳時外國傳曰斯調王作白珠交結帳金牀上天竺佛精舍天竺王見珠圓好意欲留臣下諫乃止 鄧德名南康記曰陽道士葬寶經嚴數年屍猶儼然葛帳覆之 晉略曰張方兵入洛御寶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爲馬鞍矣 郭子曰許侍中顧司空俱作王丞相從事夜飲極歡丞相使二人眠已帳中顧至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睡丞相語諸客曰此中亦是難眠處耳 幽明錄曰晉朱黃祖奉親至孝母病篤天漢開明有一老公將小兒持箱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患頓消因停宿夜中聽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祖往視之坐斗帳裏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鵝子明彩炫耀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斈絳綾帳絳綃幔綾帳鏤黃金龍御五色羽葆流蘇群臣竊相語曰此頗似輜車亦王莽仙蓋之流 俗說曰桓元在南州妾當產畏風應須帳桓曰不須作帳可以夫人故帳與之 語林曰劉植詣石崇如廁見有絳衣帳大牀茵褥甚麗不復行乃更如他廁 世說曰郗超爲桓溫參軍時謝安王坦之嘗詣溫溫令超帳中卧聽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 又曰卞範之爲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卞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卞便開帳拂褥羊逕上卞大牀入被就枕卞迴坐傾睽移晨達暮羊去卞執手曰我以第一流期卿卿莫負我 南史宋武帝征慕容超圍廣固將拔之夜忽有烏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獨胡蕃賀曰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

齊書曰高祖儉素內殿黃紗帳　又曰吐谷渾王河南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　酉陽雜俎曰北朝五月進五時圖五時花施帳之上　隋書曰煬帝北巡欲誇兵威令宇文愷爲大帳其下坐數千人帝大悅賜賞甚多　唐書曰高祖時吳王杜伏威獻竹帳上以勞人不受　又曰武后常御紫宸殿設慘紫帳　知命錄曰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卧青純帳賜高祖曰此何祥也內史令蕭瑀進曰昔魏文帝幸許昌城門無故自壞帝惡之返其年文帝崩始畢帳壞即其類也高祖然之　又曰武后常御紫宸殿設慘紫帳　知命錄曰李嶠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卧青純帳賜御用繡羅帳嬌卧不安席明日奏少時相者謂不當華欲用舊也　明皇雜錄曰楊國忠鏁子帳希世之寶人不能計其直　唐六帖曰貴妃妹虢國夫人與國忠竝驅道中靚妝盈里不施帷帳人謂之雄狐　杜陽編曰明皇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幄與諸王處號曰五王帳　又曰元載寵姬薛瑤英載設金絲帳處之　又曰李蔚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乃以珠玉爲帳　又曰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績眞珠爲之也　世說曰捲柳爲圈以相連鎖百張百合圈多故以百子名之唐人婚禮多用百子帳特貴其名與婚禮宜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　吳越備史曰錢鏐夫人嘗以王寢帳臙裂乃造青縑帳將易之王曰作法于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傳燈錄曰党大尉銷金帳下淺斟低唱醉飲羊羔　記聞譚曰京師娼陳嬌如姿藝俱美睦州尹一見求納焉嬌如曰願得錦帳三十里乃可蓋戲之也翌日載錦帳數十車張之陳大驚乃如前約

帳三

翠羽　金鷄　白紬　紫綃　九龍　九華　芙蓉　七寶　三雲　翡翠　紅羅　紫錦　金霞　青綃

翠羽帳賦　唐元宗皇后王氏廢爲庶人玉譜作翠羽帳賦　白紬　烏練　拾遺錄曰蜀先主甘后坐于下聚雪吳時外國傳　琉璃　玳瑁　拾遺錄曰董偃常卧延清之室設紫曰東齊夏施烏練帳　琉璃帳　武帝起望仙臺設瞰理帳　三雲　于甘泉紫殿世謂之三雲殿　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爲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鷹鸞鳳之形　又酉陽雜俎曰平康坊菩提寺有郭令公王夫人七寶帳　翡翠　芙蓉　雜俎曰翡翠帳錦高堂　白居易詩曰芙蓉帳暖度春宵　白紬　紫綃　杜陽雜編曰酷吏吉溫楊國忠當國引拜京畿關內採訪使安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候命　又曰元載芸暉堂戶牖內設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中鮫綃之類也　九龍　九華　南唐書曰閩王錢吏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歸郎銓命工作九龍帳圖人龍鳳之狀　金霞　青綃　趙飛燕外傳曰趙飛燕女弟合德居昭陽殿其牀設九華帳　紫錦　古詩曰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

燕外傳曰后以真珠國獻萬年蛤牧玉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拾遺記曰展青綃之帳

帳曰辟塵 散春愁 迎秋月 醉忘歸 夜酣香 流蘇

文示樸 隔紗授業 漢書曰文帝惟帳無文繡以示敦樸家世受周宮音義生負百二十人調絳紗帳設業號文宣君

帳四

原寶帳 西京雜記曰帝為寶帳設於後宮

錦帳 石虎鄴中記曰冬月用明光錦以白縑為裏名複帳錦香爐以百和香帳頂安金蓮花中懸金箔織成錦囊

錦帳 杜甫詩曰列錦帳高張

蒲帳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列蒲帳高張

蒲帳 鮑照無城賦曰若夫藻扃蒲帳

元帳 東觀漢記曰張參天之蒲帳

杜頂七詩 劉元休詩曰玉帳分弓射敵營

珠帳 杜甫詩曰玉帳夜談霜月苦

秋帳 江淹別賦曰秋帳合並明月光

玉帳 蘇軾詩曰玉帳夜談草隴珠

蕙帳 北山移文曰蕙帳空兮夜鶴怨

虎帳 南唐書曰梁王徐知誥嘗遊秣山除地為廣場編虎皮為大幄率僚屬會於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雷虎帳碎如飛蝶知誥驚遽率僚歸數日卒

瀚鄉記注曰老君碧複帳孔子青複帳

帳五

原詩 梁沈約詠帳詩曰甲帳垂和壁蠙蠙雲張桂宮隋珠飾既吐曜翠被復含風

陳後主詠帳詩曰錦作明玳瑁垂光粉壁帶日芙蓉照因吹芳芬拆

唐白居易青氈帳詩曰合聚千羊毳施張百子卷骨盤邊柳健色

元謝可宗詠紙帳詩曰清懸四壁剡溪霜裁有天春不老瑤臺無夜雪生香

染塞藍鮮 覺來虛白神光發睡去清閒好夢長一枕總無塵土氣何妨留我白雲鄉

劉秉忠詠亭帳詩曰草色如波照碧空新開一朵玉芙蓉雄風吹斷襄王夢高捲巫山十二峯

張昱詠演法師惠紙帳詩曰銀鐙夜照白紛紛

四面光搖白穀文隔枕不聞巫峽雨繞牀惟走荊溪雲風和柳絮何因到月與梅花竟不分塞北江南風景別却思檀帳舊從軍　陳泰詠紙帳歌和全初上人韻并簡劉光朝時朝納寵故戲之耳詩曰道人於是百不聞歲晚鶴骨誰相温禪林繭光薄如霧宜月宜霜復宜露夢回斬竹生清寒五月幻得梅花看初疑翠幕輕無力一片凝秋剡中色道人巧手天機深兩杵獨伴塏塋吟卷舒似聽桔葉音珍重莫遣煙煤侵百年富貴誰能免錦幄彤廬語恩怨可憐老楮歲寒心用舍在吾難自薦君不見燕山窮廬檀百幅抑坐圍春醉紅玉道人不學製戎衣空煮南山卧茅屋安知幕天席地一希夷長共青山白雲宿　明高啟詠紙帳詩曰劉藤裁素幬坐使諸塵隔冬室自生温寒窗屢更白不隨直省被長覆棲禪簀思曾雪夜時宿伴山中客

帷幕一

(宋)釋名曰帷圍也以自障圍也幕絡也在表之稱也雅曰帷幕帳也

(晉)易曰井收勿幕　(宋)禮記曰國君與卿圖事館人布幕案爾雅飤食亦曰幕廣趣　又曰士使人弔撤帷主人迎弔于寢門外　周禮曰組綬所以繫帷　又曰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又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帷宮設旌門吳澄注帷宮者王止息或張帟為宮也　又曰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戰國策蘇秦曰連衽成帷　史記蘇秦曰舉袂成幕　文選曰舉袂成帷　夢書曰夢見帷帳主陰憂事

帷幕二

(宋)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幕而枚占神明　(晉)左傳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　又曰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冬公薨臧宣叔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晉　又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揖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　又曰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　又曰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　又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　又曰昭公二十九年衛侯來獻其乘馬蹔而死公將為之櫝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帷裹之　又曰哀公八年二月吳伐我次于泗上徵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　吕氏春秋曰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

之于王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容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願令王子重帷堂上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之半王子光寨帷搏其手而與之坐　史記曰李牧爲趙將收市租皆入幕府　漢賈誼治安策曰大臣坐淫亂者曰帷薄不修　漢書曰衛青征匈奴大克武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下府中因號幕府　漢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燃九光之燈侯西王母至也王母以紫錦爲帷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繡帷　漢書曰成都侯王商第內大池以行船立羽蓋張帷幄後與婦人飲宴後庭羣臣欲言事輒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令侍中坐帷中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曰成敗未可知遽自縱放若此　又曰明德馬皇后既處椒房大官上飯重加幕覆輒撤去　又鄧禹傳曰光武策禹謀謨帷幄　拾遺記曰漢安帝好微行於郊坰間或露宿起帷宮千間皆用錦罽文繡　魏書曰魏太祖雅性節儉帷帳壞則補納　又曰司馬景王奏太后廢齊王芳曰帝於凌雲臺曲室中施帷見九親婦女　晉陽秋曰晉武帝令曰殿前及武帷織成帷不須施也　又曰謝安劉夫人帷諸妓作樂太傅暫見使下帷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又曰穆帝立年始二歲皇太后褚氏設白紗帷於太極前殿擁帝臨軒　宋書曰袁粲每經傅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人斯在豈非名賢乎　齊書曰毛惠素爲少府卿性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帷屏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旁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　齊書曰高祖參謀帷幄決勝千里　唐書曰魏徵疏云臣奉侍帷幄十餘年　又曰房元齡有決勝帷幄定社稷功　天寶遺事曰長安貴家春遊載油幕遇雨則覆雨　唐書曰杜暹爲監察御史往磧西覆屯蕃人齎金以遺暹固辭不受左右言不可逆其情乃受而埋之幕下既去乃移牒令取之　又曰鄭畋坐籌帷幄終能復國　又曰文宗御紫宸殿韓約奏甘露降金吾左仗樹李訓舒元輿奏陛下宜親往以承天休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奏言非甘露帝顧中尉仇士良等驗之訓因欲閉止諸官人使無逸者宦人至仗所會風動廡幕見執兵者士良等驚走告曰李訓又曰唐懿宗賜公主琴琴幕紋如碧絲貫以真珠雖雨不濡　宋史曰范仲淹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以羅綺爲帷幔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敢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閒窗叢

話曰蘇東坡守汝陰日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有也

帷幕三

羅帷　紗幕　魏文帝與鍾繇書曰白日西逝清風赴閨羅帷自飄牀帷又文選詩徵風吹閨闥羅帷自飄揚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李夫人形刻成之命工人依圖作李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置輕紗幕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又曰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再拜又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以琉璃爲牀紫錦爲帷又曰武帝好微行於池傍遊宮以綠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

蓮幕　屈平九歌曰悶薜荔兮爲帷芙蕖何其聚也時以入王險府爲蓮花池因謂之蓮幕　運籌　撰曆　史記曰漢六年正月封功臣張良未嘗有戰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外也劉歆與揚子雲書曰吾子房功也劉向說苑曰吳王子年拾遺記曰吳主孫權趙夫人善畫巧妙無雙權居聰陽宮倦暑乃展紫綃之帷夫人不足貴妾欲窮思慮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親外無有緣礙列侍飄然自涼若御風而行宋玉招魂曰離榭修幕侍君之閒

帷青油幕　王子年拾遺記曰漢武帝李夫人死後嘗思夢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圍書劉穆之孫璘仕宦甚不得意至江陵與親峻書曰朱向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徵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綵以成帷幕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登思仙之臺席然明誦　延年寢　東觀漢記曰張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江都王劍字延年爲將善綏御士衆寢止布幕而已　張綺羅　劉向說苑曰晏子復於景公曰且合升斗之徵以滿倉廩合疏縷之綵以成帷幕少者八公皆成十五六童子門吏以登思仙之臺席然明誦　延年寢　東觀漢記曰張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自若軍士稍安江都王劍字延年爲將善綏御士衆寢止布幕而已　孫峻置酒　鄴掾嫁女　吳志曰孫峻伏兵於帷中

下帷　史記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　綺帷　長門賦曰張綺羅之慢帷　素帷　潘岳寡婦賦曰代羅幬以素帷又曰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颻兮燈熒熒　遥帷　江淹詩曰況瑟卧遥帷　書帷　杜甫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雍門周說孟嘗君曰臣以琴見於齊王帷燈而鼓琴　張翡帷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張翡帷翠幬　動風　大暑賦曰雄風厥然時動帳帷之繽翼　鑒月　阮籍詩曰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下帷　史記曰董仲舒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三年不窺舍園　綺帷　長門賦曰張綺羅之慢帷　素帷　潘岳寡婦賦曰代羅幬以素帷又曰入空室兮望靈座帷飄颻兮燈熒熒　遥帷　江淹詩曰況瑟卧遥帷　書帷　杜甫詩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雍門周說孟嘗君曰臣以琴見於齊王帷燈而鼓琴　張翡帷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張翡帷翠幬　動風　大暑賦曰雄風厥然時動帳帷之繽翼　鑒月　阮籍詩曰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衿　下

總帷　謝朓詩曰總帷翻井幹總細布而疎爲靈帳裙　羅帷　君云下羅帷來清風　羅帷琴　操曰雍門周說孟嘗君　張翡帷　司馬相如子虛賦曰張翡帷翠幬翡帷翠幬帷連羽蓋　朱帷連網　張衡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轍旗鼓相當車馬填咽羅帷連網　敝帷埋馬　禮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　以帷縛棗　左傳齊侯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不能敬死不能葬而知匿其賊其誰納之以下幕　六幕　前漢禮樂志曰紛紜六幕浮大海綿連六合也　綵幕　瓊奴　唐韓翃幕後擁春風歌曰綵幕後擁春風李白詩曰羅幃綵幕朱戶閉風露氣入秋　綠幕　韓愈詩曰黃簾綠幕遮不住又以溫生爲才亦羅而致之幕下　烏幕　韓愈序曰大夫烏公以石生爲才羅而致之幕下　羆幕　李陵答蘇武書曰韋耦羆幕而趨雁塞　麗幕　馬季良妻馬賢事曰賢專於以疊幕油表其上

實陳 原獻幕下趙孟叔孫豹入鄭伯兼享以布地三禮圖曰幕以布地或以陳上之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入幕中郤超與桓溫謝安與王坦之論事令超坐幕中帳中聽之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 幕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置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 張幕度下左傳曰晉侯伐鄭楚子救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王曰駟而左右何也曰名軍吏也皆聚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幕無故自主敵人撤走 軍幕未辦黃石公三略云軍井未達將不言軍幕未辦將不言倦是爲禮將 猶燕巢幕上也或指尔王或回顧占察 楚幕爲烏注課間也按大將所居以幕帳蔽風雨軍衆也聚烏不驚止課告曰楚幕有烏乃止今有烏知楚師已遁 野幕爲府崔駰與竇憲牋曰君以野幕爲府 蘭室接羅幕陸機樂府詞 兼雲布幕其徹立聲幕默以雲布 翠幕蜺連潘岳籍田賦曰青壇蔚以翠幕蜺連 張幕設帟周禮掌次職曰師田則張幕設帟注云下張幔者於是帟 會平原左思蜀都賦曰將餼勞者張幕會平原酌醪酤割芳鮮 張朱幕延羣臣程咸詩序曰平原邑三日從華林園作詩以頌之 惟幕五

詩元黃鎮成題吳伯昭紅蓮綠幕圖歌曰烏君之山從西來拔地山仞青崔巍劃然磅礴下江滸林麓隱隱樓臺上有飛蘿翳墨古喬木下有滄浪萬頃青如苔紅蓮綠約泛渚淨綠幕縹緲臨湖開雲煙捲風島嶼沒窗户洗雨冰霜迴高人自是青雲客日向湖亭賞山色昔年走馬踏紅塵射殺南山雙白額今日綸巾羽扇閒獨面清泠飲冰蘗壺箭收投勝負空碁枰罷局機籌息延陵公子昔稱賢畫手復見今道元有聲之畫宜詩篇爲子作詩將畫傳

慢一

說文曰慢幕也 釋名曰慢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也 廣雅曰慢掩也 六韜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天雨不張慢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寒暑也 軍令曰戰時皆取船上布慢布衣漬水中積聚之賊有炬火火箭以掩滅之也 酉陽雜俎北朝婚禮青布慢爲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

慢二

東觀漢記曰岑彭與吳漢圍隗囂以縑慢盛土爲堤壅水灌城 袁宏漢記曰獻帝出長安李潼來追董成懼射之以被爲帳慢 江表傳孫權在武昌欲還建業乃於堂中張慢會僚議之 蜀志曰張松勸劉璋

絶曹公交通先主璋率步騎三萬餘人東乘帳幔精光耀日往就與會　泰記曰荷永固以太常韋逞母宋傳
其父業得周官義旨乃就來宋家立講堂書生百餘人隔絳紗幔而受業焉　世說曰庾太尉亮風儀偉長時
皆以爲美亮有大兒年數歲雅量之質便自如此温太眞嘗隱幔視之此兒神色恬然乃徐跪曰君侯何以爲
論者乃謂不減亮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脚以爲輦其夕有鸜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
爲揚州刺史性躁動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曰吾昔在鄉里平澤中
騎快馬如龍逐麏數肋射之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今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輒言不
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悒悒使人氣盡　又曰柳悅甚重婦頗成畏憚性愛音樂女妓精麗畧不敢視僕射
張稷與悅押密而爲悅妻所放賞稷每詣悅必先相聞夫人悅每欲見妓但因稷奏請其妻隔幔坐妓然後出
悅因得留目

幔三

納枕　繞車　拾遺記曰吳孫權趙夫人指間纖錦號綵雲髮析爲數繢織裁爲幔內外視之龍鳳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尚重旅常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納於枕中號絲幔　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明日見誅　宋書曰晉安王時摩連國獻鸜鵒章虹舒　鸜翔　虹舒　拾遺記曰周穆王時有巨鳥集於國南其羽五彩文如錦霞張翅絕以鸞翼翔於雲表方寸帛上繡五嶽圖形號針線如煙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以此幔自隨以爲征幕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納於枕中號絲幔　陸機別傳曰機夢黑幔繞車手決不開明日見誅　宋書曰晉安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脚以爲輦其夕有鸜集其幔　梁書曰曹景宗

幔四

油幔　稽含南方草木狀曰李方治爲撫軍長史余爲從軍中郎常隨撫軍時天熱露坐有頃雨降李不張油幔　綺幔　羅紈之幔惟　碧幔　度世南曰寒詩纂脅長幔　佛幔　韓維詩曰畫棚落盡佛幔掩餘香　幽幔　謝惠連詩曰孤燈曖幽幔　焚幔　范仲淹娶婦事詳前帷幕　蔽幔　周世宗訓手自殺其家人次以及后后走匿以帳自蔽得免世宗納之　雨淋幔　杜甫詩曰簷雨亂淋幔　簷幔　唐史曰馬燧治寢堂費二十萬緡環堂守者覆以油幔　隔幔持絲　張嘉貞五女各持一絲幔後張奉得紅絲乃第三女　牽幔對飲　謝幾卿爲尚書詣道傍酒壚停車牽幔對飲

幔五

詩齊王融詠幔詩曰幸得與珠綴暴歷君之楹月映不辭卷風來輒自輕每聚金爐氣時駐玉琴聲但願置

尊酒闌缸當夜明

增 韓名曰畢帳曰幃牀前幃曰幨也　唐六典曰天子之帳紫幃

幃一

增 世說曰謝安夫人劉氏幃諸婢使在前作伎太傅暫見便下幃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南唐近事

幃二

增 遺春寒　圖春風　黃庭堅詩曰銀杯同色試一傾排遣春寒出幃帳　李白詩曰羅幃繡幕圍春風

幃三

曰常夢錫爲翰林學士剛直不阿責近側目或謂曰公罷直私門何以爲樂常曰垂幃痛飲面壁而已　宋史

曰冠棻公青幃破壞輒補

幃四

原 綿幃史記曰孔子見衛夫人夫人在幃中環佩之聲鏘然　增 枕幃黃庭堅詩曰風流付枕幃

幃各一紺編青布窗户幃各一

原 碧裏粱下　紺絹窗户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用青布碧裏粱下　金鴨爐　鴛鴦縈李賀神女廟詩曰深幃金鴨冷　陸暢詩曰碧玉爲

天上花顏色不隔雲中笑語聲　丁字成鴛鴦幃帶短長縈強遮

幄

幄一

增 說文曰幄大帳也　釋名曰上下四旁悉周而覆者曰幄帳也

及上曰帷上下四旁悉周曰幄幄大帳也

增 爾雅曰以覆帳謂之幄　三禮圖曰四旁

幄二

增 書曰成王疾漸出綴衣于庭孔安國曰綴衣幄也　左傳曰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

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又曰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子

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又曰衛侯爲虎幄于籍圃　拾遺記曰

燕昭王三年廣支國獻善舞者二人竝玉質凝膚王處以丹綃華幄　漢書曰元后未央宮置酒內者令爲傳

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后旁王葬案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得與至尊竝撤去更設坐傳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

幄三

原 如屋 擇名曰幄屋也以帛衣板施之形如屋則有是事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帷幕皆以布爲之周禮曰幕人掌帷幕幄帝則共其次之事鄭注云王出宮則有幄帝設大次小次王出入則從張大次小次設重案重席加繅藉加次席加莞席加蒲筵加熊虎皮加次席加豹皮加次席加次純加次席加次純加次席加次純

斷夢鄰樹已烏驚

幬一

增說文曰幬單帳也　中庸曰無不覆幬

幬二

增淮南子曰楚將子發求伎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願以伎自效子發禮之後齊伐楚偷乃夜解齊將之幬獻之子發因復還之齊將懼而退　謝承後漢書曰黃昌因夏多蚊而貧無幬傭債爲作幬

太守臥一幅布幬穿敗糊紙補之

幬三

原翠幬楚詞曰翡帷翠幬飾高堂紅壁紗版元玉梁　羅幬又曰翡翠珠被爛齊光翡阿拂壁羅幬張注云房內四壁及與曲隅復施羅幬輕且涼也　蜺幬馬融廣成頌曰方餘則以翡席薄牀皇連艤舟張雲帆施蜺幬

增蕙幬曹植九詠曰宋玉神女賦曰寨余幬而請御願盡心之惓惓　寢無絳幬陸雲芙蓉詩曰衣薰蕙幬兮荃牀

原動單幬李陵贈蘇武詩曰微風動單幬

增空翠幬宋梅堯臣詩冷署深沉空翠幬

原寨幬請御

屏風一

原釋名曰屏風障風也庳在後所依倚也　禮記曰天子當扆而立鄭元注扆屏風　又曰天子負斧扆南鄉而立鄭元注扆屏風　周禮曰掌次王大旅上帝則設重案張皇邸鄭元注重案以重爲飾也　文獻通考曰宋制逍遥輦有軟屏風金屏風　又曰宋制安輦有龍水屏風

屏風二

增三秦記曰荆軻入秦爲燕太子報讐把秦王衣袂曰寧爲秦地鬼不爲燕地囚王美人彈琴作語曰三尺羅衣何不掣四面屏風何不越王因掣衣而走得免　漢書曰陳萬年字幼公善事人賂外戚爲御史大夫子咸病名咸教誡于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字子康年十八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咸諂也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諂也萬年乃不復言　又曰成帝省減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說妾欲作某屏風張千某所必繩妾以諂書矣

原西京雜記曰

廣川王去病發魏哀王冢有右屏風 (出)又曰江都王劉建能超七尺屏風 (原)東觀漢記曰宋弘光武妹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上曰方且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又曰鄭弘爲太尉時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其間由此爲故事 京兆舊事曰杜陵蕭彭子伯文爲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養父有客常立屏後自應使命 三輔決錄曰何敞爲汝南太守章帝南巡過郡有雕鏤屏風爲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魏志曰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几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器 (出)瑯嬛記曰薛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 (原)吳錄曰景帝時紀亮爲尚書令子隲爲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御屏風隔其坐焉 又曰曹不興善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以作蠅權以爲生蠅舉手彈之 語林曰晉滿奮字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雲母幌武帝笑之奮曰北窗瑠璃屏風實密似疎帝有難色答曰臣如吳牛見月則喘或云是胡質侍魏明帝座 (出)俗說曰晉謝方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方眠常晏起清朝便往牀前叩屏風呼方起 晉書曰吳隱之字處默清貧劉裕拜太常卿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席 續晉陽秋曰汝能如此吾譬雪矣不過兩爵輒齊 宋書曰顏延之愛姬死以冬日臨哭忽見姬排屏風以壓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又曰王琨儉於財用設酒(原)齊書曰皇太子在雍有襄陽盜發古塚得玉屏風遣將還都 (出)又曰武帝常在東宮每幸悛房閒言至夕賜屏風帷帳(原)吳均齋春秋曰宜都王鏗年十歲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栿瘤屏風倒壓背色貌不異言談不輟 (出)南史曰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 唐書曰太宗引虞世南爲秦府十八學士嘗令寫列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書之一無遺失 又曰太宗謂魏徵曰以人爲鑑十漸疏曰以所上疏列爲屏障庶朝夕見之 南部新

書曰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上宴宰相于麟德殿東亭令施屏風于坐位之後畫漢魏君臣弁列善言美事　唐書曰憲宗留心典墳著書十四篇名曰前代君臣事跡寫於六屏風又云詔李絳採列君臣成敗五十種次爲連屏張便坐　又曰宣宗書貞觀政要于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　又曰田神功卒賜屏風茵褥于靈座

詩話曰邵康節過友人家晝卧見其枕屏風小兒題詩其上云遂令高卧人欹枕看兒戲　癸辛雜識曰王櫰字茂悅初知彬州就除福建市舶其歸也爲螺鈿卓面屏風十副圖貫相盛事十項各係之以贊以獻之賈大喜每燕客必設于堂行將有要除而茂悅殂矣

屏風三

原 綠沉　白字　宋元嘉起居注曰十六年御史中丞劉湛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于廣州所作銀塗屏風一牀請以見事記朗前所居官　北戸錄又綠沉屏風古來名也　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白字類加黃朱紫隨宜代焉　雲母　拾遺記曰董偃嘗卧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列燭庸之燭　虹蜺　翡翠　楊太眞傳曰有一屏風名七出寶釵又皆皇后其女弟上獻雲母屏服皆用翠寶釵鬧雜戰成乃降敕爲皇后之帳　金縷　懸黎　唐詩曰金縷畫屏圖楚江雲雨繞巫山夢　紫琉璃　白琉璃　拾遺記曰董偃嘗卧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蜀山夢　孔雀　李賀詩曰金鴨屏開金孔雀　杜甫詩曰綠屏無睡展轉九重深　納妃二合　列女四堵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林上屏風十二牒銀釵紐　劉向七篇別錄曰臣向與黃門侍郎班伯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爲七篇以著褐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畫之于屏風四堵　孫亮鏤瑞　季龍畫仙　百二十種　崔豹古今注云孫亮作金鏤鄧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銀細屈曲花鳥蟲魚之狀　畫如妹絲　五爲龜甲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本畫屏風如蜘蛛絲縷　郭子橫洞

原 五色　相譚新論曰五聲各從其方黃角夏徵秋商冬羽宮居中央而無四季次五音須宮而成可以殿上五色錦屏風　論衡曰五行之樂亦當各以其聲爲地而示之望視則青赤白黃黑各異類就視則皆以其色爲地飾之猶彼五色屏風矣　四合　博古圖曰合五采譜雜圖畫自然是紀開闔　畫飾　三禮圖曰庶人畫布文而無柄設而不用今之屏風皆有畫飾則遺像之屏風也　清防　漢舊注連闕曲一曰屏也　補衲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伐陳告諸大夫曰有敢諫者死無赦有優孟者入門而號曰大王之德至於鳥獸魚鱉昆蟲莫不得其所今王之帷帳屏風補衲

原 翠屏　雜記曰漢武帝爲主溥車繖翠屏　寶屏　李白詩晴畫屏帝爲寶屏風　雕屏　古今注曰雕屏唐垂拱中始造之屏風畫仙鶴鸞鵲之狀　繡屏　黃鶴傳曰列仙傳主溥車繖翠屏以曾吳德　內屏　月枝女圖之號內屏風

杜詩注曰羊元所居山峯每擁笏牧終日笑傲或假日看山曰此翠屏宜晚對　雲屏歐陽脩詩曰青山白雲爲枕屏　石屏零陽白鶴山有石屏其紋有雲月波僧惠崇畫經山欽法師自浦觀音咒功無比師曰吾坐石屏後能咒之今破石門遂咒之石屏裂爲三片今謂碣石屏

置座邊相任別傳任嘏爲作紫著屏風置座邊　畫廉閻王義之與殷浩書曰畫廉閻於屏風

處客去後使使謝總無所遺失　帝王之服黃士度屏風頌序曰大寧三年皇帝詔遣上將齎御屏風帝王之服謹爲述頌

今家誡書屏風曰留意于此足以保躬矣　三孔雀屏周寶氏畫三孔雀屏風帝王之服謹爲述頌

花鳥　美人印手唐末遺史明皇所幸美人王氏數輩人名飲具言于上上曰此必術士所爲若再徃以物誌陰約中日者與之其夕夢中又徃因就現中濡手印于屏風上既寤即告帝素於外果於東明觀中得其手印于屏風上　八角花屏安祿山恩寵莫比賜賚三孔雀屏間使娶女者射之無數所賜品目有八角

紋而道士已遁去矣　伯時列畫宋李伯時嘗畫高陽長揖圖李密遇太宗明皇攬鏡妃子剪髮十事列爲一屏　屏女

踏歌西湖組唐元和初有士人醉於汴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忽聞吹羌腰及地腰勢如規士人驚懼因叱之

舞袖弓腰渾忘却翅空帶九秋霜見古屏上婦人悉於汴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忽聞吹羌腰及地腰勢如規士人驚懼因叱之

然上　屏女叙名大員傳曰上所賜水晶屏風妃以遺楊國忠安高墜上國忠一日獨卧屏上諸女悉下各自名曰梨嗤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

叙名曰梨嗤人也當壚人也亡吳人也步蓮人也　姬坐屏風拾遺錄曰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澈每于月下清夜舒之嘗愛寵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

帝數顧列女東觀漢記曰宋弘薨燕見光武御座新施屏風圖列女帝顧視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上即命撤之　婦避屏風谷詡曰荀介子爲刺史到事已訖爲復作餘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風內便乃若無惟香遇于外耳

上指問班伯及漢書云乃用婦女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戒皆原於酒上乃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上因顧指畫而問伯對曰畫不若此畫之乱真者也上曰苟不見好德如好色者也上即命撤之　周庾信詠畫屏風詩曰高閣千尋跨重簷百尺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

詩陳後主詠屏風詩曰織成如繡綵琉璃畏風擊秦宮得絕超漢座殊班敵　周庾信詠畫屏風詩曰高閣千尋跨重簷百尺齊雲度三分近花飛一倍低吹簫迎白鶴照鏡舞山雞何勞愁日暮未有夜烏啼

曰俠客重連鑣金鞍被桂條紈塵鄣路起驚花亂眼飄酒釅人半醉汗濕馬全驕歸鞍畏日晚爭路上河橋

三曰浮橋翠蓋擁平旦雍門開石崇迎客至山濤載妓來水紋恒獨轉風花直亂迴誰能惜紅袖寧用捧金杯

四曰停車小苑外下渚長橋前翠菱迎擁楫平荷直蓋船殘絲繞折藕芰葉映低蓮遥望芙蓉影只言水底

然 原五曰昨夜鳥聲春驚鳴動四鄰今朝梅樹下定有詠花人流星浮酒泛棗瑱繞杯脣何勞一片雨喚作陽臺神 六曰逍遥遊桂苑寂絶到桃源狹石分花徑長橋映水門管聲驚百鳥人衣香一園定知歡未足橫植巖懸澗竪流小橋飛斷岸高花出迴樓定須催十拏 七曰三春冠蓋聚八節管絃遊石險松橫琴坐石根 酒將來宴五侯 原八曰高閣千尋起長廊四注連歌聲上扇月舞影入琴絃澗水繞窗外山花即眼前但願長歡樂從今盡百年 原九曰日晚金槌絡朱軒流水車轔拂緣堤柳薹飄夾路花定迎劉碧玉將過陰麗華非是高陽路莫畏接羅斜 十曰徘徊出桂苑徙倚就花林下橋先勸酒跂石始調琴蒲低猶抱節竹短未空心 鮑愛猿聲近唯憐花徑深 十一曰千尋木鸞舘百尺芙蓉堂日落低蓮井行雲礙芰梁流水枕花色春洲杜若香就階猶不進催來上伎牀 原十二曰搗衣明月下靜夜秋風飄錦石平砧面蓮房接杵腰急節迎秋韻新聲入手調寒衣須及早將寄霍嫖姚 原十三曰出沒看樓殿間關望綺羅翔禽逐節舞流水赴絃歌細管吹蕤竹新杯捲半荷南宮冠蓋下日暮風塵多 十四曰玉柙珠簾捲金鈎翠幔懸荷香薰水殿閣影入池蓮平汕臨浦口高柳對樓前上橋還倚望遥看採菱船 十五曰河流值淺岸斂轡暫經過弓衣濕濺水馬足亂橫波半城斜出樹長林直枕河今朝遊俠客不畏風塵多 十六曰度橋猶徙倚坐石未傾壺淺草開長埒行營繞細廚汕洲兩鶴迴石路一松孤自可尋丹竈何勞憶酒壚 十七曰上林春遥容浮橋柳路長龍媒逐細草鶴氅映垂楊水似桃花色山如甲煎香白石春泉上誰能待月光 十八曰白石春泉上誰能待月光里車先度蘭池馬即來落花承舞席春杉拭酒杯行廚半路待載妓一雙迴 十九曰將軍息邊務校尉罷從戎池臺臨戚里絃管入新豐浮雲隨走馬明月逐彎弓比來多射獵唯有上林中 原二十曰三危上鳳翼九坂度龍鱗路高山裏樹雲低馬上人懸巖泉溜響深谷鳥聲春住馬來相問應知有姓秦 原二十一曰聊開鬱金屋暫對芙蓉池水光連岸動花風合樹吹春杯猶雜泛細菓尚連枝不畏歌聲盡先看箏柱欹 二十二曰洞霊開靜室雲氣滿山齋古松栽數樹盤根無半埋愛靜魚爭樂依人鳥入懷仲春徽隱士蒲輪上計偕 原二十三曰今朝好風日園苑足芳菲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面紅新著酒風晚細吹衣政石多時望蓮船始復歸 原二十四曰金鞍聚磧岸玉舳泛中流畫鷁先防水媒龍即負舟沙城疑海氣石岸似江樓崩槎時

半沒壞舸或空浮定是汾河上戈船聊試遊　二十五曰竟日坐春臺芙蓉承酒巵水流平澗下山花滿谷開
行雲數番過白鶴一雙來水影搖簾竹林香動落梅直上山頭路羊腸能幾迴　隋薛慥屏風詩曰泰皇臨
碣石漢帝幸明庭非關重遊豫直是愛長齡讀記知州所觀圖見岳形曉識仙人氣夜辨少微星服銀有秘術
蒸丹傳舊經風搖百影樹花落萬春亭飛流近更白叢竹遠彌青逍遥保清暢因持悅性情　唐白居易素
屏謠曰素屏孰爲平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冰之篆文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
石吾不令加一點一畫於其上欲爾保眞而全白吾於香爐峯下置草堂二屏倚在東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
曉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亦欲與汝表裏相輝光爾不見當今侯家主第與王宮織成步障銀屏風
綴珠陌鈿貼雲母五金七寶相玲瓏貴豪待此方悅目晏然寢卧乎其中素屏素物名有所宜用各有所施
爾今木爲骨兮紙爲面捨我草堂欲何之　李賀屏風曲曰蝶棲石竹銀交關水凝鴨綠琉璃錢周迴六曲抱
銀蘭解鬢鏡上攀金蟬沉香水暖茱萸煙酒餘綰帶新承歡月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　杜牧雲母
屏風隔坐詩曰彩障成雲母丹墀隔上公才彰二紀盛業播一朝同近玉初齊白臨花作散紅凝姿分縹緲轉
珮辨玲瓏意愜恩偏厚名新寵更崇誰知歷千古猶自仰清風　温庭筠生襟屏風歌曰玉墀暗接崑崙井井
上無人金索冷畫壁陰森九子堂階前細月鋪花影繡屏銀鴨香爐翠濛天上夢歸花繞叢宜男漫作後庭草不
似櫻桃千子紅　宋歐陽脩題吳學士石屏歌曰晨光入林衆鳥驚腷膊羣飛鴉亂鳴穿林四散投空去黄口
巢中飢待哺雌者下啄雄高盤雄雌相呼飛復還空林無人鳥聲樂古木參天枝屈蟠下有怪石横其間煙埋
草沒苔蘚斑借問此景誰圖寫乃是吳家石屏者號工刻山取山骨朝鑱暮琢非一日萬象皆從石中出吾嗟
人愚不見天地造化之初難乃云萬物生自然豈知鐫鑱鑱刻畫醜與妍千狀萬態不可殫神愁鬼泣晝夜不得
閒不然安得巧工妙手儻精竭思不可到若無若有縹緲生雲煙鬼神功成天地惜藏在虢山深處石惟人有
心無不獲天地雖神藏不得又疑鬼神好勝憎吾儕欲極奇怪窮吾才乃傳張生自西來吳家學士見且咍醉
點紫毫淋墨煤君才自與鬼神鬬嗟我老矣安能陪　朱德潤山水屏圖詩曰丈夫無奇才雖顯不足名高山
乏秀麗兀立培塿形況乃畫圖間兩奪造化精中堂素壁本虛靜誰令揮灑研丹青女媧五色不補天神功鞭

石來蒼冥驅山奔海入紈素扶輿之氣青熒熒赤城霞彩千峯明洞庭湘浦雲英英風帆畫捲瀟湘雨黃葦堆灘插漁罟獨木莊前埜水流夕陽川上歇橋渡大峯倚天接天門又如特立太華尊羣山趨俯不敢動山前星辰手可捫我欲託身上山巔丹梯百尺何由緣畫興欲來別有趣顛毫醉墨飄如仙仙成却服九還丹兩腋清風飛上天　元郭鈺題石屏巫山圖曰一片屏開十二峯陽臺去路有無中午窗香霧籠寒玉猶似行雲到楚宮

賦　漢淮南王屏風賦曰惟斯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曰喬木孤性陋弱畏金強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飄危殆靡安厝足天啟我心遭遇微禄中郎善治收拾捐朴大匠治之雕刻削斲表雖剥裂心寔貞慤等化屏風賦曰屏風鞔匝蔽我君王重葩累繡省壁連璋連以文錦映以流黃畫以古烈顯顯昂昂蕃后宜之壽耆無疆

銘　後漢李尤屏風銘曰舍則潛避用則設張立必端直處必廉方雍閼風邪霧露是抗奉上蔽下不失其常

宋張栻枕屏銘曰勿欺暗室思邪席上枕前且自省莫言屏曲爲君遮

晝梁簡文帝答蕭子雲上飛白書屏風書曰得所送飛白書屏風十牒冠六書而獨美超二篆而擅奇作寫星區時圖鳥翅非觀觸石已覺雲飛豈待金璫便覩蟬翼間諸衣帛前捂未巧懸彼帳中昔賢掩色

啟　梁簡文帝謝賚碧慮碁子屏風啟曰臣綱啟宣詔主伕慧奉宣勅旨垂賚碧慮碁子屏風二十牒極班馬之巧兼曹史之慮均天台之翠壁雜水華之嘉名使雲母之窗慙其麗色琉璃之扇愧其含影仰降聖慈曲垂露遽喜逐恩來聰同鳳舞言因謝盡更類三緘不任銘荷之誠謹奉啟謝以聞　劉孝威謝勅賚畫屏風啓曰昔紀亮所隅唯珍雲母武秋所顧大寶琉璃豈若寫帝臺之基拂崑山之碧畫巧吳筆素踰魏賜馮商莫能賦李尤誰敢銘　陳周弘正謝梁元帝賚春秋糊屏風啟曰昔琉璃見重雲母稱珍雖畫體五例對玩前史一字褒貶坐卧箴規無復楚臺之風得同鄒谷之暖

贊　宋蘇軾師子屏風贊曰潤州甘露寺有唐李衛公所留陸探微畫師子板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過而觀焉

使工人摹之置公堂中且贊之曰圓其目仰其鼻奮髯吐舌威見齒舞其足前其耳左顧右盼喜見尾雖猛而和蓋其戲巖巖高堂護燕儿啼呼顛沛走百鬼嗟乎妙哉古陸子

簾一

公 釋名曰簾廉也自障蔽爲廉恥也 說文曰曲受物之形也 廣雅曰幌帷帘 必依反下音揞幰也 韋曰簾 聲韻曰簾户蔽也 原 揚雄方言曰宋魏陳楚江淮之間箔謂之薄自關而西謂之箔或謂之笫 孫卿子曰局室廬簾豪屋可以蔽匿一身也 初學記曰夢書曰夢簾及屏風可以蔽匿一身也 通俗文曰户 簾圖五嶽寧織崇朝之雲 宋史輿服志曰芳亭輦前後垂簾政和之制以紅羅繡鵝爲額 又曰紹興十二年三軺成前有橫軾後垂錦軟簾 金史輿服志曰皇后重翟車有紅羅明金緣紅竹簾 日下舊聞瑣綴錄曰明成化中閣門則夏秋懸朱筠簾冬春紫韞簾

簾二

吳越春秋曰越王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以貢于吳吳王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 漢賈誼治安策曰盜劉寢户之簾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 西京雜記曰范滂被收歎曰願得一幡簿埋於首陽山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原 晉東宮舊事曰簾箔皆以青布緣純 南史曰晉顧愷之爲山陰令畫日垂簾門階闃寂皆以竹爲簾皆爲水紋及龍鳳像 汝南先賢傳曰范滂被收歎曰願得一幡簿埋於首陽山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 晉史曰秦裴元畧諫苻堅正殿懸珠簾堅大悅命去簾 段龜龍涼州記曰吕纂時胡人發張務簡而政理 駁家得白珠簿簾 原 謝綽宋拾遺記曰戴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爲五色珠簾明寶不能禁 宋書曰沈麟士家貧爲人作簾誤傷手便流涕而還人問故答曰遺體毀傷感而悲耳 齊書曰沈麟士字雲楨有高尚之心居貧織簾誦書號爲織簾先生 梁書曰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嘗隔簾奏樂時謂簾曰夏侯妓衣 齊書曰柳世隆善卜別龜甲貲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明九年我亡後三年丘山崩齊亦於此季矣屏人命典籤李黨取筆及高齒屐題簾簿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唐書曰張嘉貞蒲州猗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鄉尉坐事免歸侍

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盡則天遽令捲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杜陽編曰唐同昌公主有却寒簾祈寒鳥胥所爲　瑯嬛記曰張說於元宵名諸姬共宴苦于無月夫人以雞林郡所進夜明簾懸之炳于白日夜半月出唯說宅無光簾奪之也後有書生請以獻九公主爲說解難　唐史曰杜甫嘗依嚴武數以言語忤武武欲殺之一日持刀出冠挂於簾鉤者三後武母止之得免　國史補曰尚書李廣有清德其妻劉晏妹也晏嘗造廣見其門簾甚敝乃潛度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以贈廣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唐書曰王鍔爲淮南作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簾亦令收之他日付船坊以爲蓑箬他皆如此　宋史曰英宗即位曹太后聽政韓琦請太后歸政於帝太后許諾琦遽命撤簾簾落猶於御屏後見太后衣也　又曰李如圭吉水人七歲時孝宗問童子何業對曰能誦書即誦無逸篇帝大喜授迪功郎明日與父謝恩賜宴殿上以父子不可同坐命設珠簾隔之宴罷就以簾賜之歸建凌雪樓以彰君賜後官至福建安撫

簾三

烏窺　燕入　杜甫詩曰烏窺新捲簾謝朓詩曰風簾入雙燕

席箕　水晶　席箕草可爲簾見邊塞王建詩曰水晶簾動微風起一架薔薇滿院香　捲雨　隋煬帝時蒲澤國進蘇易簡詩曰蝦鬚半捲香猶在又見後陸暢詩曰上起神屋白珠簾　靈閣翠羽　漢武故事曰上起神屋以細蓮根絲貫小珠編成雞曉日激射而光不能透

蝦鬚　麟毫　宋蘇軾天香殿又見後陸暢詩曰明光宮以金玉珠璣爲簾箔

昭陽珠幌　明光玉箔　西京雜記曰昭陽殿織珠簾幌風至則鳴如珩璜三秦記曰明光宮以金玉爲簾箔

簾四

押簾　宋歐陽脩詩押簾風日淡清秋　**棚簾**　宋梅堯臣詩棚簾夾道多天柔　**風簾**　詩珠箔垂銀鉤　**黃簾**　韓愈詩黃簾綠幘朱户開　**結珠爲簾**　拾遺記曰石虎于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　**拾翠爲簾**　於壞袖文編　**結綠爲簾**　韓詩外傳云北方謂簾爲曲　**緯蕭爲業**　莊子曰河上有家貧窮緯蕭以爲業司馬彪注云緯蕭也織蒲爲薄　**織薄爲生**　史記曰周勃以織薄曲爲生索隱云勃以織薄爲生業韋昭曰玩飾匿也　**閉肆下簾**　史記曰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谷簾　谷簾泉天下第一　王安石詩穴石作户牖垂泉當門簾　**珠箔**　李白

文繡弊簾　崔寔正論

擅玳瑁爲押徐陵玉臺新詠序曰有銀鉤蠆簾鐵綫鳳筆以押幾百雙蓋銀蒜爲押作惡旋安排一雙銀蒜鎮羅幕宋元親王納妃及公主下降皆以押簾也

簾五

詩南齋虞炎詠簾詩曰清軒明月時紫殿秋風日曈曨引光輝晻曖映容質清露依檐垂蛸絲當户密蔂開誰共臨晦獨如失　隋盧師道賦得珠簾詩曰鑑帷明欲斂照檻色將晨可憐疎復密隱映當窗人浮清帶遠吹含光動細塵落花時屢拂會待玉階春　唐太宗賦簾詩曰參差垂玉牖舒卷映蘭宮珠光搖素月竹影亂清風彩散銀鉤上文斜桂户中唯當雜羅綺相與嬿房櫳　杜甫詠簾詩曰編竹狀玲瓏庭闈盡處中不由經緯力安有卷舒功春晝曾妨燕寒宵豈隔風都堂重獻賦明處憶牢籠　杜牧詠簾詩曰謂見編裝鳳節輕雕日鸞花薄飾香間屏何屈曲憐帳解周防下漬金階露斜分碧砥霜沉沉伴春夢寂寂侍華堂誰見昭陽殿眞珠十二行　羅隱詠簾詩曰翡翠佳名世共希玉堂高下巧相宜殷勤爲屬纖纖手捲上銀鉤莫放垂　又曰疊影重紋映畫堂玉鉤銀燭共熒煌會看得見神仙在休下眞珠十二行　陸暢詠簾詩曰勞將素手捲蝦鬚瓊室流光更綴珠玉漏報來過半夜可憐潘岳立踟躕　宋王逢原詠簾詩曰高明庭宇好崇基枉把疎簾翠地垂必欲滿堂陰有樂誰能暗室遂無欺卷舒未必風無意間隙須防燕解窺莫道人終可遮障可終遮障亦何爲　張耒卷簾詩曰卷簾新月上林影散微茫庭草鳴蟲近風燈秋幌涼長年唯有病晚歲苦多傷身世竟何就吾將問蜀莊　元馬祖常詠琉璃簾詩曰吳儂巧製玉玲瓏翡翠蝦鬚迥不同萬縷橫陳銀色界一塵不入水晶宮月華遠射離離白燈影斜穿細細紅相隔神仙纔咫尺靈犀一點若爲通　華幼武詠斑竹簾詩曰湘妃淚灑碧琅玕剪織疎簾拭未乾細縷引風宜隔暑濕痕含雨欲生寒燈前照耀琉璃潔月下斕斑玳瑁看直教盡輸兵革用高堂舒卷莫摧殘

服飾部八 步障 承塵 牀榻 簟 席 簀 褥 氈 褥 氍毹 牀褥 靉靆 靚粧 牀禪

步障一

增 拾遺記曰石虎爲洛臺列鳳文錦步障縈蔽于洛川 北齊書曰瑯琊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武成甚愛之儀衛甚盛帝嘗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施青綾障以觀之

步障二

原 錦步障 晉書曰石崇與王愷相尚愷以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以錦步障五十里敵之 青綾步障 晉書曰王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辭理將屈嫂謝氏道韞遣人聞是元度弟欽元度爲之解紛諸人竊笑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 絲布步障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絲布裏步障三十里 鐵步障 語林曰許元度將出都婚諸人聞是元度弟欽元度爲之解紛諸人竊笑之既見乃甚癡便欲嘲弄之 又見步障一 絲布步障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絲布裏步障三十里 青綾步障 晉書曰王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論辭理將屈嫂謝氏道韞遣婢白獻之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前議客不能屈

步障三

增 詩 元朱德潤題石崇錦障圖詩曰洛陽金谷園中花雕玉爲闌繡作遮琉璃器多出珍饌瑪瑙街長行鈿車椒房塗香貯歌舞曳珠珥翠籠輕紗珊瑚扶疎三四尺王羊貴戚爭豪奢那知花淫風雨妒古來山澤生龍蛇嬋娟墜樓寶珈碎月明夜半啼驚鴉 陳泰題松障圖歌曰何人獨立身堂堂十八公子髮鬖鬖摧折清籟時與髣髴低昂蘭爲兄兮雪爲友燕坐松間自呼酒眼花耳熱鱗鬣生千尺龍蛇入揮手手中松月白離筆已見雲烟生蒼蠻非白晝堂宇空眞恐幽陰鬼神出平生始識顏平原堅苦絶勝甜中邊世間畫史千金價惜哉此松不多畫

承塵一

增 釋名曰承塵施於上以承塵土也

承塵二

原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初爲郡功曹能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常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葬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所復還義乃以付縣

曹

承塵三

原 金箔承塵 支僧載外國事曰斯訶條國有大富長者條朱畫承塵下則有簟縫好席可以休息 獼猴有鬼 抱朴子曰余友人滕永叔嘗養大獼猴以鐵鎖鎖之著牀間而犬忽齧殺之永叔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見獼猴走上承塵不悟是獼猴鬼也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傷流血斷走乎猴作悲鳴狀永叔始悟曰始乃今日知獼死復有鬼乎 老狸爲神 搜神記曰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詔書誥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所食噉欲得羊肝于前切之猶隨刀不見盡兩羊肝有二老狸妙妙在案前持刀者舉手欲斫之伯祖大笑曰向者噉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輒言省內事伯祖訶止自著承塵上須臾舉左右賣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蓋無聲 鳩來爲福 又曰長安有張氏者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鳩去毛置承塵上行落地毋輒恐怖信乃取雞止於牀祝曰鳩爾來爲我福耶飛上承塵 雞落恐怖 林語

牀一

原 釋名曰人所坐臥曰牀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廣雅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柏 楊雄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杠南楚之間謂之牀 陳楚之間或謂之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牀 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間謂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牀 說文曰牀身之安也簀牀棧也第牀簀也杠牀前木也 廋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 易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剥牀以辨未有與也剥牀以膚切近災也 又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詩曰乃生男子載寢之牀 又曰或息偃在牀 禮記曰曾子寢疾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 增 周禮王府掌王之衽席牀第 原 商子曰明者無所不見人主處匡牀之上而天下大理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增 雜五行書曰凡安牀東首貧賤疾病西首富南首貴北首死兵書曰將坐牀無故自動下欲害之 夢書曰夢牀所壞者爲憂妻也 原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素柏局脚牀八板牀漆牀 增 隋書曰時以讖故改胡牀爲交牀後唐穆宗改爲繩牀 唐六典曰尚舍掌殿庭供設有金銅行牀 又曰馬射則設棡鼓金鉦施龍牀而偶作焉 又曰光祿大夫致仕給六尺牀及帳簟褥 通典曰唐御史食座之南橫設榻謂之南牀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南牀百日御史臺記云亦曰

癡牀言倨傲如癡　文獻通考曰七寶牀一覆以緋羅繡帕宋初內臣馬上捧之謂之駕頭　遼史禮志曰宋使見皇太后儀引進使引禮物于西洞門入殿前置擔牀

牀二

增 孟子曰舜在牀琴　世本曰紂爲玉牀　國語曰晉獻公寢而不寐郤叔虎曰牀第之不安耶驪姬之不在側耶　莊子曰驪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原 西京雜記曰漢武帝爲七寶牀雜寶屏風八寶帳設於桂宮時人謂之寶宮　增 後漢書曰羊茂字季寶爲東郡太守冬日坐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牀蔬食出界買鹽豉食之　又曰薛淳爲漢中太守夏但坐板牀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爲瑯琊相亦然　世說表紹年少時曾夜以劒遣人擲魏武小下不著帝撥其後必高因帖臥牀劒至果高焉　魏志曰陳登字元龍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劉表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不相與語自上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譏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耶表大笑　六帖曰蜀彭羕見龐統非故舊又值有賓客兼徑上統牀臥曰須客罷與君談賓罷與語統大奇之　晉書曰裔獻王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爲太子者數矣　又曰謝萬嘗詣王恬既坐少時便入良久沐頭散髮而出據胡牀坐中庭曬頭神氣慨然了無酬對　又曰庾亮嘗乘月登南樓據胡牀談詠又曰陶淡字起靜好道年七十五六便絕穀設小牀常以獨坐不與人共　西征記曰金鄉焦氏山北有漢司隸校尉曾峻墓前有石牀長八尺瑩磨鮮明叩之即鳴時太尉從事中郎傅珍之諮議參軍周安穆折石牀各取一頭爲曾氏之後所訟　原 石虎鄴中記曰石季龍御牀殿方三丈其餘皆局腳長六尺後宮別房中有小形玉牀又有轉關牀射鳥獸　燕書曰公孫鳳隱于昌黎九城寢土牀　宋書曰高祖嘗患體熱有獻石牀乃碎之惡勞人也　增 又曰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設局腳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釘用鐵也　又曰王微不仕尋書玩古遂至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上牀皆生埃唯當坐處獨淨　又曰羊戎好爲雙聲江夏王

義恭嘗設齋使戎布牀須臾王出以牀狹乃自臨牀戎曰官家恨狹更廣七寸王笑曰卿豈惟善雙聲乃辨士也　又曰王僧達大明中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遷中書舍人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第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駱人路慶之者是何親遂焚瓊之所坐之牀　齊書曰紀僧眞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婚得荀昭先女即時無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江斆謝淪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斆登榻坐定斆便命左右曰移吾牀讓客僧眞氣喪而退　又曰徐孝嗣初在丞府畫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曰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壁崩　又曰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歎曰虞君之清乃至於此令人拂牀埽地而去　又曰虞龢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于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　又曰少帝夜醉蕭坦之與曹道劉挾抱還延昌殿置玳瑁牀上　梁書曰魚弘容性奢侈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絶有眠牀一張皆是麮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兩重爲脚又云以象齒檀沉造周匝用寶鈿金蓮花琥珀龜負脚　又曰西域龜茲等國其王座金牀隨太歲與其妻並坐接客　南史曰長沙王懿孫藻性恬靜獨處一室牀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　唐書曰貞觀十八年名三品以上賜宴元武門太宗操筆作飛白羣臣乘醉就帝手中相競散騎常侍劉洎登御牀引取然後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牀不果　又曰杜甫嘗醉登嚴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中銜之嘗欲殺甫不果私邀入內署俄而元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語浩然出　又曰李吉甫初入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之輒罷相不敢遷吉甫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撤而新之　續畫品曰毛稜惠遠子便速有餘眞巧不足若比其父則牀上疊牀方之厥兄則屋下架屋　五代史曰馮道軍中不設牀席臥一束芻　韋應物詩曰予解郡符去爾爲外事牽寧知風雨夜復作對牀眠　蘇頲濵曰轍幼從東坡讀書未嘗一日相舍宦游四方讀韋詩惻然相約早退爲閒居樂後會澶濮間百餘日追感前約作詩云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悞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牀三

原 珊瑚 玳瑁 漢武帝內傳曰武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帶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函以珊瑚爲牀紫錦爲帷安著柏梁臺上 西京雜記韓嫣以琉璃爲牀象牙之直千金傷此若干逐入 龜擣 鼠跡南方志曰江淮間有人得龜用擣牀三年故恒在平淺草中逐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牙之直千金傷此若干

年笏滿牀 原伏牀泣江表傳曰孫權遣人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居門下同心相愛 華元登左傳曰楚圍宋宋華元夜登子反之牀家貧兩人同牀而臥 楊素撫封倫為內史令楊素撫其牀曰封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王導升御牀共坐導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林甫屢徙唐李林甫為相多結怨于人虞則步騎百餘人金吾靜街居第重門複壁如之 裴遐墮牀鄧晉記曰裴遐還蜀性恬和同類有試遐者推墮牀下遐乃拂衣還坐毫無慙色 從地中出支僧載外國事曰佛涅槃時自然有七寶牀從地中出 穿井旁有荊州記曰相州南寺賈詡所穿井井旁有局脚人坐形制甚古相傳詡所坐也 言不踰閾牀第之言不踰閾 偷閒暫臥蘇軾詩偷閒暫臥老僧牀 董偃石石牀可容一人坐也 安坐玉牀韻行觴飲福萬歲曰壽無疆 出坐玉牀易是類謀曰羣黨假威出坐玉牀注云小人羣黨取王者象天皇十二頭地皇 季倫象牀又曰石季倫屑沉水之香如塵土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 緝石為牀拾遺録曰顏斯拾遺在郢支國上設紫琉璃帳火齊屏風又詩暑臥石牀寒 支木為牀皇甫謐高士傳曰老萊子隱蒙山之陽支木為牀 同牀臥史記曰任安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 王導固辭晉書曰封左僕射 同牀泣江表傳曰孫權遣人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潘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面著牀席不起涕泣交橫

原詩 後梁宣帝牀詩曰衡山白玉鏤漢殿珊瑚支踞膝申久坐屢好為頻移 晉宋楊萬里咏竹牀詩曰已製青奴一壁寒更搭綠玉兩頭安誰言詩老眠雲榻不是漁郎釣月竿醉夢不知蕉葉雨小舟親過蓼花灘蹁然驚起天將曉憁下書燈耿復殘 元楊維楨繡牀凝思詩曰繡線添來日正遲香絨倦理一支頤心游飛絮渾無著身脫枯蟬忽若疑花帖錯描愁伴覺金針閣住許誰知絶憐小玉情緣重到死春蠶始絶絲

原銘 後漢李尤臥牀銘曰體之所安寢處和歡夕惕敬慎崇德遠奸

榻一

原釋名曰長狹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

榻二

晉宋書曰當陽侯劉彥節既貴士子自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以此少之 又曰王曇宇明遠一字升驎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為王府參軍常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

外雖酬之意甚不悅　唐書曰元宗命太常韋絢讀時令每月一節每孟月朝日上御宣政殿旁置一榻東置
面案令絢坐而讀之　又曰李峴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無座白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
至即叱左右去榻　又曰張嘉貞爲益州都督性至簡傲接部內刺史甚倨唯李勉之父擇言時守漢州每見
獨引與同榻坐　又曰王毛仲與諸王侍禁中至連榻而坐

榻三

原唯徐穉設　增爲周璆置　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陳蕃爲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孺子來特設一榻去則懸
之　又曰陳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也惟蕃能致之爲置一

原簡雍獨擅　增羅藝獨坐　蜀志曰簡雍性簡傲跌宕在先主坐席箕踞傾倚諸葛亮以下則偃
獨擅一榻　原臥處盡陷　膝處皆穿　列仙傳曰修羊公在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
石盡穿陷　皇甫謐高士傳曰管寧白越海反歸嘗坐榻處皆穿　隋羅藝潛州隋書曰隋羅藝不肅自敏適
多與之謀上每引見常升獨榻延之其嫂之因醉曰昔　增延之諫帝　東坡就僧顏延之爲秘書監時沙門釋惠琳以才學爲文帝所賞朝廷
就與老僧共榻不亦可乎　蘇東坡黃魯直

連榻坐客　晉羊琇爲護軍杜預拜鎮南將軍朝士畢賀皆連榻坐琇曰杜元凱今日賢於孫權權見盡甚
歎乃連榻坐客耶不坐而去一日羊雅舒後至云云不坐便去　增榻畔驥絲　唐杜牧題禪院曰今日賢於孫權權見盡甚
歎乃連榻坐客耶不坐而去一日羊雅舒後至云云不坐便去　增榻畔驥絲　唐杜牧題禪院曰今日賢於孫權權見盡甚

其上　一榻之外　一榻之外皆他人家　臥榻之側　長編曰趙宋伐江南徐鉉入奏乞罷兵太祖曰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乎

簟一

原說文曰簟竹席也　釋文曰簟覃也布之覃然正平也　方言曰簟宋魏之間謂之筆今江東
謂之遵曲自關而東謂之簟其麄文而粗者謂之遵　爾雅曰簟竹席也　書曰敷
重篾席黼純　敷重筍席元紛純注云篾桃竹席也白黑之繒以純緣也筍弱竹也元紛紀以元黑之繒雜爲之
緣也並天子朝燕之簟　原毛詩曰下筵上簟　增禮記曰事父母舅姑敷席與簟縣衾簟枕斂簟而襡之

又曰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 原又曰夫不在斂枕簟席褥器而藏之 又曰簟之安而蒲越

箑秸之尚 孫卿子曰輕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蓆之上先茬簟樽之上先元酒先王貴之先本

而後用末也

簟二

晉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原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

能消却姦邪嘗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晝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

不復行 王隱晉書曰車永爲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細簟工巧之乃共舉出永 晉公卿禮秩曰

太宰何曾遜位賜簟褥一具 世說曰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以送遂坐薦上忱大驚恭曰吾平

生無長物 晉宋書曰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以隸之隸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爲勝乃賞五花簟白

團扇坐簟執扇容氣自得秣陵令徐摛後至操簟便成舉坐賞擊摛命左右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 唐

書曰武后時壁臣張易之爲母爲犀簟貌褥 盧氏雜記曰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簟甚精御府所無

簟三

原黃箖 赤花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丈二細桃枝簟十黃箖雙文簟二王獨受黃箖雙文簟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韜赤花雙文簟

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白象牙簟又詳簟二 古詩滑如鋪薤葉冷似臥龍鱗 白蘆 紅藤 白居易詩白如鋪薤葉紅似卧龍鱗 北戶錄曰瓊州出紅藤簟

簟有佳處

笙 東觀漢記曰馬援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左思吳都賦曰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按桃笙竹簟也與象牙簟皆藏於竹筒而致貢

爲幼簟 謝元暉詩曰玲瓏含霜 貽韓愈 贈永叔 唐鄭轂以竹簟貽韓愈 宋歐陽脩曰有客贈余以石枕與所藏笛竹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爲短句奉呈原父聖俞二君子

詩俱詳簟五 會稽獻竹 林邑貢金 西京雜記曰會稽獻竹子顯齊書曰林邑王范文赤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

簟四

原楚簟 王鑒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 珍簟 文選詩曰珍簟清夏室竹簟也

蓬簟 諸葛亮轉運用蓬旅簟千萬具 席簟 潘岳悼亡詩曰展轉枕席長簟竟牀空 平簟 東觀漢記曰弱簟平端 竹簟

雲仙散錄曰房壽令酒屋鋪風簟 色寒 李白詩曰微微凄凄簟色寒 光耀 韓愈咏簟詩曰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 八尺簟

六月呂客坐竹簟賦曰楚簟陳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 珍簟 文選詩曰珍簟清夏室竹簟也

蓬簟 諸葛亮轉運用蓬旅簟千萬具 席簟 潘岳悼亡詩曰展轉枕席長簟竟牀空 平簟 東觀漢記曰弱簟平端 竹簟

雲仙散錄曰房壽令酒屋鋪風簟 色寒 李白詩曰微微凄凄簟色寒 光耀 韓愈咏簟詩曰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 八尺簟

原又曰夫不在斂枕簟席褥器而藏之 又曰簟之安而蒲越

箑秸之尚 孫卿子曰輕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 淮南子曰蓆之上先茬簟樽之上先元酒先王貴之先本

而後用末也

簟二

晉西京雜記曰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原漢獻帝傳曰尚書令王允奏曰太史令王立說孝經六隱事

能消却姦邪嘗以良日允與立入爲帝誦孝經一章以丈二竹簟晝九宮其上隨日時而出入焉及允被害乃

不復行 王隱晉書曰車永爲廣州刺史永子溢多使工作象牙細簟工巧之乃共舉出永 晉公卿禮秩曰

太宰何曾遜位賜簟褥一具 世說曰王忱見王恭六尺簟謂有餘求之恭以送遂坐薦上忱大驚恭曰吾平

生無長物 晉宋書曰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類物以隸之隸事多者賞之惟何憲爲勝乃賞五花簟白

團扇坐簟執扇容氣自得秣陵令徐摛後至操簟便成舉坐賞擊摛命左右抽憲簟自掣取扇登車而 唐

書曰武后時壁臣張易之爲母爲犀簟貌褥 盧氏雜記曰侯君集破高昌所得金簟甚精御府所無

簟三

原黃箖 赤花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丈二細桃枝簟十黃箖雙文簟二王獨受黃箖雙文簟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烏韜赤花雙文簟

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白象牙簟又詳簟二 古詩滑如鋪薤葉冷似臥龍鱗 白蘆 紅藤 白居易詩白如鋪薤葉紅似卧龍鱗 北戶錄曰瓊州出紅藤簟

簟有佳處

笙 東觀漢記曰馬援爲會稽太守詔詰會稽車牛不務堅強車皆以桃枝細簟左思吳都賦曰桃笙象簟韜於筒中按桃笙竹簟也與象牙簟皆藏於竹筒而致貢

爲幼簟 謝元暉詩曰玲瓏含霜 貽韓愈 贈永叔 唐鄭轂以竹簟貽韓愈 宋歐陽脩曰有客贈余以石枕與所藏笛竹皆佳物也余既喜睡因甚愛之輒爲短句奉呈原父聖俞二君子

詩俱詳簟五 會稽獻竹 林邑貢金 西京雜記曰會稽獻竹子顯齊書曰林邑王范文赤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

簟四

原楚簟 王鑒於玉房巴箱列於椒臺 珍簟 文選詩曰珍簟清夏室竹簟也

蓬簟 諸葛亮轉運用蓬旅簟千萬具 席簟 潘岳悼亡詩曰展轉枕席長簟竟牀空 平簟 東觀漢記曰弱簟平端 竹簟

雲仙散錄曰房壽令酒屋鋪風簟 色寒 李白詩曰微微凄凄簟色寒 光耀 韓愈咏簟詩曰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 八尺簟

又曰楮送八尺含風漪

五人簟唐六典曰澧州出五人簟

簟五

詩唐韓愈謝鄭羣贈竹簟詩曰蘄州笛竹天下知鄭君所寶尤瓌奇攜來當晝不得臥一府傳看黃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眞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貲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蚊避肅肅疑有清颸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曹松白角簟詩曰象齒通犀不可求越人新織冷於秋碧紋簟上生寒玉白角床前卧碧流蒲桃錦是瀟湘紙曾得王孫價倍酬　又碧角簟詩曰象牀藤簟一方青玉絶纖塵蠅行只恐烟黏足客卧渾疑水浸身細皮重疊識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府傳看黃琉璃體堅色淨又藏節滿眼凝滑無瑕疵法曹貧賤衆所易腰腹空大何能爲自從五月困暑濕如坐深甑遭烝炊手磨袖拂心語口慢膚多汗眞相宜日暮歸來獨惆悵有賣直欲傾家貲誰謂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風漪呼奴埽地鋪未了光彩照耀驚童兒青蠅側翅蚤蚊避肅肅疑有清颸吹倒身甘寢百疾愈却願天日恒炎曦明珠青玉不足報贈子相好無時衰　曹松白角簟詩曰象齒通犀不可求越人新織冷於秋碧紋簟上生寒玉白角床前卧碧流蒲桃錦是瀟湘紙曾得王孫價倍酬　又碧角簟詩曰象牀藤簟一方青玉絶纖塵蠅行只恐烟黏足客卧渾疑水浸身細皮重疊識霜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絶纖塵蠅行只恐烟黏足客卧渾疑水浸身五月不教寒氣入滿堂秋月冷龍鱗　宋歐陽修枕簟詩曰端溪琢枕出缺月樣蘄州織成雙水紋呼兒置枕展方簟赤日正午天無雲黃琉璃光綠玉潤瑩淨冷滑無埃塵憶昨開封暫陳力屢乞殘骸避煩劇聖君哀憐大臣憫察見衰病非虛飾猶蒙不使以罪去特許遷官還舊職選材任事不堪用見利無慚惟苟得一從僦屋居城南官不坐衙門少客嗒然惟與睡相宜以嬾遭閒何恢適從來羸茶苦疲困況此煩熇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惡聲癡兒掩耳謂雷作竈婦驚窺疑釜鳴蒼蠅蠛蠓任緣撲蠹書嬾架拋縱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錨杓同生死我今好睡又過之身與二物爲三爾江西得請在旦暮收拾歸裝從此始終當卷簟攜枕去築室買田臥潁尾　梅堯臣次韻曰溪上枕剖龍卵石蘄匠簟裂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蒸青石抱雲磨沙斲骨自含潤飽霜弔節無留塵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奈此炎蒸劇旱風赤日吹熱來大廈高簷任雕飾頭顱汗匝無富貧雖有頒氷論官職官高職重氷則多日永氷消難更得唯公埽室施枕簟迎涼自感東方客東方客應非俗昏能使賢人心體適賢人何以偏伏人天下才名方赫赫我吟窮困不可聽晝夜蚊蚋蒼蠅聲蠅如遠雞耳初感蚊若隱雷空際鳴葛愜頂綻屋蝎墜菅席中裂麻經橫平生賦分只煎炒安有綠玉琉璃清猶勝昔年杜子美老走秦陽牛炙死因思楊惲廢時言但願人生行

樂爾公今事業在朝廷去就尤當慎終始待公睡足秋風來去奉高談揮麈尾　王安石次韻曰端溪琢枕緣玉色斲水織簟黃金紋翰林所寶此兩物笑視金玉如浮雲都城六月招客語地生赤日流水塵燭龍中天進無力客主歘然各疲劇形骸直欲坐棄忘冠帶安然強修飾恃公寬貸更不疑箕踞豈復論官職笛材平坐家故藏硯璞玭清此新得歸除堂屋就陰翳公不自眠分與客知公用意每如此真能與物同其適豈如若曹空自私却願赤日常炎赫公材卓犖人所驚久矣四海流名聲天方資取欲扶世豈特使以文章鳴深探力取當不寐思以正議排縱橫奈何甘心一榻上欲臥頹尾焉潔清賢愚勞佚非一軌顧我病昏惟未死心於萬事久蕭然身寄一宮眞偶爾便當買宅歸偃休白髮溪山如願始看公戮力就太平却上青天跨箕尾　蘇軾寄斬簟與蒲傳正詩曰蘭溪美箭不成笛離離玉筋排霜脊千溝萬縷自生風入手未開先慘慄公家列屋閉蛾眉珠簾不動花陰移露帳銀牀初破睡牙籤玉局坐彈棋東坡病瘦長鬚旅凍臥飢吟似飢鼠倚賴春風洗破衾一夜雪寒披故絮火冷燈青誰復知孤舟兒女自嘔啞皇天何時反炎熱惻此八尺黃琉璃願公淨埽清香閣臥聽風滿聲滿榻習習還從兩腋生請公乘此朝閶闔

原啓梁劉孝儀謝始興王賜花紈簟啓曰麗蓧桃象周洽昏明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雖九日煎沙香粉不棄三旬沸海團扇可捐

原晝梁簡文帝荅定襄侯餉臥簟書曰筠篁多品篠簜雜名校色比奇獨此為貴自舍蒼紫似久暴於柯亭乍舒勁素若屢沽於湖水三伏餘炎九折成用便可旅食南館高臥北牕　又荅南平嗣王餉舞簟書曰濯龍之木文罽飾壇淮南之臺紫羅為薦未若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筩綺爛霞舒制雲母之修竹南湘點淚喻此未奇東宮赤花擬之非妙

席一

原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舒也舒作釋　說文曰筵竹席也　禮記曰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注不敢當尊也　又曰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

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　又曰毋踖席請何趾斂席與簟　原周禮曰王府掌王之衽席　簟席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設莞席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紛白繡也純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　左傳曰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　又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　家語曰明王之守也則必折衝千里之外其征也還師衽席之上故曰內修七教而士不勞外行三至而財不匱此之謂明王之道　增莊子曰人所最畏者衽席飲食之間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蒲席以草經及後踐蒲翦復筵方薦帛緣者也　原漢舊儀曰祭天紫壇紺席六采綺席祭嶽瀆白管席　史記曰古者封禪席藉稭稭　盧毓冀州論曰常山為林大陸為澤藁蒲葦雲母御席地產不為無珍也　大魏諸州記曰鉅鹿廣阿澤多葦出細御席多雲母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　增范汪荊州記曰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竹席　拾遺記曰岱輿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方冬彌溫以枝相磨則火出矣　地理志曰相州貢鳳翮席登州貢水蔥席　崔豹古今注曰草名虎鬚者江東織以為席　唐六典曰京兆出綦草席許州出鹿心席楊州貢莞席滄州出葦席忠州出蘇薰席廣州出竺席

席二

增王子年拾遺記曰黃帝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先列珪玉于蘭蒲席上　原曾子曰不勞不費之謂明可得而聞乎孔子曰昔者帝舜左禹右皐繇不下席而天下治　子思曰舜不降席而天下亂也　韓子曰禹為蔣席頗緣此彌侈矣而國不服者三十三復作茵席彫文彌侈矣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六韜曰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席衣以綾紈之衣　大戴禮曰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所代　尚書曰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豐席畫純　豐莞也　西夾南嚮敷重篾席黼純　孔安國注篾桃枝竹也黑白之繢以純緣也純音準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底蘚華也綴雜綠也　東序西嚮敷重筍席元紛純　筍竹也元純黑緣也並天子朝燕之坐　增左傳仲尼曰

臧文仲不仁者三廢六關下展禽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　又曰晉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訟不席獄戶不席三者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席　增又曰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亦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曰鋪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原呂氏春秋曰衛靈公天寒鑿池寃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寃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敝不補履決不紐民則寒矣　莊子曰申屠嘉兀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席而坐　韓子曰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增又衛嗣公時有人於縣令左右令發褥而席弊嗣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褥而席弊其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　原又曰趙簡子謂左右曰車席泰美夫冠雖惡必戴之履雖善必履之今車如此其大美也吾將何以履之且夫美而耗上妨義之道　禮記曰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說苑曰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增禮弓曰孔子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丘也貧無蓋與之以席　皇甫謐高士傳曰楚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以杞木爲牀蓍艾爲席　原史記曰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　又曰陳平以敝席爲門　增漢書曰文帝以莞蒲爲席　原史記曰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公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裂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也　漢書曰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同硯席而書　增又曰趙充國屯田金城奏曰信威千里如從枕席上過師　漢光武紀曰倒席幽人　原東觀漢記曰更始至長安止前殿郎吏以次侍更始惃惑俯刮席與小常侍語　增又曰來歙征隗囂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乃悉兵圍略陽築堤灌城歙固守矢盡發屋斷木爲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　原又曰王常爲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　又曰宣帝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兆號曰三獨坐　增又曰鄧訓於閨門甚謹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未嘗賜席接以溫色　又曰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原又曰黃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　增

又曰趙丙有術曾至渡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而坐呼風乃過 原 又曰張禹爲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增 高士傳曰嚴君平成都市賣卜詔徵不起罷君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謝承後漢書曰衛良字叔君平曰吾病有餘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也仲曰吾一席直萬金子無擔石乃云有餘謬矣 原 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史家貧坐無完席妻曰君無俸祿給子孫復無完席賓客省之者坐桑下談論飲水去 原 又曰汝南薛惇字子禮爲北海長典錄曰隆脩字奉遷爲豫章太守廳事薦編至絕不改以羣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贊數詣問乃待以殊禮 原 汝南先賢傳曰鄭敬字鴻卿以茅葭爲席常隨杞柳之陰 謝承後漢書曰許敬字鴻卿時吏有誣告者會於縣令坐敬拔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世說曰魏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有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增 文士傳曰吳議郎張純與張儼朱異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聞三人才名告各爲賦然後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爲冬設簟爲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 晉書曰王渾爲將軍鎮壽陽虛懷撫士坐無空席 晉建武起居注曰立敬后廟薦席不用緣緣 晉書簡文帝紀曰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 鍾元良吏傳曰吳隱之字處默鄣城人轉廣州刺史返舟之日惟身而已宅有茅茨六間坐無完席以蓬爲屏風 搜神記曰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溫席而後授其處 前燕錄曰高祖廆年十五出避難追者急走避民家入其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發視無所見遂免 吳均齊春秋曰劉璡字子敬耿介好禮嘗與故人共車於津陽門內見一女子姿容甚麗盼睞之璡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 梁柳慶遠從兄世隆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門族慶遠果開府 益部耆舊傳曰張充爲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牀爲從事設席于地 後魏劉延明傳曰延明就郭瑀學弟子五百人瑀有女選壻有心於延明別設席曰吾女欲見一快壻誰坐此者吾當妻焉延明奮衣坐曰延明其人也遂妻之 瑯環記曰謝仙女盛夏上元宗以生涼之席 唐書曰元宗子穎王璬爲劒南節度大使元宗將幸蜀遣璬先赴本郡渡綿州江乘船見以綵

緣席而藉者顧曰此可以爲寢處奈何踐之令撤去　又曰代宗時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以三十二字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名見　宋史曰楊綰字公瑾獨處一室凝塵滿席濬如也

席三

原 **五香** 六采 陸翽鄴中記曰石虎作席以錦囊五百雜香之席黃蒻之薦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槩奏風聞廣州刺史韋朗於所部作新白蒻席三百二十領請以事追免朗官　興內傳曰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爲數魚鬚席　神仙傳曰淮南王爲八公設象牙席

增 **魚鬚**　原 **象牙** 成公綏之席

翻 **虎鬚** 俱詳席一

原 **綠熊**

增 **紫芝**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中設綠熊席二毛長二尺餘人眼而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膝其中雜熏諸香百日不蔫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宋元嘉起居注曰布玳瑁之席揚雄甘泉賦曰靡薛荔以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

增 **桃枝**　**槀草** 鳳

原 **設熊**

原 **羊皮**

增 **龍鬚** 詳席一又詩太上獨坐幹席夫不悅起往賀魏其侯過灌夫強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魏其爲壽屬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曰將軍貴人也屬之至臨汝侯臨汝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曰生平毀不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爲壽乃效兒女咕囁耳語注云半膝席夫不悅起也

鋪金 周禮司几筵職有司表絡於陳前是時設熊席右漆几鄭元注曰謂王甸有司祭表絡所設席也孔疏云天子田獵既畢坐此席藉地生兒落夢神鋪金席藉地生兒落夢神也　宋書曰林邑王陽邁其母懷之夢神鋪金席藉地生兒落

原 **故人避** 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揚子注云尊形自異故憚而避之其逆人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席伏魏其爲壽屬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曰將軍貴人也屬之至臨汝侯臨汝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罵曰生平毀不識不直一錢今長者爲壽乃效兒女咕囁耳語注云半膝席夫不悅起也

增 **舍者爭** 戴益五十殷重八九後漢書曰戴憑字次仲汝南郡舉明經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與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令羣臣說經更相難詰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又曰殿亮爲博士講學大夫諸儒論勝者賜席亮坐重八九席帝曰學不當如是邪

增 **鋪敳純** 麟鳳飾 禮天子諸侯席有鋪敳純飾記曰燕昭王設麟文席散荃蕙香拾遺麟

席四

原 **白蒲** 山海經曰鵲山至箕尾山其人皆鳥身龍首祠神用白菩蒲爲席或作白莞以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以蒲青爲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椰席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椰葉席又唐書曰南蠻環王椰葉爲席　曹植九詠曰菌爲席兮蘭爲席

青蒲 漢書史丹傳曰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案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蒲青爲席用藏地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瑤席 楚辭曰瑤席兮玉瑱又孟浩然詩曰清光滿瑤席

增 **笋席** 漢舊儀天子祭地登東上陳七十蒲席出三輔上價百　紺席 漢書丹傳曰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紫壇用紺席六重

宋徐積詩曰蒲茵筍席正高居

葭席 拾遺記曰崑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爲席溫柔如毯毛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又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不與同席而坐文公至河令席社之左不勝其哀鮑照詩曰秦席思君握願垂晉王惠文帝名頭至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虛前席唐詩曰漢文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不煖 韓愈曰孔席不暇煖

不重 左傳曰吳闔閭居不重席

避席 孝經曰曾子避席而請

促席 詳席二

同席 淳于髡曰仲尼與宰我子貢侍坐

無完 詳席二又曾稽先賢傳曰董崑字文通爲太農丞坐無完席

前席 賈誼傳曰漢文帝召誼至宣室問鬼神之本夜半虛前席唐詩曰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雲紈 搗丸霧以捨遺記曰漏刻之器以雲紈之素席用香水柔之

濡軒 又曰方丈山有草名濡軒葉色如綠莖色如漆細軟可繫海人織以爲蕭席春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

花隆席 蠻圈或如桐花或如落茵席

樓席 杜甫詩江樓枕席清

障 唐書李抱玉傳曰盡委廨舍障蔽風雨至學舍自障

盡前盡後 禮記曰盡前客前盡後客後盡前注云嫌污客也

雨霑席 杜甫詩雨來霑席上

喪專坐 有喪者專席而坐

以席自障 王隱晉書曰鮑出滿花席草性柔雖折屈而不損

織席爲業 蜀志曰王平織席爲業

織席自給 後漢書李惲爲武威太守坐事免歸織席自給後爲兗州牧

五重三重 又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

滑而且涼 湘東簟銘曰唐虞之時法以滑而且涼

玉牀席 李白詩曰魯國寒事早初霜刈渚蒲此草最可愛何必青龍鬚織作玉牀席

以席自障 王隱晉書曰鮑出巉峻鼠王坦之妻以席自障得免

舉席自 江

不煖 韓愈詩曰心懷平生友莫能在燕席

燕席 韓愈詩曰心懷平生友莫能在燕席其綺席藻彼寶衣紺荁色如漆細軟可繫舒之則列坐方國之賓

促席 促近席

避席 孝經曰曾子避席而請

葉席 韓子曰晉平公與羣臣飲酒樂葉席而坐

淨 今列子織千羊席潤而且涼

席五

詩 南齊謝朓詩曰本生潮汐地落影照參差汀洲蔽杜若幽渚奪江蘺遇君時採擷玉塵奉金巵但願羅衣拂無使素塵彌 梁柳惲詩曰照日汀洲際搖風綠潭側雖無獨繭絲幸有青袍色羅袖少輕塵象牀多麗飾

銘 後漢李尤銘曰施席接賓士無愚賢值時所有何必羊肫 馮衍席前右銘曰修爾容貌飾爾衣服文之以辭實之以德 又後右銘曰冠帶之貳從容有常威儀之華惟德之英 晉傅元銘曰銘席之左端曰閒居勿極其歡右端曰寢處毋忘其患左後曰居其安毋多言

薦一

釋名 曰薦所以自薦藉也蒲平以蒲作之其體平也 說文曰藨蒲子也可以爲薦

薦二

錦緣 魯連子曰古者皮毛草蓐無加褥之美及其後

大夫士庶人助草綠蒲平單莞席人助草莓索經單衽席坐平莞 茵薦曹植九咏曰茵薦分蘭席華茵蒲子露林中者撰皮代蒲子露林中者染蒲子露林中者撰皮代蒲子露林中者染蒲子露林中者撰皮代蒲子露林中者撰皮代蒲子露林中者撰皮代

絹受而散之　唐書曰魏徵太宗嘗賜素褥以崇其尚

出句驪國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　宋司馬光曰劉恕自洛陽南歸無寒具光以舊貂

褥假之固辭強與之至潁川悉封還　輟耕錄曰元文定王沙剌班爲學士時嘗在上左右一日體少倦遂于

便殿之側偃臥因而就寐上因以藉坐方褥國語所謂朶兒別真者親扶其首而枕之

褥三

增 鴛鴦　芙蓉　西京雜記曰趙合德遺飛燕書有鴛鴦褥　韓豹　杜甫詩曰褥隱繡芙蓉　鼠在氷下土中其毛長八尺可以爲褥却風寒

增 白豹　拾遺記曰周靈王起昆明之臺設狐綃素褥大褥一人以指彈席而暄風入室齊書裕傳高帝所賜彭回白豹褥有波斯見之乃曰此氷蠶絲所織殿西夾有楠木寢牀金縷褥

原 紫羅　**增** 花梱作褥　香爐臥褥　開元遺事曰學士許瑾每結宴花園中未嘗具幄設坐使童僕重聚落花鋪於褥也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臥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

褥四

增 紫褥　紫舍人院每知制誥設紫褥於庭面北拜廳　繡褥　繡褥花梱列滿堂　**原** 蒲褥　齊書曰宗測高尚不仕王儉雅重之贈以蒲褥箚席

繡茵　漢書曰霍禹廣治第室作桀輿加繡茵憑黃金塗韋絮鳳輪　高茵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高茵重設　文茵　詳褥　錦茵　南越傳曰尉佗象牀錦茵　獨坐褥　晉東宮官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承林褥三獨坐褥二　步輿褥　又曰皇太子拜有八尺褥一中褥一步輿褥一尺　茵褥調良　蔡邕協初賦曰莞蒻和軟茵褥調良　茵褥不安　陸機百年歌曰百歲時盈數已登肌肉單四支百節還相患日若濁鏡口垂涎呼吸爛感反側難茵褥滋味不復安

褥五

增 詩　元吳萊西域種羊皮書褥歌寄李仲羽曰波斯谷中神夜語波斯牧羊不知數當道剸刀羊可食土城留種羊脛骨四圍築垣閒杵聲羊子還從脛骨生青草叢抽臍未斷馬蹄踣鐵繞垣行羊子跳踉却在草鼠王如拳不同老飫肉筵開塞餽肥裁皮褥作書林寶南州俠客遇西人昔得手褥今無倫君不見氷蠶之錦欲盈尺康洽年來貧不貧

增 啓　梁簡文帝謝勅賚貂坐褥席啓曰東瀛美毳不著馬彪之儀北朝文茵豈問張敞所記陰炭既重寒井猶

氷特降殊私温華曲被雖狐白千金織成千種李頒漢被楊降曹氈不足以髣髴洪慈連類聖澤 原梁元帝

謝勅賜褥啓曰昔漢后錫貂魏君送褥未有元冤來王黄龍作貢便覺肅奢非遥挹妻無遠

氈一

增說文曰蜜毛可以爲氈 釋名曰氈旃也毛相著旃旃然也 集韻曰氈細罽也 周禮春官掌次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 又曰掌皮供毳具爲氈以待邦用事 唐六典曰原夏等州出白氈 又曰安西出緋氈

氈二

增拾遺記曰漢武以氈綈籍地惡轍之喧也 漢書曰王吉諫昌邑王游獵曰夫廣厦之下細氈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 齊書曰孔奐爲晉陵太守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一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儉素乃餉以衣氈一具奐曰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温飽幸不爲煩 北齊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閒雅善于荅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氈夜縋而出因遁還 又曰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眼中有鐵何可當也遂還至陘嶺凍滑乃鋪穜以渡之 又曰綦毋儉佞巧能候當途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荆州過雋別因辭故見敗氈獎被更遺之錢物 五代史曰後唐李愚渤海無棣人有疾明宗遣官視之見其敗氈獎席四壁蕭然明宗嗟歎命以供帳物賜之

氈三

增石青 紫茸 日南傳曰調斯國有石青染氈絳染氈 蘇軾紙帳詩曰暖于蠻帳紫茸氈

楊花糝 雪花鋪 杜甫詩糝徑楊花鋪白氈 黄庭堅詩可怕雪花鋪白氈

原氈席 漢書食貨志曰氈席千具亦比千乘之家 增氈筆 氈筆染不能加墨迫明方覺濃淡相間反致其妍遂爲故事 原荷氈 聖主得賢臣頌曰荷氈被褐者難與道純綿之麤密 咽氈 漢書曰蘇武使匈奴絶不與食天雨雪嚙雪與氈并咽之 索佳氈 魏氏春秋曰李勝爲荆州刺史曹爽令勝辭司馬宣王因伺察之宣王謬問勝并州有佳氈可致不勝曰并州雖寒草席猶學不倦能爲也 割半氈 謝朓見江革被并手割半氈與之 比肩氈 陸雲詩曰冬坐比肩氈比肩獸名也 大花

氈 廣志曰羌女人被以爲盛服 草爲氈 黃庭堅詩曰鉏以代耕無氈北齊書曰趙彥深靴無氈衣帽穿 氈 杜甫詩曰遥憶舊青氈 合花氈 梁簡文帝詩曰雲母慫中合花氈 寒無氈 杜甫詩曰才名三年坐客寒無氈 靴化

氈 虞書曰今贈足下子敬青氈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略盡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裹推轉而下之地 舊青氈 魏武帝與楊修書曰鄙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處驚走 自裹以氈 自撤眠氈 俗說曰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臥桓車騎自撤已眠氈與之

氈 子敬青氈欲有所覓子敬不出讀書盛生氈 盛生氈 蘇軾詩曰羨子久

氈 南史異物志曰氈以羊毛雜羣獸之毛織成氈氈其有赤白黑綠紅綠金縹碧黃十種色 羊毛 南州異物志曰氈以羊毛雜羣獸之毛織 天竺出 吳時外國傳曰天竺國出細靡氈氈 月氏出 周書曰波斯國大月氏之別種也其地出 美人 諸葛亮詔荅恢曰行當離別以爲惆悵今致氈氈

氈 廣志曰羌女人被以爲盛服 草爲氈 黃庭堅詩曰鉏以代耕無氈北齊書曰趙彥深靴無氈衣帽穿 氈 杜甫詩曰遥憶舊青氈 合花氈 梁簡文帝詩曰雲母慫中合花氈 寒無氈 杜甫詩曰才名三年坐客寒無氈 靴化

氈 虞書曰今贈足下子敬青氈語林曰王子敬在齋中臥偷人取物一室之內略盡子敬因呼曰偷兒石染青氈是我家舊物可特置否於是羣偷置物鑿山通道作橋以氈自裹推轉而下之地 舊青氈 魏武帝與楊修書曰鄙艾伐蜀自陰平行無人之處驚走 自裹以氈 自撤眠氈 俗說曰桓豹奴病勞冷無氈可臥桓車騎自撤已眠氈與之

氈 子敬青氈欲有所覓子敬不出讀書盛生氈 盛生氈 蘇軾詩曰羨子久不出讀書盛生氈 寒無氈 杜甫詩曰才名三年坐客寒無氈 靴化

淋褚二

原 綠綺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綠石綺絹裏淋褚二

增 青霞蘇軾詩曰夢中仇池千仞頃欲攬我青霞襦

枕一

【原】釋名曰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說文曰枕臥所薦首者也　毛詩曰角枕粲兮　禮記曰父母舅姑之枕几不傳　又曰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飲枕簟　漢書曰履雖鮮不加於枕　尸子曰孝子一夕五起視親衣之厚薄枕之高下

枕二

【原】越絕書曰越王問范子曰寡人已聞陰陽之事穀之貴賤可得而聞乎曰陽者主貴陰者主賤故當寒而溫者穀為之暴貴當溫而寒者穀為之暴賤王曰善書之帛置之枕中以為國寶　【續】漢書曰淮南王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劉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生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命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不驗　【原】神仙傳曰泰山父者時漢武帝東巡見父鉏於道頭上白光高數尺呼問之對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氣八竅應八風臣行之轉少齒生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有龜文枕　【續】後漢書曰藥崧天性樸忠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每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大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幃被皁袍　【原】東觀漢記曰黃香事親盡心供養暑則扇枕寒則溫衾　【續】漢宮儀曰尚書郎直給通中枕　【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漆畫韋枕二枚貴人公主有黑漆韋枕三十枚　【續】拾遺錄曰魏咸熙二年宮中夜夜有物吼呼詔使宦者暗伺之有白虎毛色淨密以戈投虎中左目虎隱形後於藏中見一玉虎枕左目有血帝大異之有大臣云昔詠梁冀得玉虎枕云是單池國所獻臆下有題云帝辛九年獻帝辛紂也金玉久而有神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龍頭牋枕銀環鉤副之　宋書曰武帝時寧州嘗獻琥珀枕光色甚麗時北征以琥珀可治金瘡上大悅命擣碎分諸將　南史曰陳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又曰王茂為雍州長

史人或譖茂反武帝弗之信令鄭紿叔往候之遇其臥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紿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臥茂因攦枕起即袴褶隨紿叔入見武帝

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唯頗令寫書

之　開元遺事曰號國夫人所枕夜明枕不知其價夜中照無其光如晝

布衾貿錢人重其賢爭售之　吳越備史曰武肅王錢鏐在軍中未嘗安寢用圓木作枕睡熟則欹由是得寤名曰警枕又號折中不睡龍

清異錄曰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皆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計一年一易

范太史集曰司馬溫公以圓木為警枕學史曰至大中以內府碧玉寶枕賜王盤

華夷考曰偶武孟為武岡州幕官得一兎枕之閒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聞雞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碎之兎其中有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亮雞鳴枕也

枕三

榹榴

翡翠

吳書曰張旭見補榴枕愛其文而為作賦東林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

宋史曰楊行密子孫居曾陵周師敔重進入其家得水晶盞翡翠枕

雙槃　重明

潛確類書曰謝無逸詞雙槃枕百嬌壺

杜陽編云元和八年大軵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槃白如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又有一道士持香執簡而行循環不已謂之行道真

水精　珊瑚　琥珀

清異錄曰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皆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計一年一易

范太史集曰司馬溫公以圓木為警枕學史曰至大中以內府碧玉寶枕賜王盤

華夷考曰偶武孟為武岡州幕官得一兎枕之閒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聞雞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碎之兎其中有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亮雞鳴枕也

枕三

榹榴

翡翠

吳書曰張旭見補榴枕愛其文而為作賦東林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張子綱所作也

宋史曰楊行密子孫居曾陵周師敔重進入其家得水晶盞翡翠枕

雙槃　重明

潛確類書曰謝無逸詞雙槃枕百嬌壺

杜陽編云元和八年大軵國貢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槃白如水晶中有樓臺之狀又有一道士持香執簡而行循環不已謂之行道真

水精　珊瑚　琥珀

清異錄曰盧文紀有玉枕骨故凡枕之堅實者皆不可用親舊間作楊花枕贈之遂獲安寢自是縫青繒充以柳絮計一年一易

范太史集曰司馬溫公以圓木為警枕學史曰至大中以內府碧玉寶枕賜王盤

華夷考曰偶武孟為武岡州幕官得一兎枕之閒其中鳴鼓起擂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既聞雞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孟以為鬼碎之兎其中有機局以應夜氣識者謂為諸葛亮雞鳴枕也

枕四

黃花

紅蕤

唐詩云盧女黃花枕張家碧玉杯

唐宣室志云韋弇遇玉清之女冬溫夏涼醉者破醒夢者遊仙

鹿角　虎頭

潛確類書曰敬宗有典患枕賜以櫨木為棒棒殺之世人競取此為器以注云昔有神化日在眠能驅邪魅故櫨不曰無患

神雞　伏熊

常新錄云宣城史風待客異者有神雞枕

唐書曰楊炯重進入其家得水晶盞翡翠枕

潛確類書云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下劉守璋贈以揚雄鐵硯四皓虎魄枕以太和為豹頭枕以

李廣兄弟讎於冝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墜取其頭為枕

相思　無患

李白詩云

芳松劉向別錄云向有芳松枕賦

林行經廟祈福祝曰婚姻未可就今林入拜內見失門瓊臺勝景見世趙太尉為林婚有林秘書郎俄遷黃門郎林在枕中永無思歸之懷遂遭違斥之事祝令林出林在枕內謂歷年載盧生同郎主人方炊黃粱翁取囊中枕授盧曰枕此禁適如有盧生臥枕中記云開元中呂翁經邯鄲道舍坐臥夢身適材穴中未幾登第出將相五十年其夕卒遂寤時呂翁猶在旁主人黃粱尚未熟也

大秦五色魏略曰大秦國出五色枕

滕放六安異苑云滕放文石枕臥忽暴雷震其枕為佈擲而放覺有聲不佈也其所枕蓋六安也

平子玉石枕列仙傳曰邱疏者周封史也能行氣鍊形煮石髓而服之謂之石鍾乳至數百年往來入太室山中有臥石枕牀焉

從事枕聲語林曰丞相從事中郎王文英枕自作聲

具枕殺妻太平御覽曰筮者謂董豐曰君憂厭遠二枕避三沐豐既沐豐皆不從其夜果誤殺妻

按贓得枕唐書云盧昂坐贓盧簡辭家按之得琴瑟枕大如斗

鞠罪得枕又云御史鞫浮屠機辨得金寶神枕

王臣枕語承列異傳曰景初中咸陽吏王臣夜倦臥枕有頃聞竈下有呼聲曰寺動汝來就我飲至乃止也

盜枕還師淮南子云楚將子發好使道之士有善偷者往見子發子發禮之未幾齊伐楚偷夜出盜齊將軍枕歸之明夕復取其簪又以歸之齊師大驚還師而歸

詩

唐錢起白石枕詩并序曰起與監察御史畢公耀交之厚矣頃於藍水得片石皎然霜明如其德也許為枕贈之及琢磨將成炎暑已謝俗曰猶班女之扇可退也君子曰不然此貞畢公之佳賞也故珍而賦之曰

因錯磨看取從來無玷缺六月江南暑未闌一尺花氷試枕看高牕正午風颸變室中不滅春天寒主人所重重枕德文章外飾徒相惑更有堅貞不易心與君天下爲士則　又送安吉康丞桃花石枕歌曰君吏桃州尚寄跡桃州採得桃花石爛疑朝日照已舒含似春風吹未折珪璋特達世所珍吾知此物亦其倫應羨花開不凋悴應喜玉片無緇磷立性堅剛平若砥君子偏將交道比何人亦秉堅剛姿吾見君心得如此君心所好我獨知別多見少長相思從今賞玩安左右萬里提攜君莫辭　宋林亦之題林稚春菊花枕子歌曰故人所說菊花枕似把氷尤月下飲秋水一雙明炯炯數在青囊第一品狂風江上吹蕭葭往往得之嵇阮家閉門讀書二十載眼睛損盡生空花建陽小作著頭書殘更燈火亂蟲魚石渠文字大如斗場屋歲月又不偶却來南山青草邊東西盡爲菊花田手提長筐向山曲一下收拾三百斛昨者昏迷才起來解把蠅頭小字讀乃知妙物通羣仙一切藥裹應棄捐

賦　晉張華瓌材枕賦曰有卓爾之殊瓌超詭異之邈絶且其材色也如芸之黃其爲香也如蘭之芳其文彩也如霜地而金荁紫葉而紅榮有若蒲萄之蔓延或如兔絲之煩縈有若嘉禾之垂穎又似靈芝之吐英其似木者有類桂枝之闌干或象灌木之叢生其似鳥者若鷲鶴之徑逝或類鴻鵾之上征有若孤雌之無味或効鴛鴦之交頸紛雲興而氣蒸般星羅而流精何衆文之冏朗灼儻倫而發明曲有所方事有所成每則異姿動各殊名衆夥不可殫形制爲方枕四角正端會緻密固絶際無間形妍體法既麗且閑高卑得適辟堅每安不屑珠碧之飾助不煩錐鋒之鐫鏤無丹漆之彤朱罔觸象之佐副較程形而靈露衆妙該而悉備珪璋特達瑩璠逾巡不敢與並相思庶幾晞風於末列神龍之姿衆鱗相絶昔詩人稱角枕之粲季世加以錦繡之飾皆比集異物費日勞力傷財害民有損於德豈如茲瓌既剖既斲斯須速成一材而已莫與混并纖微無加而美瞻春榮　孫蕙楠榴枕賦云體非一變姿稱難學蜿若蟠虬翻似交鶴翫氛雲霧旁成山岳

銘　漢崔瑗柏枕銘曰元首云尊惟乾之精貽我良材元冬再榮是用爲枕爰勒之銘有規矩恭一其德承元寧躬終始不忒（按六安枕言六面安也）　後漢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蹈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慮傾　晉蘇彦楠榴枕銘曰珍木之奇文樹理鮮檛縵方正密滑貞堅朝景西翳夕舒

映天書倦搆引酣樂流連繼以高詠研精上元頤神靖晤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樂著故能忘情　張望枕銘曰制爲素枕聊以偃仰撫引應適永御君子　唐羅袞枕銘曰或枕或欹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原】【藏】晉張華瓌材枕藏曰或或其文馥馥其芬出自幽阻升於氂茵允瓌允麗惟淑惟珍安宜文枕貳彼弁冠

【原】【晉】晉殷道陽枕贊曰軌若芳枕無動無勞功不近名愈積愈韜承閑媚性理超縕袍　卞敬宗無患枕贊曰長隔災氣永集靈祉展轉枕之寤寐含喜　卞範無患枕贊曰器物多樣君子攸宜有去有取慶合患離覺寐有節適性和神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賚寶枕啓曰泰山之藥既使延齡長生之枕能令益壽黃金可化豈直劉向之書陽燧含火方得萬洪之說況復重安玳瑁獨勝瑰材方松非匹稱榴未擬

被一

【原】【釋】名曰被被也所以覆被人也　【增】說文曰衾大被也　身章撮要曰被寢衣也大被曰衾單被曰裯

毛詩曰錦衾爛兮　【增】又曰抱衾與裯　禮記曰斂衣衾不見裏　孫卿子曰天子至尊重無上矣衣被則五彩雜間色重文繡加飾之以珠玉　【原】楚詞曰翡翠珠被爛齊光

被二

【增】左傳曰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以會楚子次於乾谿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以會　【原】史記曰汲黯云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飾詐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今臣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下至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　漢書王章傳曰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即今俗呼爲龍具者　東觀漢記曰上書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其仁以惠下威能

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悉擥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軸車布被囊而已上聞太息　又曰王良爲大司徒在位恭儉妻子不之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恢乃下拜歎息而還　又曰祭遵奉公賞賜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布衣臥布被夫人裳不加緣　謝承後漢書曰朱寵爲太尉家貧臥布被朝廷賜錦被不敢當　晉海內先賢傳曰姜肱事繼母年少肱兄弟感凱風之孝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　後漢書曰范丹爲萊蕪長去官無被惟以空囊自隨　又曰宣秉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常幸其府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巨公賜布帛帳幛什物　又曰羊續爲南陽太守時權豪奢麗績深疾之常敝衣薄食其資藏惟有布衾敝紙裯鹽麥數斛而已　漢官典職曰漢尚書郎入直青綾被白綾被或錦被　邊讓別傳曰讓字元禮才辨俊邁孔融薦於毌丘武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吳志曰蔣欽爲津右護軍生之臥席閒君子之言耳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七彩文綺被一絳羅四幅被四繡羅五幅被一　晉吳志曰蔣欽易帷帳晉書曰魏舒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撲被徑出同僚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至朝歌無被中黃門以兩幅布被給之　列女傳曰江夏孟宗少遊學與同舉共處毋爲作十二幅被其鄰婦怪而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故大其被以招負左右取被僕人問其故荅曰刺史嚴不敢夜行忽來牽被而去　又曰虞歊位在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梁書曰裴之橫不事產業兄之尚爲狹被蔬食以激之之橫曰大丈夫富貴當作百幅被及後立功乃作百幅被　陳書曰高宗時豫州獻織成羅紋錦被詔於雲龍門外焚之混分押後陣以疾亟聞帝臨視許以先歸賜衾褥曰此朕常御者雖故暗亦足禦道塗之寒　元史曰小雲石海涯辭官還江南過梁山濼見漁父織蘆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立就竟持

詩曰桂友尋東閣蘭交聚北堂象筵分錦繡羅薦合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唐李嶠咏被

古樂府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雙鴛鴦裁爲合歡被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唐李嶠咏被

四方是則如何當喪錦被蒙上郭奮衣而去向後宿客絶百許日

山有朽木云長孺被隨風　益部耆舊傳云長字孺林宗嘗與之錄曰南方溼暑多逕絕之細毛夾以布帛絮而橫紉之其溫柔不下於挾綿也俗云鷺毛被柔而性

不覺晏起乃歎曰暖暖使人忘起因之冬寒不解帶而寢也

新作被暖眠不令著陌上有寒苦人舉被授之君後當眠布被中

及暑月覆之清涼透體　山堂肆考曰唐和八年人多製細布以織也方

被間以奇花異葉　杜陽雜編云唐文宗時興元南方進貢百合被其制作工妙合歡相連

余止同一雙鏡　董以通徹意

遭亂之後隔隴陽令遞詔之曰衣單留而如不易衣必致凍死何惜一被而殺人也令奇之而不問　郭君舉覆說苑

冷宜覆嬰兒再經驚覺　孫舒元窮記曰

反臥有餘夏侯孝手集云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從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又臥之

原賜繡覆錦　後漢書曰李郃爲大將軍世祖所重數進奇異物帝以器物有寒夏被之被織成被頭作二穴若雲板樣加於肩上

原賜百領　梱牲別傳云但徵毋酤酒惡常懼不足斜之

原作二幅　明皇雜錄曰蜀王孟昶有寒夏被之如盤領衣兩側餘錦即縫於兩幅之間

一雙鏡　董以通徹意

遭亂之後隔隴陽令遞詔之曰衣單留而如不易衣必致凍死何惜一被而殺人也令奇之而不問　郭君舉覆說苑

冷宜覆嬰兒再經驚覺　孫舒元窮記曰

反臥有餘夏侯孝手集云羊太常辛夫人字憲英性不好華從外孫胡母楊上夫人錦被夫人又臥之

原賜百領　梱牲別傳云但徵毋酤酒惡常懼不足斜之

原作二幅　明皇雜錄曰蜀王孟昶有寒夏被之如盤領衣兩側餘錦即縫於兩幅之間

新作被暖眠不令著陌上有寒苦人舉被授之君後當眠布被中

及暑月覆之清涼透體　山堂肆考曰唐和八年人多製細布以織也方

被間以奇花異葉　杜陽雜編云唐文宗時興元南方進貢百合被其制作工妙合歡相連

余止同

宋劉子翬答呂居仁惠建昌紙被詩曰寒聲移晚林殘臘無幾日高人擁楮眠戀悃意自適素風含混沌春煦回呼吸餘温偶見分來自芝蘭室乍舒睨流輝忽捲潮無迹未能澡余心愧此一衾白嘗聞盱江藤蒼崖走虬屈斬之霜露秋漚以滄浪色粉身從澣洗蛻骨齊麗密乃知瑩然姿故自漸陶出治物猶貴精治心豈或逸平生感交遊耳剽非無得精神隨事分内省殊未力寸陰捐已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衾夢寐常惕惕親如夷齊鄰粹若淵騫覿獨警發鏗鏘邪思戢毫忽勿謂絶知聞虚閨百靈集鼎鼐或存戒輦弦亦規失則知君子惠所以勵蒙蹇 陸游寄謝待制朱丈紙被之賜詩曰紙被圍身度雪天白於狐腋煖於綿放翁用處君知否不是蒲團夜坐禪 又曰木枕藜牀席見經臥看飛雪入牕櫺布衾紙被元相似只欠高人爲作銘 謝枋得求紙衾詩曰避世知無地危身只信天寧待饕勝肌不著挺之絲養性眞同道知心有宿緣紙衾加墨絮晴日臥雲邊

【銘】晉傅元被銘曰被雖温無忘人之寒無厚於已無薄於人 【宋】范祖禹遺司馬温公布被銘曰藜藿之甘綈布之温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錦繡之奢膏粱之珍櫪貴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舍難取易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士寧不然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 陸游作司馬温公布被銘曰公拜丞相布被人曰詐司馬丞相亦布被人曰儉布被可能也使人曰儉不曰詐不可能也 明方孝孺被銘曰已之温思人之寒已之安思人之艱 又曰德之失錦被慄道誠完布被安 又曰持敬勿墮恒省已過毋謂不汝知天視不遺

【啓】梁劉孝威謝賚錦被啓曰色艷浦桃采踰聯璧鄧君慙繡楚侍羞珠雖復帝賜鶴綾客贈鴛綺高懸麗藻遠謝鮮明漢老悦其怪文魏馬驚其香氣

竹夫人

【傳】宋張耒竹夫人傳曰夫人竹氏其族本出於渭川往往散居南山中後見滅於匠氏武帝時因緣得食上林中以高節聞元狩中上避暑甘泉宫自衛皇后以下後宫美人千餘人從上謂皇后等曰吾非不愛若等顧無以益我思得疏通而善良有節而不隱者親焉爲宜皇后等於是共薦竹氏上使將作大匠銛拜竹氏職爲夫人既進見夫人衣綠衣黄中單上笑曰所謂綠衣黄裏者然夫人未嘗自屈體就帝帝每左右擁持之上有所感

時名幸後宮寵姬而夫人常在側若無見焉而諸幸姬由是莫有妒之者是時上方郊五時祠太乙以致神仙
幸常齋戒自祓除而暇每名夫人有所游幸諸將軍幸臣等更爲帝扶持夫人以行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
后土濟汾水飲羣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寵少衰上謂夫人曰而第歸善自安明年夏吾當召
卿至期果復召夫人夫人見上中不能無小妒由是罷之復遣將作大匠別選他館氏使加職爲夫人居後宮
至孝成皇帝時猶無恙是時班婕妤失寵作紈扇詩見怨夫人讀之曰吾與若類也然爾猶得居篋笥乎至王
莽敗漢軍焚未央夫人猶自力出赴火而死

詩宋蘇軾寄柳子玉詩曰聞道枕頭惟竹几夫人原不解卿卿　黃庭堅咏竹夫人詩曰青奴原不解梳妝
合在禪齋夢蝶牀公自有人同枕簟肌膚冰雪助清涼山谷自注云憩臂休息非夫人之職名曰青奴　又曰
穠李四弦風拂席皓華三弄月侵牀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　晁沖之和江子我竹夫人詩曰黃
藤白簟倦呼盧高臥南牕示楷模鄭芍藥情元最密鄭櫻桃迹近相疎下帷度日甘同夢隱几終年得異書晚
向禪房陪杖履清秋霜露意何如　呂本中秋後竹夫人詩曰與君宿昔尚同牀正坐西風一夜涼便學短檠
牆角棄不如團扇篋中藏人情異變乃如此世事多虞只自傷却笑班姬與陳后一生辛苦爲專房　劉子翬
棄竹夫人詩曰愛憎情易遷感物思鬱紆念昔未棄捐常侍君子居煩襟一披豁雅抱何清虛蹤跎怨時暮涼德
竟見疎飛霜皓中庭桮然委牆隅的皪珠幃深熒煌錦茵鋪豈不懷君恩君心已非初當年紈扇謠抱恨同區區

杖一

說文曰杖持也所以扶持而防傾跌者也　周禮曰秋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讀爲函）軍旅授有
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禮記曰獻杖者執末　又曰進几杖者拂之　又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
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類表異錄曰海中有大鰕鬚長丈餘可爲杖　廣志曰九眞出靈壽杖師古注云靈
壽木名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陸賈新語曰夫居高者自處不
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爲巢棄危
履傾則以聖賢爲杖　潛確類書曰陸務觀云拄杖斑竹爲上竹欲老瘦而堅勁斑欲徹赤而點疎

植矯志詩曰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

杖二

原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陪之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故孔子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義　搜神記曰漢文帝嘗微服懷金過潛少千少千拄金杖出應門　史記曰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　新序曰昌邑王徵爲天子到滎陽置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奉大喪當拄竹杖遂諫曰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端以鴆爲飾鴆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之義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案戶比民之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之義　魏志曰平帝詔曰太師孔光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賜太師靈壽杖

帝異之挈以歸　又曰石天麟年七十餘憲宗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矣出入宮掖杖此可也

杖三

扶老

增 引行 易林云鳩杖扶老衣食百口曹孫壽考凶害不起 宋史曰趙抱一枚羊田間一夕有叩門拍之者以扶引行杖頭有氣如烟且香

原 扶老 老子嘗周之末居山與世人絕迹唯有黃髮杖青筇之杖出入室中與老子談 白居易有朱藤杖詩

策

增 玉箱金策 漢武內傳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王母所獻帝甚愛之崩後以入葬其年人有於林通送人游天台詩 林通送人賣之實不知賣主姓名也

青藜

原 青藜赤節 漢書曰劉向校書天祿閣有老人黃衣植青藜杖端烟然曰我太乙之精 眞誥云楊義夢吹杖端烟然曰帝先有玉箱杖是西王母所獻帝時左右侍人識之告有司詰問云見市中買得者帝甚愛之崩後以入葬其年夢子游云呼子仙夜不臥惟倚藜杖頃即謂之睡後與酒姥仙 黎牀木枴 賈氏說林云送人游天台詩 黎牀木枴閉目少頃即別傳有麒麟角杖腦 潛確類書云孟浩然有鶴膝杖 原 鶴膝 劉向別傳有麒麟角杖腦 潛確類書云孟浩然有鶴膝杖

銀角

原 銀角 應貞朱杖序云朱杖者其物蓋諸德聲之有也其木青檀

鐵柱

增 鐵柱 鄺武與楊彪書云今贈足下銀角杖

青節

原 青節 朱藤拾遺錄云

紫竹

增 紫竹 應貞朱杖序云朱杖者其物蓋諸德聲之有也其木青檀 譙都賦云有竹杖出大宛國堅實方正節眼疑牙四面對出及德裕再鎮浙右問僧道行孤山堂肆考曰夾山問佛印和尚閩黎與什麼人同來曰介象令人騎青竹杖自吳往蜀 王烈蒼藤神仙傳曰介象令人騎青竹杖行地上雖馬奔不能及

折笋

原 折笋 叩脛國語曰范文子也對曰有秦客庾辭于朝武子曰何莫大夫莫之能答也 畫地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子貢乘大馬華冠縰履杖 潛確類書曰天師杜子春退于朝武子曰何莫客庾辭于朝大夫莫之能答也

竹方兄

增 竹方兄 晉書阮修嘗步行以方竹杖贈馬方兄無德裕鎮浙右以方竹杖出大宛國堅實方正節眼疑牙四面對出及德裕再鎮浙右問僧道行孤山堂肆考曰夾山問佛印和尚閩黎與什麼人同來曰

木上座

增 木上座 桂苑叢談云唐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山堂肆考曰夾山問佛印和尚閩黎與什麼人同來曰

仙人賜

增 仙人賜 鄧德明南康記云南野縣有術士陳

術士乘

原 術士乘 化鄧林 投葛陂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欲得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

化橋

原 化橋 為馬 開元遺事曰羅公遠秋夜與明皇玩月空中獨之化為橋請帝同登

開花

原 開花 植蔓 陶家瓶餘事曰徐凝有一杖直如筆管每年生一節二十年後每年開一花不知何木也遂活高數仞 山堂

應門

原 應門 孔帖云劉季述以所持錫杖畫地責帝

畫地

增 畫地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子貢乘大馬

化鄧林

原 化鄧林 投葛陂 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欲得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

挂錢

增 挂錢 荷篠 晉書阮修嘗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肆

荷篠

原 荷篠 論語以杖叩其脛

翼德

原 翼德 戒驕 殷允杖銘翼德扶著戒在驕矜

應貞

原 應貞 棄其杖化為鄧林

神仙傳

增 神仙傳 壺公遺費長房歸以一竹杖與之騎一竹杖忽然如睡便到家以杖投葛陂中顧之乃青龍也

潛確類書

增 潛確類書 天師杜子春退于朝武子曰何莫客庾辭于朝大夫莫之能答也

杜子春

原 杜子春 天師杜子春退于朝武子曰何莫客庾辭于朝大夫莫之能答也

天師杜

增 天師杜 潛確類書曰天師杜子春退于朝武子曰何莫客庾辭于朝大夫莫之能答也

杜陽雜編

增 杜陽雜編 唐德宗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矣出入宮掖杖此可也

杜子春

原 杜子春 天師杜子春退于朝武子曰何莫客庾辭于朝大夫莫之能答也

天師杜

增 天師杜 潛確類書曰天師杜子春退于朝武子曰何莫客庾辭于朝大夫莫之能答也

杜陽雜編

增 杜陽雜編 唐德宗以所御金龍頭杖賜之曰卿年老矣出入宮掖杖此可也

杖四

原 銅杖 武當山記云山有石室室中銅杖內棺中後開棺視之惟見金杖是房房曰往日所葬竹耳發塚視杖猶存

續 懸舍 神仙傳曰費長房欲求道而顧家憂壺公乃斷一青竹杖與長房身等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以爲縊死大驚號遑殯葬之長房立其旁無見者後長房歸家人不信柳氏悍客至或聞詬罵聲坡詩戲之曰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中臂 魏文典論云魏文嘗與平虜將軍劉勳有手臂曉五兵遂與論劒酒酣耳熱方食甘蔗便以爲杖下食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我哉

杖五

原 詩 梁到凝餉任新安斑竹杖因贈詩曰邛竹藉舊聞靈壽資前識復有冒霜筠寄生桂潭側文彩既斑斕質性甚綢直所以天真爲有乘危力未嘗以過投屢經芸苗植 任昉答到建安餉杖詩曰故人有所贈稱以冒霜筠定是湘妃淚潛灑遂鄰彬扶危復防咽事歸薄暮人勞君尚嘉意矜此杖鄉辰復資後坐夢候茶方欠

原 下令索 韓子曰周王下令索曲杖吏求之不得使私求得之乃曰吾知東事他事也杖甚易得而不能得我令人求不移日得之豈謂忠我哉

原 末曲 酉陽雜俎曰河雲院庫中有劉晏末曲杖是尋運路所乘者

原 浮江水 神異記曰陳敏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赴職聞宮亭廟杖一枚年限既滿作杖擬還官送杖於廟中訖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敕曰陳敏許我銀鐵幹乃置之湖中杖浮江水驗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以應命

原 朝直杖二 詳前

落手 潛確類書曰東坡與陳季常自以飽參禪學其妻季常常以飽參禪學其妻

原 內棺三石 遺事云佛能移 內棺圖登死所持金錫杖與長房等使懸之舍後長房歸家人不信

原 倚石壁 交州記曰合浦圓州有石室其裏一石如鼓形見榴木杖倚著石壁採珠人常致祭焉

原 曳杖歌 檀弓曰孔子疾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

原 擁杖起 莊子曰妸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參見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參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

原 九節指日 劉根別傳曰孝武皇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日閉左目開右目氣且絕久乃蘇息武帝使人問之所行何等女子不答東方朔曰婦人食日精者

原 一枚 拾遺記曰燦竺家富寶庫千間常賑生滅火害剖棺見利劍乞更深埋敝衣自掩竺從其言來年復見前婦云君財實可支一世應遭火厄今以青蘆杖當有火賴君能恤終枯骨天道不孤君德故來攘却此災使君財物不盡旬日火從東南起燒珠玉十分遺一

原 拄杖爲壽 張安世以柱杖爲壽

原 拔杖更生 列異傳云陳留史均字威明喜得病臨死謂其母曰我死埋我杖杖若拔出我得更生及死埋杖七日往觀如故

刺地成榛 法顯記曰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著地頭面作禮杖遂生長成榛林

畫庭化崖 宣室志云楊隱之調唐先生將歸隱之以杖畫地視其庭忽化懸崖萬仞巖谷重疊謂隱之曰陵谷既遷子將安歸隱之泣告乃以帚掃之其庭戶如故始得歸

王遙擔篋 神仙傳曰隱士郭休有夜明杖色如朱漆叩之有聲每出遇夜光照十步登危涉險未嘗失足

王遙夜遇雨令弟子以九節杖擔篋冒雨而行衣不霑濕

郭休涉險

伸獻君千里笑紓我百憂嘯坐適雖有器臥遊苦無津何由乘此竹直見平生親　唐杜甫贈梓州刺史章彝桃竹杖引詩曰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新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大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拔劒或與蛟龍爭重爲告曰杖乎杖乎爾之生也甚正直愼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風塵洞庭豺虎噉人忽失雙杖子吾將曷從　李嘉祐謝裴侍御見贈斑竹杖詩曰騷人誇竹杖贈我意何深萬點湘妃淚三年賈誼心願持終白首誰道貴黃金他日歸愚谷偏宜綠綺琴　盧綸和徐法曹贈崔洛陽斑竹杖詩曰玉幹一尋餘苔花錦不如勁堪和醉倚輕好向空書採拂稽山曲因依酬翰林錢徽赤藤杖歌曰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釋氏居芳辰將獨步豈與此君疎　韓愈和虞部盧汀酬翰林錢徽赤藤杖歌曰赤藤爲杖世未窺臺郎始攜自滇池滇王埽宮避使者跪進再拜語嗢咿繩橋柱過免傾墮性命造次蒙扶持途經百國皆莫識君臣聚觀誇荒彝歸來捧贈同舍子浮光照手欲把疑空堂晝眠倚牖戶飛電著壁搜蛟螭南宮清深禁闈密唱和有類逐雄麈共傳滇神出水獻赤龍拔鬚血淋漓又云義和操火鞭瞑到西極睡所遺幾重包裹自題署不以珍怪吹塤篪妍辭麗句不可繼見寄聊且慰分司　白居易詠紅藤杖詩曰南詔紅藤杖西江白首人時時携步月處處把尋春勁健孤莖直疎圓六節勻火山生處遠渡水洗來新粗細纔盈手高低僅過身天邊望鄉客何日拄歸秦　張籍酬人贈藤杖詩曰病裏出門行步遲喜君相贈古藤枝倚來自覺身生力每向傍人說得時又荅僧拄杖詩曰靈藤爲拄杖白淨色如銀得自高僧手將扶病客身春游不騎馬夜會亦呈人持此歸山去深宜戴角巾　李商隱贈宗魯邛竹杖詩曰大夏資金策全溪贈所思靜憐穿樹遠滑想過苔遲鶴怨朝還望僧閒暮有期風流眞底事常欲傍青羸　賈島贈梁浦秀才斑竹拄杖詩曰揀得林中最細枝結根石上長身遲莫嫌滴瀝紅斑少却是湘妃淚盡時　曹松荅匡山僧贈椰栗杖詩曰栗杖出匡頂百中無一枝雖因野僧得猶畏岳神知畫月泠光在指雲秋片移宜留引蹇步他日訪峨眉　僧護國贈張駙馬斑竹拄杖詩曰此君與我在雲溪勁節奇文勝杖藜爲有歲寒堪贈遠王階行處願提携　宋王禹偁送劉湛然道士筇竹杖並贈詩曰有客遺竹杖九節共一枝鶴脛老更長龍骨乾且奇我問何所來來從西南彝因思漢武帝求此民力疲

明明聖天子德教嘉四維棨僮與笮馬入貢何累累此竹日以賤輕視如蒿藜我年三十七血氣未全衰況在紫微垣動為簪笏羈倚壁如長物歲月無所施寸心空愛惜惜此來天涯忽承明主詔來謁太乙祠再見劉先生氣貌清且羸持此以為贈所謂得其宜少助橘童力好引花鹿隨步月莫離手看山聊揩頤微物懶致書故作笻竹詩　蘇軾以鐵拄杖壽樂全先生並贈詩曰二年相伴影隨身踏遍江湖草木春擿石舊痕猶作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途自衛真無敵捷徑爭先却累人遠寄知公不嫌重筆端猶自斡千鈞　又以桄榔杖寄張文潛詩曰睡起風清酒在亡身隨殘夢兩茫茫江邊曳杖桄榔瘦林下尋苗蕈撥香獨步倘逢勾漏令遠來莫恨曲江張遙知魯國真男子獨憶平生盛孝章　黃庭堅以天壇靈壽杖送華老詩曰王屋千霜老紫藤扶公休沐對親朋異時馳馬安車去拄到天壇願力能　歐陽徹謝人惠紫竹杖詩曰王猷珍重惠龍孫策險扶危價莫論爛醉縣錢過酒肆狂吟步月打僧門虛心尚有凌雲操勁節原無染淚痕應向香山居士道朱藤雖好未為尊　陳傅良憶節杖詩曰岷峨山下竹杖危者使安衰者壯秦皇漢武窮兵不可得我獨得之今丞相前年有旨還故園其冬急名朝日邊半歲驅馳數千里賴有此杖常扶顛倉皇又別修門去私室無人謹呵護夜半雷霆下取將兒叫妻啼留不住我聞丞相下峽時一物無有杖自隨屬當晏朝立仗久憐我弱脛疲坳蟠如今步屧隨衰草十步趦趄九步倒假如杖在欲用之山精海怪震怒亦不保君不見杜陵桃竹歌常恐失之君山湖上之風波梓潼使君之贈尚丽耳況自丞相還如何　何夢桂荅李郎中謝寄藤杖詩曰海南覓得古藤枝持與詩人杜牧之紫貝斑文鞭更爛赤龍蒼骨蛻尤奇路無夷險終全節用有行藏一任時非但與君扶脚力鋭蛟剸虎要支持　金陳賡咏鐵拄杖詩曰閩王鐵杖如椰栗得自荒虛鬼神域鞭笞蜚蠷今幾年霧雲蒸老蛟黑腹中有簧如清泉牙節宛轉聲鏗然天生神物不虛棄提携萬里歸坡仙騎鯨凌紫烟海山一去今千年人間俯仰成今古紛紛長物何須數洛陽銅駝臥荆棘昭陽石馬埋烟雨百斛鼎兩錢錐小大用舍皆兒嬉童顏鶴髮一節竹何似凌烟功臣五貝高擡頤黃閣得君真耐久扶持四海經綸手會須拄到崑崙顛九點青烟看九有鐵耶杖耶吾不知誠將道眼窺天機一朝雷雨轟空破須防化作蛟龍飛　元閻復咏梅杖詩曰凍盡西湖萬玉柯春風入手重摩挲較量龍竹能香否比並鳩藤奈白何聲破夢寒霜滿戶影隨詩瘦

月橫波只知功到調羹盡不道扶顛力更多　明吳寬新製方竹杖詩曰紫玉新裁恰過肩斑斑四面帶湘烟病軀藉爾能扶直巧手煩渠莫削圓世事固知方則正時人應道曲能全此生得免模稜誚晚節相依尚挺然　夏言咏杖詩曰九節蒼蒼碧玉同隨行隨止伴衰翁寒蹊點雪鳩頭白春徑挨花鶴膝紅縮地一從人去後敲門多在月明中扶危指佞無堪用亘古誰如贊相功　丁敏咏簫杖詩曰嶰谷新裁六尺形半含宮徵半扶成　朱多炡以笻竹杖壽程母詩曰龍飛葛陂渚鳩刻漢王宮未若山中竹天然林下風一枝供燕喜萬里自鑒叢歷盡峨眉雪深知節操同

賦　晉張翰杖賦曰惟萬物之品分何利人之獨貴中神性之極妙豈給口之至味雖至味之御內乃靡失乎身外舍少壯之自然假扶我之攸賴良工登乎層巒妙匠鑒乎林阿顧盼乎睎陽之條投刃乎直理之柯方圓適意洪細可手蹉躇旦夕欲與永久儀制則於一尋假飾存乎尾首瑩牙爲其眉額朗金爲其觜距　周庾信竹杖賦曰桓宣武平荊州外白有人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桓公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及今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極齒乃是江漢英靈荊衡杞梓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寡人有銅環靈壽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暗於知人心之憂矣惟我生民雖復疏條勁柘促節貞筠枝端刻鳥角首圖麟豈念相余有疾將余此身余此衰矣雖然有以非鬼非蜮乃心憂矣未見從心先求順耳伯玉何嗟丘明唯恥別有九棘雕眉三楹暮齒孔光謝疾衰逢致仕明公此贈或非垂理　又笻竹杖賦曰沉冥子遊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嫵娟高節寂歷無心霜風色碧露染斑深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文不自殊質而見賞蘊諸鳴鳳之律制以成龍之杖拔條勁直璘斌色滋何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諸蔗雖甘不可以倚彼藜雖實不可以美未若處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魯以分爵漢以錫年昔尚爾況今優我賢書橫几玉塵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間尊卑之垂帨隨上下之遊紆夫寄根江南森森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野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爲君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

瑞鳳出芳房於蘭麓

晉劉禎杖頌曰植根於湘浦承雷夏之洪澤寫浮雲而胎我合天生之質直用以爲杖飾以犀角王母扶持永保百祿壽如南極子孫千億　魏王粲靈壽杖頌曰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貞正不待矯揉據貞斯直植之永茂

晉郭璞桃杖贊曰叢薄幽蒼從風蔚猗簿以寧寢杖以扶危　宋黃庭堅節竹杖贊曰屬庶隅而不劇故窮比於彭聃之壽屈曲而有直體能獨立於霜霜之後伯夷食薇而清陳仲咽李而瘦浩翁畫寢蒼龍挂壁浩翁屢危心如鐵石窮山獨行解兩虎爭終不使卞莊乘間而孺子成名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歷危乘險匪杖不行年耆力竭匪杖不彊有杖不任顛跌誰怨有士不用害何足言都蔗雖甘殆不可杖佞人悅已亦不可相杖必取便不必用味士必任賢何必取貴　後漢李尤靈壽杖銘曰亭亭奇幹實曰靈壽甘泉潤根清露流董乃制爲杖扶危定傾既憑其實亦貴其名　馮衍杖銘曰杖莫如信行莫如仁惠而無實怨及爾身

趙武之珍子罕之寶二子之迹蓋近於道　魏應貞朱杖銘曰天作之杖於樵之株異幹特挺非柘非榆　晉蘇彥邛竹杖銘曰安不忘危任在所杖秀矣雲竹動直篠簜節高質貞霜雪彌亮圖以應物直以居當妙巧無功奇不待匠君子是扶逍遥神王　殷允杖銘曰二老晨征匪杖不遠四皓降趾匪杖不反翼德扶耆捨杖焉貴輔相天地匪賢而誰荃蕙雖秀才非貞質異端雖美道無元術杖必不撓無取苒弱人貴一德勿惑穿鑿

張華杖銘曰不正陷墜不安傾危　傅元杖銘曰杖正心安厥身以隨不安則傾不貞則危

曰嘉茲奇竹質動體直立比高節示世矜式　劉柔妻王氏靈壽杖銘曰簉簉鮮幹秀彼崇嶺芳穹貞勁內固鮮葉外昭耀質靈荅作珍華朝杖之身安越齡松喬　梁簡文帝錫杖銘曰妙簡嘉光遊聖振灼排空霧轉騰雲鳳躍永異玉神長踰金錯　唐羅袞杖銘曰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宋陳瑩中杖銘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顛而不持危而不扶將焉用彼

扇一

【增】說文曰篋扇也

【原】揚雄方言曰扇自關而東謂之篋自關而西謂之扇　崔豹古今注曰舜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作五明扇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又曰殷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故有雉尾扇周制以爲皇后夫人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爲扇以障翳風塵也漢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諸王皆得用之　世本曰武王作翣　春秋繁露曰美事名美類惡事名惡類類之相應而起也如馬鳴則馬應之故以龍致雨以扇逐暑軍之所處生以棘楚美惡皆有從來也　淮南子曰夫夏日不披裘者非愛之也煖有餘於身也冬日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　又曰炎火鑿池披裘而扇不能救也

扇二

【原】西京雜記曰天子夏設羽扇冬設繒扇　又曰漢長安巧工丁緩作七輪扇連續七輪大皆徑丈夏月一人運之滿堂皆寒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單竹扇二十　又曰皇太子初拜供漆要扇青竹扇黃竹扇

【增】語林曰胡毋輔之至湘州坐廳事爾時三伏中旁搖扇視事其兒子光從容顧謂曰彦國復何爲自貽伊戚

【原】又曰庾廙爲荆州都督以毛扇上成帝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柏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絃繁奏羣牙先聆其音廙之此扇以好不以新　晉書曰謝安有盛名時多愛慕鄉人有罷中宿縣詣安安問歸資荅曰惟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謝靈運晉書曰孝武節奢飾禁絹扇【增】南史曰宋孝武賜何戢蟬雀扇爲顧景秀所畫時吳郡陸探微顧彦先皆能畫並歎其奇絶　唐書要録曰太宗五日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玩相賀今各賜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楊美德　又曰韓滉性節儉衣裘茵枉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　十國春秋曰後蜀慧妃與後主登樓以龍腦末塗白扇扇墜地爲人所得蜀人爭效其制名曰雪香扇　又曰太宗伏日親書綾扇賜近臣　又曰太宗嘗草書紈扇作古詩賜諸將意多比諷　又曰趙槩爲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爲槩勸且

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　廣輿記曰蘇軾知杭州民有逋稅軾呼至詢之云家以製扇爲業遇天寒不售非故負之也軾曰姑取扇來遂據案作草書及枯木竹石須臾就二十餘柄纔出府門而好事者爭以千錢取一扇因得盡償所逋　宋史曰德祐元年十月元兵圍潭州李芾守潭親冒矢石督戰城中矢盡故矢羽皆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　潛確類書曰明永樂中朝鮮進摺疊扇上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如式爲之亦謂之撒扇

扇三

龍翅　象牙　拾遺記曰周昭王時塗修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雌一雄孟夏取鵠翅爲扇一名翕翮一名反影　陸翽鄴中記曰石季龍作象牙扇　白羽　晉宣帝戰於渭濱持白羽扇指揮三軍衆軍隨其進止　下詳扇二　六角　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此一扇之名也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其五明方中辟方三寸或五寸隨扇大小雲母帖其中細縷縫其際雖掩盡而彩色明徹看之如謂可取故名莫難也季龍出時以扇扶乘輿　五明　七華　上詳扇一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七華之扇　同心　比翼　東宮舊事云皇太子納妃同心扇三十　陸機芙蓉詩云夏搖比翼扇　白綺　綠沉　初學記曰班孟堅集有白綺扇之賦　擁身　安衆　後漢書云梁冀妻孫壽爲冀成君善爲軿車步幰偏駕四牛貴人乘之冀亦改易其制作平上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下詳陸機羽扇賦　麈敵　贈行　晉中興書曰廣陵相陳敏反顧榮等潛謀起兵攻敏榮與甘卓等書曰敏率萬餘人出不獲濟榮麈尾其衆潰散事平還吳續晉陽秋曰羽扇敏以羽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注元規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注元規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注元規塵起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污人注

扇四

增暖簟　歐陽元詞云十月都人供暖簟　方勺　楊惜傳云惜以方麪障面扇也　客誤取　吳越備史云王元俊精於圖畫嘗讀書注方麪竹纖方扇於齋壁客至時誤取之　鬼攜去聞見錄云宋范質在茶肆見有人貌甚怪陋近前揖曰兵戈至相公無慮時盛暑公偶書大暑去酷吏清風來故人於扇上其人曰世之酷吏何止如大暑也公他日當究此弊因攜扇去後至祆廟後門見土木短鬼

貌類茶店中新者扇亦在其手所見　遺紈扇　西京雜記云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綬至堰舍人未知所交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毋疲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　障寶扇　唐書云竇

懷貞會歲除可乎懷貞唯俄而禁中寶扇障衛有衣翟衣出者　母夢扇　異苑曰高平檀宗云方求遠離令以此扇奉別母流涕覺於

屏風間得扇皆如蜘蛛網絡　婢咏扇　晉書云王珉與嫂婢私嫂捷婢甚苦婢素善歌而珉好勑製白團扇歌曰團扇復團扇手持自障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轉扇障面

世說云王敦在西朝見周顗轉扇障面而後得住後渡江不能復爾王歎曰不知吾進退伯仁　披扇撫掌　又曰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嫌是老奴果如所疑　摺縐

扇思母　宋書云張敷生而母亡數歲便知感慕求母遺物盡惟得一畫扇乃縐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筒流涕

句　南史云柳惲有亭舉木葉下隴首秋雲飛之句王融見而歎賞因書齋壁及所執團扇　寫羊孚贊　世說云羊孚作雪贊曰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即潔成揮

爲遙　南史云齊竟陵王子良之孫資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　秋毫皆具見司馬光詩　羊欣不書　南史云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羊欣書扇常不奉命元顯怒以爲後

軍府舍人　子顯一揮　梁書云蕭子顯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揮而已衣冠憾之

扇五

原詩　漢班固竹扇詩曰供詩有度量異好有團方來風堪避暑靜夜致清涼　班婕妤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篾疑秋翼蟬團取望舒景　王獻之桃葉團扇歌曰七寶畫團扇桑爛明月光與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　齊丘巨源詠七寶畫圖扇詩曰妙縞貴東夏巧媛出吳閨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雞珍畫作景山樹圖爲河洛神來延揮握玩入與鑪釧親生風長袖際晞華紅粉津借盼迎嬌意隱映含歌人時移務忘故節改競存新眷情隨象簟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晉許詢竹扇詩曰良工眇芳林妙思觸物騁篾疑秋翼蟬團取望舒景　王獻之桃葉團扇歌曰七寶畫團扇桑爛明月光與郎却暄暑相憶莫相忘　齊丘巨源詠七寶畫圖扇詩曰妙縞貴東夏巧媛出吳閨裁狀白玉璧縫似明月輪表裏鏤七寶中銜駭雞珍畫作景山樹圖爲河洛神來延揮握玩入與鑪釧親生風長袖

戢先後晨　梁何遜咏扇詩曰如珪信非玷學月但爲輪機杼靡無妾裁縫篋笥人搖風入素手占曲掩丹脣

羅袖幸時拂徽芳聊可因　簡文帝賦得白羽扇詩曰可憐白羽扇却暑復來氛終無顧庶子誰爲一揮軍

庾肩吾賦得轉歌扇詩曰團紗映似月蟬翼望如空迴持掩曲態轉作送聲風　高爽咏畫扇詩曰細絲本自

輕弱彩何足盼直爲發紅顏謬成幅中扇乍奉長門泣時承柏梁宴思妝開已掩歌容隱而見但畫雙黃鵠莫作孤飛雁 晉江淹和班婕妤咏扇詩曰紈扇如團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切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 陳許倪咏破扇詩曰蔽日無全影搖風有半涼不堪彰巧笑猶足動衣香 周弘正詠斑竹掩團扇詩曰齊紈將楚竹從來本相遠將裁合歡扇恒恐秋節晚 唐李嶠詠扇詩曰翠羽舊傳名蒲葵價不輕花芳不滿面羅薄詎障聲傾熱含風細臨秋帶月明同心如可贈持表合歡情 皇甫冉題竹扇贈別詩曰湘竹殊堪製齊紈且未工幸親芳袖日猶帶舊林風掩笑歌筵裏傳書臥閣中竟將爲別贈寧與合歡同 韋應物悲紈扇詩曰非關秋節至詎是恩情改掩嚬人已無委篋涼空在何言永不發晴使銷光彩 李商隱代董秀才卻扇詩曰莫將畫扇出帷來遮掩春山滯上才若道團圓是明月此中須放桂花開 項斯古扇詩曰昨日裁成奪夏威忽逢秋節便相違寒塵妒盡秦王女涼殿恩隨漢主妃似月舊臨紅粉面有風休動麝香衣千年蕭瑟關人事莫語當時掩淚歸 白居易白羽扇詩曰素是自然色圓因裁製功毗如松起籟飄似鶴翻空盛夏不銷雪終年無盡風引秋生手裏藏月入懷中塵尾斑非匹蒲葵陋不同何人稱相對清瘦白鬚翁 劉禹錫團扇歌曰團團扇復團團扇奉君清暑殿秋風入庭樹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女蒼蒼蟲網徧明年入懷袖別是機中練 又秋扇詞曰莫道恩情無重來人間榮謝遞相催當時初入君懷袖豈念寒爐有死灰 鄭谷代秋扇詞曰露入庭蕪恨已深熱時天下是知音汗流浹背曾施手氣爽中宵便負心一片山溪從蠹損數行文字任塵侵綠槐陰合清和後不會何顏又見尋 宋王安石題扇詩曰玉斧修成寶月圓月邊仍有女乘鸞青冥風露非人世鬢亂釵橫特地寒 蘇轍感秋扇詩曰團扇經秋似敗荷丹青仿佛舊松蘿一時用舍非吾事舉世炎涼奈爾何漢代誰令收汲黯趙人猶復用廉頗心知懷袖非安處重見秋風愧恨多 黃庭堅戲和張文潛謝穆父松扇詩曰猩毛束筆魚網紙松桂織扇清風似搖動懷袖風雨來想見階前落松子張侯哦詩松韻寒六月火雲蒸肉山持贈小君聊一笑不須射雉敎黃閒 又次韻謝穆父贈高麗松扇詩曰銀鈎玉唾明蠲紙松筆輕涼并送似可憐遠度情溝婁適堪今時褫織子文人玉立氣高寒三韓持節見神山合得安期不死藥使我蟬脫塵埃間 又題郭熙山水扇詩曰郭熙

雖老眼猶明便面江山取意成一段風煙且千里解如明月逐人行　司馬光謝孫興宗惠草蟲扇詩曰吳
畫團扇點綴成微蟲秋毫宛皆具獨竊天地功細者及蛛螯大者纔阜螽枯枝擁寒蜩黃蕊黏飛蜂兒曹取眞
物細校無不同恐其遂躍去亟取藏箱中友人幸爲賜物薄意何隆玩之不替手愛重心無窮嘗如對君子穆
穆來清風　秦觀答羅正之惠緜扇詩曰吳扇新翻製素緜名郎持贈意俱圓有人充戶修明月無女乘鸞向
紫烟供奉宜升清暑殿動搖合作御風仙誰知揮却青蠅輩功在春蠶一覺眠　張舜民紈扇詩曰生怕炎天
風曾將熱時用秋來挂壁上却被風吹動　楊萬里謝人送常州草蟲扇詩曰生怕炎天老又逢草蟲扇子獻
奇功還將多稼亭前月卷盡西湖柳上風蚱蜢翅輕塗翡翠蜻蜓腰細滴臙紅舊時綠鬢常州守今作霜髯一
禿翁　蔡肇題李世南畫扇詩曰野水潺潺平落澗秋風瑟瑟細吹林逢人抱甕知村近隔塢聞鐘覺寺深
謝枋得咏扇詩曰蒲葵也解歸掌握紈素未應捐篋中莫把暗塵浣明月好驅大暑來清風　元劉因咏宋理
宗書宮扇詩其序曰杭州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爲期及
晚節寒香之句諸公賦詩予亦同作詩曰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烟傷心莫說靖康前吳山又到繁
華年繁華幾時春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當時夢裏金銀闕百尺樓前無
六月瓊枝秀發後庭春珠簾晴卷天門雪棹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
解愁五雲回首燕山雪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水栽裁天風起兮奈爾何　戴良答徐叔度遺紈扇詩曰
團團七華扇名在制久缺感君裂紈素與蒙却煩暍入手訝如珪映容疑學月玩之炎氣清握之微風發卻願
暑長在無使情暫歇　明高啓咏扇詩曰皎皎復團團何人剪素紈驅蠅臨几席撲蝶近闌干似月驚朝見生
風變夏寒時移當日棄莫怨網乘鸞　馬軾破扇詩曰月中誰畫乘鸞女紫竹銀絲挾素羅未到秋來先破碎
從前應是受風多　蔡羽咏扇詩曰誰家紈扇碧舊畫網蟲昏侍寵曾羞日承宣不避暄月輪空自妒秋色已
難言錯認桃花影班姬點淚痕　僧大逐秋扇詩曰莫以涼風多棄捐敝篋裏試記無風時是誰引風起　張
位賜扇詩曰冠珮聯鵷鵷鸞天風滿建章寵光臨白羽節序近朱陽捧給羅中使新裁總上方傳宣天語近披拂
舜薰長不向三秋至終令什襲藏願言清惠溥盡使熱中涼　于慎行咏賜畫面川扇詩曰九華綵扇貢巴東

午日承恩出漢宮雲影金泥黃帕解花開寶繪五函空擎來濯錦江頭月動處披香殿裏風自是君恩在懷袖惟將皎潔矢丹衷

扇賦 漢張衡扇賦曰採茲竹以成扇乃畫象而造儀惟規上而矩下和采爛以雜施傳毅羽扇賦曰裁帛製扇陳象于青春踐朱夏之炎赫搖輕箑以致涼爰自尊以暨卑織竹廓素或規或矩 蔡邕團扇賦曰昔吾先君常侍得應矩輕徹妙好其輔如羽動角揚徵清風逐暑春夏用事秋冬潛處 魏曹植九華扇賦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渌水之幸漢桓帝賜尚方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其辭曰有神區之名竹生不周之高岑對渌水之素波背元澗之重深體虛暢以立幹播翠葉以成陰形五離而九折蔑蘼解而縷分效虬龍之蜿蜒法虹蜺之烟煴因形致好不常厥儀方不應矩圓不中規隨皓腕以徐轉發惠風之微寒時氣清以芳厲紛飄動乎綺紈之攸興乃鳴鴻之嘉容產九華之中澤邁雍喈之天聰表高義于太易著詩人之雅章賴茲翮以內飛曜羽儀於外揚于時祝融持運朱明發暉奔陽衝布飛炎赫曦同煴隆於雲漢咸慘毒於中懷爾乃登爽堙臨甘泉漱清流蔭元雲運輕翮以容與激清風於自然披綃衽而入懷飛羅纓之繽紛衆坐侃以怡懌咸俯節以齊觀感蕙風之盪懷詠棘心之所歎於是暑氣雲消獻酬乃設停神靜思且以永日妍羽詳迴清風盈室動靜揚暉嘉好越逸翻翻奕奕飛景曜日同皦素於凝霜豈振鷺之能匹 晉張載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潔飄緡羽於清霄擬妙姿於白雪俯濯素於河漢仰晞光於日月雙趾蹀而騰虛六翮揮而風厲於是傲世公子俶儻蹕躅遺物獨出樂此天爵飛蒲氏之修蟠榮子余之纖繳弋翔冥之鵾雞連王子之白鶴裁輕翼以爲扇發清風於勁翮若乃搜奇選妙絕色寡雙鵾質皦鮮元的點絳修短雖異而光彩齊同故易稱可以爲儀詩美肅肅之容是以停之如棲鵠揮之如驚鴻飄纓雜於軒輊發暉曜於羣龍夫裂素製圓剖竹爲方五明起於名都九華興於上京 傅咸羽扇賦曰何皎月之纖素擬皓日而軟貞晞箑莆之芳烈隨變體而殊名勁節剛以立質象日月之定形 傅元圓扇賦曰吳人截鳥翼而搖風既勝於方圓二扇而中國莫有生意滅吳之後會然實之其辭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況靈體以遐翔匪六翮其焉舉感扇揚之興風宜收之以清暑彼安衆之

云妙差剖篾於毫縷體荏苒以輕弱侔縞素於齊魯此因資以爲用不假裁於規矩雖靡飾於容好亦差池而有序上比列於南箕下等美於筐莆　又扇賦曰天道行而不息四節代以相尋背青春之令月踐朱夏於斯以太甚孰赫赫之可任汗珠隕以外流氣鬱結而内沉庶凱風之自南競清嘯而啓衿怨微飄之不興恨喬木之無陰摇輕扇之苒弱手纔動而慮心取慮於捲握尚何希乎北林下濟億兆上寧侯王是曰安衆清暑作涼蒙貴幸於斯時無日夜而有忘謂洪恩之可固終靡獎於君旁火星忽以西流悲風起乎金商秋日淒淒白露爲霜體斂然以思暖御輕裘於温房猥棄我其若遺去玉手而潛藏君背故而向新非余身之無良哀徒勞而靡報獨懷怨於一方　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山西與河右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鶴之羽以爲扇諸侯掩壒尾而笑襄王不悦宋王趨而進曰敢問諸侯何笑昔者武王元覽造扇於前而五明安衆世繁於後各有託於方圓蓋受則於箑莆舍茲器而不用顧奚取於鳥羽宋玉曰夫創始者恒樸而飾終者必妍是故烹飪起於熱石玉輅基於椎輪安衆方而氣散五明圓而風煩未若茲羽之爲麗固體俊而用鮮彼凌霄之遼鳥揔鮮輝之輕旛隱九皐以鳳鳴游芳田而龍見醜靈龜而遠期超長年而久眄累懷壁於美羽挫千歲乎一箭委四體以受制奏雙翅而爲扇則其布翻也差洪細秩長短稠不逼稀不簡於是鏤巨獸之蕃裁奇木之幹憲靈樸於造化籌貞則而妙觀移圓根於新體因天秩乎舊貫鳥不能別其是非人莫敢分其眞贋翻媥媥以微振風颼颼以垂婉妙自然以爲言故不積而能散其在手也安其應物也誠其招風也利其播氣也平混貴賤而一節風無往而不清諸侯曰善宋玉遂言曰伊茲羽之駿敏似南箕之啓扉垂皓曜之奕奕含鮮風之微微襄王俯而拊節諸侯伏而引非皆委扇於楚庭執鳥羽而言歸屬唐勒而爲之亂曰伊鮮禽之令羽夫何翩翩與眇眇反寒暑於一堂之末迴八風乎六翮之杪　江逌扇賦曰至吳楚之士多執鶴翼以爲扇雖曰出自南鄙而可以遏攸出生東南之遐嵎有庶族於雲夢散宗儔於具區色非一采或素或元肌平理暢瓊澤氷鮮戢之則藏奮之則舉舍之以寒用之以暑制舒疾於一掌引長風乎胸衿蕩煩垢於體外流妙氣於中心有精麤用有疎密安衆以方爲體五明以圓爲質或托形於竹素或取固於膠漆方圓應於規矩制度由於繩墨始顯用於荒蠻終表奇於上國　嵇含羽扇賦曰至

陽隔暑昔秦之兼趙取其冕服以付臣工晉之附吳亦遷其羽扇御於上國　梁昭明太子扇賦曰匠人之巧製女工之妙織九折翠竹之枝直截飛禽之翼雖復草木焦枯金沙銷鑠火山熾寒泉涸能使凄凄兮似秋隆暑斯却　江淹扇上綵畫賦曰臨淄之雅女宋鄭之妙工綵素麗於白日傳畫明於綵虹洛陽之技極江南之巧窮故飾以赤野之玉文以紫山之金空青生蛾眉之陽雌黃出蟠冢之陰丹石發王屋之岫碧髓挺青峻之岑粉則南陽鉛澤墨則上黨松心乃雜以爲此扇與君翳素女與玉琴玉琴兮珠徽素女兮錦衣促織兮始鳴秋蛾兮初飛識桂莖之就罷知蘭葉之行衰重曰碧臺寂兮無人蔓丹草與朱塵度俄然如一代經半景若九春命幸得爲綵扇兮出入玉帶與綺紳　閨興白鶴羽扇賦銜明珠以報德訪在陰而陽止既來集於衛軒亦傾舞於吳市駢瑤剪雪盈華寫潔通脊似介點首如繁縈吹動髮環涼入衣婁兮若秋之暮懍懍兮如雪之飛　唐張九齡白羽扇賦序曰開元二十四年夏盛暑勅使大將軍高力士賜宰臣白羽扇九齡與焉竊有所感立獻賦曰當時而用任物所長彼鴻鵠之弱羽出江湖之下方安知煩暑可致清涼豈無紈素彩畫文章復有修竹剖析毫芒提攜密邇搖動馨香惟衆珍之在御何短翮之敢當預竊恩於聖后且見持於未央伊昔皐澤之時亦有雲霄之志苟效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忘肅肅鳥羽穆如微風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　郭遵六角扇賦曰扇有異體六角其尤雖掌巧而是鬻非好奇而不求故必借聲於墨工之類假手於札家之流伊彼姥矣裨販是以鏤竹於戴山之陽求錢於越人之市柄一條而有象形六折而難擬翳翳日規模莫成搖清風綺紈不已逸少遇諸濡翰而書兩行而露垂花散五字而龍鑑鳳居絕筆以授高價是就觀之者雲集售之者輻輳騰驤乎六體之先彈壓乎九華之右既而歌價載殷厥聲載聞賈之者但慙於老婦鬻之者寧忘於右軍且守非扇之所題扇實手之所藉一自以翳飛塵一自以防朱夏何握提之見投而毫芒之忽借既盡攜之之妙亦長鬻之之價是知物不自貴惟人貴之向使松烟不染翠管不持則是扇也入晉鄙而寫妙規曉月以成圓葉隨意出花逐情妍飾金翠而同班妾之見遺又安得用六角之善五銖之資哉苦乎小因大而事罔不行美加醜而用無不可故扇待書而色貴人假扇以財鬻姥曰若夫暑氣絲絲炎光赫然毒衝心而氣盡汗匝背而珠連是日何貴茲扇爲先匠者呈巧所重惟素織飛禽而寫妙規曉月以成圓葉隨意出花逐情妍飾金翠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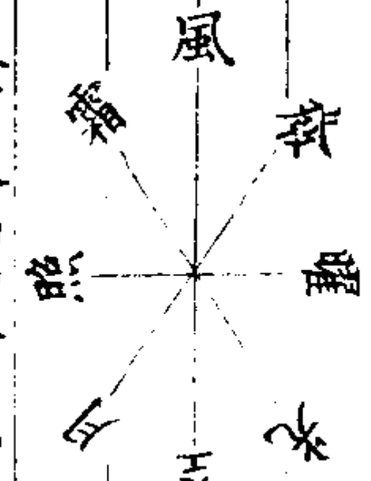
作彩緻膠漆以期堅爾乃題竹流譽贈琴稱美雖見重於人臣未承恩於天子曷若充歲貢隨篋篚比德進賢齊芳獻雉徙倚君側徘徊宮裏揮拂凉來動搖風起逢陽氣而不息遇重陰而暫止心素何所欲常愁歲月馳珠簟秋氣滿羅幌曉風吹中道恩既歇棄捐誰見知

頌 晉劉臻妻五時畫扇頌曰炎后飛軌引曜丹達猋賓應律融精協曦五象列位品物以垂允降素獸震升青螭日月澄暉仙章來儀仰憩翠巖俯映蘭池靈柯幽蔭神卉參差如山之壽如松之猗永錫難老與時推移

贊 宋謝惠連白羽扇贊曰惟茲白羽體此濺潔凉齊清風素同氷雪其儀可貴是用玩悅揮之襟袖以禦炎熱

銘 漢崔駰扇銘曰翬翬茲扇輔相君子屈申弛張時至時否動招清風以禦炎暑 傅毅扇銘曰翩翩素圓清風載揚君子玉體賴以寧康冬則龍潛夏則鳳舉知進知退隨時出處 晉傅咸扇銘序曰武都太守房仲發遣扇無以報爲銘以識之云行藏惟時孔顏齊軌 郭清竹扇銘曰器由造制用必以宜擢秀翠林擬象靈羲清飈來集炎景回施動靜非我與時推移 孫康團扇銘曰有圓者扇誕此秀儀睎露散霾擬日定規朗姿玉暢惠風時披 梁庾肩吾團扇銘曰武王元覽造扇於前班生贍博白綺仍傳裁筠比霧裂素輕蟬片月內掩重規外圓炎隆火正石爍沙煎清逾蘋末瑩等寒泉恩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笥長捐勒銘華扇敢薦夏筵

簡文帝紗扇銘曰



增 明方孝孺扇銘曰德之凉任之寵攝尺寸之柄四方風動 又曰謹無悔忍無憂不違時代天之工 又曰寒即乎燠暑即乎凉自外至者懼其已傷而不知發乎中者為身之殃噫嘻欲之毒甚於劒芒人惟寒暑之慎

而不於此之防何邪

原 啓齊王融謝竟陵王示扇啓曰竊以六翮風流五明氣重若此圓綃有兼玩實輕踰雪羽潔並霜文子淑賞其如規班姬儷之明月豈直魏王九華漢臣百綺況復勳製聖衷垂言炯戒載摹聽睿式範樞機　梁簡文帝謝賚扇啓曰臣網啓傳詔饒僧明奉宣勅旨垂賚細綾大文畫柳蟬山扇一柄文鈐析縷香發海檀肅肅清風即令象簟非貴依依散綵便覺夏室含霜飲露清蜩應三伏之修景羣飛黃雀送六月之南風蔽日垂陰薰澤懸采浮涼滌暑蘋末媿吹聖人造物之巧俯萃庸薄王府好玩之恩於茲下被頂戴曲私伏增欣躍

贊傳 明支廷訓持風使傳曰持風使姓操名如規來清其字也其先佐虞氏開廣視聽繫籍五明殷宗以雉尾紀官周昭以雀翹標銜迨晉揚謝傳之仁者表東陽敵庾鎮之塵者王司徒總之轉移世風激揚是係非具挺然之節皎然之姿者弗克勝任故人特爲之倚重云輓近法令煩苛民罹湯火甚於爍石蔑煎沙無可逃避使者奉簡書就所握舒徐搖曳在在風生左顧左冷然善也右顧右泠然善也覺捐煩即夷如在深山茂林中矣咸賞心謝曰焦土之民少蘇憔悴皆君賜也何不出其風力鼓咢四方遞僅一隅之披拂爲曰三皇之風邃如五帝之風穆如三王之風熙如風隨世轉來莫測其端去莫知其止即天地且聽其斡旋此誠命世之英耳非凡手之力也依依然雖掌握惟人不傲之以不屑軍中指揮掖庭裁製咸與焉惟運承肅殺雖未及履霜即奉身而退韜藏惟恐不密陽和載世操縱自由復解其弢結以効不先時而爭時不後時而失時蓋龍飛利見時也則致用龍潛養晦時也則泥蟠君子以爲得出處之道焉嗣後世其官者殆非一姓蒼梧有湘妃氏則以文采顯交南有檀夫氏則以芳韞顯其本實足以風世故皆爲工宗所薦

如意一

原 語林曰石崇與王愷爭豪窮極綺麗以飾車服晉武帝愷甥也每助愷以珊瑚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崇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瓦碎　晉世說曰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晳慢戲之流殷甚以爲有才語王公適見新文甚可觀便於手巾函中出之王既讀殷笑不勝王看竟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原 宋劉義慶啓事曰恩旨賜臣犀鏤竹節如意目所未睹

晉 齊書曰明僧紹隱山中

齊高帝詔徵爲員外郎疾不就賜竹根如意箏篳冠　南史曰梁武帝將起兵席闡文勸之蕭穎胄同焉仍進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又曰李膺有才辨西昌侯藻爲益州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之以如意擊席久之以爲益州別駕　又曰殷鈞字季和尚永興公主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呵入先滿壁書鈞父叡名釣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爲王府諮議　後魏書曰孝文將南討遣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中外寧悅還領廷尉及車駕發羽與太尉丕留守帝賜羽如意以表心　又曰高祖孝文欲試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競取珍玩宣武皇帝惟取骨如意而已　廣記曰開元初元夜結彩樓三十餘間葉法善曰西涼府燈亦亞於此今明皇閉目已在霄漢俄而及地睹影燈亘數十里以鐵如意易酒翼日中使驗之非謬　潛確類書曰明皇背痒羅公遠折竹枝爲玉如意以進金剛三藏於袖中取七寶如意玉如意即化爲竹　又曰文宗延學士於內庭命李訓講易時方盛夏上命取氷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爲談柄

如意二

烏角 胡綜別傳曰時有祖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螭虎及蠅蟬等形此即是乎民以其謀先告因驟私惡收澄之付廷尉將致大辟夜夢神人輸入織室容貌少儁形制甚陋澄之義理如故諸葛長民欲取爲輔國諮議澄之不樂後守南康盧循反自廣州長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岡埋寶物以當王氣說覺便在頭側可長尺餘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二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覽而嘉之琥珀如意撫案則折數曰真神女也遂納之　語林云王大將軍敦每酒後輒吟魏武帝樂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鐵如意誤傷夫人頰夫人嘗胥上舞水精如意擊墮之更出藥傅之　梁書曰韋叡拒魏于邵陽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三軍一日數合

白玉 烏角

談柄 握君

傷頰 墮齒

撫案 擊壺

指四坐 麾三軍

詩　唐釋皎然賦得竹如意送詳法師赴講詩曰縹竹湘南美吾師尚毀形仍留負霜節不變在林青每入楊枝手應譚貝葉經誰期沃州講持此別東亭　宋謝翱鐵如意詩曰仙客五六人月下關婆娑散影若雲霧遺音杳江河其一起楚舞一起作楚歌雙執鐵如意擊碎珊瑚柯一人奪執之睨者一人過更舞又一人相向屢僂僂一人獨撫掌身挂青薜蘿夜長天籟絶宛轉愁奈何

賦　唐李德裕竹如意賦曰博哉匠人之心窮地之產體素伊篠蕩之既斀持斧斤而方顧擇其罕節稽此有裕爍之以火首之曲也中鉤裁之以金本之長也合度蒨練氷削離縱爪布靡加雕飾之勞卒獲提攜之遇被以嘉名允臻厥成匪求榮觀自愜幽情彼用玉之爲寶我則不謝其貞彼用鐵以爲固我則利在乎輕指事明義此焉攸寄執之者安創之者智巾几周用丘園其貴外青中素合二妙於陰陽尚質貴誠符兩儀之簡易爾乃林栖沖寂室處虛白羣義窟之黨速道流之客發奥滌元遐鉤獨索近必資振擊以聳聽常偕指麈而就適則刻知好麈尾者將害物以嬰咎執象笏者徒徇禄而何有惻於心亦勞於手既因時而能遷在順理而體便素質或輕於流俗貞姿或重於高賢故貞其形則示屈而表伸致其用則物疎而道親豈節歌於烈士可投贈夫幽人願如君意以靡極與靈壽而爲鄰　蘇子華竹如意賦曰嗟夫約物之製智不可限利用則深論工太簡彼如意之在御得幽賞之餘裕雕飾非駭目之珍雅麗乃稍雲之簪絲柄玉質爪首氷素啓嘉論之要端導指擬之弘度原其性也靈而貞度其體也堅而輕倚鮮膚而烟潤掉皓腕而風生升堂問乎琴瑟入座備乎箴縷荷親仁之重顧承在握之深情羣幽人之居既挺乎高節如君子之義因錫以嘉名工以盡智明乎所爲樂貴聲和禮存體易惟此物之閑素通達人之深義不擊寶樹而爭豪豈埋金陵而自累衆媚彩而求益我全眞以自適點琢翠之華筵宜幽栖之烟策雖小曲而受用終大正而不易動息含舒散之情拂拭滅風塵之跡信而可久直而不朽每發四座之先不起一人之後亮無心以應物寧効事而我有擢本歸造化之工死節順操持之手嗟乎在野之年亭亭碧鮮泫空中之墜露埽石上之輕烟紆巧思以規矩愜幽心而靜便永以暢君之肌骨永以奉君之周旋亦有居守之臣感時之倫分御服而恩甚擊唾壺而命迍胡一否而一泰因歌之於古人

原 啓梁簡文帝謝勅賚水犀如意啓曰白玉照采方斯非貴珊瑚挺質匹此未珍謹仰承威神陳謝講座方使歡喜羅漢懷棄鉢之嗟玉式名儒析驪駒之辨熊飾寶刀子桓惡其大賚旄牛輕拂張敞慙其舊儀

麈尾一

增 名苑曰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塵羣鹿隨麈皆視其尾爲準故古之談者揮焉 續博物志曰麈尾置茜帛中能留紅歲久色不黯拂氈氈不盡 華陽國志曰鄨縣宣君山出麈尾一名荒鹿

麈尾二

原 世說曰康法暢造庾公捉麈尾甚佳公曰麈尾何以得在荅曰應者不取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晉書曰王衍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 增 南史曰宋張敷好讀元言兼屬文論父卻使與南陽高士宗少文談繫衆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自是名價日重 又曰南齊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贊美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録惟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原 又曰張融年弱冠有道士同郡陸修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增 梁書曰盧廣爲國子博士於學中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謝舉造坐屢折廣詞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 原 陳書曰張凱爲建安王府記室參軍無東宮學士後主在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凱耳 增 又曰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詔從臣坐於西南松下勅張凱竪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勅取松枝手以屬凱凱曰可代麈尾

麈尾三

原 驅牛 晉書王導傳云初曹氏性妒導甚憚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進 礭牀 麈尾礭牀呼何共坐曰此君子者那得去 客乃悟服 原 石勒拜 晉陽秋云石勒僞事王浚浚遣勒麈尾勒爲不敬已篤寢燈下轉麈尾而視之歎曰如此人曾坐也 慰帳 世說云王丞相嘗慰一麈尾著帳中及殷中軍來乃取之曰今當遺汝 碻機 又曰客問樂令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碻機曰至不容曰至樂因又舉麈尾曰若至安國擲 郭子云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語左右進食冷而復暖者轉而歎 又云王長史病已篤寢燈下轉麈尾而視之歎曰如此人不得滿四十及士劉尹臨殯以犀柄麈尾置柩中因慟哭 晉陽秋云石勒僞事王浚浚遣勒麈尾勒爲不敬已篤寢燈下轉麈尾而視之歎曰如此人曾數四彼我奮擲麈尾悉墮落滿飯中賓主遂至暮忘餐 礭牀 郭子云何次道嘗詣王丞相以麈尾礭牀呼何共坐曰此君子見陸機羽扇賦

麈尾四

原詩梁宣帝詠麈尾詩曰匣上生光影毫際起風流本持談妙理寧是用摧牛

賦唐陳子昂麈尾賦曰天之浩浩兮物亦云云性命變化兮如絲之棼或以神好正直天蓋默默或以道惡強梁天亦茫茫此仙都之微獸因何負而罹殃始居幽山之藪食夫豐草之鄉不害物以利已每營道而同方何忘情以委代而任性之不忘卒罣網以見逼受庖割而罹傷豈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殺身於此堂爲君雕俎之羞則君金盤之飾承主人之嘉慶對象筵與寶瑟雖信美於茲辰詎同歡於疇日客有感而歎曰命不可思神亦難測吉凶悔吝未始有極借如天道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爲醢不知其凶王者之瑞莫聖於麟遇害于野不知其仁神既不能自智聖亦不能自知況林棲而谷走及山鹿與野麋古人有言天地之心其間無巧冥之則順動之則天諒物情之不異我心又何競於猗矯故曰天之神明與物推移不爲事先動而輒隨是以至人無已聖人不知子欲全身而遠害曾是浩然而順斯 陸龜蒙即席探得麈尾賦曰謝文靜桓宣武王東亭郗北府相與叩易論元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賾中稽道德之祖理窮未窮詞源漸吐支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右提山銘於焉就席兀若潛聽俄而齧鉄風行逍遥義立不足稱異纔能跂及上人乃攝艾衲而精爽捉犀柄以揮揖天機發而萬物張大壑開而百川入於戲世路欹斜藏訛匿瑕陽矜莊而靜默暗奔競而喧譁貞襟枳棘奥旨泥沙雖然絶代清談客致此聊同王謝家

銘漢李尤麈尾銘曰撝成德柄言爲訓辭鑒彼逸傲念茲在茲 晉王導麈尾銘曰道無常貴所適惟理勿謂質卑御于君子拂穢清暑虛心以俟 許詢黑麈尾銘曰器以通顯廢興非已偉質軟蔚岑條疏理體隨手運散感清起通彼元詠申我先子 又白麈尾銘曰蔚秀格偉偉奇姿花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元理微因通無遠廢興可師 宋張悅璹瑁麈尾銘曰爰有妙物窮茲巧制員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翛翛縷細爭雲翳心似鏡色象斯分 陳徐陵麈尾銘曰爰有妙物窮茲巧制員上天形平下地勢靡靡絲垂翛翛縷細入貢宜吳出先陪楚壁懸石拜帳中玉舉既落天花亦通神語用動捨默出處隨時揚斯雅論釋此繁疑拂靜麈暑引飾妙詞誰云質賤左右宜之

啓梁湘東王謝東宮賜麈尾錦帔團扇等啓曰揚雄口訥本貴談端田蚡貌寢飾始興之扇方斯非擬鄴中之錦匹此爲輕方願弘仁風既動承華之氣服茲懷袖復比文若之香

拂一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白毦拂二枚　要事曰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先帝廟存舊物麻繩爲細拂以明儉約

宋書曰大明中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表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已爲過矣　南史曰陳顯達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戒之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即取於前燒除之　元史輿服志曰金拂紅聲牛尾爲之黃金塗龍頭柄

拂二

龍駢　牛尾物類相感志云元載龍駢拂紫色如爛拳長二尺刻水晶爲柄紅玉爲環或風雨晦冥淋湯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堂中夜則蚊蚋不敢近拂之爲聲則雜大鷹連垂之於池則浮萍若

拂三

詩唐杜甫梭拂子詩曰梭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斐斐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膚倦撲滅奈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縢　盧綸和趙給事白蠅拂歌曰華堂多衆珍白拂稱殊異柄裁沈節香龍纏且柔虎鬚乍細龍鬚稠皎然素色不因染漸漸爾涼風非爲秋羣蠅青蒼恣遊息廣庖萬品無顏色金屏成點玉成瑕晝眠宛轉空杳嗟此時滿筵看一舉莽花忽旋楊花舞書如寒隼驚暮禽颯若躲埃得輕雨主人說是故人留每誡如新比白頭若將揮玩閑臨水願接波中一白鷗　元稹梭櫚蠅拂歌曰梭櫚爲拂登君席青蠅撩亂飛四壁文如輕羅散如髮馬尾氂牛不能潔柄出湘江之竹碧玉寒上有纖羅縈纏尋未絕左揮右灑繁暑清孤松一枝風有聲麗人紈素可憐色安能點白化爲黑

麾一

囊三

原說文曰囊謂橐也橐車上大囊也　方言曰飲馬橐自關而西謂之裺囊　莊子曰學而不行命之曰捇囊　清異錄曰豹革爲囊風神呼吸之具也　原文選序曰失羊亡其金囊　詞人才子名溢於縹囊

原史記曰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與門下二十人偕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進於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漢官儀曰諫院凡章表皆皁囊封事　漢書曰陸賈使尉佗留飲數月佗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賈囊中裝直千金　又曰晁錯以辨得幸太子太子號曰智囊　又曰張安世常持囊簪筆　又曰東方朔待詔公車奉祿薄朔紿騶朱儒曰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怒聞上過朱儒皆號上問何爲對以朔言上召問朔對曰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臣朔長九尺亦奉一囊粟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　白帖曰丙吉馭吏見驛騎馳赤白囊知虜入雲中　晉輿服志曰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服外加左肩　原魏志曰平原太守劉邠取印囊著器中使管輅筮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　晉輿服志曰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服外加左肩　原俗說曰何承天顏延年俱爲郎何問顏曰藁囊是何物顏荅曰此當復何解耶藁囊將是卿　南史曰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幘執青儀囊在前　葛龔與梁相牋曰聞賜龔印衣繡囊細布皆珍重纖麗　唐故事曰公卿皆摺笏於帶而後乘馬張九齡體弱有醞藉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此始　唐書曰李賀每旦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足成之母令婢探囊見所書多曰是兒嘔出心乃已　又曰楊再思初至京師舍逆旅有盜竊其衣囊再思遇之盜窘謝再思曰而苦貧至此囊中撽無所事幸留他物可持去　宋史曰周世宗北征在道閱四方文書得

囊中有木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　又曰保州卒鞍郭逵往招之達與侍其臻嘗同事范仲淹馳至城下示以舊所佩紫囊臻識之即與其黨再拜邀達登城　元史曰大德至大間越大饑歲輸運糧布囊三萬俾紿與製如數民苦之張昇言麻非越所生海漕又吳郡事上章罷之

囊三

原 紫羅 皂縹　晉書曰謝元少好佩紫羅香囊祕父安惠之取即燒之　晉中經簿云盛書用皂縹囊有香囊　妃有絳石綺緝綺絳絹裏裲襠囊二　丹羅長命綺絹裏裲襠囊一紫綦陟高山有雲氣入其中孚家啓視有雲氣白如絲自囊而出更蘊善射每言能射一雲中其妻不信以囊繫箭頭射之墜地驗之果有白雲在內　東觀漢記曰劉上書以青布囊素封書一日一夜馳五百里　晉中興書曰韓全誨張彥弘合勢恣暴內外官僚自囊中出更相表裏以蔽眼眼明　遠征記云八月中宮前以自騎帝不隨有上言者收詞囊中還宮乃省之　唐書曰真宗問李迪關右兵幾何對曰臣昨在陝右以方平崔眉固請盡誅之全誨彥弘見帝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　探冊　照書　宋史曰夏夜練囊盛螢照書　送吏　付主　益部耆舊傳曰閻憲為綿竹令男子杜成行於路得書囊開視有錦二十五疋明送詣吏　隋書云張虔威在途見一遺囊因令石負之而行後數日物主來

原 盛細物

增 漬雜香 曹瞞傳云操佩易自佩小囊盛手巾細物　西京雜記曰貴人以石碱砂為堤岸以虎魄車渠為鋪砌夏月渠水以內池池中皆拾遺錄云石虎築臺榭飾以金銀珠玉綺羅香囊盛沙塞江孫權作步障長云北人作布囊盛沙塞江以功破方制敵共會戰乃令馬車

原 韜刀墨

增 貯圖畫 上見胡虛刀筆囊銘　宋史云李昭玘入黨籍中居關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游十友為之序以為與

囊四

原 琥珀 劉敬叔異苑曰謝元少好佩紫羅香囊祕父安惠之取即燒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囊中物香囊布囊書函中皆有香囊

絳絹 青布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石綺緝綺絳絹裏裲襠囊一紫綦文裏一　史記曰孔子問官於郯子郯子曰吾祖少皞氏鳥名故紀於鳥為雲師而雲書也　左傳云楚使屈蕩尋盟於申且告師期蕩怒鞭其人將實簡囊於楚人歸之

原 茉莉 皂囊　遊會稽記曰呂后命力士於掖中縊殺趙王及戚夫人將實簡囊於車入見乃厚賜力士食味含此為

原 為殿帷 漢書曰文帝以集書囊為殿帷　**裹餱糧** 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　**入秦郎** 晉書曰秦嘉明事於王浚五穀囊吾又食味含而死何以此為

原 出荀營 白帖曰鄭賈人將實荀營於楚人歸之

增 盛趙王 西京雜記曰呂后命力士於掖中縊殺趙王及戚夫人將實簡囊於車入見乃厚賜力士食味含而死何以此為

原 滹水 唐僧皎然詩禪客問囊中何物曰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餓死瑯琊府曰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有一錢守囊恐其着澁

原 五穀囊 王肅喪服要記曰昔秦公祖載其父孔子問之曰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餓死瑯琊府曰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何物曰但有一錢守囊恐其着澁

原 裹餱糧 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

原 出荀營 白帖曰鄭賈人將實荀營於楚人歸之

增 盛趙王 西京雜記曰呂后命力士於掖中縊殺趙王及戚夫人將實簡囊於車入見乃厚賜力士食味含而死何以此為

原 滹水 唐僧皎然詩禪客問囊中何物曰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餓死瑯琊府曰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有一錢守囊恐其着澁

原 琥珀 劉敬叔異苑曰謝元少好佩紫羅香囊祕父安惠之取即燒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囊中物香囊布囊書函中皆有香囊

絳絹 青布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石綺緝綺絳絹裏裲襠囊一紫綦文裏一　史記曰孔子問官於郯子郯子曰吾祖少皞氏鳥名故紀於鳥為雲師而雲書也　左傳云楚使屈蕩尋盟於申且告師期蕩怒鞭其人將實簡囊於楚人歸之

原 為殿帷 漢書曰文帝以集書囊為殿帷　**裹餱糧** 詩曰乃裹餱糧于橐于囊　**入秦郎** 晉書曰秦嘉明事於王浚五穀囊吾又食味含而死何以此為

原 出荀營 白帖曰鄭賈人將實荀營於楚人歸之

增 盛趙王 西京雜記曰呂后命力士於掖中縊殺趙王及戚夫人將實簡囊於車入見乃厚賜力士食味含而死何以此為

原 滹水 唐僧皎然詩禪客問囊中何物曰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餓死瑯琊府曰阮孚持一皂囊遊會稽客問囊中有一錢守囊恐其着澁

囊四

迎陽生 公羊傳曰齊景死舍立陳乞迎陽生使力士舉巨囊而至開之則公子陽生也乞曰此君也諸大夫皆再拜稽首 藥師佩服 唐書曰李靖佩物有火鏡大鑷算囊等物 懷慎奉身 又曰盧懷慎清儉所得祿悉賜親故隨散隨盡奉身之具惟一布囊而已 王母錦囊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有一卷書盛以紫錦之囊母曰此五岳真形圖也 郭璞青囊 郭公以青囊書與郭璞 桓景絳囊 桓景繫絳囊盛茱萸詳九日

囊五

原詩 後漢趙壹容秦詩曰文籍徒滿腹不如一囊錢

增 唐釋皎然送鄭明府春夜賦得漉水囊歌曰吳縑楚練何白皙居士持來遺禪客禪客能裁漉水囊不用良工秉刀尺先師遺我成無缺一翻一慮心敢賒夕望東風思漱盥朦朧斜月縣燈紗徙倚花前漏初斷白猿爭嘯驚禪伴玉鉼徐瀉雨涓涓漉著蓮衣水珠滿因識仁人爲官情還如漉水愛蒼生聊歌一曲與君別莫忘寒泉見底清

原賦 梁簡文帝眼明囊賦序曰俗之婦人八月旦多以錦翠珠寶爲眼明囊因競凌晨取露以拭目聊爲此賦

爾乃裁茲金縷製此妖飾綃濯錦之龍光剪輕羅之蟬翼雜化勝而成疏依步搖而相逼明金鳳雜細寶交陳義同厭勝欣此節新擬椒花於歲首學天桃於暮春

原銘 胡虛刀筆囊銘曰韜管刀墨常相左右

手巾一

增 廣志曰炎州以火浣布爲手巾 英雄記曰在尊者前宜各具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 神仙服食經曰伏苓如拳者著手巾中百鬼消滅

手巾二

原拭泣 揮暮 漢名臣奏云王莽所出王閎太后憐之閎伏泣失聲太后趨以手巾拭閎泣 博物志云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揮之黃門跪授 書字 潛確類書云宋夏竦貶新布手巾與之亟又索取筆乃書手巾布上作吟字一首小上下相對授卓曰當慎此 拭面 插腰 江表傳云孫權征荊州拭吏悉皆歸附以手巾拭其面 竹林七賢論云王戎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而潘濬流涕交橫權慰勞恤語使覩近以手巾插腰故吏多以效之 原寄信 贈別 名山略記云黔州黔陽縣有老官者曰賢良他日必大用以手巾題詩幽明錄云董卓

中國古籍善本書號 00000000

後來師誕暴病死終冬涉春有長沙門從北來於道中見夏侯云被崑崙名不得辭師寄手巾爲信誕得手巾乃本所送入棺者志怪云會稽吳詳少爲縣吏夜行至溪見一女子溪邊洗脚呼詳共宿明旦別去女贈詳以紫布手巾詳答以白布手巾

越布 增吳綾 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越布手巾二枚下見夏竦事

觿

原說文曰觿角銳端可以解結 毛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禮記曰子事父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 鄭元注云小觿解小結也觿猶如錐以象骨爲之

鑷子一

原釋名曰鑷攝也攝髮也 增說文曰簏箝也與鑷同 原通俗文曰攝減鬚髮謂之鑷 孔穎七別曰長袖隨腕而遺曜紫鑷承鬢而騁輝 增王安石詩曰試令取一毫亦乏寸金鑷 又曰疾若髭赴鑷 蘇軾詩曰理髮更慚霜滿鑷

鑷子二

原洞林曰卷縣令施安置鑷令郭璞射之璞曰非簪非釵常在領下鬚髮飾物是有兩岐 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餉沈熙光銅鑷 齊書曰高帝令左右拔白髮隆王昌時五歲帝曰兒言我是誰荅曰太翁也帝曰豈有爲人曾祖拔白髮即擲去鑷 又曰文安皇后爲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惟陳古舊鑷釵數枚 增黃魯直詩集曰陳留市有刀鑷工無室家惟一女七歲曰以刀鑷所得錢與女醉飽醉則簪花吹長笛肩女而歸疑爲有道者也爲賦詩云時時能舉酒彈鑷送飛鴻

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九

服飾部十一 香鑪 熏籠 唾壺 澡盤 澡罐 附 熨斗 駁人 伏虎 鏡 鏡臺 鏡匣

香鑪一

晉 呂大臨考古圖曰香鑪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 麒麟鳧鴨之狀空其中以熾香使香自口出以爲玩好復有雕木埏土爲之者

香鑪二

原 漢官典職曰漢尚書郎給端正侍女史二人潔衣服執香鑪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鑪一枚下盤自副貴人公主有純銀香鑪四枚皇太子有純銀香鑪一枚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銅博山香鑪一枚 襄陽記曰劉季和性愛香直宮嘗上廁銅香鑪三十枚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王氏下詳鄴中記 四周 九層 西京雜記曰長安巧工丁緩作九層博山連盤三升香鑪二名被中香鑪本出房風爲機環轉之背運四周又曰丁緩作博山香鑪鏤以奇禽怪獸皆自然能動 李煜長秋云周氏居柔儀殿有玉香宮女具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 鳳口 鵲尾 雲鳳折腰師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嬰飛人 遷客留別詩曰睡鴨香鑪圖夕曛 唐李商隱 遷客有銀塗博山連盤三升香鑪二 遷客留別詩曰睡鴨香鑪上詳劉繪詩 遷客留別詩曰睡鴨香鑪上詳劉繪詩 遷客留別詩曰睡鴨香鑪上詳劉繪詩

得嫁女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開元遺事云都下大豪王元寶好賓客務華侈嘗於寢帳牀前雕矮童二人捧七寶博山鑪自暝焚香徹曉

原吳泰筮 增陶毋夢集異記云會稽盧氏失博山香鑪使吳泰筮之泰曰此物質雖爲金其象實山有樹非林有孔非泉閒關風至遂發青煙此香鑪也語其主處求即得 南史云陶弘景母鄧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

香鑪四

原詩古詩曰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連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順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齊劉繪詠博山香鑪詩曰參差鬱佳麗合沓紛可憐蔽虧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鏤秦王子駕鶴乘紫煙下刻盤龍勢矯首半銜蓮傾爲伊水麗芝蓋出巖間復有漢游女拾羽弄餘妍榮色何雜揉綿繡更相鮮麝麕將半碧瓦千家日未曛見說楊朱無限淚豈能空爲路岐分

原賦梁昭明太子銅博山香鑪賦曰稟至精之純質產靈岳之幽深經般倕之妙旨運公輸之巧心有薰帶而巖隱亦霓裳而升仙寫萬山之龍從象鄧林之芊眠方夏鼎之瓌異類山經之淑詭制一器而備衆質諒茲物之爲侈於時青女司寒紅光翳景吐圓舒於東岳匿丹曦於西嶺翠帷已低蘭膏未屏爨松柏之火焚蘭麝之芳熒熒內曜芬芬外揚似慶雲之呈色如景星之舒光齊姬合歡而流盼燕女巧笑而蛾揚超公聞之見錫粵文若之留香信名嘉而器美永服玩於華堂 陳傅宰博山香鑪賦曰器象南山香傳西國丁緩巧鑄兼資匠刻麝火埋朱蘭煙毀黑結構危峰橫羅雜樹寒夜含煖清宵吐霧制作巧妙獨稱珍淑氣氤氳長似春隨風本勝千釀酒散馥還如一碩人

原銘漢劉向熏鑪銘曰嘉此正器嶕巖若山上貫太華承以銅盤中有蘭綺朱火青煙蓬萊吐氣委蛇芳煙布繞遙沖紫微 梁孝元帝香鑪銘曰蘇合氤氳非煙若雲時濃更薄乍聚還分火微難盡風長易聞孰云道力慈悲所熏

原方言曰南楚江沔之間籠謂之篝或謂之笯陳楚宋魏之閒謂之庸君今熏籠是也

熏籠二

原西京雜記曰漢制天子以象牙爲籠上皆散花文後宮則五色　劉向別錄曰淮南王有熏籠賦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又大被熏籠三　南史曰范述曾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徹爲遊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又曰卞彬性飲酒以大瓢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傅鬱室

熏籠三

原詩齊謝朓詠竹火籠詩曰庭雪亂如花井冰粲成玉因炎入貂袖懷温奉芳褥體密用宜通文斜性非曲暫承君王指請謝陽春旭　梁范靜妻沈詠五彩竹火籠詩曰可憐潤霜質纖剖復毫分織作迴風縷製爲鬱金文舍芳出珠被耀綵接綃裙徒嗟今麗飾豈念昔凌雲　唐臨賀王正德詠火籠詩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

唾壺一

原啓梁簡文帝謝敕賚織竹火籠啓曰池水始浮庭雪向飛慈澤無涯時錫香被製此蘭枝雕斯早節文華九折用美十鑪

唾壺四

原蔡邕表曰詔賜熏鑪唾壺朝廷之恩前後重疊父母之於子無以加此　西京雜記曰廣川王發魏襄王冢得玉唾壺一枚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雜物用有純金唾壺三十枚　又曰御雜物有漆圓油唾壺一枚貴人有純銀參帶唾壺二枚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納薛靈芸別父母歔欷累日淚下霑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即紅色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

唾壺二

原用瓦質循葬禮云藏物令用瓦唾壺一枚　漆金宋史云顯仁太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太后令易用金塗

原侍中掌孔臧與子琳書云侍中安國舉臣近見崇禮不供褻器猶

復掌御唾壺朝廷之士莫不禁之

澡盤一

增 杜預奏事曰澡盤熨斗民間要用

臨邑獻交州記云太康四年臨邑王范熊獻水晶唾壺一口青白水晶唾壺各二口

聲相應鏕之乃止

增 大明集禮曰水盆古之洗也儀禮云設洗於阼階東南三禮圖云洗高三尺口徑尺五寸天子黃金飾故明用黃金列辮俗謂芙蓉樣

澡盤二

原 盛水 世說云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飯還婢笑之 增 類面 宋史 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盤盛澡豆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

三李煜歸朝貢甚張泊句索之煜以白金類面器與泊泊不滿意

澡盤三

原 容五石 魏武上雜物疏云御雜物有純銀盤又有容五石銅澡盤 徑丈二 述征記云長安逍遙宮門裏有澡盤面徑丈二

增 傳明文廷訓新城侯盤浴傳曰侯姓陶諱以滌字子雪遠祖受帝舜型範家於河濱其後皆得賜湯邑以侯爵世其傳量頗容善令人革面此衷長定也重黙自處見人負累不忍於大庭廣衆斥之每於暗室屋漏中潛為淘汰蓋恐翹人過亦乘其悔悟而漸移之耳人樂其善淘己也少有累輒就侯而謝絕焉侯亦不厭再三旋染旋滌以污入者必以潔出無有抱穢終者即其人素行修潔凡遇祭祀朝會婚媾不敢因其故必更經洗滌然後從事自王侯卿相聖仁節烈罔不嘉與之同清甚而深閨淑媛潛蹤屏息人莫窺其形影遷侯披襟露膈顯出之而無顧慮侯亦任與其潔弗拒也或以其隨投輒受幾於無辨鮮不指更新之路為藏垢之府矣侯自信固定也曰人見我在清濁之間不知我在清濁之外湛然靜止非關吾體紛然四應豈失吾常量雖善容而性實太銳偶為不檢者所觸不覺厲聲隨之體竟受傷多方保護終成痼疾惟孤竹氏諳其真情性不忍聽汶汶者之偶阻於祓除也日夕曲為周旋彌其滲漏亦能勉與人濯磨賴以自新者時亦不乏迨後孤竹氏以衰朽告退侯亦不禁解體門牆遂索然冷矣其子姓散於四方者甚衆顏垣廢井皆其遺體所在

原 銘 武王盥盤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穢也德之修不可塵也

增 晉傅元澡盆銘曰與其

澡灌一

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初拜有金塗澡灌一枚　南史曰劉悛初與齊武帝款好帝常至悛宅晝臥覺悛自捧金澡灌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　大明集禮曰宋宮中導從有紫衣執金灌器一人　又曰明澡灌以黃金爲之有蓋有提小口巨腹鈒花爲飾

澡灌二

原惠遠銘惠遠法師澡灌銘序曰得摩羅勒石澡灌一枚故以此銘荅之　月支有西域諸國志云月支國有佛澡灌受二升許青石名曜勒色碧玉斑受水無定隨其多少

熨斗一

增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楊慎曰尉字從尸尸音夷平也　後世校尉廷尉皆取從上按下使平之義尉斗申繪亦使之平　原帝王世紀曰紂欲重刑乃先作大熨斗以火熱之使人舉不能勝輒爛手與妲己爲戲笑　淮南子曰糟丘生於象箸炮烙始乎熨斗注熱斗熨斗也紂見尉斗爛人手遂作炮烙之刑

熨斗二

原三輔故事曰董卓壞銅人十枚爲小錢熨斗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斗三枚　原晉書曰韓伯年數歲母殷氏以時大寒方爲作襦令伯捉熨斗謂之曰且著襦尋當作複袴伯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熱今既著襦下亦當煖　隋書曰尉遲迥反於鄴時李穆在并州高祖恐其爲迥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穆遽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此熨安天下高祖大悅　增笑林曰太原人夜失火出物欲出銅鎗誤出熨斗便大驚惋語其兒曰異事火未至鎗已被燒失脚

熨人

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塗熨人

伏虎一

原周禮天官曰大尉掌王燕服凡褻器鄭司農云褻溺器虎子也

伏虎二

鏡一

【原】釋名曰鏡景也有光景也　【廣】雅曰鑒謂之鏡　【潛】確類書曰昔黃帝氏液金以作神物於是爲鑑凡十有五采陰陽之精以取乾坤五五之數故能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通其意以防魑魅以整疾病　軒轅內傳曰武王踐阼於鑑爲銘焉銘曰見爾前慮爾後　孔子家語曰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　尚書洪範五行傳曰夫握方諸之鏡處潔澤之下而上引太清物類相隨可不慎邪　【晉】魏名臣高堂隆奏曰陽燧取火於日陰符一名陽燧取水於月並入銅作鏡名曰水火之鏡古今注云燧銅鏡也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以艾承之則火出　【原】莊子曰至人之用心也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勝物而無傷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目失鏡無以正鬚眉身失道無以知迷惑　申子曰豈不知鏡設精無爲而美惡自備矣　文子曰夫鏡不設形故能有形　呂氏春秋曰萬乘之主人之阿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亡無日矣孰當可鏡其惟士人乎鏡明已也功細士明已也功大　淮南子曰人舉其疵則怨人鑑見其醜則善鑑　又曰宮人得戲則以灰葵盲者得鏡則以蓋扈盲者不可貽以鏡亂主不可舉其疵　又曰明鏡之始型蒙然及粉之以元錫摩之以白旃則鬚眉髮毛可得而察　又曰鏡便於照形承食不如竹簞　又曰莫窺形於生鏡而窺形於明鏡者以其易也　賈誼子曰鏡儀而居無藏無執美惡必至各得其當　符子曰心善知人者看如明鏡鏡以耀明故鑒人也　又曰夫聖人之道也如鏡有明有照有引有致　荀悅申鑒曰君子有三鑒鑒乎人鑒乎鏡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夏商之衰不鑒於禹湯也周秦之弊不鑒於民下也側弁垢顏不鑒於明鏡也故君子惟鑒之務若夫測景之鏡亡鑒矣　抱朴子曰或問知將來吉凶爲有道乎答曰用明鏡九寸自照有所思存七日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或用一或用二謂之四規鏡　【晉】地鏡圖金飾明通紀云後蜀孟昶器皆以七寶裝之　金飾甚至以居越俗田謂執虎子始爲則同　【原】侍中執魑魅吹　錄異傳云吳時嘉興倪彥思忽見鬼魅入其家能與人語煞食如生惟不見形彥思忽悟乃是道士逐之酒散作甬吹作甬虎也　【原】侍中執魏略曰蘇則爲侍中

曰欲知寶所在以大鏡夜照見影若光在鏡中者物在下也 陸機演連珠曰形過鏡則照窮

鏡二

戰國策曰鄒忌身體昳麗朝服衣冠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妻曰君美甚又問妾及客皆曰徐公不如也明日徐公來忌窺鏡自視知不如徐公遠矣忌入朝見王曰臣美不如徐公臣妻妾客皆云臣勝妻私臣妾畏臣客求臣也今齊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莫不私王朝臣莫不畏王四境莫不求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乃令羣臣進諫諸侯皆朝齊 列女傳曰梁寡婦高行者榮於色敏於行梁王聞而聘之乃援鏡割鼻梁王高其行號曰梁高行 東方朔傳曰郭舍人曰珠簏文帝背有組索兩人相見朔能知之為上客朔曰此玉之為鏡也 西陽雜俎曰儛僕石岸石窟有方鏡徑丈餘照見人五藏秦始皇時號為照骨寶在無勞縣山境 李氏錄曰舞鏡有柄漢武帝時舞人所執鏡如日光裏如衆星兩人相覩相知情此名為鏡石之精表如八銖錢舊傳此鏡照見妖魅佩之者為天神所福宣帝從危獲濟及紹大位持鏡感咽移辰以琥珀筒盛之 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有尺二寸金錯鏡一枚皇太子雜用物純銀錯鐵鏡四枚七寸貴人至公主九寸鐵鏡四十枚 應璩與夏侯孝智書曰遭值有道之世免致貧賤之患援鑑自照鬢已半白良可懼也 搜神記曰孫策既殺于吉每獨坐髣髴見吉在左右意深惡之頗有失後常治創方瘥而引鏡自照見吉在鏡中顧而弗見如是再三因撲鏡大叫創皆崩裂須臾而死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著衣大鏡尺八寸銀華小鏡一尺二寸竝衣紐百副 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高五尺餘廣三尺二寸暗著庭中向之便寫人形體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慕容垂攻鄴苻丕遣其從弟就請救乃遺謝元青銅鏡黃金婉轉繩等以之為信 白帖曰宋文帝時青州城南望池中如水有影謂之地鏡 宋書曰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母灌悲泣不勝 梁書曰武帝起兵東昏召王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為王茂先所敗及入城密遣郗鑒奉明鏡獻誠於梁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後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黃金何在珍國曰黃金讓在臣肘不敢失墜 古今詩話曰陳太子舍人徐

德言尚樂昌公主陳政衰德言謂公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及陳亡公主果爲楊越公得之德言爲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未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愴然召德言至還其妻　唐書曰高季輔爲吏部侍郎善銓敘人物太宗嘗賜金背鏡一況其精鑒又曰楊愼矜兄弟儀幹皆秀偉標置不凡弟愼名嘗視鏡歎曰吾兄弟三人盡長六尺餘此貌此才欲見容當世難矣何不使我少體弱邪　異聞集曰唐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日背有盤龍勢如飛動明皇覽而異之進鏡官楊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眉皓白衣白衣有小童衣黑衣呼爲元冥至鏡所在鑪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鏡匠呂輝曰老人解造鏡爲汝鑄之庶愜帝意遂令元冥入鑪則鏡可辟衆邪鑒萬物秦皇之覓已失龍護及元冥所在鑪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鏡無以加焉又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輝等移鑪以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葉法善祠龍鏡於凝陰殿須臾雲氣滿殿甘雨大澍集仙傳曰尚書郎費師雄久蓄古鏡嘗欲淬磨呂洞賓稱回處士於筒中取藥置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來止留詩一首於佛廬扉上云手內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豔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塵埃磨鏡人視鏡上藥已飛一點通明如玉　唐書曰韓休同平章事帝嘗引鏡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獘天下肥矣　又曰韋表微授御史裏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揣白昌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媿陶淵明云　祕閣閒談曰徐鉉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　宋史曰王處訥少時夢人持巨鑑星宿燦然剖腹納之覺而汗浹月餘心胷猶痛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深究其旨　徐延之曰景德二年有軍人楊起入鳳州遁跡山於洞穴中得一鏡圍五寸背鑄水族旧環三十二字銘曰鍊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爵寫翠對面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窓繡幌俱涵影中詳其文乃粧鏡也　仇池筆記曰元豐中東坡至黃州獲一鏡其背銘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爲鏡清明而光左龍右虎輔之兩旁其字如粟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

金錯銀華 上詳魏武雜物疏 下詳東宮舊事 九寸 三尺 劉根別傳云以九寸明鏡照面視之令自識其神不散疾患不入鄴中記云石季龍三臺及內宮中鏡徑有二三尺者下有紐金盤龍雕飾有尺五寸者 百鍊 四規數而鋒土不見太山 下詳抱朴子 視鹿照犬 抱朴子云百鍊之鑑剔鬚眉可疑云夏侯湛抵疑云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四人黃絹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辛苦幽巖此鏡既明且好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淑荅耆舊之市 孫承錄賦敘云余昔於吳市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討之青衣隨至 夢溪筆談云世有透光鏡背有銘文二十字以手承日光銘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神物 飛精 外史檮杌云蜀王宗壽得一古鏡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討之青衣隨至 透光 宋史云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 夢溪筆談云世有透光鏡承日光銘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生寒 透光 宋史云泰寧縣耕夫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 夢溪筆談云世有透光鏡承日光銘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鑒形 睎日 秦嘉與婦徐淑書云頃得此鏡既明且好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淑荅耆舊之市 孫承錄賦敘云余昔於吳市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 夢溪筆談云世有透光鏡承日光銘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照鬼 魑魅百鬼不敢隱形 鑒形 睎日 秦嘉與婦徐淑書云頃得此鏡既明且好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淑荅耆舊之市 孫承錄賦敘云余昔於吳市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 夢溪筆談云世有透光鏡承日光銘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潛夫論云前羌始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惶惶設以相與淑荅耆舊之市 孫承錄賦敘云余昔於吳市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 夢溪筆談云世有透光鏡承日光銘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照犬 抱朴子云百鍊之鑑剔鬚眉可疑云夏侯湛抵疑云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四人黃絹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辛苦幽巖此鏡既明且好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淑荅耆舊之市 孫承錄賦敘云余昔於吳市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 夢溪筆談云世有透光鏡承日光銘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照魅 抱朴子云百鍊之鑑剔鬚眉可疑云夏侯湛抵疑云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四人黃絹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辛苦幽巖此鏡既明且好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淑荅耆舊之市 孫承錄賦敘云余昔於吳市得鏡厚三寸徑尺有二寸照見水底與月爭輝病熱者得之心骨生寒 夢溪筆談云世有透光鏡承日光銘文皆透在屋壁上了了分明 珠光 石色 孝經援神契云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璣鏡出宋均注曰大味有光色白如月照面拾遺記云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 孝經援神契云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璣鏡出宋均注曰大味有光色白如月照面拾遺記云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 可爲鏡 孝經援神契云神靈滋液百寶用則璣鏡出宋均注曰大味有光色白如月照面拾遺記云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 玻璃 翠鬣 梁四公記云扶南大舶從西天竺國來賣碧玻瓈鏡內外皎潔置五色物於其前向明視之不見其質問其價約錢百萬貫 方輿勝略云滿剌加國出翠鬣玻瓈鏡老人不辨細書掩目則明 原化鵲 剖鯉 神異經云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爲信其妻忽與人通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爲鵲安背上也 小說舊聞云元相國之鎮江夏也嘗秋夕登黃鶴樓遙望江濱有漁人云適獲一鯉乃鎮江相國之令人往讙之至其所乃釣船焉詢彼

其間附綴赤色雜花皆古簡不可識其詞曰陰陽合配日月兩相會白玉芙蓉匣翡翠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原鸞鳥覩影 山雞鑑形 范泰鸞鳥詩敘云罽賓王得鸞鳥欲其鳴而不得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鳥覩影而鳴一奮而絕蓋不知止遂之死

鳥甚愛之欲其鳴而不得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鳥覩影而鳴一奮而絕蓋不知止遂之死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鑑形而舞不為雜花皆古簡不可識其詞曰陰陽合配日月兩相

鏡四

原母夢 白帖云梁到溉子鏡母初孕夢懷明鏡因名

婦失 風俗通云魯相臧氏之婦忽失鏡經數日從空中墮下有人言曰還汝鏡勿責之遲遲

壽光 王度古鏡記稱其姥乃天神也

原菱花 白帖云鄧武帝乃有菱花鏡

芙蓉 酉陽雜俎云唐李固遇一老姥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中狀元詩賦有人鏡芙蓉之語

原鸞應 王子年拾遺記云穆王時沮渠國貢火齊鏡人語鏡中響應

飛舞 宋史五行志云淳熙九年德興縣民家鏡自飛舞與日光相射

隴水 松窗錄云李德裕長慶中廉問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綸下深處忽覺力重異於常時及收獲六府之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原屈刀為鏡引 詳刀

師曠鑄 博異志曰天寶中陳仲弓居洛陽清化里有大井常溺人一日有敬元頼請淘井獲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波際漁人取視之歷歷如見元頼謝曰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第七者貞觀中為許敬宗所隔其背有毒龍蟠鱗一鱗但得古銅鏡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明得失

原撲地 魏志云夏侯惇以石作鏡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為女顏色美好蓋山精也蜀王聚以為夫人無幾物流矢所中傷左目時夏侯淵與惇俱為將軍

原容成 唐司空圖作容成侯傳詳後

原鸞鳥覩影 山雞鑑形 范泰鸞鳥詩敘云罽賓王得鸞

小鏡一枚三破 尚猶明淨之

出清液 古今注云平帝始元三年延陵西園神寢內御座前大鏡背清液如汗水出狀

錬池泥 拾遺錄云方丈山池泥百錬成鏡色青可照魑魅

增開壙獲寶鏡一枚 廣異記云盧彥緒曾開壙背是金花持以照日花如金輪之狀

原見傾冠 抱朴子曰明鏡見矣

增照滯物 唐書云太宗謂羣臣曰夫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

原祭冢得 伍輯之祭冢中得古鏡模闊尺餘光照室寢不施燈燭將亦當亦照室寢求磨滌之有貧士見足矣然此鏡不久

塗氏藏 李肇安石詩注云李曾為蔡君謨正首骨出入張方平門下蓋異人也

錬池泥 拾遺錄云方丈山池泥百錬成鏡色青可照魑魅

原厭盜賊 雲角要占云厭盜賊法三月以小形銅鏡七枚埋申地秤七百斤土覆之坎深二尺五寸

當奴婢 南蠻獠人俗婚姻以奴婢一人為聘無奴婢以銅鏡當之

照朱衣 玉泉子云長興于相琮與舉人裴丘善丘有一古鏡素所寶者琮布衣時曾一照之見一朱衣吏導從他皆類此

見緋袍 筆談云嘉祐中有吳僧持一寶鑑鬻

燎一枚 幽明錄曰宮亭湖邊傍山門有石數枚形圓若鏡明可鑑人謂之石鏡後有人以火燎一枚至不復光明

破三段 塵史云安陸石巖郵耕夫得一鏡光明瑩然不為土所蝕視之可人眼亦失明彷彿見人衣緋而坐不數月尋恩賜緋袍欲得之遂破三段猶照數里

仙銅傳 清異錄云王希

黙簡澹無他好唯以對鏡為娛整飾理鬢終日無倦以牡子美有勳業頻看鏡之句遂作策勳亭自號動叟收古今善鏡典衣償無難色居長洲結親友之蓄與鏡者數人間日會飲出鏡傳玩評品抵掌極歡而罷鄉人目之曰鏡社又集載凡言鏡者成二十卷號仙銅傳

古鏡記 隋王度作

執鏡誡 唐姚崇元之執鏡誡云秦樓明鏡鑒有餘輝色自凝曉光光洞徹飾以盤組匣以珠璣龍繞池臥鳥臨月飛

對鏡吟 唐長孫佐輔有對鏡吟見後 馮尉卻鏡 新語云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人毫細必察故號石鏡 循市問疾 列仙傳云負局先生語似燕代人因磨鏡循市每問主人無有疾苦者若有輒出紫丸赤藥與之取之百倍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西京雜記云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肝膽心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 毫細 呂相辭鏡 歸田録云呂蒙正為相有朝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此鏡照

鏡五

詩

梁簡文帝鏡詩曰錙銖恒在側誰言覽鏡稀如冰不見水似扇長舍暉全開玳瑁匣幷卷織成衣脫入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如手疑言趙壁歸 高爽詠鏡詩曰初上鳳皇墀此鏡照蛾眉言照長相守不照長相思虛心會不採貞明空自欺無言此故物更復對新期 何遜詠鏡詩曰珠簾旦初卷綺機晨未織玉匣開覽形寶臺臨淨飾對影獨含笑看光時轉側聊為出薾眉試染夭桃色寶釵如可問金鈿畏相逼蕩子行未歸啼妝坐相憶 朱超道詠鏡詩曰折花須自插不用暫臨池當由可憐面偏與鏡相宜安釵釧獨響刷鬢袖俱移唯餘心裏恨影中恒不

表裏有明

西京雜記云高祖初入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則肝膽心來則見腸胃五藏歷然無礙

呂相辭鏡歸田録云呂蒙正為相有朝士藏古鏡能照二百里欲因公弟獻以求知公曰

此鏡照

魅置覺中

令郭璞筮已一年中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某時懺覺去水如此其災可消公復令筮鏡墨之意

未嘗屢疲

世説云晉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

不可以茹

毛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注茹度也但知方圓不能度眞僞

增背

日月盈則見

墨客揮云慶

日

照數

背

知　王孝禮詠鏡詩曰可憐不自識終爾因鏡中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轉身先見動含笑逆相同猶嫌鏡
裏促看人未好通　周庾信詠鏡詩曰玉匣聊開鏡輕灰暫拭塵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月生無有桂花開
不逐春試挂淮南竹堪能見四鄰　陳孔範和陳主詠鏡詩曰虎賁愁興日龍鏡覽顏時懷恩未得報空歎髮
如絲　隋李巨仁賦得鏡詩曰魏宮知本姓秦樓識舊名鳳從臺上出龍就匣中生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恒明
非唯照佳麗復得厭山精　唐白居易詠百鍊鏡詩曰百鍊鏡鎔範非常規夙晨置處靈且奇江心波上舟
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爲一片秋潭水鏡成將獻蓬萊宮揚州長史手自封人間臣妾不
敢照背有九五飛天龍人人呼爲天子鏡我有一言聞太宗太宗嘗以人爲鑑鑒古鑒今不鑒容四海安危居
掌內百王理亂縣心中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揚州百鍊銅　李益府試古鏡詩曰舊是秦時鏡今藏古匣中
龍盤初挂月鳳舞欲生風石黛曾留殿朱光適在宮應祥知道泰鑑物覺神通肝膽誠難隱妍媸信易窮幸居
君子室長願免塵蒙　仲子陵府試古鏡詩曰萬里秦時鏡從來抱至精依臺月自吐在匣水常清爛爛金光
發澄澄物象生雲天皆洞鑒表裏盡虛明但見人窺膽全勝響應聲妍媸定可識何處更逃情　張佐府試古
鏡詩曰樓上秦時鏡千秋獨有名菱花寒不落冰質夏長清龍在形難掩人來膽易呈昇臺宜遠照開匣乍藏
明皎色新磨出圓規舊鑄成愁容如可鑑當欲拂塵纓　劉禹錫摩鏡篇詩曰流塵翳明鏡歲久看如漆門前
負局生爲我一摩拂頻開綠池滿暈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坐幽室山神神氣沮野魅眞形出却思未磨
時瓦礫來唐突　薛逢璽臺家兄古鏡歌曰一尺圓潭深墨色篆文如絲人不識耕夫云住赫連城赫連城下
新耕得鏡上磨瑩一月餘日中漸見菱花舒金膏洗拭鉏澀盡黑雲吐出新蟾蜍人言此是千年物百鬼聞之
形暗慄玉匣曾經龍照來豈宜更鑒農夫質有時霹靂半夜驚窗中飛電如晦明盤龍鱗脹玉匣溢牙爪觸風
時有聲耕夫不解珍靈異飄懼赫連神作祟十千賣與靈臺兄百丈靈湫坐中至溢匣水色如玉傾兒童不敢
窺泓澄寒光照人近不得瞥然雷電秋中生吾兄吾兄須愛惜將來愼勿虛拋擲興雲致雨會有時莫遣紅妝
徽靈跡　李羣玉古鏡詩曰明月何處來朦朧在人境得非軒轅作妙絕世莫並瑤匣開旭日白電走孤影泓
澄一尺天徹底涵霜景冰輝凜毛髮使我肝膽冷雲天入掌握爽朗神魄靜不必負局仙金沙發光炯陰沈畜

靈怪可與天地永　宋汪藻古鏡行曰我有辟邪鏡得之咸陽宮其陰爲天池一母將九龍旁書負圖字土蝕如旋蟲緘以駃雞珍妙極倕之工請言照遠近千里秋毫空豈不鑒脂澤所貴肝膽通問誰爲此器太古非人功容閒重歎息意欲窺靈蹤高臺不辭倚恐客難稱容緬窮匣半啓四室來悲風日車當晝留晝澀如頑銅森然鬚上指凜若凌霜鋒我還撫客手此豈世寶同揮淚兩無言掩鏡聲囊中　元吳炳詠古鏡詩曰雁去悲銀海蠙蟠泣鬼工黃腸迷漢柏野火上秦蓬濃翠疑螺黛鮮硃漬守宮漆添燈暈黑文滅繡奩紅一豆朱顏浦千年劒出豐霧餘空黯澹雲在月朦朧伏獸銜絲結蒙絺畫羽蟲粉縣施宛轉臺玉刻玲瓏匪茹曾申誡惟明可保躬他時錫盤鑑來照夢中熊　明劉基古鏡詞曰百鍊青銅曾照膽千年土蝕萍花黯想得元宮初閉時金精夜哭黃鳥悲魚燈引魂開地府夜夜精光射幽户盤龍隱見自有神神物豈肯長湮淪願循蟾蜍騎入月將與嫦娥照華髮

賦　晉傅咸鏡賦曰順陰位於西裔采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而是營晞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清邈明水景若朝陽不將不迎應物無方不有心於好醜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録於良史隨善惡而是彰猗猗淑媛峨峨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顏之有衰盼清揚而自鏡競崇姱以相暉若乃雲髮亂於首赬黛渝於色設有乏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與喑瞽而同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内省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瑩則以此而洗心覩日觀之有瑕則稽訓於儒紳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梁劉緩照鏡賦曰夜籌已竭曉鐘將絶窗外明來帷前影滅荆王欲起侍妾應還前齋上慢内閣除閨開屏易疊卷簾難扳搔頭斂髻釵子縈鬟階邊就水盤中光映訝宿粉之猶調笑殘妝之不正欲開奩而更飾乃當窗而取鏡臺本王宮氏姓溫背後銘文宜子孫四面迴風若流水勾欄匝匝似城門分明似無礙影前彌可愛近來顏色不須紅即時好眉猶約黛世間好鏡自無多唯聞一箇比嫦娥曾經玉女照屢被仙人磨論時不假著法用自應須夏天金薄漠秋日寶茱萸銀纏辟鬼咒翠厄護身符空處宜應描非是畏鉤梳　周庾信鏡賦曰天河漸沒日輪將起燕噪吳王烏驚御史玉花簟上金蓮帳裏始摺屏風新開户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宿鬟尚卷殘妝已薄無復脣朱纔餘翦蓼脣上星稀

黃中月落鏡臺銀帶本出魏宮能橫却月巧挂迴風龍垂匣外鳳倚花中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轡設妝奩還抽鏡屜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驕齊故略眉平猶剃飛花塼子次第須安朱開錦踰黛雜油檀脂和甲煎澤漬香蘭量髮騰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懸嫦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妝處取將歸輟暫看弦繫懸知纓緩衫正身長裙斜假襻眞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輟出園中也自隨

萼樓賜百官明鏡賦曰偉其爛矣光生炯爾明發色洞秋水精函夜月均曲池之引照或淺或深比太陽之圓明不盈不闕咨爾千品勗爾萬官欽哉明主之錫訓爾爲臣之難手平者必正體靜者必安水清則鑑徹表直則影端居澡濕而不變是之謂可久無小大而虛受是之爲內寬可以勵心者堅白可以接翼者鵷鸞擬茲鏡之在匣則何憂乎考槃於是羣公卿士警扈仙蹕寵賚自天恩深此日執明鏡者無所私其照對明鏡者無所隱其質並陳力以効能各呈材而獻術莫不再拜稽首奉承天子之休備有德於咸一　崔膺金鏡賦序曰鏡之鑒也雲不能蔽風不能搖涵虛待物物莫之撓有同君子執恒德不惑於變故志而賦焉賦曰太陰之精流爲金英隱耀山谷待人啓明在鏡未辨因扣得聲良工懷擇銷鍊專誠我非工不能成器是考斗建候天清波上飛燄日中鑄成磨洗既畢澄瑩秋日玉匣初開寒光飛出仰映晴空天地洞通萬象在中虛涵不窮湛爲寒潭搖爲飛電任在公以無心有妍媸而自見鬼無遁靈怪無隱形潛應變蝕氣運清冥向陽烏而燧發照金波而水泠或青春曉霽挂於黃庭照耀承霤皓景延晝乍見紅顏之外透忽驚粉辟而中漏待物以虛無大不受煙蘿遥列於階前青翠倒寫於堂後或夜懸高閣或遠臨澄江色合天而爲一規分月而成雙元蟾躍影於藻井姮娥飛豔於前窗有時深房倚在暗辟隔簾帷之重掩誘雲山而入隙方高臨以思元見寥天之凝碧若乃窮陰歲暮風沙號怒雲掩七曜而光絕波揚百川而影滅宇宙晦蒙我獨皎潔羣物蕩搖不撓澄徹時清則動日月而揚輝天昏則與氣霧而迴別人皆持此以飾容余將鑒之以明節　張彙千秋鏡賦曰考工垂典匠人有作或鑄或鎔是磨是削以爲龍鏤以成鵲初臨玉扆透鸞影而將飛末對金墀拂菱花而不著徒觀其用之則滿舍之則虛固無私於物類非取鑒以焉如爾其提握見重光芒未歇若清潭之無

泥類瑤池之有月如以題古字隱盤龍無藏菲薄無漏纖濃映空而天地且霽照遠而山河更重豈獨淋漓玳瑁之牀澄徹芙蓉之帳熒熒綺疏之下皎皎青樓之上有美人兮無良媒飾蛾眉而相向者也　喬琳太原進鐵鏡賦曰晉人用鐵兮從革無方其或五金同鑄百鍊爲鋼雕鐫而雲龍動色磨瑩而冰雪生光爛成形於寶鏡期將達於明王故有徹侯居守方物底貢擇使而天驟共飛登車而海月相送妍媸之鑒已久肝膽願呈者衆鏡之既明星衢是亨列照而三光共霽凝輝而四海俱清應人無疲知道不虛受處已不厚見心乎砥平若乃宇宙清朗提攜偃仰旁窺而山澤入懷俯視而雲霄在掌雖因時而委照不候物以呈象圓規可轉處順之物攸先動質無虧持盈之道彌張墨容因進而歌曰金之精兮衆寶所參鏡之明兮羣象所含清至瑩兮氛埃不雜明至察兮醜類相慙幸忝秦臺之一鑒與飛鸞而圖南　何據鏡花賦曰金鏡精寶兮珠秀華臺插珊瑚之樹鉤垂菡萏之花映若無質循則有體洞碧空其何際澄清潭其絕底鸞舞驅於瞳曨龍怒鱗於清泚淮南王懸而玩之東方朔見而稱曰此瑾瑜之榮碩碱之英負陰而內景冰徹面陽而外景花明惚兮恍其中有象香兮冥其中有精爾乃遇妖閑之佚女值清爽之芳時爭捧鴛匣臨乎鳳墀既鑾輪而隱耀又飛花以生姿如玉之明如雪之皎度翠辟以星落薄乘鹿而霜畫拂高凌深緣隙入奧乍滅沒而在空遂迷失其所造徒美夫不根不蒂扈扈煌煌若漢皋靈媛解仙佩洛川神女獻明璫似珠玉之皎皎日月之相望芒角璀錯罔兩搖揚至用在無兮搏之不得極虛爲有兮應而不藏淮南王曰旨哉大夫之體物也　又古鏡賦曰此鏡何代良工鑄成四規是徹百鍊彌輕裁冰比麗止水侔清時開寶匣以厭山精時既荷於提挈敢有疲於將迎所以圖象必盡遇態必呈天地不藏毫髮不形悅孤鸞之舞影怨垂淚之表情曉挂玉堂將助晴陽之照夜流金鵲不讓太陰之明夫其月曙開奩窗昏啓闥目短自見因君以達髮亂未理待我將豁曩者久積氛霧半霑沙土蟾埋影澀痕深翳聚其性不耗其器不窳何造化之寄物歷春秋之萬古幸得懷鉛再治負局斯臨盤龍發彩元兔生陰篋笥見賞淄塵不侵鑒窮高遠光燭湮沈舉棄物於未廢喜昔人之遺音何異荊山辨玉豐城識劒莫莢虧而轉麗平冰鋪而不陷近日而陽燧無燄向人而元髮奪鑒若乃秦樓對月魏乘臨珠共照而車中轉麗雙明而臺上不孤持衡在人銓署重其進退元龜不遠掌握通於有無夫其創物斯妙成規作典蓋視有同異而

鑒無深淺秦得金以龍興夏亡玉而國覆喻無不至作戒示於後昆湛而不流比水通於上善國工是作端形是託將審己於寸心察衆人之所惡　王起照寶鏡賦曰先賢鍊金鏡之英照懷寶之精寶之產兮逾祕鏡之瑩兮至明藏諸土中雖沈埋而爲恨引於地表終錯落而皆呈將竭工巧灼爍堅貞以通幽爲用以利物爲情豈惟雕盤龍而耀彩鏤飛鵲而增榮若乃金玉方潛珠璣未出或山藪而埋照或土石而混質連城之價蔑聞照乘之光遂失雖卞和之欲獻我色猶深雖隋侯之見求我藏猶密然後玉匣啓銀華溢用物而不將不迎隨人而無固無必乃夜入榛蕪傍求瑾瑜冰彩前射月華正孤將善價而無隱與佳氣而相符在樓臺之中我用無展當藍田之下厥道斯殊遂使的皪珠色朗然合契皎潔瓊華洞然無翳時映山元之氣乍透菱花之際璞由是而成琢金因之而作礪是知鏡能融朗寶莫沈潛彼照膽而必徹此藏器而無淹集琬琰之資鸞形乍合騰磨礱之色虹氣斯占固其涵清明之質體虛無之道滿堂由是而獲珍厚地詎聞乎藏寶豈比夫魏宮之所施秦臺之所持鑒鉛華之小者曷懷異而求之況有處幽沈戢光耀魄無不琢之質復仰無私之照

原銘漢李尤鏡銘曰鑄銅爲鑑整飾容顏修爾法服正爾衣冠　晉傅元銘鏡曰人徒鑒於鏡止於鑒形鑒人可以鑒情　梁簡文帝鏡銘曰金精玉英氷輝沼清高堂懸影仁壽摛聲雲開月見水淨珠明　陳江總方鏡銘曰此鏡以照著衣鏡背圖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壽殿前無以加斯雕麗也元枵命巧仲呂呈祥金鐫石漢銅鑄丹陽價珍負局影麗高堂圖星擬蓋寫卦隨方明齊水止照與天長增輝兔苑永侍龍光

增古鏡銘曰仙山並照知水齊名花朝豔采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　古鑑銘曰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向三光朱雀元武順陰陽尚方作鑑眞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傳唐司空圖容成侯傳曰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蜩發請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爲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人女子嫺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無私圖方不礙然疵陋者

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爲背面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竟被擯斥後亟有月蝕之變時宮
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規益復召俾道其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
居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爲輕薄子權戚中或撫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
羈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喘息自
廢故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側與冠冕者偕進號爲壽光先生其後子孫稍衰流寓太原者始尚元亦以精鍊
見重至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然不善晦匿果爲邪醜所疾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旣明且哲以保其身難
哉

鏡臺一 鏡匣附

原魏武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純銀七子貴人公主鏡臺四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
納妃服用有琠琱細漏鏡臺一 劉義慶世說曰劉聰爲玉鏡臺溫嶠辟劉越石長史北征得之後娶姑女下
焉 宋元嘉起居注曰韋朗爲廣州刺史作銅鏡臺一具御史中丞劉禎奏請以見事免朗所居官 晉酉陽
雜俎曰元和初海陵夏侯乙庭前生百合花大於常數倍異之因發其下得甕匣十三重各匣一鏡第七者光
不蝕照日先環一丈其餘規銅而已

鏡臺二

原璎珞見前 珊瑚古詩曰珊瑚挂鏡牖生光 七寶三國典略曰胡太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臺合有三十六戶每戶有
各出一婦人執鏁才下一關三十六戶一時自開若抽此關諸門皆啓婦人
戶前 純銀見前

鏡臺三

原詩南齊謝朓詠鏡臺詩曰玲瓏類丹楹迢亭似元闕對鳳懸清水垂龍挂明月照粉拂紅妝插花理雲鬢玉
顏徒自見常畏君情歇 唐陳叔達入關詠空鏡臺詩曰即令裝飾廢彫零衢路間嫦娥與明月相共落關山
韋應物雜體詩曰沈沈匣中鏡爲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南金既雕錯盤帶共輝飾空存鑑

物名坐使妍媸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歎息　李白詩曰明明金鵲鏡了了玉臺前

拂拭交冰月光輝何清圓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

步搖一

原 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亦言副貳兼用衆物成其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

原 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垂珠步搖　傳元豔歌行曰首戴金步搖耳繫明珠璫

步搖二

雜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黃金步搖

江表傳曰孫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著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命更作

晉書曰慕容氏祖莫護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敝髻皆爲禁物

東宮故事曰太子納妃有步搖一具

續漢書曰鄧太后賜馬貴人步搖一具

古今注曰紂作步搖

步搖三

原 梁范靜妻沈氏詠步搖花詩曰珠花縈翡翠寶葉間金瓊翦荷不似製爲花如自生低枝拂繡領微步動瑤瑛但令雲髻插蜩翅詳本易成

叙一

原 釋名曰又枝也因形名之也　華陽國志曰涪陵山有大龜其緣可作叙世號靈叙

叙二

原 洞冥記曰元鼎元年起昭靈閣有神女留一玉叙與帝帝以賜趙倢仔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叙共謀欲碎之明旦視之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去故宮人作玉叙因改名玉燕叙言其吉祥

雜 趙飛燕外傳曰趙后手抽九雛叙爲昭儀簪髻

原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荊叙布裙　續漢書曰貴人助蠶戴璅瑁叙　王子年

拾遺記曰漢獻帝爲李傕所敗帝傷趾伏后以繡紱拭血刮玉釵以覆創應手創愈

靈芸有獻火珠龍鸞釵帝曰珠翠尚不勝況龍鸞之重乎 增又曰魏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粟用飾釵珮謂之辟寒金宮人因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 原又曰石崇愛婢翔風剡玉爲倒鳳之佩瑩金爲鳳冠之釵結袖繞楹舞於晝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豔者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增唐書曰永寧王相國涯居位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釵直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豈於女惜但釵直若此乃妖物也後釵爲馮球外郎妻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 又曰唐末世俗尚以琉璃爲釵釧近服妖也拋家流離皆播遷之兆云 宋史曰李及素謹厚知秦州將吏頗易之會有禁卒白晝攫婦人金釵於市吏執以來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於是將士驚服 廣輿記曰夔州八陣磧有武侯廟夔人每歲人日出游磧上婦人拾小石可穿者繫釵頭以爲一歲之瑞

釵三

原簪鬌　挂冠　晉令六品以上得服金釵以簪鬌三品以上服金釵以簪鬌插貂蟬冠　釵　司馬相如美人賦云玉釵挂臣冠羅袖拂臣衣　金環　銅鼓　東宮舊事云太子納妃有金環釵　裴淵廣州記云何以表別離耳服瑇瑁釵又到市獨有主人女在門開主人翁出行歷中日林國貢龍角釵二形帝賜獨孤妃刻龍之形帝賜獨孤妃　騶雞　以爲縣刻騶雞以爲釵　宋玉諷賦曰臣常出行

南海豪富女子以金銀爲大釵　瑇瑁　翡翠　繁欽詩云何以表別離耳服瑇瑁釵　僕飢馬疲正值主人閉主人翁出行歷中日林國貢龍角釵二形帝賜獨孤妃　騶雞　以爲縣刻騶雞以爲釵　宋玉諷賦曰臣常出行

勑臣炊胡之飯烹露葵之羹來與上同遊龍池有紫雲自釵上起遂化二龍騰空而去字曰玉兒其巧妙非人工所製公主一日晝寢夢絳衣奴云又云咸通中同昌公主有九玉釵刻九鸞皆五色有玉兒曰玉兒其巧妙非人工所製公主一日晝寢夢絳衣奴云又云咸通中同昌公主有九玉釵刻九鸞皆五色有

釵四

原曜首　秦嘉與婦徐淑書云今致寶釵一雙價直千金可以曜首叔荅曰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

金雀　陳思王美女篇云頭戴金雀金雀釵腰佩翠琅玕

增蟠龍　古今注云蟠龍釵梁冀婦所製

同心　虞子賸婦書云台服同心釵

金鳳　古今注云釵千孟古笄之遺象也秦穆公以象牙爲之敬王以玳瑁爲之始皇以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爲之

騶雞　黃香九宮賦曰連明月以爲縣刻騶雞以爲釵

賜將士　宋書云泰始三年以皇后以下及將士六宮金釵千枚班賜北征將士

原戲著閣頭　明思新記云義興士人東陽趙道與孫權敕付使者

江漢傳云魏文帝遣使吳求玳瑁三點釵羣臣皆以銀釵戲著閣頭

付使者　夢置櫛上　錄異傳云吳人費季客賈去家與諸費人語曰吾臨行就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櫛上忘向婦說婦夢見季死前金釵在戶上婦取得發視一年季却還家

明道指釵山堂肆考云程明道未能言時叔母抱之遊戲不覺隨釵數日乃覺尋不獲明道以手指示叔母抱隨所指尋之乃獲　思永還釵又云宋彭思永八九歲時其處以候訪者有一吏徘徊久之問故果墜釵者付之吏謝以金不受　留釵訪家太平御覽云王逵妻衛氏爲鮮卑所掠路由章武臺留書并釵釧訪其家焉參軍婦人跪拜先葬近水涂汲誦能相救雖不富貴可薄免禍參軍曰何以爲誌婦曰君見渚上有魚釵即我也明旦覓見一鐏墳上有釵移置高處十餘日參軍行至東橋牛奔趨水垂隨以進釵果不墜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卜釵宋史云李宸妃莊重寡言真宗以爲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墮妃惡之帝以卜完當爲男子左右取以進釵果不墜帝甚喜已而生仁宗　卜釵異苑云吳郡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李瑁遭事在郡歸出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白魚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事尋解　隨釵爲卜見釵移墳幽明錄云潯陽忽轉遂得無恙

詩

梁湯僧濟潔井得金釵詩曰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邊摘花還自插照井還自憐窺窺終不罷笑笑自成姸寶釵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唐王建開池得古釵詩曰貧女銅釵惜於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又失釵怨詩曰貧女開池北堂下拾得寶釵金未化鳳皇半在雙股壽鈿花落處生黃泥當時踏地覓不得暗想窗中還夜啼可知將來對夫壻鏡前擧梳古時鬟莫言至死亦不遺還似前人初得時　又失釵怨詩曰貧女銅釵怨於此落從來非一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唐王建開池得古釵詩曰貧女銅釵惜於鮮此人今何在此物今空傳

昭陽燕子無消息督見釵頭無比翼遥憶美人臨鏡妝鳳皇臺前雙鳳皇

原賦晉夏侯湛崔釵賦曰覽嘉藝之機巧持精思於崔釵收泉珍於八極納瓌異以表奇布太陽而擬法妙圓而應規於是妍姿英妙之徒相與競嬖飛寵並修敕理桂襟整服飾黛元眉之琰琰步輕袿翼翼特炫艷以相邀常逍遥而侍側昔先王興道立教崇沖讓以致賢不留志於華好

原箴後漢崔瑗三珠釵箴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髣髴髮如雲乃象衆星三珠璜釵攝媛贊靈

原啓梁元帝謝東宮賚花釵啓曰菡萏亂九衢花含四照田文之珥慙於寶葉王粲之詠恋此乘蓮九官之瑞豈直黃香之賦三珠之釵敢高崔瑗之說況以麗玉澄輝遠過玳瑁之飾精金曜首高踐翡翠之名

釧一

增說文曰釧臂鐶也　通俗文曰環臂謂之釧

原陳思王樂府曰弱條日冉冉落葉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鐶

釧二

增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金釧一雙　南齊書曰東昏侯爲潘妃作琥珀釧一隻直七十萬　南史曰晉時師子國獻玉像高四尺二寸齊東昏毀像爲潘妃作釵釧　宋史曰王元象爲下邳太守好發冢有一冢每日初升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發之女子年可二十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慎勿見害女臂有玉釧斷臂取之女復死

釧三

原約腕　綰臂以紉腕　王粲閒居賦云願爲環以約腕繁欽定情詩云何者其母將爲賈之搜索家財不足其價惟有金釧數枚曰何愛此物令吾子不有異間乎但貿此書昭膳卿顧以詩詠流譽悟方八歲觀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柱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致奉意綰臂雙金環何以致契闊繞臂金跳脫

增買書　易酒　唐書云交河王麴兄昭少好學有聲異書於市曰金釧可易酒何吝爲也何大驚異之用翦

金條脫　玉臂支　盧氏新記云唐文宗一日謂宰臣曰古詩輕衫襯條脫是何宰臣未對上曰今之腕釧安妃金條脫是臂飾也　明皇雜錄云帝曰我祖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臂支朕以岐王初進龍池篇賜之金帶以玉臂支賜妃子夢漢筆談云金陵人登六朝陵寢得玉臂支兩頭旋轉可以屈伸令圓近於無縫爲九龍統之功作鬼神

釧四

鏤鑽 祖台之志怪云建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至夢見一好婦人謂太守曰妾與太守不能名婦人乃曰此鑽狀如釦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林中前太守迎喪言有鑽鑽開棺視臂果無復有鑽鑽 挑脫 宇彙云鉤古謂之挑脫金條旋轉數匝浮買臂間古男女同用今惟女飾用之 原寄情 何偃與謝尚書云珍玉名釧因物寄情 原與主得蘇 甄異記云樂安章沈病死將殯沈記云襄陽徐陽遂搜神記云襄陽徐陽婦臂上金環脫去明日獲蘇婦問故陽云吏持去多見行貨得脫者即許金釧便放令還 許吏放還 續搜神記到天曹主者是其女父母因以女妻之 為資 宋史云彭思永字永叔為宣州推官有一雙金鐲一於袖間衆相與主者亦得

小止可第五指帶　增宋書曰南夷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　南史曰武丁貴嬪武帝贈以金指環納之時年十四　雲溪友議曰韋皐遊江夏與一見漢濱五彩如龍下有女子擘絖則責嬪也帝

青衣玉簫有情約七年再會留玉指環踰八年不至玉簫絕食而歿後得一歌姬眞如玉簫中指有肉隱出如

玉環　唐書曰定安公主嫁回鶻來歸詔使勞問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賜之

指環三

原火齊　增翡翠　拾遺記云吳王潘夫人以火齊指環桂石榴枝上因其處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筆充知歎曰此物洞仙與我欲保長年之好乃令蒼頭急以靖蜓悄贖之

蜀爭雄環榴之名將爲妖乎張華博物志云何充妓於後閣以翡翠

原結姻　計月　胡俗傳云始結婚姻相贈幸賜銀指環令數環計　漢舊儀云宮人御者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器之後復歸魏初辭梁其愛妹玉兒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　類異記云沛郡秦拊義熙中至曲阿

留別　後魏書云咸陽王禧子樹以金指環與別樹常著之去時迴顧乃是家焉

指環四

原林邑獻　林道記云林邑王獻金指環於吳主　大秦出　天中記云天竺大秦出金指環　投湯辨訟　南傳云扶南有訟者責水令沸以金指環投湯中然後以手探湯其直者手不爛有罪者入湯即焦

增登山啓誓　茅君傳云句曲山上有神芝五種求之法當以三月登山奉誓如此者三以爲盟也必得芝草

增王諶寄妻　集靈記云王諶琅邪人仕梁爲南康王記室亡後數年妻子困於衣食歲暮謂見形謂婦曰勿困乏以金指環一雙

原劉寵葬母　益部舊傳云劉寵葬母盡發寵乃矯母命爲家上金環賣造墓供送免發掘

鈴

原贈銀鈴　幽明錄云義熙三年山陰徐琦每出門見一女子貌極麗琦便解銀鈴贈之女曰感君佳貺以青銅鏡與琦便結爲伉儷

子貌端正呼之即來便留宿乃解金鈴繫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却無人忽過豬牢邊見母豬臂上有金鈴

瑞一

原風俗通曰耳珠曰瑞　曹植洛神賦曰珥江南之明瑞　增劉公幹魯都賦曰插耀日之笄珥明瑞之迢迢點雙的以發妍　又七謨曰佩崑山之美玉珥南海之明璫

原傅元豔歌行曰耳綴明月璫　又鏡賦曰珥明瑞之炤炤

瑞二

原諸葛恪別傳曰恪嘗獻權馬先鋋其耳范慎時在坐嘲恪曰馬雖大畜稟氣於天今殘其耳豈不傷仁恪荅曰母之於女恩愛至矣穿耳附珠何傷於仁　魏書曰太祖嘗得名瑞數具令卞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太祖問其故后曰取其上者爲貪取其下者爲僞故取其中　晉令曰士卒百工不得服眞珠瑞珥

珥一

原說文曰珥瑱也瑱以玉充耳也　毛詩曰有斐君子充耳琇瑩　又曰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孫敏七誘曰窈窕淑女美勝豔妃戴翡翠珥明月之珍　杜季雅上已篇曰

珥二

原周書曰武王伐紂商師大崩帝辛登廩臺取天知玉珥及鹿玉衣以自焚鹿玉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　韓子曰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所立人爲十玉珥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日視美珥所在乃勸王立以爲夫人也　史記曰淳于髡謂齊威王曰前有隨珥後有遺簪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　戰國策曰齊王夫人有七美珥　史記李斯上書曰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悅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　又曰武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將去送之廷尉　晉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珥　唐書裴矩傳曰隋煬帝以四方朝貢踵至乃悉召天下奇倡怪伎大陳端門前鬼錦繡珠翠金緋者十餘萬　元史曰阿魯忽以耳環遺耶律希亮珠大如榛實價值千金欲穿其耳使帶之希亮辭曰不敢因是以傷父母之遺體也

梳枇一

原釋名曰梳言其齒疏也枇言其相比也　說文曰櫛梳枇總名也　二儀實錄曰赫胥氏造梳以木爲之二十四齒取疏通之義　原毛詩曰其比如櫛　禮記曰男女不同巾櫛　又曰髮晞用象櫛　崔寔政論曰無賞罰而欲世之治是猶不蓄梳枇而欲髮之治也　蔡邕女誡曰用櫛則思其心理　物理論曰威行法明

瑞　珥　梳枇

漏吞舟之魚法不明則類於細櫛細櫛則苛慝生也

詩曰思見君巾櫛以弭我勞慰

梳枇二

原 左傳曰晉太子爲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對曰子晉太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之命不敢從亦不敢言 新序曰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曰妾得執巾櫛莊王曰虞丘子與賢相語不知日晏也樊姬曰賢相爲誰王曰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欲專寵擅愛也以爲傷王之義故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未聞進一人未知其賢 漢書曰孝文帝遺匈奴褘袍梳枇各一 續漢書曰李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才欲令引進之篤聞爲書止文德曰吾常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春秋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愼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魏志曰徐季龍取十三種物著大篋中使管輅射逐一名之惟以梳爲枇耳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琱琱梳三枚象牙梳三枚 清 樵人直說曰孫思邈以交加木造百齒梳用之善生祕法也

梳枇三

原 琱琱梳 高文惠與婦書云今致琱琱梳一枚 清 水晶梳 黃山谷詩云月梳檀梳 四愁詩云美人遺我檀梳 油木梳 坐上若無油木梳烹龍鳳都成虛

梳枇四

原 賦 晉傅咸櫛賦序曰大才治世猶櫛之理髮也理髮不可無櫛治世不可無才賦曰我嘉此櫛惡亂好理一髮不順實以爲恥雖日用而匪懈不告勞而自已苟以理而委任期竭力而沒齒 清 銘 唐羅袞櫛銘曰而有髮旦旦思理有心焉有身焉胡不如是 此首文辭作盧仝 清 傳 明支廷訓蘇理相公傳曰蘇理相公字櫛甫山陽人也本質實木費幾許切劘以成規制憤人紛紜膠結而自外於理百爲引導一闢於大通之途又慮難以徑行其直外貌委蛇而此中條分縷析井井不可亂讀書

至元首明哉股肱起哉百工熙哉慨然歎曰萬始萬生悉資於元萬邦係一人諒矣椎魯雖鄰於古初而蒙茸無當於雅化吾欲舉世忮覬寇當襄元后克端軌物躬勤啓迪更設一副以佐之其副亦效公之容與以受成焉每當清旦之時洮瀕甫畢即率其副以進迎機導窾解而析之比類而通之間值紊塞而未易疏暢即或痛切肌膚弗顧期於萬法得理而止油油然更相左右奉爲故事會見善之地紊者秩塞者通盡歸約束冠蓋相望於塗已想當時姬公勤三握以勞制作謹四教定三加非起公而預爲之經理不能怒駭如相如必且即公而夷科頭如管寧必且就公而整闢很如閻巷少年囚首垢面必且憑公處分各就約束如初其隨在致理又可纔指而數計也者然豈一時捜剔所能惟總其大綱精密處副實爲政雖以丁年並進副以衰鈍乞休復舉一以副公共事如出一手無加大閒舊之嫌處之譖如也微公寧獨通梁章甫無以示儀即九旒五冕安所辨等威哉

刷一

原 釋名曰刷者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亦言瑟也刷髮令上瑟然也 說文曰荔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也

刷二

原 董正別傳曰劉表子琮往候司馬徽遣左右候問徽自鋤園左右問曰司馬君在耶徽曰即是也左右乃罵曰汝何等園奴而自稱徽乎徽於是歸內更刷頭著衣出見琮 陸雲與兄機書曰按行視曹公器物刷處尚可識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漆畫豬蔂刷大小三枚

帊一

增 說文曰帛三幅曰帊 正譌曰帊衣襆也 字彙曰俗婦以緇色繒裹首曰帕 同帊

帊二

原 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綾裹帊五 神仙傳曰王遥字伯遼頗能治病病無不愈者亦不祭祀不用

符水鍼藥其行治病但以八尺布帊敷坐於地不飲不食須臾病愈便起　宋史曰高防先仕漢爲浚儀令免職居數月夢一吏以白帊裹印授防寤而思曰白主刑吾當爲刑官乎俄而周祖即位起爲刑部員外郎吏

假髻一

齋印至一如夢中所覩

假髻二

宇彙曰髻綰髮也　原周禮曰追師掌王后首服爲副鄭元注云副婦人首飾三輔謂之假髻　後漢書輿服志曰高祖微時以繒爲帽及貴以賜諸武吏冠之謂之武吏冠　又曰公侯夫人助祭明堂加首飾步搖以翡翠爲華蟲下有垂珠以金博山擿其餘以翡翠爲飛鳥鳳皇之形　又曰公侯夫人金印紫綬入朝謁會加步搖首飾以翡翠爲華蟲下有垂珠以金博山擿其餘以翡翠爲飛鳥鳳皇之形　又曰貴人助蠶加首飾以翡翠爲華蟲下有垂珠以金博山擿其餘以翡翠爲飛鳥鳳皇之形　又曰公主特進侯夫人入朝會加金印紫綬

原 銘晉成公綏敝髻銘曰或造茲敝南金翠翼明珠星列繁華致飾

髻一

增 字彙曰髻束他髮飾髻也髮少則以髻益之 原 毛詩曰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箋云髢髮也 增 曲禮曰斂髮毋髻

髻二

原 晉陶侃傳曰范逵嘗過侃時倉猝無以待賓其母乃截髮得雙髢以易酒歡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

增 唐書曰薛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杖殺之 原 吳澤髡民女髮爲髢州不能劾薛季昶爲河北道按察使杖殺之

粉一

原 釋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經粉者赤也染粉使赤以著頰也 神農本草曰粉飾一名鮮錫 增 墨子曰禹造粉 博物志曰紂燒鉛錫作粉 原 蔡邕女誡曰加粉則思其心之鮮 淮南子曰漆不厭黑粉不厭白 抱朴子曰民不信黃丹及胡粉是化鉛所作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著粉太白施朱太赤 曹植樂府歌曰御金裹粉君傍中有薑納都梁 孔煒七引曰拭粉游紅貯黛揚蛾 傅元樂府曰粉加甲煎名香熏薑艾納廻光

粉二

增 漢書曰惠帝侍中皆傅脂粉 漢官儀曰省中以胡粉塗壁 廣輿記曰荀爽女名采嫁陰瑜年十九而寡爽詐病召采強以嫁郭奕采懷刃將自殺婢奪之因入浴掩户以粉書壁曰尸還陰氏遂自經 原 魏略曰邯鄲淳臨淄侯植時大暑植取水浴以粉自傅科頭胡舞擊劒誦小說頗謂淳曰邯生何如也 語林曰何晏平叔美姿儀面純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後夏月以湯餅食之汗出以朱衣拭面色轉皎然又魏志云晏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粉三

魏名臣奏議曰中書監劉放奏云今官販粉賣胡粉與百姓爭錐刀之末利宜乞停之 鄴中記曰石虎以胡粉和椒泥壁曰椒房

原范陽水 荊州記曰范陽縣有粉水以爲粉今謂之粉口又華陽國志曰巴郡江西縣有清水穴巴人以此水爲粉則謂曜鮮芳常貢京師因名爲粉水土白如粉女人和粉洗之即除人面有黑點者以水塗之今之水銀賦粉是也

脂一

增釋名曰脣脂以丹作象脣赤也 廣志曰面脂魏興以來始有之 原韓子曰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脂澤粉黛也 露華粉 飛燕外傳云趙后傳露華百英粉 泥椒房 詳前

二

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有賢師良友若畫脂鏤冰費日損功 蔡邕女誡曰傅脂則思其心之和 鹽鐵論曰毛嬙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澤而後容 又

脂二

原漢書曰翁伯販脂富傾縣邑 增唐書曰明皇賜楊氏諸姨錢歲百萬爲脂粉費 唐百官志曰中尚署臘日獻口脂面脂頭膏及衣香囊賜北門學士口脂盛以碧纏牙筒 荷朗子曰其猶木犬守

澤一

增釋名曰香澤人髮恒枯瘁以此潤澤之 原博物志酒泉延壽縣南有山出泉注爲溝水肥如肉汁取著器中始黃後黑如凝膏然極明謂爲石澤 蔡邕女誡曰澤髮則思其心之潤 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長袂拂面善留客 崔瑗七依曰加以脂粉潤以滋澤

澤二

增唐書曰楚王靈龜薨妃上官氏持節嘗曰丈夫以義婦人以節我未能殉溝壑尚可御妝澤祭他胙乎 又曰李德武妻裴氏持節居不御薰澤

黛一

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此畫代其處也 說文曰黛作螓畫眉也 增通俗文曰染青石謂之點黛

增馬嵬土 廣輿記曰馬嵬坡上馬嵬土黃白色楊妃死處也 成雞子 神仙傳云真人

原蔡邕協和婚賦 黛二 宋弛黛落髮亂釵脫 徐陵玉臺新詠序曰南都石黛最發雙蛾北地臙支偏開兩臉

增酉陽雜俎曰趙合德每沐以九回香膏髮爲薄眉號遠山黛施小朱號慵來粧 玉京記曰卓文君眉不加黛望如遠山 漢書曰明帝宮人拂青黛蛾眉 東觀記曰明德馬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采蘭雜志曰膏神曰雁孃黛神曰天軼粉神曰子占脂神曰與贊首飾神曰妙好衣服神曰厭多楊太真妝東每件呼之人謂之神妝 唐書曰薛元賞爲京兆尹都市少年以黛墨鏡膚夸詭力剽敓坊閭元賞到府三日收惡少杖死三十餘輩餘黨懼爭以火滅文

黛三

增崔頭青宋起居注云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 蛾子綠煙花記云煬帝宮中爭畫長蛾眉司給螺子黛五斛號蛾子綠

的

原釋名曰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羣妾當以次進御其有月事者止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爲識女史見之則不書其名於第錄也 王粲神女賦曰施元的結羽釵元一作華 傅元鏡賦曰點雙的以發姿 繁欽弭愁賦曰點圓的之熒熒映雙輔而相望

燕支一

原崔豹古今注曰燕支葉似蒴花似菖蒲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爲燕支中國人謂紅藍以染粉爲婦人面色謂爲燕支粉也 增二儀錄曰燕脂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爲桃花妝蓋燕國所出故曰燕脂 日札曰美人妝面旣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妝淺者爲桃花妝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妝

燕支二

原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支言可愛如燕支也 西河舊事曰匈奴歌云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增采蘭舊志曰夜來初入魏宮一夕文帝在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

至不覺面觸屏上傷處如曉霞將散自是宮人俱用臙脂倣畫名曉霞妝 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

藍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采紅藍取其花染緋作胭脂婦人用為顏色可愛 潛確類書曰唐僖昭時都下

競事妝脣以此分妍否其點綴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燕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

紅聖檀心露珠兒內家園天宮巧洛兒殷澹紅心猩猩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樣子

淵鑑類函卷三百八十一